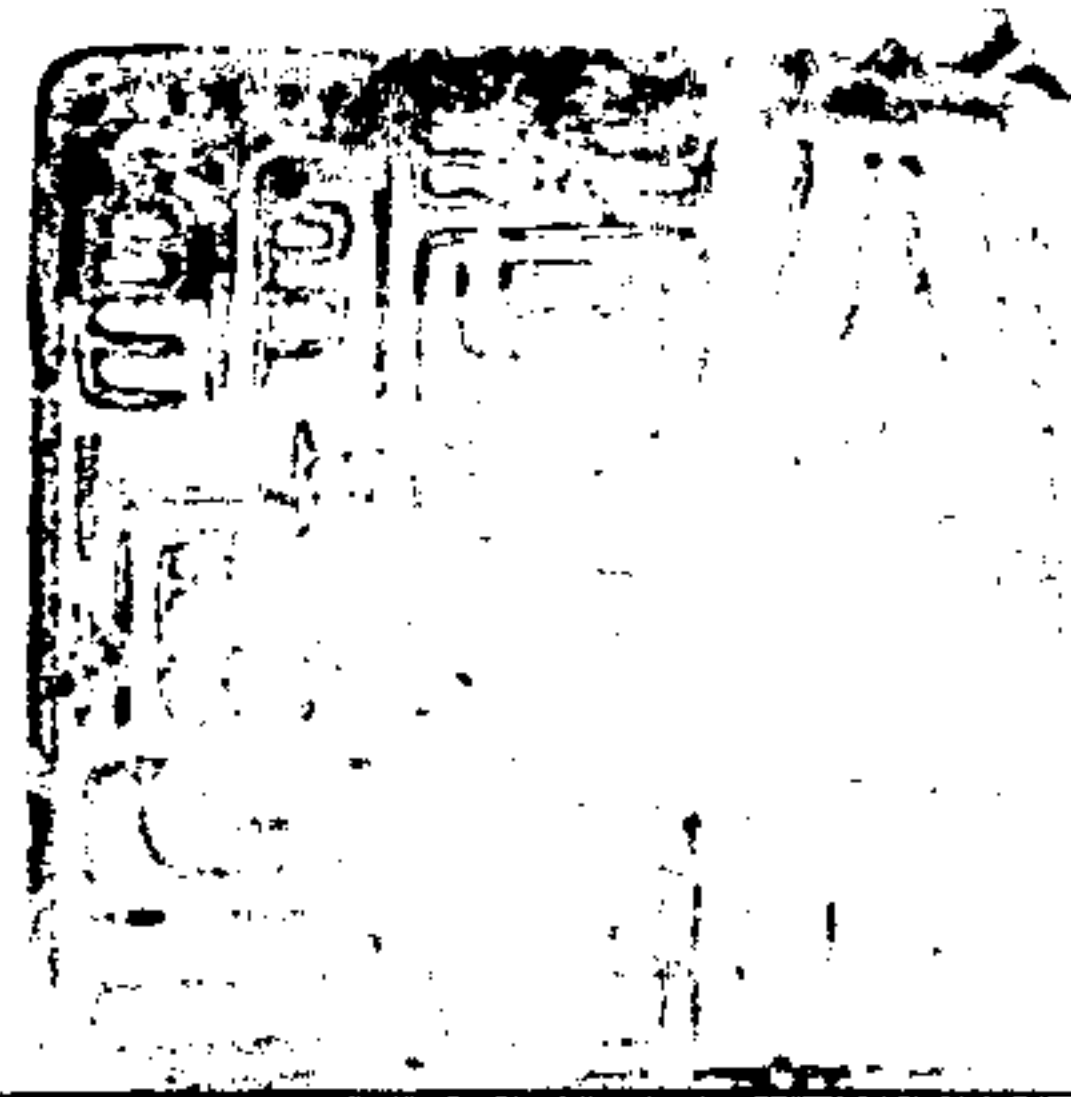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七・史部・編年類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一

弘光實錄鈔四卷附弘光大臣月表一卷

〔清〕黃宗羲撰

………三六七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卷一至卷十）

〔清〕徐 鼐撰

………四一九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脩明文閣少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闕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外各衙門及在內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通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着察送這所察在內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外再委地方能幹官

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諭作速傳諭行特諭儀制司呈為遵

旨呈送崇禎事蹟之書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

孫承澤呈稱捧讀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中有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

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

諭作速傳諭行欽此欽遵時職養病山中因檢舊日抄存輯成十八卷裝成七本等因呈送前來相應交送內院可也除呈堂外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內院典籍廳煩為查收轉送施行

康熙七年九月

山書第一卷

子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管文都左侍郎事游秋澤群

政明莊烈慈帝崇禎十七年諭旨召對章疏事蹟

御極追崇

天啟七年八月慈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度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開教衆誼切同心奕章具存肇稱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累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山書

卷一

一

皇考毓我弟昆華考共輝于運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為于洛源逮眇躬荷世及之麻情亦迷于惓慕欲酌因極宜備追崇正儷體之鴻稱舉逸附之上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其會官詳議未說欽哉故育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莫古

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宗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堯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凶赫聲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朝請勵精批荅如響肇稱郊禮則無言之醜格齊度萬念親濟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慈凡之末命亦惟國事之勞心厥功茂矣朕志偉矣不有鴻稱曷昭威美然而聞見寡昧無以量測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厥能形摹其彷彿爾禮部其集文武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

山書

卷一

二

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未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我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

懿安尊號

崇禎元年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邈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及愛篤于因心芳聲昭于圖史聿懷前烈豈敢式愆故惟皇嫂皇后發祥瓊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有內助宗廟夙饗馨香陰教用章徽音嗣

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
戲道龍馭于鸞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
奕世之休布告四方厥宜知悉

冊封皇后

詔朕開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
之有后同儷體于兩儀而弼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洪
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
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壺教宜正隆稱元

山書

卷一

三

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星元慎選以配朕躬夙夜
無違而闡敬戒已受封章于潛邸玉饋景命以維新四
德咸修六官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府承乾之祐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工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興
福一曰成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
戒我國家明懲三尺嚴絕大惡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
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先帝以
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
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故舉
略數其概皇元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首革奪至
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
其目未瞑借者擅將放諫忠直之士羅織削奪慘毒倫

山書

卷一

四

至又申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私立斃多命他為譽
謫痛于杖下棄良善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
惡身受三爵位宗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容氏表
裏為奸當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
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
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荼
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
朋比侵盜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貨贓物盡數籍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朦蔽等情許據實糾劾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天奸脫罪國典用彰苟麗于辟情罪允乎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忠魏忠賢掃除所役憑藉靈寵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

山書

卷一

五

公盜節弄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客氏傳逆聲息把持內外崔秀委身權閹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秀着于蘇州斬首其客氏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褒錄忠直

上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蚤夜思惟銳精治理穩

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讞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園蔽日沉黑彌天冤抑所積上干天象以致星殞地裂歲殺兵連不可謂非惡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秀天刑已經臣民之情稍紓而詔獄游魂猶鬱銅籍餘孽未伸豈所以昭朕惟新之治乎爾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點害諸臣從公酌議株累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褒卹即為褒卹應廢

山書

卷一

六

卹即此廢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尚有身故控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於戲天經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例宜乎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蘓借之正直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復尋空黃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罷鎮守內臣

上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

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綏力均則相擊自非審
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于宣寧開荆寧遠東江等
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
一柄兩操使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
構彼此自命威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
其能堪此別官官觀兵古未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
臣一視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
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札以

山書

卷一

七

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盡以慰
朕懷詔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或有重賞不或有顯
罰爾兵部即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
官都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
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教目具奏其自備器械
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

停織杭織造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念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撫綏乃有織造錢糧雖係工
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
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織杭現在織造錢糧工繁
未造者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
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敬天恤民至意

放下閹員

山書

卷一

八

十二月吏部會推閹員列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孤
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敢自定敢求之天命設香
案行一拜三叩頭禮為十閹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
帝復叩畢還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為禮部尚書朱宗
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標錢龍錫劉鴻訓周
道登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

聞除邪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
稽勸懲以維法守戒履職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
明詔之適者逆惡罪梃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
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
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靈
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
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忍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濯肺腸各
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懲忽誕設之習勿得苟懷

山書

卷一

九

私圖致傾國事動誘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
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竭忠節亦非所以事
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消釐著該部院自
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
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
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闚妄營者朕
不時庶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
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期大法小廉兼遠寧適以佐朕

平明之治特諭

湖廣試錄

正月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
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掖善類力禁苞苴
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
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
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防決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

山書

卷一

十

鋤異己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索其舉刺顛倒矣甚
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脈
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殲凶除佞逆璫
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速裔遂行勘問無不發
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什慣出不通文理之疏
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
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覘首班行玷汙青瑣如
見任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教其穢迹于

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僑
輔臣魏廣微救之柄廣微所以傾害善良放開辣手者
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先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
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為廣微伏羅之犬
及見楊連左先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為跪救大拂忠賢
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于舊輔臣
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救下有若成幹濟之旨蓋謂老
成閱歷既深識力夙練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未堅擬耳

山書

卷一

十一

魯生欲居選之首功遂出阮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
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魯年後輩即
當入替黃閣而黃髮浩齒反當就縮簡之列矣如此不
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耳第執中用中等語為哉
求指谿壑之腹大肆犬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
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三季之謠欲速某某
即速某某其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
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

孰知逆璫喜怒不常少年換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
官白銀布吳淳夫及銓而魯生飽馳飛去又不肯事銓
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
託魯生於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過付圖漁人
之利其賍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
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問卿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
夫等賍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
鵷班諸賢趨踰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

山書

卷一

十二

矣乃被恭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
為未足耶想條從條背遂廢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
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職鄉是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
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至于逢迎又
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所以後序
大肆辱詆數前賢叔以稍成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
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銜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
我呈工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

楊迪之冤死群臣共快而魯生序中嘗連曰竊聖賢盜
豪傑走天下如鶩獨以為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
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邑之遺經數百年
播養而魯生嘗之曰楚士抱璞墜于三刑楚風趨上捷
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罪也然猶曰不幸于連
同時應當罵嘗至于前噴如屈原忠愛宋玉風騷千古
齒芬魯生序罵之曰楚所矜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
夢賦而橫風媒粟蕩伏屈子蹕厲說傑之感哀悼悲些

山書

卷一

十三

之調變雅為風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
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
股栗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
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人寧不念所學而從我乃其誘
哄職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猶可訝焉彼不教職鄉
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
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
衡楚臣據所欲言疏朝工夕報可且褒諭有嘉一則曰

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
驗今諸士是步是趨夫職鄉即今不逮古不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重而習之亦何至暗
引盲趨其學魯生也職鄉死者成者刑辱者受忠賢之
酷至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矣
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連寺上書
免耻希圖施恩職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
徵吏垣之長夫吏長垣為六科之冠免人材進退實有

山書

卷一

十四

關焉豈通身穢迹之人所可領袖伏乞皇上洞照神奸
如果職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速賜罷斥仍勅下禮部將
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別為改正

禁交結內侍

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大臣守正奉公
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
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挾同
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和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黨魏忠賢在呈秀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工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諮違于踰階歷位爾後各愛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劾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山書

卷一

五

科抄立限

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立明倫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救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各作速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違科部互相查勘具

奏其扶同違玩者朕不時抽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俞咨牟招撫之議實飽賊囊僭撫憐地方因疲不樂觀兵姑聽其收揚不揚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牟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威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之死而不救咨牟始縮舌

山書

卷一

六

無辭致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尋究治

光宗實錄

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成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向高等進呈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吳題請改修于是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傳會楊連左光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上之時閣臣施鳳來等欲焚光所修實錄司禮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

奉旨事理國朝無焚寶錄之例并貯皇史宬中

申飭誥勅

申飭誥勅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迥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看實查駁

奏軍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擬節要粘原本進

覽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楨之請也

起用舊輔

山書

卷一

七

三月諭朕勵精化理注意端綏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庶幾和衷師濟之感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辭煥忠謹直諫淵識弘猷助勳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期佐湯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教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佇至意欽哉故諭

逆論舊輔

諭故輔魏廣徵還聽情威指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拱手授之逆璫致奸媚頹張毒徧海內廣徵實為禍首朕念密勿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議衆同朕不能私着照光朝分處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贖一併追奪以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閹割

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

山書

卷一

八

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改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豈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致隕命違禁殘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通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治罪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

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開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族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濟仁壽之域

燬三朝要典

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泊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寶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

山書

卷一

七

能于已明之綱常復加闡揚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道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損去成心勿溢異論務冀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書當燬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関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

當不速燬諸詳其說蓋當事起此議盈庭互訟主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跼蹙于紫光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豎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其水火不害頃荒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書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豎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

山書

卷一

二十

慈歸孝于先皇猶天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其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有翻案于是在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印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閭閻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巨舌未聞當燬一未易

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在呈秀可與張守教
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
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
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况史司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
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嘗
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
必非主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山書 卷一 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
莫如黃克績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
捷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狡者莫或加之也然而
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
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
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
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
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數朝開夕逐矣楊士芳吳士元余

煌等修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
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
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
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雖章一加萬節
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
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以平飲飲以溫湯
倘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
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
山書 卷一 三

立將三朝要典鈔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
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
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
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
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
于大道矣疏上下部議咸以為可燬遂下諭燬之侍講
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眾驚問以為要典不可燬也于

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郎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說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也云皇上于熹宗嘗北而事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水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于祖宗則夫孝于熹宗則夫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跪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

山書

卷一

三

孝慈應思當爭榷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持群奸欲殺忠良若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禁闈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元圖魚腹踵逆禁庭東宮危矣惟庭臣為朝廷持被枉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錄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君對慈寧諄然而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

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旦辰思太過聖體恒羸在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陽湖遂遊蔡籍無計則涕泣呼號各歸膏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遂以悲憤呼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五躡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朔野震驚宮府選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疑則負宸奠定他無遺憾

山書

卷一

高

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矣惟日爭榷擊紅丸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聖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必不可更彼偽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賜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壅庸人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

枉也疏上以之辦為狂躁斥回籍

祈禱雨澤

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凡國用咸有賴焉朕甚艱之自踐祚以來敢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霖霖稍霑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嘉禾方長之時爾連旬亢旱炎燥難堪將禾稼得毋致傷而小民終歲

山書

卷一

五

將何以為計也爾禮部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雨霑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申飭章奏

諭近來章奏相習冗長不便省覽首論事切當可行何必披拾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不過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另本再奏着通政司飭行

吏治民法

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為民求牧必先更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卿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涉實效又奏云海內差煩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竊思之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遽廢其一官自秦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藩臬

山書

卷一

六

郡縣等官務擇入地相宜俱遵熙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騰騰升轉更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官不時劾去勿令殃民故違者科道官通同之罪近見言官薦舉人材不無憑私而恩真偽失實今後吏部將一切薦疏總勘一冊朕後所薦入才有礙職債事者即查當舉主一併連坐再照遼熙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清核虛冒軍興日足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憑朝夕

查閱外撫按官亦徧查州縣赤歷私派分毫者即劾
拿究不得照管情而貽害地方三尺具在朕斷不爾貸
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脉非清操心計之臣豈勝
厥任所薦舉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缺
速行推補朕既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亦當為國愛
民為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

慎重館選

六月給事中程式起疏言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

山書

卷一

三六

以自先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
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
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
則論思啟沃開君德之汙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
善敗任莫重焉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
刺滿身顏甲以出橫口滌管等子而徒切嘆官至揆席
豈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為一身名節惜獨不為官常愛
大體乎尋鮮其故蓋由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慎

也臣方國初宰相不再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途徑猶寬
至世廟以來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無常之
官即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即慎選行修言道之士
猶恐他日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
異日五朝能為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
即聞長安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
一種躁進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
百出敗簡難言或機關預設委希張鷟之青錢或根底

山書

卷一

三五

先容與受和凝之衣鉢又或排人蓋已無風作波伏影
射于含沙利相持于鵠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
眉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感歎
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錄講
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采不可
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感已眩已甚
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
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陰陽相戰之

時必將扶陰抑陽燮理之任雖寄凡諸臣媚子之態番出于禮宗而稱功頌德之詞適見于元老皆此患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清地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殿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珠不妨持板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

山書

卷一

完

無畫然必得之法又所以求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意求才當振筆一吐胃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况也其試士之題臣愚宜謂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于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董仲舒賈誼之流而以應皇上之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材簡自帝心聖祖已

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慮若涇道故以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于陳謝書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略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史臣二人眷筆入侍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廣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甯進言監生

山書

卷一

完

省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閣臣黃立極等下部議徒至是大學士李國楨乞歸允放上疏言胡煥猷一布衣耳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二不行者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甯監以新橋門之觀允之

文華親政

八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迴在念而邊備積弛間闕久因臣工相沿尚牽情而政事

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故屢詔平臺時屢商確期振積蔽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宜召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夙心警擬掣封疆之要領獻納庶政之權輿呼吸連通所為最切今將歲暮祁寒之時外朕當時御文章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諸共實

山書

卷一

三

事有言責者殫竭悃誠無以自心而恣勦說其事關奏對論宜剴晰者仍候不時宜而垂詢察核舉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奏公有特簡徇私有顯罪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爾等欽哉

輔臣家臣忠告

八月吏部給事中章九儒跪言至愚極陋不足與仗節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輔飲恨逆璫深讐四年錮逐無日不足以死乃蒙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而與以簡用

山書 卷一

為臣之旨惟願聖明無缺自甘處錄忘言但私心踴躍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望上天也閣臣代天宣化者也家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為閣臣忠告者三家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蔽之自魏廣微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洩恐而中旨奪封駁之權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遂為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封駁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

山書

卷一

三

居前者擔當而更不廢參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臣亦不得交談刑機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動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君對如叩洪鍾毋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輩軍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堅上意况遇聖明可無偉略所為重教時之相則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求識面而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輔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

一七

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臣處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賈試
錄奇禍今實封其墓自天勿期循例送揭已非古道况
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
思廣益為心勿以疎冗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
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腥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
臣告者此也宣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
之權付卿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筮鑑自
王紹徽推正人以媚瑄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

山書

卷一

三

專知媚瑄納賄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
至今日而枉直大明冢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清恬
者以風厲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足
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啟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講捨
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
各省有各省之才用之皆皇上之才于各省之中各拔
其尤而作平等之觀真才既得國事有賴人情自平若
為一近水之棲臺則為一不陽之寒谷天地生才實難

聖明遭逢不偶奈何可令偏倚則用宜均也逆瑄初發
難時所慮者盡皆君子及其後瑄意不測有因媚得處
者又有人自應處非關瑄事者一概蒙曰忤瑄至以啟
事反來白簡孰若嚴之于未起之光而又有濁亂之時
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蹈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
則辨宜精也臣所為冢臣告者此

中飭大小親民官

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宙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

山書

卷一

三

經費費無惡忍不取辦小民惟此胥手胥足之儲實係
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味喚宜先所賴郡邑有司天
志循良殫心咨懼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
墨載途廉風絕響敲朴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慕歛
橫征徒縱饕餮之腹鋪行里甲丰供結納之需吾民之
罹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
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仇貴白
之異已抑或徇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

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
髦風憲巡訪而耽沈酒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教誨入誰
則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
部既營勦先弛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易總法
吏用及匪入卒作有成不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
循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隳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
爾吏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界以保
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帥者

山書

卷一

三

無妨存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遣以節鉞為逆傳之舍巡
撫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稽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
總均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職
奏請處分勿得概填稱職以憲綱為相沿之故套仍嚴
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待坑滿之期即
時奏奏詢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
條載無駢詞而實失無添重而處輕無置虎豹而問狐
狸諭頒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

近者一月速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空
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重奏即行糾
恭以溺職治罪嗚呼朕方盡除嘉禾滋植事還累朝熙
平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臺臣進規

九月南御史陟嗣宗疏言皇上明並日月誠超今古真
有不可及者三第覺英明大露威稜頻震有不自知者
五非微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少我皇

山書

卷一

三五

上以天聖聰明時親講帷博綜經史按閱章疏如日者
宣召之頃泉涌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且
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
及一也從來帝王溺情者多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
况貨利不問且側聞宮禁肅清帑藏頒發寧復有貫魚
之寵頭會之斂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慾不可及二也
從來帝王恒尚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政勵節約澣
衣菲食停織者遠安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

而一味惜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自知由未設堂廉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圓可轉環不窮而方難毀割以合今陛下批荅不輟顧問日勤止開相臣有改倣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從下者雖云神聖莫及然已令伏席之虞救過不令暢所欲言其于圓轉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昂間有蓋蓋不飭者矣而清白自矢者多亦有頑鈍不恥者

山書

卷一

三

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今陛下一概疑之若隱隱以慷慨破柱者為專擅以一言偶誤者為不敬以陳乞補贖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揆敬禮推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造膝之設有坐論之典即甚不肖者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上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逮長跼通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天心督之

地情誼不決陷國靈而羞朝神其于敬大臣之經何居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言政戒欲速久道化成天下積弊廢弛政非嚴督不可然頑逆伴整理非可旦夕責效頃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力始獨自焦勞是委轡而真馬馱馳能而責舟轉將好愈操愈縱臣恐其漸流于容縱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照夜藏其輝雷霆迅烈冬飲其聲此不獨節章先而愛神明正以人

山書

卷一

三

主淵穆若神意向微密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不忠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巧中善類者不忠不振刷患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忠不懲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感之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爽者難解臣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三不可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天下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上之微也微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

不謬隨匡拂上責之

輔臣失體

九月御史高欽舜言前蒙皇上平臺召斷侍班又奉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間往往嗔喘不盡稍有所陳未必果當聖衷以致郁俞少而詰責多敷納微而吐棄顯是惟望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屢聖慮票擬常煩發改將諸輔作稱和羹之利奚所表是乎臣愚以為疑丞非庸碌可任揆席亦非踴躅可居輔臣而能也謏弼是

山書

卷一

三

資無難改容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退可聽無取充位以妨賢聖主憂勤于上必得賢輔勤于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鹽法錢法

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取給于鹽課而兩淮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八十萬從無虧通自引加派一錢而浮課之橫轉滋夾帶日多引鹽日墜去年至今止解二三十萬缺正課百餘萬矣國家徒受派餉之虛名

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引悉停巧借之名嚴究夾帶之鑽營而另增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逾增十五萬之引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鹽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便也蓋不加多而即以私販之所出化為公課之所入二便也每引遵制限五百七十觔則夾帶弊絕不與內商爭利而為正引導壅三便也內商不忌于虧課則違商自不困于坐守而資本可轉以開利四便也臣謂此議當與鹽臣商榷力行也至于

山書

卷一

三

錢法之行原屬生財要務竊見部臣荆之琦在南戶部創制新錢計用銅本十三萬獲八萬有奇臣讀其所議錢法之規妙得鼓鑄之法而北錢六分一文比南錢之半是鑄半而功倍也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解之費在之琦一一能料理不待言之贅矣

申諭言職

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躬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為國家此倚甚重慨自逆璫用事

屠戮忠良一時敢諫直言之士動遭逆斥遂令諸臣忠
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營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
然也然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但再三省覽
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
行乃諸臣行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法譽營私者未盡無
人為舉屢戒無濫軌累積以市恩糾奏每諭嚴其戒漸
移而鮮實初閱封章恍然忠諫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
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

山書

卷一

四

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
後務須積習各循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
行勿剽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聽
而盡抹平生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被濯于自處無
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
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
反坐之罪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
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悉飭欽

或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
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台對諸臣仍用記注及
諫官二員

增改冊書

十月以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舊例京營不兼捕營
慶臻增入巡軍字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文內

山書

卷一

四

閣承行中書田佳璧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糾之
云往例勅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再繕寫送臣等閱過
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勅稿有增入巡軍二
字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大膽收擅乞賜
推問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糾事中張鴻延糾
兵部尚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諭
吏部都察院曰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
勅書事證的確猶自屢疏誓辨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

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耻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
隱匿不報及平臺召對甘心欺蔽併張慶鑄鑽營亂制
田佳璧及鳴過賄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
揭云頃見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
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因知所指竊惟勅書一節御史
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
聞會議既上方席菜其孰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
之人專執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

山書

卷一

三

落廢置之中首拔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渥之隆身叨
雲霄之際此等崇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
等與鴻訓久處殊畧且率則有之然其入侍嚴宸出揚
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說逢唐虞之盛者欣
喜踊躍其于臣等實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摘剖陳無地
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群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需恩施
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晉
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翹首為鴻訓致恩望德

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蹈專擅之大罪乎帝意稍解
鴻訓得請成

秦民因飢起變

十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全陝地多硠確民
鮮經營慨自邊疆多事徵兵徵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
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
與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臣見五月不雨以至於
秋三伏元早禾苗盡枯赤野斷烟百姓流離絡繹載道

山書

卷一

三

每遇一處所飢民數百成群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
雖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囉張旗鳴金動
以百計白晝標掠弱肉強食蓋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
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朝廷今不拯救將
來禍且叵測臣聞救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
如蠲蓋賑則惠或未遍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所
敢後而蠲免尤所當先除糶粥修救等項臣一面經行
六郡州縣暫甦此殘黎外伏乞皇上軫念秦災重大開

係非輕勅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負欠并今歲加派地畝遠餉並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宗祿一并寬緩不然即日取此餽孽斃之杖下無益也更祈皇上勅部俯查萬歷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陝大荒事例慨發帑金遣官賑濟予以救災而安地方異日公家之賦尤可望之將來如曰內帑已匱諸餉不繼賑蠲兩端概屢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山書

卷一

四

敬天以實

十一月給事中劉斯球疏言臣惟治天下莫不以一敬為心法而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于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當郊祀之光必有善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典禮之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為皇上臨御三年以來郊祀之首舉精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慎重諸款見于諸臣之條議者詳也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壇

壇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臨時之敬為敬也又非徒齋戒凝神凜于燕閒告廟清塵儼如對越以死時之敬為敬也敬之義更何居于臣以為敬天心而天心無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也求合于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者何在即天下之公是非所在也臣以郊祀之前皇上必行一二大政以感格天心即臣等亦可靜聽無言今去長至之辰已不過數日而法天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耶

山書

卷一

五

臣敢不冒昧直陳臣見敬天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不為皇上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及得無罪言責之失職歟而善政之當行又非臣一人之私言一人之私意也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淆混甚矣方病不堪者即譏彈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屢薦亦不能起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剝削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而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乘此敬天之時猛然深思毅然

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令其策蹇以出于都門
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令其沉淪以甘于豐草何以
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告匱
之貽而濫賞又取其盈其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歟
故諸臣之諫諍有謂籍削如玉紀滿朝薦毛士龍賈維
春等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陽熊得
陽及江東謙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宜
速濟者有謂太倉先祿太僕寺之賞銀必不能過半者

山書

卷一

四六

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過用人理財之常
事而不知天下之愛惜人材與愛惜民膏專于此乎在
焉皇上即不計天下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即舍
此時不行其何所持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歆之易
也且行之有何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
裁即片時之飛傳中外臣民當有歡聲雷動而天心早
已鑒之矣

名臣評典

山書 卷一

十一月諭已故都御史邵元標崇朝舊德服官大節先
後凜然講學教忠更堪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
忠介按那公素慕海中丞瑞謚適相合人以為異教云

赦卜之變

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或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徐
慎行李騰芳何如龍薛三省或以弘羅喻義列名上請
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體仁以不與會推乃上疏
糾禮部侍郎錢謙益謂家臣皇上之均統也謙益直玩

山書

卷一

四七

弄于股掌之上甚者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指使于順
氣之間若使一入揆席將六部事權盡歸掌握六科十
三道遍樹私人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
併及其辛酉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關節中式事疏入初
六日召對翌日奉旨錢謙益閣部有據行賄是實又且
濫入枚卜有黨可知祖宗法在朕不敢私著革了職九
卿科道從公依律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非責
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當召對時體仁

一一五

以為滿朝都是黨吏科章允儒言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昔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等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希叱之令錦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出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魏廣微比體仁將不知如何視朕徇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杖下大刑濫入匪人把持冢宰統其職掌耿志偉房可壯懼

山書

卷一

完

武報梁子璠俱看回奏御史任傑疏言自溫體仁發難而後斥者斥罰者罰遂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之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惡其謙益之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法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違于平竊按罪謙益者不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

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較媚璠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媚璠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杖下自聽上裁而必欲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何且請就體仁之疏平心以折之手其云但聞鐵千秋之脫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質問遂致誣誤此臣罪之不敢道者夫體仁召對時所恃以設鋒倒峽排斥諸臣者已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可自了况一曰不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于君

山書

卷一

完

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曾罰俸者結謙益千秋之局乎其詞曰昔日之招雖曲為謙益解脫猶成于官司之手夫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出于謙益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出于體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應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謙益寧足取信夫今日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應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後信乎

必轉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又恐用會助會者為也止體仁一人之口又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盡為諸臣徇情植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箱諸臣之口以必徇體仁之忿怒嗟眈此無乃太甚乎此真失平之論不得不粘彼以佐平明之理臣于體仁謙益俱不識而毋又指臣阿所好也總為用舍之關于一人小是非之關於天下大清一時之私是非其開小而清千古之

山書

卷一

五

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之紛勿使惜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禁革小興

御史柳成治請復京官肩輿帝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擅乘小轎曾令禁革今柳成治恣意妄指隱名竹兜好生可惡姑看降三級調外任用

按此條當補入九月
茲法成法條下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宗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罰奸全憑舉劾祖制在內總協科院城寺殿庫巡視在外督撫關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習套曠職學習鋪張為故事或吏則人為卓魯課武則才盡孫吳徒華月露之詞無當激揚

山書

卷二

一

之實朕深歎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撫按等差任滿舉為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剽煩劇或綜釐弊絕或撫字心勞約略稱揚言期當實間有異等猷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務駢詞混加誇誦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本色無罪重而恭輕無甲首而乙縱自今徵解完通轉輸達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万人才亦必確訪素行果先



任無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慈更議夕濫臺
章以爲刻爲燃灰之提徑諭頒之後內外應行舉劾衙
門先具遵奉回奏以後通行恪守固有異同朕方按章
訊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措一洗虛浮誕慢之習共
敬悖大明作之猷權與自茲永爲成憲欽哉故諭

張唐忠臣

命以唐派巡許速配享帝王廟

附逆罪案

山書

卷二

二

正月諭朕覽吏部文書北家臣永光欲定附逆諸臣行
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在呈秀容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
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
諸疏卿等與永光于忤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
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
惟是首開諛附傾心擁戴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
據法依律毋枉毋徇此番懲治之後縱有遺漏俱赦不
究只在教日確議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泄

又諭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參定

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竊惟尊無二工人臣有戒無將
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
重交結內侍官員于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
亂源法至嚴已逆端魏忠賢狡請多端允頑無忌始焉
不忠不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
媚容氏闖現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
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微

山書

卷二

三

無等之三封海議逆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速宗城建
生祠以下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借勢顯威
磔碎已服工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
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
合軍厲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同騎
跡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鱗魁柄或有發大
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沾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
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朕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

聖經以懲忠中傳或據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祿朝禮忌
此罪魁緹騎銀鎗大典詔獄修睦此以殘軀命不難殺
人媚奸供嘖笑而效爪牙總足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
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直省祠邊鎮祠京都未
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鄉錄頌奏章未已也而
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頌
頌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
藏鱗甲搆青蛇貝錦之讒意慘鏌鉞醜白馬清流之禍
山書 卷二 四

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示斯又潛
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
而陰行積尊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
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諤附推揚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
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
不貸四凶畢窺國憲用申惟是大惡既罹不赦之條而
群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未諸臣或
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

于捍禦或編摩効有調劑而又或生平材具敷歷猷勞
早著聖諭所謂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
黜陟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咸與昭瀝免臆姓
名固明罰救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
奉諭辭共天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
者本來之而日中消矜弁畢麗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
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行正氣
忠魂之壽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膏蔭永斷閑
山書 卷二 五

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衰治平端在是已若天加銜
加廕濫被恩施竣功還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
彌留之日多官徵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
日大工謝恩併穿錦叙提函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叙
勞秩履悉宜臆部削除尚寬矜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
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

諭朕惟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敬身事君克明逆順
經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

因彼敢逆豎魏忠賢操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
藉保阿初不過窺頌笑以示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使
庶位矣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
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
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究兵柄甚
且廣興祠頌明劾有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
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賓嗣登嚴綸屢需元
凶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

山書

卷二

六

風之而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咎錯貸朕
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
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
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
之誅及茲三禡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
外原宥有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
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
曠官守而做事講張無怠思讐而借題恭舉朕執是非

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謀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
懲愆乃亦有終欽哉故論是案凌遲處死者二擬斬者
二十五充軍者十一贖徒者一百三十一冠帶閑住者
四十四

賜名臣謚

予趙南星謚忠毅馮從吾謚恭定楊漣謚忠烈周炳謨
謚文簡顧憲成謚端文魏大中謚忠節周順昌謚忠介
王國謚文肅王紀謚莊肅高攀龍謚忠憲劉應秋謚文

山書

卷二

七

節

皇第一子

二月詔朕惟帝王膺天曆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允隆世
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
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祏
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
闈開家瑞之光萬國愜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

止羣臣捐俸

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款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薪朕思此係諸臣急上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詔祿所以養廉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尚原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子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別弊朝廷受無教裨益省無教耗盡何必捐俸言助朕今此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風通復元舊額則太倉儘自盈餘司農何虞告誦若

山書

卷二

八

諸臣大小事體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上策朕又何用鯁鯁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牽而腹削民膏肥植私橐欺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寘重典以儆積偷惟爾諸臣其深思之

言路關係

四月給事中劉斯球疏言蓋聞英王受言取象于轉圜

流水而未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鉅辟所以慎其初也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有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于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鯁鯁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

山書

卷二

九

惟察其舉否而自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為條陳諸如套說輒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是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况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陳為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

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廢棄而輕瀆天聽賢郎而妄奏空談冷暑闕曾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透爾編造歌謠捏成車致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覽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日違聽委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旁竒之聰明而此布虎之紛紜抑

山書

卷二

十

山書

卷二

十一

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愆道固應耳乃今彈文甫上集未下于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扳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墨白聽其潤淆且風聞

有進密書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鳩鴉效喙何世界也所謂辨言日繁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讐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數者不曰為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鷹鷂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扶私求勝之嫌逆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身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柏堂皆西蛇足怨非推心置腹之誼也

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求治一應奏章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首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當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應快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求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控揣况暫之為吁咈不應久之將靈弊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

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及此且此時人面日頽人情日競身叢衆鑄者尚披顏甲而諸繁賊之纓衆足巖疆者又借清鄉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因旱修省

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食今三伏遇旱酷旱不

山書

卷二

三

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實我君臣治理失宜愆咎于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照題修省外仍各任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沉閣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係封疆錢糧大重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板証干連等項詳加辨別當給正疎豁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着巡按御史清理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緝地方拯災患如發倉廩

飢停訟禁罰嚴革羨餘修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旱不為災民不為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前項條件截輔直省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行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慮切民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裨福億兆爾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爵祿皆下民膏脂自擊災黎心寧忍務須虔修實政撫綏窮閭感召天和副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轉各衙門通知通行

山書

卷二

三

賜致輔郵

諭致輔張居正位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尊情及身後蒙議過不掩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從厚事羅喻義所請也

京支錢糧數目

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僕光祿尚寶六

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
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錦衣旗手等衛指揮
經歷暨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
歲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
院舊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
局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連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
名沿至萬歷年間官醫已增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啟
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

山書

卷二

十四

員名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歷四
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文思院舊制
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
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甚煩雜沿至萬歷年間官匠
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
崇禎元年官匠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查每
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歷四十
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

制各不置教倍相懸究何關于有無之教哉其餘京軍
布花太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丙字庫綿花絨欽天監
歷日板片惜薪司檉灰甲夫司苑局召買豆草丙字庫
召買黑菜豆穀草價又煮豆葛指價供用庫召買正旦
元宵端陽中秋三單年例香蠟價光祿寺錢鈔禮工二
部寶鈔折絹兵部咨紙棧夫廣盈庫題染顏色商價神
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寺廚役冬
布折銀器皿廠小麥惜薪司炭餅糯米價內官監召買

山書

卷二

十五

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黃菜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猪
價陵寢墳園公侯駙馬造墳及會試合用米麥折價銀
作局造冊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
凶典禮題買金珠者蠟銅錫價各衙軍伴優恤各倉故
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軍
春秋二操口糧入衛營家丁藍菜馬匹草料錦衣衛禁
兵原糧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糧草折銀定慶陵做工藍
銀不報應祭祀各倉壽架造斛修理關河各衙門工食

公費三王府監菜銀在黃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糧草折銀京營飛石教師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犒賞巡捕營官軍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番役工食等銀訓練營并通州三標營監菜草總督房價訓練總兵家丁監菜料草三大等營護送梓宮糧草料銀各衛所月糧折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每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有現在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典禮修舉不時營辦數多擅離預定而未折壽架教須分隸漕折合行另募

山書

卷二

十六

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歷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啟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迄天啟七年雖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例馬每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選鋒題增全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邊鎮錢糧數目

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按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

遇有備運糧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五千兩昌平易州并陞并無京運遠鎮止一萬兩宣府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又犒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厘五毫迨世朝始議宣大山西每年發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密

山書

卷二

十七

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千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陞慶中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川撫按及茶馬各衙門贖罰稅課等項改解延寧甘固及宣大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也嗣後復定經制在薊鎮原額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三兩賞

軍撫邊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兩零密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幸減至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估額後增設京營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幸減至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零遼鎮原額一萬兩嗣後本折歲用銀

山書

卷二

六

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歷四十六年發難始設新庫其銀為帑支奉本部題奉欽依每年正幫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正河南山東扣送太倉穀價抵作主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後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百

三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五萬六千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一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至五萬二千五百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

山書

卷二

九

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歷四十二年下馬關召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考經制與原額較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便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容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

兩宜屯蓋之政久格而不行故至客軍餉盡改為年例
手柳條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爲四裔之守
耶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有訛但朝廷出入祇有此
數入者幾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償也合
營馬草料醫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捕營盜情

五月大理寺卿康新民疏言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
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庶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

山書

卷二

二十

下有冤民也軍徒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故
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冤對猶
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
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災之日須先投
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分
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羅紗布絮下至一帽一
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爲真盜若果

真即斷首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生至盜已到官預立
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
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寺非刑
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搭以爲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
不隱縱馳去其供招或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
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
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
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爲失主而贓

山書

卷二

三

物則私相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
番獲賊係各兵馬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
審大審並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
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其將
能乎不能隨番所寫供單爲案作謄錄耳即此便爲初
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
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
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恭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裁經

推殿大獄訂有成案及過臣等問招始末虛公鞠問其為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嘵嘵轉辭藉口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正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等不知孰延幾許日月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正二人聽鞠其中即有一可疑者厥從末減前三十人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

山書

卷二

三

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塗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轄先投失狀隨開天單如前式粘狀俟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贓即獲自各營亦必閱原狀以為確証其番役止許嚴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番盜必分明就裏情節隔別細審果行正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止贓物逐一列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

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完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如貓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官當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各把總等官嚴最若放出故入臣等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奏依律題奏且盜情一發即須連解轉解奉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于犴穴其嚴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師一種掣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

山書

卷二

三

食騙詐所及家資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踴躑于橫禍則妄掣誣陷尤當嚴為申飭以安根本之地也

一臣獨名

六月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入對哺入漏下始出御史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而出數日以來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私王者無私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舉朝皆

所不足信惟延儒可深信乎偏信獨任既成其端異日
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延儒屢疏請告特召而諭
李長春不得橫生猜疑

宜去奸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緝審錢謙益一案謙益
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威服之霽體
仁改訂事既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
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山書

卷二

言

乞容憚臣

六月御史吳姓疏言臣恭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
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廷辯良久已
而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
惟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
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誅菟惡者皆得白
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薦牘固疑而恩條陳亦
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韓絳言臺諫許以風聞

而無長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
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酒養其銳氣而
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
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
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因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言
不暇飾于文辭致稍違論奏之體皇上責其穢褻罪亦
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
人臣之大節鄙棄者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

案

卷二

言

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其
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諺不廢
閔察宜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等恭誦明旨
為贊化惜為體仁惜尤為朝廷惜也何則贊化冷而剛
腸失忠圖報屢有建白亦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
進退之義庶恥之大而指檢穢行至今忠悃掩于奏詞
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贊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餘
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

公論而爭辨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為體仁惜也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為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為體仁之一疏而黜齊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冊似非美事故為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容容多福坐積俸省可躋卿寺而辦易觸邪義難緘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實罪而不自顧恤者總以為國家而舉

山書

卷二

三

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為某報復及至召對又疑所論之事曰出于詆誣而文華尚確政事之所反為諸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于報復鄰于詆誣才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于遮飾皆可加以報復之名而懲直之士詢于奏對反日受夫誣詆之罪設有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為戒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改修歷法

七月禮部疏言校時歷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大統歷因之比于漢唐宋諸家誠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來未經修改故也以此具疏伏請乞博選知歷之人講求考驗務期悉合天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旨仰見我皇上欽若故授之至意稽古垂憲之鴻猷臣等雖才穉駕下敢忘竭蹶以副隆指竊惟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

山書

卷二

三

繁稱止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王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并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楊恭懿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七卷則成之甚難矣高皇帝驅元以後典章散失正存校時成法 統等因方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弄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

考每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夫莫難于造歷莫易于辨歷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先期布算使得時刻分秒毫髮不差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若欲辨術業之巧拙謀立法之密疎則值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彗會推算臨時候驗則時刻分秒合即是不合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遽成務精擇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

山書

卷二

元

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濩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故之日所以至今廢闕不敢據謂宇內無人但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歷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其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與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

山書 卷二

占候之宜禁者惟妄言禍福感世誣人也若歷法則于故授入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訪求及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具文前來其言天文者一概不取即明歷者亦不必遽行起送先取其著述文字并令預算交食凌犯數條式製造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得以自見而庸劣濫芋無能雜進矣但據臣等所見聞近世言歷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此于見在監官藝猶魯

山書

卷二

元

術無能翹然出于其上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歷有之而舍此教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高皇帝命史臣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奏其說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四一

賦役全書

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有得賦役全書率自行條
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矣查賦額初定錢糧教目自
有定則惟是地方因是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
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濶派州縣
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中什一而有司不
肖者聽奸胥之賄洒瓜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
山書 卷二 五

分者其弊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為怪二者乃字內通
弊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為裁定今當
亟為申飭其說有八

一錢糧之規則宜明也者直錢糧因地起糧因糧起科
其間有工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如某地係某則應該
糧米若干斗升該科銀幾分幾釐逐項開載明白由升
而合斗由釐而合錢上中下分別明白以則例定編派
之額以編派衡出入之數則錢糧之大概了然矣

一總撤之確數宜核也者直錢糧名色雖不一大約由
賦均徑二項不難起解存留兩款今宜各州縣不論賦
徭不論起存共開一總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此二
項之下備開起存交解撤數務期撤合州縣總州縣合
府總府合省總省合部總一合一合不爽分毫則飛洒
增減之弊絕矣

一新舊之報額宜晰也直省錢糧既有則例當以萬歷
初年賦額為準從前報每石納銀幾錢幾分又于某年

山書 卷二 五

因某事又增銀幾分合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
開明不得一概開入撤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倭等項
亦須開明其年事停除豁勿濶原額之內至遼餉一畝
有因起訛起科者有因田糧起派者與舊額京邊錢糧
原自各分此係新增不在全書之內今亦另開一項則
新舊二項瞭然明白矣
一起存之項細宜備也夫解京有京運解邊有民運悉
屬起解一項臣部于崇禎元年會計冊內刊有成數而

存留一項在各省直地方支銷者難以窮究須將存留
錢糧先查全書原額數若干後因事增加者又幾項逐
一開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並為拈出聽部臣
酌定議改不容隱匿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款而抽扣
工食雜支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舊項言之會議數款
而司道公費修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
先由撫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今見存仍可以
山書 卷二 三

量裁者凡額其項印于某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充
新舊二項若干分別明晰較如列眉俾與存留數內總
數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糧在原刻書內者自有
定額年來因驛遞苦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
不與焉目今功令新頒郵傳清出數既少而入數猶
多是病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
註明裁去蘇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內多不載民
屯銀是以豪右得以肆侵吞衛弁得以恣乾沒據萊州
衛指揮楚邦楨具奏已有左監由萊衛而推之東省由
東省而推之天下無處不有合令者直將原徵民屯銀
兩并支銷款項存剩數目另項造入簡明冊內以憑彙
編無容遺漏者也

一裁定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全書有詳有略有宜于
者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

山書 卷二 三

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繕寫未免耽費時日合令省直
撫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倫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
明註其項因何應刪改增減其項應節者解部用印鈐
蓋以憑酌議如全書未倫另造簡冊以便彙編近者限
三月速者限五月送部毋以遲延為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省計之地
方有肥瘠通窻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一數項為
此所有而彼遠無者務令詳造不許掛一漏萬此在撫

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歲輔水利樹蔬

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寬行逶迤儘可疏導成渠以防旱潦山破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地方有司相地察源便民興利者也至若漳河水性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歲受其災而導之之策尤當講求以拯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過水道渠塘裁過樹木處所有無漳河水災冊報本

山書

卷二

三

部以各殿最皆送吏部以示優劣處分允之

權關稅額

七月工部題權關合南者凡六荆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杭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靖江廠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郎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一千兩蕪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

需

漕儲出入數目

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石額除水折遺糧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災祈免祖制仍責令于附近郡邑撥補定數原不容折銀虧額也如附近府分有災傷無處湊補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糧米內照教交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鄭重官糧如此查神宗初年京通之貯

山書

卷二

五

尚計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每年支放該一百九十餘萬今日關解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于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破每米實支未及該三百二十餘萬石除本年充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借糧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石不過兩年搭配便罄盡而無餘矣此一倉耗也雖云軍需其實滿京都何家無軍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崇不可

知之事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門或創設或
增添但就萬歷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
百餘石矣况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此月之支給較彼月
之支給沒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屢清之後較
未清之前支多逾額酌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按衙門
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儲
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
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以制出查每折

山書

卷二

三

色例該兩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今即不
能四月獨不能三月乎又豈有減于二箇月之租制乎
至關門運米另編帶牌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致再
為倉米之蠹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為酌減而猶株守
十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折即無奈多被獨不可據
議單而令通融補湊于豈穩之府縣乎臨德備災之米
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修復以省不時之支用于河患
火燬即息與不容終格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

多捏假當真乎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恭送法
司千石以下者押發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糧法
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不知作何開銷其終欠也
不知更作何結局雖各衙門固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
不應如此之草草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欠存銷各
數目年清俱清冊投部互相關白以便稽查而一切追
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湊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庫
所餘糧資等銀及鋪廠板木折改濟邊者數原不多皆

山書

卷二

三

糶米本項也今無盡湊放漕折物極則反之固然耳要
之裁減冗濫更屬喫緊而言者徒假聽者自忽非以酌
量之虛文塞責則以勢重之難反見泥祖宗法制非不
犁然而絃轍之膠牢難變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國學考課

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疏言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
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彌縫
閱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

例俊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先年舊例與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原附例應照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滿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變之術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德行之激勸不先名教之砥維奚籍宜于歲試發策之前確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修著實迹并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

山書

卷三

三

選授教授若取檢跳踰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籍以憑懲警革斥令照舊例舉行

家臣薦人

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薦霍維華給事中陳良訓等劾之永光曰薦人之人與所薦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薦人之人累所薦之人則董卓不薦苗夔蔡京不薦楊時予如以所薦之人累薦人之人則四岳不薦繇呂大防不薦楊畏予不特此也即霍維華不薦吳姓

予賈維春不薦沈惟炳陳良訓才乃在此則為逆黨為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家臣杜門不出帝遣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皇上留臣無益也帝問卿欲用誰乃以史堃高捷袁弘勳對帝頗閱臣即下旨起用閣臣言人不由別衙門舉為事不由衙門紫呈自薦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可即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太倉儲餉

山書

卷三

三

八月主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約以三分起解歲入太倉反不及九厘旨令之部查奏尚書畢自嚴疏曰夫田賦之有存留起解也可按籍而復視起解之有本色折色也可分款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載宇內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所載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五萬五千有零然內仍有在京衛所屯糧秋青鹽課賦罰備邊缺官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實自地畝起解者

僅一百五十六萬耳取一百五十六萬之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之內雖有雲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餉銀並北直抵買運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有零計畝而論為數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實計解之太倉元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兩零計畝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有肥瘠則例有次等恐一畝之起解固有不

山書

卷二

罕

止三分者亦有不滿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實未盡入于太倉而免遣之餉也請以起解項款言之如漕糧有四百萬白糧則二十餘萬而南糧不與焉金花則百餘萬民軍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花線蠟茶硃漆芝麻紅花桐油銅鉛膠礬花萬草等項暨于兵部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緞匹柴炭軍器等項動以數百萬計而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料米公費原俸工食等項又不啻數百萬凡此廣浩繁項不

可枚舉孰非賦自田畝則計歲入太倉歲充遣餉者真無異馬體之毫末也

屯田起科

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始亨屯田疏該職等看得屯田之例國朝一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田五十畝或畝不守為一畝有肥瘠冲緩之別焉初定科則每軍田一畝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軍士用并免監量有特示優卹之恩焉衛

山書

卷二

罕

所旗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異勢殊逆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即是餉祖宗朝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用此道也今則盡非其故矣邊塞者每啼飢則呼京運腹裡者以乏食并廢衙文說者屯田荒蕪也悍軍逋負也不知病不在死弊大在軍以民之籍而漁軍之利借軍之產而避民之產則科臣汪始亨所謂佃賣屯田者是矣軍之世業奄然有之即介胄率當虛名而黠查尚費奔走

彼粒食者獨熙熙果腹也軍何辜也田連阡陌接壤犬牙百姓之催科振飢及骨佃軍之豪右薄賦輕徭肥硯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辜也此科臣所為痛心疾首為是盜屯損餉之藉也查得大明律例一款凡有強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俸差操旗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法若是其嚴也遵祖宗之法正其罪而奪其產亦不為過第相傳年遠或受先人之遺或經迭易其主概行追究未免株連則莫若照科

山書

卷二

四

臣議將佃買屯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役也職等初擬查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者則否繼而遍訪再三斟酌積弊二百餘年原田盡已賣佃軍人自種者十不得一焉甚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名奸民善匿無不託之于軍勢必紛更踏勘徒成聚訟不如畫一起科之為妥也第此中有不容不分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士卒為王爪牙九邊大敵之衝軍丁為効捍禦止查其佃買者起科而各軍自種者可免深求其他外省及兩

直屬郡應照屯田冊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軍種俱照民田之例概行起科蓋膏腴之地當入富豪之家有勢官富民佃種者有術所指揮千百戶占種者亦有豪軍佃種弱軍者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中間有一二軍人自種然土木偶人何常為朝廷緩急之用今邊圉募兵而戍之海內竭民力而養之彼坐擁虛名者略効涓埃以充邊藉其亦分義所當然耳

府臣進規

山書

卷二

四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至于仁義之外則為功利刑名而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而奏庶幾乎太平之治乎可立致也然程效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今所急近功者非遼事乎誠得任事之人而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需之歲月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

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與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
今所規之小利非理財事乎職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
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人
衣食之哉或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
瘼惻然痼瘵真無吞堯舜之心而輒以司農者墮一時
講求者皆括剝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
之不足加以火耗又四五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
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轉輸得之民為病甚于加賦敲

山書

卷二

四

扑日甚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完勢且驅而
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此時也有司以括剝為循良而
撫字之政絕上司以催征為薦課而陟斥之法止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欲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頃者陛
下嚴誣吏之誅自宰執以上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
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
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利官少故盡衣冠而民無犯
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法施已然之後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蠹豈不飭其
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有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狗彘之
心為揆地惜乃近者啟軍諸臣既發覺其現在者矣又
敢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已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賊而
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誣誣指
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已從吏議而深文巧詆杜天下
遷改之路益習頑鈍亡恥矜飾外貌以欺陛下庶恥日
寡官邪日甚陛下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贈

山書

卷二

五

之金錢以愧其心而天下化則刑厲之不如禮教章章
已且陛下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
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于求賢而逸于
使人故能成勳華之治陛下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
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捷
利口為才情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
之太倫或以短而廢長者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
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

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智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舜必訪舜適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知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勞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謹涼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之手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愚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

山書

卷三

四

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為武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教誥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御宴遊不適窮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而為水炭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

者于焉默證此心之出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至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而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

山書

卷三

四

私趙蓋韓揚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明強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

山書第三卷

申飭銓法



崇禎三年正月諭銓序雜職久稱繁蕪只在掌選公明
幹執豈在規則屢更既說款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
貢等行同論考考同論序吏承等查實歷真咨序勞邪
如有奸胥賄索重治不饒該司官不行覺察即與同罪
該刊榜諭眾選廳選人自行糾舉該科記着查叅

冊立東宮

山書

卷三

一

二月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天歷服長治久安莫不首
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
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由茲道以裕貽謀朕祇紹丕
基兢兢付託乃荷皇穹眷佑涓嗣蚤開長子慈娘睿託
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起敬承之重天人表協應之符適
以文武臣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穉穉謙
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昊誕彌之月禮官
復申前請恭志誠難周違爰考舊章式詠吉日祇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慈娘為皇太子以仰繩累業
無疆之緒撫慰兆人眷戴之情大典告成寰宇同慶

天津屯田

六月巡撫御史李玄言屯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勞怨二
字最足掣人之肘而靡其氣天津何家地方水旱兩田
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屯臣費幾多心力開墾收買而一
旦為璫所壞鞠為茂草天啟三年至今已七年矣屢言
興復而屢未舉行豈人盡無黍離之思耶緣彼豪右勢

山書

卷三

二

惡利其荒蕪交相吞占間有興復者便散布流言多方
阻撓因而中止職前躬履其地見其平行滋潤一望無
際且溝渠橋閘依稀在焉見成之美利也職甚珍之隨
訪委原經理廢弁陳之漢一一括種許交租滿二千石
之日題覆奉命旨今夏大小麥豆已報七百八十餘石
見貯該屯至秋收又當不止此也此後相收無數每歲
國家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善

軍政之弊

七月鎮守通州兵部侍郎范景文疏言祖制邊腹內外
衛所禁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
調後夫其制于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于屯之外另賦
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衝鋒之事久之并不
知為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
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
于此處始雖易世易淫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
更豈可誕漫悠忽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
山書 卷三 三

科道銓司遷轉

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固分叙爵秩優任才能近
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京堂本以酬賢獎賢
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
于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
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舊風

莫此為甚若不急加挽正滋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
營卿貳矣今將添注閔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
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
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勩並茂及司道卓異特
著者准依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為令敢有
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
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
今後科道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劾處分毋得

山書 卷三 四

姑與量陞別滋臧垢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祈天永命

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
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腹削之私
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
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
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及今勵精振刷

不免以重典絕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誣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調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罹縲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適者易應昌之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詔辱垂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出于欺也以平反為欺因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

山書

卷三

五

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設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賊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加以律為放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天者莫過于厚民

山書 卷三

生則賦歛宜緩宜輕者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微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末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之迫呼閭閻中安問難大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即適者蘓珍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持斧煌煌將墨綬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迹非得之贖錢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

山書

卷三

六

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龍塵之風遂空谷于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于國中又何有于爾爾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心腹已潰肢節無容源何願陛下仰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候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者餘不盡于民間仍查勘蘓珍贓證有無

五三

通行風憲官犯賊律下示天下以為撫字之倡則祈天
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
之家相也自神宗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
屠戮而蔽機先殺于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
公行使帶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開于內閣陛下深
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恊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
者率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謂
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閣下體一人好生之心毋

山書

卷三

七

驅除異己攝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
功佐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
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
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
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日擊頽刑重歛
之政所在病民處有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遯流窮
源復進求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

山書第四卷

賑濟陝西

崇禎四年正月諭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
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雁鋒及者誰非赤子
顛連若斯詎可痾瘵可勝憫惻今特命戶工二部共發
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
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小民不許委官吏胥侵沒
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贍給窮黎

山書

卷四

一

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薦如有抗違阻葺及
乘機染指者即行叅劾還着大張曉諭開導愚民朝廷
軫念飢貧特行賑貸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
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者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興
惟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着遵體朝廷恤民戢亂之
意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簡委復命之日即事稱否為爾
功罪其效承之

辛未月食

四月月食先是尚書徐光啟疏言日食隨地不同月食
分數寰宇不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
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師
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
法為未密也今月食分數多少天下皆同但月體一十
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爾而臣推二十六分六
十秒者蓋闇體虛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

山書

卷四

二

能全入闇虛其從月體論其分數十五分方為食既更
進于一十二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
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八秒略同此法也

歲輔水利

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
流灌溉所以有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
雨暘示徵王者因之增美比者滯沱諸河乾可步涉東
光等淺轉漕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

山書 卷四

哀此勞民多稼少獲何以禦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
霏潤上騰而後雲滂澤解洋溢頃畝是以山居知雨非
山之能厭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焉下相
感而雨水成天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于
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獲
周禮曰幽州敷曰潞卷其川河沛其波苗時冀州敷曰
楊紆其川漳其波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于燕
用幽冀以為歲輔負重山面平陸與行之利甲于東南

山書

卷四

三

若疏其上游自消滴傳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
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節
故潦蕩則遍地巨浸災烈則滿眼沙磧一遇饑饉比室
如懸民之救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于百年獲其利而
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
即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
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敷文之河挾五六月
之霖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消軼也固宜此潦害

五五

也。漚時不收之為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至焦
燬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為之災
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流如血脈是以沿河之地無
一畝不化為膏腴。今近畿輔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
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隸監司
務以疏濬水土為事。凡地形高窪之勢原委分合之宜
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
行而咨度之。然後編冊以獻曰某處可復為大渠達于

山書

卷四

四

漕河某處可復為中渠達于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
濬也。冊已呈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輸
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罪人操畚鍤而往從之
徒計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間給焉。需之民
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則役一井之民利
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利在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在鄰
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為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
不趨事之人也。趨事眾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既可以致

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稿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
聖人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
修制十僅見水不大漚五僅見水不大旱蓋誠念富國
而盡地利也。曩者日食差度皇上既治歷明時法堯之
開天茲雨澤愆期度禱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濬川
導泉給舜之闢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
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窘于耕者得食于工一
利也。早則蓄其流漚則宣其溢瘠產化為沃土流民漸

山書

卷四

五

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疇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
臟靡不虛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地種植既
多即粟米芻芻俱將輸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征而近
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
天塹窺關探丸之盜不敢援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
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儲防溝
濬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為漕運計而
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之地如史起之用魏

也引漳水灌邾而河內富鄭白之光後用秦也舉雲決
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為蜀守也壅
水作柵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徧溉今遺迹具在若乃
吳越州郡則引太湖若雪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沁若汾盡可引注
為農田他小渠者不可彙紀也弟舉之有序不至或興
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土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為利
修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

山書

卷四

六

修水利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眇學寡識敢因霖雨而
効微忠若此下部議覆

疏救建言御史

九月戶科給事中馮元勳疏言臣聞明主受言責在逆
耳忠臣愛國不顧危身是以止輦之風千載猶烈補贖
之誼百折不回臣伏見臺臣党宗雅以中使輩出慷慨
其疏洒洒千言反覆讀之愧臣前疏之蓄縮未盡而朕
崇雅之極言無隱也乃為邸抄偶誤不加前核倉皇認

山書 卷四

罪率直迂疎遂致忤旨下部院奏看臣復不勝敬慎願
有請于皇上也夫傳報之人誤抄長安萬耳萬目無不
聞且見者崇雅直書懃懃憂危太過遂莽莽入告耳然
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天下凡屬權宜流弊便不
可道數年以前可為殷鑒崇雅執法近臣匡拂為職若
懷默不言其罪當誅僅字句之誤當得何罪語曰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謂宜因其錯誤大示優容
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聖德中興第一盛

山書

卷四

七

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曹規責有輔周延儒致其怨
恨借端報復臣竊不信夫輔臣受國厚恩不能以禮義
裁決痛自懲艾爾欲陰折諫言使清朝有斥諫官而竊
快其私憾皇上神明寧逃電燭然皇上于廷臣諸疏或
訛言一字曰改正行或少一字曰補正行或多一字曰
刪正行豈獨于崇雅切責至是臣又竊不解夫崇雅今
日之言為皇工萬世治安計為皇工千載令名計思至
深心至迫所謂誠真得湯鑊不避者若以此獲戾臣恐

五七

忠直氣短言路阻塞從此無復有為皇上持大義擊大奸者伏望皇上特諒崇雅進言之心曲賜容納俾陰懷者無所逞其私而益以鼓盡忠之言死且不朽矣

辛未日食

十月朔日日有食之尚書徐光啟上測候四說其略曰日食有時差舊用距午為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

山書

卷四

八

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由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猶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而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

山書

卷四

九

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先後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其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末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于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取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祇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耶守故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故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皆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也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知日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故不能驟得之况諸臣乎此足

以明疎失之非幸四也有此四者即公教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冒昧上聞

是日先啟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先是二年五月日食時刻不驗上切責欽天監官至九月開設歷局命先啟督修歷法先啟上修正十事因舉南太常少卿李之藻西洋湯若望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等供事歷局至六年先啟以

山書

卷四

十

病辭歷務逾月卒以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歷法夫歷重務也大統歷本之授時歷行之三百年即稍有不驗亦歲差法未之精求直乃舍之而乞西洋遠裔之捷法亦足為中國羞矣

止內臣公署

十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見皇上近日欽遣內臣諸臣連章上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能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剽襲諸臣之唾餘奴置喙哉

山書 卷四

但昨見戶部請置工戶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令二部為之另置臣竊見之夫既建置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造營時開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乃為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于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而先費庫藏之金錢毋乃于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况供億繁雜更有什伯于此者乎且臣之所

山書

卷四

十一

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為接皇上之勅諭不敢不奉行堂楫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為諸臣辱今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固自于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為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耻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茂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將倚內臣為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署之後恐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

五九

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已使兩部歷來錢糧之數
考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
署而後可哉

諫遣內臣

閏十一月南倉儲侍郎呂維祺疏言竊聞保泰食福道
消道長之關幹蓋元亨先甲後甲之應恭惟我皇上以
天縱神聖廓清瑤氛焦勞治理可謂盡而泰矣而天下
之所最快心者尤在蓋及逆瑤而汲汲撤內臣與在錢

山書

卷四

十二

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
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褫腸肺或未盡洗膚
功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清者則諸臣之罪也皇上未嘗
不信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遠致稍稍生厭而且疑
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
亦諸臣之罪也頃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遣內臣王
應朝帶領內丁出關賞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
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葵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

錢糧市務矣唐之征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
各監視宣大山西糧餉兵馬巡撫撫賞等項矣遠近聞
知皆相顧失色謂恐脊脊從此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
正皇上留心國事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
之此也如家人分責諸僕以耕稼斲庫之任或不盡力
多違逆僕規其狀誰云不然而忠蓋先識之士卒不免
鯁鯁私議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重牛之
牯元吉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此也歷視往牒暨復前車

山書

卷四

五

臣姑不敢遠引前法即我國家有家法恭開太祖高皇
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
不為之慨歎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
在官禁止可供洒掃給使傳命令宜預政典兵成祖
又望帝嘗曰皇考之世宦豎無敢與外庭交接夫防忠
譬如防疾姑前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曾
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
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漸下移

十二月講官羅喻義劾臣心說言先是日講官諸臣以聖學淵深經生常語懼不得當特于正文頗及時務選臣派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謂可以闡忠忠矣于是焚香鍵戶或臥或興徧及京營之練大閱之禮然不敢臆說恣本光臣謹言明聖或憲嘔心劇肝與少裨益而為尺幅所窘僅若干言至本月十七日携至直廬示同事而後脫纒至鄭重也亭午輟直臣與同官會食西閣下俄而閣役呼召臣至閣門久之未得見門

山書

卷四

六

吏言過干則講章不敢進呈臣不得已稍進求而請教而又不得見但趣臣削去後半段文字夫成之數日改之片時勢亦安能往復甚苦臣謂臣官可去彙不可削遂不得已趨出也噫臣于此日亦大難矣削之則寥寥教語無以對揚吾君不削則哢哢爭執何以勉承人意人之言曰為臣不易今乃知之然總微臣愚昧之過也今講章見在御前伏乞皇上器斥臣身以明臣過并賜省覽臣言以明臣心孤立無黨度無全理願歸身皇上

以憑進止臣雖去有餘榮矣

日講一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先懷伊尹又孰有及敷虐萬方誰能仗天下之大義為兆民除害者當時無其人也惟我商王奮義理之勇興師正罪教著其武德于天下敵方以虐我獨以寬除去一切與之更始如相代矣于是兆民之眾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知其志在于救民也湯之得天下者以此臣謹按致治以文戡亂以武易稱神武而書稱聖武者生知之日成

山書

卷四

七

湯知勇天錫猶曰此聖于武者也臣考湯征不再其伐及書序言湯伐夏并自陟戰于鳴條夏師敗績遂伐三股韋顧昆吾同時殄滅東征西討武功暢焉布昭猶曰次第布之云爾然亦得伊尹以為之將故所向有功其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此之謂也恭惟我皇上神聖性成大賢初登手翦克逆淵謀秘策動合兵機可謂聖手武矣而近日戰功猶未大暢無亦左右之者未得其人歟夫伊尹大聖世不恒有即如唐史稱高宗文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奉命討西川邛時奉詔辰時即行今大
凌之援經月不能出師何哉臣謂欲振武功團練不可
不講也先臣許國嘗著論曰昔高皇帝提劍滌陽混一
天下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文皇帝以鐵
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
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機營此三大營之所自起也厥
平既久營兵漸墮乃始抽其精銳而以四勇分隸三營
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但其名雖十二而實統于三統

山書

卷四

九

之所以推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其勢益
重矣許國之此論蓋善夫國營也先臣楊一清亦言京
營將領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遣將曾經戰陣偶坐
事閒居者悉取至京付蒐選教練之任于是周尚文等
諸將皆出矣今不可做而行乎然欲講團練則大閱不
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鑾成
之閱神皇帝有免兒山之閱莊皇帝有大教場之閱成
憲具在不可做而行乎茲事最關戎務秉此人心廢弛

之後大駕親臨旌旗生色可以選將可以簡兵惟是舉
事須有微權臣請先下其令而大展其期俟戎政操練
已成然後奏請舉行一以紓經費于目前一以需成功
于歲月從此張皇六師爰整一怒雖仰同殷武可也
先是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
仁裁其半喻義執不可體仁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
日講則不然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非體下部
議今冠帶開任

山書

卷四

九

請撤內鎮

十二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請孔子之訓曰君使臣
以禮禮者所以體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
其叙九經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言體下之禮也其
繫坤初六也則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言防微之禮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于國體攸關
而左右近習之前其防閑宜亟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
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

以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因監
視大監王坤題匿籍有司可疑一疏奉旨革職待王坤
等究明殘毀緣由奏奪此固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威
無借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聞良機在先朝時嘗
忤魏璫以致削職直聲素著于世意亦以禮法自持非
諂事權貴者流幸遇聖天子獎賞忠直出之罪監之中
界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瀝膽始茲一人此其時
矣今以舊籍之委頓責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有

山書

卷四

三

倫有莽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簿書刑名碎如
蟻聚使良機果有混昧或出于誑誤則回道考核直枉
俟之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
以究明奏奪一付中書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
以危改節以私易公惟內臣之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
化為繞指與龜窟宅轉為徑實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今
後銜憲以往者靡所展其丰猷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
士卒之窮愁不獨宣鎮為然軍無現糧衣不蔽體者比

比而是失在于十羊九牧一級百與既有將帥又有監
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
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典隸廝役皆軍士膏血馬況中
省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
一旦獲戾中省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
國事抗者與日皇上即欲開九邊之動定嚴監視之善
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聖祖之訓曰
內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

山書

卷四

三

督監視分鎮及尋手典兵若彈劾磨勘一在其握則又
沒尋手典刑履霜堅冰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
觀朝廷欽差公務速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
已將三月餘茲可以報命矣滄留不撤脯資餽牽成足
徵援臣恐大小邊帥爭圖獻媚以為朝廷所倚毗者在
此耳何則聞有劾于內臣不聞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
利屠營私不止矣春秋傳有云犯工干主其罪可怒乖
忤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此不已九邊之軍帥必輕憲

法民庶之耳目亦漸陰蒙皇上此時雖欲求一異同之
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
違聖神之主事無諱之朝輒敢盡言以惜國體防微杜
漸豈一良機亦豈一宣鎮是所思危而慮安者深耳臣
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刻期報政漸次撤回專
以邊事責督撫倘敗公復錄則有三尺之法在轉圜
崇朝以示聖人之無我將各鎮之受事也其不敢不精
白一心以襄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明弄
山書 卷四 五

山書第五卷
停止事例
崇禎五年諭朝廷分職設官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夫
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資并與選授止為科目正莖
之外未盡之才因此鼓舞俊秀格徠急公立法未嘗
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繁興群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
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
之費然而一時偶為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
器混淆有資即可博官才品俱可勿論甚而儼然民收
格克取償階厲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痼疾
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
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雜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
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投納仍將
議款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
影借致滋銓弊
總理借妄

二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
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
維所爭甚大非止為糜費無益也臣節侯給者不蒙批
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
敢補牘強聒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
開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
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
透款詳開先期報呈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遠也

山書

卷五

二

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
之體也今彝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
融合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卷考試今彝憲自思皇上勅
諭中曾有是抑祖宗典故有是乎且彝憲銜猶司禮職
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也惟是貪墨侵欺一體
覺察必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
令其登折偃倭將置自有之堂局別行偕妄之儀去不
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

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
士耶况由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于憲典而
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乎臣委實
聖朝自天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前聞于彝
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
勅彝憲勿諂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
司屬之體自慕公署雖置決宜絕迹不相往來止以錢
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

山書

卷五

三

中官母節

文書房傳出聖諭三月二十八日中官千秋節文武命
婦進內行慶賀禮是日早往西安門北安門西華門赴
武英殿行禮帶以人少諭禮部命婦朝賀大典攸關人
數稀少成何禮制本內概稱有疾寧無假託至文官的
多在籍武官的多未封未領誥命是何緣故着查明

光祿月報

戶科孟國祚奏光祿寺二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二十九

日止實用通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教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九釐二毫三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實用通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教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兩四錢八分五釐六毫

修省實政

三月御史路振飛疏言本年自春將夏雨澤未施三農失望致屢皇表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至見甘

山書

卷五

四

霖覃敷原隰均沾大有之書史職珥筆待矣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施也蓋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颶風邪霧開之亦不雨請警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我皇上痛四海之內重賦煩刑民不堪命日欲得良臣良牧以奠安此才遺中外臣工悠悠忽忽大臣以罔寵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端揆之地者燮理無聞擁御守之堂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速問後時政利弊悉為緘

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臣分遠臨事擔當群思却走有官守者可厭也求其舉賢讓能返躬自咎以恤民命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大哉天言謂大小臣工俱實圖修省務祈感格良有見于大臣小臣往日之不修不省不實心盡職無二也為臣者聞之寧不跼蹐欲死此何異于天氣降而地氣不升哉政時久不雨天心之警戒深矣職思以為素服角帶祇成故事朝夕跪拜亦是虛文惟皇上乾惕之際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實實

山書

卷五

五

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休戚如何賢不肖之進退如何凡所以仰體天心者即使大小臣工仰體聖心刻期舉行流管布澤則九重之雨露早已徧洒于垓垓瞻仰昊天自不禁浩蕩之恩矣

疏通錢法

三月戶部侍郎劉重慶疏天錢之為泉也流長汲眾則不期利而利自溢矣今查京鑄通寶惟東至關寧者至沿遼南不越于德州西見阻于大名山東一省純雜假

錢河以南則專用前代古錢此豈民之敢于違制而反古或良由州縣有司凡行之不辨罪不獨在小民職謂就近推遠自上而下合令縣收納折色錢糧撥令戶工之事例規則而推宜行之每徵銀七錢徵制錢三分百姓未有不樂趨者其能假古錢一如後款所議盡雜錢而收之不病民而裕國要在諸有司之恪遵而能力行之耳一議收低價以肅錢政夫錢法之日墜起于盜鑄多而龐雜混淆日新月盛也夫利之所在奸民遷死地山書 卷五 六

如鴛故有金銀胖頭蓋膝寬邊尖脚等項皆係私鑄肆加以射利耳此等悉從外入實煩有徒究之則不勝誅然其體輕色淡式樣差別有目者或緘之令嚴行申飭在京者責令錢牙經紀領菜局官銀收如銅價每觔一錢二分為率而收之不許開張錢舖揀買一文其在外者責令爐商同州縣官牙亦照京例而收之使私鑄者利無可鑽誰復肯費工為之者盜鑄息而錢政肅是亦直截簡易之一法也一分新舊以疏錢壅職訪萬歷初

年每文作銀一釐無非等一代之制作新德萬之耳目時也亦勢也今小民遵崇頑通寶為時王之例而萬歷等舊錢或有有用而不用者有全不用者惟獨京師兼用夫一京師而用四十八年之故鑄舊錢能不小積乎日積日賤物理自然新舊混使概置壅滯今日之議莫若善述萬歷初年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因民之樂趨每新錢一文當銀二釐聽民之便用每舊錢一文當銀一釐如是則新錢貴而國儲自裕舊錢分而民病亦甦當山書 卷五 七

此三空四盡之日仰屋而壽自然之利莫大于此惟在皇上之毅然法祖申飭通行而局政大有裨益矣一議買舊錢以銷積鉛崇禎元年庫貯紅銅六十餘萬觔若無鉛配得陽城盧甘石之升鉛而銅始鑄今又苦庫貯之單鉛而無銅配者矣前此非不議法議銷于崇禎三年奉旨將楚嗣五萬兩着該撫按差官買紅銅配搭迄今兩年尚為杳然而各商配之銅鉛又關係銷算而不能不收事直兩難前任員外郎鄧萊簡以配收之鉛蒙

首調處職承乏其後惶懼無地為今之計惟在派買生
買及就近採買之法擇在局爐頭每名派買紅銅一二
千觔者嘗買過單鉛者生令倍數買之嚴限四箇月交
完先為配鑄再查崇禎四年十一月內該工部題覆山
西採銅一節業奉俞旨准令京局一體採買以裕鼓鑄
欽此欽遵在案今督撫舉行日久日集而民不擾已有
成效合即着令幹局商就彼採辦如陽城之鉛焉豈止
救時之急者行且鼓鑄國利民成賴之矣一清爐役以

山書

卷五

八

防奸弊查爐役自昔年澄汰以來尚存九十八名使人
人小心奉法誠不必議裁矣但臣細查年貌籍貫其間
不無一家而占買多役一名而掛搭多人故心分則業
不專人眾而事交謔合無容臣清查一家止存一爐不
許兄弟並列一身止供一役不得呼類黨朋令人無籠
雜則弊不乘于多指局不傍役則穴不借于神叢至如
錢色濫惡分兩短少立錘碎以發重鑄展綜核密而防
範嚴人畏法而局務清役勤而刑屢精工庶可無隳右

之虞乎

請行寬大

五月御史李若讜疏言臣敢言今日百姓之心夫百姓
蚩蚩惟身命是護惜耳數年以來水旱則苦天行股削
則苦墨吏疊徵加派則明習其脂膏考成查核則陽驪
以敲吸遂使死不足畏生不足欣相對盡膏饒之儕聞
亂興作惡之惡洵洵如此孰匪可虞臣又言今日之士
心夫表秀人倫鼓瑟膠序豈徒譽髦斯士亦將銷耗雄

山書

卷五

九

心今優免并入徵比則子矜莫逃徭役即破釜不失聲
豈凶年能無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戒以固志者適
乘秦晉閩粵間一夫首難從亂如蹄歎以窮搜鹿不擇
陰解散之形鬼已兆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蓋生才
原供世用登俊悉出帝乘即或偶負任使未必俱堪厭
薄無亦誘進以禮義小人爭勉為公忠驅迫以刑章君
子皆思為苟且實誼曰過之犬馬彼將官徒自為若狂
慙皆無優容詿誤悉被嚴譴勁氣灰于重足真才錮于

微慙抑鬱已甚展布宵旰臣伏思我皇上洞曉千古高
 下在心以為欲伸撻伐不得不因置乏而急惟科欲救
 盡壞不得不持綜覈以示厚薄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矯枉過當尤失其平大凡上意所向則奉行更思見
 奇又網愈密則乘間益爭鬪提淵默微有時重之情海
 宇已成極重之勢臣恐標末雖治而本根實傷也伏乞
 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務民脂已竭而酌設權
 微思士氣宜培而亟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解經于狂
 山書 卷五 十

愚一青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于憔悴之餘賴獲
 更生慨然于雷霆之怒曾不終日予以收拾渙散鼓舞
 朕臨行見忠信之制擬何愧不致喜然以興事何工不
 熙坐致太平道無逾此抑臣更有言焉帝王一心天下
 之所稟氣而託命也上心寧謐天下自清純兢上心休
 豫天下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聽覽必遍
 宵旰忘疲既異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靜頤養之術臣
 恭觀高皇帝之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

以應之萬方不可以知力服惟推誠以待之煌煌寶訓
 可為明證臣尤願皇上葆養元氣有履群倫猶持大綱
 稍損煩細凝其神以與天下相往來孕其和以與一世
 相斟酌而有志氣交應尊親共戴者豈理也哉

三惜四憂

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疏言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
 于上群百工執事歎嗟拮据于下汲汲孜孜日不暇給
 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
 山書 卷五 十一

可惜可愛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
 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掣斷之
 術借皇上綜核而助其誣通捭弄之能遂使恒和之世
 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沒成叢睦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
 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幹展永正此精氣
 今但以窺測微指為盡心抉摘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
 大僚驚魂于四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守科直
 指風裁徒微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

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鈎校之務以多士修職
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
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
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俱有角
戶分門之見意見互觸議論滋煩遂使侂侂撫等手
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蒸以與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聾
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
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

山書

卷五

十三

與楊鶴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連
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啼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
杆網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
威可畏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
之士一鳴五斥指佞為賢之輩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
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
默暗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共清可憂也國家所賴以
為防維者庶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佞諂之心

山書 卷五

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安自
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
時諂屈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
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
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辱盡喪可愛也國家所藉以進
賢退不肖者權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
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
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

山書

卷五

十三

惟異已之駭除閣臣兼樞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
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
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點陟大柄祇供報
復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掃布脈暗通乎南
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履轍相尋憂同移于君父甚
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
類則讞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剗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
之欺欺莫大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

七一

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奸熖薰灼正氣銷靡可憂也臣臣
臣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
姿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
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頹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
垂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
罪有餘榮矣

立政宜圖久大

六月御史李模疏言今天下之患內外交訌臣為首標

山書

卷五

十四

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臨事為不終日之計此治標者
過也若綜核徇名網維繫實人心日鬱元氣日滴憂乃
在本不揣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急且愈款臣懇懇慮之
謹摠愚臆惟皇上裁擇焉一在崇簡嚴以持政體唐臣
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從來治術
未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靖眾非屬煩苛亮工必祛叢
脞若乃事無纖巨糾察罔遺幾有緩急訶斲務盡得無
獲容慮而襲王言牙指近細攬總要則下肅而上尊矣

一在明公誼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
陛眾庶如地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是以定志貴乎辨分戢畔務在防微通者不加大賤凌
貴首尾衝決惕然履霜若嚴繩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統
馭失實恣睢罔忌冒上亡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
急為裁制者矣一在寬誥誤以養人才漢臣劉向曰論
大業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矧人之才性與
時升降長養則茂遂摧抑則消沉茲者大臣屢奉嚴訶

山書

卷五

十五

小臣動干重譴俾其踴躍震威必至周章職業致陳奏
偶誤似應微示吁咈開其引咎之恩責守倘非似應重
施董德予以省改之路則人人庶陽自飭展布有地而
雷霆之威亦以不驟用而愈悚矣一在集眾謀以佐廟
筭漢臣申屠剛曰雖有明聖之資屈已從眾故慮無遺
策舉無過事况當此內外交訌之日而可使分歆念者
作局外之私揣乎第令眾群策以備司馬之一箸大聖
人持衡而折衷之中則密採其善不中亦可姑存其說

原缺

至所在清決情形各得隨真見真聞據以入告寧惟疏
廷臣折塞之氣更可社外臣蔽飾之端矣一在秉欵慎
以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借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借無濫近者幽繫充瑱辟無假貸而抵罪觸
憲日益繁多則有赦之道盡也雖制愆飭弊寧容夫過
寬顧庶獄因兼務彘典惟願望工之體道用法矣一
在別起桓以收實用宋臣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
于治兵而急于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牙苟

山書

卷五

七

符其人即致介授鉞不為過隆至夫蒙世廕而習紈袴
手不爛弓矢目不識韜鈴禮義因闡編張易決倘樂寬
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所必至使武人低眉而受抑固
不可使輕箱瞑目而杆網其可乎急甄其戎異而嚴馭
其闖茸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
臣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學校為教化之原衿縫乃人才之藪如使廉尚無砥
苟免典行異日服官必無建立宜勅督學諸臣嚴剖端

表顯示旌別崇實行而略浮華優清節而黜流競風聲
軍速儒效自彰又如優死一節蠲郵惠茂愛養意深祖
宗二百餘年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恩則教
養涯士習聿新矣一在酌催科以卸窮黎唐臣陸贄曰
明君不厚所賞而害所養誠以反表負薪慮在夫邦本
也議蠲停于今日勢誠不能然閭閻脂髓一竭于加派
再竭于預徵所可仰而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稍緩之
一法蓋每邑賦額大要不遺雜項本處存留相半使司

山書

卷五

十八

收者批洗陋習先急正供緩議支發則工不可愆期會
下可舒旦夕其有忽撫字而專峻于敲朴者即督索完
額特行恭處示戒是亦催科之仁術也至若秦晉東齊
兵荒處所十室九空宜勅撫按勘實具奏暫令免徵毋
空懸追比之令庶守遺可避流離可復矣

倉庾糜耗

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倉庾為國家積貯為天下
命脉所關糜耗則不足樽節則有餘此一定之理也神

廟時承平官享常祿役無耗蠹積貯藉以充裕至熹宗
時郊祀享謁典禮紛紛告舉燕之邊疆多故在營衛則
添設兵丁標勇等項在禁衛則冒替斫力軍校以致原
額大增公原匱乏倉臣南居益憂先祀袍有直陳國計
匱竭一疏原據京根廳趙建極查核條分縷析極為詳
備如錦衣衛斫力軍校在萬歷年間止以一萬六千
為帶乃自天啟等年駱思恭題增三萬後田爾耕陸續
濫收至三萬四千四百名有零雖節經查汰較萬歷四

山書

卷五

十九

十六年尚多一萬四千九百五十員名月增米一萬四
千九百五十石歲約增米一十七萬九千四百石今即
日如四十六年一萬六千為少不有如戶兵二部所議
以二萬五千為定額乎至文思院准工部咨原額七百
三十三石今多二千七百四十四石查係錦衣衛食糧
匠役以功陞文思院帶俸雖此增彼減除增減相允之
外仍多六十二石即未照原數又每年增俸銀八千四
兩零前經奉旨各監局自行清汰嗣後雖各有減損而

仍大浮舊額是不可量減以省靡耗才若營衛官軍祖制三大營以十二萬為額每軍僅報一石耳至萬歷五年始有獲糧之選鋒至天啟年間而始有一石五斗之壯丁查萬歷四十六年一石軍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軍選共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額多五千名至天啟初年歷崇禎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選鋒三大營將官家丁巡捕將官親丁家丁及各監局匠役太常寺廚役倉庫官

山書

卷五

五

吏甲斗神木廠軍夫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月增米三千一百十餘石又添設京營三大營壯丁標下營選壯軍師并京標弘仁橋家丁御馬監勇士營坐營家丁教師勇士四衛營壯丁共增一萬六百六十八員名月增米一萬四千四百二十餘石救之四十六年除減汰外共實增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員名月增米一萬七千五百三十餘石歲約增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餘石值今歲雖多故寇盜竊候在京畿雖防護宜周而漏

厄宜防是不當姑留之以壯生靈而徐議之以杜濫觴者乎統計錦衣衛并營衛等營門實增二萬七千八百七員名明旨所云增額裁至三萬者蓋亦洞悉底衷而明徹隱微矣目下財用方匱皇上既以糜耗為憂臣等敢無說以處此錦衣在扈從之班營衛備禦侮之用文思院等亦監局急需匠役皆在筆數之下依日月之光者也

山書

卷五

五

而曰撤我精壯萬一多口亂聽訛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及汰而紛囂者已叢節者尚未見效而繁費者益滋徒而走險其為憂方大耳惟是簡閱之際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借名再收查有逃亡物故者陸續刪之不得冒名再替隨事綜核設法整剔庶在國家無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實各役雖在清汰之中而亦不見有清汰之迹目前既享鎮靜之日後漸復原額之數凡在文武內外諸臣各有憂國之心誰無急行之

念審能仰體皇上搏節核以實心行實政將糜耗漸清而倉庾自充矣

諸擴蓋載

八月錦衣衛指揮金星輝疏言臣聞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蓋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况皇上為天地臣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也臣伏觀皇上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意多過

山書

卷五

三

求此非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省致慎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甚重哉皇上輕視之不大傷蓋載之度大千天地之和語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譬如雷霆發止亦自有節倘日轟然徧索天下幽隱細微而擊之無已威不震乎請試觀并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即澍雨而漲海蓋緣天地生物之仁心已失其常而殺機正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殆盡矣其無養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

山書

卷五

三

有思亂之心流賊蜂起在在肆毒且日月迭蝕雷霆水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于此見其端矣賈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皇上可盡誅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士氣以鼓賢才向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通力去殺機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存其體得其情實又必從事三省以慎之即法所不貸法大禹泣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后土鑒在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曰明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主懲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仰皇上堯舜其主願效樸忠者而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言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是豈聖明所宜有事哉臣父紹忠歿遼朔躬盡瘁臣藉父功荷蒙世職自

愧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計死生冒昧披瀝即皇上怒臣加之斧鑕有死臣又且不朽矣

第三皇子生

八月十五日諭朕第三子生中宮周氏出至十七日御門受賀百官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帝翼善冠春金花二枝按會典俱御殿百官朝服禮部尚書黃汝良以為萬歷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長子及三子皆中官所生當與嬪妃不同應遵會典三子名慈烟

山書

卷五

高

後封定王

儲才勘亂

九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今日戡亂需才極矣職猶憶數年前諸臣之願赴功名者每設孫吳諸書無不髮豎眉舉今且喋口不齒兵事而社人之物色矣即如司馬一席發單咨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無敢措一筆也夫市駿骨者千里馬至人才惟上所鼓職不敢誣一世而無其人者考廟明于用人為于憐才死臣王守

仁時尚未任見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

法每聚果核以列陣勢攻一出而平宸濠茶寮洲顏鬼

田諸難其時用間用撫用勦自守令以下皆可為將帥

所謂得一人而千萬人皆可使也皇上必欲為收拾人

才計莫若蠲細故以示鼓舞從來樹入之道猶樹木然

樹木者乘芽茁之時為之摧折焉剪伐焉畢世而不得

棟梁之用者也今臣于無一日無道之人朝廷

不懲之法安得竟一事練一才而以為封疆可用之人

山書

卷五

五

職所謂儲才之道宜速講者此也

甘肅情形

九月陝西巡按御史張宸極疏言嘗聞漢時計斷匈奴右臂不令番族合處以為中國難也乃自蘭州跨河西關地凡三千里置酒泉燉煌兩郡于時夷處其北番處其南若死不相往來中國賴以差安及後燉煌一郡委之荒服僅留酒泉為西域門戶即今之肅州衛是也以致夷得出沒其間而火落赤首遂自北移南據瀚海一

帶而居之名曰海酋且使復蔓延以東越黃河抵河州
 洮州岷州諸衛之外皆其錯居而處其部落最强其逼
 處最近其邊者有德慶焉至若北邊諸處如銀定如反
 成或相距百里或四五十里何日不耽耽虎視甘肅之
 一線孤懸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一至其地即謂諸將曰
 今日之情形如此豈可泄泄從事請為之約一曰愛養
 士卒令其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勿貪其一錢一粒也
 一曰申明偵探令其偵探情形間諜海酋兄弟以間諸
 害

卷五

三六

酋之視謀也一曰簡練士卒令其士識士意操練技擊
 車陣火戰以用中國之長技也一曰無生邊蒙令其敵
 來則勒敵去則令之勿作搗巢故習以生戎心也一曰
 善撫番族令其多方羈縻為我外藩勿致腹削凌逼而
 為寇貲也諸將士聞之頗不以為謬而鼓勵倍于往日
 大作聲勢夷亦稍稍引去然而內顧軍伍實有可虞往
 者東援之後軍丁未歸半屬瘡痍未起而器械馬匹無
 一還者今因流寇披猖糧調征勦不下七千餘軍士之

質壯者皆荷戈以出而餘則其羸弱者也馬之騰捷者
 亦挑選以去而餘則其尪瘠者也如此夷安得不驕縱
 匪如而有輕河曲之心哉此撫臣白貽清有征調不已
 一疏蓋亦有激乎其言之矣

賊抗兵範

九月工科給事中王家彥疏言臣觀今天下兵多于農
 而賊之多百倍于兵非賊多也農不化為兵而為賊矣
 兵不仍為兵而為賊則賊愈多矣即如晉撫宋統啟屢

山書

卷五

三五

報斬賊至八千有零賊鋒宜少挫矣何以澤潞陽沁寧
 永吉隰等處賊分四股且以十五萬計職同官呂黃鍾
 臺臣劉令譽等為素梓而疾呼催張應昌之到任求曾
 文詔之協勦統股膽碎于賊雖曰身在行間然賊西則
 避之東賊東則避之西以致兵不近賊一步一味搶掠
 助賊為虐語曰賊猶抗也所至猶有遺兵猶蒐也所至
 則無遺以不滿二千里之晉地賊抗之而兵蒐之尚得
 留寸草乎

脩察群情

十月御史祁彪佳疏言臣惟帝玉乘乾膺錄凡大臣小
臣文臣武臣外臣內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
盡其心使之有不相借之事權而後有可獨責之成績
若越俎而問庖使曠官而怠事若瞻顧于官守之外使
虧缺于官守之中臣竊慮之敢畢其說臣聞書稱克艱
詩著清共蓋匡弼是在大臣而曰敬曰禮則信任屬身
君父邇來大僚諸席或令再推或點陪推望工原出慎

書

卷五

完

重用人之意在臣下不無未蒙見信之疑至于九卿九
列之長諸貴時聞引罪日見因而覺有急遽周章救過
不逞景象即不謂盡蒙飭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却以潔
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廷以四朝遺老旦被譴責疲驢
破帽夕出國門矣雖進退于尊盡見天心惟稍于國體
有傷不無人情微憐且竊恐當事諸臣皆怵于嚴旨莫
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忽之
罔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新相

進之令其奔走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闡敷
業以來或沉孤影于山林或泣寒風于犴狴漸至入多
畏事不知厚祿之為崇念本避難反借高名以激去此
世風之極禁士氣之堪憂者夫人材有限中下參非
藉皇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一二者方
伯尚滯迹于外藩十餘年之臺員竟懷憂于維谷甚則
餉司輪造差規欲改夫三年劇郡久虛曹郎竟難于一
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欽仲之波累由人錢糧之轉解

書

卷五

完

未到降級任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
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復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
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且也自使之
私圖固宜去之止足之義亦宜明今一番陳請一番論
留究之請者無解于託辭留之亦仍為格例遂若有真
苦真病不得者于舍而正有邱者美臣所慮于群臣者
此也我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
皆讀書守禮有儒者之風而諸凡斯地不羈之士則必

謹其銜勒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聲而思將帥之臣寤寐求賢同符二祖倘得真正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為過但能辭負俗決不肯俯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隨資則雖有濫之實可清似亦其核之術未盡至于軍國所關惟漕運為大目前舊漕既改新運方行而流氓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濮一綫輓輸阻塞可虞諸凡空回之僭惟水火之允發過淮過濟之限車事屬官斡全須催督若一幫之遲悞一程之稽延必待

上書

卷五

三十

恭題奏聞始能乾進為速則恐曠日既多誤事不小臣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竅特遣內臣然必搜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巨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志願啟交結之漸其志深即如叙功能保薦及督撫藩臬事雖為公迹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夫虎旅赴桓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驟列多員參分圖合竊恐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以卸責不肖者遂至借此

以趨承蓋當人心驚惕之初正不妨于至異但恐情面習熟之後馴且至于和同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伏乞皇上俯鑒臣愚特賜採納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誠于職業嚴之以守威之辨正所以鼓勵夫臣工自是羣策畢集謨烈無疆外據內安治隆堯舜矣

茂安攘之績

十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君猶天也父也臣猶地也子也致天地雖懸崇卑之分然必躋降和而後

上書

卷五

三十一

施生者焉父子雖判喬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述隆焉皇上親祖揚宗迨堯軼舜真古今間出聖主矣乃宇宙之內氛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盛治此何由哉則以皇上獨勞于工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教法與工采相濯磨自小臣以至大臣自眾共推舉之臣以至親前接之臣無論為政為胥俱視尊成配重謹之不少貸甚則頽下禁獄執迫榜掠戮于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



謂天下固不治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之法治又自亂也報以體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萬不敢行市道于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之不測夢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俱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指勅之理不亦難哉夫媚于天子盛明之象也慘慘畏咎式微之徵也至如杆狴幽陰之地桁楊慘毒之具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偏以施之任士勞人臣竊痛之臣竊耻之且諸臣之接跡蒙譴者望

山書

卷五

三

上或以爲舉不當疑其爲黨爲徇免之時四岳不薦蘇子績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不特在薦剋也凡銓司一應遷推爲聖慮所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啟事如故庶琴瑟無積薪之歎而似黨似徇亦解矣皇上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爲藐爲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憲爲明問所及若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修舉無廢庶小人無倖逞之心而似藐似抗亦道矣皇上或以屬官

之失並罪堂官然今之爲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堂官焉故公忠之屬既顧以一鳴斥而端亮之長且欲以引疾去何如選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課采時也皇上或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今之有言責者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焉自坦掖而驚諸曹精力既苦並管舍封駁而勤差委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戴罪者多然秉鉞之吏節制之體統多清特命之

山書

卷五

三

使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以戴罪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于諸臣于是認罪者衆第臣誼當歸過于己而蓋思亦待主之察若晰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成故套矣債誤封疆之庸撫戩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面難破以今之建牙者豈盡感主爵爲知己哉皇上當時庶邊臣近狀如人地或時便止爲議更封疆有限庸撫無窮在不以輕任爲輕致身侵拔糧餉之墨吏連之宜也正恐



委繇之侶不皆韓范敵未而我血豈盡以吐庚癸者往
或望工宜稍寬大吏出入聽其免結厚私士寡死間又
在不以清吏絀能臣耳至三時多害窳人有難供之通
五万交警瘠賈無幾入之求乃諸臣怵于泰罰之嚴帶
微塵微報正報餘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望工寬
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又不可再計決者也如
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工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
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勿畏勿休惟慎

山書

卷五

三十四

惟平至歸衣禁獄非有寇賊姦宄不可以入理測者必
不入而謂大小臣工尚不感憤圖報為皇上茂績安攘
者未之有也臣又思三代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姬公于
良典獄命太史識之曰以長我王國夫一典獄敬刑尚
能佐休明之歷况聖天子神武不殺廢黜喜起有不太
乎翔洽翠望圖于永永無赦乎臣用是不誠忌諱畢聲
其忱

請明繼序

十月朝鮮國王李係說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
君肆廢疾不得立後且無嗣次曰光海君肆是為廢人
次曰定遠君璋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
祀之託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
敬王妃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
戴皇恩銘骨難忘願惟臣既受命皇上祗有玉璽則所
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
稱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

山書

卷五

三十五

古禮旁支入繼謂之為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為祖後為
人後則重在入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早
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人生之大倫天地之常經
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于祖
而不稱其稱以祖當稱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
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本生考懷簡王
為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碩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
孝降勅褒美頒賜諡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况臣有所

後祖而無所後又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
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理俱伸恩義兩全置在此矣臣叨
守藩服效養涓埃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懼于此實
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瀕伏乞聖明命
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典禮寵錫壽謚臣母具氏並賜
誥命以廣孝思以叙天倫益實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
民之至幸也

浙江海賊

山書

卷五

三六

十月給事中阮震亨疏言閩賊劉香老統凶兵數萬餘
衆聯踪三百有奇溫台寧三處皆其被掠之區昌石三
衛所以罹圍劫之慘是何李魁奇鍾秉之踵見而鄭芝
龍之不足恃也哉蓋自閩地言之計所以恃無患者一
鄭芝龍耳然徒以臣鄉鄰國為堅則是猶然不足恃也
臣鄉為日本冲犯之地世宗時移總鎮于定海以定海
防陸兵五總水兵三枝其為沿海哨警機勦之用甚重
至各區兵道會哨策應兵制犁然彼此協禦計民善也

然初本以防倭而今直以防盜矣倭警或經幾年一報
而盜警則歲歲相仍矣故防盜與防倭有異倭之來也
有汎期春秋二防是也盜則不時竊發偏乘撤汎之際
肆其度劉不然何六月例應取哨而今賊反以七月至
耶且向來海賊劫害止于波臣工下間打粟盡郊而今
且分道登隘攻城圍堡排梯索戰是又誰為嚮導誰為
接濟者乎全浙地形惟寧波坐于中位伸在海外與登
萊孤懸海島者峙台溫則遠迤而神轉丁則福建矣故

山書

卷五

三七

閩寇入犯昌石尤當其冲而延袤以至西北則臨在觀
浦等衛所時受害于崇明沙賊之慘掠而所恃水深船
大乘風破浪者惟閩賊尤劇嗟乎浙民海嘯之餘瀕海
顛連尚無起色何堪此子遺肝膽復塗炭于掠地攻城
之賊哉鄉勇之設不如順民情之為便也鄉勇之議近
日不可無商夫委查照于尉巡募名額于奸棍或強勒
以廢時或借端而橫索名雖練兵擾害滋甚為宜勅沿
海諸郡邑就民間本戶本族之長設實老成者崇其約

東旌其體貌俾奉乃子弟修爾戈繕爾械誰無身家得
弛杆禦衆志成城賊必傾知有備而咏突不前者至接
濟嚮導之人豈其生于空桑但使按戶籍稽核逐族密
摘訪的送治立行正法其誰敢為非乎是又于練鄉勇
之中得清引寇之孽矣則衛所官軍之申飭不可不嚴
也祖宗朝軫念海邦恭置衛所操練官兵用以守土衛
民良有深意今者衛所官軍碌碌糜俸未知弓矢為何
物以延羸行乞之狀一旦當師旅之冲未有不魂悸色

書

卷五

三

變者而况軍丁之逃滅城隍之湮圮守港官全曠于打
柴捉魚修理公費半耗于府衙行匠若弊不勝詰跋羊
可涉堆煤之巔何俟收梯攻打而亦何怪鄉民之驚潰
于風鶴乎則錢封收發存支之議不可不速善也全浙
歲例該水陸官軍兵餉折銀共四十九萬四千零如以
寧波昌石定海地方兵餉之特四萬之一耳火藥船隻
錢糧等項喫緊重大穩開該地方而司庫出納間未免
零星耽閤兼之胥吏勒索之苦與文移往來之煩三軍

飢後得食况又有覆之食者去年台兵鼓譟端實由之
何如除例應應解之外再酌地里之遠近軍需之緩急
奏定留支如寧波地方兵餉一項徑着兵道驗收貯庫
一面照會藩司該管官按時給發毋誤軍精予以杜胥
奸而鼓士氣且以履意外之變特在一轉移間耳

錢糧入數

十月戶部雲南司管理京糧主事周天祚報稱本年收
四年漕糧除長安等門倉該監督主事造報並截留天

書

卷五

三

津與大通州運料斛兌久查明另疏不開外所有坐撥
羽林軍等五十二衛倉正糧米糧米共三百三十八萬
七千八百八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三抄一撮一
圭五粟于本年六等月收收入版高實欠平斛糧米粟
米四十萬六百六十五石四斗四升七合一勺七抄二撮
三圭二粟

刑官守律

十月給事中鍾斗疏言國家設官一事正屬一部而特

于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鞠問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稟款于律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拳曲切此臣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若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意愈晦耶總為問刑衙門于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雷斷獄條例茫然再經首岐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定辜即不然而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前後延挨

山書

卷五

四

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糝漸入瘴鄉一禁而沉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錄諸如此類實可涕零職非不嚴惟因循終是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然何也職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拏招之外不許妄加叅語誠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手法法喻乎情

山書 卷五

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况內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臆強合以越肩于其間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寬仁

山書

卷五

三

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繫釋冤悵悵中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獄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謬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申飭刑官

十一月諭刑部近來貪婪有司奉工提問輒卸罪衙役又衙役概擬配杖贖納成何法紀以後承問官隱徇執

八五

縱俱着駁回該撫按嚴行詳訊爾部速行申飭

申飭通政

諭通政司欵給關防原為辨聽公文稽查勘合不獨為
錢糧事例二事且通達下情尤屬該司職掌凡小民冤
抑及奏告不法等事毋得概從延格向來該司及會極
門多需勅情弊着嚴行禁飭違者治罪

察問濫舉

十二月諭都察院馬士英貪殘橫肆既不堪違撫何以

出書

卷五

四十一

出書

卷五

四十三

堪柳寺劉崇嗣濫舉可惡據會推時選司不預蔡奕琛
袖出一紙王永光遽何推用是何緣故着察明具奏

中書用進士

十二月內閣題制誥房兩中書用甲科允之著為

近京強賊

十二月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采育寺處強盜縱橫
白晝劫人行路幾斷巡捕守備各官所司何事楊國成
等着照信地分別議處並巡欄有無隱匿通行查奏

選司用罪廢
降吏部主事李之椿三級調用為起用犯事官姜玉菓

山書第六卷

致治求賢



崇禎六年正月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此皆由督學司教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謹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攻文藝按會典及

山書 卷六 一

提學勅書內改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家有德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迄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藝祇遵祖制起故選醇童子必入小學過試先查德行自重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

場與日改行考官族論酌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頒布遵守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道最親舊制甚重近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子不正之原今須設法典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謹議具奏至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持技一二以示風勸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并着的議奉行

士重德行

山書 卷六 二

正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乃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教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比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設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

奏切列聖相承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邇來習尚凌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舛禮義廉耻俱嗤為贅設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世道人心敗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貴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銅礪稅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

山書

卷六

三

總其要曰具訓于蒙士蓋豫養于蒙則教易入而德易成以之修身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任自可免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古之教官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勗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習學者皆咕呼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旦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勅下臣

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俱籍名于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入孝出弟庶幾小子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其子弟取類而不戒戒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衿俾之飭躬勵行斌斌成人有德者教官注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收倫而失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各有罰至于提學一官尤為宣上率下機要必于文字外加意作興實能奉行勅書者

山書

卷六

四

查該紀錄如彰瘡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為學不倦秉誼由衷砥礪潛修志行邁眾者府縣官覈實申之督學督學覈實申之撫按撫按覈實奏于朝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者將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與弼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于廟堂則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光大抵進廉而斥貪抑躁而獎恬貴名節重清議如此則文死子弟所勗無非為德

行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美者無非德行之人士風庶可
挽偽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風習可祛而太平
可幾矣

尚德緩刑

正月南刑部主事曹奎疏言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心
偏用之則微幸者生端而報復無已賈罰者人君之大
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威勅不靈以今人心懈弛
吏道凌廢之秋而概以尚德緩刑之說雜陳于座右臣

山書

卷六

五

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于聖明者惟欲用法
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
者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
味柔隨即安危大事嘯喘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
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
用揣摩即昭然爰書而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啟沃
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閱文拘矜置之司敗而主
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

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彈章義不保身王志
孝清操自天囊無尺練禮教稍疎隨波逮訊而保障者
無必死之志飲藥者懷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
賢無隱也王績燦矣執御吳彥方以薦揚縲絏而言路
吞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
不避也摘發厥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
金鉉以鉅門褫逐甚而馬思理高焯諫用中消雅有風
亮以不相涉之草場累月系鞠而危言賈禍宵小益肆

山書

卷六

六

其鋒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綬而民
知耻者罰當其罪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
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矜激
之士借以為名高詭恢之徒因端而飾說可不為深省
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也則內臣之遣死不可不慎
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為君恩內臣既出則
兵刑矯竊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
摘罰不踰時而張彞憲鉅萬贖私悉置不問違臣餅敵

卷五就榜掠而王坤同行掩飾反蒙優詔然則內臣
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婢奴之權而無斧鉞之原
將來編限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
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墜臣身在
南雖無言責而臣職惟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
懇聖明察其狂瞽特昭廣大既補好生之仁復開使道
之路庶執政攸司益詳于明允即蒙譴諸臣彌勸于浩
蕩矣

山書

卷六

七

有司貪虐

二月諭近來民窮盜多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致妄取
民財彌縫工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天非貪
人得志小民愈苦若撫按官甘心欺負終亦當逃法網
通聞近畿州縣未徵錢糧先比火耗又于火耗之外巧
立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概加罪贖取民物不償價
值或因民間小事故大其罪以便嚇取或聽胥役顛倒
是非任意剝詐甚至逞忿貪功酷斃無辜種種害民難

以悉教即着巡按御史速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
具奏不許但憑道府黨庇隱徇朕如別有所聞一體究
論不饒前項弊端省直供同都察院即通行傳訪

內閣內臣黨比

二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內臣王坤疏劾已罷
時傳溫體仁欲覆香輔投指于坤遂之給事中傅朝佑
疏言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為臺諫者以天下公論為
主臣讀王坤一疏為友友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

山書

卷六

八

祖高皇帝垂訓有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
清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
以暨我朝其間治亂相尋往微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
上慮周遠境用王坤監視宣大而未嘗令其操彈劾之
權司中朝之議論也乃一恭再恭近且寢淫幾于閣臣
試思閣臣之工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于
輕朝廷矣易有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早也縱令
閣臣有過朝廷有關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今朝廷耳目

之司不乏人及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
昭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為有輔者焉當
道內臣之始滿明建言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
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
當必轉圜而聽奈何泄泄沓沓坐視其至此極也臣于
是不能不為諸輔者焉當今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
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遵祖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
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夫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

山書

卷六

九

不意王坤為此言也廷臣僉謂此言者非必王坤所為
也其文詞練達鋒銳激是必有陰邪險人附之而起
而借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為閭臣一時惜
而深為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夫臣之言
迂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褫弁之生死惟命乃
臣之心臣臣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愛世道并愛
中官天中官權威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構結者漸多
中外望望無敢為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願
皇上遵祖制提公論以上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
道予以清議論而正國體消隱禍而謀實功其于治平
之計豈細故哉

輔臣內臣兩失

二月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竊惟皇上差委內臣不
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
議也適年以來恭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曹

山書

卷六

十

外則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六曹御史今則糾輔臣矣
此臣所謂越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但責之奏贊廷議
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無非職掌若使內臣糾劾方
面以侵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
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科給事中以侵掌史
憲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卿貳執政校校乎口含
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
不云乎揚園之道倚于畝丘言自卑而高也陵夷之漸

日甚一日始而忌易馬終而廷堂廉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救也豈入告出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耶臣仰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有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執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核密察各有本末亦至明也統內臣

山書

卷六

十一

中間有奉法循職者擅推趨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悉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者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云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思理高倬王忠孝孫肇與等實無不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經爭之以速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于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

安如再嗾嗾憤憤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諄諄留之意哉內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構調已極固廷臣之忠亦非內臣之福也雖然猶可言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詎易爭勢利亦易合也自今以前固忌其爭自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誦不可言也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睿哲如神何隱不燭豈特堯言抑臣所不安于心不敢隱于君父之前且備員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

山書

卷六

十二

不可則止之義即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公也跪入于二月初八日召各部諸臣于文華殿侍班首呼王忠道忠道出班跪而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昨王坤跪有首責他率妄大體已存了如何又牽扯許多說內臣恭的處了恭內臣的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別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即如王忠孝吳爛未立人馬都喫不得他所

管何事這樣的來該處他也說是為內官處了還說他臨訖時不能共一餐一文他若無情弊為何肯收這樣米豆又如為草場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官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處已幾處從寬僅止降罰盜甲廠這者軍器着實不堪所以重處那安民廠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廠內臣劉守乾也是一同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修整城守軍器正是先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開可不該事胡良機巡按宣大

山書

卷六

十三

二年不為不久撫賈大幹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總是借一個題目但凡恭遇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這是怎麼說志道奏曰聖明在上豈容內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望上自有鑒知止為近日內臣恭勅漸廣諸臣受罪者多外廷皆以申救責備輔臣知無不言不敢不採外廷着脩之言入告及輔臣為王坤所恭舉朝廷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中外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聞海村

山書 卷六

愚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糾內臣可也為法受罪諸臣風雨霜雷無非皇上之教生死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脫至臣訖中不能詳慎諸多謬誤罪當萬死志道說謬誤二字語音不朗帝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延儒代奏曰謬誤帝曰有這許多謬誤來你在朕前說謬誤書之史冊就不謬誤了帝又曰爾為憲臣從來有何建白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再四詰之志道

山書

卷六

十四

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實當時急務此外未敢輕及帝曰爾前說只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許多話說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概都是內臣難道朝廷事都是內臣做了你就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麼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因用內臣外邊不便作弊恰有王坤一說就張大起來有許多話說分道內臣一事前面諭你都盡如今故意借個題目扶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

九三

之極少頃又曰文武百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實心做事只是一味朦朧諛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原出一時推宜若是朕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啟等同出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率無能在內部院各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盡心修職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繁興皇上萬不得已遣出內臣查核違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屢諭甚明外

山書

卷六

五

廷皆知人于皇上原無不欽服只是臣等罪狀多端所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臣等不能申救不能執事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廷聞知感頌聖德帝色稍霽曰朕昨在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卿等甚明他這等說正是借好名目挾制朝廷不使處他輔臣延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挾制違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誣捏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

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臣等溺職臣等原實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當帖然再不敢決有煩驚瀆擾聖懷帝曰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做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个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麼帝徐命輔臣承旨歸班沉思久之曰疏中誣捏款項還說不盡本該掣問念輔臣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隨革職回籍

山書

卷六

六

培養人才

二月給事中徐晉疏言竊觀自古帝王聖明所與共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而已未聞有歡棄一時而欲借才異代者慨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我皇上不得已而乃時為糾虔士習未破士氣先靡國事無濟國體已傷識者致歎今日有君無臣凡屬衣冠能無疚心雖然才難自古言之皇上于被罪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後即今日銓臣發單咨訪何莫非仰副皇上求賢

若渴之意而以觀于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誑誑見于庶僚今且幽囚及于九列人徒見其有可念勤劬而一時蒙譴之故倘未能薄海共知將毋令勞臣任士聞而解體乎且夫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謬而遂累其生平惜才貸錯其謂之何昔高皇帝論用人之道曰人之才知或有長短因短棄長則天下之才難矣若惟見其小節未觀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又皇帝嘗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宥小

山書

卷六

七

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為善者怠煌煌祖訓炳如日星用能開億萬世久安長治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鼓舞曹不欲以愛惜為培養則凡人始終安能逆觀旦夕皆難自必誰復為國家奏功者夫至天臣無憚國之恩小臣有投閒之念雖非詎所忍言然而禮忠之訓不可誣也願皇上慎思之至若言者為國家之血脉榮衛賴以疏通嘗聞之使言惟恐不盡即皇上于建議諸臣亦率荷優容乃近至志道以大吏而膺顯

山書 卷六

顯遂覺一時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志衰不願為鳴鳳願為寒蟬此無他以皇上之喜怒為言路之通塞耳臣竊慮之古人一言出而能令天子改容大臣避舍雖其上之重言亦言者之有以見重今則庸庸若此又何怪才蒙譴之禮臣至比彈章如蟬鳴蛙鼓而莫之忌耶此臣願皇上于省繁言之中更有以作敢言之氣而併以是為諸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書勉虞帝知人則哲蓋惟其知賢是以任賢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

山書

卷六

八

勿疑方今聖明當務之為急者得毋在茲乎故臣不敢謂師濟盈朝但皇上不得不于其中擇而任之果使貞邪各見其真自然賞罰互成其是若斯累累而竟無一可信之人無一可聽之言以及退而謀之冥鴻在野誰作轉圜之望撥斥方新且有永棄之虞是必別有以稱工使者然後可固知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恐宵小伺隙頃刻未忘如逆案之李桂芳且以身試矣此又陰陽剝復之機不可不深慮也

九五

維廉恥振氣節

二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維成疏言臣待罪禮曹督學晉省實有磨勵士習之責願微臣兢兢守科條耳紀綱風動全藉廟堂捧誦明綸惓惓首崇德行大哉王言作人之的無逾此者臣思士德行無他須以廉恥氣節為端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己有恥明乎士自待者知恥也又聞事君有犯無隱宋儒亦曰直言敢諫之士必仗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者直節也蓋

山書

卷六

九

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明主知其然故為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廉恥道表忠諫弗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歎皇上禮士最優求言若渴天下之士不能仰體聖懷棄廉恥喪直節也致敢申德音于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賴皇上主持于上一時所殛放者非媚瑯之逆豎即降寇之叛臣故明以廉恥風示天下使洗心濯慮共耀休明不意至今有大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

有覲官齋冊之令臣度皇上內臣之請所重將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萬萬非欲群臣屈膝內臣也乃此令一出靡然從風內臣既以此示重大臣能不以此力爭遂使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恭謁屏息垂頭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覲天子之先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臣猶記逆瑞方張時乾兒義子為之尚出不告朋友入不告妻子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入覲諸臣

山書

卷六

十

賢者亦且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裁率天下而無耻耶此諸臣計事既畢留部者有耳目之寄還職者有民社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臣思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嘗有此風俗乎此臣所為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為職者也古者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其敢諫能言者有琴瑟鐘鼓以和其心有黃金厖馬以旌其寵惟不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哀世事非與朝所宜有也近見科臣李世祺以論輔臣溫體仁吳宗達等皇上既降罰之

矣復罪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天世祺所言當與否天下自有公論即鳴虞律身汶汶降調亦不足惜所可惜者非祖宗選用諫言初意耳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籍其舌擊而絀其羽養鳳與養鷹何異竊謂朝廷之與言官何以異此且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之耳目也大臣有過言官不得言言之則斥為比邪皇上試問言官以從欲大臣者為邪乎糾正大臣者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則以為比今言官與大臣

山書

卷六

三

合交結詭隨沒無可否其為內比禍不更烈乎伏觀皇上虛衷無我好賢納諫此必非皇上意也即偶出皇上意為大臣者亦當以崔彥李絳文彥博為法委曲申救廣皇上諫諍之益不當降此重罰以籍天下之口也此令一出臣恐人人以是為戒令知推考選在即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忝大臣然後投之臺諫是養鳳而不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諫相與相蒙免咎為大臣者終身無敢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

試考之祖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未嘗有此事體乎此又臣所為太息也夫皇上所最重者庶耻而天下諛以拜跪中官為朝廷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天下諛以攻辟者近為天子之戚聞若此者非皇上自為抗四其波不止伏乞皇上發天號布聖懷于天下勅諭總理內臣以後當以清穀錢糧為事不必屈辱外臣以明一己之重更勅銓部諸臣以後考選臺諫仍當取其不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先昭言路不得容嘿充教玷

山書

卷六

三

清班而誤國家如是庶耻立正氣伸不可維天下之士習以廣聖主之聰明或雖中外諸臣聞而怒臣恨臣臣不惜也臣一片拙忠不敢以內外易念實見庶耻氣節二者為士砥德五行第一義故循職掌陳其區區以推廣皇工作人之意伏乞皇上垂聽

請行謚典

三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查得大明會典一教文武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核名實開有應謚未

經題請及題請未蒙賜予者不論遠近許撫按及科道從公舉奏酌復補給乃自天啓元年題請應監兵部尚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外以後未及舉行至崇禎元年本部因該典愆期題請得旨將歷年邇過大臣并先年靖難忠諫及幽人甄璞者亦得列名冊內發單咨訪于時將賜誼者僅鄒元標等十四人除已奉明旨准誼者不發單外其餘雖候單咨訪而各衙門回覆者然大典久稽正緣坐此耳合無勅下臣部將科臣條議諸款并

山書

卷六

三

先後議誼諸臣刊成書冊行文南北九卿詹翰科道等官從公註明何人應誼其品行勲猷建白節概文學若何亦務協公虛詳慎四字限以時日刻期報部本部略訪銓部保舉之例將原單存案俟復題請日并抄呈御覽庶人情無敢濫拘大典不致稽緩渙號一朝華袞千載佐爵賞咸令之所不及者其亦是乎

農臣下獄

上以戶部尚書畢自嚴查核考選錢糧蒙混革職下刑

部勘問三月初六日御史李右諫上疏曰臣見戶部尚書畢自嚴因鄭友鉉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輩教之下無不驚駭既而自嚴因服司副往詣犴狴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觀其回話一疏于友鉉之代輸屢奉明旨查核乃當日浮寄緣故竟未明白劉陳望工費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皇上于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注宸衷今自嚴于六卿之內首膺官銜非小臣比也再擬升

山書

卷六

四

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聞曩時兵警倉皇籌畫儲積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捐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賞議勳均似可以比附者止以事情虛心推究友鉉熱中考選輸銀奉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維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論圍土輕重已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衰疾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蛇如或溢先朝露即異日者終遯皇上解網之恩欲前赦以自新

其路莫從乎臣讀漢臣賈誼之言曰庶遠地則堂高廉
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
加以條紐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謙遠不敵也又聞谷
永之告其主也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
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教况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蓋
為漢相勅之速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西域之
功以言事下獄也卒之兩主轉圜以聽矧皇上堯舜比
隆而吁咈無聞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概置

山書

卷六

字五

勿問第祈皇上稍示寬容務其因國俾束身私寓俟友
鉅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于三尺之法大臣之體
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
霆係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况乃
推孽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年來九列之內或以
狂言被譴或以積請蒙褫今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抱
蔓我皇上董同天地恩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全生
妙用但宥過矜慈嘉與更始實群工所共祈而匪一二

人之私念也又臣于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藉識上年以
帶解新餉誤恭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
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此也疏工不允與甘來復上
疏略曰自嚴之罪上責其蒙狗然其罪豈獨在蒙狗哉
敬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
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八之年罰囚入獄萬一痰死
獄中使入疑皇上薄待老臣罪三也疏入隨令寓所俟
議

案

卷六

字六

廷評類題

四月大理寺疏言查得臣等職掌其在衙門事宜一書
內稱凡評九人犯奉有欽依準本具題曰準題其死罪
京詳外詳俱五起一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大理
寺審九者死罪俟類題命下之日出平九勘合未允者
出駁回勘合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五
決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五決秋決獨京詳分
別二次各候足五起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故

不敢傳會典制也恭詳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先待
因反覆恭詳立決人犯除罪幼悖逆外係強盜者十之
九所謂禦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
盜案與外不同州縣盜發事主先有緝狀有失單及失
主擒獲實對月日賊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手
獲盜未必皆真盜未必皆獲即其有賊有證而失主皆
非正身贓物概無原單失出則有出押之虞失入遂傷
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強盜贓真証確然猶府道司院

山書

卷六

三

原崇批駁稍餘生路復入恤刑矜疑之牘此其開詳到
寺次第奏讞不知義閣年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賊送部
成招過寺候題其間情罪之未協者惟有臣等之一駁
耳即候足五起遲不過以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
復生矣臣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
仁俯思平反之職于此等重辟何敢率意從事雖題稿
已其尚有疑竇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藉候五起之例
庶得以躊躇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書曰要囚

朕念至五六月至于旬日至歲要囚聖人之意豈為凶
人延停久待緩至旬日者哉政懼濫及無辜必再三求
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
奏間接邸報該刑部題為遵旨認限事奉聖旨這各司
所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
一體祇遵查緝審結但獄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
擬稱朕慎恤之意不得藉口勒究任意出入欽此臣等
恭誦諭旨真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識原期于

山書

卷六

三

得情無枉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
後京詳立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
秋決共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贖祥刑從此永為典
制庶畫一之令既飭而隱閭之弊愈清矣

廣推閩員

六月元大學士周延儒回籍命廣推閩員吏科給事中
宋推疏言皇上寤寐良弼應如飢渴救下之命當在旦
晚然得人難矣金甌則下之于天廷推則下之于人特

簡則下之于聖心而諸臣之報効終無以稱聖恩之高
深則何以致管伏而思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舉者一
人耳而天下胥化惟其選才眾也開四門而羅之非執
一途而收之也日者煌煌聖諭謂館員應令先歷知推
蓋欲練機務先習民社容慮務才宏遠職為館員俾歷
知推者樹人也樹人猶樹木然始而弱植既而拱把既
而合抱又既而排雲干霄其收效須數十年之後即速
亦須十年而今日南北內外在籍豈無歷民社者乎夫

山書

卷六

元

政府拔之詞林從來鍾鼎事業竹帛勲名師師有人然
此外不妨博求而間用之祖宗朝歷有行之者永樂以
及嘉靖以前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
王府審理胡儼起于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
中簡拔楊一清以選方總制而召入張守敬以南京主
事而起遷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
衙門數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
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今簡用閣臣詞林不拘多寡而

別衙門一分揆地之一席勿分方隅勿泥資格廣結之
國人獨斷之宸衷期得一人以充曠典斯拔茅連茹之
盛事也此就目前論之向後之館員業從外吏而入則
讀書中秘者皆其深練于社稷民人之事今猶相資交
濟而後且殊塗同歸召伯之巡行即為啟沃方叔之贊
襄即為戡定真千載明良之一時矣

降罰帶陸

六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朝廷設官置吏佐理分猷

山書

卷六

辛

內而部屬曹郎外而監司郡守有一官即有一官之職
業無容曠也目擊于多事之時倚辦群工之用一切員
缺豈可久懸乃戶工兩部每少掌印之郎中省直諸方
難擇相應之道府蓋以上各缺定須擇人而所擇人者
必有一缺而有數人方可施其擇也蓋守內大郎有缺
至四五而人尚不能得一二以致資俸本淺者反躡最
深者居前品望卓絕者不得與尋常者同權揆厥所由
則以降罰多而考核少也試觀各部司屬非掌印則管

差其間不經降罰者有矣降罰者既開復之無日差滿者又考核之多稽主事不得陞員外郎中員外郎中不得陞道府北部無可陞轉必借才于南而南部近亦寥寥義難容其揀擇用人之法至此而益窮矣邇來水旱頻仍盜賊竊發有司糾循良之收小民喪禁生之心所持辭登接撫全賴道府若任缺官廢事或至任用匪人究臣等以溺職之罪因此難辭而亦何補于事勢之窮也臣等以為降罰一節原假薄謹用示激勵臣部議有

山書

卷六

三

三則屢奉明旨內如多官中原因註誤罪輕時久而又著有勞績倘值兵荒地方法急缺道府容臣部于內擇其才品相宜酌請開復量行推用或仍所降俸級于新任內一體降任蓋地方多事各官正可為維新補過之圖易于自見其怠玩不効者二罪並論尤宜從重處分以此定其功過實勸懲之權衡也至于差滿者速行考核無令養俸以道遠于局外其罰俸者原有定期更有于新舊任內總計通算以委曲于法中期于事體無碍而

銓叙有裨總之 有一人之實用多一用即備一員之選擇庶幾任使得人事無掣肘其于皇上責成望治之盛心亦可以藉手于萬一矣

疏安遠人

六年以朝鮮私買違禁之物東廠秘聞即命驗其包箱並收四所請火藥禮部尚書黃汝良工疏曰朝鮮鑿踏海外雖為邊海之荒服實為中國之外藩據會典所載洪武永樂正統嘉靖年間往往優以賜賚許其陳乞為

山書

卷六

三

歷年間關白侵犯朝鮮國家至為逆將調兵以綏靖之正惟示以懷柔資其屏翰耳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四裔歐陽修解曰外裔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班超亦曰治遠裔當蕩佚簡易祖宗之懷柔實取斯義竊謂市易一事正欲防密于將來不徒苛索于既往惟當嚴治導誘之奸究不必顯示戮列于功令向之明旨所謂安戢使臣者真深謀遠慮也今開初驗包箱使臣拊心痛哭曰此後不敢復來也若推索再三其驚心必甚至欽賞確

黃三千斤已奉有明旨令工部給與矣今若反汗追出彼必借為疑端重懷怨望歸語其主枝節橫生以二百七十年効順之屈國一朝剪為冠讐無論挺而走險變改難世即奉旨不來此時將問之手抑不問之手敢封雖之大蒙蒙駕馭之速猷設紛紜誰執其咎杞人愚慮歎歎有在于斯臣等穿受游移朦混之責不敢不剖心噴陳也

申飭科場

山書

卷六

三三

六月諭禮部尚書試錄文既刻士子名宜用真卷示信即並加刪潤不得盡掩本色考官仍加意後場有博通經史曉暢時務者前場稍遜亦許特拔命題須明白正大近理切時庶符實學通才以資任用不得詭僻瑣裂有乖典制違者部科參處

諸謚遺忠

六月南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言頃聞郎報宗祏五年十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請為謚諡久稽勵世宜急

事奉旨諡與久稽這條奏事宜着禮部看議未說欽此據科臣疏稱項有為遜國諸臣請諡者奉旨下部的議仰見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稱冊內既膺遜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不載豈非盛典有缺等因竊惟諡者開幽顯微之公典正勵世磨鈍之大權如靖難死事諸臣方孝孺之死不草詔甘殞十族徐輝祖之老戰不屈被幽自裁景清之緋衣杖及精英迭見黃觀之自投羅網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鐵鉉練黃諸臣之五

山書

卷六

三四

噫悲愀皆玄熱肉甘霖枕指瓜藤轉抄皆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即我成祖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于我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玄階無方便練子寧尚在朕當用之大哉列聖遠謨光昭千古願其昭昭在人耳目間或與臣部無涉者臣不敢贅惟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在南言南在戶言戶卓敬改戶部左侍郎也臣謹詳擇遺乘卓敬字維恭浙江瑞安人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申升宗

人府經歷進戶部左侍郎建文初啟奏曰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南昌以絕禍本夫前而未動者義也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動莫能斷義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故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祖即位責故不奉迎怒欲殺故而憐其才語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害朕惟故陳徙封內地若能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持探囊取物耳使故言用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故遂死故

山書

卷六

三五

臨時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辜故神色凜然經曰猶如生成祖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故可謂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祠專祠見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天理不死其徵焉在臣部則故為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故為純臣儘可以風頑鈍科臣以純忠日故良非溢美伏乞勅下該部看該補入謚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

第四子生

六月上傳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朕第四子生禮妃田氏出後封永王

起用舊輔

七月初一日諭吏部舊輔何如寵忠誠端亮未竟鴻猷且聞前恙久已平復今時事多艱亟須元臣匡濟便差官召來同體仁夾輔協恭佐理政諭如寵以老疾辭免不允行至中途又具疏懇辭刑科給事中黃紹傑上疏曰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

山書

卷六

三五

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游臻盜賊充斥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者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無妨賢路帝斥之

五府屯軍

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仁疏言本府所轄十七衛除無地三衛外其有屯及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三衛

實存十一衛也總地而言則二千六百頃有零總丁查則五千九百名向未正丁遇事則聽調發無事則隨京營并各衙門操練未嘗有優游畝畝者所有餘丁種此屯地每額納豆糧二千七百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民而詭軍戶因循日久茫無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屯僅五十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日放萬本府不得而知也間有餘丁未免在

山書

卷六

三

弱強半如欲抽疎必至難根且此輩分布而逐居止可保鄉曲若使之操戈執鎗恐亦不能人人為聚糧也

止違官催徵

七月內侍張英查戶工二部逋欠錢糧一千一百餘石帝命遣科員分催給事中范淑恭上疏言自督稅日嚴而納賦日苦有司警心于殿最災民畢命于皮毛層層相積轉至逋虧今欲滿一千七百之數嚴飭州縣徐理而善國之不出十年或可漸足若分遣科道奔走天

下勢必望感逃匿吏政難端豈國之福乎允之

霍丘鍋異

巡按御史饒京報穎川道申為憲詳稱霍丘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該縣忽有一鍋飛來上載木甌二口從東北飛至縣治迴還再三遂至于市民陸和家而落事出怪異相應奏聞

織染戶稅大害

七月南道御史左佩弦疏言南中第一苛政如近年織

山書

卷六

三

染局之僉商蕪湖關之戶稅是已蓋織染一局有絲商紅花商金條上往例上江西縣歲僉有一十九名年來未僉之光巧者營謀多方躲避迨其僉時所點額皆中下力不能營求脫免者也是明以五六家三四家一番報僉人百餘名入官府若登鬼錄額價尚屬望梅催迫先同寇賊計無復之勢必稱貸稱貸不足勢必賣產賣產不足賣及子女割肉敲骨罄力若完然料既入矣應得之官銀同石沉海矣守俟經年者不可得欲得則

費且不貲接指到手不過強半是以一經僉議輒以身殉楹者溺水者削髮逃者引頸刎者比比而是與言及此凡欲為之分痛哭矣天山龍火蕪正宜合歡欣頌戴之聲以為祝釐若斂一路之苦而為之臣子不思知也臣查供應機房歷來折價平買仰遵如天之德一視之仁將織染局准照供應機房之例則採辦依時物料精美工不誤國下不病民利于商人又利于局矣至于蕪湖戶稅之害尤有不忍言者蕪湖去南都水路三百里

山書

卷六

完

而遂設有工部竹木一稅各項畫一無容更議至戶稅之設臣不能詳考第聞神宗朝以府判輪管事在宥司尚有撫按稽察之令屬之欽差戶部矣立宰之初止及行商近聞稅及居貨初起時且云以貨估船非船估貨此兩句正是禍胎何也蕪湖一區路通九省百貨斷在萬般換發貨一估則多寡貴賤不得不驗則不得不稽留曠日持久控而過風怒風巨測而商旅有胥溺之患且臣聞此關吏書一百名省察二十四員巡邏六十名

鈔庫一百二十家工單書役三百名夜巡六十名呈工軍需之費祇取三萬而官吏棍徒所得不貲近督臣洞悉前弊紫照九江梁頭之議矣臣愚似無可言然有不得不言者論梁頭矣而又論精細是名雖與九江同而法獨與九江異則估之一字害之大端也乞勅南京九卿科道從長會議要于國計不失三萬之原額而于商賈不受多方之重困更新大語申飭部臣竣事之後該部嚴加考核仍許臣等不時採訪但有移跡據實以聞

山書

卷六

四十一

庶幾有所顧忌不然彼肆行者猶龍同眠雄踞江干商賈衰足豈聖明之世所宜有乎

內外用人

八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臣等伏讀聖諭見皇上于制科之內而寓鄉舉里選之規端蒙養之初而以為經明行修之本而尤加意館員科道俾習政務民情二甲以下俱應涉歷考選仰見皇上慎重吏治民生至意臣等謹再四商確切念皇上所申飭者祖宗從來之典則

所專注者今日實用之人才必循制新規兩相參合而無悖方敢入告查得國家學校自永樂以來每科二三甲進士內考選庶吉士教習讀書歷代沿守自應遵行惟是每科遴選欽定教習倍宜慎重及散留之日酌定精詳以先祖制而又于各官考選之時擇其民務練達學行兼優者量補翰林員教總期實確毋濫則論思之地內外兼資良法美意莫此為備矣舊例二甲進士選各部主事知州三甲進士選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

山書

卷六

望

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各府推官知縣蓋主事分歷六曹各有所司莫非政務亦莫非民事也而知州之缺則守內設州原少每省多者二十餘缺次者十餘缺少者一二缺其間繁簡不同遺腹各異進士有舉三途并選是以每選知州多不過三五人而進士則一二人止耳若今之盡虛外任則各部主事選授無人必至虛曹廢事而知州缺少候選為難反成壅滯在部有缺而無人在州有人而少缺是選法亦有時而窮也查向例二甲

首選九名十名選州以後名數達五達十者選州自四十而後不選州其于外缺誠為不少相應仰體明旨涉歷之意將二甲七十名前三十五名選授主事後三十五名選授知州每選庶依應選員缺分取如一時州缺出少則各官願選推官知縣者應蓋二甲多以不得考選為限今准其考選則外補亦所願赴也至于三甲如博士中書舍人止有進士除授原無別項陞選之途而每年三甲內選京職者止十之二選知推者十之八是

山書

卷六

望

外原教倍也則三甲仍照舊例職選無容再議及至考選之日通將二甲主事知州三甲評博中行推官知縣國子監博士并外特薦教官一體考選分別等第補翰林員缺次補科道以及部寺又次者補同知通判則憲章典制煥茂新規內外均當用之途清華皆涉歷之選矣先行

課餼納錢

八月戶部疏言竊見皇上軫念民窮嚴禁火耗不啻三

申五令矣乃職等謂火耗之害在窮民為尤甚蓋單丁小戶額餘不過分餘錢數而數目愈少輸納愈難換銀有虧折之費看銀有成色之費及至櫃多稱允分釐毫忽之間添入等盤竟同烏有每每加倍收之而價零合總羨餘視富民反多此皆赤子剝肉醫創之隱痛而不自有司允蠲潤索密秘藏也故萃火耗光恤窮民請自今額銀不及一兩者盡令收錢照依時價上納惟一兩以上方許收銀銀則分兩清易錢則數目有定雖有墨

山書

卷六

四三

吏亦不能以一科十以十科百也其所收之錢即充官吏師生以完俸原工食等項支銷如此則火耗之弊稍除而窮民亦為之少蘓矣再照納錢一說言者光曾條陳臣部亦經題覆至今阻格不行則有司羨餘之弊不能割也今行天下州縣刊刻石碑豎衙門一體曉諭遵行該撫按實加體訪有放違者將糾重處展有司奉行惟謹窮民得沾實惠允之

蘓松稅賦

九月給事中李世祺疏言竊觀天下財賦大半取給東南東南輸賦重者無如蘓松等數郡有京邊有漕白有織造有存留其他項雜解種種不一自上方供應至九邊軍需水輸陸挽誰不資之數郡之民民孰非朝廷急公終事之民也然而輸將既充膏血已殆往時比屋豐盈今則閭閻若掃矣往時素封累累今則富戶先逃矣往時膏腴之產人爭角市今則齋券求售而入莫之顧矣以為盡屬天時豈前此歲皆豐稔以為盡屬人事豈

山書

卷六

四三

前此吏皆循良則天時交困之際此極也夫一歲全收僅足供一歲之賦若無其儲者必至負其新者故責前歲之帶徵必成今歲之舊欠今歲之見欠又作來歲之帶徵此三吳逋賦年復一年迄無定期官于三吳之泰州人復一人終無了日也加以年來水旱災傷無歲不有田無半入課必前徵且數年積逋必徵者之一歲此小民無以疾首蹙頞庶幾一達穩熟以緩頰死耳乃今六月二十五日颶風三變從來所未聞者姑蘓城內

水深四五尺蓋以吳松江口久塞不開水利之官徒設
無人過而問者計此時民已無家寧止無歲新者且若
其無出舊者更何從徵此在撫按當時勘災傷之告皇
上必有非嘗德意以拯吳民臣獨以為定仇雠而集哀
鴻莫若先緩帶徵之令省洪武時戶部奏蘇州連浦三
十餘萬請罪其官高皇帝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
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罪之官必責之
民民無生矣令免之臣仰見皇上之心即高皇帝之心

山書

卷六

望五

但當此三空四盡之日何敢易言蠲免得如江右通欠
金花事例每年帶徵十分之二如遇凶荒再為蠲至次
年是有帶徵之實而無預徵之實朝廷未嘗蠲以金花
小民已不啻出之湯火不然天已厄之入復迫之彼有
司借口曰功令如是耳違恤其他臣恐徒而走險將有
秦者燧原之憂今轉死溝壑又誰為望上深耕易耨以
辦此億萬年惟正之供臣言及此為天下大勢計不獨
為一隅計也

山書第七卷

申飭鹽政

崇禎七年正月諭戶部准鹽正課多通皆由積蠹不清
商困已極如縱私鹽賄掣引貪割沒造訪拿及入完稅
封等弊吏胥歷年叢奸從前何無釐別又如疏理官已
裁吏役仍舊弄護鹽營守倫衙門諸費已經奉旨一任
因循婪冒殊屬不法通着見任巡鹽御史嚴加懲汰清
查未盡情弊力裁革以抗鹽政

山書

卷七

恭友實效

正月刑科給事中姜應甲疏言臣伏而思之國家之天
下不為不廣望上之治天下不為不勤勤以治之而且
七年不為不久然而天下猶者也尚可循遠守撤不反
而思其故乎即諸臣之條陳何日不上皇上之批荅何
日不下然上與下交相儼議祇是紙上之文章耳夫亦
有紙上之文章而可與治天下者乎望上實為天下計
當察諸條奏之中果有關治亂者便進是臣面悉之旅

進諸大臣共商之此一事也為利義分為害義亦不憚
教日講究一事天教日一事教月十事則一年可得教
十事也學畫既定信而行之不撓不阻不求目前之速
效不受文法之牽拘利害之教明則無所用其瞻顧講
究之理徹亦無所遁其功罪行之既久其猷必遠其效
自彰天下之大政不過教端一年尚集教十事矣况七
年乎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良非
虛語雖然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手與器習則動而多獲

山書

卷七

二

人與地宜則往而攸利職伏見皇上蒞政以來輔臣銓
臣樞臣以至封疆之重臣多者五六輩少者二三輩矣
用之時見為天下之至賢舍之時見為天下之至不肖
夫進賢退不肖轉盼如轉環誠足以見皇上之虛懷樂
善然而換一人必誤一事換兩人即誤兩事人誠不足
惜而事其堪再誤乎此無他不慎于早也國家用人之
法大則迂推小則保舉兩者總歸之朝廷之獨鑒夫人
主高居九重何所憑以鑒諸臣之才品是當取其法而

深思之古者早朝晏罷專以蒞政今則不然為鴛鴦
周還升降觀禮而已仰屋宵旰之精神無裨修明之萬
一切要之法謂宜對群臣實謀國事于樞臣則問之以
封疆輔臣參酌于旁諫臣執筆于左右不嫌各展所長
一日所對不更數十人不止開審和婉脫略形迹務求
詳盡彼既獻其謀猷必復瀝其底蘊簡要而明切者知
其為能臣端亮而恬靜者知其為良臣謇諤而不說隨
者知其為正臣儉樸而不浮誇者知其為清臣群臣之

山書

卷七

三

見皇上也嚴前祗畏不暇匿而肺肝而皇上之聰明千
萬倍于群臣之聰明既見之熟必知之深既知之深必
用之力人以此舉政以是行猶探物于囊而駕輕于疾
也或謂堂階之體略則近襲時務之神煩而必勞是又
不然刑獄錢穀諸務一一皆經睿覽何況于群臣之對
揚何者天下諸司入覲皇上曾台對于朝堂群臣欽承
已經傳之環海以為美談此今日恭友之一證也書曰
作之君作之師言君又言師者以撫御兼教養之謂也

人之材技日懈弛則日彫落日磨泮則日英敏既察其材仍善其用以守見者勿窮之以才以質見者當略之以觀如是則竹頭木屑與杞梓俱登近則一二年遠或三四年成平之治可立而待矣

星曜行度

正月大學士徐光啟等以薦舉知歷山東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于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于星月前

山書

卷七

四

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監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于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美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于閏八月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高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照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

簿數與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赤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于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行則有多寡不獨秋分為然諸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其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山書

卷七

五

朝廷典例

三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上疏言臣日有許典告成一疏首及覲官恭謁內臣事惟自循職掌以廣皇上培養士節之意荷蒙聖度優容不即罪斥微臣感激繼以注思恪遵明旨勉供本職何敢復有瑣陳頃聞總理太監張彝憲有疏陳辭臣取邸報讀之見其紙滿橫鋒字字語為彝憲自矜為如簧之巧臣直等諸底蛙之鳴不肖角亦不欲角也惟是事關典制詎難忍嘿則不得不

平心為葵憲質焉葵憲所展轉求勝惟尊朝廷一語臣以為尊朝廷莫大于尊朝廷之典例知府分屬有司見藩某行屬禮為典例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衙門投冊為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屬典例所共守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屬葵憲所自創即長揖祇增其辱臣伏觀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臣自巾服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異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禮內臣不得

山書

卷七

六

絕外臣猶外臣之不得絕內臣若必欲以內臣絕外臣會典所不必載以故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受外臣恭跪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彼皆熾赫一時穢流千古葵憲躬事聖明正宜恪恭執度臣前跪爰外臣以節政愛葵憲以禮葵憲何以規為瑛坐臣以蹴踟重罰夫路馬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殺臣穿于臣恐威權漸灼斧柯難尋自此有大于外臣恭跪者誰復敢櫻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

矣猶可駭者惟天稱命惟君稱命葵憲何人藩某何官輒敢入告曰止命之揖位在紹璫儼然命令自處尊朝廷者固如是乎臣立身頗有本末以御史降調京俸將及三年始陞僉事不為躡陟至儒者道德必宗孔孟千載而下誰敢比擬若文章弗如韓蘇葵憲以為弗如臣誠亦如但小臣無辭免之例義惟有求斥耳伏乞皇上俯從葵憲言將臣顯賜罷黜以洩葵憲之恨以終全臣廉耻自愛以愛人之心臣感恩世世何憾焉臣于葵憲

山書

卷七

七

素不識有何成心前跪實從士習人心起見而葵憲口不擇言朋黨二字宜宜挑激于聖明之世且葵憲有核錢報亦既有日金錢節者若幾何不加賦而用足者幾何總理伎倆概見而徒存守令自明尊大亦何益于朝廷之有無乎古今治亂間不容髮伏乞皇上博觀史冊自為社稷大計葵憲即再有展辯臣恃聖明在工不復置喙矣

武階劄付

七月諭國家宗重武階非功不授近劄付加銜一事借
朝廷名器導宵小鑽營妨賢濫僞糜原冠軍大非法體
雖常察禁未見祇遵着兵部通行各督鎮嚴加飭核如
克堪拔勇者有軍功的確可據量與給劄職銜至僉書
守備而止又必將給授緣由開具明白即時奏報以憑
稽考其餘散開雜職弁稍矜胥等項營弊徇私冒濫壯
蒙者俱一概汰革仍着追所給劄付塗毀如有隱匿格
搗詎擾市里者訪拿究問其按道等官不許擅劄各著

山書 卷七 八

永遠遵行

請改光宗實錄

八月少詹又震並疏言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
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
對見其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光帝之冊立與天
稜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
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
蒞際昌寺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羅煥等所總裁者也

山書 卷七

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
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成之所藏者也是
時皇上初登大寶慶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
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
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光帝二十年青宮
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章斯
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教妃
慎嬪以寄永思皇哀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

山書 卷七 九

動乃先帝祀載而未清明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
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成不
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
不易于反手視為緩局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
臣謹摘甚者工讀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詰恩眷儼
然負震怒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
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
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

刑籍者有違成者有廷殺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已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口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溢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棍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

山書

卷七

十

稽其孰的是點稍而刑部提筆主事王之案控誅危東宮之說詞連二檔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奇附和其說愈加激語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棍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孰的是點稍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嘿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語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手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

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張差狂闖御道闖入東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補是其奏職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釁徒黨因為利他事端廷元未幾果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刑辱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即即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檔故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省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

山書

卷七

六

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說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趙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夫抵闕宮一事棍擊殿簷近侍供語亦天下奇變也必

視為平常而不當根究以為僅一欺吏之任此何心哉
要與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工疾大漸召李可灼并
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 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違為
許世子不當藥之諭群小附和豁然涕汗蟻君父喪
成晦暝之世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
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
按此即要與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
泌泌蓋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

山書

卷七

十一

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究今可灼進
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傷
天子乎即此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怪而乃與願命大臣
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
下後世且官閣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
詰即曰群小曰汗蟻曰晦暝此皆要與邪說也宜改正
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者伏乞聖裁即勅史官逐
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

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于皇上之遠
孝亦有死矣方今寇氛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
時而邪說之害甚于兵戈自古記之矣况目觀正孝之
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薦舉家臣

八月二十一日帝御平臺召內閣九卿科道及翰林院
等官各舉堪任吏部尚書者閣臣溫體仁蔡臣等先舉
恐諸臣觀望俟諸臣舉後方舉所知吏科盧兆龍等亦

山書

卷七

十三

奏科道例不薦舉只舉有不當的方行糾劾西班牙國
公徐允禎等奏臣等例不與推文官上令各舉所知也
好遂令內閣授紙筆令書名于是西班牙舉原任吏部
尚書王永光南吏部尚書謝陞兵部尚書張鳳翼戎政
尚書陸元學刑部尚書胡應台而吏部左侍郎張捷舉
南都御史唐世濟原任尚書呂純如右侍郎賀逢聖舉
其鄉胡應台戶部尚書侯恂舉南戶部尚書鄭三俊禮
部尚書李康先舉侯恂右侍郎陳子壯舉其師內閣大

學士王應熊如高拱故事求西之兵部尚書張鳳翼舉
侯恂刑部尚書胡應台舉其鄉原任尚書陳所學工部
尚書周士樸舉其師左都御史張廷登戶兵刑工各侍
郎俱舉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舉胡應
台右僉都御史帥宗亦舉應台及其鄉原任侍郎李邦
華大理寺卿朱大啟舉謝陞唐世濟左右少卿李日宣
鍾炘共舉侯恂胡應台鄭三俊及其鄉南工部尚書劉
定國左寺丞李懋芳舉其鄉原任尚書商周祚原任府

山書

卷七

四

尹劉宗周通政司通政楊建烈舉侯恂左通政吳姓舉
鄭三俊翰林院學院詹事吳士元舉胡應台既畢于是
大學士溫體仁錢士升同舉謝陞大學士王應熊舉唐
世濟大學士何吾騶舉侯恂帝曰在北各官現有職掌
不必推因詢謝陞唐世濟何如入輔臣各奏對次及呂
純如帝曰純如係逆案中入且問科道如何說于是吏
科盧兆龍首糾而工科孫晉兵科蔣德瑗繼之御史金
先辰薛一元繼之獨掌河南御史羅元賓嘿無一語而

張投刀為純如至云用純如不効願同罪帝曰既是逆
案中人不用也罷後以此詢陳所學商周祚諸人已復
令九卿各舉侍郎一人而退

實錄帝系

十月右諭德兼侍講許士兼疏言臣備員吏局執事神
廟燕廟兩朝纂修之役得于皇考實錄大端日涉手鈔
反覆參訂尤加詳覈竊見夫本朝實錄一書即古帝王
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莫若

山書

卷七

十五

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紀之則父子母后之倫
書之必其備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殿之序書之又必
其明惟明且備乃為實錄此定體也以臣觀于皇考改
世系錄略萬不可解臣謹按原錄萬歷三十三年乙
巳十一月十四日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出
此蓋廟為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
廿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基名孝和皇后出逆封簡懷
王後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三子生命基

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皇
考第四子生命其名母選侍李氏出諸王子遊生之自
此所當書也迨至我皇上鳳乳龍興之瑞孝純皇后門
天懷日之祥亦實在萬歷庚戌間則聖母氏族所自出
封號所自隆錄中國自當具載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
日命名之典潛邸之號錄中尤自當表明蓋必如是而
後倫備而序明可以見皇考當時前有所為之作後有所
之述後宮多倪天之媛五葉肇承乾之允暨乎聖母麟

山書

卷七

六

趾之並麻王母葛藟之綏福胎代感烈誠可以光示于
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如是始見我皇上帝降之最初
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昭代二百餘年所僅
見也乃臣所聞改錄則考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
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更考
以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
徧及諸王之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美鳴鳩並飼
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正三十三年乙巳皇

考第一子而已夫豈考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
上實有四子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
又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筆焉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
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若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削焉者
也削焉而不著則將使天下後世讀皇考實錄者謂聖
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萼
相輝者又果幾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
倫皆缺而不具晦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

山書

卷七

七

為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雖不
書而萬歷三十八年皇第五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
曰自仁壽親上而至于祖自義率祖下而至于稱祖廟
尊而述何若稱廟親而近以明明天子不夫書于稱廟
皇子之列而附書于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為訓也又
或為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即
不書而天啟五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
則曰父子相傳之謂世兄弟相傳之謂及總由一本之

繼體頂辭兩宮之各乳况冠婚册號乃成立以後之典禮從降綏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早已不著典禮何自而加以明明天子不早揭其岐嶷天錫之始而雜見于藩邸婚封之列又何可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是直玩帶糸而輕削之其有心是又奈帶糸而致削之也今原錄雖不減史成然開當日之史臣帶挈而藏之閣中矣皇上誠全典籍搜取詳加睿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

山書

卷七

十八

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何以不補也况原錄之或在皇上潛邸之日而統系之詳慎如此及改錄之或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更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考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邇者宮祿飾之春則當以萬歷三十年二月書大婚以正其始迨副祿掩綵之冬則當以萬歷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

末者將何徵也孝和皇后熹廟之所鍾慶也在承華愍天之辰業已于萬歷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至崇慶齋慶之夕亦當以萬歷四十七年三月書辭御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熹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月日已載諸祀典而其年亦不著于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者也臣所謂總紀之徵其明者也總之今日之錄本紀編年之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所重輕筆削不表

山書

卷七

十九

所緩急而臣于皇考實錄尤獨注詳者則以列聖實錄祇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而遂可備一王之書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四朝之大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不能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聖裁者也

又詳考補牘

臣前有希望世宗一疏仰祈聖睿披取原錄詳加恭訂以定信史奉旨實錄體裁自有累朝成例不必復滋煩

議臣恭禛明諭敢不敬懼奉持無容再瀆然臣中夜思
維平旦惛然竊有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考之累朝實
錄美臣未暇全舉即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憲宗
純皇帝十有四子其取威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
書封母后著焉仁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
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著焉次及
妃嬪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皇
世系未嘗纖毫具錄中此成例也從未有以不書世

山書

卷七

辛

系為成例者也但我皇考在位正是一月其世系書法
既不能如列聖條析于編年之中自當掣要提綱統列
于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掛漏殊甚即我皇考聖母考
純皇后並未紀載其餘可知且臣邈此錄告成之日在
皇正元年二月是皇考登大寶既半年矣我朝列聖一
帝正生一帝而我皇考而生二帝則為臣子者以皇考
總紀之首篇紀皇考龍興之盛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
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刪削焉則臣前疏所論列

山書 卷七

者政謂夫改錄與累朝成例有所不合也如果合成例
臣又有何言若原錄總紀則世系明備仰祈我皇上試
查取詳覽其是非得失必有瞭然者此臣前疏所謂原
錄宜復也乃臣積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及悉
言者以聖明在工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勝狗彘戾其
一日高皇后之祭典宜書也蓋禮莫大于祭祭莫重于
始祖而國家以八月初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
二日奉祭此萬世不祧之廟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

山書

卷七

壬

宗肅皇帝以是日聖誕議先期受賀議同日舉行實錄
所載尤詳今皇考元年八月初三日奉先殿行禮書弗
書也若曰不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孝敬必無此夫節
若曰舉之而不書是以臣子之玩忽陷皇考于廢禮也
且是月初八日孝康皇后之祭則書初二日先師孔子
之祭則書而何以獨漏于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顯皇
后之為嫡母宜書也夫分尊于正嫡而恩莫大于保聖
當考靖皇后封號未加我皇考青宮未定而貴妃顯號

一一九

先隆之日國本幾危于震統天心幸託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曾未能轉日而河洲之存燕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慈聖之極則乃至乎今外臣尚論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頌復之德即貴妃尚見封后之諭而嫡母不著其恩勅之勞此真天理所不可磨而在人心所不容泯者也臣所未敢深言者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天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與婚禮並若累朝可考也况古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皇考以二

山書

卷七

三

十而冠即以二十而婚禮列帝嘉禮後期已甚此其危疑震撼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公主夫公主同氣之至親內戚之至貴與皇子並書亦累朝可考也蓋古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有八女封三主則寧德遠平安樂其葬守于歸皆骨肉毛裏所係最親今何以不書也此臣所未悉言者此也凡此皆大經大法典章首務聖明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諱而皇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史局著之本錄者也至于

書法有宜繁宜簡則以歷聖在位多歷年所其于編年既詳則于總紀可約而皇考在位正是一月夫既不暇編年自當詳于總紀此史官之事臣業已具揭閣臣無容贅瀆聖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汗馬之勞內無民社專城之績惟是討論故實次第編摩以供史職庶無深官致敢不辭數瀆仰祈聖聽

論中官閹部

十一月兵部主事賀王盛疏言竊惟中官監視之撤不

山書

卷七

三

容踴躍閹部輕重之權關乎治忽頃臣昧死陳言幸逃譴責而臣區之愚猶有未盡者蓋臣之請罷監視也願皇上以世宗皇帝為法考嘉靖之世邊疆多故島夷蕩勦勦其時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省鎮守中官相沿于正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守教及本兵胡世寧言悉以裁撤望上英明神武同揆肅皇迨獻歲發春之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欺玩非端不清查飭非端不可則聖如太祖不必有典兵

預政之防斷如宣宗不必有侍寵作威之禁而孝宗
帝與內閣劉謝諸臣密議于暖閣平臺欲奪內侍權盡
復祖宗舊者何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肅宗在御
邊防局常不有墮壞邊吏昌嘗不有欺玩既時棘而才
難似當以權宜別弊為務而肅皇于此斷斷無疑謂非
所以詔來茲而履霜之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有庶
如阮安忠如雲哥賢如單吉懷恩陳準之流除給事掖
庭皆非其職而況此中善類百無二三皇上至嚴明也

書

卷七

五

權馭而威寵之至不測也而閻思印光聲所至猶能逼
殺縣官其橫如是脫以此曹貽之他日聖子神孫當復
何如若天醜正賊傾危構陷文武臣僚俛首吞氣而
莫敢誰何久矣一旦根株盤結黨類繁滋漢唐殷鑒不
寒心哉所謂中官監視之撤不容躡踏者此也高皇帝
洪武十一年敕六部尚書得自奏事取旨不得關白中
書十三年罷中書省不設丞相陸六部尚書之秩以省
務歸之祖宗立政之意至深且遠故累朝繼統皆閹部

相參委任無間如三楊蹇夏及劉健謝遷馬之升王恕
之屬並寄心腹咸在左右故洪熙宣德弘治之政休明
熙洽先于二祖自嘉靖以來人主罕與群臣廷決事之
可否悉取裁于票擬內閣始以代言之任凌尚書出其
上于是大臣喘喘頤首若六曹吏而今無變也進退人
材非閣不決軍功爵賞非閣不先尚書接跡請事于朝
房而閹臣者務為深嚴矜重以示招麾惟我之態皇上
試察今日之事有一不稟于內閣者乎古人所謂集思

書

卷七

五

廣益吐握勤勞恐不如是夫既散中書之政于六部而
復歸六部之政于中書則是顯避其名而陰操其實使
天下後世謂我朝有不食堂封之宰相不開府第之三
公彼姓名不出于金匱枚卜不恭于廷舉而得之者愈
糾而愈橫忽恙而忽痊安能引止足之分崇廉恥之防
化恩仇之見而捐威福之柄夫庶事不可以一人理也
雖文武之聖兵刑禮教猶分職于六卿皇上試取周官
五政諸書及累朝實錄觀之明良交泰自可概見然而

此大事也言出禍隨勢無全理獨念臣之一身為皇上所成就而教稱無路惟引朝廷之大體明祖宗之舊章竭其愚衷控達宸聽即糜碎于橫奸之手其甘如飴皇上第採臣言深思遠覽以杜據權壞紀之漸時時廷見九紳商略機務則靈長之業實武憑之所謂閣部輕重之權關乎治忽者此也臣以死奮筆惟聖明垂察

考選議禁

十二月右庶子倪元璐疏言頃銓臣張捷奏辭臣疏橫

書

卷七

五

口誣訐伏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干求其干與考選投送議禁事情着自行回奏張捷着遵旨速出銓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實以對今年夏秋之交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未決一日偶于客座遇吏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者問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兼收閣部不便同事臣時從眾偶聽臆見國觀躍然以為可行座眾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數日忽藉家臣李長庚

露封胎臣一疏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撫謙問旨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夜草一議亦露封明日遣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藁錄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感心起越茂美百爾欣欣今聞會議未定實有難焉所以難者何也蓋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欲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給扉之議且法既尊治行則吏部所

書

卷七

五

據宜之殿最而工者遠是定評即考試不必設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顛倒典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扯欲求文治參半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遺廢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夫離翰墨名實已乖凡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守員其于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銓次其題得旨則以科道所定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行

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
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
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檢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
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察衆可以糊
名暗按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
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弁器識于文藝之光展義工
副聖心下登群庶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于教
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恐妄如存經濟

山書 卷七 完

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勵其啟沃
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泮其絲綸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
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教時之料盡于此矣右臣
自七月中陳家臣之揭如此此徒所見臣不敢一字更
易望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考選之法也未嘗品
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
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
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陛下創行盛典

家臣虛懷咨訪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
問不答然究竟家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
芻蕘非有把持剝削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
有館員取舍教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
為曖私又豈可以道旁虛設為干與其事乎

疏陳歷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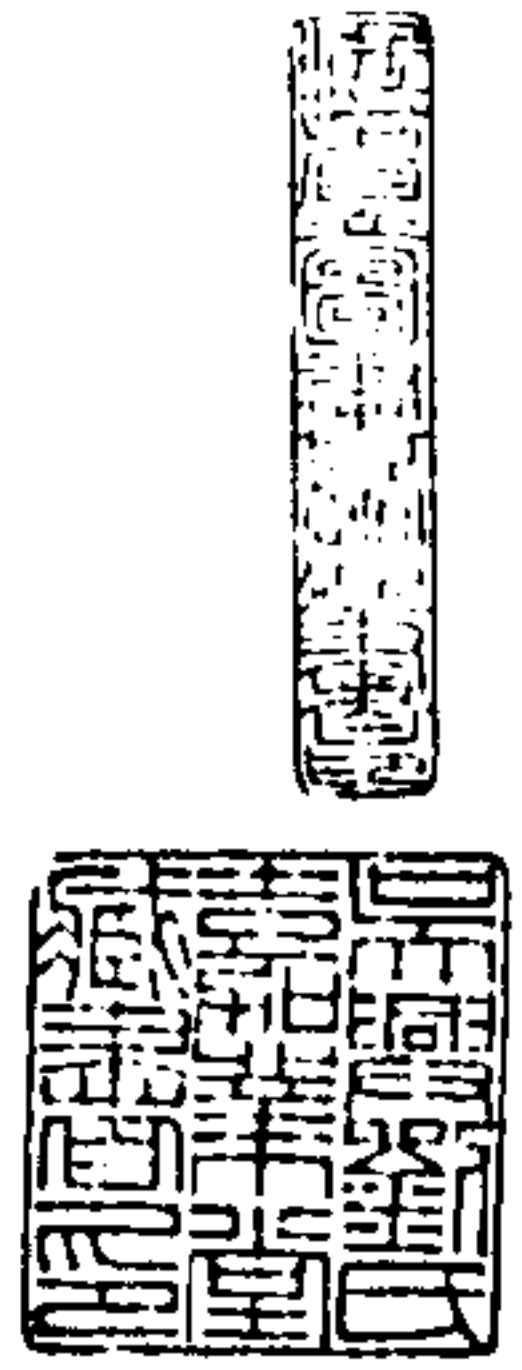
十二月蒲城人魏文奎上疏言歷法訛謂今年甲戌
二月十六日癸卯晚刻月食歷官所推乃二月十五日

案 卷七 完

壬申夜也八月乙卯應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
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者令來京測驗

山書第八卷

元旦雷電



崇禎八年己亥正月壬子朔是日大雷電越十五日流賊陷鳳陽鳳陽守陵內侍楊洋貪惡異常商民痛恨入骨遂舉火燒其署亂民無主集隊執香迎賊于潁州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陵寢樓殿為灰燼燔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內侍六十餘人縱高禱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卷戰死賊渠掃地王太

山書

卷八

一

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杖之于堂下隨死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害殺死士民無數焚公私房舍二萬餘間恣掠三日聞盧九德楊御蕃及江南兵至始遁往廬州事聞帝震驚下詔引罪

水西事宜

正月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疏言水西善後一為安位之五後宜安侵地宜還一為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

不可失一為郡縣衛所之設斷不可緩所云安位之五後宜安侵地宜還者何也安位還兵肆逆非臣一人言之督臣朱燮元于安位生前還兵之逆不敢出一語以相敵督臣有何故而受制于安位一至此也可疑也至北疏云龍場地界昔年奉旨給還水西將誰欺欺天子人人言督臣以此地于安位今果然矣臣愚以為五安位後被五者感戴國恩不難清地若五隴氏則干戈不休而安位之妻恃督臣之庇誰肯吐還天國家不取其

山書

卷八

二

地足矣寧不請還原界耶此法之所不可容也所云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者何也四川永寧至貴州畢節衛僅中間一條路耳其地狹屬貴州兩旁皆簡土其地廣屬四川曩年奢酋作亂此路阻塞不通及滅奢酋而軍民歡呼以為幅輒輻輳望上寵靈百世之利矣詎料督臣掣而盡與諸夷也此地接連龍場乃黔蜀咽喉萬分喫緊與播之偏一隅者猶自不同今落諸夷之手蜀福方大不得不力爭者也所云郡縣衛所之設

斷不可緩者何也滅地與土司不同也土司原在化外其非我有也不過以聲教羈縻之而已今滅蘭則土皆我有其降夷即是良民當即置有司治之置衛所鎮之未有給札與目使之自守者也督臣假土司之例以為支飾非也獨嗟當日諸武臣有城蘭之賞而竟無人土之蘭地其心抑何忍也如謂荒山險峒則播州之番山關萬峰揀天中通一線海國宿稱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非信督臣季化龍所置之郡縣耶總之督臣連清

山書

卷八

三

蘭土則所云華金通夷者皆虛也若土地里不消還一味支飾脫卸則通商賈之地之孰何以自解乎如欲一手障天錯營隱冒恐蜀之撫按不敢承當點之後未督撫亦不敢承當印兵部亦不敢承當也督臣未之深思也

望陵震動

二月少詹文震孟疏言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至侵犯望陵焚燒裡殿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

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教天縱神明勵精求治如皇工而紛紛惟授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盭矣盭之敗壞易世而後見教文皆以幹盭為詞明前入養其疾必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于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成已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以致聖懷疑慮群邪伺隙至于今謬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

山書

卷八

四

暖砥柱莫挽于狂瀾罔兩或跳舞于離明孤氣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陞之地欺稍愈深朔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靡騁之懷士子嗟東濕之困商旅咨嘆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嘗改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仰屋難籌燕金無術復

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恭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瑯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遠此守悲楚何能工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我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忍言所掠婦女荆布

山書

卷八

五

若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尼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盡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迹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愛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颯忽已久光事

孫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略既夫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後誤各撫分鎮之謀殺稜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悲痛國事至此諸臣之內豈足食乎而陪京決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筭萬全果何遜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獨邁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鉞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一朝可以塞責恩安一疏可以軍事者在望

山書

卷八

六

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收民豈弟循良不措眉于督責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而漁盡斥惡得惡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足良圖理財用人無非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倥傯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盡之憂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後養癰

不決此琴不張喻無聞但云已有明旨方北既極而尚云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

政本名實

二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惟今日邊氛未熄寇敵旋張消消江河剛致大感所恃聖明哀痛率土同誓卧薪枕戈詎無再計然以臣私憂適感固非一端積滯未滌為忠方大獨謂政本一席治亂所由實以表率之司而為死諫之首尤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臣辱爰並

山書

卷八

七

剝膚豈復微臣畏咎休戚暗嘿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孤慈之流遇事行忠時多齟齬願皆糾絕敢諛摘及細微斯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聞名節無係安危臣所總總竊不在此將以今日政本大臣往往居賢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賈重自其固然一至朝廷有事如漢制所為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者軌云昭代本無相名吾曹止供票擬上則諉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蒙百欺安得復有定議訂諛為中外文武

倡其忠懇者乎天中外之責誰復有大于票擬者即以皇上神明天縱每出已裁以輔臣所擬視之諸曹條奏其為俞弗不雷倍從果若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疎速遞補訪咨或自論靡仍還卑秩可云事權不在專任為難矣則體絕百僚任兼庶事有漢唐宰相之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特隆位號地親視峻言聽志行是從古柄用之尊且重莫如今之輔臣矣若以經自工裁便可歸過君父則凡百司庶府遠近巨細所

山書

卷八

八

見施行固無有不取進止得自矯擅者使其得失盡諉朝廷祀官以來未聞私義臣以為票擬一事輔臣生平人品心術邪正公私于此畢露皇上第靜以照之嚴以程之某事為某輔所決某事為某輔所撓某人為某輔所獎某人為某輔所抑他日某票而當則某宜任功某票不當則某宜任罪揭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爍游移之故智陰陽其詞不許以刻伎險仄之深機高下其手則議任自消誅斷自定恩讐自不得徇功過自無

所逃庶已焚之土宇猶可復安已煥之人心猶可復萃所以息祖宗之恫怒所望聖主之焦勞殆無踰此者昔唐太宗命詠官隨閣相入閣議事有失軌跡所以貞觀之治聲施不泯豈其事今日猶可更忘入言臣臣誠無避

禁地贖武

三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恐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錫感激涕私誼難終嘿憶臣先年為臣父營葬地頗讀葬書有云木羊于春象牙于室又云銅山

山書

卷八

九

水類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之氣互相感也臣心竊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頂海環滲漏 重興各鍾間者懼然皆以震動元宮為慮曾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被燬之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葬母于防遇雨復修注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首在安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災異怪變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頻在陵寢以望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忠迪台祥豈宜有此者在

漢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社陵東闕災劉向以為應在內臣不能深探精微未敢牽文比附獨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內操一事猶記天啟四年臣應有入京于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為不雨而雷已乃知內操砲響草茅忠愛咸私謂至尊在上方將致錡怡神難續養耳而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後以公居微職

山書

卷八

十

竊敢訟言然當時抗節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援引利害有脊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竊竊神器意實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傳曰兵猶火也不戒將自焚內庭弄兵之後果未幾而壬恭廠災矣未幾而朔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日之事急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姑藉此以示當改弦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及入國則後及處之也是以律

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靴石亦防微之道也臣謹繕閱會典于內操事例從無開載第聞萬曆十二年為聖母謁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惟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蒙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內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即已而言官不知妄引失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為萬世神子聖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

山書

卷八

十一

復之沿習至今將成永制臣願皇上亦忠賢謬以神祖為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費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即將內操餽賞選募軍士以實四衛亦其次也為不獲已果謂內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母使戈矛挺于蕭牆火炮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焉以安祖宗

之靈遊元宮之既消沴氣而享萬年福必由此矣

蠲免稅糧

五月諭通未歲歉盜滋生民塗炭時于國用匱竭之際詔免五年以前錢糧又查兵荒最甚之處將六七八年分分議蠲徵但得實惠及民庶幾朕心稍慰誠恐貪猾官胥偏思乘機蒙混或將詔書改恣沈延或暫掛旋收致窮鄉下邑無由知曉甚將已征者通同吞肥未完者照舊苛徵及措紳豪右預行包攬徒飽婪囊種種欺弊

山書

卷八

十二

皆是病國戕民剔奸全在撫按今令再嚴飭責成着于所屬各省直地方不拘山水荒僻俱大書刊示張掛執牌傳諭仍一面設法稽查嚴行體察如有前項諸弊有司紳指叅重處銜靈蒙棍盡法拿懲務使民沾實惠以稱朝廷軫恤之意若玩違隱徇事發定以滿職論治決不輕貸

福建海寇

六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家海濱頗悉近事自表進李

忠初發難而後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遠東竟沒無聞焉芝龍建功海工浙騎副將矣諸賊不以其以功而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得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因耳請者為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身以勦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之賊未有如今

山書

卷八

三

日之多也和亦謂渠魁斯得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又有李芝奇芝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復哨聚如焚焚火乍赤乍白即使今日劉就斃遂以為可粗乎臣未敢以一年無事矣若夫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之則易及其為大賊而殲之甚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乘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

內守把獲賊不以數千計副將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予以肅清海甸庶有模手雖然墟賊窟安焉賊窟為何臺灣是也亦臺灣者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遵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棄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

山書

卷八

十四

終無時已也墟之術非可干及從事惟嚴關出接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如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氛可靖也

戶部錢局

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初設錢局原為藉錢息濟軍興惟天啟二年督臣李崇延陳于廷相繼受事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

八錢零四年儲積臣鄭三後用通銅本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定然是膏矣夫鼓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爐匠為官而上不得受也查長安內外典錢法雁行于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局之爐頭官近此輩或隱屏兩部或朋合諸夥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遁錢局法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雖必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

山書

卷八

五

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斤官實與近瓜分此弊盛于南廠而北亦然廉其人而用之而後弊可得而釐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諸役若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一年報滿而御長子孫之役欲責其爬梳無遺稅中滿之利以盡歸于上其數必不勝也至于并局舍約爐座以便者試刑人教核出入嚴扞撤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日一交錢事如流水以使之工無旁及焉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

鼓鑄之道思過半矣

考選拔貢

七月命各省直考選拔貢其總裁以提學分考以知推初場試經書五篇次場試論表各一篇策二道取中者起送廷試分發南北兩監肄業

考試闈員

七月以闈員之人召吏部尚書姜逢元等親試票擬次日諭吏部將尚書等官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

山書

卷八

六

蔡要琛張元佐馬之騏閔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來看又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右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京久之陸文震孟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震孟以稱病註籍召試票擬實未得與而體仁方屬意蔡要琛張元佐密招力為之帝特用震孟益翼教也

總河收績

七月速總河侍郎劉崇嗣究先是崇嗣受事治河以駭

馬湖運道潰決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落之尺許其下皆沙每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河隨船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通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遽平諸舟將頽入淤不願入新河諸舟間有入者若于淺澀于是南科曹景恭上疏糾之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

山書

卷八

七

錢糧撫按查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曹景恭由禮部改授南科值溫體仁被劾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眾議而先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眾議而安其留于時大為時論不許及外補工疏稱天子門生嚴首革職

慎推總河

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運事至今歲而難極矣初若風鶴之告驚繼若釜錘之後時在行運者必欲所斷牆

之案全力修加而董河者必欲顧原題之議全力挽黃以致新與舊分駕官與役並忙一時之事有干河者咸以無法或革職拿問或戴罪降級上煩朝廷裁番嚴旨下費地方裁許勞擾而後始得僥倖過濟運務安有行運之苟且如是而可不為更理乃漫然者夫黃河徙決不常經始原屬不易然苦心圖計者以為苟審之地勢揆之人心毋諉天教毋執隅見從長參酌心口兼到則不待捧土河瀕而成敗利鈍之幾已形于胷中矣河臣

山書

卷八

九

劉榮嗣之不講于此也大河添濬草草鳩工非不侈光事之緣竟乃成臨渴之謀此明者之所以不免于提訊也臧嘆教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元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着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連繫就訊矣今榮嗣又以挽黃圖功提問繼之六載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墜言于繇唐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該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天河非不可治也志在治河之人未得耳見奉明旨治河務須得人

聖明洞見護陵挽運非同光燄天河務與諸務不同以
天時則陰陽風雨之異候以地利則險夷高下之異宜
且數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
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認真非其人之精
勤無間夙夜則不能擘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
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銳強壯不
能振朝氣而耐風櫛雨沐之助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
能破產異而屈群策群力之效猶未也城中兩大事一

山書

卷八

九

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
眈眈虎視萬一不戢一綫運道九沉可封非其人之才
堪為憲猷足壽帷幄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威
銷萌之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保舉府縣

八月諭致治安民全在撫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
然整肅守令得人則百姓自然乂安年來推陞撫道內
地聽人經營邊徼聽人規避其或老髦貪庸又以情面

姑留兼以守令不才愈至民生憔悴今後吏部推陞務
詳核歷任勿得詭隨見在撫道有不堪的着科道即行
直糾其守令尤屬親民查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自兩
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
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
及司道知府官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
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堪為民牧即將實跡開
致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核與現在應選升官一

山書

卷八

十

體除投仍分五限不舉者議處如舉得其人舉主褒叙
或犯有贓罪及庸闕無能舉主連坐糾劾者即將為舉
緣由明白開列以上事宜該科記着

撤回監視

八月諭朕御極之初即撤還內鎮舉內外大小悉以聽
之不意諸臣習為久非學行違背過缺不論稱否但問
豈喬論人不考邪正但問異同營私卸擔無微不至憂
國恤民竟置膜外甚而從而蝕剝專為弄官肥家計聞

有一二廉謹者又迂疎而慢視職掌或庸憤為屬下欺蒙即號才能者又瞻徇私情而不敢做又因循推諉而不敢做所以居恒徒有虛聲有事均無實濟已已之冬宗社震驚舉朝束手此士大夫負國也彼不學者又何誅焉由是不符已查照成祖監倉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兩部總理雖屬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數年來軍馬經制粗五錢糧頭緒稍清而諸臣或有省于喪失今特將監視總理等官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葵憲

山書 卷八 三

侯潛糧將竣與掌司入數俱回監供職仍將盤放潛糧數目實在及兩部未完事件開奏李晉茂魏 康朝張國元盧維寧魏國征王之心鄧希詔并所屬中軍把牌硬弓俱回京另用亦各將本鎮兵馬糧械經制實在及任內整飭過事宜開奏張元亨崔良用仍侯魁平會同撫按市馬王希忠除去查飭字樣照舊守備惟開穿迺近敵策著馬起潛率原屬各官兼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其提督管理照舊督練雲晉登鎮縱奸事情俱侯另

議及內外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勦寇及茶馬等事都在經官各官月承內而部司外而督撫鎮道將要務共體時衆各圖表見力塞弊竇盡化戾心若能加意生節足國蘇民不飾虛聲強兵固圉即是諸臣功績朕有榮褒若復蹈往年之轍仍為自便之術因而職業不舉或避內遣之時不惟國典共存諸臣之忠獻何在良足恥矣至于科道官但有重事無不委託既為朝廷耳目當于大處留心條陳勿叢糾劾仍因私隨苟從軍國生民起

山書 卷八 三

見自鮮貪詐溺職之官如徇情蒙引顛倒賢奸有事蹟發露亦難追追論可不戒哉諸臣慎始終免職朕言亦將執此時時考之已該部即通行詳訪特諭

分布勦寇

八月諭兵部盧象昇著以巡撫職加銜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等處軍務統領兵馬洪承疇督勦西北盧象昇督勦東南如賊復入秦象昇督兵入關合圖掃蕩務令疆土寧靖立膺懋功其監軍道臣河南著戴東旻湖

廣者苗胙土南直者史可法各往專職再催運各營糧
料運著祖寬同諸部兵馬星馳前往二道調度合勦前
違報勞榷所著原未同知先會地方官設處不許違誤
取罪臨職各為聯絡策應不得孤軍恃軍深入一應錢
糧即于河南湖廣未解新餉內應照例開給不得概餉
守兵其陳洪範健丁三千督令防護陵寢毋得刻懈
至次年九月以兵事戒嚴陞盧象昇兵部右侍郎即賜
尚方劍總理各鎮援兵象昇方追流賊至郟西得報率

山書

卷八

三

兵入衛俄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閩王已誅蝎子現
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盜眾擾河南北著三
年大河千里雞犬無聲賊既無可掠又合于中原羅而
感之群盜盡入楚疆悉銳以相持及是象昇以關遼之
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糧息馬秋高食足乃
合全軍合曹操關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屯駐而下
漸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皆警烽火及于儀揚

成均事宜

九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疏言臣聞之記曰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故士無問中材雖工知下愚未有不以
教益知破愚者今天下多事情道才絀名行不立績用
不彰若以臨淵之羨進議搜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教
有且夫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于太學者乎太學之
制振古已崇莫盛于我太祖手握鑪錘禮隆法備彬彬
之產于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個有用朝廷好生得
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

山書

卷八

高

者矣後乃稍漸至于陵夷原其所由納象典而教廢其
說有三以背入矣復不可得為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
佐也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之一途引之
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
舉科舉既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齊於大科學于成均
咨行考文踰年考試典材振楨千古一時際此時猶曰
教士不急是欺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
材亦誣古聖先王亦誣高皇帝凡入臣為此言者皆苟

且博謬不忠之尤者也臣為此感發斷為陛下言人材
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惟陛下裁察誠必行此
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八議一議亦合流品首
選拔納則然而流既不同教亦多術請以首選為正
流後納為閏流首選主于教或不改檢期惟以積分數
滿為率後納存于風示則依原定檢限滿期為率所謂
分也度後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選拔其
尤者進同首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

山書

卷八

五

流二十取一守刻無濫又黜有選之不率者退處閏流
比于移郊移遠而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
殊所謂合也鼓之辨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于一議審
定教法教習首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進升至率性堂
則與積分積分者蓋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語詒表季月
試經史策判參文典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
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為及格得按歷出身不及格仍
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矣而求

致其用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
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間及其後納一輩考分三等上
者選拔請旨同首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
首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
檢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務必使誦
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暮倖蟻豈亦可不致面
牆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分堂六堂分司教釋家
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

山書

卷八

五

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
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
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
足厲人凡茲四者皆必有範有法可以造材才地偶乖
則咨部改調不肖失業即應時糾劾稱職必與久任久
任必與優權又請遵燕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
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聖神首出崇
經石又海內通經之士層見輩起聞萊陽諸生趙金鵠

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即
士如此豈可處之璧觀虎關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
原增附學有通五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
撫按起送到部請廷試發雍肆業臣又仰維陛下興小
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彰大義聖人之學包宏貫緘如
此今小學既已頒行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
春秋取義于公穀明氏微材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則
體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嗜性難齊請自雍士始高皇

山書

卷八

三

帝令國子士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開文體今欲致
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是詭怪謬悠雜
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深禁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
甚明今或不察適畏功令誤以庸為正以淺為平其心
皆存乎苟幸無過之文與苟幸無過之文其于世必無
功亦宜其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之臣不能教也臣教
士為文必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
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苟求崇禮必無抑才抑

才之誅與滅體等一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
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
溢其本分惟昔由吏部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歲月
之臨而分非侵官也臣竊以為本縣教成取選又豈得
分教等選格為兩事乎一議召投簡試太學之士乃天
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欽定規條
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高皇
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投翰林院編修蔣學等五人

山書

卷八

三

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指數今教法
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誦教成之日于前三等之
外有殊異卓絕如訓所稱者臣監持疏奏聞恭候陛
下過便殿召入親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
破格推授否則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
殊才不敷清問難放且可否悉取聖裁即聞臣無從仰
瞻兢心何由得啟悖路何自能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
無弊計毋舉即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教萬士精神

動如奮螭矣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格即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固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使之寫本雜歷下同隸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歷聽覓替身雜歷者輪寫值天求其博觀有得而借而為之已可笑已况寫本非儒生所嫻輸銀豈養士之意今請歷事無非正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等第為其歷期之多寡工

書

卷八

元

等三箇月中等六個月下等九個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冒因而教之政事亦以歷練之方一切膳寫糧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教吏部不率之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責實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所謂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以請臣今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實同肇造恭請特頒聖諭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與振群心然後令之行也如

流水矣

疏糾司農

九月御史鄧啟隆疏言臣聞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為周舉為尚書舉即劾雄不應選貪污者今戶部尚書侯恂舉臣者也臣為國忘私不後古人寧敢三緘請悉赦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天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之者惟有再求聚斂孟子稱三王巡狩惟楛克在位則有讓從

書

卷八

三

古聖賢悲言利之人如此其至也自流賊發難以來無如客冬今春之烈所至之廣民無不望風相迎何以故則以困于徵斂與其飢死不如盜死計秦晉楚豫鳳廬之焚戮寧啻萬萬之命誰殺之恟殺之也恟殺之其罪一也流寇素所垂涎在維揚金陵耳鳳陽之凋賊亦結知無奈方國潁州而鳳之窮民遠畿百里相邀于是賊遂擁眾焚劫震動祖陵試問誰使發祥重地一旦化為灰燼恟賊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感愴聖懷在外諸臣

方勤軒批計招撫蕩海內外延頌企踵仰克省之詔令而恂且劾江浙吳楚各撫按任倖帶罪使扶杖觀聽之老幼僉訝究之曰何有此督責之嚴盛典為之不先其罪三也人才者天地之所鍾毓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難推之甚易今海內科甲強半守令幼之所學壯之所行誰有不以撫字為政者而恂不論地方不分豐歉嚴立恭罰或前官之拖欠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瘠疲累及守令于是即有剛難集鳳之賢不得不化為頑氣猛虎

山書

卷八

三

之毒使海內之人才壞于恭罰苛酷罪四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又曰知者作法愚者制焉昔龐尚通博考精通泰世振講求盡法十年方奉持違清理故一變法而信從恂不學無術妄意紛更不規既理之舊懸定取盈之額舊崇銷至十年違寧兩項俱增紙上之虛易欲填庫之實難踰商人愁恚裁道司計整感求脫猶自託曰寬其積逋導其壅滯將誰咎乎罪五也皇上所嚴禁者賄賂也恂則陽假考成陰規厚利考滿晏無恭罰考選

要無恭罰省直錢糧那緩就急或已解府司而未到者或止欠二三十兩者差役費文入京道阻且長往返維艱不得不稱貸湊補又欲題開復告竣不得不稱貸備禮社收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罪六也其他利青衿廩餼廢有司公費刻核太甚又其餘矣此等臣五朝一日釀亂一日一時則釀亂一時今皇上明正典刑列其罪狀布告天下流魁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不呼慶更生臣不信也

山書

卷八

三

修省罪已

十月初二日兵部接出主諭朕以涼德續承大統思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匪人遂致內外交訐若使撫御得人何致以全盛之天下文武多人倘肯實心為國何難滅此而朝食無恭奪詐日聞實功罕覩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乏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殘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業已不勝抱憤及至今年正月復至工于皇陵祖痛氏愁責實在朕于是集兵措餉勅

限之責成佇望孰託職充厥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
夫策再令清決猖狂甚至大將奪于小醜兵民敢于無
上地方復遭蹂躪生民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
若不夫加勦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爰調勁兵
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甘苦飢
寒深加朕念忘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
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甲冒險朕不忍獨衣
錦繡于今十月初三日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除典禮

山書

卷八

三三

外一以青袍視事以示我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
之意尚期文武官員各省察往過泮屬將乘上下交修
用四天慈馳諭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
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蓋賊數雖多真賊原少勁
者就殲餘自糜渙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軍深入勿得
貪取遺物縱令奔逃仍須聚糧相繼勿致中途缺食有
失機會賊中除戎魁禍首必誅不赦其脅從蠹須開
與生路預行曉示投戈散解准免追求或乘間來歸即

與安置救回難民不許冒功并究降寇本地方一體將
循嚴禁侵侮庶可上答祖靈下抒民恨功成凱旋不吝
陞賞總督承疇已奉尚方總理象昇亦便宜行事着戎
政太僕光祿三衙門共發十五萬兩內庫發大紅各色
蟒緞絹布三萬疋分解各路軍前充賞應陞者飛疏奏
聞有罪五行正法應奏者飛疏糾奏巡按御史及監軍
盜紀詳行稽核速建奇勳勿少玩延自甘顯戮

因陵糾閣

山書

卷八

三四

于月大學士王應熊斥回籍應熊在閣二年屢被人言
給事中章正宸糾之至下獄給事中何楷復糾之未奉
旨而遽具疏激辭以其閣中有泄漏情弊令刑部究其
家人而應熊任事如故及望陵之變建城修陵內閣隨
例捐助給事中范淑泰疏云陵寢失事實由楊一鵬一
鵬撤防原因應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
可指在應熊不宜相應熊不敢辭上斥之回籍

內閣水火

十月科員例陞應屬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吏部尚書謝陞出疏糾之謂其爭官誹詆譽卿辯云科吏陞轉事在吏垣題在吏部臣何與焉臣屢劾輔臣溫體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乃體仁所舉欲逐臣以報舉主也譽卿竟革職去體仁復上疏糾又震益曰前冢臣謝陞恭許譽卿疏蒙發下衆擬時同官諸臣中有為譽卿容交者以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票臣商之同官士升述吾嚮震益之意謂當擬

山書

卷八

三五

助或令回奏臣不敢徇改擬革職為民以聽聖斷及震益見臣所擬忽然曰科道官為民是天下極榮的事夫皇上所以勸懲天下者惟此賞罰大權如震益之言是明謂朝廷之賞罰不足勸懲也以心膂股肱之臣為悖理淺法之語臣不知其解矣請罷臣以謝震益奉旨許譽卿以營私被劾是冢宰職守卿從公起見朕久鑒察何待劄陳覽奏心跡益明知為首臣同官固應商確震益吾嚮亦不得徇私撓亂時事多艱着連者即日入直

山書 卷八

佐理震益冠帶閑住吾嚮亦令致任同時去體仁復糾庶吉士鄭鄞曰鄭受曾以美仙幻術惑父披刺至于迫又杖母其母舅鶴輔吳宗達每言軌流涕等語上下嚴旨革鄭職提問鄭辯之曰臣請溫體仁之疏驚怖欲絕不信人倫天壤之間有此怪誕不經之事婦為夫杖既未有之人情父為子迫豈滅絕之天性且臣父亡八年母止五年而突被難子吳越隔省從無一面之首輔豈為人所誘而不察耶臣館員兩月家居十四年荷皇上

山書

卷八

三五

再生之恩痛天下多故感懷發憤每每信口信心狂直無諱將無輕言之過挑激成之以致于此皇上教法明刑衣衿慎重必不以耳傳之語遂成莫須有之案也下鄞錦衣獄鞠問

宗才擬授

十一月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疏言臣伏觀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宗才明拔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擬授官

職其陞轉如常選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禮官二年矣從府科部諸臣嚴議此事會謂三百餘年之曠舉宜加詳慎然臣恭承節次之明諭實非尋常所能測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克典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族一若有親比之迹者殊不知聖人五賢無方一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同其親之而賢之義有無該者也此者聖諭通行保舉之法合兩京文職

山書

卷八

三

三品以上于進士舉首監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官于舉首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之才乎陛下之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有不盡于科目者今乃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厥親而况于天潢之派乎曩所諭臣部至稱賢才不外于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多故人才落

落求所謂疏附奔走先後樂侮于宗子維城之中即拔

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事有未必盡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濫其愚為陛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材而又不純用資格以待非常之才蓋不時非常之才不勝常才之多也亦以非常之事不勝常事之多也是故文武四品及在京堂以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註今進士初任亦止循其甲第這不次擢用往往超越常調焉若非有殊庸異績及國家異常梓變未聞拔卒為將

山書

卷八

三

徒步而至卿相者濟濟克生非多于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士亦可輩出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文才則于文科見有武才則于武科見宜已倘謂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于二科之中似不宜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禮雖大封拜未嘗獨質獨朝質于策士傳臚之後致辭天開文運賢俊登庸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于舉人則舉人豈必賢于首監首監亦豈必賢于齊民夫然則天

下胥為齊民已矣又何必辛苦計偕以廢有司饋食乎
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厲飭于科場文義字句之間察乎
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其重也然謂科目之外遂足以盡
才臣亦以為未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
源洛關閩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
此其獲僞者節義勲伐于此乎生其即不獲僞者于此
耗雄心消餘年亦不失為白首窮經之士亦祖宗磨礪
一代之香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窮理致用

山書

卷八

三九

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用者也今宗藩
中非將軍即中尉有食祿之貴所以屈首讀書者為有
科目之資格可更進更榮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板
拾奇榮以去誰肯避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
趙汝愚之才不由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為未必然
也臣謹按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頒科舉定制猶在
或行或罷祖宗之意未嘗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
著當是時也親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高皇帝親歷民

間果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琛章溢之流慮有道逸異日
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也而非必謂已經開科
復行換授之如此其多違也故當時任用則燕晉代遼
寧谷六王勅兵倫遜凡之子文正然且不效况今時勢
視高皇帝為何如換授之議臣期期知其不可矣乃至
齊黃諸臣冒罪錯之禍我成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而
時勢殊也嘗駐蹕于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
國于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惟蒼有

山書

卷八

四

賢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臣卿等勿忘斯語列聖續承
因是而飭越闕奏授之禁約因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
條目列聖非不心高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
國初親王有每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
各衙門直詣御前且有守旗兵護衛兵而且又許歲時
出城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換授為祖訓
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
也而臣固以知其不可矣高皇帝之時親王之祿五

萬石緞絹藍菜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未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慶遊肅寧各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與爵一也乃祿猶可視物力為盈虛爵則名器所繫一假不可復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都之求又將何所限量乎當河套初失襄陵王冲秋願率子弟及增與總兵官從征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

山書

卷八

四二

名分尊崇難與總兵官同事自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勦兵備邊幾希矣而先朝致謹于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來奏陛下又何以復之才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所知其不可矣親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之考察不屬之該撫按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為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異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實乎故親王以為賢核實

賢則可如或不然巡方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實以為賢考驗賢則可如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為賢至任用授職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恭劾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以知其不可矣在外之八省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於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法推陞已不知如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意計者也既皇皇而格之將源源而來

山書

卷八

四三

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待人乎抑權宜以處之也而臣又有以知其不可矣蓋公家之事總為公家計萬全非徒取銷繳于一時也臣觀大凡見有所未明學有所未及有未必然而不礙于行者則寧姑從而申之有非甚利于行而猶真其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于是乎貴臣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經理諸務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請必復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視蒙三月名封婚塔惟恐後時旌獎卹謚惟恐缺典條

議恩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此換授一事及思過計及後辨喘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忝侍講筵仰窺睿聽雖至迂踈無當之論偶涉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茲事什斟酌遠大非輕易言致寧冒昧竭其狂瞽毋寧盡諾以 換授于兩可欺此心以欺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雖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

山書 卷八 四三

代草秦王收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嘆息當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之美况今遇神聖之主乎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也意則一伏惟陛下俯賜採納允罹前議諸規銓政所全實多國家磐石之重于是永安祖宗繼述之隆亦為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足以及鑒謏誠無當于遠猷則請赦下五府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行其議以憑裁斷或俟保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效然後推倣其意以保舉宗才亦未為晚疏

山書 卷八

入以為離間欲杖之內臣力救革職

考選更易

十二月吏部奏考選科道部屬等官部擬科內改御史者一人洪啟遵部擬而科內改北科者一人鄒士楷部擬道內改科者一人李化龍部擬南道上改南工部主事者一人梁 孟部擬科內改兵部主事者一人鄧蕪部擬道內改真定府同知者一人黎玉田部擬主事內改科者一人曹代之改道者一人武化之部擬府同知

山書 卷八 四四

上改御史者一人許自表內曹代之由舉人許自表由恩貢時李化龍到任之日上疏曰臣才能謏劣擬授御史已為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臣而改為科恩則厚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帝怒其言令部降調化龍以假請不復出黎玉田為同知半年陞呂平僉事諭月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許自表巡按宣天疏奏溫體仁降上林苑署丞

知縣糾劾

十二月廷杖滋陽縣知縣成德違戾成德賦性抗直為令滋陽于邸報中見溫體仁因上結黨借刻薄之術驅除善類輒欲具疏糾之為同年楊士聰勸止及與知府王國賓不協國賓控欺招之同巡按為好善具疏糾奏逮至刑部審無確據內使人訪之亦知其誣將釋之矣在獄糾體仁奸狀體仁上疏言已糾鄭鄞使德報復于廷杖之于朝坐無主耻七十而立遣之戍所繫其家屬于京嚴比其母沈氏聞子杖不復痛曰吾為范滂母矣

山書

卷八

四

乃候溫體仁于長安街迎其輿而詈之指之為妨賢病國如林甫秦檜成德疏中語侵大理寺右寺丞史堃堃上疏糾之曰臣曾糾錢龍錫與逆督同一定案乃錢龍錫東南之盟主也廣結朋黨構誦朝紳而龍錫雖竄龍錫之密友姻親日事洶洶思殺職以報之知有孤兒不知有朝廷把持構喉首謀起用則百足之力見矣職為言官不為威惕不為利誘彼謀陷機關則未頃刻忘也噫職亦危矣不意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

刻指欺借成德以肆羅織之端聽審罪犯亦應召募而起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司理建言

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遊腹敗壞已極一疏奉旨朝廷委任責成文武一體何謂重創撫臣優遇鎮臣其失事處分俱經確覆即鎮臣亦未嘗獨寬湯開遠如何逞聽妄言本內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更重等語是何所指遂着明白回話開遠疏奏曰臣聞從

山書

卷八

四

秉聖帝明王磨礪臣工以裁定大亂者惟此賞罰兩事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猶無賞也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猶無罰也賞罰無分別于是諸臣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罪而肯做敢做者亦罪甚且肯做敢做者視不肯做不敢做者之罪更重賞罰俱濫勸懲無當如此而欲磨礪臣工裁定大亂者雖死舜復出不能也若撫臣不肯做而罪輕者臣不敢受引姑舉事闕辦寇者如秦如晉或本無賊而致有賊或本無不可撲滅之賊而致成

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劉廣生何克謹宗統放
許鳴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如練國事主
默承大壞極弊之後且以掣肘之盡空拳之搏極力支
撐無救燎原何以處分視前更重臣嘗歷教近日皇上
為辭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者二褫罪
撫臣者二甚至巡方外撫臣並論而併逮而按臣又甚
致計典與失事牽合而併褫一南樞臣若道府州縣之
違褫議罪者又不可勝紀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即偏

害

卷八

四

裨有一誅再逮者才甚至避寇繼寇養寇皆可致勿問
極之議處不過一降級戴罪而已名曰處分與未處分
等然則帥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直謂之無罪可也又安
有輕重可言是皇上于文武兩臣委任間責成不同而
明有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而不獨寬者獨一撫臣乎
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為皇上陳之按臣曹爾當
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餘金濟師至料理防守
即瑣細事宜亦與臣札往復商確值空默准任事懷始

方比馭蹄汝原未緘毫失事亦未愆忽當寇竟從連配
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拮据
兵食疲餒俱廢至疽發于背猶親率五十騎馳救武安
而行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又如知縣史弘
謨作令宜陽寇從池突至幸本官偵備奮嚴寇無敢
薄城聞令歲六安州城之全本官之力獨多士民見之
公揭科臣入之叙凱坐令褫罪終擢將來無肯做敢做
之州縣矣如寇連出沒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據忠慕義

山書

卷八

四

夙夜登陣又蠲金八百募兵堵禦其父亡矣其子鴻延
代為乞恩皇上即慎重即與何至併其子之官職而奪
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惟雜職獎札
難清臣鄉吳羽文極力披剔至刀筆實堅閱然而起羽
文略不為撓乃以起廢一節上千聖怒天羽文復奏即
久詳慎亦以用舍聽之皇上何敢專指其當用其不當
用以市恩私乃長繫深求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
臣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似經確核夫皇上所謂確核者

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覈糾舉有按臣也
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著
數一一分晰為皇上告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
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致不
若不分別之為愈也所以地方夫事日有銓部議處司
敗議罪按臣議糾舉而于盜寇安民絕無少補則今日
所以少者在賞罰乎在分別之賞罰乎臣聞盛明之世
畫地為牢不可入刻木為吏不可對竊觀累累被罪諸

山書

卷八

四九

臣其賢者必意對簿不復以褫逮為辱而不肖者往往
妾相比擬引復無復自艾自 之心正以夷蹠同因而
貧有婦孺並論也夫賢者不以褫逮為辱而不肖者且
以犴狴藏身將使士大夫行誼日非庶耻日喪人心與
封疆俱盡可不為寒心哉故臣亟以分別賞罰為今勘
定要術蓋有分別則賞罰清賞罰清則勸懲生勸懲生
而後有可留之人心可鳩之功叙潢池弄兵不足慮矣
皇上闢門念殷日修曠見之典且欲登進雜途廣行保

舉臣以為皇上誠聽臣之言分別賞罰即今在廷諸臣
在野諸臣儘足為皇上供任使佐勘定知其不然即朝
群一人暮薦一人徒滋憤憤而涸流品于以求治而愈
速矣臣又見近日推舉職方稱乏人非乏人也以人皆
視為罪府不肯做不敢做耳年來銓司以罪逮者踵相
接也丐者墮下獄自殺又冤憤不平之極矣清朝有自
殺之臣子徒令其父哭于途婦殉于室卒無有白其枉
者六月飛霜皇上未之察耳今李彬鄭毓祚又逮矣夫

山書

卷八

五

銓司職方為文武走集之處而奸徒影響射利亦復如
沸如羹臣以為待訊諸臣果其身受賄賂國法自難少
貸若其叢微也亦宜亟昭雪還以故物倘漫無分別終
從文致更有如省矩之飲恨者又豈平明之理哉臣敢
因分別兩字而併及之帝以其欺罔恣肆革職撫按等
解來京究問

山書第九卷

疏救禮臣



崇禎九年正月南吏部尚書鄭三俊疏救陳子壯曰竊
惟帝王從來舉動往往度越尋常非臣下所易窺測故
凡人臣有未窺聖慮而妄觸天顏者惡得無罪獨其不
敢欺本心不敢欺君父之一念則真可天日對而鬼神
質耳明主嘉其心之忠每不咎其言之慙即言有未當
亦往往虛受而優容之昔高皇帝嘗謂侍臣曰人君深

山書

卷九

一

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必有獻替之臣忠
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
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竭其忠誠無有隱諱
於都或懸韶鼓鐸之上軌矣我皇上納諫如流何曾有
欺薄諫言之意昨者宗才換職一事竊謂賢于親親之
中容慮厚自淵微禮臣陳子壯未及仰體而輒效愚狂
一切語多切直似于過激皇上怒而罪之何敢置喙乃
臣等微窺聖慈知皇上必不終斥子壯而遂望皇上之

即釋子壯者正以其不敢自欺不敢欺君父之一念諒

皇上鑒之天下萬世亦若鑒之也何也教睦原關美德
况爵賞出自朝廷皇上欲換授則換授耳子壯豈不能
奉行惟謹以趨承聖意何故總總焉為私愛過計之舉
而介介作犯顏拂忤之說哉想其考古證今實見列聖
約束宗藩之意正為本支百世之誅如趙胤奏授之禁
王視任京官有禁外官交通藩府有禁蓋不勝其難其
慎其義在世宗朝隰州王府輔國將軍成鈕汗恭知州

山書

卷九

二

鍾英因有舉察州縣官之請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
禮宗藩寵以祿秩而不做事推誠有深慮若扶持有司
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豈祖宗防微杜漸之意請寢
其奏上竟從其言今子壯所爭之事雖殊其防微杜漸
亦猶是也觀其言曰寧冒昧竭其狂瞽無畫諾換稜欺
此心以欺皇上一片癡腸萬非得已臣等故謂皇上必
不終斥子壯而望皇上之即釋子壯也臣等竊見皇上
廣求直言一時承風向指者紛然並進皇上且不難破

格旌聽以示招徠宜其以大臣之極思行謀國之危論感激披陳有如子壯而不蒙皇上之優容者是以敢合詞懇陳蓋望皇上鑒其心而宥其愚并寬其泥古之罪不獨為釋係之請而已

治亂之機

二月工部侍郎劉宗周疏言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為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

山書

卷九

三

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况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內外多事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控一狂鋒而且南窺江北北補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遊居便殿減膳徹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幾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懲前事之所以

夫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職請推望上修弭之意而頌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屬意邊疆而賊臣遂以五年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民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恭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

山書

卷九

四

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屬衛司譏訪而吾訐之風熾自治獄及士紳而堂廡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取周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詭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行一倫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恭罰在錢糧而官愈貪更愈橫賦愈逋自敵朴日煩而民生愈悴自嚴刑典重斂之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

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違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
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惰自將懦兵驕而朝
廷之威令并 于督撫自朝廷勤限滅賊而行間日戢
良報級以俸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
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丁弓旌之檄收酷吏之
威維新之政次第莫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恭
友不意君臣乃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盪之賢而竟以
卑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

山書

卷九

五

過慙坐尋使朝守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
者又非淺鮮也于是求治愈設紛更四出而并雜流咸
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
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矜枉而積漸之勢釀
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將亂為治之幾斷可
識矣天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
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
敬天而不徒備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

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
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政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
之發政施仁與誠摯循以收泮渙之人心而且遂內廷
以掃除之役社後世官官之蒙正儒帥以失律之誅社
後世藩鎮之蒙慎宗賢以授職之達社後世宗藩之蒙
除此大蒙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存世世又何虞乎內外
之變顧此出出潢池言勸言撫總非定筭皇上但下凡
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

山書

卷九

六

民之意及遣廷臣賁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格其
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
解乘歸誅柔之外猶可不誅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
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開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
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職聞
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在慎獨致聖入之道非
事事而求之也職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
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

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矣

陳言求進

二月淮安草吏陳政新跪門上疏時授文科給事中御
史唐爾選進言曰臣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亂而
可復治者非汰弊之中易于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
志之所以定者非知之不能謀力之不能角由于是非
之一也是非一則凌兢息紀綱振而國勢以之壯矣故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曰處士橫議歸

山書

卷九

七

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于世道人心者大也
職請先言職掌而後歷歷思可乎請撥高皇帝欽定御
史職掌內一段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構黨為非
擅作威福紊亂朝廷致令聖澤不宣災青屢見但有現
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此為大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
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關非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
糾劾此為庶僚言之也一款凡在外有司擾害民貪職
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苦者體訪得實具奏提問

此為外臣言之也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
亂成憲希求進用不過倖得一官何至著為譏訓與大
臣及內外諸司并劾之也高皇帝之意總為成憲慮用
為奔競者嚴耳夫人惟不奔競于利則已耳端一啟則
何念不萌將何人不可效何言不可發于是祖宗之典
制可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以不遵舉世之人才可以
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近者陳啟新獨違時尚一疏
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肯出脫

山書

卷九

八

一人甚而為清官亦不下數百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尚
方劍截有司創此無例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
定設制科以來迄今近三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
年即為補行豈不偶行微辟而畢竟制科為正孝廉為
副者亦明知并田封建終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
故名卿碩輔與夫排奸定大難之臣科目十管八九
即從祀五廟者四居其三此外猶不可勝舉嗟乎士
何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盡賢固偏辭也皆不肯宜

遂為公論我即謂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盡無賢寧遂非
誣構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者乃謂以事皇上
而不足皇上雖神聖天縱亦未嘗以此言輕天下士而
何啟新之因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臣僚如此其眾矣
皇上而進一啟新以愧服諸臣豈足為異哉所慮者天
下之為啟新者不少耳蓋難定而易亂者人情之恒也
况五方雜處之人如治亂絲雜不欲富貴誰不懷私恩
誰不富睡毗首遂隱衷之求寧顧威德之累而况四方

山書

卷九

九

傳食之徒果足而至者人不知凡幾聚天下豪傑之徒
處于其域囊空望長作何散遣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
當此内外交訌民之洶洶思亂已不忍言皇上即十分
鎮靜百計輯寧謹守成憲以御群蒙猶凜凜如朽馭奈
之何勿深長思也為今之計願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
新觀而激陳整其底蘊共使廷臣見其言論風采果有
他長然後天下之人知啟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
弱植思爵者或抱慚而退以後陳敷正道併訴于已重

事外一切詭說勸辦梯榮于澤及懷挾私意潛行薦劾
者朕教納言直鼓等臣不許封進披據恣肆者從重參
究并祈速教各撫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
器鑒別是非之本心庶人心漸定而亂源漸塞矣職非
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逆度語亦無敢聚陳
職不必言也惟此一著視流寇更隱而關國家安危更
大又係臣職掌政敢效其愚忠如此且職于是而有慨
于家臣謝陞者為皇上持用舍之術者也雖皇上偶擢

山書

卷九

十

啟新原無旁溢何所不可獨是啟新三命之得則法言
可以相正異言亦可以相成乃達之逾月杳然無聞其
以將順得人矣反以可與忠言可與深言之皇上顧坐
失機會視匡救為第二義將如天下萬世何有孝化龍
之愆直被謫而不知申救有啟新之狂誕蒙恩而不知
駁明職誠不能為家臣解而輔臣滋體仁等之尸素可
愧又不待言矣職于冒宸嚴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
焉

對揚堯舜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方應泰聞捧誦明諭仰見皇上虛懷盛節雖于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遇事商求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止許臣以硜硜之能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輟轉迴環而猶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為聖者非以其事業之魏煥也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教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

山書

卷九

十一

其所為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入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黎庶風動雲蒸率服堯舜之道所謂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仗之機緣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投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故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治同事以此一念謹凜道心為主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美矣

曰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夷考其時洪水為災昏墊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減于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其故貶聖亦正持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教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為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為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悲若明諭所云貪欺成

山書

卷九

十二

習真不道自道介鉞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機終不外入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為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為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子其人而顧以為不足畏一時君若臣為廢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寇為之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不患寇之不還為吾民也夫宋代不必備有

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邊疆之禍實起于王安石一時
君臣驟起幽燕之謀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
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嗣至蔡京
用事決計圖遼卒見賣于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
門揖盜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
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迄南宋之業幾二百年至
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經常一
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

山書

卷九

十三

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彜有朋黨之說在魏之亂有殺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
利祿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
今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開終
致人才之落落皇上試鑒及宋事請以堯舜之道率天
下使天下皆學為孔孟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
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首生事紛紛上書媒進者
庶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事從本源上

為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知
周者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大君志定
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再開唐虞之治惟是皇上永
堅厥志而已

看詳稟擬

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疏言昨蒙發下武生李維致足國
一本御批改票此票乃臣所分擬愚昧昏莽無當聖心
臣不勝惶悚當即隨有臣商酌另擬恭進矣乃臣原稟

山書

卷九

十四

賢出血惻有不取不為聖明忠言若臣惟自流寇蔓延
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恐吏治之貪殘因陳政
新直言擢置者垣穿遂謂其言之真為確論哉毋亦借
此以磨礪縉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寔繁
有徒未有如李維之誕肆者本內言縉紳蒙右翰官而
欲行省實藉設之法此皆衰世之亂政載在史冊目不
忍觀者而敢陳于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其
所謂說說珍行震驚朕師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其曰

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舉何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無一二耳江南如此他省可知而乃動稱千萬百萬即敵國之富不克至此何誕妄也其所惡于富豪者為其兼并小民魚肉鄉里耳然郡邑之有富豪亦小民之利也何以言之凡富家必有莊家有莊田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納糧稅而因收

山書

卷九

五

其餘以養八口至于糶事方興膏黃不接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皆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游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原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檄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飢荒一遇寇警則令集壯容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即今日因糧輸餉富家居多而賴川士民李相常謙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家者非將小

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民一焉乃以兵荒之故歸罪于富家之腹削議括其財貨而籍沒之此秦皇所不行于寡清漢武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有是理哉今天下自秦晉楚豫以及江北郡邑土寇竊發已無寧宇未蠢動者止江南數郡耳即被寇地方所與有司共守孤城者僅一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也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

山書

卷九

十六

盡化而為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我皇上圖治邇民方將比隆堯舜而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事臣切痛之且從來盜賊劫掠必借富家為口實而後疾貧暴亂之民從而和之或縱此輩為流賊腹心倡此橫議以搖動人心則其包藏禍念豈直借端倖進已哉此事關係治亂不小而看詳分屬臣手敢不敢不盡其忠

輔臣去國

四月御史詹爾選疏言頃臣具疏駁陳政新因而責備
冢臣與諸輔臣蓋為大臣擔荷不力徇默不言而發也
乃近聞却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
疏奉旨詰問臣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璉疏合觀之
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
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四籥調理之旨矣
明乎輔臣之以稟擬去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
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對九廟

山書

卷九

七

之式愆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
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
蓋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乎
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爭臣又有爭子
夫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
之世孰如唐虞維時非陶天知人安民之謨而為輒曰
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
舜未嘗以是貶聖且鯀鯀馬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

顯廢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廢諫者足謂幾諫此真
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者所
言者為何事乎李璉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
非情非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
開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又忽奉有
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嘗亦由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
之汲汲耳臣愚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
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大臣無故

山書

卷九

十八

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
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只容悅之惜名亦非忠也入臣
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
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
家之利也况今天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
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工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
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將
卒騎懦日甚聖意恩禮感激成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

之生靈徒以供餼給之逗留會月 則疑過于右武穿
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不錄聖意取聰明才伎分注于
駢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資中而買馬繼德而
齊力徒使強勉涸迹于道遠而文兄莫必其子弟則疑
緩于教文兄觀之既行上意在增進民困臣亦以為進
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說不值教萬路費之金錢駭
問之事日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懲奸頑也而
或疑明啟之刑書能當哉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離

山書

卷九

九

策之無當其小人憂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
或拊心愧恨或對眾歎種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
適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也輔臣
之去也以言而有後大臣恐無敢復言矣大臣不敢言
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
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信則挺身招搖
敗則潛影遁竄駭心志而燭耳目設或法而釀隱憂天
下事尚忌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

大臣弼違之義作言臣敢諫之風嚴勅內閣下部院大
臣不得以去輔士弁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
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
家之滯滯務期上下交格志氣聿新予以觀廓清平治
之猷或綱紀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既入帝怒甚御文華殿召之入詞色俱厲爾選氣度從
容如故帝執訊問如何是一切苟且之政爾選曰數年
來皇上之所施行即臣之所敷奏那一件不是苟且之

山書

卷九

二十

政即今日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教百言帝拍案震
怒爾選從容奏曰因事進言臣之職也即死于其官臣
之分也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
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中璫環御座後噴
噴唾服帝令錦衣衛繫之朝房候旨翌日着都察院議
處院議罰俸三月以議語涉廢降主稿河南道掌道御
史張三諷三級調用萃爾選職為民

務後駢射

五月會試二三場五經書義榜後試騎射

招撫肆赦

六月詔朕仰承天道撫馭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所迫甘作非為始于一二無知漸至脅從遂眾數年來無辜被戮不知其幾朕朕痛心惻念寢食靡寧日今在豫者已困餓深山在陝者已零星竄伏行將大兵加勦必定玉石難分向雖諭旨特頒指示生路猶恐各官奉行未善若輩猜懼多

山書

卷九

三

端或疑將領計誘殺降或疑有司分別看待或慮日後奸棍詐害或慮目前生業銷亡種種隱情良可矜憫為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各撫按大書榜示從容開道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者即稱改回難民逐一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邑者分起護歸有舊業者清查給還無生計者多方緩卹使安井里之樂永銷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按律得所為殿最逆者指叅重治其或才力出眾願向督理軍前効

山書 卷九

用者聽其圖功自見一體叙錄如或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覆載督理各撫即飭勵將士令力夾殲務期盡絕根株無滋餘孽撫順勦逆朝廷法實無私出死入生若等機不可失併告遐邇咸使聞知

日食測驗

七月初八日食禮部奏日食時刻孝天經等與監官所報測驗多有未合下部議

山書

卷九

三

通州重鎮

八月御史金光辰疏略通州漕運咽喉兵部侍郎仇維禎任事伊始方冀策勵樹伐炳耀國威昨于部報中見其仰懇天恩俯順輿情乞留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削然也據云或事實未深知然則致命出鎮何謂乎據云兩邊遼瀾二內臣各鎮一方尤報括括則維禎獨可袖手乎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撐持然則濬濠增堞益鍊之其抑漫無料理為他日展擔地乎且如夫恃怙是為何

語方略未觀而怯卻陰滋况內外最應雷同附和豈維
楨之妄欲希天恩所望速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州地
居要害戰何以推敵守何以固圍在力國實者無多此
一番暗願羞士類而誤封疆也

既入帝怒甚召入問仇維楨甫受事任何不少容其展
布即借題沽名先辰後以進疏之意侃侃言之帝意行
廷杖會風靈陡作殿廷晝晦帝懼而止下其疏于部議
處降三級調用

山書

卷九

三

工臣進諫

十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復
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
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敷
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慈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
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

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
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
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
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
惡而無君子之惡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
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為全擁保妻子之計
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
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

山書

卷九

三

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弦之不暇而乃者
三協有違通津臨德復有違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
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
地是豈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
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自若有用小人之
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
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猶復用中官以參制之
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

之則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先辰竟以此一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樂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是徐生之徒新者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于其他觸邪止佞諂南昌之高方者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為寒蟬結舌之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所以日壞一

山書

卷九

三五

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弊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成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錯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鄭文于鄉議而救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教倫之化此教事者皆為教輔文震益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政知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求國成而至于此是臣不能不為有撥濕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

山書 卷九

上念亂圖存者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足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急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政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于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造氛再警機土重來天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嘿可以自全然熱念今日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即臣

山書

卷九

三六

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時宗周告病回籍至天津聞警拜疏草職

山書第十卷

江南復社

宗禎十年正月太倉劣生陳文聲上疏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廉吉士張溥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疏下巡按御史倪元珙察覆元珙糾文聲妄訐謂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實行講執設經互相琢磨又必先正人品必賢良大都陳文聲有憾于委東欲借此以為羅織時內閣溫體仁與蘇州

山書

卷十

一

士大夫為難以元珙為家師下部議元珙降元祿寺錄事蘇州府推官周之夔亦訐奏張溥等結社樹黨譏刺時政于是復社一案久延不結辛巳御史金毓峒上疏白其事始奉有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之旨給事中姜球疏曰臣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與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美爰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開明經史既情誦其間即有二

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進正論嗤犯盛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翊明時非成世所宜諱也如以分外為狂替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才乃自罪輔容承衣鉢事類玩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嗾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苟有害治賊舌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章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

山書

卷十

二

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極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修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五陷穿襪卒使授止望門張儉有匹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碭之迹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當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未幾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有養幸有經濟明法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考

古今治亂之端當日得失之故其入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奸者輒為狂生幾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而畏諛口者繼乃講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壞文臣其于望上豈弟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日今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仰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機維係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于周之變之誣訐張溥張溥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去

害

卷十

三

今不卒辭志以及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疏請表章聖學孝家睿整併祈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久學之臣詩曰古之人無徵譽髦斯士臣為皇上頌之矣

奸民訐奏

正月帝熟民張從儒訐奏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原任給事中瞿式耜謂二人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賂賄握江南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取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訪朝政危社稷止因門生致借列

于要津為究無地宦幹蒙以滿于道路減憤何由奏工溫體仁以積憾擬逮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免遂挾恨咬從儒訐奏既奉旨逮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致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作攻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其事而奏奸狀命刑部尚書鄭三俊嚴審具奏陳履謙張從儒各責一百五枷三月死事解

山書

卷十

四

中宮壽節

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命婦尚書林欲祥等夫人共百人入賀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後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次官宣變表跪班首成國公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立四拜而出是日皇后母周奎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

因早清獄

四月元旱不雨下詔清獄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聖諭結
滯獄禁詞訟夫訟之不緝病在游移推諉駁問臣謂明
旨駁問理求其確若使善承工指何至一切從增古云
治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今之用重典寧曰允宜我朝
誣告之律特嚴反坐之刑正謂凶狡之尤類多先殺今
非惟不禁若或招之袒檜睚眦之憤每漬宸聰不止干
天和亦坐隳人事矣

慎喜怒以回天

山書

卷十

五

閏四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生在替自廢五年不圖
殊恩又逢再遠去歲秋盡驚聞兵警匍匐入都萬里在
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項踵可効不敢
自存然自元正元朔以來依阿涕洟遂歷春夏出無一
語可教聖明入無一言可對余影遂顧往年自請使鮮
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嘆夢淚下緬觀自古忠盡之
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
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氣血已衰學問不進利刃威

怵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引身自投
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憂念之時群
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游鶻
寇據滿地庶恥道衆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預無
二之臣必無洒發肅心蕩除瘴氣而諸臣過自慙艾苟
免朝夕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且勿論其他即如近
日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與一沛澤以成麥秋如釋滯
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徇烹茶之請猶未及以上叶玄

山書

卷十

六

載下恩若生而五日之內係兩尚書未聞有一臣僚敢
中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凶蠲寬解網積浩蕩之恩
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
三百載十三宗已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于今
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
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怒行于臣鄰則臣鄰興作怒氣
行于邊鄙則邊鄙靡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
如怒亂庶遘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致爭于其大不

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置是以奸昏互煽叛逆峰起四方消決漸不可收元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于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近有辭愈陽城之嘲遠有孟軻賊毒之諷自願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委卸之端後者堅詞林默之路負恩滅拙速愧古人臣何知言臣

小書 卷十 七

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斥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孽壤何深沒齒無怨謹此奏聞

清理軍屯

閏四月巡撫陝西僉都御史孫傳廷疏言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蒙恩授職拜命之日即開奏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肅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

屬地方素稱腹裡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詘仰祈聖聽蒙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措餉又難宵旰思溢于天顏比部覆臣疏蒙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凜殫力搜剔恨不于無兵無餉勉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七軍二萬四千餘名固未嘗無兵也何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民軍尺籍徒存

小書 卷十 八

餉糧莫指有兵無餉故難責以征操及查民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一項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若無兵臣又謂此必原地非砂磧數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能闢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餉及查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塚而相沿以乘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與水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卑官不敢

復閱而但于撫按司道豫聞之時竟違而視家僕吏應
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爲公田未敢私鬻隴畝所
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
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而典種與自種者亦尤而效之
以逃曠爲固然故雖日取該營把總等官繩以重法而
錮習已成欲照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
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于偶一查照倡名應名已耳或
查照稍頻已竊詛怨蓋彼視所種地久爲固有而反若

山書

卷十

九

未嘗給有官糧胡以相若如此况欲實加操練馳之使
陷敵當鋒効死用命才故地養之軍竟成紙工之軍養
軍之地亦成紙工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博考故牘
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
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
官軍糧餉不煩轉輸而倉原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
卒精強法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
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據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

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充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支止徵餘
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
六石改爲正糧一併充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
幾成私產于是投獻侵霸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
臣痛憤國用匱乏不得已履畝稅架每膏好義終事于
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爲豪右侵隱致使
全陝賊踰數年欲剿寇則苦于無兵欲募兵則苦于無
餉盡國養寇皆由于此因于去年十二月檄行西岷府

山書

卷十

十

推官王鼎鎮從頭清查復榜示通衢明示曉諭而舉事
之初阻撓百至或有爲臣危者曰屯之必不可清久矣
且隱占屯田者皆豪有力者所爲一行清查必觸其忌
彼能以蜚語肆螫而又定煩有徒大可畏也臣思民間
私田首爲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爲王者猶爲想官
申理况豪右亦望工之臣民謬與秦封卽爲皇上之家
幹彼之理誣于臣而臣之權重于彼使臣畏避議隱
忍徇縱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且渠等各有身家卽能布

散流言禍微臣之身名必不能別發難端抗皇上之斧
鉞苟有利于國家臣以身為怨府瘡過之性生而已然
又何畏焉推官王聘鎮卓有同心力行稽核除名護衛
名隸秦府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違
免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
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
示以不深究已往不違奪原地止按地起課即者辦于
現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遂依倣先朝減定之

山書

卷十

十一

數臣別屯田等則以為起課差次而衆多益寡總以民
間見行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為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
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
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
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
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嘗違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
該起課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
民間之田青租佃戶歲入不啻數倍于此今止照此數

工納別無科擾蓋猶輕于私租速甚自示之後人始知
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照屯地坐
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於西安府監收同知蓋道弘轉
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額以窘大農不加派以屬
遺才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于瓶罄罍耻之日
歲取三萬五千餘金于饔飧久廢之吻所俾于因饑加
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期
殫臣釐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

山書

卷十

十二

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邊班軍
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查
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正解班價一兩二錢
夫延寧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把此注被遂使十去其
九亦可歎也臣請于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
班軍屯地聽臣選汰徵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
皆于課銀內所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別
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之入戰兵的

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為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于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逋違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照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着伍與臣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

山書

卷十

十三

愈于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兵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車道立轉為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消萌潛懾不軌之謀有警則用以推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厝火胎憂養疽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遇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聖靈庇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于臣頂戴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

回天四要

閏四月給事中李汝燦疏言臣庶親往牒過災而懼之至亦比比有之然引咎多屬彌文求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禱之實惟切反躬祈天之誠直周民瘼凡內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咸與銜慙淪義併慮省心如詔群臣直言又曰聖不自聖如此也臣愚無長慮然儲位諫垣何敢嘿嘿竊緣今日之早慮今日之變殆非尋常災異也內外多故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而渴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北驕陽

山書

卷十

十四

赤地兵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並盡矣夫以空國御子遺當兵燹呼吸安危在此際是豈可不惴惴寒心哉臣日夜思維天心降咎惟天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規在合則躬荷歷數失則四海困窮死舜相傳夫豈救我今民窮極矣敢謂非失中之漸積今欲拯民窮矣可或忘先執之冰兢霜自天廷以至深宮日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睽蓋天下大器猶

舟也舟平則安偏則危寧舟者寶石而虛左舟不得平
幾于傾覆願我皇上鑒之天下最苦不足至于歎怨干
和者非財用手財用別無足法獨恃有政事國朝的軍
民定經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瘁痺
但云急當治標自兵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
也不耕而餉與農始不得有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
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敷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而
今覈實之使紛出而抽剋煎嗜廢開清孤之今日嚴而

山書

卷十

五

占兵冒軍未減獨有盡以養無用至于形窘勢窮而窟
穴竟不得問蒙狗竟不可問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並簡
公忠幹辦之臣乃求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
初竊恐歎怨干和又不止于今日者願皇上遠慮之也
若國家忠賢實為元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忠賢
挫則鬱氣結而干和致古賢君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
言或起公忠威望之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法網密
而百慎一疎者動遭波連矣告密開而高門輒罹妖謗

端士難免含沙矣恭劾訛而清修輒被蟻斥賊陷長呼
獄底矣又有賦性忠直盡言不阿如魏星潤唐爾選李
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盡斥致言路統效括囊元氣
可無挫鬱否今幸我皇上下詔疏滯獄求直言矣其禁
訛被蟻諸臣且暮當復見天日無容再贅獨是直臣所
係更重所得實難當今之世求其為公起見不顧茅靡
如前諸臣指不多在皇上倘赦其前惡收之左右則君
道聞而德業必有所賴朝廷壯而亂賊必不敢窺其為

山書

卷十

六

直言不愈多乎昔淮南不畏公孫弘而畏汲黯慙直無
負人國自古如此惟我皇上信行之也若天輔君德以
交修總庶官以康績尤在相矣相者中外安據賴其決
策祖法朔繼兵權國體賴其匡正會推內降賴其執爭
有救彥聖賴其休咎邪黨翕訛玄黃元戰賴其力挽大
旱賴其霖雨今俱泯嘿未有與也旅進旅出朝夕兢兢
遂足稱畢業乎隻字出為絲綸片語皆關治忽必使擬
議之際其足諧至德而符天心庶幾批駁之餘乃足怪

與情而與化理不然者此昭彼顧依樣葫蘆抑陽扶陰
未忘偏黨其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八九年間拂戾
干和之事始于按端積于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天
旱地拆日食風變之屢見哉望上而欲求消弭政本之
地尤不可不深維之也

刑官守法

五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竊惟職今以法為官矣自
當先為望上守法願從來持法之難緩則留獄急則失

山書

卷十

七

情深則礙怒縱則生奸職今不敢緩不敢嚴矣亦何必
使獄無遺情而法不失勢也惟是于萬不得已之中曲
體望上哀矜寬恤之意而總之以清理冤滯為先在昔
國圖空虛古今以為美談今日風趨日下犯科者眾朕
讞諸臣又復拘牽玩忽遂致淹滯不結羈係日煩職謹
遵照救書斟酌上請如答罪以下恩例得從釋矣流徒
以下得減等矣情罪既不深重應候監臣候審過分別
保釋禁賊微者并釋仍候具題奉旨發落者也其未經

題請小恭犯人除重罪外內有情輕者幸逢恩例似應
遵照勅諭立與釋放免擬罪仍開具花名起數題知
軍徒以上情罪稍重或有一緩可矜者亦似當照例減
職通候監臣會審過開其略節奏聞候旨下遵行者也
此皆就衆犯而言也近來士習苟且廉恥風微文武身
吏多罹法網誠其自取然皆曾蒙望上敬體之人也匹
夫匹婦盡沐洪恩而衣冠士人久滯囹圄上應知必屢聖
念請除干犯重罪者無容置喙或有無心誣誤時勢偶

山書

卷十

十八

艱情罪尚在可原公論未堪永棄者懇乞聖恩姑容就
外竊候恭聽處分自有應得之罪在未敢私也此皆就
見監而言也望恩寬恤于見在職猶思推廣于將來嘗
聞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黜總為培
養元氣收拾人心耳適者人趨僥倖罔顧大體告訐漸
開株連日盛朝端既已不靖欲如何得安誠不得不
寬猛兼施恩威並濟然而持刑之官嚴猛易寬平難嚴
則一意刻深無徇私之嫌無推諉之迹引繩批根何求

不寬寬則為國家行仁義為士人嚴廉耻不敢亂于法之中又不濫于律之外反復寬猛盡令得平乃為詳慎而謫薄懲拘之吏痛瘖不相關非敢人撓枉則自己昭徇寬抑慈敷之聲若罔聞知教日間者未出外者接踵而入又皆不容于鞠獄者刑獄何時而清請自今勅令中外大小臣工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侮無畏無俾小民有不自之冤勿令奸宄懷犯上之漸一應民間訴訟在內者之五城非關重辟隨時折斷不必

山書

卷十

十九

一一恭送問擬在外責之撫按但有貪橫不法不時從公收理據實奏聞間有奉旨提解者先准先與審明而其指由摘緊要犯証解京究擬不必概解職部承問司官但係到部人犯定限十日之內即與從公問結若有恍惚不職如明諭之所謂漏匿延勒者職即當以白簡從事如此即不能昭教明刑仰贊刑期無刑之意而洗冤導滯亦庶幾乎不借不濫之風刑罰當無不中者矣刑罰中禮樂可與人心豈有不欣暢而陽豈有不時若

者哉

府縣分等

五月給事中李朝薦疏言民生日蹙由吏治衰也臣聞世廟當年分天下府縣列三等因地考成最為居要臣以為掣籤之法可廢而三等之例宜行杜衡煩難治之地有能招徠撫字捍敵固圉者定為一等其有富饒安靜之地中才可以自厲者定為第二至于簡僻可以臥治次為第三升遷之法隨之墮者得盡心職業而不分

山書

卷十

二十

心奔競一善也朝廷得器使之宜在下免趨避之法二善也三途可以並用資格不至困人三善也人地既已相宜任後不許改調四善也才品已自獻而明試更能奏功異時求閩部遺疆之才何患無人五善也吏治將有可觀民生必且欣賴矣

溢地加汰

五月給事中王猷疏言兵部尚書楊嗣昌進均糧溢地之議戶部尚書程國祥進溢地書冊下撫按恪遵徵解

臣敢指不便有五以溢地為實耶其戶隱蔽非大加清丈不可此時一望亦地重之騷擾一不便也以溢地為虛耶是誰奏聞或僥倖從教或悞懼不敢二不便也計畝定溢耶肥瘠莫辨輕重失宜三不便也計糧派溢耶加以何名小民嗚冤涕泗四不便也遠餉新餉年甚一年一皮兩剝五不便也望深思速計酌議施行

進規輔臣

八月禮體仁以病去編修吳偉業進規輔臣張至發曰

山書

卷十

三

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有補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欲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天志光明其身公正體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諂訛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孝忠之經毋如體仁之泄畚偷容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眾望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或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士彝之徒參贊各排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

駭除異已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風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呈上之決去體仁正謂其善救耳家窩巨盜產徧若漢自詭曰清孽予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卿為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誣隨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乎

東宮講官

山書

卷十

三

八月以明歲二月東宮出閣預定侍班講讀等官侍班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錕屈可伸講讀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編修胡守恒楊士聰編修楊廷麟特舉清望之臣疏云臣庸駑下才遭遇聖明冒列史職每圖稱塞深愧無能效此犬馬復蒙恩首以臣充東宮講讀官臣惟看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幸既而退思之皇上聰明天授

慎擇端良其為應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諒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撫躬自慚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望工已鑒其清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之忠出于誠懇自其始任迄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

山書

卷十

三

必有正言正事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已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顧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宜廣正直之助也望太子端位震宮庭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有歲誦功禱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率祖敬祖千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時項煜亦上疏薦道周俱發內閣

大學士張至發揭言東宮講讀等官公議推舉時于至聖光師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嘗言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鄮等語夫獲倫杖母明首煌煌鄭鄮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乎又皇帝特簡王讓侍望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于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道周猶在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

山書

卷十

四

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按道周先是有一不如之說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維樸樸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鄮上責其不如鄭鄮為非道周復疏謂臣與鄭鄮同官及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鄮抗疏抹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怯臣亦愧之也每執事不能明白輒思鄭鄮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疑亦以

此分規非為蒙臣地也上以其起廢不久姑容之至此
忘者猶以為言猶護溫體仁舊局也給事中馮元飈疏
言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謀其下皆謀是以風俗醇美
尅操不作四裔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也孟
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于適日大臣以
訟受服小人則而效之奮臂相先不辱不廢雖杖聖明
屢申獎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盛
典肇舉而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後先疏請推賢自

山書

卷十

五

代及于坊臣黃道周夫道周者嫉奸已甚至清無徒環
召以來閉戶却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故之特以道周
數忤執政引嫌棄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為信舉知退然
自下使其言不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我皇上
股肱補助之臣者謂宜深相嘉嘆風示百僚而伏請閣
臣張至發等慎選心天至公一疏若夫不決于言者而
併違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
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諫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

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俯仰取當日大臣歡心耳閣臣何
心執之如舊一至于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皇上業已
起田間遂其清秩教四回天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
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
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
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宮僚濟濟豈盡講
讀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
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

山書

卷十

六

于閣臣自臣而概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
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
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効將安望
乎臣素耻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
望皇上特勅閣臣務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
法以偏矯為必不可師濟濟隆隆猶可立也疏入不報
元飈因請告不允

寒審之法

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修歷法山西代州知州鄒正中一本為敵因乾象等事奉聖旨寒審是否有例着該部查明具奏欽此職等召集十三司官公同確議查不曹成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而職部沿革亦列有刑部事宜向來止有朝審熱審與五年大熱審之例職等欲博考典章上副欽恤而累朝實錄職在內府職等無從稽覈其他野史家乘之所載恐見聞未真不敢輕為援證但恭誦二祖列宗寶訓就中有時

山書

卷十

三

涉三冬事關慎獄者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諭刑部尚書楊瑄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字條皆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慈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管簡本仁慈也三代而下刑罰管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至威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條因數成祖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諭刑部尚書呂震天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該死罪今天氣寒互而悉係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例發遣大辟條應決永樂九年十一月刑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曰昔陛下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劫近職就獄審錄輕即釋之職竊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

山書

卷十

三

間痲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死于無辜成祖詔法司諭之曰朕于一物不忍傷害况人命乎爾等不體朕心竟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猶不畏陰譴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係若亦須矜恤無令死于飢寒永樂十年十月初三法司出條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永樂十二年十一月成祖曰方今嚴冬國固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係飢寒歿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

成獄及所疑者進來朕親閱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命減雜犯死罪以下宥宮杖及枷鎖者以及世宗神宗每遇冬月或以災異修刑或以皇恩希德是寒審雖無近例可循而先朝間施寬大正以裂膚負指之威倍增枯朽楊之慘深宮偶一發念寒谷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寒暑未有不以存恤條因為惓惓者我皇上天縱之資同符二祖中興之烈媲美世宗如清理一事創自淵衷垂為鉅典以故三春元早

山書 卷十 完

天日陰靈而自庶獄一清之後甘雨應期和風協至近且暹暉息警秩事告成從知皇極為庶徵之符益見祥刑乃銷兵之象職等尚擬刊刻成書請旨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昭曠世無外之仁揭百代維新之制皇上若推廣列聖有刑之德意與近日清獄之弘慈而更需為寒審之仁政予以召和集慶所關治化非淺鮮也

盧溝築城

十月盧溝橋城成賜名拱極初內侍曾化淳建議于盧

溝橋築城管工內侍位列工銀執壘人受役怨聲載道
素宗實錄

十月給事中馮元聰以天啟六年事蹟拘于逆案諸人顧忌不肯纂成實錄乃上疏曰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歷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具陳至若實錄一書則

山書 卷十 辛

禹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初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辨為實訓以傳于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雖虛朝以來御世長久事跡

繁重實錄之成無喻至數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餘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訪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非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內閣有宗擬之籍纂輯庶對豈待九年何狗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盡情也臣常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述法戒所陳至

山書

卷十

三

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寶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撥濁保奸舉逆蠅集兔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民抱深憂非敢過執經迂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

豫教太子

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為急前者皇上先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蒙養實始聖功于述重光父作千萬年長治久

安皆由于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乃微臣芹曝之獻以為今日皇太子論學不必遽有所法皇上法祖太子法皇上足矣蓋從來言教不如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陳是以言教也皇上以金玉為模範是以身教也父子之氣脈最親朝夕之觀摩尤捷而皇上行一二善事已足為四海之宗則今日所宜加意臣謹列其大者望聖明垂聽焉其一在見天心望上敬天一念千古無兩不謂邇來氣氛頗見皇上日勵群工以修省然臣以為入

山書

卷十

三

臣修事入主修意則慎猶是也皇上誠于萬幾之暇時時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間則喜怒哀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皇太子見之亦于此操存涵養他日恭贊事業取之穩微裕如皆皇上教之也太祖高皇帝諭博士孔克仁略曰教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能正則萬事皆理矣苟慕之不以正其害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大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非耳

日可證在皇上亟以身嘿示之而已一在邨民窮今天下苦于愁苦于兵苦于水旱如臣所屬之中州死汝南直之英霍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為盜者惟在待斃而已臣向為中州之賑紫華有議蠲臣以為遺民骨體都盡其蠲之固蠲也即不蠲之又安有升斗以應追呼與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實惠皇上宜乘此大勦之時亟發帑金數萬將遠近臣分道散賑既以大需望仁使知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使

山書

卷十

三

于此者使皇太子見之他日念切如傷世稱宣弟君子則我皇上教之也昔成祖文皇帝開皇太子發粟賑山東飢民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議賑所裨儲養生民非淺鮮矣一在優大僚臣觀年來三事九列連儼相踵雖其蒙寵各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可盡泯又或率屬偶踈而立身行己之大未可盡誠則量從寬政以示恩于蓋帷即彰教于其表使皇太子見

之必且尊師而重傅庶講帷開陳不付之漠漠即今日之學益已多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聽聖祖式教教語且不欲後人輕其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一在容直言聖上擴如天之度間以言事蒙譴者亦次第錄用然尚有褫奪經年環賜宜亟如以宗選為却願之論其實意專于為國如以召對多過激之說其實心存于報主又如以請即涉溢美之詞其實情迫于為文諸如此類臣未敢

山書

卷十

三

枚舉當此慎選官僚之時倘各選致物或參講讀之班或廁侍從之選使皇太子見之知皇上之能受直言如此皇上之雨露風霆無成心如此他日以主聖臣直媿美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汝宜親噴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濶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言有順逆而治忽闕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地哉一在寬拙吏從來外吏轉陞以三年為率近日郡

縣有司以錢糧恭罰遂多淹延五六年不遷者臣以為
有司而果不肖耶宜速去之為快何得以通賦久任聽
其年後一年猴冠虎噬有司而果賢也而處萬難湊手
之地才力既無可施精神亦復不振于地方寧有濟乎
臣以為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恭罰者查係真正兵荒
地方為核其官評分品陞轉毋使不肖者終年肆毒而
賢者感感靡騁至人地兩誤也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
以催科政拙遂絕賢良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

山書

卷一

三五

帝諭望太子曰武帝任飛鴻而政事衰光武策卓茂而
王常成此事甚明可為深鑒夫吏治以兩漢為最如卓
茂輩其不以催科先撫字明矣一在薄言利今日軍興
旁午司農萬日至議加派議開採亦不得已之計矣臣
以為議生于額外不加核實于額中今天下之財不在
皇上亦不在民大半為債帥墨吏所有以幾千萬之金
錢供不戰不守之兵以加二三之火耗養肥身肥家之
吏則今日清冗懲墨斷宜實實加此而此外一應內供

之可緩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軍需庶賦不
加而用自足總之入主即當至窮至迫之時仍宜存不
盡利以遺民之意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本先
內未成一代清心令德之主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
皇帝諭望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力
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
復加之橫歛則不勝其苦矣臣以為今天下饑饉民矣
竄獨飢寒尚堪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勸明首

山書

卷一

三六

而淹繫仍多甚至繫繫若斃則以爰書屢經聖駭而問
官又若訊鞠再三詳慎無可加推有觀望淹延以俟天
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泰萬物向榮臣謂天下在處皆
春惟獄無春及氣盛行死亡枕藉方春在獄為甚皇上
倘于一應訊鞠早為俞結使無顛連肝狹至如近日士
夫逮繫或中毒于訛棍固當立解經羅之慘或發憤于
去輔亦宜弘解網之仁真令人嘆天地之春有窮皇上
之春無窮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以詳慎累生金皆皇

上教之也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實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夫聖祖于雜犯死罪尚樂從寬宥况罪不至死者乎凡此皆教之大者也皇上既以身為儀而輔臣講臣又以正言正事開導不輟睿質有不就粹精聖學有不就光明者或臣以書生管窺妄致芥曝不誠忌諱伏乞聖明矜察

山書

卷十

三

山書第十一卷

召對記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史館四員紀注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閱正進覽

議吏全俸

諭戶部各官俸祿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適以折給過多遂致敷薄着將各衙門官俸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折吏數若干合照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

山書

卷五

一

晰條例具奏

行大統歷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游移這歷法着遵會典仍舊行大統歷如及食經緯晦朔望因年遠有差誤者着張守登等旁求參考更正李天經等議叙郭正中赴州任將所樂魏象乾魏文魁等歷過休廢查給都着回籍

司地獄

二月諭錢局孔弊原恭有據七丘多開弊竇發露乃屢
旨駁訊竟不恪遵安云事雖可疑恐無虧溢徇私輕擬
該部職在問刑毋以別衙門推諉鄭三俊熊經法官訊
法路方冀委曲庇奸如此陰謀蒙蔽巧行欺枉深可痛
惡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 南右通政徐石麒蓬入賀
到京拜疏救之曰臣備員留京奉殿入賀開闕馳驅願
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里既脫賊輔以南三時不雨澤
鴻滿野量登幾半入歲以來知我皇上精心容禱仰格

山書

卷二

二

至穹而雪不對條雨不濡軌竊意君身如天臣卑如地
天道太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
行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
無當漸成金幣之形致有鬱攸之應歟正欲以博德綏
刑霽顏納諫仰塵天聽然後陞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
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旅次驚聞未詳本
末因思三俊受恩崇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
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

係輕重之間出入有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奔鉞
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勩迨事皇
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
標清骨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恭不職司官清釐錢
糧憲憲皆風蒙皇上鑒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首頓
異一至于此恭辭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
俊者惟是朋謀勝蔽巧行欺罔為人臣者有一于斯當
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老諒其性植孤忠不敢出此今為

山書

卷二

三

司寇僅僅蔽衣一篋爨烟不絕下理之日奸胥弊役酌
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
後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謀欺罔臣敢剖心
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
即囚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
脩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營諸大
馬曾不得蒙帷蓋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典
有當亦甘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

皆以得進勛階為榮而三俊獨以流寇未殄為愧乞身
再四遠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關考或爾就道向令此
時得蒙望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
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俊老咸
事高尚美談而竟以遺秩之隆恩釀執法之罪案三俊
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
來先後諸臣履丹書者至于國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
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况問擬惕

山書

卷五

四

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抗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
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愆竟何當焉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過小好生人主
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恭順
風旨以殺戮為能事以鈎棘為精神而反負皇上法天
慎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回榮曠蕩無期粟
臣未達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
從釋係以榮優容或姑許在外庶索候訊俾國法凜然

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照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
妄言之誅彌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上傳旨朕以涉
躬仰承天命君此萬邦所與共治天下惟爾文武諸臣
或股肱心膂之司或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祖宗成
憲各天靖共副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來災變頻仍
中外交訐財用空匱民生窮蹙綱紀凌夷風俗頹壞因
朕涼德所致爾大小臣工亦安能辭責良以官貪吏猾
賄賂公行欺蔽成風恬不為怪舉劾顛倒賢奸殺報肆

山書

卷五

五

意侵刑名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案屯豆牆穴情
弊顯然有何可疑乃欺罔推諉巧為彌縫屢奉批駁訛
法愈甚寧負朝廷不負私交寧溺職案不破情面若果
公忠執法之臣朕方求之不得豈不保全愛惜何忍推
抑但念無賊賄姑着他回寓聽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
洗滌肺腸痛加警省同心協力恪盡職業共致太平則
朕之至願倘執迷不悟仍蹈積習國典具存勿貽後悔
特諭

查覈錢糧

二月諭軍興旁午國用莫支惟戶部賦司天下錢糧兼連年議增許多條款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處廢動時庚癸無奈頭緒清雜叢奸莫詰收支牽混積弊滋深况小民原解逋欠官吏儘多侵那與共分外搜括徒滋奸宄不若額中清釐免撥窮應然核內盡必查外盡清出數預釐入數爾部都察院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心計無情面者二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

山書

卷十一

六

直撫按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該舊餉新餉有額無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鹽菜賦役睡罰雜項但自一應起運錢糧及扣抵減存民運經解等項責令條晰開註某年某項完過若干解過若干實欠若干後又補解若干某年月日解官解役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經批收州縣造冊徑申撫按即將原冊類解不必往由司府造冊投該差科道不必經由撫按造冊必官親核勿憑吏胥顛倒款項務從實開寫勿替他人彌縫不

許以彼項牽入此項以無額牽入有額不許以侵那指為拖欠不許以未解飾為已解如州縣已解司府而司府那移隱匿或司府已有批收而京運底冊不載又如起解本色而年月數目不合或假印札或洗批匿批或有批無銀或賄改分數種種弊端言之不盡務要推類旁搜澈底磨勘各鎮餉司收支四柱并着按年按款一體據實造投俱勒限去以上并報規則敢有泛視故違或借口造冊故將應解錢糧沉延者俱即指名叅究仍

山書

卷十一

七

一面先將部中各冊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數將完數照欠數入數既明出數預求看落完數已確欠數亦預督催如錢糧清楚有裨國計即作禁官吏可免深求該差科道但要絕私奉公勿負委任如事不竣而早教竣則從優論叙若畏徇容隱苟且玩延或事未終而誅推却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下錢糧存留者多當此邊腹多致需用緊急除軍餉宗祿外遂着先儘起運酌緩存留有益兼行者亦准其叙該部院并與教行特諭

改御史為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鎮守河南

東宮出閣

二月御史謝秉謙跪言伏觀皇太子以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酌損益咸奉宸翰裁定以瑞蒙養而成聖功者豫矣皇上冰兢行健每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級已盡而虛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贖于兵荒地乃錢糧強半分別蠲

山書

卷三

八

緩德至厚也乃吏宜飭而仍玩民宜撫而仍困營之琴瑟不調當必解而張

慶典告成之日下詔更始願將文武各臣降級貶罪兵荒地乃緩迨某年某年錢糧盡行赦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為始文武職官有犯實行降黜提問一掃營徇葛藤兵荒之地錢糧勘實分教徑免盡除緩帶名色示皇太子以惇大精明實政其在臣民之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之波矣

中飭學政

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省直試卷多係假偽小學久頒迄今尚未奉行殊屬欺違爾部再行申飭以後歲科考畢即將原卷起解有謄改遲延者奏究各考試卷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奏究朝廷倚任部科如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警惕不得套飾相沿違者並論爾等戒之

清公學臣

山書

卷三

九

二月御史吳姓跪言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疏舉提學僉事表繼成清公自勵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私言乃通國之公論也繼成奉勅督學山西俸歷三年歲用兩考臣耳而日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僮僕行李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遜謝絕干牘所甄皆寒畯名士捐學租賑殘邑貧生聞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春秋闡元魁幸出其中臣疏所薦字字實錄上自藩王下迄士庶人人知之入

人能言之開按臣時對人言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
學臣不考則已又從而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
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奏有何顏面臣竊以考
事提學事成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
言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款糾之汙以賊私矣通學生員
朱善等宗生朱求我等新中舉人衛國祚等數百人屢
次具呈僉稱學臣剛直正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快
役五六輩鎖學道吏書等役鍛煉之以成獄如公道

山書

卷一

十

何合省典論如此昭昭在人耳目臣亦未敢盡言夫維
成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按臣以為貪汙致令是非顛
倒賞罰混淆其關係朝廷勸懲甚非渺小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一時之喜怒易動潛夜之良心不泯今維成逮
宗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其款中之事與
人也若術靈劣矜復命按臣提究在京既無懸坐之法
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俱下法司從公訊
實伏乞勅下該部將按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核勘則

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獎廉示勸

二月戶科給事中奉朝薦疏言臣觀邇來人心亦多知
所後唯如督臣盧象升撫臣孫傳廷清心核屯一歲遂
得數十萬餉按臣高倬可潔已釐鹽一差多解十萬
金其餘因地輸助因事急公入懷萬柴炭幾羔羊素絲
之風只暮遇之而不謂有以墨聞者豈人心之終不可
格乎何維新之治若此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

山書

卷一

十一

不獄嚴而獎廉之道尤當亟講是以古之帝王不及汲
于求不肖者而斥之第孜孜于求賢者而用之蓋懲一
人而有不能盡懲者尚生僥倖苟免之心禁一人而化
令不及于獎者咸懷愧怍之念奮勉之志在昔伊尹舉
而不仁遠則知賞之為難固有投于刑之為威也臣謂
廷臣中清理時者或表之簡在或與論所共推望工
雖未必不心誠之而群下未喻也祖宗朝有手書其名
者有袖金以賜者故人咸感奮願皇上實做以此意拔

一二人優異之使班聯大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自爭濯磨者誰乎外吏若廉其恩澤及民尤為親切循望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清介特聞者一二人不得僅作循卓套語第實著其一塵不染之狀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協公論一如先朝故事賜以璽書束帛榮之或加秩賜金以久任之使薄海成風皆有以知聖主心之所求而不自厚砥礪者誰乎夫勸導神則磨厲速教化行則風俗變雖此日時事多艱必需通方應變

山書

卷十一

三

之才始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不可學而至者也立命在人可相觀而成者也是在望上一鼓舜開將見廉恥道興苞苴弊絕清議重于名教衮影畏于大廷然後從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賄賂市交與援炫譽者矣

江西鑿政

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邢紹德凱言竊惟刑壞成賦者厚下之仁急公終事者戴土之義凡民有心孰敢背違臣初入江右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土瘠民貧俗醇事簡士

民有恒心無越志有質行無巧思其君子講學明倫以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夫忠貞其小人安分知足以農園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議出焉豈其不用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君也乃細察所由實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于頹矣惡棍假宗鏡有凶黨妖民富主到處生民加以年來貧婪成風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派之外復有派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

山書

卷十一

三

酒筵加種種名色追呼皆敲骨擊髓民是以見青衣里正搶地呼天無所控訴也兼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算扣留那移關支不顧正餉歷年既久混淆多端吏吾閃爍旁漏愈多正額難清察矣夫民工父母下妻子先斃八口胼胝三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夫安得不逃夫安得不盜乎親壘廢竭兒女鬻賣存者有形貌而無精神有親息而無情色尚有奸究細人積年老稍交通衙蠹結連里甲影射飛洒那移乾沒百姓

已納十之五而起解免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膽摧肝無
可奈何為今之計惟有嚴懲貪黷一節足以清本澄源
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矣如能居心似水持法如山
不加火耗不取罰贖不行攤派不折稍積不誣奸盜不
賣人命不傾富室以催科為家政看緩急為調停要歸
于為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令有不朽禁有不止期
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性頑難化積習難返勢要
抗違者庶幾阻富室也攬監生青衿詭弁飛洒指名申

書 卷三 十四

臣衙門具跪入告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
以洗滌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欺隱之徒猶或
縱橫無已心也臣天心不奪君命不屈心于強禦不繞
指于西情不敢通一字于長安要路甘受勞怨修明職
業如不能實心任事死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贖職
之法而後及司道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防
維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士光德行

三月兵部主事黃裳言疏言伏惟朝廷所以取士者有
鄉會兩試而所以造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兩考所
錄皆端人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收類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耆老公舉
詣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博倫有為有守究心經濟步
伍先民直足當賢良方正者臚列實際郡邑勘覆申報
學道臨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文理平通者居第一
身然後以其餘又藝優長者居第二等凡解部試卷必

書 卷三 五

須填寫實跡居前列文章不求華富但取明理為主自是
鄉試場中將一等試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
完然後以其餘又藝優長者湊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
文章兼收並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學問亦出
其中豈不收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掌教之官尤為育
才之藉似不宜以日暮窮途輩處之歲貢自六旬以上
免其赴京廷試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
兼優者挨序取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德行之選而塗

徑俱清行之既久人相爭為孝弟仁讓忠信廉潔之事
廊廡之上有不雲蒸霞蔚精白冰休以成至治者臣不
信也

編造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造事宜以二千里為附近以二千五百
里為遠衛以三千里為邊遠其極遠烟瘴以四千里為
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拘親鄰取結滋擾如有
涸疾哀者不堪荷以准發口外為民

山書

卷十一

十六

表白清臣

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該臣于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
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乞賜旨遂建言註誤諸臣以大
關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
了曾櫻謀陸毅有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着
確實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職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
作令亦誠亦知按獄引經據法定罪以申國法曾櫻謀
陸見有耻據職曷敢為之辨惟是櫻之碌碌自好蓋已

有年非特職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
評夫固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櫻以四年署部出守
毗陵嗣轉閩中監司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
一日未嘗一移守長安毗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
可問也職在閩與櫻共事者二載其檢約茹波一介不
苟之概死然可述亦灼然眾見不特職也尚有同官如
原任海澄縣知縣今授翰林院南討部之祥原任安溪
縣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降補上林院典藉許自表

山書

卷十二

十七

見在爰戰之下俱可問也茲者謀陸一節雖經緝獲實
有脏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筆與否或有
家屬索金而至者否今已奉撫按提問之旨想且晚間
可詣棘庭其脏跡所自來與賊跡之誰交誰受見有一
千人等自當和盤托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也是櫻為
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手自干法網也如
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為曾櫻作此犯法事而揮金
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紀也是職所

為不得其解而大可駭者也職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擬以時事之可異而請陳焉望皇上並發該部研
究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
之法守總之確確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
以聞者也謀陞獲難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竊疑于中
而不敢不以聞者也白雖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
皇上藩哲如神幽靜畢照諸臣奉旨訊鞫亦必願未具
核其孰敢于日月雷霆之下然亮隱徇故為出入于其

山書

卷五

六

際而職敢為之辨哉謹遵旨回奏跪入曾櫻連至下獄
上令其在寓候訊後訊明係鄭芝龍重其清苦潛為營
陞櫻不知也芝龍上疏引罪上命曾櫻復職

罰贖大害

四月前討邪之祥疏言大學一書上自帝王下迄臣子
有不幼而誦之者乎首曰明德即曰新民竊以新民之
義必止煩稱而難盡而傳只引無訟一事遂括新民之
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吏五載閱歷始信訟之為禍烈

聖經所稱為弗誣也皇上倘不信民受訟之害但聽臣
指陳官吏取訟之利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來立
置天下于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今自一訟而言之下自
縣而各府各廳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用每官每
年合之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繳贖者乎
不特官也已上各官之衙役各役之俯仰合之又不下
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窮
至于今時可謂已極解不由此或曰賦重而急相促使

山書

卷五

九

然而臣恒曰非也臣曾察之原籍再請之任地從未見
百姓有因朝廷賦稅為破產者何也朝廷賦稅原從地
起始有賦始有役原不至于厲民即地間有荒旱丁間
有逃亡之不齊恒就一邑約略而言其間虛丁虛糧者
百中之一二耳得一聖明之宰酌量清核累猶有進猶
詞訟一事一被牽告中民之產數日化為烏有恒總民
間之財十分言之為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
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不可以已乎皇上如猶不信在

外交訟之害即以在內言之最小如兵馬司最細如縣
脈爭但一紙投入數十金之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嘗借
為誣陷良民之資由此而上又可知也孟子曰古聖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伏望皇上由小
而推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推及乎外痛懲紛
葛之習立杜告訐之風將見無訟之化何難再觀所陳
大學之讀不託空誦矣

星月變異

書

卷五

辛

四月月掩熒惑帝憂甚下詔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
疏曰臣見邸報抄傳諭旨以火星未順者服減膳竊有
一二鄙聞竟聖懷于萬一臣聞月食五星古未變異而
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
所應不一其致今茲月食火星在于前月已酉納者屬
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已酉陰
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素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
官祭奠郊圻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致疑者

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
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歷載是日火躔尾
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為相掩者若果掩于八度當
戊申之亥何為已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
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
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留守尾始三月戊
寅既進而逆復始于丙戌戊寅丙戌者皆陽宮至于已
酉陰宮之日乃觸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

書

卷五

三

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故觸月亦不勝而
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墜若其早尚當復見星貫
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不出五年國
亡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溟渤碣石高麗
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
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為
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
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

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夷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勵四夷元復遼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

山書

卷十一

三

撫納結以大恩遣和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戰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至其明年興師滅漢軍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全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國聖上修德以召和若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 工科給事中何楷駁之曰臣日在外辦事伏觀聖諭以火星猶未順度仍青

山書 卷十一

服減膳晝夜彷徨不能自已謹按熒惑自四月十六日逆行至于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指陳詞甚可畏職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之動天符鼓匪速致手既默顯而甘肅斯零此其驗也三光變異各以類應織緯占候等書凌雜不法賊不敢贅說第稱述其可信者古又嘗言月變有刑又言禮虧則刑見熒惑月何以屬刑以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當為刑也熒惑何以屬禮以

山書

卷十一

三

熒惑在南方主夏配禮又熒惑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數相射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煩極矣皇上軫恤寬濫諸所解網無一不快人心頃熱審已竣部司所議矜宥止重犯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累之誰復過而問之獄窄人稠皮氣鬱蒸勢必釀成瘟疫深可痛也改會典熱審事例原有輕重囚犯作速問理之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做而行之否若勅令諸司定限一月內將見監各犯逐一審結以聽工

一九一

裁問有桑疾深重者勘驗得實量請保候計所生熟必自無量且請自今永著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留獄致一季不結以至疲斃者罰治不宥蓋使人知生之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知刑之可畏則為官者必共慎于憲網為士者必共明于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自此禮教大行而犯罪者益寡職殊守經義以為消厭星火之變或有在于是者若天嗣昌所言則職不能無惑者孔子作春秋災異不書事應今嗣昌縷縷援引者

山書

卷一

五

出何典記如探其立言本心則路人或群指之矣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條其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安在且前言后妃後宮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今火漸次心心為明堂其前後星皆子屬誠恐替史細人踵襲游談妄肆黃鼓賊惑欲乞勅下緝事衙門嚴行訪

禁如有犯者即治以妖言惑眾之律昔宋景之時災惑在心景公一出善言立徙三舍以故天法祖如我皇上孫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且重輪星自循軌郵僑曰天道遠人道迥職臣臣忠愛不憚盡言

拜聽新政

四月給事中章正宸疏言臣入都旬日見鈐臣田唯嘉逐矣輔臣張至毅罷矣道臣曹櫻釋矣神明不測迥邁等夷而追維臣一載以內皇上治符堯舜蓋史不勝盡

山書

卷一

五

書也勤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除矣出帑賑山右減征敬原被災等處而凋瘵起矣陳履謙張漢儒陞而奸宄懲矣章先岳朱繼祚袁鯨屏而逆黨憐矣蜀撫王維章連延撫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寇鄭三俊原而國體全矣補高攀龍詰授惠世揚官復表繼成職優容黃通周懋而忠貞奮矣敦展親之誼遣使申誠而仁義兼行矣惟性有成謀滅此朝食而邊隅氣振矣繼者總政臣從四壯僅聞一二舞手蹈足不知所以頃者

夏月御講尤祖宗未曠典清問霽顏慮周軍國凡啟將
禦選核兵餉等片各主裁臣管窺皇上深宮燕閒祇上
帝攬太阿必獨觀昭曠務崇敦簡故聖躬益清明聖治
益光大君如此何憂乎外患何慮乎內寇何畏乎巧
言令色凡壬蓋從古求治英用人若皇上誠廣推德意
自閣部而下卿貳臺省部寺悉五日一輪對商確詢謀
咨令展給筆札且呈陳覽不合者隨時糾啟仰取進止
或事宜詳審人須確核仍其議朝堂斷自睿衷者章奏
山書 卷五 五

之煩杜蒙蔽之蔽士氣至振下情日通矣

飭行誼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誼者必確核
品行心術如古誼法善與善字惡與惡字務使名實相
符以示勸懲

夫禮致火

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奏稱本月初二日有安民殿災
變突發之一事斯時臣正病臥在榻忽聞霹靂一聲自

西北起臣不勝戰慄扶病疾馳到殿見殿中房廊庫廳
一時盡塌梁柱椽榑縱橫山積管殿主事劉廷讓腰臂
打傷壓臥在地不知此中密藏火藥何故掣空飛去致
該殿數年之辦造化為高有誠今日以前所未有之災
變者也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上疏曰昨藥局被火殞
壞官民匠役廬舍無算因憶去年黃道周占驗非誣夫
天道遠人道邇鄭不復火修椽有徵比新局災後皇上
所為求墮空獄堯舜之用心也然火變溶絲天告晚入

山書

卷五

五

明者深切臣憂心如焚中宵思過火于德為禮禮者別
宜而從地意是庶臣議論外變職業曠滿禮教不修坐
致斯也以禮使臣如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
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姑臆其近者凡是非斷于朝美舉
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避焉且皇上從未以
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揭救鄭三俊鐵誦蓋則為
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無禮也史塗被恭侯訊
初辨則曰時局再辨則曰時局夫今時何時堯舜在工

之時也明揚側陋漸有治微雖即說殄行要亦放陞
盛軌烏得以清時為懋斥稱無忌思藉眾口以汙聖治
是又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私營非陳放新循
任怨憤發抄恭則計處不謹之張程芳借城工復餘職
矣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贖亦可越垣謀
也是又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農有畔磨勸試卷係該科
職掌明旨煌煌今閣臣即詹科臣批抹雖展糾恭不早
所以豫疏引陳願借吏議秉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庸

山書

卷一

七

贊但慮六垣職掌私尤而效之各徇愛憎互為隱蒙
首氣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尚請
慨發罪已之疏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物孝風鳴軌稱
善言不可退星猶夫棟瓦不可却日以史傳美政備諸
伴誕將今日聞災憂憫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悉為迂闊
牙說者其首先應募故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林殿
災異調譴天是又一無禮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
業職業不舉必無事功禮教窳頽類條例見夫以陛下

明見誠深思天地之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
以定是非斥邪人之所借以申揚過杜廢臣責倖之實
核有司徇隱之端以禁絕濫欲崇登雅正則赫赫大異
庶或消弭伏觀天子寬平仁恕千古一聖宜有瑞祥何
致致變變之興必由臣等臣敢訟言罔諱仰望微中誠
以按地事專邪說至毒計共至公守官至嚴修者至重
匪可私情由親苟焉而已也語曰齊刑不如齊禮願庶
官稍省臣愚之言感悟天變者誠去偽勵精曰天災

山書

卷一

七

害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稟擬

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惟稟擬一事未足盡輔
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稟擬一事以盡
厥職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常即違其事非可
也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于兩者之間茫無定持
而可依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才稟擬正為投誠觀理
折衷求平稟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婉志敷陳恭事

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則稟擬之中具有啟沃之道焉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是耶維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樂期精詳其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晚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先恆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概翻駁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

山書

卷十一

三

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迫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于羣臣葑菲時助東收况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工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頃自行入司之副倪元珙請閱臣稟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遭謂宜深體聖明發政之心求至是于初擬天至

誠于復美則諸輔品職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臣之能明良交廣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堯舜期輔臣今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深才箇確六卿為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勅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清崔鑾共舉胡世寧掌院而諸罷原傲王時中費宏亦舉姚謨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選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

山書

卷十一

三

推是輔臣之充舉其職者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非止稟擬為司明甚而况或少曠于稟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虛朝止稱閣臣欲其名與事相符也通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教下為名詳稽為諛故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照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于眾舉舉陶伊尹帝與曰仗宅百揆于此恭酌其間因議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接補俞往汝

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閩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
名與實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未議供採
納焉

杖母罪案

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鄭杖母一案言查臣衛見監
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望親家人
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鄭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
奉旨到衛前任鄭之有未經究問董現于本年四月接

山書

卷一

三

管曾以鄭鄭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鄭是否
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現不得辭罪該
衛知道欽此臣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據醫官馬龍
圖呈稱犯官鄭鄭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能轉動復差
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醫
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後偶一日會協理陸元
學稟詢鄭鄭病勢如何臣答以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
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負才名既藉門第倖做放肆以

得罪鄉邦死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既
無此事何以故輔溫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事最
為可宥鄭父鄭振光家有真仙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
凡有過失皆遭扑責謂之曠悔自振光夫婦至鄭鄭以
下無不皆然不獨鄭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
杖係振光之婢動刑想懷宿恨杖之太甚以致吳氏生
疑杖時鄭鄭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實非
所批擊也協理係臣卿信公祖與鄭同任府城知之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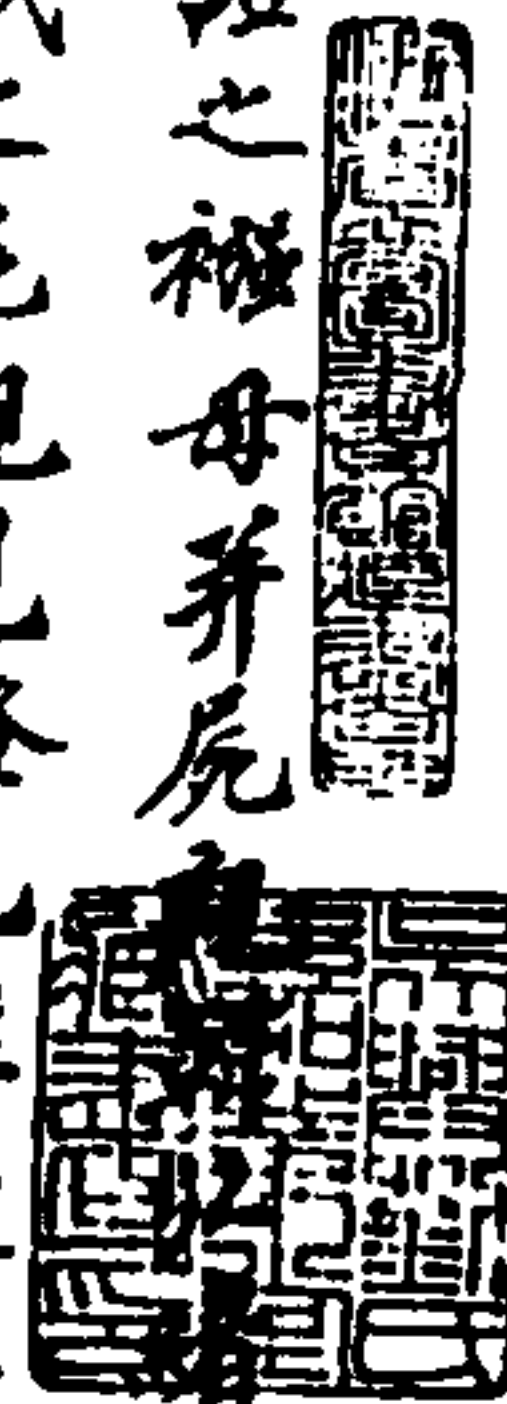
山書

卷一

三

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詢之臺臣王章所言與
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鄭罪案原在誤奉真仙至于杖母
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鄭主使則鄭罪不至死矣
又說糾許曠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賊情必要眩狀夫
主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所得殺者不論臣叨
問刑之責不遵奉太祖定律而難遵哉鄭鄭杖母之罪
乃發之去輔溫體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然宗達及
鄭之父母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媳姦妹之事

發之在許... 云... 胎之醫見... 證之... 母并... 屍... 此在現在之人正大明律所載之屍親見證也雖遠在



江南不兩月可到得其人而一證之豈不痛快直截也
鄂雖舌長三尺亦不得而展辯也此臣所以欲提取之
實情也及奉旨不免不得不求證于出跪之人有何畏
徇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謂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
是不情之輩才捏造至此恐核舌之報許職斷不能逃
矣又謂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自視太高么麼小吏何

山書

卷十一

三

吸作此陟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犯科者惟人覺察致
光下此一看耳總之既陵多噴者然敗類者亦不少依
附名義恣行朋害無非假公濟私若是果盡出公心則
其鄉梓見有緝紳大家子孫與父爭寵爭利其父執死
者其死寧在鄭鄭之下何不亦出公既糾討之為快乎
至謂臣父子招權納賄有兩大堂之誣臣受皇上重任
處極危之地眾目共矚方避權之不暇敢招權乎併望
皇上慈勅嚴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也既

上諭旨鄭鄂忤親亂內淫逆異常許職等供證甚明這
獄供仍屬含糊衛護吳孟明說玩珠甚姑看草了職候
旨另著司禮監掌印廠衛法司會審確格具奏及內外
各官獄上擬辟命加等碟之

既糾貪紳

六月兩道御史成勇糾吳法受賂貪紳蔡奕琛既言
法為臣子之防居鄉為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固由
不肖有司敲骨吸髓膏而激之變亦多因不法紳紳欺懦

山書

卷十一

三

庇惡而傷之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官屢旨嚴飭而
無奈廉靜風微貪贖勢盛地彌遠者法彌玩官愈尊者
毒愈張小民不敢陳訴官司不敢上聞臣忝司糾劾倘
畏威避禍有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
至意哉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欽犯吳中彥
父子一案奇凶異橫罪狀滔天按臣以執法被毒知府
以却金交恨而乃有不肖紳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
奕琛為之受賄關通打點出脫則大可異焉夫吳中彥

者為惡巨富之資郎而安與有名之逆孽也殺人七十
五命擅使盜引官布錢報動萬其子吳徵霧姦淫婦女
二十三口因姦致死七命傷人兩目碎人手足二十餘
伴私刻牌票掌人私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教聲冤
詞狀類有千紙業經撫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矣而奕
琛受其重賄一乃擔承督持官司包攬翻案違天敗其
奸中彥以萬金託獄官送知府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
刻申文上司提中彥之子吳徵霧支吾不過當堂親筆

書

卷二

奏

供出湖州鄉官蔡奕琛初事起得銀八千兩虞成道付
隨後合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尚金臺到杭州監中來講
一應衙門包與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金臺同陳月
坡遞付銀二萬兩知府據實立案而海寧百姓冤帖一
紙內開奕琛職狀行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徵霧口供不
期而合知府將口供冤帖一併申文撫按司道批詳在
卷中彥惡猶不悛獄中致書刑部侍郎章光岳冤民搜
獲天光岳過客中彥竊因何放通姦遂如心腹奕琛以

藉衙門而魚秘友力為囑託營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
一證也夫辟斬何法打點何事而乃以堂上之卿貳交
通罪犯希圖展脫何其知有賄而不知有法哉聖明在
上憲典森嚴懋貪而大臣之貪日甚懲惡而庇惡之黨
愈滋身居九列鄉邦其瞻者所為如是又何怪乎士習
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所在有屠火積薪之憂也臣據
實直糾絕無一字風聞影響伏乞乾斷嚴飭浙江撫按
將吳徵霧所供蔡奕琛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冤帖一

書

卷二

奏

紙并搜出中彥所致章光岳原書一一進呈則奕琛之
法法受賄怙威庇惡自無逃于聖鑒奕琛正罪而鄉紳
畏法地方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令撫按從公確查據
實速奏

閱員言職

六月諭吏部敕下不拘詞臣該部應力持慎擇何乃泛
濫游移看詳酌開列衙門官及在籍堪任者確推具奏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敕下之舉錄建言之臣疏云

今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觀皇上憂勤惕厲且夕靡寧然殷憂雖是啟聖而昇平尚未粹臻此其政何也臣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擇術至約其要在於用人聽言二者而已况夫表率之地有登一人而可當千百人之用者風厲之機有餘一言而可收千百言之用者惟望皇上加之意焉適者肅清政本慎重枚卜蓋毅然欲與天下之豪傑圖更始也臨軒咨詢親推言官蓋毅然欲與天下之忠諫集嘉謨也海內喁喁以為風雲之感

山書

卷十一

三

應極神一德之應求不與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而人以用之矣敢言直諫若而人以用之矣乃臣循名責實因往知來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焉請得而臆言之自竊位輔臣溫體仁等或陰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伴食以致賢奸之用舍日清海內之死生轉感蒙皇上洞悉其狀姑予斥免中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方今枚卜之典已舉稱塵聖明廣諏確覈真監前毖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離明獨照將前後開列諸臣合之平

昔講筵召對時意中之所物色及一時衆論之所推許得真品焉以副簡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所云振席登舉宜慎者此也自適年以來例為借才之說典臺者一時短氣故入同仗馬口類寒蟬致蒙皇上屢以失職詰問足令人臣愧汗無地矣幸今言路宏開疑忌盡釋真千載一時也然起廢之明綸又需銓衡之故事猶稽豈所以風侃諤而愧緘嘿乎而更有身無言者志在效忠薄處已可礪狂愚而轉圜遂足徵聖德此當詳確開

山書

卷十一

三

列以候上裁勿負瞻顧起見以滋掛漏臣所云建言錄用難稽者此也凡此兩端實開治要惟望皇上在慎重其始圖一在鼓舞其末路獲真才而收實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

考試閣員

六月御中極殿召部寺坊院官考試閣員手書黃牋示諸臣曰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

斃人畜將謂遠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此朝廷托耳
目腹心以致置尤易起直枉難分何所憑哉歐陽修連
廷尚未減竅分則勅局更張再寬則功令不信况勅兵
議撤分應實難違餉久多踟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
難使利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高散分吟忘公近名
比私即有清謹操守者又自傲視遂非必也俱令廢置
得宜禁載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命閣官劉宇亮傳進文淵閣大學士薛觀國陸禮部

山書

卷一

四

尚書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俱
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工部右侍郎蔡國用
俱陸禮部尚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陸禮部左侍郎
俱兼東閣大學士都着入閣與首輔劉宇亮等協同辨
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嗣昌入閣時傳借刀內援禮科
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于語言文字之外別有
精神夢寐之緣等語奉旨朝廷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
云別有因緣希夏妄為揣摩殊屬誕肆姑將四將語來

越日具奏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黃
帝之于風后高宗之于傅說往往夢寐符之我皇上慎
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于精神玄感速駕帝王
寶出語言文字之外尋奉旨罰俸一年

清仁之旨

七月少詹兼侍讀學士黃道周疏言臣聞下士而享要
道逾于太牢福夫而被至言榮于文繡臣少而恨不得
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即觀勛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臣

山書

卷二

望

依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
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數言略
舉天人之義相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于要會禪于治
化至煩陛下特達開喻以為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
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思繹
此諭仇為忘食疲為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
論文望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
一至于此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

先儒之言止言修近儒之言民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者淺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觀富美有以邇上古之傳有以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足矣臣當日即當有所聽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深言之太早今既逾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為聖賢所憲造道不力于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憲成德不收于完局造道之始不本于清雖言修言止言良

山書

卷十一

四

言靜終有曲謹之蔽稿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于仁雖言知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稿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于亂亂者必不可治恭者必歸于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啟道心選言顯示于爛兵燬餉之中以此精神于荒屯散鎔之外宜亟首崇欲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鑒清流品

亦清倫叙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氣濁塵寇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做何非可遂恐其歸于曲謹稿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則是天下更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下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則其生賞仁殺尊亦仁容保而錫仁流迸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悲嘆化離亦無不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霸小廉不詣于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于

山書

卷十一

四

知合明于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知能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為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登激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憲為臣者之不清不忠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于君仁為天之本心衆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慮為君者之未仁不應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于清仁出于誠誠立則明法體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即為

聖人之妙用陸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則正人心以汰邪訛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至于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至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棟樑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于欽明堯舜之臣極于寅清惟明

書

卷三

四

惟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堯舜之言親觀堯舜之心尚未敢有隻言兩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肯于寤寐羨牆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于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志有不可復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強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期

月升平可致也諸雜霸推諫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于道化而收之至于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或有偏至之人偏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無帝德誠無取于遜心矣違不索諸道而已也臣稟衰薄櫛居湫隘冒暑執筆不問朝夕遂成血滯恐遽卷忽不能以而稽至道開釋精微猶憶台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注使後世史籍得觀聖王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紬繹無窮雖又補太平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書

卷五

五

爭執綱常

七月少詹事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言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于先王詎不敢改至于事窮理極亦因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係為臣教忠為子教孝垂憲萬世本于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釁出時出戎右不施于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太祖以劉基宋濂惟性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

遯事孔棘起楊博于宣大還翁萬達于本兵然其將楊博其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栖遯不十日黑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夜不稱起復也後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勲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買起于右屯崔呈秀醜顏于樞府身旁斧鎖貽咄西市去合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後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有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

山書

卷一

四

比之緘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終嗣昌秉樞已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乃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撮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已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沴輒減膳徹樂素服避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

辰不辨猶之父母溫清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徹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况于為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嗜吃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才今宣大督臣盧象昇又殞載壘不視含殮椎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潤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于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

山書

卷二

五

推則是聞喪者亦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輝氣違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所從出毫不可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干天地經常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之臣而用之奈

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禁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于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邊疆之警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戒也凡人遺其親必不利于君壞于家必無成于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歎市樂天之說才知脩觀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鳧指龍說夢描風猶狼狽之狀倚肩俱走無

山書

卷十一

四

從施其鞭策又何益于重負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谿尚以法治之而冒喪教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也先是道周其二疏其一糾方一蒸其一言不當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二疏總成使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不欲上疏乃厲言會極門內監需索銀八兩窘乏不能應未幾嗣昌入閣黃復其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已

畢透將前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帝召閣臣來平臺又名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工官史料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來平臺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逆趨始到日午宣入帝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而恩訖黃道周奏臣註籍未允朝蒙宣召不敢不進曰知道了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

山書

卷十一

四

郎許世蓋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瑤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召黃道周跪帝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閒時從經筵教沃中略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兩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不應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義利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

私之于己事事專為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事專在天下國家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功名爵祿所以臣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十八日准起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薦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所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托于時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

山書

卷十一

五

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沒嫌疑麼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未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先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職數時亦可四冒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賡臣何苦以自己之

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帝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揚我太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好更舞文弄法是此等入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正叫做廉不叫做清道周奏陳天子大節不可觀天子所以說他未是仁帝曰你的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于清仁出于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

山書

卷十一

五

不清要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即誠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為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理如不孝不弟之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是根本工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列在父子之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

去此違彼致有避色避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光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尊情之舉天下咸諒之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事工三四十之久所以人不能諒且如成祖尊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鉉世宗尊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開黃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

山書

卷五

五

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被逐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罪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臣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碑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帝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純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帝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教趣誠非得已這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為

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別是一般今人邪說直附于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耻言入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非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曰對君有體運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激罵道周曰何敢激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子比之緹拘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集此兩句是臣過激幸

山書

卷五

五

通明主統敢直言帝曰直言豈是激罵道周曰人臣進言甚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朝廷之禮義廉恥如臣為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辨也帝曰你無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司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激大臣臣自少讀書于今

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于君親告于妻子臣二十
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夜親自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
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如鄭鄭是怎麼說道周曰臣
輩棄于通國孟子不失禮說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罕
子臣謂文章不如鄭鄭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鄭
叔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鄭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
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帝曰陳新甲先
作兵道籍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

山書

卷二

五

遣歸今日內外交誼不得不用他你說走邪徑難道楊
嗣昌一薦他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
則行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
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群引類
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
言者亦是臣今日之耻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
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成一入之私
帝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鄭五倫盡絕昨日許曦等說他

罪狀甚明不知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
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鄭不孝不
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鄭正是臣無
所為宋人慈孝鉅不丁母憂于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
之臣如要救鄭鄭則恭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鄭也帝然
然道周曰方今獨去敢言之人少就諂面諛之人多臣
不得不言帝曰我死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
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于

山書

卷二

五

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
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
求不得罪于天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開操
守隨分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旁頰之餘仍成一篇文
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用你不圖這樣偏矯恣肆
本當等閑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今日臣不
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
都是虛話一生學問上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

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
說面諛者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
敢爭是非辨邪正而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
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帝曰起
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論誠是誅怠之法道周亦冒盛名
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
後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訌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
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別辨是非邪正及
山書 卷十一 卷六

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
朕之愆尤人心闕條國運世道一尋機械存心專于黨
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
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未寇盜易治衣冠之盜却難治
也除以後再有這等立置子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
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皆起
刑部主事張若麟糾黃道周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
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玉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

為治天下之大本原黨同伐異之隱情拾樵的賄之狡
術無不見肺肝直為道破開邪一議尤為千古之聖帝
名賢所未嘗發端人正士所不能言者也直如日月之
當天妖狐異道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憐謂大家洗心
以副特守振拔之明旨何意諸臣之恃眾藐旨造捏奸
言以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
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群黨藉藉或挪抄傳之即
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違事而執議通霄聚眾信口譏
山書 卷十一 卷七

誹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
有而皇上為之理屈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
倘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
紛攘攘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
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
藝以文奸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
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
不辨菽麥者墨汁全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納賄之地

一聞皇上下頂門之針遠天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魃之穢態難藏嚇詭不靈路空無幸遂至發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已對之語宜錄列傳與新頒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肯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吏臣徇私戴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政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速掩矣夫病之大者不加照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

山書

卷二

卷八

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目今舉國若狂莫之敢指臣雖備員末秩亦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肆其充鋒雷同不言以負清時也于是降道周不級調外用楊嗣昌奏移張若麟于兵部

綱常大義

七月修撰劉同升疏言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見皇上至孝承慕廟祀敬誠頒行小學孝經風勵天下聖人心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天子所以

為四方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為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主萬世勿墜是為大權大權者推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于情之禮而不及情之禮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忌于其親天性然也今臣于楊嗣昌有不可言而不可不言者敢昧死為皇上陳之臣官史官也依阿朕躬以附閹臣則愧良史不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某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內外交紅宵

山書

卷二

卷九

肝焦勞如人亟欲病去雜試諸方以與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衰絰在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改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懇惻上告君父辭免給葬庶幾善承聖意曲盡典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于授地也辭論罪而掌邦政亦可效于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唾罵傳之邊徼四方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

自處如彼以表崇煥之故知用于今日不見皇工之處
崇煥不動聲色而怒奮乾斷于最自皇上切責委靡而
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墨衰而嗣昌不可以
為子若猶附和黨談緘口全無不惟身以為不可天下

後世皆以臣為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李賢等情

人望頌夫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

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恣改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

家尚何賴焉當噴居正時抗顏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

山書 卷一 卒

毅倫那忠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行直節報主臣生

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

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襟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

帷四就納忠爭冊王請冠婚東封終起力排和議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趙志舉遂喉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

忠真皇祖特鑿清操得免身家之厄卒至憂憤而殞伏

遇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工特恩親

裁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

臣之一家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工所生
成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厥无任義
之所不敢出也澀血拜疏冒犯新恭罪無所逃然生死
榮辱皆是政身之地臣亦違恤其私也

扶名教誦儲才

七月補修趙士春疏言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皇工

拔置工第授臣史職二載于茲感恩自勵中夜不違今

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內外紛擾餉匱兵車豈得一時諸

山書 卷一 空

臣才力不堪馳策或良由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性

未至故也惟臣楊嗣昌墨衰滌事拮据罔效荷皇上特

達之知簡入輪非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

金華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

力辭新命天報中樞乃請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于歲

月久近之間絕無有哀痛憐恤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

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女安乎臣于是嘆嗣昌之胸

無天倫日無清議而忍心害理肆悖一至此也伏請聖

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開考經在闈卷猶欲教
以人倫豈端按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
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
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
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
足致也今使嗣昌而果才也在司馬之堂儘堪兼効何
況紙上勅撫無救生民局中致實坐傷國體棄于封疆
無補豈云歲輔可恭將來義務為重必反謂封疆可却

山書

卷一

李二

徒以梯榮之計遂其卸轡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責又
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于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上軫
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存情起復者實
由人才缺少之故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之
大臣不當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
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
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懇懷管見不遑詳
舉敢以一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者兵餉屈指中

外但得教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
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帥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
理財之人也近來輕視監司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于
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茲鼓鑄可核實舉也凡
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晉之大僚之保舉而又非汎然
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
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
而眾皆曰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未敢遽信

山書

卷一

李三

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察
之嘗使所儲之才多于所供之職又安用此衰絰之夫
宣勞王事乎于是者令甲永禁奪情網常名教昭然白
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起出尋常為萬哉臣所謂亟應講
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噴宸
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
神祖初年輔臣張若正茂倫起復臣祖懌慨建言為那
元標諸臣之倡義斃救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

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權臣蒙面入直
網常掃地而嘖嘖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
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
垂照

風俗黨凌

八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
淳漓則以語言為端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議農安于耕
士安于庠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俗恬

山書

卷二

寄

美而上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耻敦厚而尚浮澆味廉
讓而事構鬪紛紜糾纏莫可名狀而無如近日私揭及
趨養之甚者也閭閻雖此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裝點
多致穢及閨門曖昧之事恨及陰謀不軌之情合當之
者羞縮無地傍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或為不則列板履
布影聲相吹即今巷陌之口粘連或滿皆奸惡借以挾
誦者也富民懦士負夫節婦不知幾為吞聲矣至于登
聞有敢封敝有司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

其傾陷或陰託為護身如適日劉更榮李春濶等猶曰
自為穴中之闕也甚至市棍而訐御史部民而劾縣官
路將而恭主帥已陞之主簿而扶選司名分倒置綱紀
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之風波之民易動而難靜初起
不過傾陷在人心漸成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
伏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敢仍行私揭即同匿名文帖論
有借工訛潛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城御史即為捕治
庶奸究清而善良安風俗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

山書

卷二

寄

民生之繁也蓋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知教化尚事
功而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疎耳民有自然
之良不倡率則不見臣以為社學之制當與聖諭之誦
宜並也蓋社學為家養根本形端則表正在地方官禮
聘師儒將致頌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給原餼時稽勤
迨如近日雖陳道臣張鵬冲以所屬之五鄉頑梗難治
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六言最切日用
之事聖經賢傳悉括于此地方官宜教誨有德紳紳或

高年儒碩明白詮解廣為闡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良
每于朔望親至伊尹廟集眾講解數年不倦至今陳留
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則刑罰可
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不移俗不易臣不信
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鮮有實克舉行者致功效不
彰宜世道人心凌兢若此語曰觀于邨而知王道之易
三代原不易治而治伏留意施行

蓋弊割沒

山書

卷十一

六

八月南給事中張焜芳糾史塗曰蓋弊中有割沒一項
而塗之証已踰二十餘萬矣割沒之名何自始舊例蓋
每引母已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
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割沒入官立法何其精詳搜剔何
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恣額外之徵也既以
割沒充贖罰供巡用之取用而高致弊等案數踰十餘
萬而為監臣楊顯名所糾然亦未至如史塗以代庖
之官半載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蓋惟垂涎割沒

但利其多不利其少于是早投意旨不用秤掣坐定斤
數每引不下二百斤而蓋遂任其夾帶奸商恣恣行細
載故每已必致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聚多人就地推輦
者有是理乎是巧借割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實矣所以
正供愈欺而蓋務積弛致國用受誣聖躬積憂塗之罪
可勝誅乎又如納級中書汪之機徽賈富豪與大奸劉
小二腹心相依私圖私販藉官虐民道路側目史塗以
巡方重臣正當訪察而反與之連為賓主秉燭夜遊流

山書

卷十一

七

連酣飲乃至出姓俯觸穢甚唾星至臨行贓私數十
萬扛荷頃其國亭放棧之熾敵愈張而私蓋與販公私
莫忘至今日劉小二始被監掣究而棧仍漏網也既下
部行察詞臣楊士聰復列款糾之葦史塗職追贖斃

慎重恤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卹帝曰王永
光已削加銜間任王鵬冲何得借修城請
誠訓勳戚

八月諭成臣望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天禧金玉
輝煌富貴全倫迴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
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小心守分不負國恩厚禮養儉
以保身名真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茂禮棄法或濫交
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游棍魚肉小民收受
無影投獻題帖告條平白覆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
拷京中科道瞻徇溺職不肯糾察在外有司畏忌存心
反為護衛聽彼荒荒小民含冤抱恨惟詛訪呼號而已

山書

卷十一

六

不知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後嗣斷絕顯則身受刑
章人鬼交責即拊心自悔嗟何及矣朕念此已久欲教
未及茲爾借帙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雖一書分別
善惡各有教諭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是示
勸戒者特令刷印頒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為善
亟去惡端蓋不干法紀即是尊君不思害人即是積德
做做前賢以為後嗣之計仰遵祖訓以胎門祚之安不
出日用尋常之間即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恩禮無虧

于已身名俱素何其美也欽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曰近以
戚臣不靖特頒書勅戒之念爾三家尤非他比違旨違
善注望特敕即應時集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字字詳解
件件責成務使子姪俱成仁讓之風庶藉近戚可為眾
親之倡但泛視教為明違暗背祖朝之制其誰敢私各
宜有察勿辜朕意

嚴禁冒籍

山書

卷十一

六

八月諭禮部冒籍原有嚴禁以後有異省改學者俱着
察究

倫常為重

九月河南道成勇疏言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為之
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者猶體
也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
知所以自別于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
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天



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為親則拂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况儀禮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藉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為紳即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諫可藉有文之斧鉞可藉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放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

山書

卷十一

十一

遺親義不後君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然則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刺擊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不知嗣昌所行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男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姑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

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為志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志乎嗣昌雖巧文甚辯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中似道為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于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得固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不為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

山書

卷十一

十一

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勸嗣昌之安為附和而不讓其為師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天下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道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進于子道亦完于臣節

不云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賊子而敢于排群議必
作他日之亂臣而敢于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
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誣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
為其父之同籍子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其親欲廢朝
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
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默默者臣恃皇上特
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

山書

卷二

三

其言事關綱常倫理不言更有何可言者不識忌諱出
語慙直踴鑊斧鑕臣所願甘

三案謚典

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凱言伏讀所訂記注天語諄諄
舉先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
今者謚典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勅懲焉在皇上
一昭定之臣約略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謚核無
稽而瞭于開卷翁于素論者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恭運

也勳名所聚也其一為成祖之龍戰草運也忠義所動
也其一為世廟與皇上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耀蒙
運也鈎黨所起也則所號開國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
之謚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于謚
多缺當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
御對所以褒陶安手傳一廖二非御製平蜀頌所以美
傅友德廖永忠手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悼
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首謚若葉居昇以建言殞獄則

山書

卷二

三

一訓導耳丁者即以喪元執兵作戰鬪狀則一樞密同
知耳謚一訓導而後此直拔樓高寒蟬寂而仗馬緘者
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關而脉下伏
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章溢馮勝孫安等不過十餘人
而可以定開國謚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草除于謚尤
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團練子寧若在朕當
用之非成祖遺者其懇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平
敵非成祖深惜其才品乎方孝孺輩皆忠臣也非仁宗

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宜首謚至若龔詡之不肯
城門一慟一衛卒耳王良黃觀之妻之投水與胡閨女
之跋形不嫁則三奔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面
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奔流而後此覆雨翻
雲貌替纓而身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進推如鐵鉅陳迪
暴貽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謚典矣
若天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啟
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
山書 卷十一 五

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燦黃尊素
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強項之徒骨鐵漢之唯肝背撐
持世運一鎖鑰也擦虎牙者固封章可采入犴穴者亦
姓名可稽而哀哀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雜雜人
為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所與感于蠹簡零編荒烟斷
壘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
大槩刻期上聞至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
冊曰崇禎某年謚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諸

臣若而人甚盛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
數百年遺案知非明斷並出之皇上固不能定此善與
不善之謚耳若天奪善長恃勳而驕耿炳文陳成而老
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乎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修約
而有愧死友繼負解縉子婚而有慚生女巫奪原謚可
也陳瑛蛇吻蝎尾肆釁逢于卒無逃于好選徑加惡謚
可也此又推皇上旌善殛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貽
山書 卷十一 五

垂不朽矣

開林鼓鑄

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
開林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蓋法者既發言盈庭矣
臣竊以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日之計當標本
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
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
目前止圖補苴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

澤終非本計也恐字多踰限光以開採鼓鑄言之臣以
為開採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
于得失之數何以言之速者不具論計三十年前未斗
只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斗小而直踊且
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
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否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飢荒
至販粟千里之外何以致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
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于斗亦復何

書

卷十一

策

蓋昔人有言使我為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
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廩百室盈止米價
仍復光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
况開採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
若鼓鑄之言利者雖言鑿鑿可聽然臣以為今日非錢
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
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
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

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
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
故何也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
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備者獨一日之力得
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日倍于是而不能求
一日之飽推此類其言之則運兵一日之餉倍于往者
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要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况兵
之數不可紀極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為盜

書

卷十一

策

比既為盜又當費餉餉不可算在兵則日噪噪則且將
逃而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
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弄百姓因而不得
耕而苦于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噪民盡歸
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
迫而為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于錢
之不足而已記萬歷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抵銀一兩
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

一千四五百不守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錢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身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寶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而相生而遂裕于

山書

卷十一

卷八

流水之原者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

開墾荒田

慎言又言開采鼓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之棄而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軍流殘破之子遺樂而歸歸于南畝徒使之輟耕太

息而已而漫曰開墾是國未獲之萬一表已成之膏腴不亦在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穰野被之威國家未必便有賞朽粟紅之效然其慮是表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况于免盜賊之患勤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之已久矣若按租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非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矣

山書

卷十一

卷九

何田在何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租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荆棘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卒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絕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勤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于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間追呼

抄校凌虐需索又奸民變亂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屯方今天下眷眷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條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勅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該道該道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曠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

山書

卷二

全

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于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倉馬諸額皆計田而汰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餼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勅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于祖制而又便于軍民魚

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使計也

疏通鹽法

慎言又疏近議鹽法者亦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于長蘆長蘆不同于兩淮兩淮不同于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益之行也行益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亦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資而益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益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

山書

卷二

全

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于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蓋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益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益之法仍由詢于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好商積弊但去其太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益商與官

賈不同皆據數萬之資以求什一之息重廉恥而情體
而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
免無可奈何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絕之亦止得一
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
者也猶記萬歷末年有袁世振者行之半年新舊之引
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幾倍于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
振快用群小散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網法者臣不
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為官勇

山書 卷六 全

設于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于
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其
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前法如人何矣若以錢
法行蓋法此必不可行之教也况于揚州設爐三百座
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使刀筆之權不操于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
壅而不可使行私錢希滿天下雖取死者日誅之不能
衰止天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使

才民因有事若無事耳若為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
曰無事而孟軻曰為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
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
情為主語者之王道以人情為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
條畫之也

校賊偽撫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五萬先後
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為勦已也率九營從鄖

山書 卷十一 全

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
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
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
校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校撫分
屯群賊于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受餉願為百姓耕
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竊糜糧汝才解散脅從諸眾崩
蹙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陽諸邑居民分地錯
陳而居時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遂為聲援撫治鄖陽

戴東曼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數城屢撤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臣見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實蕩平之機也疏工下部知之先是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天荆襄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要區也秦豫蜀交會于斯根般兵餉絡繹于斯近聞楚寇造船百餘沿江而下即使

山書

卷十一

金

人心底定訛言繁興尚當選才擇將以重虎豹當關之勢而降丁未策一戰未建一奇事事懷疑飾詐盤踞恣驕乃界以天下要害倚為一方干城此言胡為未哉使其出于要挾牽制計無復之而不得不應也則其害不可言矣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脇而尚可幸撫乎伏乞皇上速諮理臣獻忠曾許四千從軍何至今不受調遣治臣數月安插何杳無奏聞按臣原開歸農回籍從征三款何尚無確數併近日情形五限諸臣詳悉星馳

啓奏倘再遲疑蒙混粉飾代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其咎者國憲具在戒罔何所逃罪勿謂撫事一結無與吾事也

詞臣改用

十一月編修楊廷麟上圖勝代誅一疏其末云陸贄有言五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事解任人如嗣昌經理關永者三年督歸陽和者嘗及周矣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營田可為而不為猛

山書

卷十一

金

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貴人逃責旦夕敵至則引巾幘自覆耳由此自棄何以責人凡天下之功不成于知而成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學今人患不能愚故識不足以致其明而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敵即復不學致恥不足振其勇四郊之辱無以使之因敗而為功師之工亦既濟之六三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克出險用眾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一手可為寒心昔諸葛武侯之言曰集眾思廣忠益自

古聖人必稽入謀伏望陛下毅然內斷于志先治其內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三捷之章豈曰乏人乎既入改廷麟為兵部主事冠宜大總督盧象昇軍前發書未幾象昇遇大兵于賈莊死之

請行欽卹

五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跪言臣當受事方始因思以職掌為報稱有死刑獄蓋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名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

山書

卷上

全

古聖明矣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刑或曰議獄緩死寬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霆之威非取必于姑卹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虐哉言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自擇法網而大小臣工咸不自恐慎孤負聖恩間真一二于法以明朝廷之憲其在乾剛獨攬臣民誰不感激而惕息哉臣去年留考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餘人路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

山書 卷一一

表維成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臣鄭三俊道臣曾櫻于私寓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獨是明罰勅法之人心也而諸臣或委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輕嚴累司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寬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圖

山書

卷上

全

靡之中黨繫將滿其中豈無寬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民引開一面立勅再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奸盜非原贓務令真偽五分則所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于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不盡為解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下之章朝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私徇非以

臆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而必不以為

嗜聒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

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間哉臣見邇因星變致勞皇

上素衣避殿實 修省則清理刑獄實研災之大端也

升臨新
政條下

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按此條當
補入四月

山書

卷十二

六

山書第十二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禎十二年正月編修吳偉業疏略嘗觀宋之諸臣慨
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帥文天祥
請以四閩分都統制今非常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
高皇帝所以修郡縣之倫也事多寢微虛糜廢弱今宜
清餉嚴軍甄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投有功特令大
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幕僚收召義勇互相唇齒

山書

卷十二

一

以壯扞扼且民兵法操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遼州軍
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龐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知
定州韓軾嚴管弓箭社猶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今保
定安肅地方其民固在也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設
法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矣上下部

京城後濠

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後濠以資守禦從之其工
自土城廣梁門至大道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

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闕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闕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璠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糜金錢而泄地氣以議出內監帝方銳于舉行而不放爭給事中夏尚綱疏曰臣聞興事揆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成酌其財之盈縮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經也頃因兵亂甫定之餘而

山書

卷三

二

思患預防之計沿城洛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圉深念哉但此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丈計延袤以若干丈計度非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以襄厥事而告成功且地多沙礫源非巨浸穿隄引流勞傷無算日今邊儲如流司農仰屋脫巾之變時開搜財之術已盡而復于輦轂之下興浩大之役鳩工庀材耗於露肘與其作之而若不繼何若先求其可繼而後經始且京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可再求深廣

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外棧七座臣愚以為蓋其工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浚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脉來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皇上俯仰與思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或者為牖戶網罟不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若使一灣壅水足以拒馬則兵馬長驅所遇如通德津濟其為廣川巨浸知復凡幾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

山書

卷三

三

控扼緊要在人不在險明矣春秋書晉潰明城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疲耗歲時豐歉而遽動民興作使濬而河流通也猶慮所損已多矧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旋壅究無當于險阻之用手臣愚謂商理之道于今日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商防患之遺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陞者詎不

願為深增壯然早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聞
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不報兵部侍郎吳玘復極言
之命正

議加練餉

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令戶部議餉于是戶
部遂議加練餉疏云兵額制五萬保四萬宣三萬陝二
萬各省九萬前遼鎮標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
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酌四萬

出書

卷十二

四

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
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原一萬此餉數也
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得五十萬關
稅並增可二十萬蓋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賦罰
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
萬于地畝上酌派十二年為始畝再加一分於派四百
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工尤如議行部初議照錢糧
每兩加一分大江以南地狹糧重戶科言之乃照地畝

每畝加一分按嗣昌已議加餉餉一百八十萬欲練兵
十二萬為勦寇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報兵八萬然仍
舊籍之兵也此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議將宣前遼
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營制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
兵也勦不成勦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極矣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積分之法
又以副榜在後始發或多質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

出書

卷十二

五

出副榜于是奉有副榜先為得人之旨于是副榜諸士
各以翰林科道自儆士風竄凌自茲益熾

開洋之利

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
國之材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及燕全
軍需孔急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無如何也然
利害有宜割斷時勢有宜變通有開乃釀隱禍而閉是
杜奸萌者則有如閩中之洋禁曾奉明旨然臣聞入也

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
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
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
于末年海工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紅毛
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開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
云海者閩人之田也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饑饉流
蘇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
則轉掠海濱男婦束手及子女銀物盡為所有其為

山書

卷十二

六

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
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于今海工
固未能一日無盜特有其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
走死地如鶩往往至海外既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
番為市紅毛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二日夜可至津
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裔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難
籠沒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償其地一日可至臺灣
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

奸民生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諸
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設海上事亦未詳悉以生利
研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若知而不言詎所不敢出也
蓋海外之裔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
國道其國產糖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
需而東洋則呂宋其裔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裔人鑄
作銀錢獨咸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
若販呂宋則車得其銀錢是兩裔者皆好中國綾段雜

山書

卷十三

七

綉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及服之
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
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
機之裔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
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兩洋入貢之
裔恭謹信懼與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裔名加
多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最惡撫臣雖大創初未嘗
我忍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

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黃炮硝凡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聞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歷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至五六萬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而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有以為生

山書

卷三

八

計不致飢寒困窮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而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之考核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吊用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

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闕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詳禁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保舉奔競

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適因時值多艱皇上求賢共濟如飢如渴英才恐屈科目碩德或遺山林于是復開保舉之一途誠開門答岳之盛心也夫十步之內必有

山書

卷三

九

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敢謂保舉內無人材乎然舉行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徵赴公車者固纍纍也茂材異等尚未有聞則人才實難舉之匪易亦可概見且內外諸臣所舉當其奉行之初猶知畏此簡書久而漸及親知繼而道路所聞又有異焉者矣蓋事久生玩弊實易開蕪之心不古庶恥道喪嘗見閭里之間凡利涉氣微輒奔走如鶩况以尋常布衣忽爾一旦而膺民社保無蝥蟻而蠅逐者寧止如吾人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

張于內訌入不聽事開萃文燦職冠帶辦事嗣昌自請討賊帝賜尚方劍並督師補臣銀印給賞功銀四萬兩銀牌千五百面蟒紵緋緞各五百疋親餞于平臺後殿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襄陽猶為文燦叙功命提騎速至京論死棄市兵科初有疏糾文燦曰細閱理臣所奏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許多推卸無限躲閃且益不解所為終不能不為理臣効一忠告矣獻忠者非如九股始議招安固給官劄食官祿居教城經有歲時者

山書

卷三

三

也理臣事前既費經畫事後應有承當况操縱到頭之日事會豈肯讓人且繼鑲上手之時作用何不由我臣續其揭如襄陽院道楚中撫按及均州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有此一大段騷擾是隱隱卸其擔子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總斷之曰襄陽撫中情卸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堂部院總理八區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聞而作此局外之言哉且陳洪范所獲之關防先時竟無所聞臨時突爾請給倘無此箱

財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而愈不得其解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傳報之文亦無實指之事乃龍統默微曰竟爾不驚漸有次第已耳豈皇上所責成于理治者如是而已哉

新河運道

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遠過馬家濠不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

山書

卷三

三

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壽節稱賀

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其日遣為先宗孝元皇后忌辰帝登極後皆免賀禮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行賀禮先之然卒不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祖妣加號

一五二七 升 續修四庫全書 卷六 史部

帝以皇祖神廟昭化年八十命禮部擬工徽號明正舉行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列卿首帝切責之既而親定左

懋第袁愷陽潤蘭剛中范士冕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

古汪承詒張緒綸為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

外計過堂說事

山書

卷三

五

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房訖言竊聞古人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今當三載考績生民之休戚統係于是洗滌污穢共砥潔清無忝大典乃見川陝奏報詰問府臣之指叅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取因憑臣因思百官坐棚後依期過堂說事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看實舉行耳蓋在外之冊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會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諮訪雖與論鄉評皆叅未議至科道會單而有

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往例部院考功本內外之

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各為說事實無說也過堂已

耳惟過堂無說而被叅之官與通國之人乃噴噴有說

矣夫課實莫切于說事南北邊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

然各有一地方即各有官員之作為是必進布政按察

司各官而令其逐一陳說如倫味與也足餉已經聖諭

申飭者及愛養一切大政務期指事實對件件着落不

許模糊更飾而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叅錯辨

山書

卷三

五

駁歸于至當盡于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司說明如布按庇貪則知府以下亦不妨說明而布按知府各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避怨嫌部院考功且以此定布按知府之明昏鍾軟而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者史料河南道又從而彈射之如是則賄賂無所容私交無所售吟城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掌其于治功實效端有賴也又照多事地方需官萬分不同其果大奸大貪宜行誣點若隱細小過輕輕卸搭此人規避之端不可不

慮考察罪將卓異貪汙之尤者沈名上請如先臣萬拱
所議賞則量行宴賜罰則嚴行追贓在皇上自有不測
之恩威以為求治之激勸矣按此條當補入三
月開洋之利條下

山書

卷十二

六

山書第十三卷

上皇太妃號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神宗昭妃慈寧宮劉氏生
辰年八十上册加宣懿康惠皇太妃按儀注上詣奉先
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詣乾清宮東暖閣俟
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翔坤宮從
中門皇太子等位從左門皇長女等位從右門出隨駕後
同詣慈寧宮上于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坤寧宮

山書

卷三

一

周皇后承乾宮田妃翔坤宮表妃各具起頂冠鞠服行
四拜禮皇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禮長女二女行四
拜禮上回乾清宮各宮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
頂冠鞠服行四拜禮神廟端妃周氏和嬪梁氏光廟懿
妃傅氏康妃李氏敬妃馮氏慎嬪邵氏熹廟貴妃范氏
貴妃任氏良妃王氏及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崇
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鞠服行四拜禮各宮并三公主
每進盒八副禮畢叙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表妃見



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禮周端妃傳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禮田妃表妃俱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禮梁和嬪邵慎嬪兩位前右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禮三公主惟與張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禮其各宮俱不行禮相見禮畢俱四各宮各府惟周皇后二妃皇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鋤刑大蠹

山書

卷三

二

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潛疏言臣聞國家之忠厚立國也十年最長今皇上嗣統一紀矣臣聽言厚德則與久竊之易應昌李長椿等曾待詔開釋又與暫繫之罪自嚴鄭三俊等曾從令保候何嘗因問者已有定案而於新開籠何嘗待言者日為聒耳而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綿億萬載之歷者端種厚于此臣近發科抄見強犯宋芳經一案奉有賊未獲併賊無主認的還着訊確擬之旨因舉手加額曰皇上肯恤官犯今又矜民犯乎是

不徒此案之生機起實數十案之生倪動也臣往為司理每敢強犯之舉人或或借証指以報讎此或借恐嚇以肆漁獵大約以有賊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疑惟輕近刑部諸招往往以秋後緩決朦朧結局噫獄底從此積矣雖無委繫獨嗟望眼之欲穿莫言玉關速因圓天涯即是玉關誰無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夢苦園扉日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容以矜慎存之聖世而繁累近千武夫若人臣有持獄平恕者開改官則

山書

卷三

三

諸囚哭開起官則中外賀今誰哭又誰賀但取皇上所見為情法已符無可加等者姑駁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今者雨雪愆期說者謂是不仰體聖意而非詳非確致抑鬱于和耳臣聞漢明帝憂旱曾車駕以幸獄親錄囚徒嗣馬后言之寒明等言之于是終夜徬徨乃多所全宥是可見外而堂燕內而苑華無不矜穴紫纒為念而言之悽愴行之真摯久旱而驟雨此其應也乞皇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實實料理某項應速結某項

應獲詳其項出入重大有如唐戴主德所言威福入主
大柄非下所盜而應取決于聖斷望心所斷動即成甘
霖有可退彗星不可致瑞雪者無是理也臣草疏方畢
聞臣同官表愷言謂謝啟先入獄為牢頭所詐被擊數
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傅宗龍入獄復為牢頭
所詐搜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此則民犯之魚肉可
知臣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責移為牢
頭之橫乞皇上併勅刑部查其姓名追贖正罪天錄囚

山書

卷十三

四

徒而天乃雨故臣願以蕪積繫當之系弘羊而天乃雨
故臣願以鋤大蠹當之也刑部尚書甄淑以疏中有系
弘羊鋤大蠹等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衆怨之庸安得
有許多身為人所烹也帝命降李清二級調用未幾以
鄧衣衛回奏鄭鄞疏有刺文語令指名錢霖父子多
婢事命逮霖子高賓尚賓尋復決錢霖託刑部主事沈
廷禧行賄于甄淑事下于獄竟斃尋復原職

風靈修省

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靈大作
田地亢乾麥苗將槁甚至傷折樹木雖天心仁愛警示
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致朕不勝警懼焉或因政
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至冤抑
莫告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
干天和所以咎徵疊見亦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
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實情五行并賞但不許因而懷私
借題以取罪戾爾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實圖消弭

山書

卷十三

五

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部即行擇日祈雨回風以
安兆民
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積雪不消皆結為芙蓉牡丹諸
花枝枝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
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盈甲戈刀如齒開封歸德大風
晝晦如夜惟餉料臣孫承澤疏奏免未完練餉不允令
設法督催戶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彗見下詔
停刑而彗即消今年以風靈下詔修省何以久不應也

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者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吏藉以濟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二得其實停刑可以消暴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不教

會推總憲

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竊馬文升之言曰贊襄治

山書

卷三

六

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振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邇來人情貪黷甚至司寇大臣如甄淑近亦以賄敗停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部尚書汪慶百不能無說焉慶百品行卑劣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醜顏就列久之復遇總督缺出以才不堪用奉旨罷歸夫天下寧有不

堪耶哉而堪正列者才蓋緣其賦性較諸工于欺媚以龍鍾之年而猶作暮行之事一旦投入輔臣國觀門下突起田間死灰復燃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繕城之役工費浩煩復為得隴望蜀之計席猶未暖顏甄總憲之席今奪之推夫豈無因而獲此乎視朝廷之崇官峻職竟可唾手攫取一人握定誰敢復言既由田間而司空又欲由南空而北憲四視當年不北御戴曾幾何時遽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泯也伏願聖明慎重風紀

山書

卷三

七

勅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匪人則足同列亦羞與為伍矣要地之線索雖靈舉朝之耳目難掩為慶百計宜早知自我屏留人間庶恥一事也臣與之風無嫌怨徇職盡言以免喉曠此鉅銜之地諒以臣言為不然臣請以一官謝之矣奉旨不必苛求憲臣缺另推

撤回監鎮

三月諭各鎮內員察訪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守防援事權未能盡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

省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遼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典
牛文炳武俊陳鎮喬崔進揚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
撤回京另用申之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訪本
信護守陵園崔璘除去兼察起存錢糧惟專理益務勅
書另行換給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
及任內釐飭過事宜開明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
邊防勦禦等事都着督府鎮道一意肩承共體時艱各
體歡略殫力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悉照諭欵

山書

卷三

八

立行若有疎虞五案大法俱存必罪不貸其總分見元
兵馬應歸督府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親策諸士

三月召中式舉人四十八人于文華殿面問邊腹交誼
何以復警雲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
會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教
百言帝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葛世振第二高爾儼
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簡討

周尚等為科道吏部主事有差

學政事宜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
茶馬曾遣勳臣以重其任永樂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
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遣御史一員弘治中先
臣劉大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復奉俞允以南太
常卿楊一清陞都御史往治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
存馬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疋此修舉之效也事

山書

卷三

九

久相沿寔失初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苑
既多裁革茶斤亦幸折納御佐官員非以降調者充任
則以物議者贅麗雅且不行于府衛况藩臬乎故馬政
之廢事權之積輕使然也御史柯元伯嘗憤馬政之弊
恤商裕者不遺餘力是以起解如額而又革坐名派引
之弊夫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于清釐遂有見效其當
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收裨益斷然也或曰巡撫
可帶管臣讀楊一清之疏曰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

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清以風
望降濟之臣尚不兼理况下此者乎致琴瑟不調則必
解而更張之伏乞勅下該部察照弘治故事覆請特遣
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六年如蘇北蕃育另奏
取回破格論功撫按事體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
聽選委仍勅吏部以後卿寺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
新設大臣疏請陞補其餘監苑散職亦選北方少壯素
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有其人充先代之成法以除
山書 卷三 十

久病之積弊必有賴矣

又疏

臣按秦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
僕其時畜馬蕃庶至一絲以易之何也蓋唐制八坊四
十八監盡觀西之地芳草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
武永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五園規模宏以遠矣後人
不知大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弘治中又
添武安一苑豈非因時制宜強國裕邊不可已者故也

自先臣劉大夏建議楊一清力任清出草場荒熟地凡
一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籍
也至于草去諸苑如保川天地永康嘉肴兩隆俱在平
安之開城龍陽太和會寧俱在鞏昌之會寧安勝永昌
慶陽定遠俱在慶陽之安化以及香泉在隴西康樂在
京紫鳳林在秋道班班可考即戶口日蕃軍民視為永
業難以議復然今非其時也流寇搶掠以來所渭秦隴
懷慶郡延臨鞏甘涼無地不荒蕪如延慶近日徵租熟
山書 卷三 十一

地固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草萊與塞外無異者若
擇水草便利深究利害廣置監苑招募軍戶既堪養馬
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藉且救荒有術也然清察侵沒
規條建置招集流徙設處經費皆非才望重臣身到眼
到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之求牧與易
矣廣監苑者求易與牧之實政也

又疏

臣考我朝馬政統于苑馬茶馬亦其大者也國初立

茶馬于陝西四川嘗遣國公費金牌用茶五十餘萬斤
得西番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
上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
信者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
德威震于殊俗矣志載原額四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
號降各番然臣科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曾恭進御
覽驗其字號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
見初制主于盡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

山書

卷十三

十三

以邊方多事停止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復金牌之制
尚書劉大夏復准舉行尋以簡察未出事尚有待今皇
上法祖攸行况于金牌之制肇于高皇利賴九遠乎倘
去奢照斷然行之當不待再計而決矣欲行則先議鑄
造納馬諸番正德年間被亦不刺搶殺殆盡金牌多失
嘉靖中御史劉峯曾為清察不知現在內府幾何兵部
太僕死馬衙門有無貯存按其缺夫如式鑄造當亟議
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樂舊例三年一頒然國初

省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今需馬甚亟合當一年一
遣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亟議者二也有領校則議
勅勞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戶鎮撫等項職名各領有
鞬勒勒合其後子孫相沿有無廢替合行察理請設頒
給金牌其小族弱番差發馬少另行勘合以補其窮每
遇納馬厚齊鼓舞格徠自廣當亟議者三也

又訊

臣方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

山書

卷十三

十三

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
為數不資殆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歲畜種
馬一千二十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留遺有數
而欲以博擊收之效豈可得哉夫種馬馬之源也源大
則饒源小則鮮欲祈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
清規畫馬政通計六苑可收三萬二千五百匹以二年
驟一駒計之可得馬一萬五千匹矣較腹袋俵養以派
累窮戶不大相徑庭也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清

曾討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收買駃馬七千匹今各邊呼額歲費無算豈可惜此小費不為苑寺裕本源哉如謂各鎮請發無此多財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場收地各有冊籍雖經起租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數比之民地頗差大相懸絕斟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牧馬而設選為買馬而用似不為過又如加茶馬司贏餘私茶及西安漢中西寧等府衛所貯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牧

山書

卷五

四

養亦必有濟各苑衛驛朋內減銀兩有無見貯令行計度投買馬亦一端也如謂此等清察回稽歲時則有陝西死馬寺收地銀兩不可不撥歸本寺以充急用如隆慶五年文過熟地三萬頃足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固原軍餉又寧夏文過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五錢坡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養馬場地別行那用大夫初意今本寺貯露矣立為撥歸

何買馬募兵之煩仰屋哉如果種馬聯雲此以生壯駒以生駒不數年而數十萬之驍騎可指教矣

又疏

臣言市易尊種之事其條矣若倒斃無時其為害更劇馬致飲餉無法喧冷不節失馬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矣一任催債整日馱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雖立法考或勒令賠償窮軍之餉不可再刺者以殺賊而因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竊念邊外長技在馬

山書

卷五

五

其收馬也千百成群擇水草駐牧若有調發凡駃一匹即有牽二三匹是以馬皆壯猛善于衝突我軍致有勝項是少做此意先臣大學士邱濬有言宜于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所選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園以貯草置大鎖以煮料每日遣官照視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收放或有疥損疾病皆官調治如此則無損失之患而免賠償之苦矣此議鑿鑿可行合無通行

各鎮凡馬軍營若無隊伍或多或少積槽共餵每十
匹二十匹五匹軍二名專主飲飼收放各軍馬匹皆有
印烙號記遇有征調携鞍領騎若有老瘠廐軍預行稟
官雙賣有疾病即稟調治其本管守備十把守官日驗
其餵養易豆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有倒損則同槽
朋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
坐及識字人等牽占跟隨與傭婦女騎乘馱載物件皆
不禁而自戢矣其便一旦逃軍不能擄馬謀軍且無虞

山書

卷三

六

覓騎其便二至每馬給草銀計日用草若干豆若干本
管官親行盤根稱驗則扣剋侵沒又無所容其便三如
是而馬不苦軍而馬皆強軍不苦馬而軍皆壯矣

因薦獲罪

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部侍郎例應薦其屬員
為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中有綱常等語帝怒俱命逮至
京各杖之下詔獄拷訊戶部主事葉庭秀上疏救杖之
下刑部治罪 國子監監生徐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

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敢以身試法
弟讀書思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
君父之德如孔璋代死于季萆郭亮伏鎗于季國皆志
本成仁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
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前劄萬里請死明志幸皇
上察而誅之日者黃道周因為被逮廷杖之日臣工欲
痛董妲望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
之葉庭秀昌言申救蒙赦一百天下聞之益為驚心此

山書

卷三

六

真從來皇上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
又又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
父母父母怒棰之至死而不放怨然父母至極惡終不
忍死視其子觀其善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與憐而思痛
焉皇上好問好察道于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精圖
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將執修
辱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嘆道周通
籍二十載年居墳廬自躬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

不救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
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親孝道過聖明亦欲發行所學
雖其言嘗過熱而其志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鋪就速
時因販草屨飲水吸蔬士紳挽繫數不得行道路見者
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國
圖因罪為望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
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于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
之非獨臣草莽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
書 卷三 七

臣絨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難使皇上所以教育裁
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
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不治皆由臣子不濟不勤墜其
職業不盡不孝不本家修所致皇上方嚴典刑絕天下
之不濟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
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人心灰海內
為忠孝志乎今天下人謂殺道周以激奮輔弼而輔
恐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絀閑諫臣而舉朝久已巷舌皇

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
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者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
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恨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
優容望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知出漢唐賢主下臣請
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禍蓋惟君
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啻于人類者則從而誣之
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推士氣失民心我皇上
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
書 卷三 九

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見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
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殺臣狂
妄賢得死所矣臣家有毛白之母堂有未產之親殺身
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
謹席蒙願從樂庭秀之後

平臺台對

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台廷臣問治邊安民之道各官互
有敷陳給事中孫承澤言治兵當擇將安民當重布撤

二司帝是之令補既次日且既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輕惟操其急者重者而政之大綱舉矣今之所急所重孰如邊與民哉昨蒙召對諸臣問以邊腹大計各以饒饒陳陳蒙令臣補續故再陳之夫治邊之要臣以為得精兵數千不如得偏裨一得精兵數萬不如得大將一蓋天下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故將貴得其人也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朝文臣如玉驥管克征蠻將軍矣王越常佩平邊征西靖鹵三將軍印矣惟是未

山書

卷三

三

得其人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重其事柄寬其文法而大者尤宜予以用人之權自偏裨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自行劄署俾知謀肝膽之士悉萃幕下兵部不必以分權為忌而邊事舉矣此古所以貴將將也夫安民之要臣以為與一利不如得一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于民雖親然體卑而轄之者眾

凡樹德去疾之事尚不敢徑行而直遂者重布按二司體崇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貴以察吏安民詰戎輯暴非僅辦錢穀聽訟獄已也及撫按分道而兩司遂為承上接下之官暮氣奄奄隨人俯仰遂令事權操于新進推官之手是非混淆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之計宜慎選布按以風力學識之人居之選其權柄久其事任原其邊權二司不職撫按糾之撫按不職二司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

山書

卷三

三

民安矣此古所以重布按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收之效實實行之治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能百年無事唯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能十年不災唯藩臬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聖明勅賜施行

處分補臣

六月諭輔臣薛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議具奏刑科給事中表愷

特糾其奸貪誤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籍刑部提其班役訊問得實命逮國觀及行賄官未京先當會該時國觀託人求解于冢宰傅永淳事覺永淳罷回籍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書舍人王彥陞密語久之因令解事者訪之符其交通狀下刑部訊究國觀令自盡陞彥棄于市

初帝與國觀密議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

山書

卷三

三

因以李戚畹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為二駟馬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李復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奎乃其姻親上疏為言嚴旨切責于是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傑洪周國典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工納將如之何國觀知其致密以上聞因年終舉劾而房官遂劾二人間任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中書老矣即日死翌日國觀夜歸下

與見二中書在門內忽失所在國觀懼而計無所出是戚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賄內人遣為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內侍禁中投經于孝定李太皇后者也建慈壽寺塑九蓮像于閣上遂傳以孝定為九蓮後身也至是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遂要都喚去大都帝未嘗愛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部次傳報帝大恐于是傳諭停工追比復李氏侯爵而

山書

卷三

三

皇五子竟薨乃心恚此事皆由國觀欲殺之以謝太后未幾表愷疏糾國觀疏甚寥寥奉有成何辟章之旨愷遂再疏列其穢狀部提其長班審實逮國觀至京賜自盡國觀臨死曰吳昌時害之殊不盡然也

感念母后

七月感念生母孝純皇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疏布諸臣乞用葷不聽幸已六月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樂與鳳輦駢集臣家笑語如生

時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遺謁忘日照常齋戒外或再
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
也二十二日下諭聖母託夢笑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
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遺謁忘辰朔望仍齋戒酌量
進用自是始用草御案上用湯飯器皿初係金玉後用
磁器是冬工用漆器袍服大袖傳旨止留尺五寸闊部
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殤王封號

書

卷三

三

七月望五子薨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承王一第五子
一第七子七子生而隨殤五子名慈煥甫五齡至是亦
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帝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
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啟
柝侍郎蔣德璟等合疏爭曰恭愍皇五子孝敬性成神
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邁皇上以孺孝二字弁于皇封用
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盛典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類
贊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

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開越易名皆
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靈通實不可思
議之事望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
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為世
而望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
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
追封真君之儀備祭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禮正續文
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朝職掌等書茫無可循臣等禮

書

卷三

五

官也凡禮所以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依或越美若其未
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撰議致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
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
大矣先之去真君之號

海運便利

七月臨清副總兵黃允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
臣見河渠淤澁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乾旱必遠湖
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介

山內有通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
轉列公島至登州此夷險明矣當日遼事初起陸運費
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
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航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
通濬小河多造脚船如通州抵壩故事于嶺上建倉駕
居做石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又載自淮河抵膠自海
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

山書

卷三

三

二運無不可者

母后遺容

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生母孝純皇太后懿親新樂
侯第繪御容至初八日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迎
門外上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逸侍郭氏為定
嬪張氏為襲嬪李氏為恪嬪遣輔臣范履粹等捧冊行
禮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御容者后母新樂徐
太夫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維祖諸孫文

煊文照及衛聖夫人陸氏諭禮兵二部叙爵

懿安壽節

十月十一日為懿安張皇后壽節傳命婦赴仁和殿朝
賀命婦到者甚少帝命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
梗塞又驛遞裁減京官勢不能携家下諭申飭

光廟遺容

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光廟遺容至十月
初七日先初八日郊時司禮監官恭請御容二軸供安

山書

卷三

三

祭上帝尚翼善冠黃袍乘轎至武英殿外門橋下轎詣
門下內立侍懸御容常服一軸上行一拜三叩頭禮退
東旁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
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
容奉安綵亭內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進
慈寧宮大殿內懸安

追封殤故弟妹

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宗禎初追封兄齊思王等皇妹

悼淑公主等又出御札皇六弟定懿妃出七弟敬妃出十妹慎嬪出皆賜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忠昭王十妹悼溫公主又親定五六弟名由稱七弟名由稱望十妹名敬姪又追命九妹名敬始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十月兵部駁南交請封曰竊自黎莫交惡歲無寧日南交從此多事矣巡撫林贊夙具兩翼交兵一疏內云黎之國柄悉歸鄭柘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不為

出書

卷五

六

屬吏之援等語其語意固欲存一紙之緒于莫以朽黎方張之前也已經部覆奉有還着該督撫按着令道將設法制馭之旨邊臣果能宵布恩威警諭有方該督自循職恐後豈敢妄觀今于本月十九日接粵撫林贊一摺為恭報彙情事乃為安南頭目鄭柘代題請封王爵而發異執何前後立言之殊倫故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統使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惟源遂莫元宗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忠順乃准襲都統

使之職今之請封何功而然歟且也黎莫相殘大率素性何無故而有所結之掠何無故而興悖慢之辭雖朝廷事小不斯殊恩而較商要約豈可飭報而該府所云鄭柘世擅國柄汲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嗚貪得之無厭矣乃又云吮吮焉有辭于疆境不敢不為轉達不敢二字固憚于黎之狡逞亦憚于黎之悖慢乎夫其初請也那覆旨給勅獎矣初請不許要挾而許之其于中國為失體于屬裔為長輪于邊臣為冒昧惟名與器不可

出書

卷三

六

以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慄慄也如謂姑予以結苟且之局以晏旦夕之安則又不然那得其志將肆然而益橫莫亦可滅黎亦可蕩無黎與莫憂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券塞路壑之欲豈可得哉謂宜明告黎裔封錫之典乃以待有功如歛馭土屬使不內侵和輯莫那各安境宇朝廷方有寵異之加何待陳請如其不然吐舌藩籬張吾氣勢恩信以服其心兵戎以折其跋總以詳內略外之前壽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陳請封體

之事于模稜也

追邨勞相

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請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廕
疏略言居正歷相務廟神廟兩期佐理勛猷不可殫述
如策制諸逆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教十年安
享太平載在史冊鑿鑿可據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
歲久論定之後正復其文歷而武廢尚斯夙將如成維
先俞大猷子孫俱經追錄故輔功高發蹤賞未世延此

山書

卷三

三

曾孫張同敵所為叩閭以請也尋授同敵中書舍人

限田之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
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禮
部侍郎蔣德璟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實甚難行
蓋限田起于井田三代時井田政可限也自秦後而經
界廢美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翱元稹宋林勳皆
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為神富核貧之圖然行之而亂

如漢王莽宋王安石實似道其前車矣莽名天下田曰

王田不得買賣令男女口不盈八者過一井者分之曠
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為奸利天下愁怨安石行方田
法分烟折產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項以
品格計數將官民田逾限者抽充公田至自損已田為
私為倡而得福益酷彼其初意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
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口稀少地土荒曠田
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我高皇帝洞觀

山書

卷三

三

千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許民儘力開墾為
業又令以北方府縣近地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
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
河南及江北等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
給以牛種田器蓋不惟不恨而直恐其不田惟恐其不
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不田亦無處不
飽其時家給人足可行萬里不費糧可謂救粟如水火
之效矣雖亦令履畝丈量為魚鱗圖冊申嚴詭符投獻

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然行于其中而規模宏遠矣議者徒知豪強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與窮民而不知民之窮者即以田予之而田器牛種皆不能備其勢亦必托于豪強而豪強有力者即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無故而奪之其難甘乎鄧元錫曰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兼并誘諸朋黨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賂貧弱抑

山書

卷三

三

勤名曰均田實為弊此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實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痛懲游惰使人得盡力于田而不為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諭如北平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種桑棗修治農田水利歲積常平倉之粟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棗為殿最能實依令甲行之如此庶民勤于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

務手若區區限田之禁愚萬以為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見從來循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首善者四方之所風也由近迨遠古蓋斤斤重之矣臣于大典死平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隸于葦藪之下雖未可與外縣比設官分職原有應盡之責非可泛泛卸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隸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

山書

卷三

三

其所任之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曹差捕役一擒緝親身一察視否也且飢民滿路死僵相望城外日日割入而食該縣設廢粥廠裁廢掩埋殘骸義人也意惟曰緝盜則有衙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果無事之官端居而理訟優閑而比錢糧已乎蓋近來兩縣墜轉甚速恒以部曹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手常轉以致民事之皆廢衙役任其縱橫吏治之不允蓋莫若首善之尤甚

矣今海內多事更于外者撫綏流離扞禦盜賊艱苦備
嘗筋力欲竭望春明門不啻天工何當功令嚴明之日
獨寬然于京邑殆不解矣伏望皇工垂念重地嚴諭宛
大二縣實心盡職眼前最急莫如安紳飢京勸捐施粥
一事倘悉心得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
仍望初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之例
三年俸滿果有正薦方許轉部四年俸滿曾舉卓異方
許與考選庶不鄉視一官科見歲補循良可方駕西京

山書

卷三

高

而上矣至于南京兩縣近聞廢弛亦甚似當一例推行
以重根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歲補

勢紳怙惡

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吏部侍郎蔡奕琛並刑
部侍郎章先岳受賄事奉旨蔡奕琛受賄關通吳中彥
致書章先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至十三
年浙江巡撫熊希渭巡按王範查奏之疏上力為剖白
刑科給事中孫永澤駁之曰臣辦事垣中察得原任刑

部侍郎蔡奕琛受賄關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
結及昨輪值發抄始見浙江巡撫察奏之疏不勝驚駭
何兩臣瞻徇之太甚也奕琛奉嚴旨原察其受賄關通
事情令撫按據實速奏疏中滿紙支吾承行之口開展
辯之地殊不知吳中彥以敵國之富家肯半費于營脫
蔡奕琛章先岳內外為之居間得賍各以萬計長安之
人能言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憶按臣喬可聘之疏不
見在乎知府石萬程同推官文德翼等同公訊問中彥

山書

卷三

三五

之子吳微雲信口直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
有實跡乎無實迹乎又奕琛向按臣關說吳微雲係奕
琛同年朱濬修之愛婿若婿即琛婿也乞從寬政等語
此有實迹乎無實迹乎獄貴初情稜稜鐵案恐未可一
筆抹殺也尤可異者中彥獄中與刑部侍郎章先岳書
稿有云所有用費併祈一應諒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
中彥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王子元等運京營幹情事
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裏據實入告以申朝

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之風乃瞻前顧後畏勢惡而不畏君父顧情面而不顧清議使各省撫按盡若此則繁潔 臣欽仲遠為狗情護惡之具矣天下事尚可言哉臣謹循職掌據事恭啟即以冒禍不違恤矣伏望聖明垂鑒施行

按此條當補入三月親來諸王條下

山書 卷三 美

山書第十四卷

兩郊祈穀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辛巳躬至南郊行祈穀禮自嘉靖中改大祀殿為祈穀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啟豐日祈穀以後不復行至是復以上辛日行祈穀禮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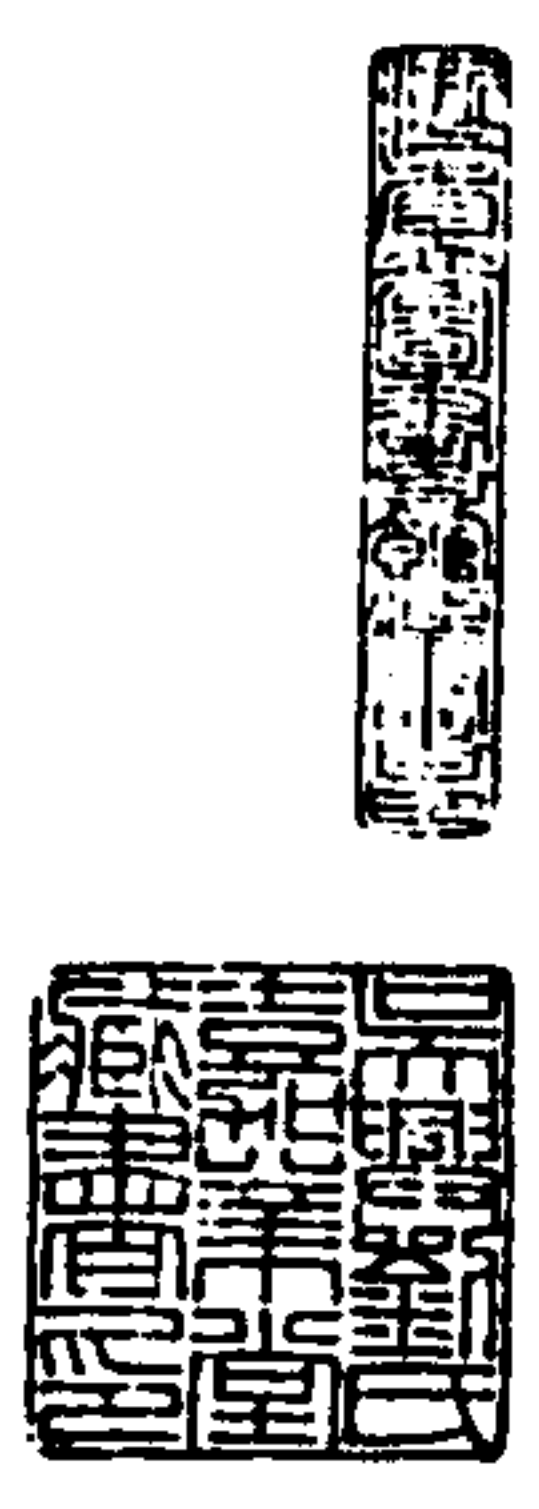
賑恤飢民

正月諭歲荒民飢煮賑當如救焚拯溺前有旨着歲撥

山書 卷四 一

山東各撫按速察各州縣倉庫實數有無虧額侵漁及賑過飢民多寡原限一月內分別逐一回奏何至今未見奏來仍貽狗隱稽延之罪着該部即行察明各該處仍着恪遵諭旨星速察奏其痛瘼不關封積不發的俱着指名奏來推官不據實察報的一併奏處如再玩違重治不宥該部馬上飛催仍立限去該科記着曹兼有旨如何不行恭糾着明白回奏特諭戶部都察院通知

禁抄密封



正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禁抄密封上言機密屢禁抄
傳深蒙嚴諭臣等請有密封發科者該科封固送部臣
部照舊錄出送回該科彙繳密封發部者臣等錄出即
封固送該科照例彙繳日輪守科科臣一頁專接密
封臣部仍每月將接過密封開列具本題知兵科具疏
云臣愚以為既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
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
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

山書

卷四

二

也如何還有事洩投何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
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
也況即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
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藉口何可密也如禦
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烽火熄矣仍當使廷臣
共知其何策以禦邊勒寇之誅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
寇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勒寇此可密于
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速有罪之人不容忍其

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
之人不容慮其入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
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
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
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更復昭然
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
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糾史館皆不
能啟什襲之藏而幸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

山書

卷四

三

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聖敕紛紜自臣等封啟之臣始
矣臣用是兢兢然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福藩之變

正月賊李自成率群賊窺河南府逆陝西叛兵數百逃
至河南巡撫李仙風招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
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為內應一夕而
陷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絕城走士民被殺數十
萬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垂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蔽

之世子逸去遇亂民劫之裸而奔于懷慶自或在雜搜富室竊藏帝捲子女玉帛相載入山以書辦郡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行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官兵攻入仙風收時昌斬之

帝聞變御苑清宮召閣部詳問情形遣監臣王裕民都尉冉興讓科臣葉高標前往存卹各賜表裡及銀兩尋差刑科給事中孫承澤上疏糾兵部曰臣惟自流賊發難以來屠城破邑屢屢告聞矣大約由于中樞之地議

山書

卷四

四

論雖多實效因奏每見塘報飛馳止憑檄發一覆大將跌出止憑資格一推幸而小提部收指示之功不幸而敗部不與覆軍之罪內外相談以致日甚一日竟至墮郡城審親藩如洛中之事誰究中樞能辭其罪臣以樞臣陳斯甲受皇上封疆之寄所宜公而忘私盡忠竭知滅此朝食乃雷同掩飾沒無主持楊嗣昌曰其功宜叙也亦曰其功宜叙也嗣昌曰勦功無成也亦曰勦功無成也不知賊勢猖厥十倍往昔楚中焚掠已徧川中破

陷未休所叙者何功垂成者何日樞臣亦曾一為恭啟以肅朝廷之威靈否也即如庸帥王紹禹威望未開何遂委以腹心重鎮當其奉命而往原責以剿平左革之賊何以今之遠延楚中及在楚辦賊不效已知其伎倆無能何以仍將豫疆漫令嘗試有同兒戲也且聞賊素稱狡鷲舊在秦中督臣洪承疇撫臣孫傳庭數與血戰始挫其鋒此豈恒怯之李仙風賣菜傭之陳永福所能辦何樞臣不早一策備貽禍如此其烈也嗟嗟往事蓋

山書

卷四

五

不可問矣豫中自歸德以外俱有藩封俱稱難守倘事機再失遂至中原潰裂不可收拾天下事寧尚可言伏望皇上亟令樞臣從實料理目今豫中兵氣奄奄作何整頓赴援客旅逸巡不前作何鼓勵俾列藩有泰山之安萬一賊向東南江北二陵重地根本所關臣督餉淮上見鳳督朱大典暮年氣餒難骨支離用何健將補之以收萬全之策願樞臣明而熟計無致一誤再誅也臣職在言列不避撻鋒倘樞臣因臣言而閉門引陳或出

凱激辨當此主憂臣辱之時宜有此臣罪滋大矣

大赦中外

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証交侵且際時事多艱問問凋敝無告災黎困窮已極目前更望飽得甘霖百姓藉息倒懸可解况今歲而山東河南等處流寇猖獗兵民殘殺無寧日甚至人自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憫惻又邊警未息議調多兵勢必指餉然惟微原非得已惟恨貪官

山書

卷四

六

奸吏借此作弊額外股削有限之民力甚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無所控訴或官吏行酷暗害民生或讞獄不平姦吏顛倒或紳衿土豪驕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戾恣睢或助威及內外官員肆行擾害或犯法罪人情輕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挨不結竟至瘦斃或情面囑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修職業惟營一己之私或蒙蔽陰徇朋庇作姦因念軍國之重種種情弊有一于此皆足仰干天和

昨又值天示警戒黃青為災豈非多惡積于下而天變

即示于上總緣朕深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姦德不足以格物誠不足以動言行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職災異叠興民遭塗炭安枕無聞朕徒忝君師風化之位竟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到思及不勝酸心愧服朕病今幸稍愈哀此黎庶教化未洽而兵荒相繼以致犯罪罹法者日眾朕仰體天心最遵祖法大赦中外併令咸暫免行刑特勅兩京省直經營官將已結未結重輕等

山書

卷四

七

罪凌逆新故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杖笞酌行寬釋贖多者的量減竊贓少者分別釋放俱照後開條例定限于季夏中旬內外通完其姦敢有怠慢出入身弊定治重罪務期刑獄平允奸良剖明庶幾稍消怨怒之氣免致干和至如勳親紳豪藩王宗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姦橫肆陷害善良者着科道解事衙門及撫按官一體密勅訪摺恭奏朕恪遵祖憲至重典決不輕宥特此遣官分行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辛巳內計

是年內計主察者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吏科都給事中吳南瀨河南道御史葉初春先是考察疏上奉旨京察大典屢奉明旨責令部院諸臣執持擔當破情秉公嚴行澄汰勿使貪穢漏網庶大法小廉咸知勸懲逆考劾各衙門等官內外多以鄉貢任守及在籍丁憂多已經處分的臚列元數仍屬賄徇積習成何察典遂着恪遵屢旨嚴明考核有真正貪酷者不許徇庇

山書

卷四

八

隱漏及擬款不謹各款俱要嚴實詳究不得拘定舊額祇循故事案責仍限三日即奏于是臚列再上無辜者較往例為增大條被處者汪度百張學周姚鈿章先岳袁蘇喻思恂李玄趙時用林棟隆劉永祚劉錫田唯嘉蔡奕琛朱維祚張結光郭建邦葉紹顯徐人龍董羽振莊欽郵王萬象新元光張羅彥馮可賓

襄藩之變

二月賊張獻忠羅汝才走當陽耶撫表維成悉兵扼賊

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使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成開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先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儉推官鄒曰夙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張獻忠曰王噴王也但我不能殺王朝廷不赦楊嗣昌耳遂殺之投其屍于火盡殺官眷并殺資陽王常法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初左良玉瑤瑤之捷降將劉國能獲

山書

卷四

九

其妾高氏募客潘獨庵寄襄陽獄至是取出携之以去左良玉在鄖厓家口噴奮于襄陽盡為獻忠之所有良玉聞之同耶撫表維成發兵馳援已無及兵科合疏糾嗣昌曰蓋自洛封失陷文武守臣先後伏辜而膺勦賊重任者尚以遠在西川為解今襄陽告陷賊禍甚矣襄樊為南北咽喉古來戰鬪必爭之地今拱手而資敵獻闖相應羽翼已成腹心中原千里流血天下大事豈堪一誤再誤以至于終誤也今日急者恭督

當自商雖係督當自汴梁鳳督當自黃麻暫移土賊之
後合力渠首之誅不論何兵何將能救獻擒關即予以
封爵大賞何必單靠一久任固功之老臣也諸葛亮曰
兵交方始今功罪不明何以討賊為此番功罪未正雖
遣將如林調兵如雨恐無以立威而作眾氣也夫獻賊
自四川來督師楊嗣昌親統各路之兵專任勦殺開縣
一敗猛將寥寥數百為賊所乘賀季之兵犄角不聞以
將子敵難之過歟及將殞兵潰關防馬驟盡行委棄仍

山書

卷四

十

粉飾奏報而曰賊復飛遁何太欺也况賊經陸路奔突
督師乃水路道逆不知御所賜之鞭馬曾一攬轡否也
于行軍為失機于朝廷為不敬矣在督不過以破失十
縣為蜀失事之終豈知以首陷藩封為楚失事之始耶
若左良玉者固督師特題以建大將之旗鼓者也十二
月內既報由襄陽夷陵巴東而進又報起程由興安進
發止不關乎軍令去來一任乎已心豈以瑪瑙之捷不
係督師之調遣遂狂悖至此何驕蹇也迎頭少一擊之

力是以賊兵入無人之境耳至于郎撫袁維成楚撫宋
一鶴非督師破格推薦以秉鉞者乎先事無一哨探之
報當機無一告急之文臨敵無一扼守之策雖地有遠
近而罪無全諉守道萬年策巡道張克儉非督師不火
流補以守土者乎飭備無綢繆之能清內無緝奸之術
臨變無卷旗之勇雖同城有勇而信地攸關以上諸臣
督師所舉而大負督師負朝廷負封疆雖東身國憲有
餘恨矣且也失事其如此重大而諸臣至今未有塘報

山書

卷四

十一

宜候督師至止往復商確而乃敢上聞歟何蒙蔽至此
也八疇之火解合前自當有所着落矣抑臣有請焉中
樞亮天下之柄為皇上執法以削平禍亂者也兩番失
守調度雖極苦心功罪未衡大法豈以曾受督師推轂
故欲言而噤噤夫公忠起見執持宜先察督師在那時
有戰實限內撫勦功次一疏內首罪洪承疇首功熊文
燦至今思之功罪一紊而用人行軍到底受害樞臣虛
公自信斷不游移然臣不能不切切也至于將領守令

等項功罪全 巡訪御史詳核豫按高名衛已受賊旦夕不可無人察本省之變奉有選差之旨此時臺班之員不論在內在外報滿候代之內選差一員命其星速前往不必拘赴京考核之例亦地方之一急務也

蝗後典七

三月諭戶部都察院春初捕蝗係重農首務典屯布告非紙上空文奉有屢旨嚴加責成佇望野無害稼之蟲民解不耕之土五穀豐登四方永利庶幾內安而外自

山書

卷四

十三

附食足而兵亦強各該撫按及屯田御史勘實通行有無虛應故事奉命不為不久未見具疏奏來好生違玩姑且不究今時延暮春東作方興著將捕蝗典屯事宜再行所屬各府州縣務令及時修舉仍將各境內蝗蟲生滅撲打多寡及墾種過屯地若干措給過牛種若干逐一詳察分別殿最限四月初旬各行據實回奏如再瞻徇私庇悠忽玩泄及有且塞責的訪出有司立寘重典撫按司道等官一併治罪決不輕貸特諭

又諭戶部開墾屯田原裕兵食昨歲春初曾奉諭旨旨令該督撫鎮守官嚴督所屬春種秋收將開墾收穫數目具疏題報該部即據所報多寡定各官功罪茲聞今秋冬已過如何未見奏來殊屬違玩着戶部即將各邊屯田以開種若干秋成之日以各收穫若干及未開墾者俱嚴加分別詳列賞罰限十日內具奏務要明悉確當鼓勵將來俾人知所懲勸屯政克修不得瞻徇朦混取咎特諭

山書

卷四

十三

閩臣清獄

三月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言取各犯審時投詞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傳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明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眾乎孰非我皇工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折圭擔爵以為榮美作奸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照名換

審時臣責以臣子大義懷以朝廷大法皆俯首叩頭自
恣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內
員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
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官倪嘉慶夫
也豆借逐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
司官賄差一節力辨皆為懸指留案牽纏五年沈滯所
宜早為分案的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管撫蜀則
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宸顧其一時疎率之

書

卷四

十四

差實不放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酌議者也一原
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祇為博己之名事出風
聞殊夫入告之體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
任巡撫黎玉田常道多方訛詭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總
之勘撫未見有效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概
論所當分別各路議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
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囑但逃弁拘提何時符至若審
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

科耿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
而科叅有款又多有缺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誘但辨稱
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
殺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辦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
者也一原任南道成勇自負直慤匪為傾排但言官就
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情所宜原情
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宗琦事出倉卒原
非違法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一原

書

卷四

十五

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贖數已有二千之多復日肯結已
獲貪濫之數所宜勒限追贖照例務釋者也此案方經
欽駁自當訊其賍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校經擬斬
罪成招懼而賄賂有由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于斬况
又復贖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北道賀錫據冊未完之賍
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擬地方錢糧除去抵完欠
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
酌議擬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靖浮薄恣肆屢見

才情剛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辨有十疑法當立聽謂
周敬宗係堂上所親拔于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講送
况然此月身在场中金玉亦貧之備安有多金况又非
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種失辨所當研訊確情再為
確議若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朱國壽朱日燦瑄工俱
有可原倍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還職者也
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
此矣臣于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嘿嘿然者

山書

卷四

六

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克祚夫出夷
吾于樞車用益明于三改皆成功古今羨政今之臣
未必如管仲先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摩厲可當一面
未可知也

石變粉未

是年春池河守備馮萊銓進三色未粉言廣武衛龍山
英武衛小橫山二處石變為紅黃白三色未根眾稱為
觀者於軍民如蟻攪取堪以充飢謹將三色未粉進呈

御覽

遣官祭陵

四月御太極殿召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
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萬焯驛丞米國宣平伯衛時春禮部
尚書林欽祥侍郎王錫襄蔣德璟入對帝曰孝陵為高
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此所載近陵不許開窰取
石斫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于原額四窰外
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

山書

卷四

七

回奏還頂特遣重臣親勘左侍郎王錫襄奏臣向為南
京司業祭酒頗知陵事帝遂命與成諸臣起惟禮部三
臣面對錫襄復奏孝陵自華山以下屬句容工屬上元
向有祖窰四個天啟後漸添頗多宜行拆毀奏畢德璟
奏孝陵在中山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為形勝其龍脉從
茅山來歷無岡武政華山白雲峰龍象卷一帶至陵可
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窰若
礙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

先宗室舉人朱統鎮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開砂諸處亦
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德璟奏泗州
地稍低開大水時氣侵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脈來處開
亦有鑿開池塘者帝曰這奏向不曾聞得命起來隨賜
宴畢帝曰右侍郎朱德璟通跪帝曰再奏朱德璟奏中
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為鳳泗祖陵南幹
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為天
壽山水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是萬世靈長之福

山書 卷十四 七

帝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德璟奏誠如聖諭
儒者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嶠豕來負地絡之陽至揚
子江入海為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
天津入海為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攸任帝
曰這北戒天津入海處德璟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
天壽西山繞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
一帶龍脈通處亦不宜開石帝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
又曰或國公新樂侯禮部尚書朱三臣同過帝曰今今

卿等三人特往南京孝陵同奉祀及守備神宮監禮部
禮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脈經行處并左右沙水俱
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密房悉行拆毀樹木椿植或宜
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行至泗州祖陵鳳陽望陵
一并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恭奏治罪因賜成
國公路費二百兩絲緞二十表裡新樂侯路費一百五
十兩絲緞十五表裏林尚書路費一百兩絲緞十表裏
命再賜茶印同出檻外叩頭謝恩而出

山書 卷十四 十九

封妃禮儀
四月進封東宮田氏為皇貴妃西宮袁氏為貴妃按兩
宮進封做萬曆中例也先是禮部已具儀注內侍後以
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欽楫
等以會典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亦云內命婦
請親以次賀如常儀天子妃曰諸親則于皇后前稱妾
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行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
上追思甚高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

在工則此禮自不便行今而妃受封驟行此禮恐非慎
夫人却席之意又永禁時長公主于成祖則女弟行也
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
而妃之前恐亦不妥萬歷十四年進封鄭貴妃乃神宗
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
禮禮官守禮未聞內官議禮者凡照會典洪武時例行

督輔罪案

四月諭督輔楊嗣昌瑪瑙山諸提不能掩兩藩罹禍之

山書

卷四

十

失雖經身改還定罪着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議罪
具奏各官集中府會議云議得督輔楊嗣昌初以樞輔
司兵則截南山東殘破一會城五十八州縣而陷一德
王繼以督輔視師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殘破二府三州
十九縣而陷二福王一襄王三王連陷二祖列宗之靈
將不知如何恚恫即引王將失機律不足塞罪若其餘
郡王將軍中尉及百萬生靈之死益復難計然此皆中
外所共言惟抗首救國之罪尚推髮葬教也一日三抗

修義明旨力棄義州以至重闕孤危二曰屢抗戰守明
旨引漢和親唐稱臣宋納幣稱為樂天而以善戰為服
上刑三曰有倡聚斂一議加勅餉三百萬兩再議加練
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致天
下民勞財盡群起為盜四曰隱匿失事不報即福襄二
藩被害已久尚隱匿說說轉換支吾五曰虛飾捷報如
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流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
神人憤恚又且陰買賊款毫無着實現今招安在蜀楚

山書

卷四

十一

諸賊剽殺橫行又是熊文燦款款督此五者救天救
君罪又在失陷封疆之上其餘奸貪萬狀較險百端誦
經咒死蝗蟲明條欺誑良心久死豈肯自裁實萬望誅
殛之速而亦望上威福在手社稷無疆之慶也查嘉靖
中大將軍仇鸞奸欺賣國致敵大入蹂躪亦病疽而死
肅皇帝赫然震怒剖鸞棺戮屍此案類而三王相繼以
陷凌山東河南四川湖廣諸省殘破則嗣昌之罪當有
十百于鸞者三尺具在似未可以既死寬之也議未上

因部院科道各官累疏糾嗣昌之罪于四月十八日召各官至乾清宮諭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彥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等言輒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忠直何不先具奏疏待兵科恭本下部紛紛不已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饒這一遭其各疏留中不發論爾等知之隨下諭楊嗣昌免議予祭一壇

三輔起用

山書

卷五

三

四月諭國事多難亟藉舊臣佐理輔臣周廷儒張至發賀達聖定識巨力料品鴻猷贊襄多勞忠諫未竟俱着以原官入閣臣弼即着馳驛來京應朕佇望至意地方官仍照例致送該衙門知道

問刑條例

五月刑部尚書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諭旨曰律應恪遵例能高下刑部司官引議多非正律正例該部即同原管重修會典司官逐一簡察諸條款有事同而

二三其例及參錯不齊可容又高下者俱與刪歸畫一造冊奏覽以憑發館吏定務使法約易知條簡易遵一此從來辭端不許率易塞責者有詳刑至意

開烟酒禁

十四年春立烟酒之禁犯者立置大辟至是諭烟酒為違隔所必需禁販亦因敵之一着犯者泉新可謂嚴肅民間犯者甚眾輒置大辟朕心惻然因念烟酒既有益于人聽其自便但下海出邊者禁之

山書

卷五

三

樞臣教罪

五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開釋傅宗龍孫傅庭疏言微臣愚蒙自知負罪深重原欲舉新任侍郎臣吳姓以自代蓋深服其料品壯猷為大有用之才原奉天語命臣不必再請臣毛骨都悚不敢再請惟長跪再奏願皇上于才難之時漸開一使過之門若臣有一毫市恩之心徇私之意臣該為死如原任兵部尚書傅宗龍起家臣鄉巴縣真是民之父母及巡按貴州立解安酋之危後

總督密雲留心邊計再蒙望工賜環臣鄉巡撫練兵清
屯儘有方略惟其人徑情直率冒任中樞以此獲罪望
上若曰欺藐知為死不放出此一時與論成推為可用
之才望我皇上鑒奪臣再奏如原任保定總督孫傳庭
選自有血性的入臣共事行間見其兵將肯做事即激
然若見其兵將不肯做事即拂然怒則火上攻為面
熱為耳聾為咳嗽此臣知之最真者然足偶聾而非長
聾及蒙界以保督乃自認偶聾為長聾至負皇上委任

山書

卷四

五

然其才情氣魄猶堪一割伏乞皇上鑒裁此臣平臺而
奏之語不放減一字臣謹補牘再請伏乞皇上念臣從
封疆起見勅下吏部俯照朱之臣例將傳宗龍等赦罪
作何效用仰請聖裁釋傳宗龍擢用孫傳庭不得輕議
按宗龍以楊嗣昌為之自代及在兵部嗣昌軍前所請
兵餉餘額宗龍稍裁之嗣昌致中樞不任時方倚重嗣
昌切責宗龍宗龍跪言嗣昌徒耗國家兵馬錢糧不能
報効但以氣凌臣中原之事將有不可知者帝奪其官

尋下獄至是斬甲為之復任三邊總督是年九月宗龍
率大兵討李自成于襄陽敗績死之

開科格才

五月諭戶兵二部議開裕國足民奇謀義勇二科曰朕
惟足國之道貴在阜民強兵之策要在擇將方今國用
日煩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每年足用則必
取之于民及言恤民則有慮誑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
使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

書

卷四

五

干城未覩桓糾未聞推轂徒勤登壇罔效抑又何也豈
以天下之大人材之盛而竟無人焉明習心計經理備
論可以不事腹削催科而使度支京帑有殷陳之積者
乎又豈無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起乘或沉識而握奇制
勝或馳恣而陷陣摧鋒如古所稱智將勇將之選者乎
朕付辭側席旦夕以之未獲一遇意者所謂敷求之術
未盡其道也朕今欲特開科目一裕國足民科一奇謀
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

驗徵聘選舉更須良法盡善務期極美必售質聘母投
蒙傑傾心召姓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設科
事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規制來看

皇子禮儀

六月禮部疏言臣等恭奉工諭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
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其冕弁翼善冠服而
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而十齡受封已加
冠矣有無妨碍卿寺傳示該部詳察典例經禮一併議
書

卷四

六

擬其疏欽此臣等捧譯明諭仰見皇上稽古之隆禮必
求諸至當萬非臣等愚昧所及除十齡冊封祇遵祖制
無容復議外惟封冠二禮並行未便臣等敢不詳察期
副聖衷故之儀禮士冠禮註云諸侯十二而冠又云若
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禮云歲星為年紀十
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是十二
而冠禮之經也又考禮記冠儀云冠而後服備是所謂
三加備尊者必冠而後備也臣等前奉明旨謂既受冊

封必其冕弁翼善冠服則冠禮不可不亟舉故議照為
歷二十九年事例先行冊封既加王號而後備王者之
服行三加之禮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第一時並舉
典禮未易誠有如聖諭所示者合無照嘉靖二十八年
例今歲先行擇吉冊封以遵祖制俟至十二歲依期加
冠以循經禮未知有當否惟是冠禮在後而受封冕服
在前之首所云有無妨礙正在于此臣等謹察會典及
集禮有親王冊云禮有親王年幼受冊寶禮又有親王

山書

卷四

七

冠禮各自不同先封後冠似無妨礙累朝皆遵行之即
古諸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
想魯公既為國君必具國君之服特冠禮未行則三加
之冠服猶所未備耳蓋封者建國之始錫圭胙土所以
樹百世之本吏君道也而冠者成人之始備服熊賓所
以去冲穉之幼志人道也對禮惟帝王得行而冠禮則
貴賤皆不敢廢故高皇帝斟酌百世分為冊冠諸儀原
是兩項備極精詳惟三加之禮洪武中所定親王初加

網巾再加翠冠三加九冕梳成化更定初加翠冠
再加皮弁三加冕旒于是後遂為定制改之冠儀註云
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蓋尊以明
無生而貴之義大宴亦不相遠然皆申之以祝辭隆之
以飭戒所謂冠者嘉事之重者也今皇三子冊封合燕
照例其服行禮俟加冠之年行三加禮始稱備服恭之
古今禮歷朝典例似皆如此統祈聖明裁定答旨云
這先封後冠既詳祭經禮不相妨礙今歲冊封皇三子

山書

卷四

三

照例其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禮該部即將冊封事
宜詳具儀注詳書未看

真人宴例

七月禮部疏言張真人以異教獲蒙國恩祭會典郊祀
慶成亦曾有與宴者自天順中有真人不必與宴改為
賜饌之旨而宴禮不舉久矣即真人朝覲進表時酒飯
亦不開光祿鴻臚開列則我朝所待真人者其大略可
知也應京師奉家召賜宴遣際可謂獨異且奉有優待

明旨後經該寺具請前來臣等敢不敏遵但歷稽往牒
終難妥議合無仍比成宴例用上采品物待之其宴所
及侍宴官則慶成宴內一款有云法王佛子國師禪師
僧官喇嘛俱宴于大慈恩寺以內官一人侍之之例臣
等竊以為宴如慶成可謂隆矣而釋道二教所爭既不
多法王禪師其名號亦重相應比照遵行至宴所則宜
改慈恩寺為靈濟宮各從其類于理較妥臣又查去春
應京曾奉命祈雪亦將遣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侍

山書

卷四

完

宴于例亦合允之

新修太學

崇禎十四年新修太學成是年八月十四日巳時行釋
奠禮是日為丁巳筮典丁祭相湊帝命丁祭仍遣官行
禮釋奠另期行政擇八月十八日辛酉先期賜衍聖公
孔允植宴于禮部真人張應京疏請入監觀禮禮部駁
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郊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是崇
文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書服率學官諸生于成

賢街左跪迎駕至樞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道大瑞王德化未閱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足不同有頃天漸明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先師廟中由陞工至廟內拜位分奠陪祀官各就位分奠官列于陪祀官之前奏迎神樂兩拜興分奠四配十哲官各詣廟東西階下分奠兩廡官詣兩廡前俱北向立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帛于帝右帝

山書

卷四

三

揖至立授帛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少卿跪進爵于帝右帝立授爵獻畢授少卿奠于神位前出圭分奠官以次速進各詣神位前奠爵訖各以次速退就原拜位奏送神樂復二拜興而禮畢矣帝坐廟西廡急呼禮部官未工傳首先師神帳內有二紅杖非舊制不敬亞聖神王稍偏又二廡祭品久置工部修理粗糙不堪令禮部左右侍郎太常寺堂工官細加巡察回報帝由中道至御幄更翠善冠黃袍率奕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

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候駕過起北向立上至奕倫堂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升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祭酒置于滿案後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案邊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坐祭酒講畢陶謨講畢

山書

卷四

三

退出堂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升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講畢成卦講畢退出堂外有制宣諭云聖入之道如日中天凡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習禮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尚膳監進茶諭官人每啖茶茶畢出百官一拜叩頭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盒入奕倫堂後教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歲諸碑又令將廟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于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上坐明轎至東北角樓親閱樓上諭閣臣采

儒周程張朱邵共六子不宜立于先儒之內宜有特稱
下禮部議

表章宋儒六子

八月諭覽我聖祖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
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
為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
問大有功于聖門已昭然于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漢
唐等諸儒并稱先儒以朕愚見竊為不安但位次題稱

書 卷四 三

遵行已久有不可輕率改更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
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
慎察來看

禮部議奏恭惟皇上身作君師神交賢聖登極以來兩
行釋奠盛典與肅皇帝同符且是日祥風和暢天表澄
凝禮樂雍容度教精審國橋觀聽靡不欣躍至下詢宋
儒周張朱邵二程六人列在先儒似無差別及西廡末
尚曠一位仰見聖學之粹睿識之精重道崇儒德意臣

等相顧悚服謹按周惇頤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
頤程頤張載邵雍皆以開聖真力闢邪說使在七子
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以彰命世臣等又
察得漢儒董仲舒注秦火灰燼之後謀契天人隋王道
當六朝衰亂之餘獨提聖教唐韓愈起衰振弱斥佛尊
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留若並稱先賢之號似亦無
復間言而臣等復有請者聖廟自高皇帝欽定時四配
十哲之外而廡共一百五位及肅皇帝再加釐正別建

書 卷四 三

啟聖祠進頤路等四人出公伯寮等十三人又退林放
等七人祀于鄉而進祀后蒼等五人隆慶中進本朝薛
瑄萬歷中復進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計現在兩
廡九十七人比洪武中尚少其八而本朝儒臣與者僅
四人耳竊謂宋偏安一隅從祀至十八人我朝列聖表
重孔子之道再揭中天諸臣感奮興起近證開闢遠邇
洙泗前後相望指不勝屈自瑄等四人外如吳與弼羅
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邵元錫顧

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其著述尤多前
賢所未發併乞勅下詹翰等官各具議單送部會同九
卿科道參酌以聽聖裁

封皇子儀注

皇三子慈炯年十二歲行冠禮命禮部具冊封儀注定
于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疏欽定為定王
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郊時舉行十
三日舊輔臣周延儒賀逢聖召到十日見朝召見中
書

卷四

三

左門賜坐命即入閣遣二臣行禮十八日帝以冊封定
王咨于奉先殿遣官奉節冊寶置綵輿至王宮門外王
具服迎至隨至拜位四拜宣冊寶王受冊寶訖以授于
內官捧置冊寶案王四拜禮畢內官捧節由中門出王
送出宮門外內臣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
王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苑清宮帝服皮弁
服皇后亦具服各升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懿康惠
昭妃前呈考溫定懿妃前呈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

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
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
拜禮

保舉權差

九月諭兵事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胥侵沒
公行而釀弊最深使剋最甚者無如權關各官備有額
稅近以邊勦等餉少有增加儼取盈于羨餘非苛求于
商祇乃婪官奸胥濫科充糞假公濶私朝廷常加課之
中書

卷四

五

虛名司關享役年之厚利商販因而求足儲會益復空
虛盡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而北戶工二部
不必拘定司屬循例差委着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
在外督撫巡按各舉至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
各衙門司屬中行評博等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
官但係行已端潔清簡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校以
推差加意釐剔弊竇儘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必登
簿解部元餉不另派商賈分毫使常額之溢數自饒立

與廷推清華仍破格叙錄以備銓憲之用保舉官一體
加陞如仍橫政苛斂徒侵羨贏或仍飽私索者各該撫
按體訪得實即疏恭以憑重治保舉官一體連坐其從
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姑不追究如臨清河西燕蓊差
委俟盜平另議外其北新許豐蕪湖九江荆杭等差但
遇缺出即另舉議用仍暫帶部銜并受該部考成其未
盡時宜著戶工二部會議具奏

皇子出閣

山書

卷四

三

十一月皇三子定王出閣命吏部選新進士為商討國
子助教等官為侍詔充講讀以兩旁兩殿中書為侍書
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紅正門出紅板橋用板
尉八人青羅小傘兩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內璫六人皆
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與趨過西復工與至書堂陛下
出與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
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先生每奉一躬即分
班入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

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積四書書
經各五編講四書書經各二編王命先生每啖酒飯即
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閣臣至紫環觀王親寫十
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閱畢進呈皇極門
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外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
寶錄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揖處西二十間工十
間為諸王館下十間為會典諸館也定王書堂西第六
間讀書處第五間懸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及後永

山書

卷四

三

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
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內
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
經白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
書皆紅綾裝

司寇正告

十二月刑部尚書劉澤深議黃道周烟戍不允承成不
允乃上疏曰看得黃道周罪狀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

之美到此至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名而諫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獲無不裁天地之全體也且望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乘訟言乃為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膽寒裂試看如馬思理等者始末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短之固亦不與之較而日

山書

卷十四

三

惟禱祝聖壽忍艾無已焉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于左右諸大夫而窮情于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為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見我皇上于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俯首俯免滿城老稚舉皆頌祝相慶無極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而為一罅因動念臣已論定嗟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

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渺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委詞委屬乖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涂冲吉等昏昧庸愚冥行取咎仍照原擬先如西擬先是刑部尚書李覺斯以訊問延遲革職司官吳文熾杖六十至是獄具上意不測賴司勉力持之獲免

禁內干外政

山書

卷十四

三

十二月諭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容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勅內官無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本清源意甚深遠朕覽後追前標持祖訓自今神功等監及各省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或鳩工莞鑰或司繕服或辦文書都差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整飭的極力整飭應節裁的加意節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訓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恭掣處斬不貸該部監仍察

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奏

修改歷法

十二月禮部疏言古今治歷之家多矣其能最精者漢雖下閔太初歷以鍾律唐一行大衍歷以著策元郭守敬授時歷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可測者嘗在于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刻分秒非不至細而差之半秒積以歲

山書

卷四

四

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算此治歷之所以難也望工因監法小差特制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侍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觀面講求逐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經歷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黃赤儀器親自臨驗西法比監實為密近故昭然不待辯者守敬成歷時嘗言天體難測每歲創驗改修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

天雖用守敬歷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以歷律名者赴京詳議復自制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四四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歷為足也蓋其慎也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歷中邢雲鷲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正今得西歷與之校驗而舊歷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以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辨句典臣等詳察經緯新歷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殺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符

山書

卷四

四

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經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互連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歷法軌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歷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少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歷所註晝夜各五十分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

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儒盡收之于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守于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年速有差者旁求參考又以新法推測屢近着照四回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勅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其據法直陳以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守臣天經及速臣湯若望中書黃應遠新局官生黃弘憲等累年新進曆書一百

山書

卷西

四三

世餘本日晷星晷星屏窺甯諸器多歷家所未發專門勞勩積有餘年似宜量加叙錄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此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則猶有進焉歷為敬天授民設也故天在順時布令觀變警心其所重莫如加賞救民在東作西成南訖朔易其所重莫如農桑故堯舜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歷以無逸巡風為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秒之末而

已凡歷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十有五矣實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朕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所為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皇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孟憲和之官以節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過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山書

卷西

四三

誠廷臣交結

十二月諭朝廷分職原自官府不同臣子守官豈容暗奸作弊况析圭擔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關尤先近侍恭聞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謨最為宏遠朕敢承祖訓不敢愆忘日望羣臣率由斯道無奈世風日下士氣遠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者亦有媼媚交歡勢權暱就為阿大夫之借譽

左右 掃門士以進杖顯榮有路可通無阻而走窺探
泄漏視為固然依草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
後內外大小諸臣有再蹈前轍者憲典其在朕不敢私
徇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澄叙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
者即指實奏來不得徇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誣捏審出
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決不姑貸

罪臣校脫

六月改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行賄薛國觀被逮至京上

山書

卷四

四

疏言同邑諸生倪襲贊于庶吉士張得之門歸語知縣
丁煌言博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臣旦夕必逮未幾
臣果被劾南中有二十八宿設十條錦囊計鴛銀託兵
部主事錢位坤潛至京師買恭等語內閣祖之嚴旨下
部查奏 兵科右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書人有言
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今之大貪極惡
敢于無禮如蔡奕琛之甚者彼其身列衣冠行同市井
且其狡足以怙惡詐足以文奸長安之人無不鄙之即

同鄉之人亦無不鄙之臣不敢旁為臆列以盡其穢狀
即以事之彰著者再一言之當其居朝也受宣城知縣
謝世珖四千金而為謀考選受布政陸之祺三千金而
為謀陞京堂漏洩喧傳科臣房之麒據事糾奏以身有
百足幸免追究跪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居鄉也包攬
吳中彥之詞訟被害之民聚眾出揭致激變知府石
萬程公訛謂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本處撫按之所察
奏跪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欲起復而鎖營也借名求

山書

卷四

四

文行賄罪輔王陞彥口供已明凡有血性無不嘆天網
之不疏此其已定之鐵案現在衙前可覆案也夫有一
于此難逃聖明之世矣為奕琛計使稍存一點之良心
一線之廉恥不知如何愧死如何悚懼乃妄上一疏展
轉狡知以為拖延之計以為漏網之謀且從來提解之
官無不革職者彼罪狀已明而原官尚在遂恃為護身
之符刑部先後屢奉明旨踐踐不敢問結者亦以此耳
不知犯法彰明之日使人人可以捍網言官慮其波及

而不敢言法曹畏其刃肆而不敢訛視我聖明為何如
主我伏望望工勅部臣將前後奉旨之案速為察奏不
得因其未詳職之官而遽為顧忌不得徇其拖延之教
計而仍事連四庶才罰不喻時則國是明而法紀肅矣
臣職司糾彈竊比鷹鷂之義按此條當補入六月望子禮儀條下

山書

卷五

一

山書第十五卷

師禮輔臣

宗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畢傳閣臣周延儒
等至殿上帝西向揖之諭曰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
萬方十五載于茲矣深慚德行淺薄才識庸常恐忝君
師之位思古未聖帝明玉皆宗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
存道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我鄰我經曰尊
賢也敬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為過教于正月

山書

卷五

一

元日端冕而求諸先生不必諫避今而後道德惟諸先
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真安宗社
萬民惟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
朕于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

史料都給事中章正宸跪云履端肇慶群家吁萬有喜
天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鴻禧成驕為希有盛
事引矜良久乘駕導表司官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
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

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託之志同道合以丁寧之學
焉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願問臣何德堪此以
矢報哉今事勢最大且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剪除
內惡安定邊隅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
法而訪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帝衷贊襄廟謨
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閣臣身親為之更由
手誰以漢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透萬物之宜鎮撫
四裔諸侯親附百姓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務者也

出書

卷五

二

而况親見堯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啟心沃
心今閣臣所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媚嫉之說
勞割聚斂之文者矣而夙夜靖共其果藏身以恕手從
來光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
何以故凡人主非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
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憚恩忌起見不以寵
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一二大事不驕料一
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故信則官府通委任

專而百事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
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
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
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人才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
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揆之用人似猶第二義
而所用之人惟吏兵二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閣臣
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一更置之奈何悠悠忽
忽為也其次諫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

出書

卷五

三

總領至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入任焉更得賢掌
院注意巡按御史最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而
為直若是然後百姓親附群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
今辰宇配載軒之德社城絕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
聖作贊平章而望協和仰天下猶有納漕飢溺閣臣豈
不抱耻實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登伊呂之表謀
率變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沐皓
跪問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

霏道路歡呼有年叶下和氣致祥于茲徵信臣惟日祝
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孫承澤疏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
茲十有五年矣乃往者憂勤已備而泰運猶也緣負國
輔臣衣鉢相繼敗轍相尋視善如讎悅不若已庸貪如
林棟隆董羽宸等列居清要邪僻如汪慶百蔡奕琛咸
推總憲或改銓衡大臣不法小臣烏能盡厭于是災害
叠見至十三年而極望上乾明獨斷銳意更始崇敦大

山書

卷十五

四

之規尚清簡之治隆儒崇道見于王正之始臣以瑞雪
應期未價頌淑語曰太平有象此其象乎夫正月于時
為春于卦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一小開闢也惟王者德
能配時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闕氣數而在開泰者之
一心古者喜起在堂干羽在階風動在野感則必應理
有由然也聖人著易至泰繫之辭曰小往大來而又申
之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能成泰而
非內之外之則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喜其辭曰

往來嚴其界曰內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有小人衆
君子扶世道而不足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往來內外
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
難去之甚易小人如莠草也不種即生去之為最難必
如恭文之二以包荒不遐遺者保君子以馮河朋亡者
決小人蓋善類非寬為容廣為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為
拒痛為絕不能往也皇上憲時圖泰首在甄別流品惟
此臣工凡陽必光明凡陽必正直凡陽必誠實而任事

山書

卷十五

五

皆君子也凡陰必柔在凡陰必險譎凡陰必虛欺而掩
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逃洞鑿者矣斷以
宸衷合以輿論任賢勿貳去惡務盡從此而明明在上
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豐稔積池罷警邊
烽不驚者臣不信也是年四月德州謝陞罷

祈穀值雪

正月十一日祈穀南郊故事祈穀之日應用工辛以是
月工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

日辛巳為中辛九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燦明帝常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門至大次具祭服行祈穀禮用二十四拜如大祀儀

監局職掌

正月禮部疏言臣等捧誦聖諭仰見皇上神武英斷卓越古今睿慮鴻謨同符聖祖蓋常遊稽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實詳鑒于往代而取衷之其設內官也

山書

卷五

六

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命交通有戒預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雖曾遣太監而蘇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涉且不做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續承官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開開如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

往甘肅巡視却來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遣會多艱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蓋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監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小害多燕亦旋設即止操縱在握一時增托權宜而事任適逸易世每多釐正實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先皇上剪除

山書

卷五

七

逆璫媲美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無預政事外臣毋得交結二語是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請寶訓深遊詭詐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常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剛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啟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肅軍將合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御覽至于供事掖庭位置日備因時增設外服未詳及

一第277(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卷五 六

整飭節裁等事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
教存施行

東宮開講

正月閣臣恭讀講儀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
讀經史之文似宜于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
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
小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為家養聖功伏
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省為五以餘力用之閱史

山書

卷五

八

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
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
觸發似多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
觀間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官互相恭叩似亦格
致一端一問辨以去疑開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
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攻乎異端
及心藏皆直開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發
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

以諭東宮者耳提面命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
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聖先
臣啓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
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即
口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治道所得為
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罔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
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東廠事件錦衣緹騎

山書

卷五

九

正月御史揭仁愿疏言臣竊勸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
炳于日詞烈于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聽之餘
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辦事衙門者不法之事
祇于明糾無陰許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
神宗皇帝甲寅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辦事
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宄之滋故元氣日培士
氣日振邦隆之治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明聖神即
委任辦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持罪

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印假稱東廠則魂魄俱搖况其真者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此救事件則番役即懣憤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資其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恣以首告而證以惡棍則挾者逞恣厥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救矣嗟乎設所布告以待魚鳥人猶辰之况餌人以陷我擇入而肆吸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之中皇上

書

卷五

十

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急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冤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散非惟鞏毅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于獲罪國法難貸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春肅皆為聖

恩固安所逃哉若縱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北方官歛餽術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天威所遠致涉遠來彼自為長遠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資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辜之福以臻仁壽防有害之政以維治平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遺輔臣清獄

書

卷五

十一

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係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為深文疑端游移歸緩或因犯人孤獨無控竟置罔問不識不提經年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剝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借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釐泔干和深可警痛亦特遣元輔周廷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

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照舊監候外其餘成違配杖穿樣俱着詳審格案依律定罪請旨發落至于犯証開從未計贓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竊或保不符一概濶監倘有事條免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將疏奏請候旨裁奪總期疏濬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穿失不經猶足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核致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意

山書

卷五

十三

賑就撫百姓

二月諭朝廷大法勅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飢寒冒昧鋒刃出不得已朕所閱鑿盡賊黨毒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着該撫鎮及所在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露王化窮困未舒特發內帑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均沾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指勒侵沒違者即行

嚴等重治仍責各有司隨宜安插汝等務令得所各處鄉紳富室有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為以憑旌獎特頒明詔成使聞知

行耕籍禮

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沈允培孫承澤戴明說沈迅表愷吳希哲等同禮部侍郎蔣德璟等導駕至具服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壇上結黃帳奉先農下設拜位帝拜揖甚恭禮畢仍導駕至具服殿易翟善冠

山書

卷五

十三

黃袍太常寺奏請詣耕籍位六科同禮部導駕至位戶部尚書傅汝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耒耜科錦衣衛太常卿導引帝左手耒耜右手執鞭三推步行犁土中盡隴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旂兩旁唱禾詞老人牽牛二人扶犁二人耕畢戶部尚書跪受耒耜置犁亭府尹跪受鞭置亭府尹捧耒耜播種耆老以御牛隨而覆之御觀耕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允

積恭順侯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戶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陳新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官各執箱播種太常卿奏耕畢駕至齋宮各官一拜三叩頭分班侍立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叩頭農夫蓑衣挑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禮畢即隨府縣官至耕所終畝各官行慶賀禮傳旨賜酒飯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坐丹陛工餘在臺下是日科臣沈迅因教坊司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疏即下部本月

書

卷五

十四

二十四日令閣臣傳禮部王錫宸蔣德璟到閣諭以後耕籍宜敬幽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樂噴及未詞宜頌不忘規頡令詞臣另行撰擬

改正樂舞

二月禮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述皇上面諭耕籍事因科臣沈迅有疏商確一番如幽風無逸之詩俟另議外其教坊司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

委為俚俗臣等前演習時已斥令改正祇因沿習已久不能驟更又蒙諭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樂噴及未詞宜頌不忘規頡令詞臣另行撰擬供即行令吏正又蒙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令郊廟祭樂亦多踈澁如琴瑟並無指法舞容之乖古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恭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留心工理于禮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

書

卷五

十五

氣實為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段仄候氣之法今欽天監與新局并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別黃鐘于周時以舞教國子今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符舞宗廟之酌凡除更二十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子取其遺者以為舞入其教之濂而選之精如此以故能發揚功德乎

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倣周漢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慈亦以為然祭會典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禮用教坊司奉養而相沿既久疎僻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者也至古者房中之樂取闕雉諸詩燕射之樂取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樂府亦特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

山書

卷十五

十六

教坊為二實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殫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制治盛心

請用廢臣

二月禮部侍郎蔣德璟疏言臣叨職佐禮官仰見皇上敬天法祖備極精誠郊廟必親對越罔懈近者祈穀藉田朝日諸大典禮相繼具舉臣等幸以菲劣備駸奔之末仰藉日躋聖教獲告成事伏觀入春以來瑞雪日霏

山書 卷一五

豐登有象聞自畿內外至河北山東浙直一帶無不以盈尺之雪相慶者實數十年所希觀也至耕藉再舉尤為曠典蓋高皇帝嘗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菜蔬一以勸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南畝非盡虛文而肅皇帝亦一再舉行無非首重民依為三農勸戒皇上之心即高皇帝肅皇帝之心也惟是頻年旱蝗內外交訌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勸農之心雖勤而民尚有不能農不敢農不肯農者流亡

山書

卷五

十七

滿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得牛尋種是不能農也三餉逼迫絕一屏犁催徵已至胥吏牌票狼虎噬人誰不望而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賤者以充衙役縱遊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賦為利而最苦最窮莫如農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且無兵此非急核虛餉嚴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日也祖宗時惟正之外則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日才臣等又見皇上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餉且特

一一八一

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命輔臣清理冤獄中外振咻無不手額頌聖神者臣等愧乏知人之明無以仰佐萬深惟每翻閱部中舊案見原任侍郎陳子壯願錫疇二臣竊以為罪尚可原而才實有可用者子壯以議宗才獲罪錫疇以議戚臣獲罪雖一時意見望誤而其平日品望臣等實愧不如又如原任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學問經濟卓然不群兩難至今以為師表似亦當在賜諡之列至原任少詹事黃道周愚懇之咎實皆自取而半生

山書

卷五

九

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矜念在如天之度既由賜矜全乃人才實難亦豈忍終棄倘或寬其永戍許以自新此則免舜憐才感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子壯等與臣同官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望上求治之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願忌不以實告非忠臣也敢因其奏而并盡其愚

各選建言

二月御史張肯堂疏言臣聞自古帝王之有大抵皆由

天縱然未有不因從諫而聖者也無論懸詔置鐸設保詔師求言之塗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儆不匡是懲道人之徇不恭貽戒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必無以言罪者此法理所由隆也後世見斥一鳴或同仗馬而寒蟬縮蜩之流咎譽不關反得席騰升華舒翹清路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山敷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朔上夕可實見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言路諸臣無

山書

卷五

九

不各舒讜論競天危言以副我皇上遜聽虛懷而皇上亦且嘉納優容恒如不及樂言獻尊康衢共酌斯真千載一時已臣于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前者因言降譴諸臣為可念也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于狂慙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因橫臣嘗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求之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功罪之清或所爭者朝端名節之重或忤諱巨奸于氣鼓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權私竊之時雖

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愛則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
推折便作逐臣沉埋下僚擯棄于訣蕩天門外者亦既
久經歲月矣伏蒲有心造膝無路至不得與新進諸臣
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感世原無棄人何官
不可自効然使之迴翔中外聽浮沉于部司何如特加
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崖寂處忽
與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况風霜頓滅之久其勁挺
百拔之概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敢妄

山書

卷五

辛

真前除尚有微官又不得並遷起廢非荷特恩難遂禁
闈倘蒙聖朝過採臣言止須勅部開其緣由請旨錄用
所名不過數人而朝宇已改觀矣其雖為言官而去國
不關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一端也

追恤故輔

三月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墓諭祭文曰惟卿學研天
人行根孝忠殿頭妙選競傳日映五雲仗下孤鳴自天
淵迴一柱追遺好氣之錮亦益開風節之堅凝反正方

新考求作人提衡史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遠道允
孚于同德擢恭揆席允勳綸扉昌言則起懦廉頑直氣
已昂霄聲聲整潔身而退長懸天日之忠得正以終遠叶
預星之變追思明德恨不慈遺茲特需才期息用俯紆
才典論美規如在尚克祇承

冊封永王

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朕恭維祖武仰席天休
長發其祥率本支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既榮誼

山書

卷五

三

既篤于展親典並隆于啟宇皇四子賦資岐嶷育德
溫文璇極分暉式謹庭趨之教考棲僂為其凜藩序之
恭朕稽古衆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彛章其在寵
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勛爾介圭以作爾寶於予周
書之命康叔敢與在才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
為善惟孝以永言為則惟福以永配自求爾尚克戒怠
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鞏皇家體朕訓言用膺多祜
欽哉

真人邪說

三月禮部糾張真人請加三官徽號疏曰臣惟古帝王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治內在省刑薄賦以固民心治外在選將練兵以鞏國勢並無所謂異教也比者內外交訐民不聊生幸皇上神武英斷清理冤獄蠲免舊逋近復再行親耕勸農頒詔民始有再生之望而于邊腹宵旰倦切中外翹首待見廓清乃有真人張應京乞換發三官徽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並無三官

山書

卷十五

三

之說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官地官水官為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號而應京復請齋諭中外一體遵奉共許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無借此資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矣倖差道格搗誑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減丁糧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可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投徒及應京

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維先為虛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亦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謨一洗元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效而歸此未沿述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與誦華嚴經咒蝗者並突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懸京邸耗蠹不資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

山書

卷十五

三

可知矣急逐歸山以清華嚴至其妄濫宸聽容臣等照左道惑眾例依律究處

軍犯納贖

三月諭懲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崇業所以稱號官吏軍民可見軍選在民之前後方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平荒道梗開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逃斃尤非定罪時減等

好法本念令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未看又據今日
條奏多言贖罪一欵朕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
致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
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項折衷情法斟酌時宜
行而無弊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遼國撥亂

四月諭朕以涼德御宇十五載于茲求治之心非不甚

殷敵亂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

書

卷五

五

切于愛民思不能以下暨漸致閭閻困敝災宮頻仍兵
火縱橫中原塗炭忠臣良將喋血流沙赤子蒼黎骨瘦
異類痛深扼腕慘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聲靈不
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已之詔施
養民之仁而又思思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繁費日
損民膏縱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凡有可
以利民之事故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政補朝廷之
闕失者須實實開列項數送閩彙奏朕將採入詔內見

之施行不得以迂誕冗浮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

臣亦當自猛省厥官擔爵合有職業奈何以全無巨濟

竟之挽回任兵食之交窮忍違腹之并急終未見有確

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擬定將誰屈指

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

惟日孜孜交警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宋儒六贊

四月改稱宋儒六子為先賢命詞臣纂六子格言

書

卷五

五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廷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允之

申明言職

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正禁開諫論裨助政
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
挾私逞臆植心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
因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兼收并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
能仰體雖摠悃可取者固多而秉機恣妄者不少或屬

舉太濫或糾摘過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值慎重而哆口騰播掣任事之時敢競體之端抗威福之權夫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台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劾并着該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已後如再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開門求言之意定加嚴治

清核兵食

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各邊養一兵實得一兵

山書

卷五

五

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誑虛糜濫耗誰非窮赤脂膏着戶兵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額數今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便酌量蠲緩與民休息且到履報科歷欠數多舊逋未補所欠踵告日積月累迄無底止今議以何日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按月解給毋仍虧欠即酌議確安具本奏至于與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邊果能如法實行不得飾報虛數私派

取贏各督府鎮道司都着一體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信賞必罰今仗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倡逃陷陣之將裝入立正典刑如此瞻徇游移何裨懲勸着即詳加察議應旌卹者亟與旌卹應處分者速為處分務使邊臣震奮克效有功

慎選言職

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誥慎嚴辨言試功抑競獎恬留真去贗此原是部

山書

卷五

五

院職掌昨而諭已明着即細心詳議條例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員缺一概徑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展加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部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概題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存

清理繫獄

五月諭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虞甚

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時命元輔會同清理案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着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捏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格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概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而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

山書

卷五

完

藏起解京邊錢糧侵久奸弊應追不饒乃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通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免不許仍前竊繫訛比至于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掣問治罪各撫按官預違委稍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審理既鞫一應減罪減贖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冤寧失不輕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國空至意爾法司運察照道

里遠近分三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原奉之母忽

鄉試加額

先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浙江湖廣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廣西雲南貴州各二名

舉人選除

先禮部議各省直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選除不准

山書

卷五

完

會試

增奉先殿母后

五月十七日工傳禮部堂上官禮科太常卿俱來中左門及午門賜宮餅各十五枚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有扁曰德政殿帝屏諸瑞退後即曰禮部等官過來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即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

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已前七位尚無祭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禮臣林欽揖蔣德璟王錫震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

山書

卷五

三

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裕祭德璟奏大裕之禮歲暮已行于太廟似亦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太廟同若併祧廟之主具入未知安否帝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璟奏此萬歷初添帝默然

兩輔醜亂

六月御史吳復中疏言皇上仁明威斷銳意養廉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須攻補雖然皇上虛已賚躬而臣下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

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天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曰國治之綱領未掣而用志多分皇上臨街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溫體仁爾托嚴正之義陰行媚疾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撫賊為忠謀以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並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

山書

卷五

三

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臣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機設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現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誤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誑也豈有君父為臣子

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背叛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已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知天子至今日始幡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為所誤

山書

卷五

三

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翁然無間亦收拾入心大機括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幹濟屯蹇為檢亂典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缺而後邊警生民生從而揭竿起政治愈禁賦歛愈急是以生亂策救亂何惑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省躬勵翼治有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當急宜求治兵之

人真能禦敵者任邊陲真能勸勉者辦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致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庶官蒸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年便可整頓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略而廢墮者從此創垂皇上為法今傳後之主群工為幹盡開泰之臣千古咸明拭目可俟若委託非人紛絲求理臣未卜成功于何

山書

卷五

三

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為一室其學問當無所不併包苑業萬幾間值閒暇何可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况釋宗道派不過為我魚愛之源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闕之皇上慎不可惑志于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緘閱

經史觸發理趣考證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戒閑失無
自來矣

親定閣員

六月首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閣臣魏照乘謝陞以人
言去質違聖以請皆得允辦事之人乞行赦下旨下吏
部于是承臣孝日宣令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章正宸
河南道張瑄照例內外兼推以吏部侍郎蔣德璟少詹
黃景昉南尚賓司卿姜曰廣禮部侍郎王錫哀祭酒倪

山書

卷十五

三

元璐少詹楊汝誠諭德楊觀先禮部侍郎李紹賢刑部
尚書鄭三俊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吳姓刑部侍
郎惠世揚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帝令再推幾
員通列未有再推禮部尚書林欲楫少詹謝德溥少詹
邱瑜南祭酒王廷垣庶子閔仲儼刑部侍郎徐石麟副
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政通政沈惟炳大理寺卿
張三讓通列上請于六月十九日賜各臣饌召入中樞
殿問以時事多艱天變民窮有何嘉猷具奏各臣次第

奏訖命德璟黃景昉吳姓俱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

越日御中左門召內閣部院諸臣帝衣青袍皇太子定
王承王皆衣紅侍案前行禮畢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
來其聲甚厲帝曰用人為致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
得辭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
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
業不破情面而今選是這等照管情面那能濟事昨者

山書

卷十五

三

赦下閣臣是何等事如何也徇情濫舉任意揚翹違事
如此何況他事宣伏地少許奏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
入巖地兩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
用天下不得治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則臣及
科道具在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
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赦下一事臣不意
賜分執業即臣微職姓名亦不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
品原其在聖鑒止是臣識疎淺未及詳確臣罪當萬死

帝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璫未又曰房可壯宋攻張
三謨未曰你看三臣足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十
三負猶以為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立賢
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誠飽
歷風霜宋攻之美資遠學諸子典教張三謨之風節原
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
用臣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知三臣原不媿教卜帝
曰章正宸張璫如何說二臣奏家臣凡事相商臣等亦

山書

卷五

三六

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
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要說個明白科臣此奏
殊為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
把不徇私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
任虛公有何規勉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
商妥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教卜尤不比尋常所推
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
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敢事從中的定不敢纖毫任意

臣事皇上十三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
徇私背公今文武諸臣俱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
可恭良久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官拿了送刑部
問罪孝日宣章正宸張璫各成違房可壯宋攻張三謨
各革職為民

躬祭難臣

六月于洪秋晴即明仰曾變政王廷臣等祭墓仍設壇
齊化門外親臨祭而哭之

山書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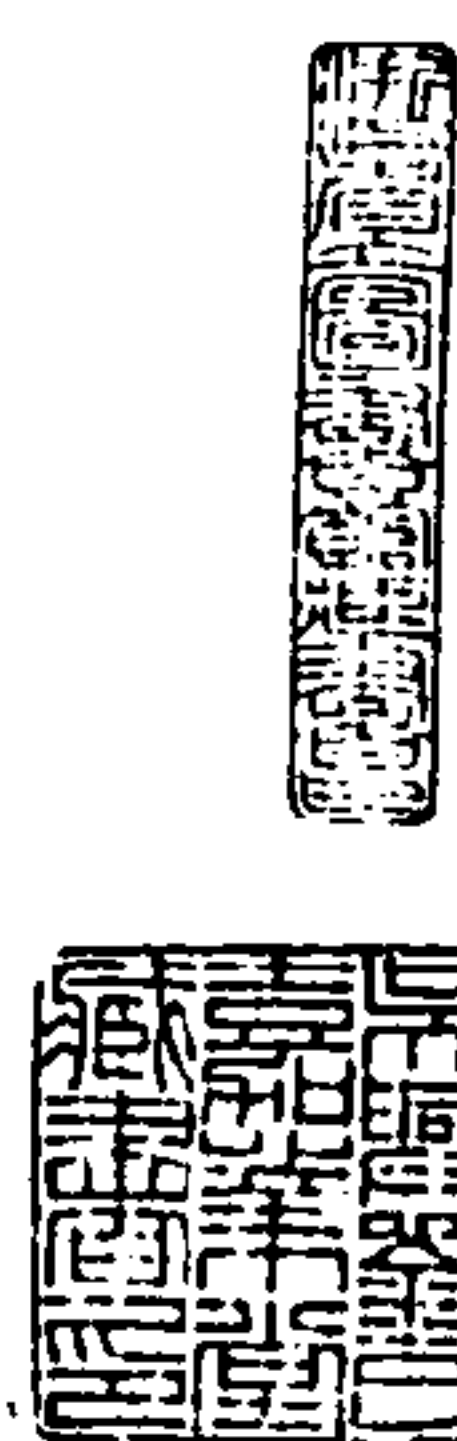
三七

慎選考官

諭禮部取士大典全在考官得人着各衙門慎選咨送
不得但拘咨次亦不許聽人規避攙營降罰的不必議
差其外分考官各一按此條當補入奉
先殿母后條下

山書第十六卷

張嘉閔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朔期傳免閔臣公揭規正諭曰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朕以涼德慕服日久靡敢抗寧幾務殷繁愆忘是惟賴卿等盡心匡道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消弭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績卿等忠純體國念篤愛君上改典謨悵

山書

卷十六

一

悵于君要臣義之詳深惟易傳懋懋于晝動夜靜之宜意比章旌言同藥石朕心欣說是用張嘉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拮据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納諫無方匡朕不逮處終如始共保天休欽哉故諭

瑞本宮

七月置太子瑞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后居此因移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瑞本宮時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

婚故先為置宮按慈慶宮光宗睿宮時所居張爰杖擊處也其後為勅勤宮帝為信王時僖居

皇妃加諡

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諡冊文曰桂殿承芳耀冠三星之首蘭宮殞秀禮崇大列之光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麟趾鍾祥式振行絕之慶難鳴傲傲時張宵旰之勤淑譽方宣遺芳遽掩望惟如在悲空結于瑤華辭輦猶聞名應高子

山書

卷十六

二

彤管欲彰懿範宜有襲祖爰稽素履諡為恭淑瑞慈靜懷者此靈其有知尚歆寵渥

選設九嬪

七月諭九嬪之設原稽宮闈內政祖制選擇典禮甚備適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輕進一人第宮中禮節殷煩如郊廟設殿袍膳等事均不可缺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廢著即遵照舊例傳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

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廝
役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
該部即行傳飭其內諸司也着預辦錢糧不得違悞特
諭 給事中沈時亨疏曰臣閱邸報恭捧聖諭傳諭京
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純良清白容貌端潔者
以充九嬪臣聞九嬪職在周禮事關宮闈重以祖制且
以慈飭夫郊廟寢殿庖膳諸禮即皇上此舉政為勸令
天人豈其或忘風怒之歲急荒之戒有煩于外廷小臣

山書

卷六

三

過慮者才願臣愚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急有逸有勞
明主圖其急而舍其緩趨其勞而遠其逸是以至誠不
息久道化成終成盛治焉方今內外多故海宇騷然而
臣民猶尚怡安可恃無恐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
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政何一不釐覈且好學致
夜明覽奏章以討經史講誠正之道為修齊舉青宮之
毓德二王之蒙養皆于皇上式觀身極是以九邊將吏
四海窮黎聞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以為天時人事必

相感台終至太平故雖塗肝腦以事枕戈而不避磨骨
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修省與號屢頒之日忽傳
此詔在皇上稽諸典彙考諸往牒其難其慎而後為此
諭萬無稍有即安致弛宵旰但恐官府外或有不善仰
承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志乎則臣且總
總慮美嘗讀史書逸樂之警載在禹謨女誥之盛嚴于
湯責見古盛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互相儆惕以皇上
同符禹湯克艱厥后何刻小忘即臣今莊頌聖諭有適

山書

卷六

四

因中外多事未忍舉此朕登極十有五載從未進一人
之語則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敬慎計今雖朝端清明眾
正登用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敢謂災沴不見而時
和年豐也不敢謂矯命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敢謂剝
復無虞而小往大來也不敢謂奸宄潛消而內安外攘
也不敢謂野無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與屯墾荒
已有成功也有一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五
年未忍為者而今行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

日遂為無事之日也昔高皇帝大定功臣惓惓不忘穀
難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極治
之際祖訓尚如此而況今日乎且聖諭飭在內諸臣也
著損辦錢糧臨期應用皇上富有天下寧惜此費願臣
又以為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令戰士長征亂民露處因
額賦皆匱內帑之發絡繹不絕憂時者尚恐其難繼無
以拯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庚呼癸之士而使計臣
竭蹶于茲典禮或亦急先務之道尚可再籌也臣猶北

山書

卷六

五

天啟年間訛傳選嬪民間子女嫁娶幾空婚配非偶後
不勝失所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及京城內
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離之餘難
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常慮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臣有
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上不即速行尚待來春之至意
何敢不明白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寇盜削平之日然
後肇舉則睿慮益勤于講愷臣鄰益惕于幾康邇士益
奮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瘁業克兢愈加昭著將震

統既速豫樂可成所謂光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更于皇上飢溺同民之聖衷為大愉快矣人臣憂
君必于其漸臣幸際昌言不諱之時區區愚悃伏乞聖
明鑒宥

奉先祀廟

八月又華殿日講官手諭閣臣曰朕恭視太廟奉先殿
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孝念愴感再為祀廟英廟之孝前
皇后憲宗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况廟

山書

卷六

六

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穆廟之孝安皇后孝定皇
后神廟之孝昭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純皇后忌辰
不得設祭服膺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
祫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祀廟皆同堂異室一帶一后
而十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
一層九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
在焉時享大祫行禮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
忌辰等典禮皆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

不得設祭又不得服者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祭皆無此朕孝思所以難已也今謹祭供奉各殿則有神霄弘孝本恩奉慈昭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模濶大欲命所司改建殿宇二殿每層九間亦同堂異室供奉祧廟德祖以至孝宗九廟于前殿而孝肅皇后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慈奉先殿例供奉行家又禮惟每年大禋禮畢躬行一祭後殿以備將來祧諸之殿其世廟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每逢忌辰日宜否設祭祀

山書

卷六

七

服者昨見該部疏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諭之

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 一為中殿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 一為後殿殿九室則祧廟也德懿熙仁及仁宣英憲孝共九位亦一帝一后
-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后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穆宗自孝懿外

有孝安孝定二后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光宗自孝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常盈庫改造殿宇配殿開牆 樣

一為奉先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給事中沈光培疏言禮以祖宗所定者為遵議以經傳所依者為正伏臣莊誦諭禮以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者孝念難已欲將本恩殿改建殿宇三層供奉已祧九廟帝后而

山書

卷六

八

相三贈后于其中及見廟繼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祭服者煌煌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大禮不敢輕議而又通着部科同太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禮微臣拜揚以命敢不畢竭愚誠用先聖孝天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經者推之祖宗而準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也權者祖宗所已行而禮緣義起經傳所不載而義以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相安是也今日舍祖宗所定之禮而別求所為禮舍經

傳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者為萬不敢出者臣請盡
 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制太祖以時享未足盡
 孝思特仿前代原廟神御殿之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
 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曰用常饌行家入禮而太廟
 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題知先
 祿供獻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
 殿其祔祀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備也考
 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殿薦
 書 卷六 九

享既以避尊後以再敬仁至義盡千古為昭嗣孝肅周
 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
 禮一則曰事瀆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卒祔孝莊錢皇
 后于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穆孝穆居左
 世宗追上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
 五年諭禮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點
 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

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
 之建奉祀法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母不世祭謂
 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
 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
 擬祔但祔義惟遷主為是而遷祔陵殿歲時祔享尤為
 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時以孝潔係元配特議久而始乃定
 穆宗即位仍祔孝潔太廟而祀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
 書 卷六 十

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諭禮官以孝烈孝恪
 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議
 祔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
 位係我皇祖所定宜遵照祔安不必另議并罷弘孝神
 霄之祭自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為成例矣當
 孝宗始建祔廟暨世宗再正太祖南向之位爾時明明
 穆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祔廟奉先殿何無祔
 殿良以遠廟為祔去祔為壇去壇為墀禮有不得不降

情有不得不殺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禘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為收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為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惡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惡其之饗也自故宋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逮不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

山書

卷六

十一

論宮廟既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祧遷之神位供安何所如送陵殿無迎回大內之理若更製焉即神位與神主不同于數世之後重取久祧之神位而題之不可也周家下世三十七年八百止曰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耳未聞祧亦以九為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為中興盛主彤日有雉雉之異祖已戒其典祀無暨于昵而傳說亦云贖于祭祀時謂弗致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改而及之禮稱王母不配言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望上鴉慕出于重鉉孝思通于錫類然帝后之尊卑周數即典祀之疏數無違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在列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即速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志其災以答其復也望上試以祖宗所定合

山書

卷六

十二

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妻之者史可曰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也况祧廟三后不得祭于太廟奉先殿而陵祭遣官蒸蒿之感原未嘗不申也必追罔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聖母揆之闕宮之文奉慈之建猶為合禮并忌日設祭服者似宜分別久近稍避祖宗祀俟聖明詳察疏上遂已

諸訪錄司

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云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得一入而可保百年者政為道德相承氣誼相引規隨
表景針鋒不易彼爭爨競熟者豈有遠心附影呈身者
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末流愈下又熟計其誰為後
日保任者故總舜領袖之司少見貞方沉退之士其所
由來者速矣往者每省缺司官多于臨時諮訪大端才
者力者得之皆非無因即以廉卓入旋以焚賄敗十嘗
五六求一後來挺然自樹不甘順指磊磊落落一毫關
節不通苞苴不入者實罕見也臣請立為諮儲之法各

書

卷六

三

省直不論其缺與不缺而直各諮訪四人每省各諮訪
二人自三年俸起收單後註之于冊舉主并裁登呈御
覽凡過推用過一人即諮補一人而總之以其鄉評合
之官績本部再細加諮詢必其孤清介特品行端方見
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特後遇缺連補不拘前序或
有資體已深推用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量省之
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有
修飭氣骨未堅亦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鍊若才守平

常不堪舉選即與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
轍傾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清濁蓋其姓名久在御
前不敢隱不敢私也而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
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陞轉不得淹置但使
頑鈍汙濁之風欲自銓司一變耳然而銓司之官鮮有
善先固由自愛者少亦由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媒孽
隨之以後貪汙不簡與顛倒銓法有乖公論正須言路
之彈擊若本無缺賦挾私故詆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

書

卷六

四

白告之呈上議以考功之法嚴正則可把持則不可耳
而至于不時請下朝房討陞討缺之輩即司官之少有
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怨能剛當必有毅然
而與者若官司隨人繞指必與同行臣部堂官豈不能
奉呈上之三尺并議其後哉

薦故及常

八月御史劉熙祚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富于著
述上命將所著書鈔本進覽

講筵肆赦

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講講官邱瑜講師擊之始章
上問咸英韶濩瑜對是四代樂名上曰子在齊聞韶即
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上復問闕雅之亂亂字瑜對
是樂之卒章上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
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諭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
對曰未有上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濬張采何如人
廷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濬已死張采小官科道

山書

卷六

五

官如何尚說他好廷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字科
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
濬已死說他亦無用上曰亦不免偏廷儒對張濬黃道
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工默然德璟
言前黃道周蒙皇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
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
上微笑原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廷
儒言道周在獄中高寫許多書即向前之奏章皆係親

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一篇文字
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
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璟言頃皇上問知樂之人
即道周便知樂姓言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
若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往
來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承
或便好廷儒言道周也不在承或不承就是讀書亦
運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翌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

山書

卷六

六

承或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逃成子幼朕心不覺憐閔
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
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奏奏閣臣周廷儒等奏黃道周
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而本
心則願為君子素天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貫串古今
刻苦廉隅摘吐詞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譽望翕然但向來未經遺珠每有任性率
意之咎自家恩謹裁抑陶鑄益已甚悔前非故每日在

獄手書考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以
目擊者近日恭親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
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
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
于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
之量播之海內傳之奕世有不歡呼贊嘆我大聖人之
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照得道周原職是詹事府少
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遂其致秩以脩吏局編摩更

出書 卷六 五

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

發帑貯穀

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加意興屯已有旨配定規制次第
舉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累民間
今歲事當秋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豐稔正可及時收
糶預儲特校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戶部即
發撥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召買嘉穀收貯倉
廩元日報數備察俟該專有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

朝廷德意必預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糶穀
賤不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
宜爾戶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文昭閣直房

八月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德政殿召對閣臣周廷儒
等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國初設在思
吾門內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
及講讀倘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

出書 卷六 六

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閣臣等對皇上講學勤
政真符堯舜心法帝曰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
臣各有奏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事大學一書只
是明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將德環對外
面各處都宜積貯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
空名帝曰屯田也要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
修築如何閣臣對近來自董家河起即用加河不用黃
河一路較平德帝曰是加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

閩臣對車戶脚價原有輕賚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而百姓猶苦練餉加派須是漸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餅而出翌日命于文昭閣左右創設直房云

定經筵之時

八月工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于辰時行供事各官照日講例着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悞該部即行傳飭將諭

豫省之變

山書

卷六

九

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溺死數十萬按開封為宋故城取許州立土和灰以築內外皆砌以堅甃洪武初欲移都于此益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所謂夷門也賊李自成久垂涎于此先于十四年二月率大賊來攻巡按高名衛祥符縣知縣王燮設法死守相持月餘城上箭砲傷賊無數遣李仙風督諸將馳至賊遁去周王恭樛捐銀五十萬以餉守埤者其大砲則舊令孫承澤在任時募精劍遊總督曹文衡家下幕客所製又

得其裝放之法合廢并司民範等習之故卒收其用十

五年正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衛總兵陳永福力禦之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聞左良玉兵至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不復攻城設長圍以困之城內食盡高名衛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支不如引黃河水灌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其啟周王然之乃使人掘堤不竟水大至潰城而入街衢水深二丈餘士民溺死數十萬名衛小舟至城頭周王府

山書

卷六

十

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卜從善以水師至城上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移營不及亦沉死萬人事聞帝念防守勞若不深罪但罷名衛官黃澍入京喜其口辯授御史差御史黃澍賈銀奔邱宗民諭曰朕自維涼德不能積誠上感穹蒼以致中原寇氛汙隄潰決藩王孽宗下及士紳百姓困頓流離深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賴王捐貲鼓勇既在事文武軍民櫻障固守勞苦忠義尤

可褒嘉亦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即着御史黃澍押賚前去內將三萬兩特賜周王以備宮眷供億之需其餘七萬兩仍聽澍與該撫按酌量分派首察群王宗室見存若干分別賙濟傷亡的察其有眷屬均行給與次察見在汴城守兵併遷徙河北飢民若干一體賑賑用副朝廷邇災惠窮之至意其該撫鎮而下有功人等除另議叙錄外也着分別賞賜用示旌酬至福城數十萬生靈協心堅守抵死不渝義憤堪憫亦當設壇致祭以慰忠

書

卷六

三

魏其中未盡各項應撫按官便宜支用事竣連冊奏銷特諭

總憲言事

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京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政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焚錦衣刑其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歸永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工犯罪者宜令

九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于儆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潛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接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錢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而是之令力行

積分送考

書

卷六

三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弁等比例乞考推知先該臣部具覆因奉有本內與國初之典未可同語是何緣故還着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得國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通文理俱優者居理率性堂必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開經年累月磨練作養蓋以考其才更以課其行也今之積分雖經國學

按月科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考其于陞至率性
積分八分之典制實未如式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
在臣部仰體皇上作人盛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
通判次卷取校州同在後治行超卓不妨一體優異在
會不可謂之非出身矣察國子監咨送積分除南監題
咨積分徐學達等十名見在候考其北監于十四年十
二月咨送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十名閏十一月又
咨送三十六名往例每歲咨送不過一次每次不過數

山書

卷六

三

名今則一歲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
矣課其文藝且未必優况言積分而又概希正選妄觀
清華此又未可輕徇者也相應嚴加考試如果才學優
長堪協任使者照例投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往歲收
取之數平常者投以監生本職文理謬者仍發回該監
肄業以俟歲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分之法如欲永
行每歲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數名庶限制有定不
致濫觴可也

章疏日繁

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徐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
發抄底簿見近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歷
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
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
及皇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恣外
馳則力量中散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邊
防愈壞壽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短

山書

卷六

四

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既意太
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者議論者議論
預在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
大紀大利大害于是寄焉庸其任者果能公忠體國殫
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為何必
做小臣日工幾疏日覆表本然後為能盡厥職也應請
應覆立案仍照舊制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
論盡諫之臣是以言為責者也當猶欲補養鷹欲擊言

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而恩之薦奏與據風聞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冠冕圖之不違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事情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糧之起解恭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概行奏請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通應庶恥道喪人希進

山書

卷六

五

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內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工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聞言勝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我皇上批荅之暇時御文華殿召二三大臣商確政事講求理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積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施行疏入下諭申飭

建文鉅典

十月給事中沈允培疏言竊見駙馬都尉輩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的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聞諳諳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為通政時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純順崇明法為金潢玉牒之主沒舍斷違飛章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之議以天

山書

卷六

六

子禮筮遣官致祭輒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展祀死節諸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也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豈非成祖一人之私言也方以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諡建文而以景皇帝元順帝為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而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豈為虛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改正而

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
謙履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迹著
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首其難其慎
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
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
酌其微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後諸
臣之奏章神宗需教之明諭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
成祖不常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于金縢子而在未必不

山書

卷六

三

復辟也又不常稱建文為少帝乎位統依然并未如景
恭之追廢為邠侯王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
景恭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低
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尤而不
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
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統統有主即主君避野原無
傷太祖之心况一脉相傳則維體開天更遑禪文皇之
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禹速布

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
四說于此察改實錄全建文自為本紀無潤附以成萬
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凶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
祖禮葬之跡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依恭仁康定之
益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
春秋二享掌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
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
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山書

卷六

三

誅兩罪璫

十月御史王孫蕃糾總監劉元斌言賊在邠洛元斌速
避歸德縱兵大掠殺良冒功上命誅之然未得首元斌
即奏辨以司禮監王裕民漏洩並誅之

罪案未正

十月御史徐殿臣疏言朝廷之賞罰與天下之是非相
配而行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誠以功
罪明而賞罰當也舊樞陳新甲利口周上通款失事死

有餘辜然臣惜新甲雖死而未足以服其心即未足以懼天下之心何也罪同而罰異也新甲之死當以欺欺為定案其為尋前道時便與方一藻等作此鬼計然從中有主之者矣知言欺之不避而內外相扇託名用間陰售其奸者楊嗣昌也知欺局之不成而立意惟戰幸敗先逃坐視不救者張若麒也嗣昌之罪固甚浮于新甲新甲之死則似早于若麒臣故曰新甲死不服也若以失陷藩封新甲當死則前此濟南之役中樞何人豈

山書

卷六

三

一事法應兩議耶襄陽則亦陷于寇矣嗣昌自有死法從未舉以告皇上者夫嗣昌傲然閣臣督師皇上本以滅獻屬之嗣昌亦滅獻自任奈何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出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安聽楊卓然之言謂獻賊難圖茅左易撫軌思合難就易撤左良玉趙說駕言川中雲賊不復用煩大兵當是時固謂微倖苟且可欺皇上也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深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反賊復出川無一

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攻路相避猶敢飾稱難長不及試問是時更有何賊在川嗣昌得云顧此失彼矣乃生既嫁禍他人死尚遺害新甲新甲死不服也若麒麟鄙小人甘心鷹犬嗣昌信為可託新甲倚為同奸明知強勢必不可支復恨京師必未可倖巧圖出關孟浪催戰勝則居為已功敗則誣為人罪航海一逃報願偷生試問若麒出因何事逃欲何為辱國殺師罪狀若焉延至今此又新甲在鬼

山書

卷六

三

籍中亦將曉曉理辯者也是故論相封則四藩淪陷嗣昌新甲一體也論違事則先後欺誣嗣昌新甲同謀也論三城則始而恃欺夫倫終而棄師脫卸新甲若麒均罪也今或自斃于敗後或延喘于圍中而使新甲獨受顯戮臣故曰新甲雖死心未服也伏乞勅下九卿科道追論元光遠正大法以警來者如此而中外文武尚有玩違從事者請治臣妄言之罪抑臣更有請者皇上適采新政賞功誅罪無不快惟人心惟楊嗣昌一議虛象

昇一邱似為缺典天下拭目久矣况象昇半世清貞八年汗馬功既未錄死極可哀不幸為小人所忌忠魂未慰臣心痛之望并勅廷臣公議從優叙贈使法不寬于朽骨恩不漏于孤忠真聖明天賞大罰數年之憤鬱一申而為世之是非大定矣

會推典例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制九列三品以上大僚及督撫有缺皆會九卿同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公亦

山書

卷六

三

以廣耳目不逮之助也而督撫一官尤為地方緊要察會典一疏凡巡撫都御史缺會戶兵二部推舉蓋重夫職數故幹辦之才參之司農重軍旅故折衝之寄參之司馬察見行事例大僚廷推九卿官咸與科道例不推舉而吏科河南道皆得先期與開屆期會推六科十三道掌道亦駢集畫題仍是推舉不當者聽其當面駁正之意而從未見其有駁也崇禎十年該本部題為聖明之末治甚殷臣子之奉行宜力事凡會推大僚九卿官

不到者聽本部題奉乃遵行未久輒多托故不赴當此時事艱難所在紛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素著清標未經軍旅或才堪兵事未肯恤民或品直而局小或意廣而用疎或在邊在腹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隨用輒效况之糾彈多在事後其實成敗亦難論人蓋由知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請自今以後遇缺應推者先一日本部將地位相近才望相應之人不論內外盡數開列姓名與推各官每人先送一單各隨生平真知

山書

卷六

三

真見即于單內圈正陪二人每名下各註應推緣由數字不知者免註收單完本部將圈註姓名就中斟酌定用二人入朝會推科道官有見以為不稱者即將所以不稱之故當面駁正無嫌異同至于邊要督撫推用尤係兵部職掌保任之責該部自無可辭疏上將舉主姓名並列疏內餘俱列于疏後如會推之日應起不起許臣部遵照明旨題奉以聞倘臣部膠執已見不先與聞不悉公論者臺省自當執簡以爭無臨時畫諾而事後

議評徒誤國事無益也然有眾議衆同閣臣看詳以為不可者亦望開列不可之故恭請聖裁

密陳時政

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跪言臣因兵事縱橫名城屢墮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輒于御前恭請獨對蒙皇上允臣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臣尚在臣後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周易所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增退臣之意非

山書

卷六

三三

有所私蓋以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為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而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衆臣發論借端蔓引為一網仁賢之計故願密白皇上請皇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又輔臣請退皇不允臣不得不略陳大義然非臣初意矣奏畢蒙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蒙天語威嚴咫尺恭繹不詳不敢安述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云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政

致求治凡十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廷臣不以此故入告皇上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廷臣講求惟是兵精餉足不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終日雖不食終夜雖不眠以求天下之治徒費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滅寇與靖邊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主人

山書

卷六

三四

到處求方到處求藥已為失算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為已憂急先務也夫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余影之安而後畀以大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光朝置輔之多

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既下或取之立談或拔之會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災迄無衰止逆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幸殷憂啟聖令大小各官得不時而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者即有稍有異同不過兵食之計一技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

書

卷六

三五

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于此蓋昔日輔臣煩刑辱斂屏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反之今日輔臣釋累囚蠲宿逋起廢籍養行德意方有功于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倘有不平私相嗾嘆而已孰使而攻之臣與輔臣皆有交而無怨但日擊宗社蒼生不覺君民之義重于朋友故不顧生死布其心腹復願皇上過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事可明諸

臣之流品亦別于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亦肅于以誅宥除暴則羣蠻一新天下之治斷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情而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知軍興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所云者臣不當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激表不覺言之過切實無所私伏乞皇上俯賜憐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激恩禮奮起精神修明賞罰使臣言不中社稷

書

卷六

三五

之福也臣雖身陷斧鉞有餘榮美疏入御門命錦衣衛掌付北司獄

責躬啟

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恭承天地祖宗付託君臨天下十五年于茲比者舊害頻仍干戈擾攘典師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所致也君為臣綱乃庶政根本凡為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敬事天地祖宗罔敢不誠朕不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敢自寬自全

日為始朕敢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或罪視事務期迅掃寰宇蕩平寇氛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常朝見羣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燕例應免日期傳免外其餘每日視朝畢勲戚文武諸司等官有啟奏事者赴弘正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論斬言官以言為責稱職非易誠嘿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朕若有過者宜匡絕方是資難之恭諸臣中有大奸大利自當查糾餘若往事細過

山書

卷六

三七

不應苛索近來忠讜者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抑或為人出語種種情弊難以枚舉每遇會推皆稱堪任受事未幾輒復糾彈違臣尤與腹裡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前頒憲綱而諭已明以後俱着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通者干戈紛擾各督撫鎮將等官若能出奇制勝擒渠殲賊即為異等大功立界厚賞爵拜通侯決無少靳其能剪哨雕勦張疑設伏多方撓擊使敵晝夜疲困亦為奇功亦

與破格升眷如或違法疎玩致誤事機定以軍律正法大賞大罰斷在必行朕未能遠引前代只在近師二祖聖德神功文武烈當時國勢尊崇宇宙和寧禎祥疊降四裔未王宏模具在朕雖庸疎不敏敢不稟遵大小諸臣雖無忠君愛國之心俱當以滅寇除凶為事知者效謀勇者畢力當者輸財能者盡職卧薪嘗膽協佐中興何憂政事不舉天下不治已經面諭茲特通加頒示俾各知勉勵無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圖治至意欽哉

山書

卷六

三八

時給事中姜琛以兵警守門見諭上流曰皇上修省罪已又敢試言官唯是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抑或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報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惡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藉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哉既入上怒甚下諭熊開元革了職錦衣衛掣去究問姜琛革了職錦衣衛掣去北鎮撫司看實打問

是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朝畢御中左門召問內閣
五部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米吏科都給事中吳
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
之不當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一概優容以致諸臣忘
其惡戾輕有賂賈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
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劬身體孱弱多病伏懇聖
恩寬宥帝曰自流賊內犯將及數載既不能滅之于始
而又不能勦之于終任其焚劫淫掠慘不忍言爾時聖

書

卷六

元

容惻然垂淚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只以優容為言
前日御史王孫蕃奏內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
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
則加勉有則改之姜埰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
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誑二十四
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不得不
于姜埰疏上一問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
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精神都不用

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
無廉耻但不肯奮發任事都是一味浮泛賂狗麟徵奏
皆由人用之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實不堪言官亦
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
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
下部覆必詳細分別其人應去應留其人言當不當彼
時言官亦無諱者言官即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
稱職自聽朝廷之處分此後遺體用人言官糾正吏部

書

卷六

甲

拜疏更得輔臣王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有旨了
麟徵奏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
任妄言第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
至此豈得不責備首相此亦人情所必至總姜埰無
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
假托機密陰行詭譎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
明起來御史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災民工唄
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戶科廖國遠糾空督江為緒委

御御史周燦請速不用命行開諸臣御史楊若僑舉湯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劉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賦到一處幾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向年倡說天主邪教盡惑人心堂堂中國正用小技禦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倆何益或改之教只要法紀修明賞罰妥當使人心震悚庶幾關外用命可望成功帝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望

書

卷六

望

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魚全宗周奏預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改才幹不是臣臣有操守的使做得宗周奏范志先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寇兵以至軍心渙散帝曰知道了宗周奏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勅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採狂諫

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干聖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換聖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臣宗周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跪冒瀆蒙皇上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實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過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于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今二

書

卷六

望

臣慙直不及道周周何幸而過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乃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入臣見有無禮于其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既言官有體假使貪冒壞法敗君罔上渾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請死帝諭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爾懷徇偏過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申救蔣德璟吳桂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

在五房與同名諸臣商議熊開元姜琛有罪仰干聖怒
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諭始起不意臣需次
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語言懇直若論起來罪實由臣
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
金元辰奏劉宗周申救姜琛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幸
逆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
美至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
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有罪者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

山書

卷六

四三

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整頓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
膺其語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略方今多事
之事老臣當惜伏乞聖明寬宥帝曰熊開元這疏定有
主使想劉宗周主使兵部左侍郎馮元飈既救爭其
衣袖盡濕金元辰又奏頃臣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
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極直容也不曾與熊開元
實不相來往宗周與臣同官臣極知他就是前日恭聆
皇上面諭不但姜琛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

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
上而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庸之益其實從君德
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肅即皇上所頒憲綱見在奉
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雨老成
可念帝曰金元辰也看誠處元辰奏臣忝風紀之地每
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撫按盡得其人天
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
都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個老臣願將臣罷斥臣

山書

卷六

四四

如一字之欺願甘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
同出班力救帝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
周金元辰先出候旨劉宗周草職刑部擬罪即奏閣臣
持不發同林至御前力救有輔言詞甚婉將德璟曰向
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
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帝遽曰唐太宗才朕
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吳姓奏皇上當學
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問怎生

巧于取名姓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而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次日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夫其人則無以定眾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適蒙皇上起劉宗周于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運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手頌以為聖朝美政臣北上乃見經過之地人爭望其車采及聆其言語又無不稱相

書

卷六

四五

傳說以為規法蓋宗周四朝耆儒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君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似懣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對其詞過激眾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重譴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兼寒就途臣意數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益熾自稱臣登用始稍知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為之不敢採言國家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

不及點落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念憲金先辰永樂為心蓋桂為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一時墨吏望風解嚴豫之人官于京師者似能言之幸于推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言語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懋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舊臣聯翩而去國之時在聖朝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先大小臣工之請遂兩臣原籍

書

卷六

四六

之職必能盡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人心不小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政所關難以緘默溺職干實宸嚴統祈垂鑒疏入存俸三月 次日劉公駟一驢一僕負襆被出順城門金公降調徐公石麒亦投劾去

憲臣殺人

十二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糾憲臣殺人之案已明疏言臣聞律莫重于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于殺周數罔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愆而或漏焉者也若副都御

史宋之香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焉之普寓中死屍二
屍潛行掩埋科臣素愷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
入告其原疏中載掩埋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
家及麻西厨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罪
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藐視法紀自恃身為負隅之虎
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齧堅言子虛隣右總中可以
尋常事我但言為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

書

卷六

四七

書

卷六

四八

周之罪居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衡之間有重泉難訴之冤青燐夜號之鬼亦從前僅見
之事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為戚為獲據實招明法或
束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
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
于理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卿尚未奏明今兩臣之疏俱
下臣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
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業久懸臣等職掌所關寧敢
默然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下落嚴伸放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再察吏

安民除奸清暴屢旨嚴飭概不遵依如關防失履舉劾

失當供應侈靡罰贖濫橫弊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

以振揚法紀都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朕今專

責巡按痛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廉卓循

良恭勸必大貪巨蠹果肯實心奉行自然有造地方若

書

卷之

一

但修飾虛文勉循套件託名巡按徒滋蟻擾于朝廷設

官之義何居朕特欲于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

以示勸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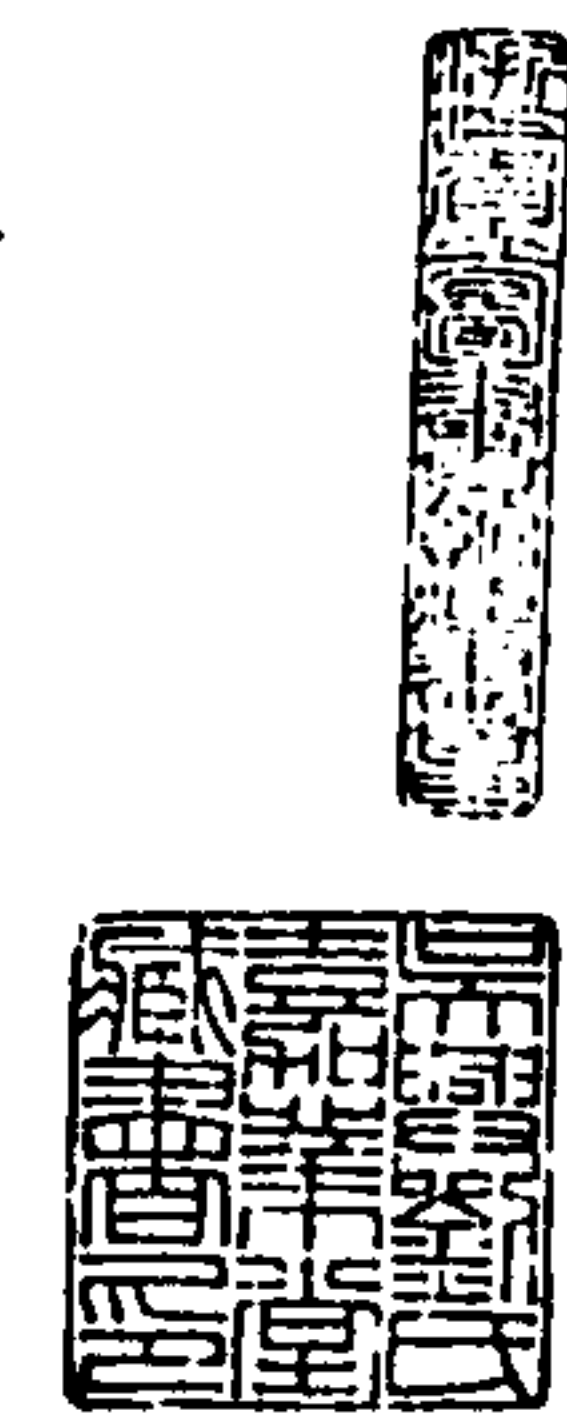
科道陞轉

正月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邇來唯以京堂為優若陞

監司使日為轉豈敢虛鼓舞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深

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升授監司不使仍設

年例正閏等項名色如果弊望著隆治行起革方與入



陞卿寺或徑陞巡撫朝廷務求練達敢劾封疆即在內
清卿亟需老成幹辦必內外互轉方可折蹠競獲實才

都尉就學

正月駙馬都尉鞏永固凱言駙馬就學成弘以前赴監

考驗嘉隆以後在家習教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

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逾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

適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適橋門環聽

階掖篤之有容覆園序賓赴駙廢之合節光朝駙馬若

書

卷之

二

梅殷存堅趙辨宋英并源焦敬石環或著郎封疆或宣

猷樞府豈非嚮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跪上帝袞嘉之

編祖息民

二月諭朕以涼德無臨萬邦念甚切于愛民而澤無由

以下究總因年來軍興繁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愈

窮出既多而入亦倍痼疾日甚展轉堪哀茲者將頒赦

宥之仁大布蠲徵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

留起解本折銳根盡行蠲免嘉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
重徵濶派其有司凡十二年以前舊欠悉罰者俱准開
復令其盡心撫字一意收民所有應蠲款項開列于後
事今治平無異術首領本固邦寧億兆有同心全在上
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民蠲蕪徵新豈曰得
已而不已佇俟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徵輸盡緩之期庶
幾四海為家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上增楚撫

書

卷之七

三

三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頃者中樞因以逆寇窺荆條
上江防事宜因有增設武昌巡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
劉蘇郡邑端緒頗多意未不善而臣就大勢窺之竊獨
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楚罹寇禍十有
餘年撫廷土者凡數易解繼纒項背相屬疆事之清
決自如也蓋非巡撫鮮少之為患而人不稱其官之患
即稱矣又勿克竟其用虛象昇方孔炤衰繼成輩豈不
表表稱羨望而或以移或以譴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

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騷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
鞠為蕭蓬蕞腐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笳注弩發策以
扼其突騎者頃上游再贖瓠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竭
負蓋不獨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絲
之掛千鈞無免理矣再一二年賊不滅勢且無民三戶
其為甌脫乎而今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
為賊而力驅之者臣是以嘆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
言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

山書

卷之七

四

中軍胥吏與臺之屬事事取費且無算新撫郭景昌
受命伊始已不免于大弊之時今又欲募至萬人餉從
何出刀俎道子得死為徵其誰忍開加派之口舍是又
無從得食怨剝剔之害究歸于民一不可也楚已有兩
按三撫十五郡之間牙弁相望藩某諸司既已疲于奔
命今再增一撫則是下之承命者常一而上之布號者
常六也文書填委耳目眩瞶必且殫營竭智相為周旋
縫飾滄深本業盡喪多指既憂乎亂視一柄何肯乎兩

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已匱一切轉輸供億
恃有江南今既各長其人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乖
睽雖魯柝可以開邾而楚波安能及晉王客公私之費
何策支吾兵火殘虐有同坐困三不可也鄖陽一郡據
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俗稱積瘠往流民叢居餘風
未殄伏莽之憂需時而動則數起寇殺奸人主心駭
絞良談何容易今謂此一撫無關輕重既有動移脫後
變起倉卒誰執其咎且關曾見陷棄死校窺漢與寧容

山書

卷七

五

四省襟喉等語一擲四不可也一撫一鎮法令相維各
省皆然體制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撫既已多寡偏畸今
又益而四之是秉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
帥作好中軍初既無所秉承後且規為玩卸人情多則
不貴少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于兗蓋之數既
虧大體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屬兵秣馬惟賦是求若
督撫之事也批險固圍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
若該撫舍戰言守舍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更效何

職况按鎮悉駐鄖土荆鄂並有道臣守容議各辭難不
關緩急其不必增者一體事之壞由于多官暮改朝更
訖無成畫即以三協論備止一總兵而辦今增大帥六
副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里數官紛紜委沓養癰稟
舍斯弊甚明何可再取備員致乖實效及今不革恐百
兵置一帥數邑置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增者二至
若巡撫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危揆策當計久長
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急易秦撫俾辦秦賊而撤孫傳

山書

卷七

六

庭一意出關以掃襄郢之寇必擇沅撫仍舊駐荆而檄
楚郎二撫首尾夾擊以成驅勦之功發言盈庭要歸謀
斷此臣所由效忠告于樞臣也撫臣為一邦司命三楚
尤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績擇有司以救凋
殘酌蠲贖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毋受百姓以
奉蒙強練水陸之軍實俾一以當千消省會之隱憂俾
鵠甘 目一獲已足何利繁多此臣所由效忠告于三
撫也伏乞陛下下職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採酌賜傳

罷楚事其有謬乎

養民致賢

三月原任湖廣巡撫詹都御史方孔炤疏言臣恭承聖
問謹以臆對內外勢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皇上勵
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奮力勉強然尚未能克君父憂
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惟兵與餉臣
以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
亦費貲財乃其源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

書

卷之七

七

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
業今者欲收中興之功須復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
創于南初不交征于西北成祖開創于北曾不假借于
東南各就其土人民拓基垂統四海既一旦猶不盡括
天下之財每預行蠲租富庶在下教訓脩至樂利久長
至于今日國勢人心大不同者大寇業殺人無厭而貪
官行吏復吸之象兵惡將復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所
餘我何幸遇皇上大德好生每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請

而感泣此以生道四赦運天下將下盜滅有期矣乃恐
臣都見所謂養民致賢者二焉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
兵燹之地有成郭盡墮者有四境盡殘僅留空郭為兵
馬營場者然土著之民戀土難舍每傍山依水結寨相
圍如不亟求聯絡胥化為盜亟宜選廉幹武略之吏多
方招徠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立壘屯比練禦
寇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等處今日極殘敵之區即轉
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為兵民自為餉可以不煩朝廷

書

卷之七

八

處置但其施為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變變則
通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能復盛矣
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眾攜恐蘊
星火宜亟飭舊章察課守令刑清訟簡收拾典情刑擊
豪強毋令宵盜祇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
輸盜賊不起即如睢寧知縣馬岐鳳勸民為兵結束三
千獨抵巨敵復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援而用之盡
如此舉是以不以兵餉煩帶計也皇上體念遺黎盡蠲

十二三四年通稅又于中州將蠲三年恩波浩蕩然賢
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有徵收各處錢糧未清務宜
稽覈徹底使部屋之下皆沾實惠此養民之大略也
者以佐壽帷帳為工疏附禦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佚
互恤和衷協恭取長棄短莫直懲諷勿分畛域乃克有
濟今侍從清班之臣競圖職業尚有暇時惟封疆外吏
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費匱乏或心有餘而
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動易牽拘所為

書

卷之

九

極難方今叛將點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若由贖材不
云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皇上多方鼓勵以必
得豪傑之效則養噴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餉雖有時
缺然不無侵冒誠得實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簡練見
在之兵如謂餉單兵羸或一人并二人之根改弱為強
選鋒在前常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不
多結束部伍為救敵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廣義萬難措
處之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而為之必有實 我皇上

撥亂及治之道是在今日矣

閩臣督師平寇

三月諭內閣輔臣朕以內外交訌昕夕靡寧近報楚寇
披猖益逞兇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天討親征次輔吳
姓忠略壯猷沈雄歷練其能仰體朕意靖亂安民茲特
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督撫協
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
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裡監馬五十匹用示眷禮外

書

卷之

十

再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
大小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氈魚骨背一
百疋各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
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卿等傳與
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姓奉命督師自當星馳受
事乃三月未討將選兵遲回慎重西北東南預行規使
似于朕特遣之意不協未出都門意義久周若行間

制勝可知。雖選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者，如數星赴軍前，聽秦督統率調度，鞋隨詣。四籍後連，至不議成。

招撫王寨

四月，詔朕奉天子民，以除暴安民為急務。近自關賊煽亂，肆逞凶殘，致我窮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盡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慮他偽之餘，聲援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剽掠土寨，入等結眾抗

山書

卷七

十一

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均能用命。或原係矜弁，或已署名，街義勇如雲，尚未盡悉。雖間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而實則義存保國，不之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仇之氣。但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投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破賊恢城獻俘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其餘部眾或編入鄉勇一體團操，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護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胥兵役生端，牽擾違者

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勵。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又稱鄧州守備許承業，驅逐偽官，尤宜先叙。着兵部即與實授，以昭朕鼓勵圖功之至意。爾等皆吾赤子，具有同譽，尚早奮于功名，庶共遊于樂利。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請罷詔獄廷杖

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

山書

卷七

十二

無言義當者，難則不敢危言。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堯舜之主，舍所學而為芹霍之獻，臣實不能請。仍以其學質言之，聞諸虞廷之命，答繇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似夫刑之與教，至相頂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交蒸者，釋諸獄，犯復于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與惟新。赤子投懷，聞者歡動。臣于是舉手加額，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即有虞致恤

臣以加焉顧小人之納濟可矜而君子之難罹可痛其
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
過南都士大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
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聖慈
之特著者又近言建言二累臣受劄亦復類是使其當
日死則又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普及者
故臣謂朴作教刑雖感世亦所不廢而當建鼓置旌之
下寧期過慎以邱群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

山書

卷之

十三

耻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來罷告密而入度更生清積
獄而物無究滯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夫祖宗
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
大奸巨惡謀逆僭亂之徒非為臣子語言狂慝而設也
後雖駸駸夫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之
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惡之大者唐太宗謂
魏徵曰人臣欲諫軌懼死亡之禍與赴湯鑊冒白刃亦

何異哉致忠貞之臣非不欲為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為
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此遂以成貞
觀之治刑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臣當縮
苟且擇便圖去輒自為是頃者士氣日就萎靡人心日
見頹喪毋論裂麻逆詔事不敢為即伏闕犯顏亦云希
觀不肖者樂為阿比而惰者并習于斂藏其始或正存
乎深刑而其後必盡趨于持祿波流莫砥可為深憂易
俗移風是在陛下誠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改心

山書

卷之

十四

苟真罪狀難寬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笞屈辱實與蠲
除允若茲則士之庶耻立庶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
知力畢奮純純純虛亦其不折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
陳燕翼之言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
道守官却金遠佞者即陛下之兵每念斯語慄焉汗出
鍊鋼繞菜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
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慕義
無復詭隨僥倖之誅世道其底于醇理乎

閣臣視師

四月遣閣臣周延儒視師勅曰卿志猷奮發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飭關寧副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逗遛觀望抗違遲悞軍機立行叅等重者徑以軍法從事不得寬縱有功者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氏典隨行監紀功罪

山書

卷七

十五

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悞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茂勞深朕方倚賴助勦不忍暫離左右勉從教請代朕親行指日功成即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野望至意因卿登時就道即着將文淵閣印摺帶應用行有悲賞用酬厥勲卿往欽哉諭
五月補臣延儒還朝同各輔進官廕子賞賚有差又諭首輔代朕視師勞績着開加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蟒衣一襲各輔公疏辭恩典各督卿等哀勿勞深弘猷匡贊酬叙原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俱宜祇受不必遜辭

處分有輔

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事情朕不忍言爾等據實議奏及各輔臣公揭陳救諭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疏及府部議本朕心惻然不忍有輔功多過寡佐理有年朕不能盡用

山書

卷六

十六

其謨猷朕不能體量其志向皆朕之過應免看議處分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馳驛以昭朕保全優禮至意特諭是年十二月錦衣衛取延儒至京令刑部會議內閣公揭申救言違蒙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原奉嚴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惕息悚愧不遑安敢昧死代為懇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為臣子者忍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尚敢以國體君恩求寬于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台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宵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賂滋彰疵垢多端天鑿烟然罪安所追都院以烟成議工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惟蓋之恩同于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微也謹擬票進呈

書

卷五

七

合詞恭請諭旨覽卿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重大前而諭已明知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暱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開回朝而諭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諒救庶幾收効桑榆而乃收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

有旨了

楚省之變

五月賊張獻忠窺犯湖廣先是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

扼蘄州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櫻城而守恭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眾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又榮禦之賊攻武勝門多殺傷至三十日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聖守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盤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長史徐學顏與

書

卷五

八

賊格開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復與籠之沉于西湖楚王宮中積骨百餘萬先開獻忠欲窺省三司官請數萬以贖兵不應楚人益恨王者民被賊殺傷者殆盡

六曹官許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讀詩之假樂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可見帝王之所以定眾志而收實用者安于因能以授官綜核名實而群執

事各修其位以事一人即梅棊洽馬國家分設六曹各
兼厥職兵農禮樂各有司存第人之才品各異苑枯收
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繩趨于職之內者有泄泄巧嘗其
提雖治于職之外者或與援自持併堂官之提擬不靈
或蓋蓋不飭即白簡之糾彈周忌循省累俸計日待遷
直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問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跡從
何稽察僥倖營免既徑實實多就使察處嚴明黜幽允當
而至六年中治理行政豈堪屑越又况賢能輩出儘有

山書

卷之七

九

克堪大用之人而酌核無憑未必盡起孤冷之色其何
以神故辨而收用人之効于臣請今後每季六部各堂
上官盡以合屬官各官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
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優應平應煩應簡字樣
而其間品望最孚與放肆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詳或徑
可列之清冊或取次可膺節鉞或典文衡或授邊計其
最下者開一別議處分展于賢愚以辨勸戒以昭各堂
上之提擬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于以課真才而核

實効未必無小補也第各衙門實應之而臣部不實行
之不佳未冊置之高閣且或出以示人是我市私而使
各堂上斂怨也此冊至應發選司密切收藏仍騰一冊
送之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照未冊斟酌或有陞轉不
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
其故于選司若使各堂原註未確臣部另有聞見如註
考優而其人實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顛錯致有後言達
于聖聽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准之于

山書

卷之七

十

俸則諸弊可減故當轉印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得聽
其凌躐或本衙門重大差委其有必不容不留者該堂
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
方面道則取郎中之俸深者挨轉轉郎中員外則取員
外主事之俸深者挨轉餘衙門各依此而在外之司道
府道轉者亦各彙列俸冊察照序轉臣部堂上兩旁仍
列整長牌將內外各官俸次詳註與眾共見各使稽察
惟邊要方面與煩劇者即開一采望或行間借才坐名

題請不得不少為通變若無故越序亦聽各衙門官而執之如此不獨自絕猜謗之際亦可阻入越畔之思似為簡當臣昔在南餘曾以此奏之皇上歲有彙報北部每多虛應近日南中官方亦壞似當請乞一併飭行之者也奉諭旨近來吏治不修由鈐規未肅覽奏簡明畫一深于澄叙有裨以後各部堂每季確註屬員實俸年月併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推用或別議處分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混徇如開教不

山書

卷之七

三

實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鈐署不得受人囑託聽人遊趨事發一體論治餘刊冊監郡及留差坐題等項俱依議而京各部通行申飭

修撰入閣

之慨然蘇德辭侍郎之銜帝改為侍讀學士蘇德又請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是時內臣力請首輔延儒帝已疑之故未幾有議處之事

賜環詞臣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有救遺忠以作言臣之氣既臣有得舊詞臣楊廷麟以黃道周一案革職提問今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麟亦可諒其無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忠心勁骨學問

山書

卷之七

三

即操詞林傑出應照劉同升趙士春等例故還原職察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有自奏請第一疏奉有楊廷麟本當訊問念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首則在皇上鑒原廷麟固不減于鑒原道周也本官原係翰林既編修十一年十一月具有庸人一誤已甚等事一疏當事者惡其懇激遂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積畫軍前是主事其改銜而編修其原職也淹雅文章之彥詹筆承明慷慨談時遂遭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

合無將楊廷麟復補翰林院編修但改用以恩出自聖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上不允

治道本計

五月給事中李清汎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不問天行而下人事皆賢所以有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變惑而易我罔治本謀以為入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也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五臻而內外多故迅掃高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召蒙之根則亦難

山書

卷十七

三

聖保治之術蓋自罪補薛國觀輩不能以克舜之道事君而務拾中解替者味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姑息為整嚴而諸臣遂盡化教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惟科與筭并進行也臣聞周設三征緩其二則饒秦餘十夫一尚存剛病往臣為外吏見有司所急者惟是京邊遠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無一不入考成于是蘇罰日嚴徵斂日迫小民止此脂膏贏前縮後何能為國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點金無術版

皆皆血刑與賦供急則民不得不窮斯盜起矣盜起斯用兵矣用兵斯不得不加派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窮盜益起如國相轉亂靡有定實非皇上適年以來蠲租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歲殺漸登民稍甦息哉乃今廢籍起矣言路開矣殿衙撤矣而或者以寇突荆襄楚涓吳震無乃行仁義而不效乎慈憐不調又當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宣王振執孔棘侵錫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典六

山書

卷十七

三

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鴻雁之詩曰爰及於人哀此鰥寡所為勞未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避外小入則不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于甘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補工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者見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志不行且惠行不堅耳安有既行且堅而效不驗者臣近過汶上恩縣一帶見所破城邑雖比屋半墟而民心依依猶望闕廷而歌仁風即臣

迺入長安見一時東無涌首役解飛食以視臣前在刑垣時移腹重及入解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邇年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皇上堅持新猷一切求賢納諫輕猛解網弗以內外變故中疑力行周急而更嚴教諸輔臣協心明詔勿謂近功不獎于休養而以督責為不試之術弗謂速效須期于安振而以根本為增轍之圖潔已以選賢經文以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君務使邊塞日靖其烽烟積池悉安于牛犢而令誦皇

山書

卷三

五

上中興者謂登三成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猶政或或臣聞元氣凋于為附者必刑以歲月之獲苓而氣乃復無非賴皇上固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用人聽言

五月給事中辜朝薦疏言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邊腹之患日深屏力群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上股受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

之用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宜尼猶夫惟望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釣奇惟皇上破格之意愈敏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闕提者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咄咄不能出口然安劉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弟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晉夫李沆之惡梅詢曾致堯皆惓惓以提給為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

山書

卷三

五

得之老成練達蓋敷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其論近東階撫中所稱足任者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王永吉亦皆抵實心實做何嘗縱橫滿紙動未人知向今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鬪才辯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况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刑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華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辯

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帝試違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披拾浮詞誠易生狀然聖帝明王紹解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交諫言事過直免其朝奏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朝奏如故且降勅以獎勵群臣改言雖無

書

卷七

五

當終不深罪望上通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詔賜環雖越教載猶悵悵聖懷因是群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貪壬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行迺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望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消後來雷同之漸至于姜珠

置詞辨謬百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也明主生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治天下採家遭兵父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趨起而不敢盡煩囂雖息讜論亦損所謂聽言者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烽火驚心一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為今日平治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書

卷七

六

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天鳳陽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總督官告廟曰嗣皇帝臣由檢敢昭告于祖宗列聖帝后曰逆寇蔓延久連誅剪比乃奔突豫楚躡及陵藩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爰命督督孫傳庭為督師特界專征之符恭行棧伐之師仰冀明威俯垂佑助殲渠散黨成功早奏于師中討罪救民篤祐以對于天下非獨眇躬之席庇實偕率土以繫休謹酌照遣將告廟循制命官行禮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獄



聞傳宗龍之歿大勳上凱願勦賊自効奇之
之統京營兵援豫至是加督師按傳庭忠義慷慨實心
任事初在吏部自請辦賊在秦屢著戰功曾擒閩將高
迎祥獻俘于朝然帝以晉人有黨疑之既命督師之命
帝屢下諭催之出關勦賊每值召對時侍臣中有言宜
持重者輒斥其為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取誅

六月給事中吳甘肅疏言臣山居數載蒙恩詣闕恐途

山書

卷之七

三

聞見慘目傷心望上方懸昭賞罰用詔來者格亡賜復
再遣遺黎臣可無贅陳矣臣從南方來抵腕楚事而于
借題護藩者不能無訛處此也荆襄數郡故東南要害
也相繼陷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糧盡矢竭也非有詭
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無備也撫道諸臣率
護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
藩乎天子深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指私倡
義為朝廷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風鶴絕傳一朝委

去匿身逃法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
能仗劍登陴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為民望空城以待賊
乘猶嘒嘒擁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也不
必人縱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或不虞
也修練備儲明首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安厯若昏預
擬移徙一局為將來蒙飾地將維城為可留可去之人
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無端播遷反資奸人得意矣
夫使守臣而誠護藩也平居則政披德意調攝軍民俾

山書

卷之七

三

無欲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此皇上之守土不可失
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為國者皇上未嘗不
鑒之憐之破格褒嘉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去
進無以對朝廷退不保其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吳
賴此臣也且功在護藩則皇上之城社民人將誰與守
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屋焦勞徇日增而兵轉漚兵日
練而賊將橫絕由敗弊相沿弊甚巧務為恢張之聲
究無尺寸之積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為功則相率效

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美
大其名顛倒功罪為將來客方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
非不分則功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倖違罰可倖免
駸敵蕩寇將復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皇上
亟垂大法懲往毖來敕令司勅按者以聞警疾馳急王
憲難為功司守禦者以殫力圖國免王顛越為功餘皆
無所逃罪庶衆仰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至因建藩而反
付皇上疆土于一擲也

山書 卷之 三

捐恤災荒

六月諭朕以眇躬祇應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于茲宵
旰圖迴惟弗克肩荷是懼慨自歲南山左一帶極目邱
墟荼毒可憫至流賊原戎赤子殤命衝行連陷藩封震
驚陵殿豫楚江北半被光殘重以天災浩告蝗旱頻仍
奸吏貪官專工括克橫徵累賦不顧凋疲以致禍結兵
連邊腹交困老羸轉于溝壑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
遭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特將內省憂悼良深是用

深自創艾嘉興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以救發政之
仁念加汰減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
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今將省直殘破府衛州縣
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糧蠲免二年未經殘
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奏
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未每煩恩詔雖懸榜示而官胥
蠹弊重派私徵出守道豈盡能曉該撫按榜示即行
科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

山書 卷之 三

有勝潤前弊聽被害人等登聞鼓行擊死加等正罪其
餘各地方官通要勸課農桑招未流徙禁耗羨寬恤
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都着沈心易慮協
力分憂各殫拯救之方共挽艱難之運庶幾家味賴道
德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方罪在
朕躬敢忘馭朽之懼群黎禍為爾德宜沛解懸之恩惟
本國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而咨遐邇咸使聞知

奉先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光殿是夜大雷雨看守奉光殿內侍見殿中滿地火光響聲冲殿脊而出殿東歎吻損壞帝次日親行祭慰下諭引咎

核奉舊例

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徐冰澤疏竊照本朝著臣工所以代而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馬事恭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哺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雁

山書

卷之七

三三

行序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蒙恩拔置掖垣事猶如故適因機務繁發無定時于是不曾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透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二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到科之前收受一憑下役非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並有請者皇工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朝無不期工

夕報亦有不能即奉諭旨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但拜跪之人計日而教齋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煩臣工進勉教職倘因此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端仍以社稷之憂獨臨君父臣所總總過計也况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欲自強不息也並望聖明俯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併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規

山書

卷之七

三三

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安奏未本內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議行鈔法

六月桐城生員蔣臣保舉到京言宜行鈔法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戶工侍郎王鰲永專管鈔錢亦以鈔為必可用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千

萬貫可得五十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
派外每省直數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
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
募商發賣而一貫擬幣一金無肯應者鰲永請每貫蠲
三分止幣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紬緞各舖皆卷匿而去
內閣言民雖愚雖首以一金買一張紙幣曰高皇帝時
如何偏行內閣對言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
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用幣曰正要法嚴

山書

卷七

三五

對曰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財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
多然上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
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瑣
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闢
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採取擾累且闕稅例當解京
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
千五百名五城勾攝多未學習議于畿內八府州縣多
方勾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憚俱發改票

閱揭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盡行為
利甚大而鈔虛錢實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父子會子
謂之錢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是一貫至十貫
凡五等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
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
布而亦不能久惟聖祖時制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
國賞賜諸費皆取給焉而後始漸輕也伏讀御批務要
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于部議推行一款宜加嚴明臣

山書

卷七

三五

等竊現會典及律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偽造
禁阻壞五界法信倒換為主至有司之貪羨抑勒撫按
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行使恐愚民
不可慮始徒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
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雖堅臣等實未見其
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師于凡百官原俸
軍匠月糧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可行而一切刑稅課
程贖罰納鈔悉與收受使知用鈔之利俟上下通行耳

日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亦變通宜民之一道乎容臣約計臣并將臣到閩詳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擬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生財為今日第一皇上慮地方艱苦閭閻匱竭特下制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工自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職揆度時勢實有難以驟舉敢備為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錢法相剋

害

卷五

五

而行今出銅地方如兩廣川陝河南等處見遺他處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則鼓鑄萬萬不能况溢鼓鑄窮則錢法且不能通布域中而真以易溢爛之楮幣令通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且鈔完必領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領然後或交易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恐小民納價買鈔又復輸鈔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等直捷小民不思為便投首樂此

轉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奉行之際有司賢者工體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猶不為害如遇不肖借口功令以威誣民強其所難小民既不甘受必生忿怒激而成變為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雖云製鈔然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正知銀錢為重蓄貯行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銀錢並重在皇上曰尊祖制在愚民 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此其不可行者四至于皇上制鈔原欲通行天下始小獲微息今南北

害

卷五

五

俱大盜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既不能遍及其利息似亦微少當此庫藏匱竭之際先費二三十萬金錢造此不能通行之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現在之金何若留此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此其不可行者五且生財之道前人無慮不經算畫使此鈔行之永久前入必有先符我心者何至今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知計臣為國苦心皇上生財睿慮臣揆時勢實實見其難以驟行如此伏祈皇上如部與司臣將臣從長再議

暫停目前俟寇患平息小民豐樂然後舉未晚

劄督罪狀

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顯祚疏言臣因寇志先
縱兵滋掠具有前跡即蒙先德州增兵之請又請兵部
聞見着以從公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股憂不敢請
奏五月望後始聞收軍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旰臣
未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否但志先貪饒重賂餽附
望華為之先入桃李_門人仰鼻息跡跡如臣亦惟聽彼

書

卷七

元

顛倒而已謹遵明旨開發前疏為我陛下——言之夫
志先兩年僉事遼陟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徒
恃虛任貪婪之物賄賈耽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面
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志先始至聞後股破景
懼欲避入德城漏下三鼓約臣而商臣未之允乃托德
州大帥及僑寓詞臣代彼轉屬一為謝陞因避兵出居
城外衆臣開門放汲于河岸立設一為方拱乾同完陪
臣于南城古廟臣俱各以援兵非守操之用督師非入

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由于兵丁內潰乎聞州軍民所
共聞見不敢掩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
朝因利代庖炙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
明珠懸作布賣撫鎮之國子部堂臺省半屬頓指氣使
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君父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
臣名通廢常禮大塚祖宗封疆濁亂天下風俗臣私悲
隱痛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
觀自待此臣所謂感情觸忌也語云犯上干主其罪可

書

卷七

甲

敬乘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乙榜孤踪不言不敢
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古故不避首輔周
廷儒典舉國媚附之時局略進一言至于中樞主計皆
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此數十年相沿銅習通天下所
共知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有餉不出京
之謠外之糧儲管倉總兵鎮將另有書帕折馬餽送新
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遲速多寡比比皆然難以枚舉
祇如餉庫書辦頂首役價動至萬金非索書例何以厚

售至此近如李邦典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缺之價叙功憑孔方為優又不止于常例者一則木偶昏貪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拊長詔丐科道閣部免恭有警惟以添撫添督卸脫諉推問兵而萬名不得千名之用問餉而入孔全無出孔之稽今日議設也撫明日議添也聽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東祇之實看臣所謂皆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也遵旨其奏毫不敢隱伏乞陛下憐臣孤踪先賜褫革以謝推奸至臣所

山書

卷之七

四

繫連二輔

七月御中左門召內閣三法司堂上官刑科掌印官提罪督范志完與雷縉祚實對帝問縉祚前劾范志完縱兵淫掠又以金銀行賄是實的歷縉祚奏俱是實的又問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縉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

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心奏然後得之帝怒即命逮心奏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對無其事縉祚與吳姓同黨是姓呼他恭臣帝聞黨字怒解又問遂誰與吳姓為黨志完對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黨一半是吳姓之黨兩家不和因連累及于臣上乃喚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問志完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上面記志完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廷大法豈是論黨之時志完曰孫承澤與吳姓同黨前因赦

山書

卷之七

四

馬成名抄恭臣也是吳姓叫他做的上微笑承澤曰皇上問臣臣不敢不正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布棍望上自有鑒裁上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逗留之罪志完對在大王庄與副總兵賈芳名對敵乘大風敗之上怒大聲斥其妄喚大理寺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所聞云何履中對如縉祚言上曰趙亮祚亦逗留但恭志完何以服之并逮亮祚辭敏忠喚錦衣衛駱養性命差的當官杖取周延儒吳姓星夜來京候問

儲蓄邊才

六月給事中李清凱言臣聞帝王義克成勝不廢征討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料圖索騷設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郅林所恤奮未必繁歐陽所銘于將必就則豫備之法首吾耳皇上拊解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詔取先臣高拱儲邊材疏嘉其言之可採乃今兵患未息督

山書

卷十七

四三

撫兵備望望之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詳確施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以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遇總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即遇巡邊關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高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適年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補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推用何竟寂

寥豈拱言獨見止于聖明而廷臣多自就良醫不錄古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終以已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畜而幸七年之病瘳也臣謂外之邊才散于推知寺官內之邊才散于京師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為聚數誠于推知內搜掘曹則或以擇邊推或因禦寇推又或因修城墮練土著實有成效者推要使樞曹數十員果富于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誠于京師內覓位樞則或從現任拔或從棄廢拔又或從內

山書

卷十七

四

遣之藩臬郡守確有強幹者拔要使侍郎教員或精于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群臣精選銓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兼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乏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專門而京師則僅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禮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于京師內除用而稍登奉明旨必才堪節制方陞京堂蓋欲

人人庶李麟白廣搜邊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者也臣見邇年行取如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會計收撥平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洋翔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徇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韜三畧之誇談徒供五刑三

山書

卷之七

四

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忌言忒臣願皇上特勅吏兵二部及合志宜慮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虛巖壘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體勢殊異則臣酌高拱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敵愾奇功無以他途昇而凡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遣又視他部獨優行見皇上意向所在即為功名使天下才知之士咸鼓舞奔走于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脩道缺員

猶敷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違其實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滯移于彼向何以錯管茲何以規避皇上但一按籍詰問均無辭以逃罪矣

遇災修省

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籍內於銀一千兩今太醫院分城治病民又發銀二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殮亡者下諭部院曰迎來災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亡甚慘朕與諸臣方拯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今失事各案速

山書

卷之七

四

行回結戰守有功速行察叙朕在宮中已久服游濯之衣今于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俱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早敘減去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可節省者照此推行其選頒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臣工或居官不職或婪酷橫行道着痛加劾艾不得徒事修省虛文

賊徒逃亡

九月京東毛田總理周應期疏言各道所報有一邑荒至千五百頃有通邑不滿千頃而荒六七百頃者細詢

其故半為積逋所驅半為雜差所苦而雜差中如驛馬
儀馬芝蔴棉花絨等為更苦富者傾貲以買免貧者避
役而逋逃即日懸募墾之令何益哉畿輔根本之地天
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工惻念殘地蠲錢糧二年則內
庫之芝蔴花絨皆在免中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若使
民自為耕為長策與其避逃而招集不若先寬其役而
無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秦省之變

山書

卷七

四七

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
降丁為中軍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先祖為前鋒秦翼明
出商洛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 寧二鎮兵為後
勁會河南總兵丁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寨左
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死洛軍聲大震李自成自
襄陽來拒敵敗之奔汝州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
降所失各縣甯豐郟縣俱復適大雨連旬兵飢而薛降
賊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薄官軍甫接戰賊伏

兵四起官軍大敗傳庭同高傑引兵西走賊追四百里
至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闖賊第一隻虎名李過以
督師大纛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李自成自潼關後夾攻
官軍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降夫
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省兵盡隨督師止川兵三百人
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按察司黃綱指揮崔爾達
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世綱俱死之李自成據秦王
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

山書

卷七

四八

考選庶常

十月諭吏禮二部考館大典必文行兼優方許入選著
各省直九卿翰林科道將同鄉進士舉其年力四十以
下德器凝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彙
奏不許徇私如有營競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衙
門仍詳加照檢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察裁特諭
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
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畧推舉且係秦人看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餉糧稽核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蕩掃有功破格陞歷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畢退坐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恭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

山書

卷之七

四

金駱煖耳天煖去之諸臣皆脫去行禮畢呼恭督余應桂過跪帝曰逆寇入秦特命爾及監軍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總督事權原重各邊撫鎮俱聽爾調度一切設措錢糧招用廢將鼓舞鄉勇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好良善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難之言闕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報餉尚無實着陝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義惑之本地的餉如何追徵將來所撥川餉亦隔省為稅帝呼戶臣

倪元璐過跪曰該督說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燕京說孫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幾何又司官劉邦弼催到十萬又剩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允撥恭督十二萬秦中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破此銀難徵如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濟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求皇上允撥十萬與臣到彼順帶入秦元璐奏山西近京外解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還需不敢輕許帝曰

山書

卷之七

五

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保鎮姜瓖劉鎮藩敏忠二人皆秦人各有家丁不允呼霍達過跪命作速前去達奏如西安尚在臣從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省城但恐西安不保事體就難據按臣金毓峒承差報孫傳庭先在潼關外七里舖割營白廣恩高傑二人皆戰將初勝賊後又退割二里地扼險自守及不能支方退入關賊瀕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撫臣馮師孔西走關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

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
熟練地形實心任事令他部諭事理盡心去做令發應
桂銀花銀牌及紵絹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發御馬
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叩謝而出時關賊已入關
方推秦督無肯行者帝謂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
之破格赦罪起用何故欲推督撫便若無人意蓋指張
鳳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實非邊才行至山
西徬徨河干竟不敢過遂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化

山書

卷七

五

熙與交代竟回山東從此秦無督矣

降將先見

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河而南時
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俟三邊定直窺京
師高傑于軍中遣人工書言關賊以數十萬眾謀犯京
師關係重大急宜策備調兵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
兵控禦真保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紫荆再命左良玉
出荆襄入南洛以掣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開膠萊河

十二月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
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着即察奏昨計臣倪元
璐奏又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質王盛所議是否
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晉省之變

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窺山西晉王有移地遠
避之意下諭飭之曰逆寇入關迫切三省王世鎮此土

山書

卷七

五

正宜鼓倡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疆著維城之
義比據其定巡按官奏稱王有移地避寇之意雖係傳
聞語不足信然近日豫楚各藩多有棄城先去而離困
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
怨也王其捐貲饗士堅守社稷式鞏桐封朕將展飭督
撫各官協力保障必無他虞倘或輕率妄動自取咎愆
悔之晚矣王其慎之教教未幾李自成渡河而東破河
津平陽知府張嶙然降遂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敗攻

城甚力巡撫蔡懋德率民軍百法守之天石傷賊甚衆
忽城中東南角接砲裂焚燬風靈陡作守城將張雄為
賊內應賊入城懋德死之晉王降賊隨賊北來

山書

卷五

五

山書第十八卷

大內祈教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于禁內大光明殿行祈教禮

責任大臣

正月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昔稱五帝其臣不及然
四目四聰不廢諮詢况此時何時敵隣一牆寇隔一帆
與共患難風雨者惟賢士大夫而已同舟而遇風則胡
趙可使相救豈以羣策群力濟濟多士公忠體國遂稱

山書

卷六

一

乏入江東不振難設卒歲豈今日遂至此耶上聖原不
自聖明主可與明言天下事非一家事獨為之則勞而
罔功共為之則逸而易效所與偕太平定禍難者舍大
臣將安賴哉乃今日交相推諉擔當不力小臣觀望皇
上大家拱手熟視莫敢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優游享
成幸而無罪不至輕投諸淵則已矣軍國大計寂然未
聞亦有以商德緩刑切告者乎亦有以軍怨民愁工聞
者乎亦有以群盜滿山恢復報捷盡屬欺蒙明白聲說



君子亦有以惜才救過引君寬大者乎亦有省發章疏
懇懇力請者乎亦有以謀名實行仁義孜孜補救者乎
臣未見盡然也數年以來毛舉塞責全無把柄如淩風
若雨中操不繫之舟莫識所屆所藉高師稅工何為者
耶詩稱淇則有岸隰則有畔茫無畔岸而求治不亦難
才原其所由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改前度後而憂
懼多左方在員而才知誦有心世道者亦不過入嘆于
朝出嘆于室中官而典當饋而起庸何益乎以祖宗積
善

卷六

二

養人才何至今日無一可任工以情求下自不敢以虛
應上以誠感而下自不敢以偽報唐臣陸贄有言舍已
從人以通天下之志又言兩情九弊以盡工下之隱職
顧天光下濟勿貳勿疑天子責成宰相宰相責成卿大
夫開誠布公共濟艱難職知必有心契王室慷慨擔當
者矣不則交相推諉聽至尊獨勞于上衡石傳養未為
休明之盛事矧機務旁午掛一漏萬安能周知天下之
事而偏察天下之人哉

慎重王言

嘉植又疏臣每看詳章奏而見命令之關係大也易曰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詩曰訂謨定命速猶辰告傳
亦曰令重則君尊皆以明乎慎重也禮樂兵刑于奪賞
罰統稱治具所以布之一日垂之萬年發之睿密編之
山澤止籍命令而已言之不可行不言也行之不可久
不行也祖宗良法美意簡而當明而信守之三百年不
變自畿甸以迄郡國為是布帛菽粟無非常驚喜之事
善

卷八

三

習而安焉在上以之為道揆在下以之為法守無弊也
迨至事變多端文法錯出日新月異迄無畫一考之繁
牘未見有一概然三歲不變者又謂朝廷有簡棄舊章
之意而後百姓亦有弁髦功令之心臣以為不盡由此
也蓋是非無一定之衡舉而措之動多窒礙者時也勢
也其流之失在廟堂更弦調瑟先開其端施于今者忘
其昔見其小者遺其大命意似長集事則短矣求名若
迷課實反鈍矣立法太密為治轉疎矣且入與法相因

為用者也朝吏一人焉暮改一法焉人與法展轉猶環而莫有定向逆以啟瞻望遯回之心而已原其初之不慎不得不得悔之于後然於其悔之後昌若慎之于初倘漸移習慣不能取信于民一旦緩急片紙發委如萍梗何以使之此臣之所大懼也願皇上獎訓作則明徵定保使事有成謀入有定志如用一人也必當而後用行一政也必真而後行睿算布宜確乎不拔厥圖是無棄令之譏文告無反汗之失道揆法守端必賴之若夫

山書

卷六

四

綸扉重地政肯有恒辭尚體要無庸弗詢之謀謀必求有據無懸經生之言言須為可大念天怒未回民力已竭念國體當惜君德宜成布之四方何無悔罪之文告爾多士應請消除之詔言而世為天下則是豈不補臣不勝悽悽

審董民情

嘉植又疏反覆書今與乘之教不過依乎民情而已我朝重熙累洽閭里宴安迄今烏亂欲驚豈民之忍輕背

而甘心從賊或亦願有以改之耳蓋兵事起殿工興漸漸騷動民方厭苦而朝廷不知止也繼而裁驛罷而加派離而郡縣以催科為工考司計以搜括為事維而資鼓細入流言流說以培瓦為希幸煎以高尙威嚴訟獄繁興民不堪命欲以此利而通以長亂欲以齊眾而適以階厲豈不謬哉累歲成典戎游屬災沴邑里邱墟版圖凋落政海內若熬怨謫盈路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厄也世無采詩之官以什民言孰為明主聲懇者乎迄于今

山書

卷六

五

不察天下之情尚求一切之法錢法鈔法一時並行在朝廷為使公私不知細民昧立法之意而但疑朝廷之取諸已也昧目詰難者相望于道臣等策騎過時竊聽巷語曰若守何為者不為百姓一言耶臣聞而愧焉推而計之開採一事亦決有害而無利決有始而無終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蓋治易勸之民宜待之以靜不宜更予以端此非迂腐不道之語所云民情宜審也然民非止求未操鋤之民也有四民焉孟子言發政施

仁而士農商旅隱括其中蓋泰士賤周士貴士貴而後
官貴官貴而後主尊今為紳儒馬慮才不勝任偷安
避禍惟恐皂白不分褒貶失平其有跼跡不平莫如策
辨者矣竈戶罷而課猶仍津梁斷而稅未減且不敢觸
禁而來又重慮懷鈔而往貿遠無術都邑蕭條已如斯
矣臣願乘此青陽肇布召迎天和于官民之得罪者除
真正封疆賊匪重情外凡情可矜者不宜小開一網乎
至行鈔開採選宜從長酌妥以安商民之業庶民情寧
山書 卷六 六

諸臣罪案
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疏言臣見同官孫承澤摺內有求
望上下罪己之語一款此誠今日轉亂為治第一要務
也自古帝王之盛猶原于四海之困窮者夫省躬之六

事致罪己而興勃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漢承秦
弊事必更始故其諸所詔令迄今讀之猶可想見當日
規模宏遠今陛下聖明天縱亦何罪之與有臣以為由
于有誤陛下者其罪實不容不論或入已往而是非宜
明或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謬為縷指之孰為練餉
之加以致民竭夫骨髓兵亂于抽募者乎孰為撫款之
議以致邊臣因而束手戰士為之灰心者乎孰為催戰
以致八鎮精銳盡喪荒原遂貽重鎮孤注之憂斷榆關

山書

卷六

七

特角之勢者乎孰為鑿挖河隄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
鼈反開冒功倖賞之門為親藩避地之始者乎孰為制
科可廢以致鎮帥跋扈孽生心即今武弁紛紛薦文
臣糾文臣救文臣仍踵其故知無所不至者乎孰為加
等之律以致刑名日濫善類摧殘即今明詔煌煌議清
獄誠停刑議贖罪猶碎難挽回恩膏未遍者乎此輩奸
深狡孽刻相因附其熱者有玄然之死灰達其螫者
無不投之穿陷甚至无而致之使風憲大臣傳殺入媚

人之衣鉢以遍肆蜂蠶竄伏逆業逞如鬼如蜮之伎倆以通制朝權陰險足以招敵寇慘毒足以兆干戈結轡足以生疫癘乖悖足以啟天變反覆足以長小人當其時或亦有不忠不信小功小利以互相欣動而不知其騙官市廛者巧于營封疆提練護法者善于竊威福以致財盡民窮神怒人怨皆此日漸月累之所為陛下試一四思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歷歷如觀伏乞聖明立詢廷臣詳開姓名欽定一案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

山書

卷八

八

正月總理屯務參都御史方孔炤疏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強可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與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恤生節兩端豈容緩計阜財詰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則諸葛亮減兵省將之意為可師也兵未遽減當練土著將未遽省當寄有司今畿甸之民差役大繁鉅羅又密渙散此難實不忍言以臣所聞每畝約納糧一百七十八文雜差多至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投獻而小民之當

山書

卷八

九

自起諸奸之罪業明而陛下聖德日彰明綸所布凡深谷窮黎必感而泣弄兵赤子必悔而反以有唐奉天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迴出尋常萬萬者乎從來是非而立賞罰必兼舉陛下先行此等奸誅亂以杜後起之僉壬旋及于搜捕拔幽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夫過亂有大勢猶有大機機之所在不可失也

京畿之計

募妙選州縣正官廉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修舉衛政為府標臨屬縣以聯絡之文不妨兼武外衛

不妨兼京衛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若勁不妨併應鄰縣此所以為固守者大端備矣京營衛屯十有二萬內堪戰者十之二三耳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稍為調劑可積餘糧當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稍通其德衛所軍人既免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便簡舍餘原備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民差可增丁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作糧大約三營與餘丁共練戰兵三萬所向便能克捷若屯政既裕勁旅漸增此強

山書

卷八

十

國所自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過流池禁和糴之意為可師也聖詔久頒保民與屯二書而効尚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也請自皇上躬耕藉田之典擴而充之凡上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勞之充之利自三倍其間朕王佳泉不下數千頃宜勅該管衙門大興水利三春二麥便見充盈如難其人則營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可招應而來皇上慨然為輩下先矣近臣親臣勇于倡義者但能備本別墅

荒蕪信行賞格所鑿之利仍歸百姓行之善庶穀粟自饒矣秋間御前四十萬為利糴本誠為至計更宜設法招商寬其雜課而後各邊會通有無不至窘乏蓋漕已半耗後運虞阻勢如草昧創起艱難若後以承平之規速望轉輸恐不能如願也惟行歲內其效逐年而見此富國所自始也今先景已遍振舉在人伏望勅諭官府內外一體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為公樽節凡一切損傷民心破碎民財者盡為釐剔使百姓志勞而忘死民

山書

卷八

十一

心既得兵政自嚴冒破自清親上自切次第施為不外于均安和而已矣

文武之用

又言伏見皇上惕厲愛勤于工百執事恪恭奔走于下詔求直言由功使過似無留良然用崇禎十六年之藥以治天啟七年之病而群臣奉行未力者政多虛文習尚阿諛官如傳舍人避嫌疑故也夫君尊臣卑天澤遠懸然下濟工行道存交泰世雖大亂定有一代之才足

充佐理第恐違器易務奴織婢耕而從前用人之人多
藏媚嫉橫分意見不樂切劘是以兵機暗錯貨殖中飽
守例循規多庸人之塗飾改弦更轍慮豪傑之所馳反
嘆海內無人而聖主獨立于崇高也循以文臣論之天
下之蔽也時情重內而輕外忽畧親民之官競走清華
之路如翰林院之祭酒都察院之督撫皆輕為外官矣
至于封疆邊吏尤為人所鄙薄獄案而投忘于權要者
每借封疆以托塞之吾人登壇推轂其重若何而令僅

山書

卷八

十一

供權要之一擲也皇上深察化源不難時遣侍從清班
出任道府然功令選賢無分內外時情甄別未免陰抑
而陽崇恐未勸也天下治要惟在言路得人為其批鱗
逆耳敢犯天顏塞違昭德厥功甚偉為其發大奸糾大
貪以一身當眾怨之藪致徑陞四品京堂以此示優而
猶有唯諾取容者一旦盡推藩臬士氣若索然亟宜
持按建言忠讜諸臣立賜起推偶註誤可原者即還其
官然後曉然知明主休咎之感惟期盡忠立節內外總

不擇官為至公也夫違材蓄于樞曹出為違道督撫進
為樞貳復出塵戎行莫非苦境而國所最重者無如體
臣改舊制九邊三年二級又年終甄別零提亦叙誠重
之也今腹裏從未設兵之地大寇縱橫千難萬苦乃功
令所切責臺省所糾彈監軍所齟齬法司所鍛煉無非
疆臣而已亟宜大破常格略逆原心勞逸相酬功過相
準使封疆之臣樂而忘死尚有可法之路且大小臣工
身不聞鐘鼓之聲目不見旌旗之色復游起逸素餐得

山書

卷八

十三

意者亦復何限乃獨于二三疆臣終日與死為鄰者半
級一階錙銖比掣不幸又遭奸權所中傷目為破軌然
灰不能洗滌于廢黜真可惜也天下精神俱向四衙門
清華既已淪肌浹髓是則作養邊才定宜取以四衙一
席虛左待之斯無不勸矣請以武臣論之夫兵典以來
歲費二千三百萬孰為耗武臣耗之也貧民耕鑿胼胝
析骨易子以累千萬不能當驃騎材官敵兒美女之尾
閭燎原涕陽每不寒心抑又縱兵殘民所過一空涵掠

毒痛充適劇賊君父深恩寸心何忍所以然者連刑之律雖設而不能行督撫失權節制藐如草芥且虛張塘報叙錄借差官爵既隆吞舟漏網大帥為三軍之表率而跋扈梟雄以搖眾至指大子股不逆俱形文吏反為贅疣豈可追其激變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有崔祐甫而李正已落膽由于中朝有人也在也宜亟樹社稷之臣恢宏忠義敦尚風采振勵紀綱澄刑政則關外暴戾潛消武夫之敬信自服所謂詔下膏澤而將士投戈

山書

卷八

四

者此之謂也至于養將之道全在偏裨小部之中彼其氣概不凡屈抑入下而監軍使者但視大將之結交難察行伍之勞績是宜時加獎借使之名望旁通夫人誰不好名而符名即可以奮志凡錄叙主將必先報其部級不必首其親斬則奇士之材可羅致之幕下矣榆林將種名家背城一戰誓不降賊就義甚慘祭卹宜速又亟多採其鄉人分途招其遺種前通甘肅寧夏諸邊及都護等奉勅密馳宣布祖宗畜養之厚恩重懸賞金

山書 卷一八

帛示以大信結以陰符必有感動而起應者夫斤斤株守三者而防河無力也招三邊聯者族以復關中而後三者乃安也雖偏聲渡河此謀仍急抑職尤有請焉今天營營逐逐莫得一官一職者尋常等類而英雄豪傑非多方招徠之則不得焉乃習氣相沿預防嫌隙為大匠者吐哺握髮延攬天下士猶恐惟日不足而吏兵二部相習閉門自鎖高標一紙于門曰聽選官員不許謁見此何等時也職以為不然夫提躬本潔何碍周知若

山書

卷八

五

禮貌不交何由皮相天下士之願立于朝者為其當事大臣愛惜人才樂善不倦故不遠千里處此珠桂之地乃終年不見一面如隔絕異鄉按圖索驥而能得人才長短之數巨細之衡乎用人之人茫然莫辨坐此弊也宜勅府部館卿臺省俱以親賢忘勢為第一義外院司道府以下莫不皆然人人以得俊受美名薦士當工賞其未能品題人物夾袋空虛者即非嘉謔也若端檮元臣位高百僚但宜坐而聚論開門受謁不必杜轎車騎

三四九

疲津責趾定此禮式而後長幼之序安或分沐以集聽或退食以諮詢出通下情入告左右人材位置政如父子兄弟合而誅家然後文武之銓除必有不可勝用者也

法令之源

又言恭讀寶訓蘇州民有言若安業者太祖覽之曰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今此入首言法不知務矣又尚書陶凱曰整齊風

山書

卷八

六

俗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嚴其禁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職令緝祖宗所以治安蓋審孟子之言徒善徒法信道信度天下猶逆掌也恭遇皇上神武在握乾健自強當內外之交誼克秉成憲職復觀廷試策語務在得賢才之心職舉手以為執其要矣蓋緣承平日久各衙門奉行故事賢傑者不必踴躍其所長庸愚者亦得補苴其所短故文網牽拘操一切之法可以循

理而治今非其時也變而通之鼓之舞之有在于法之外者請以軍機論之祖制文官不與武官同罪文官以上品起家武官以四品起家先賞之而後戮之近因多事督撫比照守選將帥之律而督撫擬甲介馬常在武臣之前矣崇禎初年文武並論撫按並處後來專治督撫從前歷案文臣之死信于武臣非謂必苛武而宥文也從前大臣未諳軍機第恨曰法不行耳于是恣弄威福專推殘全無長養自楊嗣昌一出逢迎專治督撫兵

山書

卷八

七

備致身亦與俱盡悔何及乎頃者東協一案斬兩督師而巡撫一總兵一參將尼大者且飄然去致文武兩途權術者善脫身于空處忠實者每受挫于寡援所以多誤也孝救十年一戰始破單于周亞夫堅壁不救梁一戰遂滅吳楚故有計慎重而似逗留亦有當殲渠而反養寇廟算失之甚釐疆場差之千里其機在庭不在邊也夫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自古已然倘氣候未到勢力未齊選材而使不克厥用錦松一催潼關再催其機已

如此美哲所嘆今日者邊將如吳三桂唐通等當思所以保護之矣職前條議軍制不宜多官者細柳之言曰軍中但開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漢帝按轡徐行勞軍者重其事權也年來武功不效病在官多而兵少既設一巡撫又設一總理總督已多矣又設一監軍御史又設一察辦或又設一內使又設一關部每差一官必多一官之奏題每多一事必多一事之意見人人自以為大將事事爭以為奇謀重臣既在行間武將必分兵以相

害

卷八

六

衛耳目濁清愛憎互起彼已挑激大小驕詭甲功乙罪此掩彼攻所謂又人員吉師中錫命者亂矣安得精神相貫謀智相資督撫輕搖不能制部位之命改易情耳宜定專方之寄罷交攝之官使軍中號令出自一大臣如借使指如姊承夫內無中制外無旁統此軍機之所在也請以人情論之歐陽修曰舜有五臣為一朋武有十亂為一朋師萬萬道德相勸過失相規惡難相恤五倫天性所當然也今士大夫各顧身家每見朝廷大

廢分倘有太甚視為路人夫申救之路斷則朋友之道絕而君臣之義傷矣自史可法申救吳甦而外搢搢者寂然則書生祝淵之訟劉宗周亦渺然矣而天有雷霆之威豈輕施于螻蟻耶漢陳涉反代趙地多失所司捕群賊吏待之甚苛問曰若輩反乎對曰非也力不足耳盡敵之不難以四千戶慰趙子弟是乃中于機合乎情也今臣下進而趨朝退而泣室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比比然矣不幸戴罪幽繫囚

山書

卷八

九

園之中龍馬金魚游魂五楫或擊奸摘伏或戮力戰功而死傷滿家因有裹頭或厲氣臨城先焚妻女誓不與賊俱生帶刀染血死而後生者是皆陛下作養生成人之于子心腹之于手足痛深在念堪與荷勦秉耜救萬死以廣浩蕩者百執事三空四盡矣往年張鳳翔三月之中能節者四十萬可謂勝任矣假令積歲當得千萬不幸為去輔所擯不與協理法無所報律令七十歲尚准收贖何況老臣惜未有慷慨悲哀為皇上曲陳者古

人不難以十五城易以胥靡此臣無足惜願陛下思以
招徠天下士也如成勇葉廷秀等直懇用積屢經推勅
失平曉然大凡罪廢一途各有本末若夫忠被讒信蒙
詬者道路莫不憐之此人情之所在也伏見皇上乾斷
大政典情毅然如摧玉應熊以消黨禍敵王永吉以恤
勞臣其符軍機人情之發條而又內外魚拜入閣風動
俊傑中興有象而微臣所請獻者凡遇行間在通法而
識機凡術用舍在就法以得情未可操一切之法齊之

山書

卷八

十

以刑謂天下無難知之哲也

富強之本

又言竊惟禮義廉恥之道王得其全霸得其半故管辨
以此理其財政孫吳以此治其兵法自非然者富歸私
門強為逆工所謂賊民興亂無日矣朝廷獲天載地治
道甚宏有言責者有官守者有分理兵農錢穀者有執
持紀綱進退人材挽回風俗者如三十幅合為一轂不
偏廢也故學術明則人心正官歲端考課實而富強之

效日積于公家矣萬歷之末有李贄者著為藏書顛倒
聖教稱恭始望為開關之聖君稱武則天為女中堯舜
稱馮道為大臣貶王陵為逆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定
本而雜聚男女講佛為學道無父無君士夫若狂破禮
蕩義殺廉解恥釀成世道之禍天啟初年臺臣鄒元標
馮從吾高攀龍等起而講求忠孝一時社談為逆妖盡
逐善類拱手媚璫公私操竊傾危計日幸遇皇上明天
降之分定邪正之心以振紀綱于不毀而其間不肖大

山書

卷八

十一

臣不學無術志圖強飽以公忠體國者為假道學以阿
諛軟熟者為真作用故賄賂之風不盡改樞巧之實不
盡絕以刑獄重情為報怨之數以清華安地為私入之
宅直慙者謂之黨雷同者謂之公死節不必疑逃叛不
心罪以致盜臣接踵偽士比肩是則敬天勤民精以聖
學者惟皇上一人而群臣退食委蛇惟吞權利而已矣
貧弱之症中于公家從前不肖大臣衣錦膜玉者各滿
其講堂而去每遇警動不過捐助數金負馬一二正止

矣其自好者閉門不接一客止矣大臣之道奚取焉夫使才情氣逸之人各予以富貴之路使砥節抱道之人獨優之以不戀富貴之名使知夫君親當事不慕虛無使知夫奉職守公不敢欺誕使知夫虛懷廣益不居驕慢使知夫筐篚橐囊知盡能索以干進者廢然而無所可售天下有不治焉者乎故禮義廉恥之修明也先責大臣而後責小臣先責清要之臣而後責疎遠之臣嘗稽宋時秦韓史賈之奸雖壞于朝而濂洛關閩之教

山書

卷八

三

實振于野故張韓劉岳發聞忠義之風自矢腹心之節即使貪使詐無過武臣然威繼先所著紀效新書自謂從正心誠意得來致樹立有本善運不拔倘大小臣工不能互相勸勉交相警戒而必待朝廷刑賞之所及乃加塗飾焉則刑賞之所不及僥倖苟免者固已多矣誠令學術大明人心各正以之掌財必不營私而耗蠹以之守兵必不恠怯以冒功以之官人必不賣爵而鬻等以之取士必不偽售而真道以之考課必不徇名而廢

實以之居家必不數羹餼而燕俗習焚香夜告東帶晨趨必不肯甘負我望工惰才省過之至仁尊賢訪道之至業而富國強兵玉帛並行而裕如矣

變化之治

又言竊熙熙稅起于丁口秋報起于田畝租制深狹速應寓兵于農有司不察每逢十年編審黃冊第視畝多者加丁畝少者減丁是一田而常兩稅也戶口既漏漕手何啻億萬而農田困矣自衛屯浸沒軍不任戰于是

書

卷八

三

募兵之費加于民畝而農田透稅困不可支矣今搜括殆盡莫非農力無計可重徵惟戶籍之中一通變焉一曰免軍籍同民籍凡軍籍之家原有一枝當軍他籍每過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戶當派二三百兩小戶亦百兩不守今其軍之絕者屯田為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既已長養于孫承伍矣祖籍軍名似可革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免其勾補為民籍此一項當得千萬而在民自禁輸矣若曰後未勾補無路衛所空虛今欲

定屯書內開民屯軍屯者免其開罪通許照民田起科
不如按屯畝一分起補軍丁依然舊額籍不減也

化客兵為屯兵

又言天下荒蕪皆因兵虛將官好暴總在枝折色于箱
內略本色于民間宜下令領兵之官如賊未能一時遽
滅凡十名之內量分三四名就近屯營便受上賞使浮
游剽掠之徒得此舊制受四五十畝者立為主兵暴亂
自息營圖有地賊勢自解或曰強兵將安肯耕耘然

出書

卷八

五

政惟斯術能消其強強也名將賢將必能行之此利一
與而眾樂赴矣

開屯籍以實軍民之兩籍

又言昔漢興徒屈景大姓于關中所以實戶口也今干
戈尚投民不聊生若徒大姓黨然難從惟奉屯書條件
賞功贖罪興學加級眾孽易舉利在無形夫其墾闢若
干畝倚屯籍于各州縣一經土著未得輕離此極實之
政也或曰墾地舊荒使得開熟誠為增戶若新荒初熟

本有額賦何為增加既得屯籍即失民籍不知新荒久
枯又成積荒通賦又無足額之日今有原主者原係民
籍第招之來其丁盡戶絕者用移成興學之法自不期
而會矣行之十年西北方戶口大可聚邑都矣夫國家
之政猶天道也張之弛之與時推移變則通通則久帝
王之道也古者負版必式料民為法若今用二用三俱
出田畝安得而不亂且古惟四民今乃不民農耕之士
工商食之釋老又食之既代軍而出兵又代兵而出餉

出書

卷八

五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江以南人情感神好鬼養禱泰
巫其僧田之富僧徒之眾不可億計游手而食租稅豈
無有以編審之耶苟痛念衣食之源農力之困是不可
以不講也

疆臣之善

又言今天設官分職粉飾治平周旋結交及瓜期而告
代非甚愚不肖能循引套語以卒所事從容階級坐陟
崇隆而至于用兵克敵則賢知而有愚不肖之憂何也

有其材力有其氣候更須有其多助有其利權然後可
以集事自有其事以來勞逸不均內外偏畸其清華榮
膺之地燕安資序一歲坐致起遷其戎馬劍戟之場舉
足易生罪咎如以辦賊為贖勞自宜多方愛養之以恤
其私不必操文法之煩苛以掣其肘而馳之死如以不
能辦賊者為庸碌不必宜混舉選材雖填塞資終使之
困憊以悞封疆不將此也疆臣身雖在外而精神常顧
在內長安道上議論不一見聞各殊或誇謗之忽生或

山書

卷八

六

好惡之多忤或彌縫未到臆智皆府忘之門或憑藉有
根虛張亦論叙之地况兵火不熄邊腹盡成枯槁掌兵
之官窮若已極平素不能交際臨急安望流通切實一
加趨歸弁饋其位憐恤操文墨者但知嚴刻為奉公而
疆臣雖千斤之力乃肩萬斤之擔用過其力歲時又澆
心情必眩輕似秋蓬朝受命而夕謀效萬有不能效疆
臣而無內外之助者志謀終不伸功業終不就也凡用
兵之處人臣各宜仗義各衙門贖罪美餘理宜多損以

死馮賞間謀之資勿得飽暮人之肥視越人之瘠而不
相顧甚且衙門可裁者宜裁之以并軍需然後正餉之
外軍容乃裕機數乃行不然僅僅五分八分之餉枵腹
不待而貪饕之并日腹月削而欲望其遵奉什伍責其
死命焉有不能效疆臣而無在外之利權者營壘終不
壯手足終不展也近時所尚以說虛語做實事者為巧
宦以做實事說實話者為痴人而痴人每每大不避誅
小不避譴究竟為朝廷出死力仔重肩者必痴人非巧

山書

卷八

七

宦也其安樂者另有一種有福之人其患難者另一種
匪躬之士詩曰騶人好好勞人草草此之謂也敢請凡
用疆臣審其才力或北或南務使人與地相宜加其愛
護其歲月通其疾病勿以偶譏遞罰勿以一眚致更凡
正餉之外可以充軍實者乃聽其便宜生殖凡有掣肘
衙門從便暫撤使得盡心力為之為之不效天然後從
而刑之則名位不輕校而款稱不虛飾矣

調遣兵入衙

正月賊氛告急兵部至內閣言賊勢甚大非得平西吳三桂副督王永吉密鎮唐道合力一戰不可閣臣言當奏請旨商酌兵部即而奏帝是之密諭閣臣曰調三桂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流賊三邊新安類未定之時此看似不可失即督臣王永吉請旨所言或亦不出兵餉兩置關寧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重大車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閣臣陳演以為不可招云一寸山河一寸金歸州告警寧兵萬不可調帝

出書

卷八

元

復諭寧城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宜斷未可猶疑車修中前移寧士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們即擬旨來行如必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諭下內閣集府部六科于內閣房而議之衆官議論不一反獲利害京師與寧遠孰重禍在城下與寧遠孰急其時至急調者成國公朱純臣倪元璐金之後吳麟徵孫承澤數人與兵部議合遂繳議單隨出旨云兵部

議是又發票到閣陳演又具摺以為外邊督撫未必未亦當會同乃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會議之次日麟徵復上密疏極言前七夫而寧遠必不可守撤寧遠之兵以守關調吳三桂之戰兵以殺賊目前急者不待再計而決疏下閣陳演揭候外議不肯崇大學士方岳貢復移書兵部不應倡守關之說

告廟遣將

正月帝憂寇之甚大學士李建泰自請曰臣昔入頗知

書

卷八

元

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賊又曰進士石隆願車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寇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之功即不然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帝喜甚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于是于正月二十日以特牲告廟廷授尚方劍復諭本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畢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並召五府掌印內閣輔臣京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生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樂作樂

等項內外各衙門預行備辦整理其護衛隨從守把巡緝應用官軍旗番人等看廠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酌量撥派民棚接應俱免折卸不許官役滋擾至期遣官告廟後行禮至將干工駕登正陽門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前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李建泰叩頭致詞帝慰諭再四即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又東十三人為三行武西六人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帝親賜建泰酒三盃即以三盃賜之復自撰勅御筆親洒

山書

卷八

元

龍殿即于門上用寶手賜之勅曰皇帝欽命輔臣李建泰督師親書勅旨朕仰承天命繼祖弘圖自戊辰至于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寓以至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竊弄兵戈流毒直者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聳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驍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報之輩情真罪當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

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剿則真剿殲毒宥脇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猷壯略品望夙隆辨此裕如特此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殿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錫異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叙齊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內臣為掛紅簷花鼓樂導尚方而出

時急需才

山書

卷八

三

二月初三日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請釋張國維等疏曰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于是率同列伏闕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請諫官曰言官肯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大德宗收主也而城能免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蔽之地乃逡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今敢訟言于聖上者有六人焉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董煥恒兵

科姜塚方士亮部臣尹氏與國維身任中樞大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早紆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燕大得民心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置有功國本特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個儒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成所授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徧行借貸召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遽有繫逮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蹟但聞緹騎到浙

山書

卷八

三

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蹟可知姜塚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訖結獨塚猶羈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氏與隨政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可比之跡况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俱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磔西市或逮禦魑魅或星沉貫

索蓋累疊若若矣以致過跌會推托脫之人既斷髮之交整亦襟肘之兩窮豈世遂無材一至于此蓋天之生材有數長養則出焉推折則盡焉理有固然臣之敢于輕噴宸嚴者又不止為六人惜也臣垣前此為請寬貸獲蒙重譴臣豈不知一念之過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才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之此又臣所自信並求信于皇上者也跪入次日御文華殿召內閣三法司

山書

卷八

三

入對帝手出承澤疏偏示之寂無敢言者時工部尚書范景文新簡用入閣獨出班頌首曰此正臣所欲言不謂該科先之也因亟言六臣罪有可原尤力薦國維景昌帝命俱從開釋國維景昌准起用景文恐帝反汗也又奏曰皇上一日而釋累臣六人此皇上浩蕩恩也宜以特諭頒行該科疏但票該部知道是矣帝喜隨下一諭六臣俱出獄張郭二臣以總督用

屢切時事

二月工科都給事中汪維效疏言世之不能有治而無
亂有安而無危豈非天命哉君相不可言命造化生于
其心君亂安危之政盡歸幹旋而天弗違殷宗周宣千
古為烈也今天下不可云治矣不可不云危矣奈何四
郊多壘卿大夫不耻九重宵旰獨勞而奉公憂國盡瘁
匪躬者未教教然即痛哭流涕如賈長沙亦未多見也
臣竊憂之夫處不諱之朝事容諫之主奉有各官能極
言無隱的自有裁鑒不必疑諱之明綸而猶有違古人

山書

卷八

三六

而從後言之戒臣不敢也請就今日內外可虞者盡言
無諱可乎其一曰疆宇沾危之虞祖宗柳風沐雨肇造
區夏三百年來如金甌也今三韓越在外境楚豫關陝
之城半阻聲教寇戎日耀于河朔邊烽夜達于甘泉抱
虎枕蛟事變巨測又况湖南穴獻西蜀潛蟻而建牙誰
足韓范專閫誰足顏收臣故曰可虞在疆宇也其一曰
政事紛紜之虞外寧必先內治戰勝全在廟謨今碩畫
罔開辨言易亂過仁義而慕申韓薄節愛而謀秦孔務

瑣屑而忽大體庶率由而尚新奇多方生財何益錙銖
破格用人徒成僥倖棘路可以操推轂之權節鉞轉而
仰兜鑿之息紀綱凌夷法度廢弛安望奏廓清之烈哉
臣故曰可虞在政事也其一曰士氣頹靡之虞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從欲成風波流同途名節之持奪于媒進
梯榮之念職掌之重廢于瞻風望氣之私孤介峭直不
合時宜唯諾奉曲違是逢世聚貨借希寵之題懷刺作
呈身之徑好官可以耐笑罵暮夜不難欺四知又何怪

山書

卷八

三四

乎百鍊純指清流揚波也臣故曰可虞在士氣也其一
曰民心離散之虞億萬其人億萬其心獨忠孝一念維
繫不解此可仁義聯非用刑威束也乃教化不先征求
無藝撫字拙而政非能室虛空而追呼迫功令稍嚴郡
邑愈厲流離困苦怨積怒深科有緩急且思乘為不逞
開門揖盜開風鳥散又孰禁之收拾不早舟中皆敵國
也臣故曰可虞在民心也其一曰言路壅塞之虞君有
過則諫言官職分固然苟知忠愛誰忍緘然而煩言易

狀激言難改辟初不避近沽名申救過切似市德稍有
抵觸而慙直為愆尤矣或因一人而并疑其類或用其
名而猶罪其身于是庸庸者謂不言之罪小多言之罪

大鳴鳳無聲豢犬不吠豈國家之福哉臣故曰可虞在
言路也其一曰人才匱乏之虞有霍衛而封疆拓有管
葛而國事治有膺滂而士大夫之氣清有龔黃而兆庶
之心固有汲黯魏徵而諫諍之路廣百凡治術總歸用
人乃者藉率多遺逸清卓平屬推殘一皆掩大德之光

書

卷八

三五

既去斯長安之夢遺大投殿鉛刀難割折衝禦侮雖臂
弗當司銓窮夾袋之藏會推矯推轂之舌噫果無材耶
抑長養封殖未盡其道耶故曰可虞在人才也蓋之告
辭微戒無虞天無虞猶微况多虞乎此正我君父交儆
之時臣何敢不盡言入告共圖濟勵也

釋奠風變

二月工丁釋奠先師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是日天氣
晴朗陳設既畢陪祭各官齊集大成門外及至臨祭入

而排班立足未定大風陡起松檜怒號飛沙如雨廟中
燈燭盡滅廟中執事者倉皇奔出不能成禮而罷

下詔罪已

二月詔曰朕嗣守洪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
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忽乃者災害頻仍流
氛日熾忘累世之恭養肆廿載之充歿赦之盍騎撫而
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頑志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
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恭讓邱墟

山書

卷八

三六

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受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
火殫量以罄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藿粟
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又朕之
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里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
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昏凶旱潦游至師旅
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
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
而諛不清武將驕悍而功不奏皆由朕撫御失道誠感

未孚中夜以思踴踏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洙有夙愆
要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
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
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
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奇
開疆印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
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以通侯之賞於呼忠君愛國入
有同心雪耻除克離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
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皆朕志

山書

卷十八

三十一

分遣內侍

二月分遣內監高起潛監視寧前鎮盧惟寧監視天津
通州德州臨清方正化監視真定保定杜勳監視宣府
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關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
監視衛輝懷慶楊茂才監視大同李崇先監視劄鎮中
協張澤民監視西協曹化淳監視京城守禦給事中戴
明說上疏曰臣頃見內臣之遣一刻十員臣不勝慚悚

夫使諸臣盡瘁恪職中則燮理之有成外則安攘言責
之允當何至以兵燹遺君父陛下亦何樂有中官之出
而遣之是今日大小諸臣為罪萬死自不必言但臣恐
徧臨蓋以往事言之漢唐宋之開創中興我二祖之廓
清華造名垂竹帛鼎鼎多人而未嘗及中官蓋中官可
用古昔用之久矣而未前聞也以近事言之數年之內
中遣馬行屢撤使中官果有實效則敵可不入入又不
烈矣而併未前聞也從來地方有一總監監視則令督

山書

卷八

三十一

撫文武諸臣精神物力只燕管一總監監視而不違印
至文武卑微者不能近總監監視而亦周旋于把牌中
軍至衛憲家棍不能近把牌中軍者亦依附于私房下
役稍習隱痛誰敢指斥誰為窮諸臣戴罪潞庚正值分
嚴孫茂霖受事群情拂鬱稱苦每于退食三嘆嗣後茂
霖移劄門封強取壞旋亦伏法不聞有益無害况今日
人情事勢風鶴百倍時者可慮豈不更大耶草疏未畢
旋接垣抄有奉大典納銀四十萬之旨使大典而完此

得免是貪可執法恐無以警貪者之心倘大典不先復從而罪之是罪性不罪貪恐無以服大典之心乃一旦分宮禁之中使持催索之明諭王言國體應若珍惜似不待再計決也

止宣雲監視

二月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言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截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為逆民所圍如撫臣徐

山書

卷八

元

標者久不足為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此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燕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并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忌設謀誠敢為憂誠深賊正在彷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大有可恃蓋大同一開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

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汎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指給膏糧不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鋒倘有勤王之師共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

山書

卷八

單

民反致撥亂又聞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為躍冶之舉為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罷遣立勅兩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

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愛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惟天下事尚可為也

將糾邪說

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戴明說糾李朋詹曰邇來狡寇披猖惡氣漸逼城不夫于攻而夫于獻計不出于守而出于迎在廷方憂萃渙之無方而不意邪臣乃敢煽亂而不避前東閣一議謀國者不知何見而有國家大計無

山書

卷八

聖

避忌諱之聞而動搖之邪說隱顯附和不一而是其原誠盡在聖明洞鑒至達人諺吹到處狂悖則李朋詹為最甚至引有天下者不顧家及漢高公羨之說大言于樞臣之家一時同官諸臣聞者無不怒駭數日來風鶴以疑端而益驚朕願以瞻望而益甚士農工商以那望望胸中各懷一去志者楊時有言曰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主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時勢方在岌岌學想鼓簧招禍如此臣懼滋

甚臣恨滋甚恭惟陛下以堯舜神武之資十七年無宴安之圖極焦勞之苦殷憂實以嚴聖多難正可與邦乃諸臣不以入周台出方虎自期乃公然進唐宋退避之陋習踵汪黃侂冑槍之故習灰烈士之心鼓逆賊之焰甘心獲罪于二祖列宗天下萬世而不恤是奸細不在綠林而在清班妖孽不在氣化而在人類也使目前而渙散之膏肓不拔則洶湧之流訛不消邪妄之誅鋤不嚴則枯亡之忠義不憤伏乞陛下將邪說之臣竄殛其人榜示其罪以為煽惑人心之戒

山書

卷八

聖

請誅庸輔

二月前遼總督免為事官王永吉請誅陳縝跪曰臣行次玉田聞邸報該閣臣陳縝題為痛念時艱事奉聖旨仰公忠敏練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國事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茲特先所請以成恬豫仍賜路費銀五十兩絲緞四表裏馳驛歸里仰還善捐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臣請奉終慎德欲絕異

哉奸輔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寇
氛已極豫楚秦晉開門揖盜望風納款川廣黔滇政令
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馬凋殘戰守坐困甚且殘撫
殺將反操同室之戈問餉則泉府耗竭本折兩枯實則
財盡民窮久無樂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蹙
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士飲血以長號忠良額
天而無路惟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
憂勤若何憤嘆矣臣時定亂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

中書

卷八

四三

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共勦大計或逆將帷帳銷日
月之光或盡節疆場作山河之氣人人同仇廢盡敵愾
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必轉弱為強轉禍為福五見
太平亦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
已也乃首輔陳演者不開代策定誅輸志排難俄作賦
以歸未忍飄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連蘇何曾病入膏肓
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者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
害遂不暇為社稷宗廟計乎若然既明且哲演誠多算

矣其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開方
將塞沙隄以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踪享那
鵝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絕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國
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于不可收拾皆縉之罪也
昔繹明首佐理有年則非若百職事之效一官辦一職
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在得君行政之
未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體國將天下兵馬錢
糧文武將吏經心著意實實打算一番如何禦敵如何

山書

卷八

四四

辦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
頓何遂貧寡決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說一
事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法臣為外吏寵賄奸狀
不及深知即如順撫趙惟岳急欲抽身遂謂密撫可裁
巧為出脫保督呂大器黃綠擔卸遂謂保督可撤曲計
誦縫江楚寇警留都震動高倬求去何遂并操江而裁
之計典嚴重已露辭章邱祖德不謹何反舉東撫而昇
之以至江督甫任遽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

也惟餉不繼忽奉回部之旨則莊祖誨之線索靈也他如李兆之貪汙而優陞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可縷指只此香次情深顛倒任意日中何曾知有聖明在上手及見事勢傾危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也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方下罪已之詔縱為首臣何得脫然事外告無罪乎先王耶近草木皆兵遠近風鶴到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縣不守城社所以狡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四方根本正當靜鎮堅定以安

書

卷八

四五

定人心續乃先去以為民望所稱腹心手足不二心之臣固若是歟續元輔也以臣背主則不忠又元子也以子棄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願皇上教續之罪立正刑律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悞我皇上者有陳續在庶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耳臣為違臣討賊禦侮皆臣之責豈因天步多艱紀綱頓廢遂令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輕朝廷而傷忠臣義士之心哉時帝信用閣臣魏藻德首輔陳演附和之癸未會試以

入薦主考餅藻德兩晉江黃景昉蔣德璟前後俱罷至是全晉教陷知京師不守又以首輔餅藻德允放及入辭自陳佐理無狀罪當萬死帝怒視曰汝一死不足盡其事蓋恨前阻調邊兵之事也

請撤城守內監

三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適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中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皇皇撫臣

書

卷八

四六

朱之馮方集眾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旅允出城迎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兵總兵不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廢矣伏乞皇上教眾震怒將杜勳弟姓名下內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庶

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效死者之勳見今京營輔
營內臣並宜撤回還其兵柄于總協大臣集各勳戚諸
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望上身為將居中調度閣臣范
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軍事而景文守通州
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
京營村鎮剗營城外多設砲火使不敢近城飛促督臣
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 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
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喫緊

山書

卷八

四

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逼亟斷施行則宗社幸甚
而百為生靈幸甚跪上不報越兩日上傳杜勳為賊殉
難忠義可嘉加贈司禮監太監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堂
上食書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其把牌人等查明另議

叛監來城

三月兵部疏言臣等按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
監有曹化淳王德化等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工
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只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

監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等累次至城闕欲現城上守
禦情形無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起賊梁上城不
知曹王等知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
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山書

卷八

四

山書第十八卷

明史

弘光實錄鈔

弘光實錄鈔敘

寒夜鼠噬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特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未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手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為說者曰實錄國史也今子無所受命冒然稱之不已僭乎臣曰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冠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為說者曰既名實錄其曰鈔者不已贅乎臣曰鈔之為言畧也凡書自備而畧之者曰抄實錄纂修必備負開局今以一人之聞見能侏其無畧乎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臣既削筆洗硯慨然而歎曰帝之不道誰豎

弘光實錄鈔敘

子小夫亦計日而知其亡也然諸壞政皆起于利天下之一念歸功定策懷仇異議馬既扶之以翻逆案四鎮扶之以領朝權而諸君子亦遂有所領顧忌而不敢為于是北伐之事荒矣迨至追理三案其利蓄樂禍之心不感恩于闖賊者僅耳傳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此之謂也嗚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幾何而東南之金帛聚于士英士英之金帛幾何而半世之恩仇快于大鉞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論世者徒傷夫帝之又死于路而不知也尚亦有利哉古藏室史臣黃宗羲識時戊戌冬十月甲子朔

弘光實錄抄卷一

古藏室史臣黃宗義撰

崇禎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諱由松 神宗皇帝之孫也父常洵國于維陽十六年正月為流賊所害北部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留都諸臣

議所以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

中以序則在 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

謂貪法誣而不考居下 唯潞王諱常素有賢名雖穆宗之

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

雷縵祚未定而逆業阮大鍼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

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一

于已而後可以為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

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

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楊文驄入見啓以士英爰立之

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順遂開船兩晝夜而

達儀真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士英以

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

士英矣臣按士英之所以扶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扶于

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委項已定君臣分明

何嫌何疑而交構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

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嘗與劉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

進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加鳳陽總督馬士英兵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改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入閣辦事召

工部侍郎周世賡為戶部尚書

辛卯以姜曰廣王鐸俱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壬辰以總兵張應元鎮守承天

戊戌瑞王常浩避寇駐重慶事聞

命總兵趙光遠鎮守四川

己亥以總兵鄭鴻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

庚子設四藩以黃得功為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

伯劉良佐廣昌伯

弘光實錄鈔卷一

二

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初黃得

功高傑在北劉澤清在山東劉良佐在淮北都既陷亂卒

南下遂皆渡淮而處而淮北為賊所有馬士英既借四鎮

以迎立四鎮亦遂為士英所結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一

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無能為矣

晉左良玉為寧南侯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黃得功高傑相攻

四鎮欲以家眷安插江南浮兵而渡亟諭止之令擇江北

以處而得功澤清傑皆欲維揚爭端遂肇及有旨傑揚州

而傑兵亮暴尤甚揚人惡之閉城登陴堅不肯納得功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家眷至儀真遂傳令攻傑傑亦野營以待之史可法百方調停而以瓜州處傑

乙巳大學士史可法出督師于淮揚

士英入恭機務可法動受其制不得已而出留都諸生數百人合疏留之不得至十月有何光顯者言請可法擬士英操莽廷杖殺之

賊帥劉綎偽勅靖南侯黃得功擊之

湖賊以重學禮為淮鎮領兵一千五百至宿遷使偽威鎮將軍特勅五道諭降得功高傑劉伊盛大教場劉肇基小教場徐大受得功繫之候命正法

己酉御史陳良弼劾從賊詹事項煜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三

煜自北京逃回混入班行

辛亥毅勇衛以總兵徐大受鄭綵分領水陸閩人李國輔監之

壬子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昌祚靈璧侯湯國祚撫寧侯

朱國弼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東寧伯焦夢龍咸安

伯郭祚永各晉官銜二級加祿米五十石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各蔭弟姪二

人錦衣衛僉事世襲

甲寅上命祭行告祭禮泗陵鳳陵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顯

陵遣寧南侯左良玉神烈山韓憲王墳遣靈璧侯湯國祚成

安伯郭祚永壽春以下諸王遣鳳陽府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一

乙卯破賊報至封吳三桂劉國公世襲

四月二十日吳三桂引北兵與賊戰敗之次日又敗二十七日賊收兵入城二十九日賊將其資重出京至蘆溝橋又遇北兵敗之北兵追賊至保定固關

召陳子壯為禮部尚書

六月丁巳朔寧南侯左良玉自序恢復地方

十六年八月復武昌十月十三日復原武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復袁州又復萍鄉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初五日復澧陵二十六日復長沙湘潭湘陰又復臨湘岳州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利二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惠安乘勝直搗隨州未滿三月復府州縣一十四處

弘光實錄鈔卷一

四

庚申復宿遷擒賊官呂弼周玉富

追崇皇考曰恭皇帝皇妣曰恭皇后

辛酉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起錢謙益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

壬戌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

惠王常潤寓華慶事聞

癸亥分守睢陽恭將丁啟光獻俘闕下

歸德府偽管河同知陳奇商丘偽知縣賈士俊柘城偽知縣郭經邦麻邑偽知縣澄寧陵偽知縣許承塵考城偽知縣范稷夏邑偽知縣尚國偽偽條記一顆偽契六顆揚州鄉官鄭元勳民變被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七一

高傑投害地方撫臣黃家瑞守遼馬鳴驛轉城中百姓日
取河邊草際零兵而殺之兵民相構日甚元勳往未營從
中解之百姓疑其導之為惡因元勳一言之誤于巡撫座
上羣起而殺之解其支體史可法參家瑞鳴驛有旨議處
父老詣闕申請于是留任

己丑馬士英翻欽定逆案

士英奏原任光祿寺卿阮大鍼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
邊疆而竇爛籍畧北信到時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鍼致
書于臣及標臣劉孔炤戒以力婦邪謀臣甚服之須遣官
立召暫假冠帶來京陛見面問方畧如其不當臣甘同罪
若堪實用則臣部見缺右侍郎當救其罪往勅部起補于

弘光實錄鈔卷一

五

是召對大鍼大學士高弘圖請九卿集議不當以中旨用
大鍼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奏逆案阮大鍼不由廷推不由
會議啟事之日無不共為驚疑陛見之時又無不共為竊
笑以大鍼為知兵耶燕子箋春燈謎未便是枕上之陰符
袖中之黃石也 先帝之成令一朝而棄之皇上之明詔
一朝而反之抑何以示不倍之誼乎戶科右給事中熊汝
霖奏阮大鍼 先帝已既棄之舉國又復非之即使閣臣
實見得是亦當舍己從人况乎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
採廣搜求異材于草澤胡執私違眾翻鐵案于刑書御史
陳良弼未壽圖周元泰合奏自魏逆竊權羣小煽毒嚴春
秋亂賊之義必先中其治黨之法此從逆一策 先帝所

以示丹青之信也臣何仇于大鍼正恐從此諸邪悉出逆
業盡翻使久定之 典案之一日何以昭天下而垂後世
也懷遠侯常延齡奏大鍼者一戲齣之流為闖人之乾子
魏逆既誅大鍼即膏鈇鉞猶有餘辜而僅禁錮終身已高
厚包容之矣兵部左侍郎呂大器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給
事中陳子龍御史詹兆恒王孫蕃左光祿寺少卿萬元吉給
姜曰廣持之猶力士英乃奏臣通籍三十年安因之變臣
家僅只存十口臣已幾死壬申臣備兵易和 兵犯宣大
及任宣撫止五十日被逮詔獄錮刑部者將三年臣又幾
死從戍所起臣總督鳳陽兵僅九千馬僅數百而率左獻
逆小表等賊且數十萬臣又幾死陷關陷京師禍及先帝

弘光實錄鈔卷一

六

臣罪應死今無知而存阮大鍼又當死蓋臣得罪封疆得
罪祖宗者未必死而得罪朋黨則必死 先帝誅薛國觀
周廷儒等豈盡 先帝之意哉大學士史可法以調停之
說進曰昨監國詔款諸臣彙集經臣改定內起廢一赦有
除封疆逆案計典職私不准起用一段臣為公之以國事
之敗壞非常人材之彙征宜庶未可仍執往時之例耳後
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
才供天下之用也應天府丞郭維經奏督輔史可法雅負
人望亦有失言之過記得四月初旬非音正惡督輔招臣
等科道于清議堂論救時急著首在得人臣等各舉所知
督輔執筆而記也 等慮人眾言雜乃合詞謂逆案斷不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翻督輔深以為然言猶在耳何其忽而易忘其曰詔款逆案一段臣已改忤不知諸臣何故復用夫詔書撰以史筆定于聖裁使無反汗藉曰督輔公之諸臣不宜復改豈皇上用之督輔又可復改之手况逆案成于先帝之手豈督輔亦欲決而忤之手乎方欲修先帝實錄若將欽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測或非皇上所以待先帝若必書之而與今日起用之大鉞事相對炤則顯顯令德未免少愆並非二輔所以待皇上也誠意伯劉孔炤乃為士英上言伏讀詔書罪廢各逆案計典職私俱不得輕議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聞當事者仍將有以用之也此詔款之中乃見一段門戶之肺肝朋黨之禍于斯為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七

烈士英又奏臣止謂大鉞非逆非謂逆案當翻逆案諸臣日久已登鬼錄翻之何用既非逆案中人亦不與當日之事翻之何為與其身犯眾怒為死灰罪魄之魁何如勉附清流竊正人君子之庇舍苑集枯臣雖愚不為也蓋國詔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公而呂大器添入之是以戎臣而增減詔書也臣接逆閣魏忠賢既誅其從逆者先帝定為逆案頒行天下逆党合謀翻之已已之變馮銓用數萬金導北兵至喜峯口欲以疆場之事翻案溫體仁許錢謙益而代之欲以科場之事翻案小人計無不至殺宗訖不可大鉞利國之苗得士英而用之然後得志嗚呼北兵之得入中國自始至終皆此案為之崇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丙寅太僕寺少卿萬元吉上封事

先皇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瑞用事斷削正氣固嘗委任臣功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畧網繆之桑土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旰遂乘閒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明作乃氣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櫻先帝之

弘光實錄鈔卷一

八

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所謂寬嚴之用每偏者此也昨歲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然已有逗留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甯吳三桂俾隨樞輔迎擊都城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地議之者矣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太子監國留都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矣追原禍始不禁酸心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羣工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索廉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

路王萬杭州

有百約束其從人蓋士英之意無日不在王也

吉王薨

謚大學士劉一燦文端賀逢聖文忠

戊辰馬士英密陳四事

一聖母在郭家寨有常守文者知之一皇考梓宮遇難時

之蒙蔡不備命安撫李際遇護送南來一選淑女以備宮

中一防護親藩恐為奸宄所挾

己巳左懋第以應安巡撫守防上游

辛未戶科給事中羅萬象諫用關人王肇基督餉

弘光實錄鈔卷一

九

命司禮監隨堂太監王肇基出督浙直閩金花白糧等餉

萬象奏 先帝以三餉疊加而賦今中使復奉旨而出威

令嚴重厨傳供億有司必奉承爭先固園柎楊生民塗炭

東南半壁其堪再壞乎大學士高弘圖自請督餉于外有

旨留之于是責成撫按

改鳳陽總兵年文綬提督京營以東平伯劉良佐代之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邱綽亡將佐

疏言臣前護軍四川追勦獻操二賊總兵猛如虎恭將劉

士傑遊擊郭關守備猛先捷從瀘州至開縣二千餘里深

入追殺士傑先捷俱死之臣丁艱回籍猛如虎守南陽關

闕賊攻城甚急如虎以計破之傷賊數千既聞他門失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猶持短刃砍殺多賊至唐府國門望北拜賊刺刃害之

癸酉靖江王攻復隨州

甲戌賊至濟寧參將李允和敗之

郭賊三千騎至濟寧扎營差其下五人偽為凌兵部家人

入州伏聽搜獲允和與朱繼宗領兵至黃家集殺步賊三

十餘馬賊不敢傳城

起振國維為戎政尚書

乙亥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召對劾馬士英于上前

輔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王鐸班殿左公侯伯等班殿

右上傳召御史黃澍未見澍奏臣三年守汴蒙 先帝拔

置臺員湖廣僉陷差臣巡按本年九月臣至九江與鎮臣

弘光實錄鈔卷一

十

左良玉相會鎮臣暫駐九江不敢遽催其前往臣單身赴

楚與監臣何志孔撫臣王湯基招集流移時武昌初復城

內人氏不過百餘至舊冬今春人心始定正月左鎮至楚

分兵四出恢復長沙岳州荊州德安等府四月中旬左鎮

率全部之兵將指承天臣及撫臣何騰蛟王揚基竭力措

辦糧料除犒賞外止得本色一萬餘石不足供左兵十日

之糧左鎮諒臣等心力耗竭慨然發兵二十日以後攻圍

承天賊百計堅拒我兵酷暑暑根盡襄陽之賊乘計夾攻

至五月十三日良玉恐持久變生勅兵暫退及臣到漢口

接樞臣史可法手書始知 先帝已殉社稷 皇上已監

國南京臣一痛幾絕二十三日各臣會于漢口設立 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帝祥位哭臨既畢次捧 皇上今旨叩頭行禮左鎮流涕而言曰殺賊復仇本鎮主之措辦錢糧撫按主之 新主登極本鎮錢糧未有所屬往議不可緩也臣慨然任之于二十六日自漢口起身赴都陛見乞 皇上念鎮臣剿賊二十餘年身經數百戰當此天崩地裂忠念愈堅只以糧乏為憂 上云左鎮忠義朕所素鑒糧餉自當與之左兵若干澍奏左鎮食糧之兵原額一萬八千上顧戶部問餉幾何旁無應者澍奏約該餉八十餘萬舊年欠額尚多今年不知出于何所臣所以急求議者萬一三軍無食南下索餉臣與鎮臣等一身不足惜其如江南半壁何 上云該部計議速發澍奏天下事勢到此臣見目前所為還

弘光實錄鈔卷一

十二

未嘗為 皇上做實事者 先帝只因閣部不得其人一敗塗地况在今日不知士英何等肺腸棄下陵寢居然未作閣臣下翻弄朝權分明利 先帝之死以成自就自家富貴此不忠之大者况二陵為國家發祥之地無故輕棄萬世而下史臣記事止說是 皇上棄祖陵是士英以不孝之名遺 陛下也士英祇有死罪即 上念其新功就此四鎮例封之為伯晉之為侯或者為其兵權可以脅主作威作福便裂土而王之總宜到陵上公不宜在朝士英奏臣在陵上勞苦多年澍奏士英勦賊之官致使賊害先帝死有餘辜敢在 上前說勞說苦士英奏臣功多過少澍奏何為功多天崩地裂草莽小民亦有死罪在身爾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遂說功 上顧內臣云直被黃澍說盡澍又奏士英自為兵部以來不見其發兵守江城即朝門外不過數人而士英私宅兵馬羅列其意欲挾兵自重入朝便借兵威以脅 皇上出朝即假 皇上威靈以詐騙各鎮將司馬懿之心人皆知之矣士英奏兵部不該帶兵即史可法自淮撫入為兵部未嘗不帶兵也澍奏士英馬敢比可法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且今日是何時候可法又未嘗將兵脅人又未嘗將兵守門士英奏反臣因帶兵受人言語昨呂大器尚云臣要反對大聲叱士英奏反之一字為臣子者豈敢出之于口士英今日敢于 上前信口直言其目中何嘗有朝廷無人臣禮可謂極矣臣料士英作反非不為也不能澍憤激免冠叩頭不已云臣今日誓不與賊臣俱生 皇上殺士英以謝祖宗即殺臣以謝士英輔臣王鐸侍郎張有譽勸澍復冠 上云澍起澍云奏事未完 上云起來再奏澍三少頃又奏士英在壽州二年殃民剋軍駐私何啻百萬士英奏臣居輦下皇上即抄臣果有百萬斬臣否則斬澍澍奏士英之言奸貪之口供也彼以九十九萬即不受斬矣士英奏臣在鳳陽雖然無功未嘗失一城池黃澍按楚郡邑之失陷者不知凡幾澍奏天威咫尺士英尚在夢中曾為總督而楚中城池失陷日期茫然不知然士英塘報更無的實以欺 皇上可知矣士英語塞澍奏自江北七府盡失 先

弘光實錄鈔卷一

十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帝始遣臣及臣至九江則長沙永州寶慶皆陷矣士英說
臣失城池紅牌說謊之罪不容辭也士英奏謝在湖廣與
在家多為不法澍奏臣不法何事即于 上前奏明以正
臣罪 上云臺臣輔臣如此大爭非朕所願澍奏獻賊兵
部兵尚書周文江麻城人獻賊用其計破省文江又獻下
南京之策獻賊與白銀十萬使之招兵左鎮恢復蕪黃文
江計無復之將金帛美女獻之士英暗通線索士英朦朧
上奏 先帝用為副將守備太監何志孔奏別事臣不敢
與聞若云文江則臣監視也文江原為偽尚書不知何故
又為士英題用秉筆太監韓贊周奏按臣言官與大臣爭
執宜也志孔內負不宜在殿上與外臣爭論志孔云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當仁不讓臣言者公也贊周云畢竟
不宜志孔乃起澍又奏士英之罪擢髮難數此特其一節
耳士英奏黃澍有党臣燕党澍奏 先帝在日臣在言路
極盛時孤立不肯附人臣何党士英與阮大鍼乃党耳
上云亦補疏來各叩頭澍補疏謂士英十可斬鳳陵一
抔土是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 先帝是宜生死以之
巧卸重任居然令兵萬壺而下貽 皇上以棄祖宗之名
是為不忠可斬國難初定八人辨必死之志為 先帝復
仇士英總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勞苦 明聖之前動云
辛勤多年是驕蹇可斬奉命討獻而未嘗出蕪黃一步奉
命討闖而未嘗出壽春一步以致賊勢猖狂不可收拾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謂誤封疆可斬獻賊兵部尚書周文江之全朝以入而叅
將之荐夕以上是謂通賊可斬市棍黃鼎委署麻城以有
司之官娶鄉宦梅之煥之女士英利其奸邪互相表裏黃
鼎私鑄闖賊果殺將軍銀印託言奪自賊手飛報 先帝
士英蒙厚賞鼎加封副將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
來之謠是謂欺君可斬 皇上中興人歸天與士英以為
非我莫能為金陵之人有若安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
之謠是謂無等可斬生平至污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
圓滑漏名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特荐同
心逆党之阮大鍼大鍼在朝為逆賊居家為倡優三尺之
童見其過市輒唾罵之士英幾悔前朝矯誣 先帝是謂
造叛可斬各鎮忠義自奮 皇上殊恩士英動云由我是
謂市恩可斬馬匹兵械札營私居以防不測以脅朝廷臣
是謂不道可斬上得罪于 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
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為賣
國之漸十可斬也士英補疏奏黃澍謂臣棄陵臣因南中
諸大臣大逆不道謀立踈藩乃諸臣與鎮歃血祖陵之前
勅兵江上主持大義何云棄陵奉 皇上睿旨入朝面議
登極大典又何云棄陵 皇上試問黃澍承天之陵曾否
恢復澍之此未奉何宣台是否棄陵在澍為党人主使牽
引左鎮以要扶 皇上為門戶出力此是年未言路常態
而奏對間之間忽出內臣睜眉怒目發口相加以內臣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辱閣臣辱大臣則辱朝廷矣臣何顏復入論靡之殿何而再登司馬之堂乞 皇上將臣官階盡行削奪或發建陽舊戍或充鳳陵陽陵戶以快行兇之心有旨何志孔以內臣攬議外臣殊傷國體即議處分而志孔者巡視湖廣與澗同來士英終畏左鎮上疏救之乃已臣按士英以四鎮兵威脅朝諸朝臣澗即以左鎮兵威脅士英所謂詐之見詐也向若澗無所扶護論如是忠矣哉

丙子國子監典籍李模上言將諸不可言定策

今日擁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將鎮將事 先帝未聞劾桑榆之收事 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業其實亦在戴罪之

弘光實錄鈔卷一

十五

科予之定策其何敢安

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

禮部尚書顧錫疇上言剋期進取

疏云守則分久守則力詘蓋必不支之勢也立降明詔指日誓師士民擒殺偽官何以無之邊臣擁兵何以通之志士退保山林澤何以奮之陷臣乃心王室何以歸之失今不圖使西北之民忠憤之氣漸衰而賊戢理之方漸備然後欲圖進取為力甚難

丁丑草莽孤臣劉宗周慟哭時難艱上陳四事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蠻夷旋乾轉坤之大業而一旦為奸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亡亘古未聞晉天飲恨今日中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一

大業舍討賊復仇固無以表 陛下前古渡江之心而苟非 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業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為重在鳳陽而駐以 陛下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捍禦淮陽數百里之間見有兩節鐵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此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矣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罪皆可斬也必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于鎮臣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無故而施之封典徒以長跋扈臣以

弘光實錄鈔卷一

十六

左帥之恢復焉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因而解體也一曰嚴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不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而於法皆在不赦至有偽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必且倡為一種曲說以惑惑人心不特偽官偽并真官亦化為偽而天下益不可為矣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晉天子皆當致死倖而不死反膺升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不宜典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小存臣子負罪引慝之情詩不云乎天之方斲無然泄泄初劉清澤自附清流及見此疏頓足恨曰我一生精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七七

神皇為劉念臺空費密遣人刺之時宗周在丹陽蕭寺中危坐終日刺者肅然不敢加害而馬士英疑宗周意在潞王揚言于朝曰劉宗周請 皇上駐蹕鳳陽者以鳳陽高墻所在凡宗室之有罪者處之是以 皇上為罪宗也其私人朱統鑣遂上疏宗周謀出 皇上于鳳陽則南豐都豐邑根本所在將擁立何人以居此乎

戊寅以翊護功封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御史劉之渤請從祀未知德于孔廟更部左侍郎呂大器罷

己卯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荐用舊輔吳姓太宰鄭三俊兩人者為諸小人所畏

有旨台姓是日常朝畢勳臣羣跪而前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之聲徹御座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出班奏張慎言生平具在事出草創或有不明不可謂有私也吳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諸勳臣伏地痛哭云慎言舉用文吏不及武臣驚然不已矣萬象奏此朝廷也體統安在退而誠意伯劉孔炤上疏劾慎言云臣見其條陳內偽命一款謂屈膝覲顏之臣事或脅從情非委順俟其歸正不必苛議臣不勝駭愕又見其荐奉吳姓鄭三俊更為可異姓受命督師逗留三月不出國門一步殆後遣戍悠游里居三俊侏侑用侯恂喪師感地引用吳昌時招權植黨此皆萬世罪人何居乎而荐之慎言原有二心當告廟決策迎立

光寶錄鈔卷一 十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主上之時阻難奸辨人人咋舌廷臣具在可履伏乞收回吳姓陛見之命將慎言之受賄重處以欺君誤國之戒羅萬象上言諸勳臣謂今日用文不用武 皇上首封者四鎮矣新政京營又加二鎮銜矣武官布列原未曾缺何嘗不用武臣耶年來封疆之法 先帝獨寬武臣而武臣之所効 先帝者何如乎祖制以票擬歸閣臣以參駁責言路不聞以勳臣兼糾劾也使勳臣而司糾劾為文官臣者可勝逐哉大學士史可法奏諸勳臣之不欲用姓者誠慮姓有偏執則國全身才臣姓屬吏宦久有以知其不然也即諸臣知其不可集公辭言之可也具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今之累累降賊者不獨文臣為然也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之中又有與文不和者國家朋黨之禍自此而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而阻臣不願諸臣之存此見也姓既不受召慎言亦罷扁舟不知所之

光寶錄鈔卷一 十六

工部尚書程註罷 辛巳遷加舊輔謝陞上柱國少師太子太師改禮部尚書御史盧淮工部右侍郎黎玉田兵部尚書俱充山陵使往北祭告特聞三人建義東省 京口兵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遣兵于水緩等駐扎鎮江而浙中八衛之兵台區羅木二
營分守扎西門外遣兵嘗言四鎮以劫擄殺封伯吾等之
未封者緣不搶殺耳是日邊兵攫小兒瓜相持不讓傷兒
類羅木兵旁觀不平攢毆之邊兵遂擊浙兵火民居者十
餘里常鎮道張調鼎檄台兵往救備倭李大開死之浙兵
踉蹌南下其帥持刀斫之不能止于是令浙兵遂浙而邊
兵亦調儀真

起徐石麒為吏部尚書

甲申贈死難舉人張履旋為御史

冢宰張慎言之子

奪故輔溫體仁謚

弘光實錄鈔卷一

九

體仁謚文忠初體仁得謚徐忠襄詔聞之笑曰也只差

一字若謚為忠忠則可矣言忠于魏闡也奪命之下天下

快之而張捷為太宰以險邪有玷秩宗恭領願錫疇奉旨

故輔體仁清執端重文忠之謚出自先帝願錫疇如何

以私憤議削其原有謚庶俱准復

以總兵黃斌卿駐防京口

御史朱國昌劾逃官山東巡撫丘祖德山西巡撫郭景昌漕

河總督黃布憲

以御史王燮巡撫山東總兵丘名鎮守山東

乙酉戶科給事中熊汝霖催四鎮北渡

四鎮總總准揚逼處此土忠臣義士有所覲顏而不敢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一

三七九

也原四鎮之采非止安頓家眷今既儼然佐命矣何不鼓
行而前收拾齊豫恢復北都鬱然為中興名將與李晟郭
子儀諸人並有千古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
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
與交之內而遼瀋藩視之

七月丁亥朔以劉之渤巡撫四川未壽圖巡按四川范鑄巡

撫貴州

戊子命選淨身男子

謚死事舊總督盧象昇忠烈

象昇號九台南直人崇禎十一年九月北兵自墻子嶺入

象昇與閩人高潛起分任東西二路陞見象昇主戰起潛

幸其能掠而出託言持重本兵楊嗣昌陰主高閩于是象

昇力戰援絕而沒

下邳死事甘肅巡撫林曰瑞

己丑追復懿文太子謚曰興宗孝康皇帝妃曰孝康皇后追

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仁萬孝讓

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謚曰孝慈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

讓皇后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

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后汪氏謚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

恭聖景皇后

辛卯以總兵金聲桓駐防淮揚

加北使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馬紹愉太僕少卿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七九

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弘範太子太傅

洪範紹愉故嘗為罪樞陳新甲款北懋第巡撫應安聞母
變乞同洪範北去訪母骸骨因而命之

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

太后張氏非恭皇元配也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耶
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挾之至浙
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
后之故也

癸巳贈名臣葉盛吏部尚書蔭羅欽順一子

妾人蔣玄上書自稱宜興碩儒

御史黃澍請卹長沙推官蔡道憲鍾祥知縣蕭漢留守都司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三

沈壽宗下江防道許文岐

賊陷長沙撫臣以下皆竄道憲挺立被執降之不屈又命
降將尹先氏說之道憲罵賊三日夜不絕口賊怒甚寸磔
之頭頸鋸斷兩瞳子炯炯不瞑漢字象石南豐人丁丑進
士任滿而聞襄藩陷自請留任以護陵土壬午冬賊圍鍾
祥漢率眾死守明年元旦攻城破賊執之鎖于吉祥寺中
漢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兩語于壁用雜
髮刀自刎血正注字上壽宗宣城人以誑悞為巡撫李振
聲所忝杜門候旨聞賊入城冠帶望北叩首坐堂上賊刀
之文岐為賊所執求死不得從賊之眾多黃麻間人文岐
識之密約反正以柳園為號而王固告變于賊臨刑歎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吾所以旦夕不死者不欲徒死耳死固分也

甲午謚故輔文震孟文肅少宗伯羅喻義文介官詹姚希孟
文毅大司馬呂維祺忠節

辛丑萬壽節

癸卯淮揚巡按王燮報皇太子永定二王皆沒

天下人心皆繫 先帝之後曰吾君之子也馬士英密令
燮為上報以絕人望觀後皇太子之來則燮之肉其足食
乎

謚王燮忠愍蔡懋德忠策

懋德字雲怡蘇州人也巡撫山西闖賊渡河太原陷德懋
死之而賊遂薄都城矣後有責備之者有自太原無十日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三

之守豈有糧盡援絕之事社稷邱墟一死何足塞責

乙巳刑故輔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爵

奪罪撫熊文燦官

文燦在福建曾撫鄭芝龍以滅劉香及巡撫湖廣欲以故
撫智撫張獻忠遂成滔天之禍

丁未補開國武臣謚傅友德武靖馮勝武壯

辛亥降賊閣臣丘瑜偽死遺其子上書

下部恤死難翰林檢討馬剛中

剛中河南人以鄉官守城死

丙辰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鑣奉大學士姜曰廣

曰廣與士英同官不稍借以辭色士英恨之有宗室統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者希得一官願為士矣出力第一疏謂曰廣謀立疎藩第
二疏列曰廣五大罪一蒙蔽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姓
房可壯孫晉把持朝政以劉士貞為通政阻遏章奏以王
重為文選廣植私人二篡逆令楊廷麟出強盜于南康獄
勾連大江湖大俠與水營奸并窺探南都聲息非謀劫遷
則謀別戴三鹿從逆諸臣四受賄五奸媳吏科熊開元奏
禮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日蕩然盡矣猶賴士大夫稍知
學問者畫地而蹈殺然獨行不能裨益邦家庶可儀型族
党如曰曠者誠亦其人而今竟欲以狗彘之行加孤潔之
身取穢禁之言讀君父言之聽戶科熊汝霖奏輔臣姜曰
廣海內欽其正直皇上鑒其忠誠么麼小臣為誰驅除為
誰拍使上章不由通政結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
借飛章告變墨敕封端自此始 先帝馬念宗藩而聞
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
而死綏敵懷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背相望 先帝委任
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蠲京營銳卒徒為寇藉 先帝
問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取開門迎降敵且噪傳聞
所謂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也

說東廠

大學士高弘圖奏人心易擾當鎮之以安靜戶科給事中
熊汝霖奏廠衛之害小人借以樹威因以牟利人人可為
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必不必言小民雞犬亦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三三

無寧日 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
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調護尚難
况可便行推朽蘇松巡撫祁彪佳御史朱國昌爭之

弘光實錄鈔卷一

三四

弘光實錄鈔卷一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抄卷二

古藏室史臣黃宗羲撰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戊午以張有譽為戶部尚書

以楊鶚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荐舉徐仲吉祝淵

仲吉江右人上書為黃道周頌寬入獄淵海甯人劉宗周

去國淵上書被逮北都陷出獄以其友吳麟徵之喪歸至

南都投到子龍以臺諫荐之有旨徐仲吉祝淵何功于國

優以臺諫俱不准行

吏科給事中章正純諫中旨

弘光實錄鈔卷二

庚申史可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

書廢一子錦衣衛指揮餘事世襲馬士英加太子太師進武

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高弘圖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

士吏部尚書姜曰廣加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

書王鐸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各廢一子

中書舍人

甲子命惠王住廣信

辛未福建巡撫張肯堂遣兵入衛

有旨命王應華楊重熙統領來前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臺員從賊姓名

率先從逆用事日久罪在上等者喻上獻其次則仕京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偽命有據裴希度衛貞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

張鳴駿熊世懿偽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

亮工劉令尹朱朗鑠金毓峒魏瑄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

之楷趙謙汪永紹鄭其勳在差而逃者河南蘇京山東余

日新兵蓋向北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巡鹽楊仁愿或死

或逃或叛尚無下落者真定劉顯芋宣大楊尔銘山西汪

宗友甘肅傅景星河東成友謙茶馬徐一倫陝西黃耳鼎

而耳鼎為馬士英私人方藉以博擊于是上章力辨謂此

案不可據有旨從逆何事妄以加人其後李沾重定為七

款一曰從逆必誅偽吏政喻上獻偽庶常裴希度偽防禦

陳羽白張鳴駿偽巡城涂必泓張茂爵其次傳聞從賊未

弘光實錄鈔卷二

有的據熊世懿柳寅東蔡鵬霄吳邦臣衛貞固徐一倫一

日誤恭宜辨楊仁愿李植魏瑄一曰慘死宜恤馮垣登削

髮觸賊怒夾死俞志虞為土賊所殺陳昌言趙謙夾死一

曰差滿可原成友謙汪宗友楊尔銘余日新一曰路阻宜

留傅景星黃耳鼎徐養心向北劉憲章一曰未任宜錄周

亮工劉令尹朱朗鑠皆禦賊全城行取提授遇變潛身一

曰棄官宜宥江詔鄭其勳金毓峒不汗偽命而逃

壬申營建西宮以奉太后

東陽復亂尋討平之

癸酉馬士英以其姻越其杰總督河南

以樊一衡總督川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四川總兵趙光遠降賊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自練水師入衛以職方司主事何剛統
之先事賊逼京畿子龍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主事何剛欲
聯絡海舟直達津門因倡義募練水師得二千人而子龍
由是為士英所忌

甲戌改兵部主事凌烟巡按山東御史

四鎮參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曰廣奏迎立聖躬花押在簿祭廟撰文蓋國草詔墨迹未
乾鎮臣身不與事豈得而悉之手臣在先朝丙子回籍壬
午補官南都舊歲臘月始來抵任今追誤國一切握兵者
不問柄政者不問獨懸坐山中一書生臣不服也槌擊一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三

案臣昨察國史係乙卯五月其時臣尚為諸生臣之丁仕
版在 皇祖己未年也會議紅丸屬 嘉廟壬戌五月事

臣時先以辛酉五月庶常給假歸籍矣履歷年月可覆而
按也兩案之事與臣無與今俱無據牽台臣不受也

己卯舊輔王應熊倡義蜀中以閩街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
雲貴賜上方劍

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鑣參禮部郎中周鍾武德兵備道雷
續祚逮之

士英奏科臣光時亨力阻 先帝南遷之議而身先從賊

龔鼎孳降賊後每見人則曰我固欲死小妾不肯小妾者
為科臣時所娶秦淮娼婦頗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可枚舉臺省辭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又大逆之尤

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于賊勸其早定江南又
差家人寄書二封其子一封則言盡節死難一封則稱賊

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昨臣
病中東鎮劉澤清誦其勸進表一聯比堯舜而多武功方

湯武而無慙德又聞其過 先帝梓宮之前洋洋得意竟
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為

魏忠賢門下走狗本犯復為闖賊忠臣梟獍聚于一門逆
惡鍾于兩世按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

赤族之誅以為臣子之戒今其胞弟周銓尚廁衣冠之列
其堂弟周鍾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以清逆黨臣按士

弘光實錄鈔卷二

四

英此疏為殺周鍾張本也故與朱統鑣之疏前後上士英
既翻逆案欲立從賊一案與之為對其言曰今之稽首從

身汙偽命者皆皆之號正人君子者也而以周鍾為首者
以復社諸人嘗誦于人口曰吾輩繼東林而起不知復社不

過場屋餘習與東林何異哉禮科索愷奏樞輔之言誠無
深意然恐儉人乘間陽為正人口實陰為逆案解嘲甚且

借今日討賊之微詞為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于壞國事
而傾善類不已夫樞輔所稱號為正人君子者非所指光

時亨龔鼎孳陳名夏周鍾項煜其人乎時亨鼎孳班行未
久建白自喜其究竟為正人君子與否未有定論也名夏

與鍾雖小技故未嘗有正人君子之目若項煜者逆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餘孽自知公論不容改頭換面求附清流君子鄙之若居
 恒既負正人君子之稱臨難又着捐軀慷慨之節臣所聞
 倪文璐李邦華范景文施邦耀凌義渠馬世奇吳麟徵吳
 甘耒成德金鉉諸人天下方以是信正人之不虛嘉君子
 之足藉願獨舉一二偷息之游魂疑兩間充塞之正氣臣
 竊不甘為君子受也臣義就以鍾事論之其罪亦不過隨
 從賊例耳舉朝從賊而獨歸重一新進士之庶吉士又何
 其視鍾太高也至于士英疏中之言則為鄉人徐其霖所
 造初鍾與其兄鑣以門弟子相高汲引既廣敗類入馬兩
 家遂分門戶彼訛彼此謗兩家弟子相遇于路不交一揖
 鑣之門人以徐時霖為魁北都變後時霖利鍾之敗造為
 惡言用相傳播而鑣者阮大鍼質首之仇也大鍼欲殺鑣
 而不得遂以鍾事中鑣是故時霖為鑣所而鍾噬鍾反因
 鍾以害鑣大鍼無心于殺鍾反因鑣以累鍾事之不可知
 如斯也鍾之就逮臣遇之句谷道中語臣欲辨其誣臣曰
 子之誣辨之于君子易明也今欲殺子者豈君子乎鍾曰
 士英不欲殺某也某之兄弟與士英有故士英之母知士
 英之欲殺某也不食者數日必不使其殺某也臣曰其可
 哉豈知士英之愛母竟不如其愛大鍼也雷續祚母憂家
 居定策之際倡言福王不孝不宜主喪士英欲以此刃加
 之可恣者不得不試之續祚耳
 贈吳三桂之父襄薊國公謚忠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庚辰皇太后諭選中宮
 辛巳起罪官王永吉總督山東
 永吉以劉遵總督以坐視神京之陷腆顏于世猶可謂之
 才子當其巡撫山東一特頗有虛名癸未臣在劉宗周之
 座徐石麟有書感盛稱永吉宗周謂臣曰虞求失人矣由
 今視之不能不服宗周之先見也
 癸未以皇太后至加史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馬士英少保
 兼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太子太保
 謚死事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忠毅
 熙祚武進人宗禎辛未進士獻賊破永州被執十六年九
 月二十七日殉難節于永陽賦詩二章于署中倥偬軍旅
 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願南北骷髏已作壘湖湘宮殿倏
 成煙鵲血不成無塚骨鳥啼偏集有狐田死生遲速皆前
 定堅此丹心曠楚天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願非復舊特願
 山川草木俱含淚縱虎旌旗盡作煙老婦漫勞尋蝶夢兒
 孫切莫種書田菴弘化碧非豪事此孤忠向九天
 卹北變死節諸臣正祀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贈太傅謚文
 貞倪文璐贈太保謚文正李邦華贈太保謚忠文王家彥贈
 太子少保謚忠端孟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施邦耀贈左
 都御史謚忠介凌義渠贈刑部尚書謚忠靖周鳳翔贈禮部
 左侍郎謚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劉理順正詹
 事謚文正汪偉贈少詹謚文烈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謚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愍吳麟徵贈侍郎謚忠節吳甘未贈太常寺卿謚忠烈節王
章贈大理寺卿謚忠烈陳良謨贈太僕寺卿謚恭愍陳純德
德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許直贈太僕寺卿謚忠節成德贈
大理寺卿謚忠毅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衛景瑗贈兵
部尚書謚忠毅朱之馮贈右都御史謚忠壯生員許玟贈五
經博士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正祀武臣七人劉文炳贈
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張度錄贈太師惠安侯謚忠武李國楨
贈太子太師兼城侯謚忠武劉文權贈太僕寺卿謚忠果鞏永固
贈少師謚貞愍周遇吉贈太僕寺卿謚忠武吳襄忠壯正祀內臣
一人王承恩謚忠愍正祀女子九人成德母張氏贈淑人金
鉉母章氏贈恭人汪偉妻耿氏贈恭人馬世奇妻朱氏李氏
贈孺人劉理順妻萬氏妻李氏贈淑人陳良謨妻時氏贈孺
人吳襄妻祖氏贈夫附祀文臣七人孟章明贈河南道御史
徐有聲顧鎔彭瑄俞志虞俱贈太僕寺少卿徐標贈兵部尚
書朱廷煥贈右都御史俱謚節愍附祀武臣十五人顧肇遠
楊宗猷薛瀛徐錫登郭培民宋裕德鄧文明朱時春朱純臣
孫維藩吳道周王先通張光燦方履泰李國祿各晉爵一級
內貞六人李鳳用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范景文郭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天啓五年任
吏部考功司郎中時魏廣微以宦者宗人入相書臺省黃
忠禱李應昇周宗建八人姓名授太宰使謫之曰此八司
馬故事也景文曰爭曰八人何罪廣微曰党人景文曰此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殺人媚人之事非景文所能也于是引疾歸崇禎十四年
屢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又二年進東閣大學士賊至景文
憂憤不食城陷自縊家人救之復賦詩二首冠帶投井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入庶常散館時
上虞有兩庶吉士其一陳維新例補一人于外而元璐有
文名維新乃以其再娶詰之黃忠端持不可乃已魏忠賢
敗其餘黨楊維垣等猶持三案之說以誣君子元璐奏要
典為魏氏之私書請燬之 毅宗曰可于是小人側目誠
意伯劉孔始復許其再娶之事遂歸已而起戶禮兩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彰義門失守有詔召入密特語移時而
出城陷元璐緋衣南北拜至關壯繆像前酌酒酹之訖而
自酌出坐堂上書其几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以志
其痛自經于座當議其謚之時劉宗周欲以文忠謚之而
元璐之弟元瓚必得文正為榮孔始復信信不已嗟乎孔
始固小人之論然不如文忠之于元璐宜也
李邦華號懋明吉水人也為物望所歸天啓間江右士人
借闖人以報復時邦華在外臣父黃忠端歎曰使李懋明
而在江右之禍不至此崇禎末起為左都御史破城大書
于門板曰堂堂大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死靡他自磔
死
王家彥號同五甫田人也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闖賊圍
城家彥以京營兵守安定門賊入家彥欲戰而士卒無應

弘光實錄鈔卷二

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者乃望闕叩頭哭曰臣無以報 皇上矣從城上擲身而
 下手足俱折家人扶入民舍家彥解帶自縊帶斷不死復
 縊乃絕或曰守德勝門賊入持刀脅之不肯降見殺
 孟兆祥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士成進士以忤閹削籍起刑
 部右侍郎自縊于公署或曰守正陽門賊至死城下子章
 明守顯之癸未進士從死
 施邦權號四明餘姚人也己未進士左副都御史邦權守
 城賊入道梗不得遂寓入民舍自縊居民恐累之解其懸
 入他舍又縊他舍民又解之邦權取砒投燒酒飲之乃死
 絕命詩曰憐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常邦權求
 死不得時歎曰忠臣固不易做

弘光實錄鈔卷二

九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己丑進士大理寺卿三月十九日
 時爽園台對趨長安門拱立達旦門不啓乃還有傳 毅
 宗出奔者義渠從往從之已聞升遊歸寓上書其父謂家
 人曰吾死題棺稱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樞緋衣而縊
 周鳳翔號東軒山陰人戊辰進士左春坊左庶子自磬死
 父母俱在遺詩有碧血九天依聖主白頭雙老德忠魂之
 句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左春坊左諭德 毅宗崩次日世
 奇沐浴更衣設香案于庭雜陳周易金剛經官印牙牌其
 上稽首謝恩復遙拜其母家人環泣曰太安人在未可死
 世奇曰正恐留此身為太安人玷耳以紗悅自經二妾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氏李氏從死大書于壁云馬世奇同二妾殉節于此
 劉理順號湛六開封杞縣人甲戌進士第一左春坊左中
 允城陷趨命治棺妻萬氏妾李氏願及公之未瞑而死皆
 縊理順視其既絕拜之自為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
 信踐之吾何不然既擬魏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
 賢已而自縊幙頭平脚礙環不得入乃脫平脚口銜之引
 頸入環然後取平脚施于幙頭而卒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

汪偉字長源休甯人翰林院簡討賊犯三輔偉流淚謂容
 曰國事公矣容令乞歸以免偉曰偉既言之曷敢逃死三
 月十八日呼門者以六歲兒授之曰城破我當死以是兒
 累汝門者泣諾而公明日偉與妻耿氏同縊書其壁曰身
 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偉懸于右耿氏懸
 于左耿氏曰左右失序不可改懸而沒
 申嘉胤字井眉廣平永年人太僕寺丞賊勢漸逼朝臣多
 藉事引去胤行部畿縣或勸之不返嘉胤曰天下事壞于
 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爭鬪均死
 也歿死者寧死不借過君父大節縮首垂淚求免此真不
 善用死矣三月十二日入都十八日戒賓為其子煜行冠
 禮聞 毅宗崩出至王公殿邊并投之僮號其上嘉胤井
 中應曰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慟也
 吳麟徵號磊壘海鹽人天啓士成進士榜下夢入神祠中
 一人偃而書碑視之乃文文山山河破碎身世浮沈之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問其人曰隱士劉宗周覺而報榜者至當是時麟徵故不識劉宗周有言此山陰講學劉先生也宗周在儀曹麟徵遂北面為弟子崇禎十六年轉吏科都給事中明年三月初七日升太常少卿十五日守西直門十七日夜本兵張縉彥遣二卒欲出麟徵詰之語塞而公明日麟徵欲見上言事漏下二鼓吏部侍郎沈維炳幾禁行者麟徵不顧過大學士魏藻德于朝藻德曰公何惶遽如是耶國家如天之福豈有他虞宦者數十人佩刀離立殿陛間麟徵度不得見乃出十九日得勝門破麟徵自經從者解之麟徵曰得一見天子而死未為晚也出門賊兵載道不得前乃入道左三元祠仰視屋梁曰吾終此矣從者皆哭夜半又自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二

經從者又解之麟徵曰誤我誤我已而其友祝淵祝至淵涕泣不能仰視麟徵歎曰子亦憶我榜下之夢乎是命也夫命也夫而又奚悲明日縊乃死南都初立劉宗周為左都御史臣之友陸符曰吳忠節之夢業身驗之矣御史大夫免乎哉臣曰請却史大夫誌忠節之墓以禳之可乎于是宗周遂為麟徵墓表乃宗周終殉國難是命也夫是命也夫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戶科都給事中與汪偉約死絕命詩有到底誰遺四海憂之句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也陝西道御史與光時亨守城賊入章猶親發二矢傷賊已而九門砲聲俱寂章謂亨曰事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矣其歸死于帝所時亨欲易青文章曰不可苟易冠裳倉卒得死官不官卒不卒矣章與時亨聯騎而行賊掩至呵道時亨下馬章曰視兵御史孰敢叱之賊攢刀而去日暮家人得尸于女塙下怒目張口一手據地疑以為生也章嘗讀書于司陳司徒廟中夢與司徒分庭而揖司徒曰忠孝吾與公等司徒故嘗以武功謚烈者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三

陳良謨號賓日鄞人四川道御史崇禎十一年臣父黃忠瑞易名之典久稽良謨獨上章言之城陷賊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兩畢照倏而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颼風集襲廟乃續云雷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余沈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惜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泰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我何誓守無二心一死報君恩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妾時氏請同死時腕弱結繩不能急良謨助之時氏柔絕良謨腕力亦盡不能自結乃命家人結之曰所以成吾美也

陳純德號澹玄零陵人福建道御史督學順天行部至遵化道梗乃返京師自磔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考功司員外傳聞天子從齊化出門出奔直往從之賊兵塞路乃歸而免死家人以父在阻之直曰曩父寓書于直云無忝厥職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生謂之無忝者乎然則今日之死父命之矣于是叩頭君父作絕命詩使奴入室取絕環之奴手戰不能直揮之自縊

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知滋陽縣事尚氣好陵權貴文震孟入相道中不受郡縣私謁過其縣見成德德亦無所推讓孟嘗而談臧否人物取其姓名甲乙之震孟遂書甲乙以入時溫體仁當國凡由體仁而進者皆德之所乙體仁知之以事中德下獄德母張氏日詣長安門朝官出入皆涕泣而訴之會體仁出朝張氏攘臂牽體仁下車挽鬚而問之體仁惶急不得脫乃謝去天子亦知德無他罪赦之起為武庫郎中李賊圍城德謂馬世奇曰主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三

憂臣辱主辱臣死吾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耳豫訂斯盟毋忘息壤城破張氏自縊德妻及妹皆從死德乃持隻鷄孟酒如東華門臨哭帝喪觸階死喪之旁金鉉字伯玉家于輦以諫黃道周獄被杖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入母章氏自縊入紫禁城投御河死衛景瑗韓城人巡撫大同城破執之不屈被磔朱之馮號勉徐州人巡撫宣州府城破不屈被磔許琰號玉重長州人諸生也聞北變自縊于福濟觀道士解之又投胥江會潞王泊舟使人出之終以嘔血卒湯文瓊立居都下城陷自經書其衣帶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新樂侯劉文炳右都督劉文耀任邱人毅宗皇太后之姪也賊入文炳曰為國盡臣豈可學單門偷活闔室死于水火而藏其祖母瀛國夫人生皇太后者于其容申湛然湛然以雙婢畜之賊從湛然求瀛國榜笞數百以碾石壓之至死不言瀛國所在

張慶臻 仁宗昭皇后之外戚也自縊

李國楨字朝瑞總督京營先破城之四日國楨走馬見上曰守陣者不用命執扑以扶之一人起一人復卧可奈何二十一日賊得國楨國楨因言三事一陵寢不可廢二莫大行以天子禮三善護皇太子諸王當是時帝后皆斂以柳棺始命梓宮易之四月初二日為帝發喪百官莫臨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四

國楨徒跣執拂逆于田妃園寔而縊鞏永固字弘圖尚光宗公主以耐馬都尉加少保喜文學嘗疏上疏為遊國諸臣請諡崇禎十六年公主卒城陷楨猶在堂永固駭諸女入閉而焚之大書世受國恩身不辱八字然後自縊周遇吉宣武總兵官副將熊通以二千人過賊河上渡賊而通降通即為賊說遇吉遇吉斬之二月十三日賊圍宣武遇吉出城殺賊遇當又伏兵巷內開門誘賊入而殺之賊憤甚悉力攻之城陷為賊所磔其妻劉氏登墉射賊無虛發賊圍火燒之無一人出者賊至北京每握手謂人曰汝朝若再有一周總兵吾輩安能到此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王承恩太監也賊以蘆席覆帝喪於東華門外承恩見賊痛哭爭之時奉兵張縉彥在側承恩罵之曰汝誤國至死此不思速殯大行而僂身進勸乎縉彥曰何與我事承恩連批其頰以頭觸之過害

王之心大興人司禮監太監毅宗縊煤山樹上之心即于繩尾從死毅宗為社稷而死其于晉宋蒙塵之恥可謂一洒矣當是時乃不召羣臣俱入而與內監自經盡美未盡善也

徐有聲字聞復江甯人戶部郎中

顧鉉兵科給事中

彭瑄工科給事中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五

俞志虞御史為土賊所殺

徐標真定巡撫知府方茂華聞賊警豫出其家屬標下茂

華于獄其叛將劫標至城外殺之出茂華而降賊

朱廷煥大名兵備副使賊傳檄入城廷煥碎之三月初四

日城破被殺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諫起張捷

捷丹陽人故逆党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起之使佐銓政

有旨解學龍荐葉廷秀以主事批升都察院堂上官羣臣

竊無一言分批用張捷便有議論是何情故

乙酉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起逆案阮大鍼為添注兵部右侍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二

大鍼陞見後爭者不止亦遂遲留至此而假安遠侯柳昌祚之疏起用職方司郎中尹氏興奏崔魏之潛移國祚何殊逆闖之流毒京華在此不誅在彼為用則凡不忠不孝者皆得連芘引孽移亂天子之庭是育地也于室中而乳豺狼于春圃臣切知其不可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逆莫大于黨亂罪莫大于無君今抗顏堂上者當年助逆之人即行檄四方何以折服羣賊之心而銷拜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材雖曰使貧使詐不聞使逆案可翻崔魏亦卹崔魏可卹闖賊亦可封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哉左都御史劉宗周奏大鍼進退闖係江右興哀有旨是否確論年來國家破壞是誰所致而獨責一大鍼也

弘光實錄鈔卷二

十六

九月戊子黃蜚改防江上

補謚遼陽陣亡總兵杜松武壯

庚寅黃得功高傑相攻

傑請于督輔欲將家眷安寓揚州得功發牌爭執謂揚州

督輔撫節非諸鎮宜居以數百騎疾趨揚州傑即發兵

遂得功于路又出奇兵以襲儀真史可法萬元吉與闖人

盧九德百計解息然後已

鄭鴻遠改防采石

癸巳叙江北勞馬士英加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盧九德加

一級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古襲一人黃得功劉良佐各加

一級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古襲丁啟睿免充為事官加升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八九

故陰一子入監讀書史可法加少師越其杰加兵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辭疏云臣聞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故爵人于朝
與眾共之 祖宗曾推之典所以行之萬古無敵也昨者
翻逆案之舉尊內侍而廢會推此尤不可之大者也夫斜
封墨勅口勅處分種種覆轍載在史冊可覆視也臣觀
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業為甚善 先帝之害政
亦間出而以頻出宦者為亂階用閣臣內侍矣用部臣勛
臣內侍矣選大將選言官內侍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所
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逢君浚民奸險刻毒之温

弘先賢錄鈔卷二

七

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部得部臣則陰
邪貪狡之王永吉陳新甲也其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
撤守禦悍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紕袴支離之王
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穢無賴之史堃陳啓新也
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冓者也于其後効亦可觀矣
皇上亦知內侍之故乎總錄部天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
論遂乞哀于內廷既在內庭宜詳外事但見其可憐之狀
聽其一而之詞不能無動者而外廷口持清議之人亦有
資婪收倫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唇而內廷遂以為攻之
者盡皆如是也間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候上之意旨從而
授之于是瓶一秘方但求面諛至于平臺一對演習舊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中寢膏唇潤活之投機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刺下殿
得意類羸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陰奪會推之柄
陽避中旨之名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義敷陳但以未及
揚言至今猶存隱恨 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孟子
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天威
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時取
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武何以復遠前烈晉元
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以惓惓親君子
遠小人之說李綱受命禦虜何切切以信君子勿比小人
為言反覆思維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于先覺夫然
後國恥可得而息中興可得而期也 皇上與其用臣之

弘先賢錄鈔卷二

六

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
供人之刀俎也臣待罪綸扉仰體眷聖春意主和衷事從
退讓然而朝廷未肅風俗未改兵民之疑惑未解江河之
備禦仍疎人望未孚貧風漸長燕以北方近事驅虎進狼
半壁東南仍同幕燕愧死無地終夜撫膺而唯責臣者固
已至矣時昨日江南一門人面告微臣蒙恩簡用田夫傳
聞舉手相慶今既一月未見新恩大失所望臣各引道前
疏門人變色不語又原任吏垣熊開第亦出臣門以近日
用又少失帖失感譏督輔忠勤王家臣所心折亦以未停
逆案遂為臣鄉臺臣郭維絰所糾 皇上即此數事觀之
臣若依為苟且容頭過身則操戈向臣者何必不在臣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鄉哉有黨無鄙自無逃于明照而臣之度此則良苦矣苟
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鮮恥之譏臣今
誠病鬱鬱居此兢兢其未但求病而死又豈可得哉
辛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職

辛丑補益遜國文臣七十五人翰林侍講方孝孺文正翰林
脩撰王叔英文忠脩撰王良文節戶部侍郎卓敬忠貞禮尚書
陳迪忠烈兵尚書鐵鉉忠義刑尚書暴昭剛烈禮侍郎黃觀
文貞戶部侍郎盧迴貞達郭任清毅刑侍郎胡子昭介忠都
御史茅大芳忠愍御史大夫練子宣忠貞景清忠烈都御史
陳性善忠節僉都御史周璿肅愍右拾遺戴德彞毅直理少
卿胡閔忠烈寺丞邵瑾貞愍太常寺卿黃子澄節愍少卿盧

弘光實錄鈔卷二

九

原質節愍廖升文節刑尚書侯泰勤貞侍郎金有聲聖愍張
昂節愍主事徐子權貞確兵尚齊泰節愍侍郎邊昇果愍郎
中譚聖貞愍主事樊士信莊愍刑科給事中黃鉞忠獻葉福
節愍戶科都給事中陳繼之莊景韓永莊介御史曾鳳韶忠
毅魏冕毅直高翔忠愍甘霖貞定王彬忠莊王度襄愍謝昇
貞勤丁志方貞定春坊大學士林右貞穆編脩陳忠文愍戶
主事巨毅直宗經懋宋徵直愍太子贊善連楹剛烈御史林
英毅節浙江按察使王食貞毅江西副使程奉三忠介陝西
僉事林嘉猷移愍徽州知府陳彥回愍節蘇州知府姚善忠
惠松江同知周繼瑜莊節知沛縣劉顏伯璋忠惠子有為孝
節知樂平縣張彥方莊愍知蕭縣鄭恕愍節知獻縣向樸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二

莊沛縣主簿唐子清節義典史黃謙果義東平州史日鄭華
貞莊漳州教授陳思賢貞愍濟陽教諭王省貞烈子夔州
通判王慎孝節谷府長史劉璋剛節衡府長史紀善周是脩
貞毅燕府長史葛誠果愍寧府長史石撰貞愍晉府長史龍
鏗忠愍遼府長史程通端直燕府伴讀俞逢辰忠愍參軍斷
事高魏忠毅杜奇貞直武臣十七人魏國公徐輝祖貞越高
侯俞通淵策烈都指揮楊松壯愍謝貴勇愍彭二武壯馬宣
貞壯朱鑑壯烈瞿能襄烈宋忠壯愍孫泰勇愍莊得勇愍張
早祈英烈俞琪翼愍指揮宋瑄果節張倫貞勇崇剛壯愍燕
山衛卒儲福貞義女子六人方孝孺妻李氏貞愍王良妻
氏貞烈儲福妻范氏孝節文臣脩撰吳成學尚書張統徐貞

弘光實錄鈔卷二

二十

侍郎毛泰黃魁徐垣侍讀樓璉僉都御史司中郎中柳一景
張安國主事劉原弼巡撫黃清泚史程公智王玘韓郁大理
丞彭興明劉瑞王高中書何中高遜志博士黃彥清監副劉
伯完參政鄭居貞陳周按使李文敏黃直僉事胡子義知府
黃希范孫鎮王璉楊任葉惠仲同知石允頌當典史周縉知
州蔡運教諭劉周豐宣初訓導林大同鄭士達斷事錢芹長
史鄒璞舉人劉政諸生高賢寧王志伍性原陳應周林鈺珏
鄒君默曾走端呂賢布衣俞貞木王徐王賓楊福素祀山劉
國譚仕謹等武臣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戚庸深城侯李堅
駙馬都尉梅殷耿璿胡現李祺都督同知陳質都督廖鏞廖
銘平安孫岳耿獻寧忠陳暉潘忠徐凱都指揮彭聚卜萬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九一

智指揮盧振騰聚趙諒鎮撫楊平徐讓衛健小馬王曾濟周
拱元千戶倪諒成卒龔翊瓦刺耀等內臣胡伯顯官職無考
盧振梁良用郭良馬坤朱進王輝陳子方何西傑補錫匠馮
翁王公東湖樂清耶溪三樵夫雲門僧洞庭居士雪庵和尚
等從亡諸臣翰林史彬程濟趙天泰鄭洽侍郎廖平金焦郎
中梁玉田司務馮淮御史葉希賢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宋和
郭節監正王之臣尚書嚴震直教授楊應能鎮撫牛景先王
資劉仲太監段實何洲周恕長壽吳亮等婦女王淑英妻并
二女戴德奠嫂項氏齊泰女鐵鉉二女張安國妻黃觀二女
龔泰妻鄭怨二女王省女譚豈妻邵氏林英妻宋氏等皆附
祀表忠祠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三

臣按革除之事簡編雜說錯誤甚多獻徵錄載王良北師
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良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
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我若等遂自鴆死
然良沒在建文三年解縉之墓表可証也此文節之謚亦
甚無謂林右字公輔以字行王府教授三台文獻錄可証
也此云春坊大學士所當改王正至于致身錄從亡隨筆
皆偽書不足信禮臣尚多崇之致身錄托名翰林史彬作
吳寬表史鑑之墓書其曾祖彬未嘗入仕則偽不待辨矣
奪請難大學士胡廣謚
謚請難左都御史陳瑛醜厲
癸卯以王濬巡撫登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總兵年文綬鎮守荊州
以王允成為岳州總兵官
謚沈子木恭靖沈傲炳棄敏
子木 于楚宗之事犯清議以逢迎一貫傲炳亦不足道
其謚以孫胤培長禮垣也

甲辰起黃道周為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宗室華堞聯絡楚寨

補謚直諫名臣御史蔣欽忠烈給事中周璽忠愍兵部主事
陸震忠定工部主事何遵忠節刑部主事劉毅孝毅行人孟
陽忠定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詹寅忠憲李翰臣忠毅詹
軾忠潔劉平甫忠貞評事林公甫忠恪錦衣衛經歷沈練貞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三

肅指揮張瑛忠壯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應天巡撫右僉
都御史周起元忠惠左諭德繆昌期文貞御史黃尊素忠端
李應昇忠毅周宗建忠毅袁化中忠愍給事中周朝瑞忠毅
工部郎中萬璟忠貞副使顧大章裕愍
補謚開國文臣翰林學士陶安文憲御史中丞章溢莊敬左
春坊大學士解縉文毅太子正字桂彥良敬裕訓導葉居昇
忠愍翰林承旨唐同文憲處州總制孫炎忠愍胡深襄節左
司郎中王愷莊愍太平知府許瑗意節祭酒劉崧恭介兵部
尚書唐鐸敬安韓國公李善長襄愍武臣邳國公馮國用武
翼濟國公丁德興武襄德慶侯廖永忠武勇定遠侯王弼武
威長興侯耿炳文武愍東莞伯何真恭靖永義侯桑世傑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烈河間郡公俞廷玉武烈東勝汪漢興祖武愨東海郡公茅
成武烈樞密同知丁普郎武節都指揮韓成忠壯太平院判
花雲忠毅

乙巳以定策功加朱國弼保國公

遷浙江安撫御史左先先不受逮

有旨姚孫斐前以貪橫激許成許都之變尚敢搜變賊產

日事誅求又激成大變罪不容誅左先先力庇貪令威脅

同官致于流毒東越着革了職法司提問追贓臣按先

帝初立左魏兩家頑寇皆操戈于阮大鍼已又左氏列行

劫案分條細註大鍼之出先先論之嚴切故大鍼之所欲

殺者周鏞之次即先先也先先逃入婺源山中金聲匿之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三三

而士英大鍼以史可法故左氏之門人左良玉又其同宗

疑在兩家故不敢急之

士子以定策功升太常寺少卿李沾為左都御史

以定策異議遷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以總兵盧鼎鎮守武昌

癸丑遷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澍不受逮

甲寅授罪樞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

使關人孫元德催浙福直三省錢糧

使關人田成選淑女于杭州

或言內監出選皇太后命之其言甚繁所以未人之疑也

弘光實錄鈔卷二終

弘光實錄鈔卷二

三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抄卷三

古藏室史臣黃宗羲撰

冬十月乙卯朔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挂鎮徐將軍印總兵陳璘駐防九江
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以給事中陸誦御史黃耳鼎例轉奉旨陸誦留用石麒奏朗催餉入浙嚇詐逼辱扶妓西湖臣以公邪勿貳毅然出之豈知狡兔之窟專尚交通不可復動也噫今之交通何獨一朗江陰知縣李令替身未入都已中貴為之求吏部中城兵馬朱揚先甫形寺疏即有中貴為之求考選則皆如朗輩在中為之鬪與突而鑿混沌也語云官中

弘光實錄抄卷三

府中相為一體陟臧否不宜異同今臣部博采輿論以上而異同之端每見 皇上獨不念此初奠之神京元氣幾堪琢削也耳鼎奏家臣為吳昌時之黨臣曾參昌時宜乎家臣之恨臣也石麒奏耳鼎規避年例借參吳昌時一疏為護身符夫耳鼎之年例為賄薦貪令郝明徽也發之于巡方聞之于通國此豈昌時餘黨謀害所致乎臣久在山中不知耳鼎奉秦差時在去歲冬月也此時入秦無路入燕亦無路乎自南入北自北至南者三月初十以前趾相錯也耳鼎奉 先帝之命而出自宜報先帝之命而歸若冬底春初入都明告先帝以不得入秦之故宜亟召吳三桂王永吉諸督鎮鞏固神京則寇騎胡得長驅至此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抄卷三

人不識九廟頤諫臣不能申明討賊之義而僅發貧吏之私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惡得無罪焉耳鼎又奏石麒殺陳新甲以敗款局遂馬士英之意欲借石麒以為款地石麒奏耳鼎拾馬紹諭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庭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為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臣請先言款事始末我國家自有□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啟二年本兵張崔鳴慈于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私獻廣宣化貞逃而款議敗其次則崇禎遣喇嘛僧予□□因以議款不成而崇煥公位 先帝初立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殺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勿之許遂族

二

口關入脅款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頗精強邊備未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于邊歲久我叛帥繫累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多與□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楊嗣昌為樞密簾得狀會□亦內寇于是再以款事聞 先帝命偵□情竟慢得慢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陳新甲主款也新甲名石鳳臺與□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口因錦州急遣張若麒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高杏城死守若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計不成來月宵適陷我六師舊輔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
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而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召新
甲陞見切責良久陞曰果若得款款亦可持議遂定時壬
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黠生與紹愉偕往
義州議款四五月歸得嫂書 先帝知為所給大恨而款
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 先帝十五年所鳩
集之精銳一旦悉歸婦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款事之
成庶已稍有慰肩至天子新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
次輔書直誠樞臣譯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
來傳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釀酒張筵六十席酒燕□使□
之長遣網紀一美少年一老人未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

弘光實錄鈔卷三

三

之則云待□命及□□至義州首詰□長私與中國通擬
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紹愉等抱頭匍匐
鼠歸恐後尚未望見□面今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嚙語
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以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
決不待時也先是四月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
惡其辱傷國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
不下忽于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卒悉下法司并下
新甲于理時新甲金多党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
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運歸
或言其陷遼陽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越旬日臣
同法司集都城隍廟新甲口供與所糾無以異臣于是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失陷城寨律秋斬舊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而奏
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疆邊即勿
論僂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 先帝尚以秋
斬未赦幸諭臣再議于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榮應因而
失誤軍機者斬斬律朝上干即會官取決煌煌天語而謂
臣殺之手 先帝勵精明睿庶獄庶政無不親裁綸扉大
臣端揣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
鼎視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
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耳鼎謂新甲欺
歷巖疆饒有兵畧洵如此自宜鑿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
不然亦宜左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亡國破

弘光實錄鈔卷三

四

城之報若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
也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手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于究 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
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
行使國家忘用人行行政脩德自強之實而專以款□為事
益□之祥伴款其愚我也收我邊兵畏戰之心弛我邊塞
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全縉講獻幣講割地
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疑
先帝以為昏庸無道□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
致身禍國黎為天下咲則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于地下
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鄙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郵其罪累錄其于孫孤 烈皇帝歆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洞臣之所深慮也有旨馳驛回籍石麒麟表臣三朝遺者二月試銓謨謀頗于病多志氣衰于遲暮意欲行先帝之令甲而不明納鑿之方員力欲砥後進之狂瀾而未察剛柔之進退似揚雄之老不曉事同季梁之少不

弘光實錄鈔卷三

五

庚申起解學龍為刑部尚書

起逆案楊維垣為通政司通政

錢謙益存之也謙益為士英所脅不得已而出此維垣翻案疏曰舊輔韓爌再相毫無建明只造得一本不公不確之逆案而所欲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如寧錦之捷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閱御史則洪如鐘豈非魏璫私人乎不入此案者以鐘曾荐首荐門戶故也建璫祠各撫臣誰不被謫者張鳳翼豈非建祠于侏定者乎而不亦不入案則以翼為嫡同鄉故也即此兩端可謂此案之公且確于案中真真附逆者實繁有徒然熿之意不在處彼多臣而在銅阮大誠及臣等即後永鍾述鐘意多方禁錮不休者亦非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忌憚多臣而在深忌大誠及臣等其所以忌臣等者何也皇考藩封既定後猶求多不止先已及皇考之母家次將漸及皇考臣等獨平心調護之若不知有黜斥事彼有破綻則畏臣等指摘之彼有賍私則畏臣等點破之凡此皆有利於君國而甚不利于徒党故重重蒙蔽 先帝聖聰處處阻撓 先帝不聖斷使 先帝不能自行一政用人時而保舉時而換授時而特用亦明知諸党人之不稱任使而思有以矯之而適以遂其援引之私徒開仕路混雜之漸所謂早見敢言之仕士已壯老老者死矣而天下事從亦從此壞矣今其心猶未已也何以知之其言還說舊時言其事還做舊時事如近之姜曰廣徐石麒麟是也臣

弘光實錄鈔卷三

六

急乞 皇上將逆案重復審定確如彪虎輩則仍之其冤

者則雪之冤而物故者則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等不惟雪之而且卹之其存者除已經疏荐外只有周昌晉徐復陽等隨雪之而隨用之而其不

染此案而深知案之不確從公發憤者只有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等亦宜分別存致卹之用之

上傳張捷吏部尚書

以丁魁楚總督兩廣以陳丹衷代黃澍

大學士高弘圖罷

弘圖使燕事宜奏一山林間梓宮葬於田貴妃墳園此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自逆寇意合于天壽山特立陵墓選日恭厝一分地割榆關外甌脫與之與若議關以內即華夷無復限界而山陵單弱將何以安一歎賞侯三年匹馬不犯之犯後量增歲弊十分之三一國書或照夷俗稱可汗亦或稱全國主一使儀本朝使外夷具有成禮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也臣按此論可謂執古不知變通者矣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要亦非古風望氣之徒也

辛酉謚陳仁錫文莊張邦紀文愨加巡撫湖廣何騰蛟兵部左侍郎

鳳陽地震

甲子謝三賓請卹其子于宣

弘光實錄鈔卷三

七

三賓為其子謀翰林以萬金齎之而行故于宣遂死于貨于宣之喪歸三賓殺其同行者謝三賓以三資隱其貨而不能救之也于宣果源慨死節三賓何以出此其請卹也不謂之欺君而何

壬申起蔡奕球為吏部左侍郎

丁丑崇王移駐温州

禮科給事中林冲霄叙宣紹道盧若騰平亂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奉化雪竇山胡乘龍作亂偽號大猛

改元宗貞謂于崇禎吞其頭剝其衣也若騰遂于二十一日發兵圍雪竇擒之

馬士英上議開海禁稅珠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令童生納資免府縣試

士英議上等六兩中等三兩下等二兩

係國公朱國弼奏劾諸生沈壽民

壽民宣城人嘗與周繼讀書茅山為清議所歸大鉞之住

南京也招引失職之士出其門下流言造事焚惑聽聞如

蝗蝻等錄等書編復社士人姓名謂東林衣鉢壽民以係

舉人都上言豐苞之議論淆于大鉞大鉞啣之刺骨至是

授意國弼言從賊陳名夏逃匿沈壽民之家方名捕之而

壽民已歿姓名入金華山中

十一月乙酉朔起孫嘉績為九江監軍僉事

僉事之補例不得書此旨以書以嘉績而書也

弘光實錄鈔卷三

八

以朱繼祚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繼祚嘗纂脩三朝要典

以李永茂巡撫南贛

加沈廷錫光祿少卿管餉務

丙戌補謚翰林沈懋學文節焦鏗文端

總兵方國安入衛隸閩人高起潛營

國安隨左良玉援勦多年至是有隙竟拔營東下馬士英

深忌良玉故收其叛人以自衛國安亦甚德之其後士英

入浙依國安以居而江東問罪之檄遂無及之者矣

以張鳳翔為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

桂王常瀛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三九七

鳳陽大

丁亥恭將張 上言黃澍決河事

有旨黃澍倡決河之議使汴百萬生靈皆殞罪在萬世俟楚事勘結再奪初黃澍為汴理闕賊圍之上下固守已而河決官府人民具舟星散開封化為澤國 先帝猶獎澍守汴之功不知澍避逃之名使人私決之也

壬辰張鳳翔以兵部尚書巡撫蘇松盧若騰巡撫鳳陽起逆崇廬大復為台兵道

丁酉以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

庚子收米大典募兵入京營

大典以漕撫坐贓北變既聞劉宗周熊汝霖馮元飈與大典皆會于杭宗周命其募兵動王用贖前罪大典得兵三千引之至家宰徐石麒推以豫督而遠奉嚴旨于是大典結援士英始收其兵

甲辰建叛帥丘嘉 有旨山東總兵丘嘉廉餉二十萬逗留觀望志圖不軌既已就擒法司究擬

乙巳巡撫蘇松都御史祁彪佳罷

丙午謚死事吳阿衡忠毅

丁未賜宴巡按御史彭遇龍

馬士英以航海張本托遇龍而過龍至浙礮變于民故不終其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何騰蛟為川湖總督代楊鶴

升鄭陽兵道高斗為樞為湖廣巡撫

戊申淮安地震

己酉魯王駐蹕台州

追上景皇帝生母吳賢妃謚曰孝翼溫淑惠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

補謚孝原皇帝之子允燭吳悼王允衡燧衡愍王允熿徐哀王惠宗之子文奎恭愍皇太子文圭原懷王

十二月乙卯朔黃斌卿改駐池州鄭鴻達改駐京口

權酷

大學士史可法痛憤上陳偏安必不可保

弘光寶錄鈔卷三

十

疏曰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困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速能自立者也屢得北來塘報皆言必南窺盡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河上之防百木料點理復仇之師不聞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于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一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之于南是和議斷斷難成也 先帝以聖明罹涉禍此千古以來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賊 恭皇帝亦崩于賊此千古以來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腦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頗可模置 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于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為刪去除不意頒分發之時仍復開載聞□□見此亦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轉于斯為極今宜以爵賞專待戰功錢糧盡濟軍需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煩費一切報罷蓋賊一日不滅□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校□窺伺所在也

壬戌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

楊維垣奏張差杖擊一紫誰不知其瘋顛而必欲強坐為

弘光實錄鈔卷三

十一

刺客倘差為刺客則 皇考母家必枉受主使之誅而彼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 光廟既不遂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溺惑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之王之家耳只圖博之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無一可者李可灼紅丸一案平心論之亦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之為行鴿倘此藥為鴿則 光廟不得考終 熹宗不能正始不但彼時首輔方從哲不能謝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劉一燝亦不宜得謚而 先帝亦久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後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子君臣無一可者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止送往事居之常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以為非謗此謗不足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見吾功然致 光廟不能保其巾櫛 熹廟不能酬其撫春甚至照管冲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嶺而歸之妖淫于外事之客氏首此難者為一小臣楊連耳只圖遂王安專擅之私為羣小與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母子無一可者夫此等害忠傷孝之事人人知之第人人不敢議之大臣不附此則不能保其崇階小臣不附此不能躋于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護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則亦不能尋題目做文章首此難者為熱要典之劉鴻訓考實錄之文震孟耳亦以圖快驅除異己之私為迎合時局之助而使累朝倫理治道人才事功無一可者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頌天下之不容緩也遠以白累朝之疑近以

弘光實錄鈔卷三

十二

雪 皇考之恨前以終思廟之志後以昭萬代之事史一事而四善備焉 盧南侯左良玉諫要典毀自 先帝不宜重頌有旨要典一書係朕家事當存實錄列聖父子兄弟叔姪之間數十年來并無絲毫間言不知當日諸臣何故借端誣搆卿一細閱亦當為朕倍增悲憤 以晉定策晉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澤清為侯下部恤翰林簡討胡守恒 守恒字見可舒城人流賊攻舒以鄉官守城被害 丙寅陳洪範使北回召對 洪範奏八月十五日至黃河二十一日至宿遷九月十八日至德州東撫方大猷傳攝政令自來使只許百人進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朝見臣與左懋第商確相見之禮懋第出閣議以抗節為不辱命又議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幣不得擅過十萬時第知吳三桂借兵破賊而未未知其勢之不同也二十一日天津巡撫駱養性來至靜海將臣等所携官丁自百人外其餘安置古寺使人監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臣等遣參將王廷翰贊畫生員王言齋名帖往投內院馮銓等辭色俱厲却帖不收十月初五日至張家灣因遺攝政啓三使奉御書禮幣而未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即入之禮初十日禮部又奇庫來迎十二日鼓吹前導御書從正陽門入使臣隨之至鴻臚寺中闕防甚嚴寺內不容舉火飲食傳送官丁飢寒殊苦十三日禮部至寺索御書臣等執禮須迎其人禮部不領而去十四日內院剛林榜什率十餘人俱夸服佩刀直登寺堂踞椅上坐通事畢令拍地上令臣等坐于左臣等取椅對坐曰我國為明朝破賊報仇江南不發兵便立皇帝何也臣等曰今上乃神宗嫡宗先帝之既崩倫序相應立之詎曰不宜林曰崇禎皇帝有遺詔否臣等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變臣民戴擁告于高皇帝之陵而立之安事遺詔林曰崇禎皇帝死時江南臣子何為不來救援臣等曰南北路地隔三千里諸臣聞變亟整兵馬北來而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故先遣講使臣講好謝德耳時左懋第斬馬哀經林曰拍而謂曰汝服孝便是忠臣臣曰左部院之服母喪也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曰汝等何在今日却未懋第曰先帝遭變之時吾往江南發兵陳總鎮馬太僕尚在林下林曰汝發兵曾殺得賊否懋第曰吾奉命助勦賊獻彼時聞賊未曾敢犯上江林曰無多言吾國不日發兵即下江南懋第曰江南尚大兵馬尚多亦未可輕言下也臣曰使臣數千里來通好致謝何必兵以兵威相嚇果要用兵豈能阻得但恐有碍攝政王報仇破敵之初意耳林不答而出十五日內院戶部入寺同收銀幣銀十萬兩金一千兩之外尚有銀餘鞘輒起攘奪臣等云銀一萬兩緞二千疋留賜吳三桂者諸口亦竟馱負去二十六日剛林至寺以行期告臣等曰三使奉命而來一致謝貴國一致告祖陵一改奠先帝使臣尚欲一至昌平林不聽臣等曰果不容往願留三千金委官督工可也亦堅執不從出檄一通當堂朗誦臣等坐而聽之臣曰使臣講好而來不得講而去可乎林曰果欲講好河上亦可江上亦可二十七日二官二人帶兵二百押送出城防守益嚴二十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設位遙祭而哭之十月一月初四日過滄州十里忽有夷丁五六騎追回左懋第馬絡愉臣問何故云二人留此放汝一人回南報大兵即下夷丁立擁二使不容一語而北十六日過濟甯二十日兵乃回臣前兩奉召對天語丁寧思得一當以報陛下而事勢如此已據都稱號自燕至齊分兵列守而議者欲以十萬歲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出之關外寧可得乎且其言曰我朝得自流賊不自明朝使臣雖辨若儀秦安能強之受我戎索乎之猜忌特甚駱養性與臣片語謀者馳報即削職逮問陷北諸臣吳三桂祖大壽等咸杜門結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獻媚者惟以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為容悅臣又豈得以隻字相聞于吳三桂手相傳即即位之詔內有明朝諸陵不許傷毀仍撥內員看守而陵旁樹木剪伐已多紫氣猶蔥松楸非昔臣之痛心者一也賊奉先帝梓宮屠于田園皇皇上勅臣等同舊輔謝陞共議奠安今陞已在庭復不容改葬先帝聖明英烈而馬胤未封臣之痛心者二也臣偏訪北來諸人僉謂流賊聞兵將至先殺皇太子扶二王于馬上偕行迎戰永平失利二王隨即亦受害受害之地方迄無實報今僅存公主先帝斷其一手養在周皇親家臣之痛心者三也

馬士英加少師

北兵自孟縣渡河

史可法奏我于所隔者一河耳處處可渡我處處宜守河長二千餘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固也故興平伯高傑欲自赴開維而以靖南侯廣昌伯之兵馬守邳徐久知之乘瑕必在開維無如各鎮之不相應何今已渡河則長驅而東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南較禦之河北艱難百倍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庚午使西人畢方濟通南洋船下部恤死事御史魏景琦起御史林汝翥為臨海道起用逆案周昌晉 陳爾翼徐復陽逆党袁弘勳水佳亂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未以蔡奕琛為東閣大學士召對阮大鍼馬士英賜大鍼蟒衣一襲銀千兩用保國公朱國弼言以從賊案不結革刑部尚書解學龍職丙申起葉廷秀光祿寺少卿廷秀奉旨補都察院堂上官終以非其類抑授

弘光實錄鈔卷三

馬思理起升添設左通政起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總兵卜從善比例自請封爵許定國殺高傑

定國扎營睢州傑欲併之宋游擊往來其營數言定國易圖十一日傑以二千騎率前三營胡郭等鎮至睢州五里廟定國出迎傑與之搢于廟中傑入城二千騎隨之前三營留城外是日定國譙傑營將勸其不往傑曰定國老妮子耳何多慮也明日傑請定國傑言人言甚仁訛貴鎮不宜往住睢定國云為國防河何訛之有傑云貴鎮離此則人言自息若歸閣部歸淮藩亦惟所擇吾為貴鎮先之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國云豈有近舍明公遠擇所歸哉傑云果欲歸我則住子於揚州或泗洲即在明日定國以妻病請緩其期傑曰齷齪齷齪丈夫行止而由于婦人不如為子殺之當償汝以美人也定國請十六日傑遂允之當傑與定國之飲也定國使其姪許四設酒于外以飲傑之內司各將皆酣甚夜半定國既出使其長鎗手圍傑傑提刀出砍二人長鎗手攔聚殺之前三營聞亂攻入甕城西為長鎗手遂出十三日前三營攻城不克是夜定國出走西門而傑騎兵二千之在城中者為定國所殺逃者二三百耳前三營驟至徐州搶掠史可法撫之隨舉後五營總兵李本身統傑之兵庚子叙殿工

弘光實錄鈔卷三

十七

劉孔炤許御史王孫蕃不與定策

孫蕃自陳孔炤至其榻前密商定策孔炤以士不可以無耻許其妄奏

己故逆案徐景瀛子乞恤從之

逆案潘汝禎偽為民奉陳辨

有旨建祠會禍潘汝禎見有題疏豈得委之前任張選等何故于十七年之後始行陳辨

辛丑陳弘範回籍

弘範北使回云黃得功劉良佐二心于口兵科言其果有此情方且秘之惟恐不謹肯以其情輸我手又况追遂左馬獨放洪範吏為反間其理甚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瞿式紹巡撫廣西

壬子以劉若金總督湖廣

使閩人龐天壽管兩廣珠池

復己故逆案張汝霖李思官誠官

二月甲寅朔湖廣巡撫改用王驥

路邱二賊久困鄖陽道臣高斗樞先帝用為秦撫至是用為楚撫皆不得達本年十二月用計反間二賊相併路賊殺死邱賊退回襄陽鄖圍始解是時南都猶斷聲息故改用王驥

謚桂王曰端

丙辰復逆案吳孔嘉官

弘光實錄鈔卷三

六

戎政尚書張國維告假回籍以李希沅署戎政事

丁巳戶科給事吳迺駁折城伯趙之龍荐用逆案陳爾翼

臣入垣看詳內勳臣龍趙之龍荐用人才一疏內有陳爾翼者察係欽定逆案中人簡閱原案頌逆有內外諸臣心

厥臣之心等語又荐崔呈秀為本兵以為逆蹟昭然非若他人可以影響辨釋也因與同官張希夏面相參閱謂不

可不駁以正告之不意勳臣復出一疏期必用而後已何

其不諳職掌而為是喋喋者乎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對駁

之責未聞以勳臣參之也以諂魏逆者為公道將魏逆在

今日應昭雪而後可以荐舉崔逆者為公道將崔逆在今

日在應推用而後可吏科參看得陳爾翼徐復陽同逆案

日在應推用而後可吏科參看得陳爾翼徐復陽同逆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中人復陽二疏護誣害正爾翼頌魏存宜崔兩人罪款有據不應乘時脫

己未以高倬為刑部尚書

魏國公徐弘基卒謚壯武

贈死難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逢吉太僕寺丞

加阮大鍼兵部尚書

黃得功劉澤清攻高營欲併之

傑既死兩鎮欲分其兵得功令四營總兵往揚州追取高

兵澤清親至儀發令箭于新城地方擒高兵營頭目五人

有旨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既離汎

地狡口乘隙渡河罪將誰任朕于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

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輕舉致悞國事史可法則以李本

身代傑而傑妻邢氏又紛訴不已雖仍以高元爵統之而

別屬者多矣

癸亥除朱大典兵部左侍郎

甲子謚皇太子獻愍永王悼定王哀

乙丑以衛亂文總督高營兵將

遣協理唐事府事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初道周不欲出山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

豈欲從史可法立潞王乎乃就召然士英故未嘗用道周

第以虛名羈絡之

己已下部恤死難闕永傑彭文炳

弘光實錄鈔卷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三

錄避國方孝孺後樹節為五經博士

禮部尚書顧錫疇致仕以錢謙益代之

庚午懷遠侯常延齡解任

勛臣之中惟延陵骨骸不為士英所用大鍼之起具疏爭

之每論必多不合故解任而公

辛未以逆案楊維垣為左副都御史

復先帝罪闕王裕民劉元斌官各廢弟姪

下蘇松死難王鍾彥宋天顯施溥祭葬

謚死事武臣劉源清武節

癸酉逆黨袁弘勳為大理寺左寺丞

闖賊敗于西安

弘光實錄鈔卷三

北兵敗之也賊盡撤承德荆襄之兵援救西安又敗于是

從樊城浮橋渡河至襄陽收拾兵馬水陸并下武昌分為

三道一道從江走隨州棗陽一道走荆門一道水路走漢

口

甲戌欽天監奏日月赤色太甚

丙子蔡奕琛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北兵至宿遷

逆党袁弘勳追理要典

弘勳受徐大化指使于崇禎元年劾孫慎行韓爌劉鴻訓

存孫之獬徐紹吉閔鳴泰撒潑無賴其疏皆懷扶舉人即

喻義所為弘勳實愈不解事此疏之後至弘光帝將逃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四〇三

際猶不知顧何人手筆信信不已直可供一笑而已

左良玉復雲夢縣

己卯張承惠襲惠安伯

沈宸荃為蘇松道

庚辰改謚先帝毅宗烈皇帝先后周氏孝節烈皇后

廷臣以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此為天下謚而以加之 先

帝守死社稷之主非臣子所安士英不可特疏申明有旨

廟號思宗係卿恭擬考據典則各極嚴密隆不必改己而

知北亦謚思于是改定以脩實錄

補謚史臣願起元文莊

追封福府郡王由渠穎王謚曰冲

弘光實錄鈔卷三

三

從逆賊案一等應磔十一人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

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二等

應斬秋決四人光時亨鞏煇周鍾方允昌三等應絞議贖七

人陳名夏楊枝王承夏原毓宗何胤光廖國遴項煜四等應

戍議贖十五人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陳羽白裴希度

申芝芳劉大鞏郭萬象金汝礪吳達源黃述祖王秉鑑張茂

素五等應徒議贖九人宋學顯沈之龍繆沅呂兆龍吳剛思

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六等應杖議贖八人潘同春

王子曜周壽向明向列星李桐徐家麟吳泰來張琦陷北庭

侯後定奪二十八人何福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

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徐必泓劉漢儒薛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九人另議二十

七人翁元益魯吳郭充吳爾璉史可程左茂泰王自超白胤

譙龔相照王昂梁清標楊樓鵠李麟化張元琳呂崇烈侯佐

吳之瑞鄒明奎姬坤朱國奇許作梅胡顯趙煜吳嵩元劉廷

琮朱積王之牧奉旨錄用十一人張縉彥時敏衛胤文蘇京

韓四維黃國瑞施鳳儀龔彝姜荃張正彥顧大成

議懿安皇后張氏謚

癸未戮妖僧于市

先是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漢西門外自冒先帝緝獲至

戎政衙門供各名大悲其初意不過借以動眾不虞見獲

而馬士英遂授以意將一網以盡其不便者書數十姓名

弘光實錄鈔卷三

三

令其出之袖中言錢謙益使我來此戶部申紹芳及謙益

等皆上章自理有解之者不竟其事

弘光實錄鈔卷三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古藏室史臣黃宗羲撰

三月甲申朔虞廷陞補吏科左給事

禮部印被盜

辛卯馬士英晉太保王鐸晉少傅

改鑄印信不稱南京

甲午使閩人喬尚監兩淮鹽課

丙申會審太子真偽

先是正月內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一奴穆虎自北至同一

少年密謂夢箕曰此先帝東宮也夢箕留之不肯即令

虎伴之至浙頃之夢箕以聞于帝使閩人馬進朝追之

得于湯溪上召國公朱國弼侯柳祚昌鄧文虎劉孔昭伯

趙之龍焦夢熊常應俊駙馬都尉齊贊元閣臣馬士英王

鐸蔡奕琛翰林劉正宗李景濂張居中中書吳國鼎至武

英殿謂曰有稚子自稱皇太子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審視

回奏皆云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卿等會同府部大小九卿

科道講讀官前去辨其真偽馬士英奏原任翰林方拱乾

辦事東宮臣召而問之據云方拱乾所稱東宮喬有穎秀

口潤面圓方目大而圓身不甚高最為認識又司業李景

濂翰林劉正宗皆係講官如真則不惟三臣識東宮東宮

亦識三臣不則兩不相認矣趙之龍朱國弼皆云曾見東

宮已而拱乾景濂正宗之龍國弼回奏皆曰偽而大學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王鐸自云在東宮侍班三載識認極真尤言其偽上特稱

之云其見忠誠大節于是下法司錦衣衛研究造謀根底

并收高夢箕穆虎又出太子伴讀太監丘志忠認之痛哭

而証其非是于是刑部尚書高俸錦衣衛馮可宗皆上爰

書云審得王之明供稱年十八歲三月十六日生係定高

陽縣人伯祖王昂尚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純嫡母劉

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與舉人張廷祿子聞

成齊駙馬之叔行四者同陳洪範自南而北故住明之明

之屋語以南方樂土之明買驢一頭隨王元出行走至山

東王元逃失邂逅穆虎及長班張應達生負劉承裕遂結

伴同行虎張應達脅之明冒稱皇太子至南京留夢箕家

弘光實錄鈔卷四

四日隨送湯溪潛住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內監教之明皇

后是周東宮是田西宮是袁又與一單細註歷代祖宗各

省藩府令之明牢記又訊方講官汝何職故識之之明供

有人語我多髯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會看得王之明

即漢史所云夏陽男子假冒太子之故智也又傳各省提

塘官應天士民共入審視即以審詞刊刻頒行天下然天

下之人無不愈疑即閭巷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拱乾王

鐸之內靖南侯黃得功奏是非真假日久自明此特惟以

多方保護庶幾天下共見其無萬一少有瞻顧之心卒逢

霧露病死即真奸偽天下亦疑為東宮矣蓋原在東宮諸

臣即明白認識者亦不敢矢口自取殺身之禍則東宮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之言其不足取信於天下亦明矣湖廣總督何騰蛟應
 安江楚總督袁繼咸寧南侯左良玉皆上疏與廷議相抗
 而騰蛟良玉疏內傳聞自吳三桂史可法送來于是士英
 逼可法上疏用釋天下之疑可法奏先是傳言太子為賊
 所害至今年二月初五日使臣左懋第馬紹愉抄傳講政
 王告示一紙云有妾人自稱明朝皇太子徑往皇親周奎
 家探問懷宗公主遠望未詳蒙面而哭及詳審面貌全然
 不是素貴妃及宮女秦柏壽等皆不相認據假太子口稱
 從來未落賊手流亡在外至今方出有禮部郎中黃熙胤
 朱國詔曾與太子同出亦不相認故將周奎發刑部審問
 養魚太監帝進節羽林前衛指揮李時印說太子是真典
 樂太監 應庚說太子是假應庚逆犯眾怒聚而毆之太
 監孫確不敢言假然而實非真也為此合行曉諭若太子
 避跡民間即未投見以便恩養等因隨將妾人下之刑部
 此左懋第等書可據也三月中自北來者云攝政將太子
 諸人皆殺死百姓不平集內院之前而噪攝政又將謝陞
 殺死以謝百姓其在刑部之假太子已勒死矣都人言及
 無不哀慟天 即待太子至優不過假以空名給以糜食
 耳况貴妃公主見在一時相隨之諸璫璵列以此而假冒
 雖至愚者不為况周奎公主一見即相抱而後哭後有怵
 以利害者不乃不敢認京城百姓環聚其門而辱詈之各
 官出認太子者多被殺而不悔由此觀之是皇太子不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于賊誠死于口矣北方之太子方殺而南方之太子又來
 此理與事之必無者也然天下之疑終不可解而中朝亦
 有所忌憚不敢加害左良玉遂以興晉陽之甲及帝出走
 南中士民相聚而出之于獄即位一日北兵乃入臣按王
 之明招辯之明在北有慮有僕其家頗亦溫飽何故棄之
 而出此可疑者一也小內監所知亦不過三宮之姓氏大
 內之門戶耳至于歷代祖宗各省藩府名分支派顧非所
 悉若當時反覆徵詰之明有一言之誤則暴之于丹書矣
 此可疑二矣若也當時所識者不僅一方拱乾今皆隱而
 不書即拱乾之識此可疑者三也若真太子在北是時北將
 南伐必挾子太子以正江左之罪而肯草率殺之乎則北
 之以假而殺之無疑矣也臣嘗聞之太宰徐石麟曰會審
 之時太子謂一內侍曰某年某月帝嘗進一扇求書吾為
 若書之頗憶此事否然則爰書之不出自太子明矣
 丁酉以耿廷錄巡撫四川

弘光實錄鈔卷四

四

定兵額

京營 萬神武營五千四鎮每鎮三萬安慶陸兵一萬水
 兵五千應撫三千總兵五 淮撫一萬五千鳳督一萬京
 口一萬八千蕪采水營一萬徐鎮四千每名給銀餉二十
 兩
 己亥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廣昌靖南各軍
 北兵至河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許定國降北封為寧南王

庚子長安門獲一妾人

錦衣衛馮可宗奏妾人白應元病瘋闖入遂回原籍

甲辰河南歸德府按察使御史凌駟死之

駟字龍翰歙縣人癸未進士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北兵下

令御史不降者城屠于是官將吏民強駟納降北兵處之

空館駟寫書惟顛貴國尚存初志永敵鄰好大江以南不

必進窺否則揚子江上凌御史即昔日錢塘江上伍相國

也遂自縊其姪潤生亦從死贈兵部左侍郎潤生贈御史

辛亥寧南侯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

良玉檄 先帝升遐海內失望訟獄歐謳歌咸思太子

弘光實錄鈔卷四

五

幸返馭南都不意權奸謀逆按下錦衣奉藩太子容有

率師赴救凡有血氣當念同仇願望義共靖大難速建補

浴天浴日之績毋蹈失時後至之殃上密諭兵部聞良玉

被闖賊所敗殘兵犯闕部該部即傳督輔史可法督撫朱

大典張鳳翔張秉貞曠昭王驥田仰靖南侯黃得功東平

侯劉澤清廣昌伯劉孔昭良佐操江劉孔昭忻城伯趙之

龍總鎮楊振芳宗方安國黃蜚鄭彩王斌卿鄭鴻達卜從

善杜和域張鵬翼監軍楊卓然楊文驄同心合力為朕堵

剿如克元兇奠安社稷爵為上公與國咸休良玉之下維

清君側為名而其武昌也敗于 人馬既多損失部曲亦

多叛之而卒者四月初二日至九江遂鬱鬱而死其子夢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四

庚統其兵初七日下午安慶隨攻池州為黃得功擊退北兵
逼維揚夢庚遂降

夏四月癸丑朔贈高傑太子太保其子元爵襲封

錦衣衛馮可宗東筆太監屈尚志會審假后童氏

先是帝在藩邸有賣妾童氏與其女出入府中帝與其女

私聞帝即位自稱為后民間亦以后目之河南巡按御史

陳潛夫稱臣而謁見其應對瞻敏亦遂心折與巡撫越其

杰送至南京而太后不容其入有旨朕元配黃氏先朝冊

封不幸天逝繼配李氏殉難俱已追封后詔諭天下童氏

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躬結髮即遵旨嚴刑究問來歷并

主使撥置之人三月二十八日童氏墮胎申報帝益恥之

弘光實錄鈔卷四

六

以潛夫私謁妖婦無人臣禮建問

安遠侯柳祚昌奏北洋副總兵張名振

參其貪狡北京指官局詐曾經樞臣陳新甲加責示眾

甲寅以總兵李本身提督高營

馬士英上疏自罪

疏云闖賊尚未知何往聞九江將士家眷皆已登舟事急

則圖遁走南昌矣歸德之賊未知實到何處據報王之綱

李仲興楊承祖皆已逃回揚州李成棟已于徐州城外扎

營家眷俱登舟准徐道家眷亦察登舟矣東平侯劉澤清

有書與臣言江北大文武將士更熟計北警則相從入海是

今日防河之勝者已豫備走海之上計也廣昌伯劉良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四〇七

亦有書與臣言諸臣將豫計一若東來則入海者入海渡江者渡江獨本藩孤軍當道無可退步至于騙官騙餉不能進前一步王燦越其杰等不可勝誅也

庚申劉孔昭加太傅

卹已故逆案并其党人

劉廷元呂純如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徐紹吉章先岳徐

景濂俱贈祭葬與謚徐大化范世濟淮贈祭葬徐揚

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准贈官祭葬王紹徽徐

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准復原官

癸亥調靖南侯黃得功渡江入池以禦左兵

丙寅棄光時亨周鍾武僚于市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七

上傳時亨因李明膺不同聲策刀阻南遷使先帝夫妻父

子無一生全妖訛假冒煩興疊見向使先帝無恙朕安守

藩服何致日未終紘周鍾以詞臣降賊仍敢無禮先帝武

僚受賊偽命為賊任使牌示有據三犯即照原擬罪名會

官處決其餘擬斬的都饒死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充軍

擬絞的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軍罪以下為民永不叙用

該部仍將各犯姓名刊刻成案

勒禮部即中周鑣武德道雷續作自盡

上傳二犯結党亂政罪已當誅來國家多難招引外兵別

圖擁戴紊亂天朝流毒構釁法應赤族姑念所謀不成已

經大赦獄中勒令自盡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鑣字仲馭金壇人戊辰進士嘗與沈壽民讀書茅山慨然慕范孟博博李元禮之為人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小人之議君子多曰偽鑣曰偽而為善寧如誠而為惡乎逆案既定大鉞移住南京招徠匪類言遠近以圖翻案諸名士

出南都防亂之搗主之者鑣也當是時南都之走大鉞如

市驟而消沮太宰鄭三俊主察其賢否多出于鑣故事先

察日太宰發單于科道科道書其賢否上之太宰鑣之母

克張氏明弼居官無善狀鑣不為隱三俊察之明弼當堂

詰三俊據單不應下考三俊曰吾知子不善何必單也明

弼乃為壯單記以詰鑣鑣在獄而左兵東下左國棟沈士

柱等皆與聞于揭避大鉞而容良王故謂晉陽之甲實鑣

弘光實錄鈔卷四

八

使之臣按南都之立百無為一為止為大鉞殺一周鑣而

已斯時亦有告大鉞者曰天下未定不知為□為賊公毋

專以報復為也大鉞曰鐘鳴漏盡吾時及時報復亦何計

其為□為賊乎

續祚字介公周延儒之未敗續祚奉之及為武德道北兵

闖入又奉督撫玩寇致之大辟故為時所忌

孽逆原任署正徐禹英希阮大鉞旨奉願杲黃宗羲

南都防亂揭首杲次宗羲次左國棟次沈壽民次魏學濂

學濂死于北變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國棟容于左營

于是禹英杲宗羲下忒司逮問左僉都御史鄒之麟杲

之姻也寔之而北兵已下不竟其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北兵渡河入泗州
瓜州高營兵叛鄭鴻達擊退之

庚午許定國導北兵至揚州
以黃斌卿為廣西總兵

常澄進封襄王潘氏封王妃暫寓江州

贈殉難勳臣朱純臣舒城王宗裕德梁國公

乙亥北兵入瓜州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孔希貴李成棟李玄

春王之綱等皆投北入北營

王鐸常應俊督師出鎮

丁丑補封于謙臨安伯玄襲

北兵破揚州史可法知府任民靖諸生高孝纘王之瑋死之

北兵遂屠其城

可法字道鄰祥符人戊辰進士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降

將李世春說降可法叱之又遣鄉約捧令旨至可法使健

丁投令旨并鄉約于水十七日豫王移書數通皆不發而

焚之監軍高岐鳳總兵李棲鳳踰城出降可法呼副將史

得威以遺表遺書授之曰死葬我于高皇帝之側二十五

日城陷自刎不死命得威刃之得威痛哭不敢仰視參將

張友福擁可法出小東門北兵至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

豫王猶欲降之可法曰天朝大臣豈肯偷生作萬世罪人

遂遇害

民育濟甯人握印坐堂上不屈而死

弘光實錄鈔卷四

九

孝纘字申伯書其衣云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
致自磬先師位前

士瑋設烈皇帝之位與其弟同繼

附錄何剛字懋人華亭人以職方司主事閩監閩部軍兵

潰被殺○錢應式女自縊劉乙然妻周氏與其女同縊其

死難而姓名可知者有江都縣令鄧周畏志字抑畏癸未

進士縣丞孝豐王志端字研方諸生王纘字伯綿王績字

亞綿王績字叔綿李瀾字學海黎增字 脩魏應泰字泰

來熊亂明醫陳天拔字西朋興平伯都司程秀甫武生戴

之藩又兵張有德船戶徐其畫容陸榆字立梧西皇民馮

應昌

弘光實錄鈔卷四

十

五月壬午朔昔黃得功為靖國公

丁亥北兵渡江入京口

居民施振襄妻見兵至挈其女投河

辛卯逆案袁和勳猶上疏追理三案

甲午帝出奔

丁酉趙之龍等北迎北兵入南都刑部尚書高倬禮部儀制

司郎中黃端伯欽天監博士 仲弓太學生吳可基諸生潘

履素武舉黃金望死之

倬號杖樓重慶忠州人乙丑進士先一日自縊

端伯字元公江西進賢人戊辰進士北人籍朝官姓名端

伯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與之乃被執見之內院端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背立不屈下于江寧獄中豫王欲降之不可起越三日謂之曰吾不强汝以官雜髮改冠則任汝所之也端伯曰我志已決不能易矣始命殺之端伯跌坐為偈曰靚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奴拱立其側端伯揮之不去不肯卒同死

仲弓上海人自縊公署中

可基新安人衣白衣絕命詞于上曰蹇遇逃君臣臨危猶保身甘心全節義恥服北方人縊死雞鳴山關壯繆祠已收其屍袖中有銀三兩題封買棺

履儻江右人先一日自縊

金璽江甯人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愧為人臣而懷二心者自縊

弘光實錄鈔卷四

十一

附錄 戶部主事吳嘉胤號方勗華亭人六月二十四日下令雜髮嘉胤命二僕捧冠帶至水末亭進拜方正學像自縊于樹一僕欲解之其一曰不如令吾主盡節中書舍人

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五月二十二日投武定橋下陳士

達金陵人不肯雜髮投水死水師副總兵 金祿四川人

同誠意侯劉孔焄入海風阻失隊為北兵所截金祿以金

帛繫妻沈之取玉帶自束或怪其倉卒腰玉金祿曰玉重

不浮且朝廷名器不宜委之投水死操江都司彭性述九

江人五月十九日投水死侯指揮妹自縊死安慶巡撫都

御史張亮左兵至安慶出走北兵執之于六合過黃河夜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半躍入水中

甲辰帝被執靖國公黃得功死之

得功以禦左兵調蕪湖帝幸其營北兵追帝而得功前鋒

馬岱已降得功督兵前進岱斷浮橋士卒溺死者無算得

功惶急過劉良佐船不知良佐亦降中箭不死遂自刎得

功死而帝北狩至明年八月遇害隆武即位豫以質宗謚

之得功贈泚水王

癸卯馬士英以太后至杭州

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馬有身為宰相棄天

子扶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

其首手首賈似道死于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可

弘光實錄鈔卷四

十三

得何怪乎國傾覆也

溧陽諸生謝球建義

球字石玖溫處兵備道鼎新之子也建義募兵歸者如市

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為北兵所執使之輸

貨球曰吾大明諸生豈以貨活至溧水殺之

附錄 溧水汪氏女年十四聞北兵至投石白湖中

六月乙卯潞王監國于杭州

甲子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

劉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尚無足恃此等疏即宜朝上

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鉉捶殺馬順而監

國視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其說而後已即宗社自此邱墟亦可下見高皇帝于九京于臣子分義亦浩然于天地間矣北兵至杭州監國潞王率羣臣以降左都御史劉宗周蘇松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死節于浙東

宗周字啓東山陰人學者稱為念臺先生聞潞王降方進食即命撤之越城降朝于祠堂出避鄣外諸生秦祖軾上書以表闕文謝故事解之答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則尚有望于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之臣之義矣猶曰吾

弘光實錄鈔卷四

十三

越為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為死也若少需時日以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不死終有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尚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不決耳我又何戀乎今謂可以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貧生畏死之徒而已係之辯曰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宗周不食久渴甚飲茶一杯精神頓生曰此後勺水不入口矣宗周謂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敢望聖賢我求不為亂臣賊子而已矣或傳金華建義先生宜不死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學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閏六月初八日卒前後絕食者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

彪佳字虎子從宗周講學北人有徵書徵之彪佳拜家廟處分封于篋中夜半月黑分廟中之燭出照水濱端坐水中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

毓著字玄趾聞宗周餓未即死上書曰官俱授吾輩非復大明赤黎亦矣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矣午所笑乃作致命篇手書數十紙漏下二鼓携燈獨出遍揭之通衢赴水于柳橋下

弘光實錄鈔卷四

十四

集字子翔與其友劉世鵬約死相痛飲世鵬送集赴水其後鵬客于清弁

卜年與集友亦赴水死

錢塘知縣顧咸建被殺

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癸未進士潞王之降咸建獨棄官而走北撫追之及于吳江令其雜頭改冠咸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斃以完子道朔日殺之懸其頭于鼓樓一蠅莫集行人陸培邵武同知王道焜死節于武林

培字鯤庭庚辰進士上書與其兄圻自縊○道鯤字昭平自縊

臨安知縣唐自彩被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自彩字四望四川人據青山自守被執見北撫直立不跪左右挽之終不可

瑞昌王建義

盧象觀字幼括宜興人癸未進士北兵既渡象觀與王遇于湖上特王尚為宗室未有封拜乃入于忠肅祠盟誓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兆君者嘗結其城中豪傑以待變象觀將攻南京使若兆為內應王亦從君兆入城已而象觀遣僧約君兆某日舉火乃僧之北相所告變北相戒嚴而自舉火以誑象觀象觀兵遂薄城下燒太平門北兵出騎蹂躪之象觀大敗走因族君兆家而王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半山稍收士卒出攻溧陽象觀中流矢尋卒

弘光寶錄鈔卷四

十五

象觀死王不能軍而廣德人方明迎之

方明字開子以海中黛山屯田都司入浙中道而南都已陷明素與吳興豪傑相結乃還攻廣德破之軍聲頗振王既入明軍義師復多應之者于是破孝豐臨安甯國府甯國縣而開府于孝豐隆武帝冊封瑞昌王從事諸臣授官有次無何北帥張天祿由徽州出陷孝豐王兵散而明走浙東其明年明至長興有疑其為奸細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乃虎之小卒有曾事明者見明不覺屈膝始知為明斬之

潘文煥鎮江人嘗佐王王兵散匿于茅山王家庄民舍其部曲喜正之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雜治之正遂言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所有司使其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近王家庄放炮欲以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遙見呼之于是裨將不敢隱王乃見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嚙指而罵曰吾等生死何所損益吾王一日未死人心一日未散天下大事乃為汝鼠子所壞奮臂斷縛而批其頰文煥之子哭曰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若老死牖下鄰里親戚而外誰知之者傳至金陵過葉家渡題詩壁間欲屈之不得被殺女不食死

附丹陽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著以沙壘金壇張景澄景潮皆從王死義

嘉興建義翰林屠象美主之

弘光寶錄鈔卷四

十六

北兵用大礮擊之城崩象美從他門出走士民追象美殺之復相固守至閏六月二十八日始陷北兵屠之

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節于嘉興

石麒字虞求聞南都失守即避之城外嘉興建義石麒猶不入城將破石麒曰吾當歸死城中二十五日入城遺筆曰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邊燧旋揚驚與繼遜太歲含生忍死赴召東銓自謂盡忠後皇即是仰光報 先帝豈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于野未安王畿再破忽都會之摧壞傷士女之流殘精力銷亡既不能單騎傳呼使異邦之謝過年齒衰暮又不能肅清宮禁致宗社之奠安惟有決志殲身見危授命若得魂騎箕尾安問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滯溝壑塗下逮黃泉見父無慙于教育上游碧落觀帝不
愧于裁成苟無迂于君親庶有詞于忠孝以吾郡完毀為
此身存亡自磬而死僕祖敏李成從死

海甯舉周宗葵建義兵敗死之

宗葵字五重派錢光繡餉先繡引北兵殺之

附祝淵字開美癸酉舉人劉宗周之弟子也北兵至不食

有難之曰子以草莽臣而死節無乃過乎淵曰吾以上書

為世指名夫名之所在攘臂而呼爭之害之所在畏避首

避之此何異市井販夫之智也難者曰子不從此亦可逃

之釋氏乎淵曰釋氏獨非胡乎舍彼而從此則牛羊何擇

守志而死或曰特淵已病甚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七

總兵陳梧建義平湖兵敗走

附陳銘妻滅氏赴水死諸生林鴻妻沈氏投水髮浮北兵

出之大罵而殺諸生孫鏐妻俞氏投水死諸生俞鐸妻為

北兵所執噉兵一指被殺

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下陳子龍下監軍道荆本徹

中書舍人李待問舉人章簡徐子遠總兵黃蜚吳志葵建義

松江

初四日志葵以吳淞總兵官自海入江寨泖中過澱湖攻

入蘇州而流河泰將魯之璵字斐希者為其前鋒圍北兵

于白塔寺塞門熱之北兵突圍死戰之璵以步抵騎不敵

而死志葵復還泖會奉徽蜚從無錫進太湖擁船千艘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四

至泖中猶龍等召募義兵千人各為戰守之備城守兵近
百日至八月鄉紳潛通于北為其後自免之地人心遂離
降將李成棟攻陷之猶龍待問簡吏部主事夏允彝華亭
縣教諭睦明永舉人吳繩如傅毅之諸生胡名荃戴泓徐
念祖夏完淳皆死而蜚志葵見獲北相殺之

猶龍字雲升丙辰進士

待問字存義我癸未進士城破危坐書室中被害

簡字次弓不屈死

允彝字葵仲丁丑進士自沈而死絕命詞云少受父訓長

荷國恩盡心報國矢死忠貞南都繼覆猶望中興中興望

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子才蘊生願

弘光實錄鈔卷四

六

言從之握手九京孰人孰無死不泯此心脩身俟死敬勵

後人子完淳字存古亦死

明永字萬年丹徒陽人不肯雜髮八月初三日書絕命詞

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河年生太祖命死依聖賢遇害

念祖字無念故相階之後也闔室自焚

附陳君秀妻楊氏投河死蔣敬 妻顏氏觸刃而死雲間

女一未嫁投閣赴水一新嫁為北兵所掠罵不絕口而殺

蘇州少詹事徐汧諸生顧所建赴水死

汧字九一戊辰進士○所建字東吳題詩于壁投泖水中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守城不下城陷死之

承祖字懷玉與其子世祿守城八月二十日北兵破之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四一三

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承祖被執降之不可曰吾祖宗為官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分內事也

附張烈女同母嫂匿于生城事覺兵北兵號于外曰出則免死否則刃將入焉母嫂皆出烈女受刃而死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建義于嘉定城破與其子玄演玄潔其友癸未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着龔用圓諸生馬元調黃淵耀夏雲蛟唐昌全等皆死之

峒曾字豫瞻閩六月北設官至嘉定峒曾建義旗城守拒之北兵未攻亡失甚眾越三月而城中人有為北應者城遂陷峒曾時在城上士卒皆曰吾曹受公厚恩尚可衛公出走峒曾曰與城存亡義也已而赴水死玄演字幾道玄

弘光實錄鈔卷四

九

潔字雲居從之峒曾曰吾死義也夫二子何為且有祖母在不可對曰有玄潔以奉祖母矣何忍吾父之獨死也語未畢有奴趨告曰賊至矣相挽而後降將李成棟斬峒曾首懸之大掠公使別將守城嘉定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焚焚輿棺入收其屍方斂聞有哭聲自外人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

高耀字蘊生城破避之西方菴問其從者曰侯公何若曰死矣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于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高耀自裁城西僧舍其淵耀字偉恭者謂曰兄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願口口之民也高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縊于東淵耀縊于西

錫着字介祉守南門奸民導敵自北門入峒曾與錫着登陴而見之錫着曰事急矣昌各自裁峒曾曰然一辭家廟行矣錫着曰我無以返家為也即別公此所解帶縊于城樓峒曾遙視再肅而卒

用圓字知淵分守城門城陷赴水死二子從之元調字其甫婁堅之門人也當建義時年已七十矣與所善諸生唐昌全字聖舉夏雲蛟字啓霖助調兵食城破元調死之相繼者十四人

兵科給事中特敏奉義陽王建義于常熟尋敗附陳諸生項志寧不肯雜髮而死

弘光實錄鈔卷四

二十

崑山建義鄭陽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主之

附陳氏北兵掠之乘間刺殺北兵自刎

江陰建義閻典史主之

閻某不知何許人也為江陰典史北兵渡江棄官而隱江陰之野北官至下教辨髮胡服江陰人不奉教乃毆北官殺之共迎典史典史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于諸人者諸君其無以生死為計江陰人皆曰諾于是收城中糧物器食均用之離鄉聚皆發伏以待兩月之間北兵至者馘于境上豫王發其魚皮萬人餘人使降將劉良佐之直薄城下良佐招降守陴者諜而詬之典史乃戶賦竹器盛水綿浸水夜半潛懸牌曉北兵用西洋砲擊城鉉碎纒繫入竹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器已而開門搏戰離鄉聚伏皆應之殺魚皮無存者豫王大怒自將以圍江陰典史曰江陰小邑也北兵乃圍我我何以逞聚江陰人而哭江陰人各率妻子其至督學署中閉而焚之火三日夜不息北兵疑不敢攻是時三面皆兵北兵截大江典史與其勇士暮津大江而奔北兵入城空無人驚歎者久之或曰典史已死于亂兵

戚磐居城外為將角論功獨多城將破磐曰吾之所以戮力者為此城也當死城中以成吾志乃入城自縊

夏維新字燦為癸酉舉人王華字人玉諸生城陷皆死

馮厚啟字培卿金壇人為江陰訓導城破冠帶坐明倫堂

抽七首自列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

徐超字佩玉黃毓祺字介子聚兵竹塘以應城中城破北使故明淮安道劉景綽令之超被執見之長揖景綽曰汝諸生不當跪父母官耶超曰我方□汝胡為父母汝汝為大明進士位至監司即郡守亦跪汝汝降而為令且跪郡守是為□亦不善為□矣尚欲與諸生爭體統乎景綽無以應下獄殺之

毓祺亡命海陵寓書其所善江小一者用故時主上所給官印識之而為小一之客所得小一懼禍遂告變捕入獄將決其友鄧大臨告之期毓祺取襲衣自斃跌坐而逝

通城王建義于長興

王號清潮初洞庭山民夢洞庭樹旗上書清潮二字已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王至皆以王之祥也故從者甚眾
葛麟字蒼生丹陽舉人八月二十八日從王戰北兵于湖中持長矛刺五六十人于水為北兵所目曰長而肥者麟也聚箭射之投水死金有鎰長興人以總兵再破湖州兵敗死之

進士吳易建義于太湖

易字曰生聚壯士數千人退居湖中乘間出殺北兵道路為梗北兵大舉入湖易先令士卒之善舟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北兵掠民船千餘即湖畔捕人操之義兵遂盡操北人之舟鼓棹而出至中流盡棄棹而入水鑿沈其船北兵殲焉浙直震動主上以兵部侍郎命之封長興伯八月二十一日北兵又大舉破其營而同事諸生沈自駒自炳吳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

福之皆死之舉人孫兆奎執至金陵其明年易潛至嘉善有輸情于北者遂為所得

自駒字君收自炳君悔吳江人初其兄自徵任俠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于子湖微死而變作駒炳乃收其船以聚兵故易得因之而起

福之字公祐武進人父鍾靈後死舟山之難

兆奎字君昌吳江人被執見北相洪承疇而問曰先帝時有洪承疇者死于節矣今汝亦名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莫問其為一人兩只人只汝一人事耳斬之文來字應符故相震孟之子也陰與易通為人告變題詩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五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予白雲遂見害

左僉都御史金聲建義于徽州

聲字正希崇禎元年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明年十月北兵闖入大安口薄都城上憂甚聲以被知過乃存其所知僧申甫為將上改即改聲御史監其軍倉卒無兵可用申甫召募長安中人得數千將之復古車政之法陣于蘆溝橋北兵乃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急不得轉為北兵斬賊畧盡申甫死而聲詘歸田里馬士英調點兵至鳳陽枉道掠新安聲與其郡推官吳翔鳳率鄉勇殲之界上士英與聲相許天子直聲復翰林未之官而北都陷和光即位起僉都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

御史不就至是起義北兵五攻之五月不下降將張天祿從間道襲破之執聲至南都聲門士江天一守文石者追聲及之遂聲曰此何與汝事而求乎曰天一可同公建義獨不可死同公死乎當是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其徒殺冠大帶而入道路聚觀北相欲降聲遣人私語天一曰呼曰先生千秋在此刻也聲曰諾牽清水塘將斬之聲謂行刑者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于是捩鬚仰面歛刃而後天一亦被殺而聲邑人王世德乃自刎一時死聲之傍者六七人知姓名者二人而已隆武皇帝贈聲禮部尚書天一兵部主事

指揮汪秋漢余公讚守嶺南北兵至自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中軍程士皮諸生項千里武舉洪二魁皆被獲而殺許伯字伯輔陣亡推官溫璜字寶忠烏程自刎

吳應箕字次尾黃池人募一旅以應聲兵潰逃婺源山中召捕得之將戮于市應箕不可曰吾血不當染落塵中已至松下應箕曰此吾畢命之所卒擬刃向之叱曰吾頭豈可汝斷一裨將頗敬應箕應箕拱手謂之曰以此勞公附馬豈嘉字六禮士午舉人方國煥字孔文雜髮命下嘉為絕命詞國煥賦詩皆縊死

山東巡撫丘祖德同孝錢孝廉舉義于甯國

祖德字令修成都人起家甯國推官及為巡撫賊至而逃至是建義尋敗被磔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

麻三衡字孟旋宣城諸生起兵東華陽山以應祖德被執至金陵賦詩云吳越連沙漠天人不可留播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事不酬西風吹宛句斷送五湖秋殺于通濟門外隆武即位贈國子監博士

涇縣建義被屠

趙初浣字雪度諸生以建義被殺

鹽城諸生司石磐起義
石盤同鄆都司起義兵敗執之淮安北撫命之跪不屈扑之鄆都司欲脫石磐曰此故諸生吾劫之為書記耳石磐曰公何大呼曰公何言之謬也吾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臨大刑大罵而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附六合諸生馮純仁字朴公年十八不肯薙髮閏六月二十三日函書付其妹曰吾三日不歸以此白之父母袖大石投浮橋水中發箇得銘曰朝華而冠夕頰而髡與喪乃心寧死乃身明 處士朴公純仁金壇木工湯士鰲薙頭將及哭祭祖考投水死山東兵部主事王若之不剃頭被獲強之剃不可曰留此髮以見先帝耳戮之邳州太學生王台輔大會親友永訣乘牛車出鄙之相山墳所自縊然錫副總兵何以培六月二十日以不受官見殺

弘光實錄鈔卷四

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弘光實錄鈔 卷四 跋

臣子所當言劉語塞而已令薙髮曰棄其生平雖生何用殺之三忠祠前明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秋七月庚戌朔

江西巡撫曠昭迎降萬安知縣梁于溪不下

金聲桓即既降即為北徇地駐于九江昭患之然不知為

弘光實錄鈔卷四

五

聲桓以為金之後也有胥吏部國本者以侵糧繫獄自言為之後舊役可以招之昭具金幣遣國本往至則始知為聲桓也國本即以金帛迎降聲桓遣使國本還感稱金兵不可敵昭大懼款其未使國本出而搖惑衆心定迎降之策昭亡走吉安而江省遂為聲桓所有

于溪字谷菴江都人癸未進士麗邑皆下于溪獨嬰城固守援絕不支被執下南昌獄五十三日作絕命詞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自縊而死東浙閩中建義雖俱在閏六月而此不載者以事屬監國隆武兩實錄也此亦所載亦有 所命者然皆送命之非刑賞所加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四一七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

弘光實錄鈔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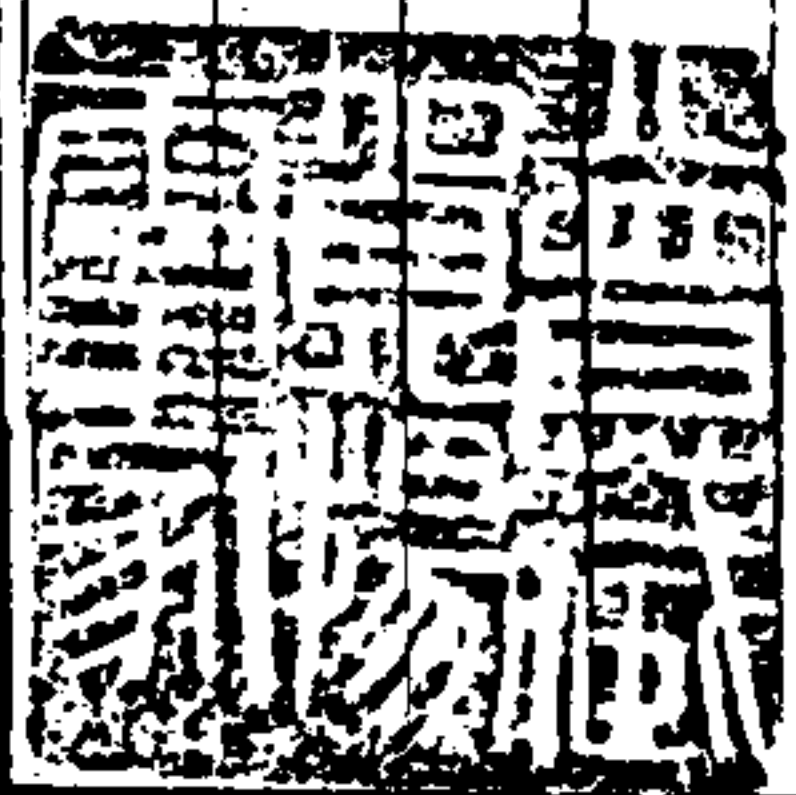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右宏光實錄鈔四卷附大臣月表一名宏光實錄又名宏光紀年明黃宗羲撰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御史尊素子魯王監國紹興授兵部主事從亡海外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學者稱梨洲先生事蹟詳國史儒林傳是書紀南都一朝事大致與顧苓金陵野鈔相出入而不及李清南渡錄顧炎武聖安本紀之詳備其中如許定國降我朝封甯南王福王北去唐王豫以質宗諡之閻典史偕勇士沂大江而去各條尤為失考然據卷首自序蓋以邸抄為藍本故事多信而有徵以視僅據傳聞佐以附會者終不可同年而語宗羲另有行朝錄載唐桂魯三王始末合之此書而殘明之事略具矣此本從丁松生大令所藏武林瞿穎山良清吟閣舊鈔傳錄原本但題古藏室史臣不署名氏殆當時尚有所嫌諱不敢顯著其名今旁證他書為之補題卷四舊闕一籤俟覓他本補之

弘光實錄鈔跋

一

光緒三年七月既望大興傅以禮節子識于三山廬邸之花延年室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小腆紀年

卷二十

紀傳
續刻

小腆紀年附考自叙

敘曰世運治亂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
乾至二成遯為子弑父至三成否為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
言天人感應也曰彘倫攸敘彘倫攸斃彘倫敘則人心未死
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補救彘倫斃則晦盲
否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
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
亦數十年而即定自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
波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一官而命拜數朝榮
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間篡弑相仍兩千年中可驚可愕絕
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窮極矣朱子憂
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義例較淺顯
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然於君父
之義恍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迷嬖之
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
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臣竊恭讀

純廟實錄及

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
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陳瑣尾開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
所事之義實為無愧朕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
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輕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
昭軫慰凡

賜諡者千六百餘人入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

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撤敘唐桂二王本末銓

次死事諸臣又

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傳吳三桂等二

十餘人為逆臣傳煌煌

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

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稗史習傳聞之謬

漏略舛錯不可究詰臣竊仰遵

附書之論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為小勝

紀年增攷一書攷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彙編溫睿臨

南疆釋史李瑤釋史撫遺黃宗義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

小農紀年 攷

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攷而訂其謬誤者甲申三

月以前則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遂之三朝野

紀文秉烈皇小識錢馱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

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

監進士題名碑貢舉攷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

黃宗義宏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紀夏允彝幸存錄文

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彙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偽東宮

偽后事略某氏宏光大事紀金陵賸事揚州殉難軼福人錄

賢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鐙所知

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

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甦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游

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何卬甫風倒梧桐紀楊

在紀事始末鄧凱演綱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暉江

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紀沈荀蔚蜀難

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賜姓成功事則

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

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忠節表江

上孤忠錄黃宗義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臺灣厦

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臣竊入史館後始創是書壬子

冬乞假歸觀奉

命辦理團練扞拒之暇發家藏稗史參互推勘五歷寒暑每月

夜登埤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事口講手畫環而

小農紀年 攷

聽者咸感喟不能自已戊午春揚州官軍移營浦口士民額

手相慶臣竊亦解團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汪達利繕寫

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譌闕乃五載金湯一朝瓦碎向時

家藏之書燬焉無復存矣登埤聽講之人叢書中死事之人

為更慘矣獨臣竊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烟未息羽

檄交馳脫并是書灰燼焉則臣竊所以仰遵

聖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恩衷與

不才之軀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咸豐十一

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竊自敘

小腆紀年附攷目錄

卷第一 自甲申年正月庚寅朔至乙未日

卷第二 自丙申日至己未日

卷第三 自二月庚申朔至三月甲辰日

卷第四 自乙巳日至丁巳日

卷第五 自四月戊午朔至五月辛丑日

卷第六 自壬寅日至六月乙酉日

卷第七 七月八月

卷第八 自九月至十二月

卷第九 自乙酉正月至三月

卷第十 自四月至六月

卷第十一 自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十二 自丙戌年正月至六月

卷第十三 自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十四 丁亥年

卷第十五 戊子年

卷第十六 己丑年

卷第十七 自庚寅年至辛卯年

卷第十八 自壬辰年至丙申年

卷第十九 自丁酉年至己亥年

卷第二十 自庚子年至癸亥年八月

目錄終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謙

甲申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春正月 明崇禎十七年

明莊烈愍皇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也明萬曆三十八年

十二月生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為明熹宗天啓二年封信王又五年為

天啓七年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也熹宗崩愍皇帝即位冊妃周氏為皇

后明年改元崇禎帝承神熹之愆慨然有撥亂之志誅客

魏撤各邊鎮守內臣天下想望治平而求治太急革廣甯

小腆紀年 卷一

諸部賞殺毛文龍而遼左事愈壞又凶荒屢告流賊大起

任事者多債敗帝乃果於誅賞先後易置宰相幾五十人

督師諸臣以失機棄市者後先相望而宜興周延儒烏程

溫體仁武陵楊嗣昌用事最久體仁嗣昌死延儒誅帝以

廷臣為不足用乃復命內臣監軍而國事愈不可為矣自

天聰二年至崇德八年事詳明史自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小腆紀緒明史所不可詳者敬遵

純廟分注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木末之論為小腆紀年焉

臣竊曰紀年一書紀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莊烈帝何原

其始也斷自順治元年春正月何

聖

人御宇日月維新朝甫須臾晦朔何數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例也帝后之殉國闕獻之殘暴文武臣工之死殺從逆明史既詳之茲復縷敘何明史之為書也本明史官之書而筆削之陵谷變遷之事館閣未及著錄翰軒及於稗官時地舛誤忠佞混淆謬戾紛紜不可勝數此固全書之憾而予小臣之所滋懼也因而附著之修史職也古有之乎春秋始於隱之立而左氏原於惠之薨猶此志也

庚寅朔明帝視朝文武朝班亂

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東武臣寓東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視朝早立班者止錦衣衛一人奏羣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令鳴鐘勿歇門勿閉久之無至者乃論謁太廟

後受朝呼駕參輿則馬無一備乃馳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入端門將登輦司禮又以外馬不馴奏止之乃諭受朝後拜廟再登座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不敢過中門文官入武班由螭頭下蹲而入東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朝罷召對閣臣揖賜茶閣臣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恃皇上內帑耳明帝默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淚下

徐薊曰往者癸未之歲會謨朝班矣改曰明季北畧引新史癸未年春正月之朝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周延儒武班止一殿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論閣門而列者仍參參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未名者與殿門少五六勉成禮焉延儒上揭云政本忘強以致廷臣投說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說給引某胡未期年而再矢子亡氏談往亦載兩失朝事與北畧同

國氣象於斯見矣顛倒未明聖壺失掌錯立無禁司士失官書曰亂深譏之也

大風靈明風陽地震

是日大風靈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明帝以風變禱於乩仙有官貪吏要錢休想太平年之語先是內殿多鼠與人相觸而不畏元旦後鼠忽屏迹乾清宮後廡陳設寶玉重器忽自移其處守者伺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溫焉

徐薊曰先書朝班亂而後書風靈何史家之法以人事為主也洪範曰曰蒙恆風若

閩賊僭稱王於西安

閩賊李自成者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也父守忠隸行太僕為養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金氏而無子禱於華山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為黃來兒改曰傳信錄曰初李士調赴甯夏軍士又死遂流寓其地與數少年通時提督往來軍士民家需衣物或男女有欲私者為之牽合焉及閩僭號人或為母言其生辰及里居小字相別歲月並符語頗聞於節度使陳之龍遂密疏其事改館陰曆之而所為數少年者居然享嫖毒之奉數日聞不按驗章亦不下至今甯夏人傳為永昌皇太后云蕭按諸書皆云自成母死且云禱於華山而生時萬曆三十五年丙午自成母當是二十許人又二十三年而自成始作賊又十五年而自成始僭號自成母當是六十老嫗亦不應有嫖毒之事此或傳聞之謬惡自成者樂而道之耳六歲記憶踰常兒願跳踰不可禁長名鴻基與兄鴻名之子名過者借就塾不讀書嗜拳勇與同里劉國龍偕飲郊外詣關廟

角力鐵爐七十三筋自成隻手舉之繞殿三市過與國龍不能也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即改名自成號鴻基焉三人數聚飲守忠責之自成私走延安從教師羅君彥學刀槊大喜以書招過與國龍同往守忠見書觀之還延羅於家使三人師之守忠既死自成益傲濫盡亡其父貲貸於邑之艾氏艾著姓有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扶之自成數犯法米脂令晏子賓者械而游於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與李過亡命甘州 汝曰艾同知蓋君祿事北畧所言與該處紀畧小異金兒與里根蓋虎兒姦適自成歸殺金兒蓋虎兒逸者縣艾同知某以捉姦須雙止殺妻於律不合苦二十下獄自

小腆紀年

成賄其門子丁姓二百金得擬徒自成以受金控憲語危之丁懼白於艾艾出謀覆勤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走甘肅甲申傳信錄載艾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徵兵勤王自成投為隊長兵隸參將王國麾下國奉調過金縣兵諱自成縛縣令索餉並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祥糾餓民王異為亂號闖王 汝曰自成從高迎祥事北畧與紀畧畧總兵楊學基麾下甘肅東有盜警自成欲結習馬為爪牙請往捕有高如岳者與自成賊良人勇志激乃結為兄弟而別以他級報功陞把總賊兵械至其以參將王國為先鋒自成與大同左衛人劉良恭不服利殺之間高有眾八百率所部往高如岳諸書皆作高迎祥疑如岳是迎祥初名猶自成初號鴻基也計六守日是一是二存實以俟 自成於高為甥舅往從之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關將汝曰李自成初起事傳說不一甲申傳信錄云自成家將頗饒世有里役農商時自成以里役稅錢與里役者乘務偵以偵不給官司者之其里役同知又通其偵莫償遂為寇劫人於秦晉之間說其應壯而奔賊黃庭變

遂崇崇禎改元戊申正旦大雪自成與眾飲山中眾有羨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賄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帝可知也時自成齒長皆躍然曰願哥為之自成曰試卜之還舉問天因以箭插雪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其雪適與矢齊遂自負焉爾按谷應泰紀事本末謂自成家貧為驛書與傳信錄里役通稅稱債之說相近當不妄惟艾同知事北畧以為勸獄激變而傳信錄殺冠紀畧以為同里逼債事雖不一然艾同知為激變首禍人無疑也又北畧補遺云云 掠邢氏為妻與高麾下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劫掠郡縣朝議將推督下勦眾懼謀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遂分掠於河州金縣甘州之間官兵迫之洮河自成棄其眾率七騎涉流而渡岸上兵見黑雲如龍自成既渡河不之覺先後寇郎陽破竹山竹谿房縣走紫陽入漢中七年甲戌陝督陳奇瑜

圍自成於車箱峽初自成在羣賊中不甚著既縱橫楚豫問乃與過結願君恩高傑等自為一軍過傑善戰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峻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巔頽大石擊賊又投以火飛走路絕會大雨兩月馬乏芻死者過半君恩謀曰吾輩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羣帥偽降而狡焉以遁也因賄奇瑜左右以請奇瑜受之自成既出險即殺

監視官先後攻陷麟遊永壽靈臺崇信白水涇州扶風七州縣知涇州事湘陰婁鏐死之 汝曰本沅 禮於隴州洪承疇撤左光先 汝曰明史按左光先乃浙之巡按御史降賊總兵自是祖光先四王合傳燕都日記俱作祖不作左可證也明末武臣祖姓為多祖大壽祖大弼祖寬祖克勇光先或其族左祖音近 赴援與人龍合擊光先名詞或以此致傳聞之誤耳俟攷

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陳州靈寶盧氏與
 汜水賊合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漆水間時朝命洪承
 疇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并力擊賊入年正月老狗獨闖王
 革里眼左金王攻日左金王亦作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
 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十三家七十二營
 大會於榮陽議敵官軍未決時自成猶為闖將進曰匹夫
 可奮臂況十萬眾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甯鐵騎至
 無能為也計惟分兵隨所向立效利鈍聽之天眾曰善乃
 圖定革里眼左金王南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西迎陝
 軍曹操過天星扼河上自成從闖獻畧東方老狗獨九條
 龍為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為迎陝軍後繼破城下邑
 金帛子女惟均眾如自成言殺牛馬祭天飲餉自成既與
 諸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按北畧殺冠紀畧云時年正月文秉烈皇小議云二月
 方元夕則正月無疑 羣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
 陵小閣善鼓吹者不得自成怒遂與迎祥去獻忠西趨歸
 德陝督洪承疇會諸將於信陽自成與羣賊懼復入陝總
 兵曹文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先後敗沒羣賊大掠洪承
 疇力禦之涇陽三原間羣賊不得過乃由他道轉突朱陽
 關東出而自成與迎祥獨留陝西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
 自成畧富平固州以東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
 旋為官軍所敗遁歸涇陽賊將高傑通於自成妻邢氏懼
 誅挾之降於總兵賀人龍按日本殺冠紀畧又資治通鑑

較追賊至醴泉賊將高傑降自成則云七年八月二十四
 日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初傑與自成同夥有號勇名
 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貌美變之將出掠留重家口
 於老營令傑護內營邢氏使婢遺深嘉言及白綾脫送與
 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於賀人龍賊
 紀畧溫睿臨南疆譯史高傑傳亦云自成寇龍州將賀
 人龍來救自成令傑遺書約其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城
 圍兩月不下自成疑之遣別將代之令歸守營自成後妻
 邢越武多智掌軍資每曰支糧仗傑輒過邢氏分符驗
 邢偉其貌與之逼懼誅借降隸人龍麾下是傑降於賀人
 龍非降於曹變蛟明矣但自成於七年八月寇龍州又兩
 月不下遣將代傑始通邢懼事泄歸降則在七年八月
 間無傑降之理疑傑降在崇禎八年也烈皇小議亦云七
 年八月降賊疑按綏寇紀畧云八月二十四日賊將高
 傑降而自成也又云八月二十四日賊將高傑降自成
 傑不得志於自成竊其妻邢氏以降明白確鑿之甚自成
 又屢為洪承疇所敗於乾州陣失其弟某詭乞撫於監軍
 道劉三顧三顧弗受給執真甯知縣王家承左光先擊之
 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自成乃與迎祥先後出朱
 陽關與獻忠合陷閿鄉陝州攻洛陽自成尋走偃師鞏縣
 畧魯山葉縣陷光州總理盧象昇敗之於確山乃合迎祥
 獻忠諸賊東走十二月圍廬州知府吳太朴知合肥縣熊
 文舉堅守不得下凡六日圍解連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
 賊以數萬騎仰攻夜半怪風作城上火盡滅守陣者不能
 立賊乘以入知州黎宏業在籍御史馬如蛟及其弟運判
 如虬諸生如虹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皆死之賊黨混
 天王掠一美婦伯觴賊醉寢婦自縊褫其衣而投之坑內
 又有甘氏者以巴豆湯斃一賊而逃賊自和州趨江浦都
 司汪之斌徐元亨戰敗遂圍江浦應天巡撫遊擊蔣若
 來助知縣李維樾繕守賊登若來將諸城上又縋而下與

之角矢著其頰裏創還戰賊退復來更與六合守備陳于王同扞蔽得無陷九年丙子正月合諸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知州劉大鞏太僕寺卿李覺斯督衆固守火礮交發燔其雲梯賊死無算賊乃掠婦女裸而淫之已而斷其頭環向堞植附倒埋露其私以厭礮礮迸裂或暗不鳴覺斯命取民間陶踰外嚮以厭勝之賊復大創怒攻益急盧象昇在西沙河聞警遣祖寬羅岱祖克勇疾馳救之賊分騎來戰口出至晡賊始北官兵自五里橋逐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藉水爲不流象昇亦引兵從定遠至援枹大呼直前搏賊賊復大敗北走鳳陽潛撫朱大典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陷懷遠掠靈璧亳州知州葉景先守備查應才敗

小腆紀年

卷一

八

之於盧家廟折入歸德總兵祖大樂敗之穀熟集二十七日走汴梁總兵陳永福從歸德馳百四十里及之朱仙鎮天大風賊不虞官軍過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官軍誤以爲闖王也二月賊攻密縣不利又敗於登封郟城鎮走石陽故總兵湯九州孤軍深入敗歿賊遂分兵走裕州象昇追之祖寬祖大樂羅岱等大戰於七頂山殲自成精銳幾盡乃復與迎祥分兵入陝西迎祥由郿襄趨興安漢中自成踞南山踰商維走延綏敗總兵俞冲霄於羅家山勢復振五月圍綏德州六月犯朝邑七月陝撫孫傳庭擊高迎祥於蓋屋破擒之迎祥誅賊衆推自成爲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鬪別爲一軍非迎祥死而暴領其衆也是

月也自成犯階微八月匿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龍犯鳳翔於渭河窺渡十年丁丑正月犯涇陽三原爲孫傳庭曹變蛟所敗自成偕過天星奔秦州十月初三日破甯羌州甯羌州北爲陽平關西北爲七盤關與百年關並時而近烏道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陝蜀之隘也自成既與羣賊破甯羌乃分軍爲三山黃壩攻七盤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總兵侯良柱歿於陣賊結十七營於廣元烏龍山下分兵守二郎關破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破劍州知州徐尙卿吏目李英俊死之破梓潼分兵破江油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潰温江縣丞簿縱囚而逃焚彭縣掠

小腆紀年

卷一

九

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趙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之其由江油入者直犯成都巡撫王維章不能禦洪承疇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尋竄入岷州十一年戊寅正月官兵破之於梓潼自成走白水六月由陽平復謀犯蜀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自成東遁洪承疇令曹變蛟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竄商山山中謀者或云自成死矣十二年夏張獻忠叛於穀房自成乃招其徒復大集陝督鄭崇儉發兵圍之而令口圍師必缺空武關一道俾之逸而伏於商維即均可一鼓擒也自成遂以其間奔楚依張獻忠獻忠謀殺之復遁潛伏陝右不出者幾二

年庚辰九月督師楊嗣昌圍之魚復山中致口北畧云戊戌才九股在房山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已卯自成自川潛入豫取洛陽一云戊寅自成寇襄陽於左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冑走均州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不成不應去之即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計六奇口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為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鋪者從後偽封侯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致口張鋪傳信錄作張鼎自成知宗敏亦有反正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於神吉即從我不則殺我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亦有殺妻子願從者

小原紀年

卷一

十一

自成乃燒屯攜輕騎問道而奔河南河南早斛穀萬錢人心蠹動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逆案尙書李精白子也士大夫羞與齒信以為憾因亂請之督府捍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嘗出家粟千石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擄信去強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其為內應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改名巖偽署制將軍致口李巖下則云頻年餓邑令宋某惟科不息巖進自暫休徵比設法賑給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譁於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巖焚掠宋出禁巖飢民擊門令開李公子為宋急邀巖議巖曰免改巖謂富室出米減價官羅宋從之衆口吾姑去無米再至宋懼謂巖發粟市思以致眾城中李公子乎發宋劫巖出獄北畧補遺謂李巖勸令停徵乃

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按是時自成方為官軍所迫西奔竄李巖無從歸之歸自成當在十三年冬十四年春是時自成復振於河南也距勸令停徵已六年則下獄叛降之事不為此事甚明蓋以李巖會出粟賑飢為民所德破獄出巖亦民出之故直以為由捐賑下獄耳其因說實捐賑在前紅娘子事在後資治三編之言近實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物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遣其黨偽為商賈傳言闔王仁義之師又造謠辭有闔王來時不納糧之語時頻年饑旱官府嚴刑厚斂一聞言人心思亂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致口三編云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谷應泰紀事本末又云有罪當戍邊北畧以為貢生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其事本末則云自成以與其邑醫尙綱善綱為自成所親幸其女為妻存以俟攷與其邑醫尙綱善綱為自成所親幸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其辨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厥者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唾詈之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認見於牙門自成大喜偽署宏文館學士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亦河南人善奇門遁甲獻圖識於自成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拜為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十二月破宜陽殺知縣唐啓泰移軍永甯殺知縣武大烈戕萬安王采鏗兵大振連陷偃師知縣唐日泰罵賊死河南總兵王紹禹者性貪斷軍士練穀以自肥福王常洵擁厚貲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既王出三千金犒士紹禹復以入已彙兵益怒乘夜招自成十四年辛巳正月壬寅自成圍河南府

小原紀年

卷一

十一

紹禹兵有呼於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執守道王允昌北畧作王允昌揮刀殺守陣人賊緣堞而上城遂陷殺士民數十萬發藩邸巨室錢米以賑饑民執福王並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呼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賊殺維祺福王跌坐於地賊逼之閉目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王體肥重三百筋賊菹而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妃鄒氏世子由崧脫身走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世子繼妃李氏皆白絕同時遇害者維祺而下有司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典史某攻曰北畧云惟一典史下屈見殺今據補冗官武職共九人王邸執事則劉顯典錢福李彰雲焦如星張鳴皋杜一經等四十七人內官崔升甫十三歲抱王不去亦死紳士則知縣劉芳奕韓

小腆紀年 卷一 三

金聲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荀良翰等多死自成乃以掾吏邵時昌為偽總理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次第投偽官月給銀八十兩取賑金之餘付之俾募兵守二月移軍攻開封周王恭枋出帑金五萬兩犒士與巡按御史高名衡推官黃澍知縣王燮同設城守賊穴城守者投以火賊焚死屍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解圍去過密縣怒而屠之登封望風潰七月羅汝才棄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自成合時自成有眾五十萬得汝才軍益熾合兵陷葉縣守將劉國能與其妻自殺有子方八歲自成抱置膝上欲收養之兒不從以小刀自刎死國能故賊將來降者也八月張獻忠為左良玉所敗走依自成自成欲殺

之羅汝才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給以五百騎使逸去九月自成敗陝督傅宗龍保督楊文岳兵於新蔡文岳奔項城自成執宗龍使誘項城不從殺之遂屠項城十月圍左良玉於鄜城陷襄城襄城貢生李永祺迎陝督汪喬年軍拒守初喬年之撫秦也被命發自成祖父家米脂令邊大受者河間府靜海縣人健令也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大受謂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鐵燈檠燐火墳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蹟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塚塚旁纍纍十六冢中一冢發之有螻蛄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斲其棺骨青黑

小腆紀年 卷一 三

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吞咋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臚骨並蛇腊之以聞自成為之嚙指恨既聞喬年出關憤踊曰此發我祖冢者耶圖之勿失解鄜城之圍來迎戰喬年一軍盡覆斂殘卒保襄城城潰與副將李萬慶死之萬慶故賊將射塌天也自成剗別諸生百九十八人承祿匿免屠其族自成既再破陝督兵乘勝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戰死參將艾毓初知府邱懋素知縣姚運熙不屈死鄧州知州劉振世鎮平知縣鍾其碩內鄉知縣龔新舞陽知縣潘宏通許知縣費令謀先後不屈死十二月連陷南州許州長

葛鄴陵遂陷禹州殺徽王其再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自成中左目幾死殪其黨上天龍等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礮轟責一甲立取一磚取磚已穿穴初僅容一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繩繫之穿畢萬人曳繩一呼而柱折城崩矣高名衡與陳永福於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以毒穢灌之多死自成乃即城壞處用火攻法寶藥囊中火然藥發名曰放逆十五年壬午正月十三日癸未城之圯者二十七處自成用放逆法攻之鐵騎數千馳譟俟城頽即擁入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之穴城也土石積如邱陵已而火作內土堅外土浮內未及穿

小庚紀年

卷一

五

火外擊瓦土漲於天數千騎殲焉自成駭而去陷西華屠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耀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皆罵賊死睢州太康歸德甯陵考城數十郡縣悉殘燬紳士通政使李夢宸宣大巡撫張繼世各於其地嬰城死商邱知縣梁以樟者與邑舉人徐作霖吳伯裔伯允集鄉勇守禦攻圍七日夜知府某與賊通賊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允死賊刃以樟仆地妻張氏與媵婢三十六人登樓自焚死僕人王政負其幼子變以逃以樟尋甦遁於淮南攷曰按南北界鈔撮而成未經校正且知魯係活字板訛舛尤多今從經寇紀畧山縣楊呈秀知縣李貞佐汝州從事顧王家知寶豐縣張人龍皆死而貞佐並母裔氏妻某氏皆殉為尤烈三

月自成復圍開封以前之力攻而挫也乃下令圍而不攻持久以示必克詔起孫傳庭為總督釋故尙書侯恂於獄命督師詔左良玉援開封良玉至朱仙鎮大敗走襄陽虎大威楊德政劉澤清之眾先後奔潰河北軍望而自沮封樵蘇斷絕人相食羅汝才眾亦飢謀徙去自成分魚之約破城以東城所掠屬汝才乃留不去初開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豔之前後三攻死傷無算積憤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洪波會城中有計決河灌賊者為自成所覺官軍方鑿朱家寨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膠艘驅所掠民夫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

小庚紀年

卷一

五

隨堤漂沒賊營亦沈萬人河流衝城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人皆溺死周王率宮眷及甯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露棲西城上撫按以下皆從之侯恂與監軍御史王燮擁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園坊攷曰柳園守汴日誌作柳園士民從而免者不及二萬人舉人張名表及其子允售允準負其家神主詩文稿與門人登筏人眾筏沈皆溺死先是有褚生者狂易言多奇中忽別所知自沈於河挽之不止笑曰明年今日人盡如我至是竟驗云開封既沒自成乃拔營西南去時老回回馬守應華里眼賀一龍左金玉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世王蘭蕤成皆附於自成號華左五營攷曰一作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左金玉蘭蕤成皆附於自成號華左十月孫

傳庭兵至南陽自成合羣盜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某為先鋒左勦蕭懷鼎為後距高魯破自成於冢頭追奔六十餘里汝才來救左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當傳庭出軍時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為食是以甚敗河南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圍汝甯保督楊文岳督眾固守城上矢石如雨而賊攻不休副將馮某趙某參將王某皆戰死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自成語之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為耶文岳曰死耳復何言與僉事王世琮罵賊同遇害世琮嘗與賊戰矢貫耳而不動人號為王鐵耳者也通判朱國寶知縣文師頤俱死自成是時雖殘破河南然

小腆紀年

卷十

末

無所得乃謀取襄陽為根本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妃嬪以行左良玉屯襄陽不戢其軍士民牛酒迎賊十二月賊趨白馬渡良玉扼之江水淺處賊死數千而渡如故良王大駭拔營南行襄陽遂陷知棗陽縣郭裕知宜城縣陳美知穀城縣周建中知光化縣萬敬宗皆不屈死賊再破彝陵荆門偏沅巡撫陳睿謨奉惠王常潤走湘潭十八日荆州陷湘陰王儼鈞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為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十六年癸未正月二日陷承天府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不屈死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自成通請欽天監博士楊承裕自謂有異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

獻王梓宮偽將王克生偽知州張聯奎董其役大聲起山谷聯奎震死失克生所在懼而止聯奎宜城諸生妻何氏嘗以拒賊死者也自成遣兵陷潛江京山諸縣乙巳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屠黃陂戊申陷京陵別將陷德安自成既徵黃州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風靡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及諸將退屯漢口自成逼漢陽左良玉亦避而東下南都大震二月湘廣土寇導自成陷常德常德積粟支十年陳睿謨聞賊而逃城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陷雲貴路梗矣時羣賊受自成約束自成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尋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眾曰標營領百隊左右前後四營

小腆紀年

卷十

七

各領兵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百或五十有差共兵二百三十餘隊及曰云自成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此傳寫之謬也按傳信錄共兵二百三十餘隊標營一百隊左右前後四營一百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一百或五十有差總計馬步兵六萬馬騾二萬以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營將各制一坐蠹標營白旗雜色號帶為別而蠹皆用黑左白右紅前黑後黃蠹各隨其色惟自成白鬚大蠹銀浮屠上無雉翎狀如覆釜自成每臨陣領兵前向五營以序直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微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禁行囊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劔掌械

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合處
室廬寢與一單布幕製綿甲綑縱至百層輕厚矢礮不能
入一兵倖馬三匹冬則掠茵褥藉其蹠曰恐惡寒也剖人
腹為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日
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岡絕坂騰
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黃河阻轡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
馬背或抱鼠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壅閣水為不行下流
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
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
者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束
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者殺十之三二日十之七三日

小唐紀年

卷一

六

屠殺人束諸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
防縋城者馬兵徼於外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
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矣諸營校所獲馬騾
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為下自成不好
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絛綺
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
老傭多嗜好不足數也汝才有眾數十萬倚山西舉人吉
珪為謀主致曰山西孝廉吉珪北畧作山東人元珪傳信
錄又云王珪山左人未知孰是疑此輩多半
假名姓故傳聞不一也自成兵長於攻汝才兵強於戰兩人相須如
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自成取十之六汝才十之四
其下稍為自成部所侵屢以駕駘易其善馬滋不平汝才

恃舊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宛葉克
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汝才不為下問置酒譙語挑之
曰吾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關中割土以分王
汝才粗疎時又醉張目答曰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專
土為自成意色大忤賀一龍馬守應既歸自成於開封而
一龍守應惡相屬請自為一軍頗與汝才善自成疑之其
下荆襄也令守應守彝陵規取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黃
州一龍至黃陂前阻水僅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
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銜之不逮發吉珪謂汝才曰某
觀李帥非容人者今羣雄皆俯首所頡頏者我與華左耳
將軍何不早為計汝才始憮然弗為備汝才攻鄖陽久

小唐紀年

卷一

六

不下多死所部怨自成汝才亦以顯陵之異疑天命未改
潛謀歸順有黃州陳生者客襄陽以才智為自成所識又
因吉珪以交於汝才知其間念二賊相圖可並滅也說自
成曰汝才必為變自成不應過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
易善馬盍以字烙之令識別自為羣耶汝才曰善生其為
我行之陳生故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為一羣
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為號矣自成偵之而
信盛為具請羅賀汝才辭以疾一龍至宴笑甚權五鼓已
就縛羅兵擒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騎入汝才營託言事徑
造帳中汝才方櫛髮即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
令誅之一軍大譟致曰計六奇日他書載三月十四日甲
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畧與編年則載四

月內謂自成三月初十殺華左明日復殺汝才思未必如此之速也肅謂計說非也自成既殺華左則嫌隙既開殺汝才勢不容緩豈得遂至四月乎傳信錄云三月初七日聞設酒以邀曹華曹疑不來華至為聞所縛初八日五鼓聞率二十騎入曹營即帳中斬之其步兵俱入各為將是亦以殺二人為連日事也惟初七初八與初十一日稍不同耳曹謂曹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斃曰趙應元俾慰誘其眾汝才之將曰楊承恩甥曰王龍以其兵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傳庭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廬從左良玉又有驍將楊承祖者率眾投鄖陽守臣徐起元鄖陽賴焉其中軍楊山旗鼓朱養民他將王可懷郝有法及汝才之叔戴恩皆懼伏側目思報亦未能以定自成見吉珪勞勉後因事殺之陳生者其謀亦為自成所覺見殺自成徐按汝才軍簿即舊將分隸之參之以親信於

小腆紀年 卷一

辛

是兩軍皆屬焉馬守應在澧聞變調其兵回襄不從自成襲而殺之又小袁營袁時中者嘗以二十萬眾投自成至是亦為自成所滅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所至焚蕩屠夷既連陷荆襄鄢郢席捲河南有眾百萬始有據城邑擅名號之思乃撰九問九勸辭號召羣盜易郡縣名號設偽官職一品權將軍攷曰北畧謂自成自稱信義大元帥為一品權將軍二品傳信錄云一品權將軍二品副權將軍按傳信錄是也自成既欲擅名號必不肯自居臣下之名矣三品副權將軍三品制將軍四品果毅五品威武皆將軍六品都尉七品掌旗八品部總九品哨總自成諸子錦及妻弟高必正皆居帳中親信李巖為中營制將軍與其弟牟頗檢束其下勿縱掠田見秀為人寬厚以權將軍提督

諸營事賊所過多見全宥見秀力也劉宗敏嗜殺狡悍善戰賊倚之亦為權將軍亞焉賀錦歸自蕪黃一見輸誠自成以為識所從又甚得羅賀兩營之心拔為制將軍在諸將之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勳自成養子也又威武將軍黨守素副之攷曰傳信錄作帥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又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攷曰北畧作繼忠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攷曰北畧作汝義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左營右威武將軍劉汝魁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前營制將軍袁宗第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

小腆紀年 卷一

辛

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即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儔此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裨從攷曰北畧載自成初破河南稱關王設偽官未獻策路戎馬人元帥劉宗敏權將軍馮岳殺將軍谷大成鈞將軍李巖制將軍苗人鳳左先鋒祖有光右先鋒管撫民前軍先鋒朱浦慶隊大將軍李承元征西將軍李平討北將軍陳民鎮東將軍張霖圖南將軍戈寶正監軍王年左監軍王賈右監軍柏止善果將軍于濟清龍護將軍張澤鈞各將軍額水龍額將軍吳風典過將軍趙禮右擊將軍康協將軍苗定九等肅按自成由秦入豫之時牛宋甫歸羣盜亦未受其約束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襄陽賦之未遑及此疑傳聞之為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襄陽賦之腹心根本也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為久成制襄陽之上游設通達衛用任光榮為

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襄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衛
左右威武將軍蘭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
禮水師六百人共爲守守荊門州者都尉葉雲林本郊縣
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有彝陵爲之蔽也馬守應與賊
相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六千人守潯州
承天特置揚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而獻陵爲官
軍所必爭卽左營都尉馬世泰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
應龍守漢川防左良王之汭流西上也汝甯衛威武將軍
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守禹
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旣磐牙屯據乃改襄陽爲襄京修
故襄王宮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卽眞牛金星不可而止自

成外雖寢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置上
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於要地設防禦
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卽爲信僭改崇王爲襄陽
伯邵陵王在城爲襄陽伯保甯王某爲宣城伯肅甯王術
授爲順義伯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
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
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
政府侍郎米脂李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巖忠工政府
侍郎西安姚錫胤郎中從事姓名之可考者二十餘人惟
吏政府顧君思爲自成所親信邱之陶者禮部侍郎邱瑜
之次子也宜滅陷之陶爲自成所得詐降焉亦署兵政從

事其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各率其屬其府守有承有理
刑州有判縣有簿喻上猷薦荊州紳士僞檄下江陵舉人
陳萬策自經死李開先觸階死五月自成僞號新順王與
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請先
據留都斷漕運顧君思曰否否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
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
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
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之遂
造鐵鉤釘爲越踰山險之用六月又造舟艦於京襄時朝
命擒斬自成賞萬金爵通侯進孫傳庭兵部尙書總制勦
賊軍務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陝也造火車募壯士將俟

小庚紀年

卷一

三

賊餓而擊之朝議謂其玩寇糜餉傳庭不得已乃督師出
關九月八日次汝州僞都尉李養純迎降謀知賊老營在
唐縣精銳屯襄陽撤陝縣僞將吏歸屯寶豐爲犄角勢傳
庭乃別遣游擊折會修間道搗唐縣而自以大軍攻寶豐
白廣恩高傑盧興福敗其援兵十二日夜克寶豐誅僞州
牧陳可新僞州判姜渭僞縣令周英僞主簿劉溥僞將蔣
山李大存孫月等十四日次邠縣自成率萬騎迎戰前鋒
陷陣擒僞果毅將軍謝君友砍自成坐纛幾獲之而我兵
之搗唐縣者亦於十二日夜半破其城殺賊家口賊營痛
哭軍聲大振會大雨糧竭不得已分軍迎糧賊乘之我軍
還戰賊陣五重餓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

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遇驍騎之死
鬪者而卻火車奔騎兵亦奔賊鐵騎四面蹙之步賊手白
楛遮擊中者首與兜蒸俱碎遂大敗自成空壁追一日夜
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
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關氣沮不復振初自成之出襄陽
也以邱之陶甓留務之陶欲以奇計誤賊蠟書遺傳庭曰
督師與之戰吾詭云左兵至以搖賊心彼返顧則隨其後
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書為自成邏者所得
傳庭恃有內援故連營深入之陶果舉火報左兵至自成
驗得其詐之陶支解死十月壬戌自成姪一隻虎李過陷
閔鄉獲督師大纛丙寅以纛給守關者乘間突入關高傑

小腆紀年 卷一 辛酉

奔延安白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傳庭
與監軍喬元柱戰歿放日傳信錄云潼關陷孫傳庭從開
麻僧二百餘即日據之西去撫臣馮師孔不知所之向傳
殉難者諺燕按馮師孔事不可知而孫傳庭之陣亡明史
本傳謂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屍竟不可得吳偉業雁門尚
書行序亦云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
屍諸野史或云歿於潼關或云歿於渭南無西去之說此
當日軍中詭言即明史所云或言傳庭未死者也宜辨正
又監軍喬元柱明史孫傳庭傳山西通志作喬遠高亦按
吳偉業序尤侗咏明史樂府自註總作元柱二公當不謬
指揮李某盛某張某死之連陷華陰渭南商州臨潼渭南
知縣楊暄商雒道黃世清死之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降
巡撫馮師孔戰死按察使黃綱放日烈皇小賦作黃綱三
朝野紀又作王綱前說
知府簡仁瑞長安知縣吳從義放日烈皇小賦作黃綱三
朝野紀又作王綱前說御史王道純放日烈皇小賦作黃綱三
朝野紀又作王綱前說無源溥及其

從兄宣府巡撫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磁川兵備祝萬齡
山東僉事王徵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不屈死掠鄰延知
蒲城朱一統死之中部知縣朱新堞闔家死放日烈皇小賦作黃綱三
朝野紀又作王綱前說
署一刻莘堞野乘又刻朱新堞事同而名各異甲申五月
二十日監軍霍達報秦中殉難諸臣有朱新堞妻妾近是
又文秉曰按令為朱新堞乃晉宗不知諸本何以皆作華
堞堞為楚宗時為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非台也人
習知其名而檄書之耳按計文一未配妾亦投縶焉自成
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永壽王誼保制將軍秦世子妃劉
氏請死自成遣歸母家以秦王殿為官增舊殿為九間改
西安府為長安日西京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以巡撫署
為吏政府都司為兵政府按察司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
為工政府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

小腆紀年 卷一 壬戌

安城濠塹樓倍於前命楊永裕閱兵於渭橋開馳道每
三日親赴教場校射身衣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百姓望
見黃龍騰伏地呼萬歲令民不得穿箭衣以別軍民以明
年正月始糧一石出草六千勛民自輸送命偽官試州縣
生員一等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名數以州縣大
小為差遣李過田見秀等分道追諸將高傑絕蒲津以守
白廣恩以固原降自成挈其手共飲極歡左光先聞之亦
降陳永福保山巔不敢下自成遣廣恩招之永福曰汴城
之役親集矢於王之目懼無以全腰領自成曰各盡其事
何害折箭誓之亦降自成命田斌守西安自往延安大會
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詣米脂祭墓墓向為官軍所

發自成築土封之訪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以三百騎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回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成初入關自以為故鄉所過邨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束丁男以為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又以衣冠必不附已諸舊臣故家徵而閉之空舍榜掠索餉責渭南南氏餉百六十萬禮部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居業業之從兄工部尚書居益皆炮烙死秦人大失望小吏邱從周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小民踈王府稱尊而所為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醜鬼趣提去不以介意也陝士大夫如惠世揚者耆耆人望亦受偽官最甚者張國紳覬

小腆紀年

卷一

辛未

作賊相首倡僭號又誘太僕少卿文翔鳳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為必見幸自成顧重翔鳳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仇儷而行媚我耶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攻日本緩寇紀畧蕭拔歸之似鄧事云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為寇盜所知淪於關道於秦流離於幽冀嘗賦秋思一絕云兼葭一望碧連山蓼葦輕風拂翠鬢秋色亦知亡國恨卻教落葉盡成斑據此是鄧自聞歸之後又瑣尾流離他鄉者蓋時方大亂雖幸脫虎口終難時賊兵所至風靡惟榆林不下兵備副使都任原任總兵尤世威世祿李昌齡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榆林世將王世國世臣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郎中王家祿等瀝血誓師分門拒守自成遣辨士舒君睿說之齎五萬金犒城中手書曉譬禍福城中不為動代銳騎開門

延賊賊入掩殺之再戰再破之強弩射賊死屍山積乃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遂陷諸將不屈死闔城婦女自盡無一降者攻日榆林死難者不可勝書詳載田有榆林城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被現任游擊曹德忠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燧皆不屈榆林為天下勁兵處地臨河套既失守遂搗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遂陷慶陽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居聖在籍太常少卿麻禧死之自成執韓王稟塔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尋還西安十二月庚辰遣兵陷平陽破平陽事北畧或云癸未十二月或云甲申正月初八日傳信錄則云癸未十二月二十日烈皇小識又云甲申二月疑平陽之破在癸未十二月甲申正月始聞報故傳言不一也北畧云正月二十八日聞平陽之陷都人大震是

小腆紀年

卷一

辛未

前此無確信也或云殺宗室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徇西北平陽再陷理或然也莊浪涼州二衛降之遂圍甘州乘夜雪陷之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燠副將郭天吉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紳士羅俊傑趙宦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郡縣望風降惟西甯衛堅守不下自成遣辛思忠攻破之遂令守進兵掠青海黨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甯節度使攻日緩原註以故監軍僉事於是秦地悉歿於賊焉明年為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自成乃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歷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拜牛金星為天祐殿大學士董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尙

拜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金郊為吏政尚書
放日北畧傳信錄云金郊陝西平陸之祺為戶
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回籍平湖陸之祺為戶
政尚書放日北畧傳信錄云陝西平陸人萬真宿
鞏焞為禮政尚書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督學參政降賊
歸安張璘然為兵政尚書放日北畧傳信錄云陝西平陸人
中偽戶政尚少堂又云甲申九月十六日浙撫任天戈劫
張璘然為賊親任俱不云何時降賊傳信錄則云癸未十
二月二十日平陽知府張璘然先降其言近實又載紀
畧原註云有渭南舉人王命講者亦為自成兵政尚書北
畧烈皇小識傳信錄並云吏政宋金郊戶政楊建烈禮政
工政李振聲與綏寇紀畧小異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
帥給珠琲環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
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斬侯谷

小腆紀年 卷一 手木

英毫侯李錦放日北畧紀畧原註李錦磁侯劉芳亮侯
張鼎一曰義侯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昌岳侯某者失其
名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
世耀桃源伯白廣恩鄧陵伯劉某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
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
制有一馬僂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
妾縊以從無別配按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楊
王休為都肄放日北畧傳信錄俱云王休北直隸山人
崇禎庚午舉人官陝西潼關兵備首降賊出
橫門以至渭橋職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鋪大
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錢當五錢平物價設科目試士甯
紹先充考官用定期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為第一

草偽檄宏文學士李化麟放日北畧傳信錄李化麟乃
云次 臺諫宋衛等頌功德張形勢以指斥乘輿脇汴州郡
為長驅逼京師之計焉

臣竊曰予觀自成驅馭羣盜橫行海內雖曰凶暴蓋亦有
過人之才焉天豈欲假此賊為斧斤使斲喪明室而佑啓
人耶不然何車箱峽之困魚復山之危瀕於死而得脫也李
歲牛金星宋獻策者狙詐之才爪牙可用方之近代蓋亦
張元李昊之流乃使作賊石勒能用張賓下第黃巢力亡
唐室魯朱家之言豈無謂欺闖賊不名何書盜之義也曰
僭稱王何別於稱帝之辭也
壬寅放日事以日紀本之明史參以諸書要歸有據其有不
日者或歧開闢疑或瑣事從畧此其凡例後不更詳也

小腆紀年 卷一 手木

明帝召見左中允李明睿
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召
對德政殿明睿疏請親征言成祖出漠北世宗承天上
宜先幸山東駐蹕藩邸即鳳陽為行在麾召齊豫之師二
路夾進則西征可以破賊此中興良策也又屏左右陳賊
信頗惡惟南遷可緩目前之急明帝曰此事未可易言因
以手指天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憂明
帝曰此事我久欲行外邊不從奈何爾宜密洩則罪汝還
宮賜宴文昭閣
徐鼎曰召見何特起之辭也明睿起自田間召對賜宴思
遇隆矣所陳止此豈所云宏濟艱難者耶謂事無可為則

箕山潁水自在也

癸巳明工科會應遴請令紳富捐賑

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倘平日少取之民有事發以稿士未必至此紳富捐賑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徐肅曰捐賑者謀國之最下策也然是時士大夫燕雀處堂坐擁金穴國亡家破頂踵俱糜可噉亦可憫也應遴之言亦彼昏不知者之藥石歟

明兵部尚書馮元颯罷以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小腆紀年 卷一

手

縉彥河南新鄉人以進士歷清澗三原知縣行取主事戊寅三月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失勢在止長技在分而窮技在合乘時在秋夏而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牽制我

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在場圍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攻城破堡不能得食官軍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為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眾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明帝是之尋以召試改翰林院編修給事中沈迅薦其知兵改兵科都給事中縉彥疑尚書楊嗣昌嗾迅使之去翰林疏劾嗣昌又議五案大法

小腆紀年 卷一

手

疏為時所稱會馮元颯見賊勢張稱病去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明帝不從擢縉彥為兵部尚書致日參貳臣傳彥升兵部尚書貳臣傳以為十縉彥言浙省自舊撫熊奮六年事北畧謂正月初四日縉彥言浙省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肅虛懸參將以下皆統袴儲備則鋒朽葉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既聞賊逼畿輔副都御史施邦曜語縉彥急厲士卒固守檄天下勤王兵入援縉彥不為意後竟降於賊元颯與兄元颺名振一時推為大小馮元颯在諫垣頗多讜論元颺任天津巡撫國變後相繼病歿徐肅曰縉彥抵掌談兵洞中機要宜思宗破格用之也受

事未久大變旋遭先既不能以一策濟變後復不能以一死報國南渡之日幸藉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卒以飾名獲罪禍及身家宜矣君子見危致命若元龜者君子惜其去之不早也

小腆紀年

卷一

至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一

鎮甯宋左夫光竹
泰順林太冲 鴨
福州謝定市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 卷二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謨
丙申明會應遠奏江西事

應遠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插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益王走閩中建昌潰於十一月初二日撫州南豐陷於初七日並言贛已失守所奏皆十六年張獻忠陷江西事也而撫臣報尙杳然

徐爾謨曰奏江西事何罪撫臣也是時海內土崩有踰月間者有踰歲聞者獨江西事欺罪諸臣之泄泄杳杳亦以見裁驛站之害也庸人謀國敗壞豈一事哉

戊戌明兵部得闖賊牒文

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率眾二萬為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留李友等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兵五十萬從禹門渡河復陷晉河津澤州諸城垣曲知縣某遣生員鄉民於稷山迎遞降表賊所下城邑即置偽官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汝日北署云每歲正月朔八日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每門自城外人者以千百計守者日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賊至者數百金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貪其賄不核也及三月賊至守者脫衣反將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即刀砍之迷大潰蓋元宵賊已萬千伏城內矣肅按署文以大順永昌年號兵部執此言未知信否姑附錄之訊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遇逆旅人暴病予十金使代投者兵部以為詐斬之
徐爾謨曰得賊牒文何駭辭也

明山西逃兵南下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路振飛遣兵防河

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也天啓乙丑進士時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振飛遣副將金聲桓守徐州周任鳳守泗州周爾敬守清口令鄉里團練義勇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人三月山西全陷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汜地南下振飛接之不失其歡焉

徐肅曰書官何嘉之也宇內士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義士同仇李全之悍未擾淮安章叔之威屹然重鎮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選歟

丁未明工科彭瑄請下蠲詔酌補陷城各官

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於三年不征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亦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並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奉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何益地方之緩急請陷城各官除開門倡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是時吏部奏寇窺渡三晉披靡議復保督重察營厚儲防緝煽惑急練戰謹聯給六事而緝煽惑則責之陝人為科道官者進士石

崖又言願單騎赴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募勇輸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明帝悅欲用之李建泰言俟臣西行酌用之乃已

徐肅曰陷城官不罪而官之可乎天步艱難政宜台垢瑄之言亦權宜策也緝煽惑責之秦士大夫當矣然是時賊黨充部院揀吏輦重貨賈販都市不啻千百人秦士大夫胡昏不知也若石崖者欲奮螳臂以當車恃丸泥以塞險志則可嘉矣亦安見其必有功乎

壬子明劉孔昭弑其叔父萊臣

孔昭之祖尚忠繼妻胡氏生萊臣嫡嗣也應襲誠意伯爵尚忠卒而萊臣幼孔昭父蓋臣以庶子自襲焉蓋臣死而

孔昭復冒之萊臣不能無言孔昭誘而斃之

徐肅曰孔昭襲爵矣不爵何斃之也厥後獲臂殿廷評逐冢宰狼子之禍由家及國春秋之書弑傷王室之哀也

癸丑星入月中

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乙卯明遣李建泰出師

建泰山西曲沃人以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性慷慨負重名善治生家資百萬嘗欲輸財以佐軍止之者曰君行且相奈何以貨進既相而賊已過河明帝憤懣不食臨朝而嘆建泰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驍力願馳至太原出

私財購死士倡率鄉里十萬之眾可集也明帝大悅曰卿行朕當做古推轂禮親餞郊外不敢輕也是日建泰出師改曰傳信錄云十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十七日從兵逃歸云云誤也當作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蓋十六日建泰揭請出師二十六日始遣將也北畧命駙馬都尉萬焯以言之甚詳烈皇小識三朝野紀總同命駙馬都尉萬焯以特性告廟明帝臨軒加勞賜龍節一尚方劍一百僚侍班備法駕御正陽門樓親餞自午門至正陽門外官軍旗幟十餘萬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京營總協侍坐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飲大寶石諸臣用金杯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樂作明帝親遞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命內璫為之挂紅簪花鼓樂導尚方劍出又賜手敕曰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矣兵荒連歲民罹于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上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遣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勳真撫蚤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建泰拜謝明帝為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返駕授凌駙職方司主事介松年戶科給事中銜郭中傑假副總兵為中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赦河東分守李正修罪軍前効用從建泰請也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臨軒時殿梁響聲作建泰肩輿出宣武門數武左輔折請臣錢於護國寺建泰自言印綬發張如斗同官相與賀識者知其不祥焉進士程源私謂凌駙曰此行也兼程抵太

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三晉失守無可為矣丙辰次涿州總兵王家美兵逃歸者三千人過廣宗以兵不戢為紳衿所拒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管知縣張宏基過東光亦不納留攻三日破之初建泰恃家財佐軍既聞家破氣沮日行三十里遂巡畿內而已徐鼐曰予觀建泰毀家紓難上表出師意氣可謂壯哉采薇工歌拒營廷錫申甫之榮茂以加茲亮節殊勳其報國而乃苟偃之師遷延境上哥舒之拜匍匐賊庭何其愆也曰遣出師者愧之也

明南京地震
守備太監韓贊周奏也

丙辰明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士改曰范景文邱瑜之入閣三朝野紀云正月二十九日資治三編亦係之正月明史帝紀作正月丙辰當從之北畧初二日景文字夢章吳橋人萬曆壬子進士授東昌推官治行高等擢吏部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逆黨魏廣微同鄉也景文不一詣其門尋移疾歸周順昌被逮誣滅數千洗彙代償幾罹不測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河南乙巳大清兵南下景文率八千人入援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綜理有法尋以父喪去七年起南京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景文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池河涿州廬州江

浦之警往援輒有功景文謂非戰無以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時楊嗣昌奪情廷臣爭者多被誦景文疏救忤旨除名十五年召拜刑部尚書未至改工部至是與邱瑜同入閣瑜宜城人天啓乙丑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歷禮部左右侍郎孫傳庭之出關也瑜謂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明帝不能從入關未久而京師陷景文死之瑜作絕命詞將投繯而未決賊擁去掠死

徐肅曰計六奇謂世之訾邱瑜者以其遲死被刑耳惟是遺筆在未執之前被執即城破之日事與願違尤當曲諒

不廉紀年

卷三

若瑜者縱不得與景文比烈較之陳濟魏藻德輩似難同日而語斯亦平情之論哉

已未明晉王求桂奏晉疆危急

闖賊陷明關鄉

明召對廷臣大學士蔣德璟乞罷

德璟字申葆福建晉江人以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遷少詹事尋擢禮部右侍郎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謂嗣昌倡聚斂之議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嘗進御覽備邊冊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嘉納焉又言合部運津運行邊民運屯鹽通爲計

畫餉額可足而加派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癸未六月桐城生員蔣臣召對中左門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十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十萬兩戶部侍郎王鼐亦云初年造三十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十萬貫可得五十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發百萬貫以佐各官養廉之需乃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京商騷然卷篋而去德璟因言民困已極且宜安靜及內寶鈔局請遣各璫催督采取桑穰戶部請以札新關稅銀抵杭嘉湖桑穰銀五城御史請於畿內州縣多方句解鈔匠德璟稟擬俱不許帝不憚俱發改票

不廉紀年

卷三

德璟回奏不聽語詳紀傳至是給事中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爲此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次日明史綱目三編俱以光時亨追論練餉德璟擬旨爲議南遷時語誤也茲從三朝野紀諸書帝不悅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取時亨疏詰以聚斂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以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對明帝曰朕如何是聚斂只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蒞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只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

兵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明帝曰倪元璐已並三餉爲一德璟曰戶部雖並三餉爲一州縣道比只是三餉明帝震怒責其朋比德璟力辨諸臣爲申救倪元璐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明帝意少解德璟退又言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窮遇賊輒迎臣又私心恨之蓋致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練餉之人冒昧愚憊罪當死因引咎出直都給事中孫承澤汪惟效爭

小腆紀年

卷二

入

之皆力德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廷臣連章見留避嫌具疏辭朝至三月二日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去

徐肅曰聞之吳駿業曰明初各邊養兵取給於屯鹽民運關文京始自正統迄萬曆未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當時蠹國諸臣真萬死不足以塞責願思宗好諫惡直見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狡捷便巧德璟不免慙直口操閩音以此見斥而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實其然乎曰召對乞罷見思宗之剛愎不能用直言也

是月獻賊陷明夔州

獻賊者賊張獻忠也陝西膚施人攷日本綴寇紀略彭遵泗蜀碧明史云延安備

柳樹澗人北與李自成同歲生長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掠當刑別將陳洪範來謁奇其狀貌請而釋之同犯者十

七人皆伏法獻忠鞭一百免亡關中爲盜攷曰北畧云獻忠從孽師拳殺

同舍生家資數千金俱盡又逐之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師又毆死兩生逸去竊謂獻忠安能知文此與李自成啖盟之事崇禎三年陝西賊大起王嘉同爲郵傳說不足信也

允據府谷陷河曲獻忠以米脂十八寨應之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長一尺六寸慆勁果俠軍中號爲黃虎明年

六月嘉允敗死其黨王自用復聚眾三十六營獻忠及高迎祥羅汝才馬守應皆爲之渠自相名目獻忠又號八大

王十月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明年三月復叛與高迎

小腆紀年

卷二

九

祥羅汝才轉寇山西郡邑七年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

山爲洪承疇所逐奔商洛通蓋鄂間與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八年正月羣賊十三

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滎陽議敵官軍馬守應欲北渡獻忠嗤之守應怒李自成為解乃議分兵定所向獻忠與迎祥

自成畧東方始獻忠與迎祥並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並及是迷相頡頏連破河南江北諸縣焚皇陵已

自成以事怒與迎祥棄獻忠西去獻忠乃獨東走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太朴率軍民固守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

者發礮不然大懼有許宦妾某邊妾也善騎射馳告曰未

奈礮耳嚙指出血灑礮上躬自蒸火礮然賊斃又一巧遇

賊投身水中忽躍起掣一賊入水斃之攻日本某氏太白劍凡七晝夜不克始遁走掠巢縣殺知縣嚴覺及其妻子舉人陸合新諸生徐奇死之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以誘之賊陷坑奔潰死千人賊復裸婦人數千罣於城下少愧沮卽磔之是月戊寅陷廬江在籍御史盧謙舉人張受畢尹周百戶樊孔學死之遂陷無爲州攻日北畧云正月二十八日陷無爲州逼桐城知縣楊爾銘攻日按明史張國維傳年少有才賊木牛長梯多毀於礮石徽人黃仙崖又以木爲礮貯火藥謬謂金寶給賊賊爭取之皆糜碎焉賊掠城外一婦有色賊渠飲之酒婦擲盃罵賊賊縛之橋柱裸而磔之既度不可攻乃西去攻日以上本注有典史外及戴田有牙遺錄陷潛山犯太湖知

小陳紀年 卷二

縣金應元訓導扈永甯死之連陷宿松應天巡撫張國維聞賊逼安慶率副將許自強等赴援守備朱士允指揮包文達與其友善槍者石電俱戰死攻日本廬山錢氏文集及北畧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築石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道麻城合馬守應走商州會高迎祥於鳳翔已復出商洛屯靈寶合兵而東總兵祖寬大破之於葛家莊追至嵩縣九皋山又破之又遇於汝州圪料鎮復大敗伏屍二十餘里獻忠憤合迎祥自成兵於龍門白沙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鬪賊又大敗乃合羣賊犯江北丙子九年正月總理盧象昇敗之於朱龍橋羣賊竄擾豫楚散而復合十二月獻忠駐營應城故示羸城中一僧勇而寡謀率眾

千餘出戰賊棄輜重走眾爭取之賊旋馬突至斬僧繼騎大殺無遺城遂陷知縣某死之尋圍雲夢不克丁丑十年正月官軍敗之於黃岡復合諸賊東下烽火達淮揚間道犯安慶詔左良玉馬燠劉良佐合兵援之賊敗走潛山之天王古寨良玉不肯搜山北去賊入英山阻險種田爲持久計遊騎出太湖連斬黃諸賊參將程龍潘可大游擊陳于王蔣若來等與戰於鄆家店賊多死四月二十七日賊七營俱至諸將合屯拒賊賊屢數萬騎繞之總兵許自強乘高舉燎使知救至諸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矢盡援絕龍引火自焚死于王自刎死可大屍不獲若來雜馬圍服以免同死者把總武舉詹兆鵬以首觸石死王希

小陳紀年 卷三

韓力盡死陸王猷爲賊斃割死百戶王宏猷爲賊鋸齒斷足死武舉莫顯驛唐世龍千總王定遠周嘉皆陷陣死撫標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李靖先後皆死先是張國維選才武良家子成此一軍一戰而盡安慶愈不支按臣張煊乞援於總兵牟文綬文綬偕劉良佐率馬步九千人於閏四月之十八日破之於掛車河賊皆遁獻忠入湖廣戊寅十一年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之於鄖西獻忠假官旗號襲南陽門未啓而良玉至呵問爲何家兵獻忠倉皇走副將羅岱追及之矢著其額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檠上良玉揮刀拂其面賊將孫可望力格乃免攻日孫可望救獻忠逃至麻城良玉一晝夜追至殺城又

破之當是時豫楚之賊十五家總理熊文燦刊招撫令於通都曰心示諭諸家賊待以不死正月闔場天劉國能降於隨州二月馬士秀杜應金降於信陽獻忠所將三千人皆精卒分四營每營一將主之其一將韓城人薛姓者偏有計謀首輔薛國觀之子姪行也說獻忠以約降取富貴獻忠天性兇黠好殺然頗感陳洪範救己之恩刻樹檀爲像每飯必祝之既屢敗創甚大懼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故人邪詞之良是乃飾名姝齋美珠文幣以進口獻忠蒙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也願率所部隨馬足自効洪範大喜言於總理熊文燦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旃謀於左良玉

小腆紀年

卷二

欲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獻忠時已入穀城分屯羣賊四郊舉人王秉真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以百口保獻忠無他心所謂韓城人薛姓者走京師出入國觀邸中且遍見諸權貴自國觀以下多私受其幣不知獻忠之爲賊矣初新野丁舉人之妹婚於河南在途爲獻忠所得而生子卽邑紳松江知府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弩方爲守有清名獻忠移書與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既又聘穀城叢生員之女弟爲妻改故納降駐兵之王家河爲太平鎮曰吾欲與殺人同之也制府檄至獻忠捧手再拜嗚咽流涕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陽具囊韃迎銘球於丹拜跪有禮節叢士民以爲獻忠誠降相賀於道

文燦初撫海寇得重賄襲故事行之獻忠笑謂其下曰此欲芝龍我也既文燦爲之請官請餉請關防朝議多異同則又怒謂其下曰此欲劉香我也初具軍狀備調遣既三檄之不應楚撫余應桂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發擒也獻忠知之則移文即撫戴東旻曰公等疑我穀城下有河漢河所匪處獻忠立關梁征其稅月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獲義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卽以給獻忠不許則益驕要挾無厭乞職銜索月餉請以灑陝廬靈閩五州縣屯馬步兵文燦疏留中不下獻忠性不耐疊几案於營中教其衆猱升上下循環不已數入城詰知縣阮之鈿曰廷議云何之鈿迎其意以緩之既而所請多不遂則掠於野之

小腆紀年

卷二

細告其營將則曰借餐耳得餉自止又掠及關闌一城爲罵之鈿風以禍福獻忠醜詈之有瞽者王又天監軍張大經客也善星學獻忠取已與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賀屏人謂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潘獨龍者應城諸生與邑紳爭田不平殺知縣以反遂投賊徐以顯者陰請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營圍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會羅汝才以雙溝之敗亦詣文燦降獻忠與遙爲聲援左良玉謂獻忠叛形愈著請討之文燦冀以激變分誘故露其事而留良玉欲宴以羈之己卯十二年五月六日獻忠毀城劫庫放囚之鈿聞變飲酢未絕賊突入索印不與則揮刀刃

之之錕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錕骸骨為燼神林銘球上書求封襄陽不從遂殺之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徐起祚助防殺城者獻忠脅與俱去王秉真以畏死從獻忠遂與於亂明經敖某者獻忠老之縱使出獻忠娶敖氏其族女明經不之知也方岳宗者岳貢之兄獻忠初拘之索賄既知其無錢而方為人任俠使氣善飲好談論嘗共飲方曰無多酌我我好酒狂獻忠笑曰此何害直當痛飲為樂耳方以此嘗醉拳毆獻忠背裂其衣獻忠壯之不為忤其反也坐城頭驅百姓夷雉堞方遙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降時所以自號也獻忠揮以手曰爾尙未出邪命開西門放方氏大小畢出獻忠至狼戾然以

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市

居殺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殘殺留書於壁白己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賕之月日多寡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當是時文燦招降寇九營措置鄖陽而房縣有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不破汝才反不決也鼓行而西知房縣郝景春者才令也其子諸生鳴鑿力萬人敵發礮石斃賊賊負板穴城鳴鑿燕鏝油灌之斃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馬遣間入賊壁陰議獻忠所臥帳將夜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宿與汝才通開門揖汝才入城遂陷景春父子並其僕陳

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即公等能我恥不為噓將指出血歃牲盟焉獻忠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左良玉偕羅岱追之良玉易岱為前軍而已隨其後至羅狹山攷曰明史流賊傳綏寇紀畧並同而明史左良玉傳又作羅狹山紀事本末作羅曠山俟攷軍乏食摘樹葉為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兩山草木稠雜伏兵四起岱馬足挂於藤抽刀斷之蹙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岱發箠中數十矢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獻忠謀入陝陝督鄭崇儉率諸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秦蜀之交界分兵關合江窺大甯

小腹紀年

卷二

市

川撫仰捷春遣兵與副將王之綸方國安拒之八月敗績於湯家瀨都司何明戰死九月方國安之部將岳宗文譚鈿破賊於三尖峯又破之於黑水河獻忠與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蕭家坡入楚文燦待罪襄陽不知所出十月朔楊嗣昌代文燦督師明年庚辰閏正月二十四日左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柵坪關獻忠敗走規取太平縣以休士馬良玉駐軍漁渡溪鄭崇儉亦引兵來會獻忠聞兩道俱至乃移營九滾坪以待據瑪瑙山官軍以二月初四日追賊於九滾坪不見賊初七日始抵瑪瑙山賊乘高鼓譟氣甚盛良玉下馬披荊榛相險易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左兵當其二隊

兵當其一令日間鼓聲而上左右夾擊賊陣堅不可動官軍奮勇鏖戰賊潰降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掃地王曹成白馬鄧天王等賊渠十六人皆死降賊監軍張大經亦為官軍所誅獻忠妻妾九人被獲者七獲偽金印一鑲金龍棒一偽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錢二馬羸千餘頭甲仗軍資以數千計陣降賊將三百三十八人陝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二十五人賀人龍部卒獲賜熊文燦準撫獻忠救書別將收獻忠大刀上鑲天賜飛刀四字收日北畧載良玉破賊日不符蓋不足信錄之備攷北畧云六月左良玉遣將劉國能圍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忠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謂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詐稱糧至獻忠營入圍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

小腆紀年 卷二

壘擒其妻與徐以頭潘獨蓋等送襄陽獄獻忠攀藤越嶺逃去是月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賊九百獻忠又走岔溪千江河四川將張令方國安又破之張令者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為賊所憚獻忠既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薄綿亘令深入被圍猛氣彌厲以五千人與數萬賊相持十三日救至乃解殺賊已數千人龍等追敗之於鹽井斬首千五百有奇諸將又連破之木瓜渡黃墩斬首四千二百八十有二獻忠率千餘騎竄歸山中勢大蹙四月左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獻忠遣間操重寶說良玉圍而不攻因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散亡養痍傷久

三

之掩旗息鼓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時汝才與過天星從甯昌窺大昌巫山欲渡江而為官兵所扼汝才頗憂之獻忠雖屢敗而氣益盛立馬江岸不前赴者輒斬之賊爭死鬪官軍退走賊乃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於紅茨岸青平寨歸巫大震楊嗣昌聞之七月引軍出彝陵顧虛恢不能進取監軍萬元吉集川將守歸巫諸隘而撤陝將賀人龍李國奇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等專擊賊湖廣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撻不至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乘之應元中流矢突圍出收殘卒拒賊於巴霧川之鳳走他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臆而死所將潘映奎亦死時

小腆紀年 卷二

川撫邵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謂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寨之觀音巖為第一隘而夜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分兵力弱為憂賊果於九月先突觀音巖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已而獻忠從竹筒坪突過淨壁陷大昌進屯開縣張令中弩死石砮司女將秦良玉亦敗捷春收其兵屯梁山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而達州河淺乃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趨達州方國安不能拒賊遂渡河長驅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趙廣元將間道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關乃

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
被劄川將曹志耀王光啓張世福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
張載福歿於陣涪江軍聞之遂潰獻忠屠綿州趨內江有
士司家將毛文者敗之於東瓜崖殺賊渠曹四賊乃偃旗
鼓走成都穴城將穿城中有董卜蠻者出與戰賊大敗死
萬人乃遁攻日本十一月楊嗣昌既疏速邵捷春乃進軍
駐重慶萬元吉饗士於保甯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
副之率軍趨綿州分屯要害元吉自問道走射洪過蓬溪
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場謀知官軍且至宵遁官軍
過其歸路賊轉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
遁十二月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面江惟立石

小曆紀年 卷三

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
巢伏兵旁塞玉蟾寺慶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而永川令
戴堯雲者先期遁嚮導無人元吉按行城中惟丞簿一二
人賊渡南溪陝軍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入巴州十
四年辛巳正月嗣昌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追賊
元吉慮賊或東突勸嗣昌分軍出梓潼扼歸路不聽既諸
將從瀘州躡賊後賊果折而東反歸路盡空不可復過自
巴抵達及於新開官軍追及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
將請以詰朝戰參將劉士傑奮曰吾四旬逐賊今乃及之
縱使佚去吾不能也擐甲持矛曰大丈夫獨取獻忠耳猛
如屯鼓其眾並進士傑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望

我師見無陝兵旗幟而左兵亦將沮不前士傑孤軍跳盪
後無繼者乃密抽壯騎潛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
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戰死前兵既覆
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出旗纛軍符盡
失嗣昌在雲陽聞敗謀歸楚顧根本傳箭召潰兵順流東
下賊已席捲出川西燒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賊大隊
已至當陽而襄陽未之知也初獻忠之敗於瑯瑤山也良
玉擒獻忠妻敖氏高氏及徐以顯潘獨鼇送襄陽獄獨鼇
詭姓名黃岡劉若愚願見督師言事稱難生有治平天下
之器不幸陷賊今自歸嗣昌詰之曰爾才學為張獻忠用
盡尚有遺餘為朝廷用邪且獻忠不識字爾草飛檄以逆

小曆紀年 卷三

天罵國死有餘罪始倪首隨行書吏尹日鳳謂宜早殺之
嗣昌不可乃並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惠二者同繫襄
陽獄知府王承會年少佻易每晚四簿呼名悅敖氏高氏
之豔託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獨鼇等
得以脫桎梏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嘗後文為戒承
曾笑曰是詎能飛至邪獻忠既敗官軍於開縣即東走留
羅汝才拒鄆撫袁繼成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四百里
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
軍持符驗夜叩襄陽城巡道張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
寺夜半火起襄陽府端禮門亦火賊隊疾馳至城中大亂
獨鼇毀狴戶借敖氏高氏以出味爽賊盡入城承會突圍

走克儉及署知縣事李大覺推官鄭曰廣游擊黎民安曰

楷廣州忠 義傳補 死之獻忠縛襄王翊銘坐堂下屬之酒曰吾欲

斷楊嗣昌頭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

此酒遂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覓羽銘屍拾

願數寸以歸貴陽王常法並宮眷俱遇害時二月初六日

庚戌也 次曰北畧紀事本末謂襄陽陷賊發銀十五萬以

賑饑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

伯鯨餉銀數十萬在城中不及司呂兩日即去未知孰是

存之初九日癸丑渡江破樊城十五日已未陷當陽郊縣

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羽昌行抵荊州之沙市徐家

園慙懼自殺獻忠復合汝才之兵東下破光州北城殘商

城羅山息縣信陽聞官軍在新州乃燒固始西關分兵犯

小腆紀年 卷二

茶山應城四月二十五日陷薊州知州徐世淳巷戰陷胸

穴股以死其子肇梁亦死兩妾及婢僕死者二十人賊破

信陽獲左良玉旗幟假之以趨泌陽六月初六日夜大雨

乘以入知縣王士昌不屈死團唐縣再攻應山應山之民

工射獵毒弓矢傳人肉沸爛故賊再攻不克七月獻忠圍

鄭陽王光恩禦之多殺傷獻忠遁走會總兵黃得功麾下

叛兵投之賊大振拔即西羣盜蟻附以萬計東掠地至信

陽獻忠素憚左良玉既屢勝而驕則謂良玉為不足畏諸

將妻孥之在襄陽者獻忠又盡戕之故良玉軍距躍思圖

八月良玉從南陽進兵追及之於信陽大戰斬其頭領沙

某奪馬萬餘匹降其眾數萬獻忠射傷股乘夜東奔鄆撫

邀其前良玉將馬進忠躡其後過龍岡蘇家坂免兒溝五

股泉四遇皆大斬獲獻忠負創不能馳保其婦女小子日

行數一里良玉自鄆北發追之賊已入掌握而自與安轉

饋信陽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漲道絕將吏首尾離置

數十處獻忠走而免官軍四面蹙之羅汝才既與獻忠不

合走別道詣李自成獻忠前驅入哨又為自成所邀取謀

者謂獻忠矢貫脛已斃謂之乃在商回山中先是革左五

營竄英霍間將越險隘合獻忠獻忠亦以奔敗而思與之

通也九月出商城之午市畋取道向英山監軍孔貞訓副

將王九成破之於望雲塞獻忠眾散且盡乃因汝才以

奔自成當襄陽之陷獻忠自謂威名出自成右及軍敗往

小腆紀年 卷二

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肯屈自

成將殺之汝才止之資以五百騎麾曰亟引而東合革左

此地非若所當留也獻忠乃東奔道糾土賊一斗穀五確

子等眾復盛會李自成破官軍於項城督師丁啓睿左良

玉以兵救汴獻忠得以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十

五年壬午正月陷潛山二月陷全椒三月圍舒城舒城缺

令參將孔庭訓在籍編修胡守恆同飭守備庭訓兵淫掠

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恆督

守堙者塞之賊射書約降守恆焚諸堞賊復射書購長鬚

翰林千金或勸守恆割鬚遁守恆不可四月初三日城陷

賊刺守恆腹以矛數十創而死獻忠改舒城曰得時州初

六日陷六安州州有川將覃世勛乙邦木王憲設守世勛
 毆知州朱謀赤於廷為州人所逐遂通賊以陷城州人千
 戶張國正喬乃遷鬪死諸生江源洞列目截舌含血噴賊
 死劉鉉劈首幾裂躍起斫數賊跌坐石上死按史外
云鉉冠能文美丰姿又曰跌坐石上死家人覓得之左
石手揮兩刀如插鐵其父呼曰賊去矣父在此乃脫手
在是鉉乃美少年而史開部祭文則曰耆民劉鉉等何也
廬州府志亦作劉鉉豈別有耆民劉鉉而茲則鉉那侯攷
 韓光祖斷喉碎屍死守備王希韓被獲死獻忠取其郊保
 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聞學使者將按廬州遣賊數百人
 挾書囊筆襲儒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趨之城上舉火以
 應城遂陷道臣蔡如衡督學徐之坦合肥湯登貴縋城
 遁知府鄭履祥在籍參政程楷諸生蔡世和吳士任趙嗣

小腆紀年 卷五

壬午

蕃葛一本指揮同知趙之璞武進士金玉度義民朱應珍
 死之尋陷無為州在籍光祿寺少卿錢策諸生錢振綱副
 榜吳之默義民路寬王加惠死之攷日本廬州忠義諸公
傳徐之坦亦作之坦
 六月陷廬江還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水師於巢湖合
 老哨三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會皖口七月復陷六安獲
 男女悉斷其右臂攷日本某氏怡曝堂集又紀事本
末云男女各斷一臂男左女右 太監
 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
 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俱逮治起請籍
 馬士英代斗光獻忠焚樞陽奪商舟募糧船卒謀犯南京
 間得功良佐兵且至命賊將一堵牆營於古城長嶺潤山
 之險阨處也步騎九十哨分爲四營九月二十四日夜半

得功等至緣山背諫而升賊大擾越崖淵奔官軍追之自
 古山天井湖老鶴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屍無算一堵牆焚
 死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暨皆盡
 於是散而西攻桐城得功救之射獻忠幾獲之走斬水會
 官軍擊袁時中於穎獻忠乘虛出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
 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一月再攻桐城執守將廖應登並
 其從騎竇成擁之至城下招降不從皆殺之賊築臺掘隧
 知縣張利民隨機應之嚙指血祭礮殺獻忠愛將李混江
 得功救又至賊乃走攷日緩寇紀畧某以大白劍謂獻忠
當陷屠載田有子遠錄自敘云吾桐 會左良玉避自成東
濱於陷者屢矣而卒獲免可證也
 下盡撤胡廣兵自從獻忠聞之又襲陷黃梅十六年癸未

小腆紀年 卷五

壬午

正月陷廣濟尋陷蘄州賊令紳士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
 出盡殺之執在籍巡隴右道李新令跪拜新罵曰死賊爾
 非陝西人乎本道在陝西爾餒馬賤卒爾恨未斬爾爾抱
 父屍就刃獻忠以掌擊膝曰快哉老子今日看殺汝等求
 生不得獨汝真好漢諸生張效鍾陳正皆以罵賊梃殺攷
本願景星白茅堂集又云獻忠大書驛壁山前山後皆出
松地平平地柳成陰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萬古還是松
關西張秉吾題弔李新云云是 遂屠城斬水鄉宦周之任
獻忠既字敬軒又字秉吾也
 與賊通二月遂陷蘄水縣丞楊明時死之攷日本毛先舒
楊存吾傳存 方獻忠之未至也眾謀守禦每鄉官養兵三
吾明時字也
 名饒某不可既獻忠集之教場饒夫婦願以金二十萬免
 死獻忠殺之括其家得三十萬復陷蘄州執分守道許文

歧獻忠故識文歧頗禮之文歧見賊眾多莫府人與同繫
舉人奚鼎鉉謀約以從中擊賊柳園為號降賊諸生王固
懷泄其事遂見殺致日被執者諸書未分則言之史外云洩
謀者為熟生王國統嘗為南家婦被公權責遂蓄
恨以報或謂為逆存王固懷豈固懷即國統歟先是有
飛雀萬餘投斬之南城濠樹抄發火鬼白晝騎牆上抑掄
人火器不燕自震黃州南城門哭州人聞斬水之破也棄
城逃惟女子不及行賊入城擇其姣麗者驅以夷城後者
斬指墮腕血淋漓壁間三日城平乃殺之以填壘放口殺
女子夷城乃陷黃州事而北畧某氏嘯虹筆記流寇志則
云畧鄂州事按鄂州再破與陷黃州時事相連故紀載易
辨惟經紀畧與州有無賴張以澤集亡命迎賊鄉宦歐
陽玖諸生李時榮拜馬首降副使樊維城貢生馮雲路諸

小腆紀年

卷二

三四

生易道遲及其子為瑚為璉死之四月獻忠連陷麻城楚
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尤甲於全楚梅劉田李
諸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間寇之將作也思
齊以尺伍為捍蔽聽其糾率同黨坎牲為盟曰里仁會諸
家競飾衣冠以誇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城中
大亂城外義兵圍之里仁會之人大懼其渠湯志殺諸生
六十人而推其與已合者曰周文江為主總城求救於獻
忠獻忠自殘敗後步卒多降於自成麾下惟騎士七千人
聞麻城使至大喜進兵城外義兵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
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名曰新營改麻城
為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劉僑獻二妾數萬金於賊以

免賊尋陷羅田於是張以澤李時榮等獻策渡江招星辰
湖漁人具舟獻忠悉師沿江上犯漢陽武昌大震議守城
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不許在籍大學士賀逢聖因
長史徐學顏入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帝分封時金裹交
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捐貲召募僉謂宜
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募之為軍鋒以學顏領
之號楚府兵武昌參將崔文榮者壯烈士也潛師渡江襲
賊斬六百級眾不敵乃還漢陽陷議撤江上兵城守文榮
言坐困非策爭之不得五月五日賊從團風渡襲武昌縣
入之駐軍樊口文榮以副將胡某扼之洪山寺是時賊大
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罪被咎往投賊而

小腆紀年

卷二

三五

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賊乃全軍從鴨蛋洲渡直逼
城下逢聖文榮壁武勝門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轉
急道臣王揚基詭言有事漢陽傳箭開門同推官傅上瑞
棄城遁楚府兵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關回兵
闔城屏不及躍馬鳳凰山持矛大呼賊攢刺之洞脅死徐
學顏左臂殊右臂持刀不仆支解死游擊朱士鼎既斷左
右手縛筆於管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賀逢
聖衣冠北向再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逢聖以巨舟載
家屬出滋陽湖中流鑿沈之全家溺死致日逢聖之死傳
曰公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時府已為獻忠所
據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忠罵之而死眾不令見乃北
向五叩頭畢投繯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觀明皆死之
仲子光明守入分山墓園難求奔又死之子德曾氏陳氏

孫三人一僕命皆死合門二十餘人又北畧附記江陰
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曰汝何不殺我免殺百
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老營公言如前獻忠曰汝言
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也此又與野乘小異又蘇陽
湖一作縹陽與都留守沈壽崇通判李毓瑛知縣鄒逢吉
又作墩子湖
知嘉魚縣王良鑑貢生黃岡馮雲路諸生江陞延熊震明
容皆死之獻忠以復與籠楚王沈之水放口諸書作沈之
本末作沈見庫中金嘆曰有財如此而不設守朱鬍子真
之西湖 痛兒也見楚府碧玉簫長尺有九寸曰此何用碎之賊宜
言宗室降者不殺楚宗多投牒亦有庶民攬入者既而白
刃交下欲自辨而頭已落先是有異人呼於途曰一羣豬
屠伯至矣果驗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錄為兵餘連項
就戮賊持刀者腕為脫乃伴開漢陽門縱之去門逼江鐵

小庚紀年

卷七

三六

騎圍而蹙之自鸚鵡洲達於道士汛浮齒蟻動水幾不流
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婦女別而彙有殊色者入
婆子營亦置隊長監以賊目收其直給軍用漢口人周洪
卿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搜牢之獲千餘舟士女溺死無
算獻忠乃據楚王府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
為上江縣以周文江為偽兵部尚書張其在為偽總兵前
軍都督李時榮為偽巡撫謝鳳洲為偽守道蕭彥為偽巡
道陳馭六為偽學道給偽敕印以周綜文偽知天授府沈
會霖偽知漢陽縣黃元凱偽知黃州開科試士取七十八
人補二十一州縣官併佐貳各賞銀有差以興國州柯陳
兩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屬和發楚邸

金販難民斬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初李自成聞獻忠得
漢陽忌且怒榜曰擒獻忠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
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華左皆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卑詞
齎金寶谷之自成留其使而左良玉之軍復西上遣總兵
方國安徐懋德馬士秀破賊於蘄州黃石港諸生程天一
集鄉兵二萬擊賊於大冶殺偽知縣奚鼎鉉沈會霖聞風
遁官兵次黃州白雲寨長易道三執黃元凱遂復黃州獻
忠聞楚師漸集乃留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
虎者駐金沙洲而親率大營為浮橋於金口悉眾西渡分
軍為三一軍白羅山一軍白石磯一軍黃洲屯舟師於湖
中息馬山谷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而左營諸將毛顯文

小庚紀年

卷七

三七

常國安即啓貴于自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連營而前次於
陽邏堡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
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關至金沙洲四虎先
期遁官軍奪其舟百艘賊騎反走翌日攻漢陽賊開門出
戰官軍敗之於鱖魚套遂乘以入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
人府第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斷王舍橋以防追者謝鳳
洲自殺偽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
被擒鳳督馬士英屯壽州道六安諸生黃鼎洋行入麻城
諸寨謀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
將方子雄於鱖魚套中擒湯志數其罪磔之傳首壽州官
軍別將徇興國大冶監軍道王璜屯武昌沔陽知州章曠

率眾西行左兵鐵騎營追及之於金口擒其殿後偽總兵
鄧雲程誅之獻忠時已陷咸甯蒲圻岳州大震沅撫李乾
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璟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令民他
避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伏發殲其前部則四
人以歸之獻忠怒益進兵乃蔽林植旆為疑兵埋大礮積
薪薪之賊誤舉燭則礮大發殺賊數百再置巨艦中流計
矢石可及卻不進度賊矢且盡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
忠乃悉眾二十萬百道仰攻八月初五日丙寅力屈城陷
乾德希貴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城已空獻忠既得
岳州謀北渡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攻大詭將渡風大

小腆紀年

卷二

辛未

作覆舟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夜明如晝遂
騎而逼長沙長沙故吉王封處也惠王之去荊州也亦走
長沙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
道可柵而守推官蔡道憲請之王不能應自堞其宮擊柝
徼巡而已巡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
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道憲檄官錢為
柵斷陸道未成而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
城中詭出戰率所部遁李乾德氣沮偕熙祚道貴奉吉惠
二王走衡州賊遠城呼道憲名吾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
憲手注弩射之丙戌城陷百計誘降置小樓中二十有四
日罵不絕遂遇害從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亦不屈

賊於殺之內四卒奮曰願瘞主屍而死賊義而許之解衣
裹道憲骨葬之而後自刎在籍給事中史可鏡以蒙橫為
鄉里所仇降於獻忠為偽長辰常巡撫教獻忠取辰沅靖
其箋表稱獻忠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獻忠去土人縛以
獻李乾德加拷訊械送南都伏誅又有武進士趙某者力
能曳兩牛倒走亦降於獻忠獻忠麾下孫可望李定國皆
以勇猛為義子賜姓稱王趙後至欲較武統定崇卑與可
望馳馬徒搏握可望而舉之遂以趙為二王可望為三王
定國為四王後獻忠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趙獨先殺其
妻子獻忠大悅久之竟被殺焉致日本北畠又某氏柳軒
叢語云獻賊有美僮名二
孩子時年十入技武絕倫嘗與黃靖南對陣甫出戰僮飛
矢中其手黃幾敗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

小腆紀年

卷二

壬午

侯笑口開賊夜臥汝腹上本鎮亦能撫汝何不速降獻忠
僮堅不允絕其食死天下事固有不可解者附記之
既陷長沙以蒲圻令李鳳起偽知岳州府通守任為弼為
偽長岳道馳檄遠近尹先民何一德願効前驅獻忠偽封
為世襲伯庚寅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忠拆
桂邸殿材至長沙造偽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
永州劉熙祚親督水師禦賊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
永州死守城陷被執囚之永陽驛中閉口絕食題絕命詞
於壁臨以白刃大罵賊殺之甯鄉孔廟中致日本續寇紀
界北畠史外到
熙祚傳又熙祚之死有三說皆謂野乘云護諸藩皆死
後為賊追縛史畧云人州死守好人開門被執時皇土對
熙祚傳則云熙祚巡按至永州部院莊祖龍催餉四集賊
兵之祖誨先斬熙祚殿後賊望見偏裨號白馬前知為重
臣突捕之去按三說不同惟史同時死難者湖南道參議
畧與經寇紀畧史外同今從之

陳瓚知湘陽縣楊開知衡陽縣張鵬翼知翼東縣陳道壽知臨湘縣林不息知衡山縣董我前湘陰縣丞賴萬耀長沙府照磨莫可及教授蔣道亨教諭歐陽顯宇彭允中皆死之寶慶帝德昭同知朱闌柱死之改曰陳瓚朱闌柱見紀畧餘見明 獻忠修怨於故督師楊嗣昌發其祖父冢葬有年矣斬屍乃見血焉嗣昌母朱氏死之改曰諸書不載惟北畧云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前遠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 是時湖南郡縣糜爛將吏非降則逃惟道州以守備沈至緒力戰得全既而賊再至再戰馬驚仆歿於陣其女雲英持矛號哭趨賊營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右支格莫能傷竟完守入保因是道州終不破獻忠將犯辰州

小腆紀年

卷二

辛

自桃源以上嶺峻灘險土司以兵守辰龍關度不可上乃已九月獻忠屯衡州分軍犯廣西全州江西袁州尋歸長沙開科取士戊午陷萍鄉改曰紀事本末作戊子陷萍鄉誤也按歷法是月無戊子日當作二十八 十月初四日甲子陷萬載袁州於是瑞州臨江新喻分宜之人皆空獻忠遣別將趨連州廣東南韶州府屬城皆逃道臣王孫蘭兵不滿百請救不應遽自經潯桂賀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左良玉之副將吳學禮既復袁州而兵不戢江西巡撫郭都賢檄撤其兵賊聞之自長沙突至戊寅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聚觀不為備其人以鐵鉤援城半壁之樹躍而上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是日諸縣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賊

小腆紀年

卷二

辛

將張其在馳檄袁州兵民皆竄復陷袁州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四營皆老卒五營皆新附遣賊將馬賜下臨湘時岳州已為官軍所復十一月癸巳賊復遣四將圍之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汨港以巨艦載重貨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逆流佯走官軍奪其貨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擊官軍死無算賊乘勝復陷岳州壬寅明帝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左良玉軍移鎮武昌良玉乃令馬士秀趨長沙搗賊後令馬進忠趨袁吉迎擊其前甲寅士秀敗賊於臨湘追及之岳州城下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順流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毀後者交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南岸賊疾入城諸軍四面乘城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級遂復岳州丙辰進忠復袁州盡誅偽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時老獬獬為李白成據荆州獻忠既屢敗乃與修好合兵勢益橫十二月進陷建昌撫州南豐總督呂大器無兵不能救而賊前鋒艾四者又再敗馬進忠於蒲圻良玉兵之在武昌者咸震動有勸賊取吳越者願獻忠終忌良玉在乃決計入蜀是年正月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北女將秦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賊掠男女數十萬挽舟逆流上日行二十里至巫山梅子坡斃死大半願隘

口無人遮守遂長驅入夔州秦良玉馳援眾寡不敵潰蜀事始不可為矣

臣肅曰諸書載明流賊闖獻事庸人僨國烈士死殺與夫驕將悍卒之蔑上無等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一端明史既不能盡載之而稗官家言又舛駁不可復紀本春秋依經立傳之例列而考之而當日天下大勢可得指陳焉夫二賊明之賊而非

大清之賊也曷為不曰明闖賊明獻賊也傳曰天下之惡一也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弧矢之威何分內外山海關之捷鳳凰坡之誅蓋亦阪泉涿鹿之師哉

獻賊陷明萬縣

小腆紀年 卷二

辛十

江水漲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賊給曰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執貢生吳獻棐強以為偽參軍不受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獻賊陷明梁山副榜高宗舟拒戰死

宗舟率鄉勇守北門城陷歸家令妻孥自盡作書付僕達父所而身率家奴二十餘人巷戰重傷死又庠生古元有之妻譚氏亦罵賊觸階死

徐鼎曰自陷夔州以下悉不日何闕疑也貢生副榜婦女均無守土之責者也曷為或書或不書曰吾於紀年之殉節者褒其餘並錄其功其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雖婦女亦書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二

小腆紀年 卷二

辛三

鎮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鷓
福州謝定甫宗善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達利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二月庚申朔明帝視朝得賊書

平旦視朝得偽封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

館暫繳舉朝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徐鼎謨曰得賊書何駭辭也

辛酉閩賊陷明汾州知州侯君昭知汾陽縣劉必達死之陷

陽城知縣張履旋死之

李自成率兵五十萬於沙澗口造船三千掠民船萬餘渡

河乘勝陷蒲州及汾州殺知州侯君昭必達袖出罵賊文

賊殺之其義勇范奇文刺殺一偽都尉而自殺履旋尚書

小腆紀年 卷三

張慎言之子也為賊所執貽書其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

如殺身明志遂投崖死南都贈御史時山西瓦解兵科韓

如愈猶言晉寇訛傳也

壬戌閩賊陷明懷慶廬江王載堙及其子翊榘死之福王由

崧走衛輝

載堙鄭簡王祁鏞之元孫也城陷冠服坐堂上賊欲用之

罵曰吾天朝藩王肯降汝逆賊邪賊殺之擁翊榘北行過

定興於旅店作絕命詞不食死由崧福恭王常洵之長子

李自成陷河南殺常洵時由崧為世子禱而逃之懷慶明

帝發御前銀萬兩后妃太子暨懿安皇后宣懿康昭妃溫

定懿妃各發銀有差命王裕民再與讓葉高栗標齎往

郵癸未七月由崧襲封親擇宮中寶王帶賜之由崧尋奏

王寶無存是夜懷慶陷借其母鄒太妃出東門兵閉相失

走衛輝依潞王

徐鼎謨曰不日棄其母何怨辭也中宵倉皇路隅涕泣骨肉

離散事非得已詆以棄母無乃刻諸南都立君有福王不

忠不孝之議至有疑王寶無存為世子竊以獻賊者由崧

雖愚胡樂為此此蓋惡之者已甚之詞非篤論也子華之

背父既無明徵許止之不孝宜從末減所謂眾惡必察歟

載堙父子負平日月爭光矣

丁卯閩賊陷明太原改日明史帝紀丙寅太原陷此從北略晉王求桂降巡撫

蔡懋德等死之

小腆紀年 卷三

懋德字維立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推官歷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以疲卒三千禦之

河上遣副將陳尚智防河津以保德州告急歸鎮省城為

御史汪宗友所糾革任聽勸代者未至尚智投賊為前驅

賊遂於初五日乙丑薄太原或勸懋德以候代卸責懋德

不可誓眾登陣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王永魁督兵五

千出戰孔訓傷於礮勇永魁陷陣死一軍盡歿困守兩晝

夜丁卯風沙作礮裂城東南角樓賊乘風緣梯上守將張

雄為內應城遂陷懋德手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以此

疏上聞俾朝廷知今日倘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

中軍應時盛先殺其妻子隨懋德同縊死同死者布政趙

明帝諮以棄地守關策襄對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明帝曰此朕為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畧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揣賊據秦晉未必即來即來亦遣先驅嘗我耳若逆闖自來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明帝笑曰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襄曰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往時諸將皆無制之兵見賊輒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大敵也朱仙鎮之左帥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降賊邪縣之秦督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秦人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擒耳明帝曰卿父子之兵幾何襄頓首曰臣罪

小腆紀年

卷三

五

萬死臣兵按冊八萬其實三萬人明帝曰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襄曰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過三千人可用耳明帝曰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食粗糲而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統羅綺故能得其死力明帝曰需餉幾何襄曰百萬明帝驚曰何用多餉襄曰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尙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驅以同入作何道安插百萬恐不足濟臣何敢妄言明帝曰卿言是內庫止七萬金銀什物二三十萬耳乃下捐助令羣

臣言人人殊遂格不行後賊逼明帝決計行之而內閣請降旨問三桂數日往返遂遲師期三桂抵豐潤而京師已前一日陷矣

徐勳曰不果行何惜之也計六奇曰寇氛日逼三輔震恐撤兵入關兩行過寇亦救急之一策閣臣持之蓋泥於前說而不知變也初年方內安謐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為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於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與之急卒至強寇壓境京師淪陷悲夫

小腆紀年

卷三

六

辛未明帝下詔罪已明史作壬申此從北畧諸書闕騎九百至黎城偽官令里胥報富民驢馬數遣他將陷臨晉明帝乃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秦養肆甘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明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

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踴踏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紓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賊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歷告朕意朕以此畧載此

小腆紀年 卷三

謂於三月十一日己亥補遺載二月頒罪已詔云上以災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通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裳服用布製成專尙樸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披猖而莫勸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

徐鼎曰與元罪已軍士流涕當日之詔民胡不感豈民情之不古若歟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鋌而走險何知愛君有國者尙省厥愆於民心未去之日也

闖賊陷明忻州知州楊家龍死之連陷代州參將閻夢夔死之

家龍字揚若曲陽人知甯鄉縣七年流亡復業遷哲抵任

賊卽至謂民曰此城必不守我出爾民可全也出城罵賊死夢夔鹿邑人

闖賊進薄明甯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禦之

十五日甲戌賊前鋒至大安驛傳達京師分遣偽官於山東河南州縣代任士民苦征輸之急逐其官執香迎導乙亥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某降總兵周遇吉者字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也性質魯然用兵多智謀起行伍積功至京營游擊數討河南湖廣賊自成之圍太原也遇吉請濟師於朝朝命副將熊通以兵二千赴援叛將陳尙智迎之河干令說遇吉降遇吉叱曰爾統兵二千不殺賊反爲賊作說客邪斬之傳首京師賊逼代州遇

小腆紀年 卷三

吉憑城固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攻日諸書皆云賊逼甯武關周遇吉固守不云先守代州退守甯武惟明史綱目三編言之蓋諸書以退守爲諱也

徐鼎曰不日何闕疑也或曰自成於十五日薄甯武或曰十六日始至忻州

己卯明遣內官監制各鎮

是時始開山西全陷命內官監制各鎮甯前高起潛天津通德臨津盧維甯真定保定方正化宣府杜勳順德彰德王夢弼大名廣平開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尙書張縉彥疏言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危殆欲卽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

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不聽
徐肅曰思宗即位之初親鋤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艱殷
鑒不遠初衷頓改覆轍相尋遂使悍帥以不敵奴才為憾
叛監以富貴自在相嬉豈天奪之魄歟觀軍容使之書網
目之所深惡也

庚辰大雪人凍死

徐肅曰紀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恆
寒

辛巳明給事中馬嘉植韓如愈以催解外項出京

命催解浙直京邊正項并改折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
昌時贖銀攷曰北畧庚辰日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
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

附近充軍財產並罪輔周延儒贖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

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籍沒二十萬著周正儀周奔
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烈皇小議亦載此論
於閩賊至忻州之後似昌時棄市乃十七年二月半而明
史周延儒傳則云癸未十二月初七日五鼓延儒賜緡昌時
各引他書亦云癸未十二月初七日五鼓延儒賜緡昌時
棄市且不應一日內論處斬籍沒又論量追免籍沒也疑
論處斬籍沒乃癸未十二月論免籍沒量追乃甲申二月
事也攷於此時賊信漸逼諸臣託差南竄焉

徐肅曰遣之也曰以催解出京何譏二臣之託而逃也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襄裳去之誰與事君北畧載同命者有
內官王坤畧之何無足責也

明保定副將謝嘉福殺巡撫徐標攷曰明史言總督兼巡撫
北畧烈皇小議俱言巡撫

偕知真定府邱茂華叛降於闖賊
徐標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時守

真定斬賊使碎偽牌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人出城
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謝嘉福攷曰紀事本末北畧
俱云中軍某惟蔽田
有保定城守紀畧陳德甲申上谷紀事云徐標行
部至真定為副將謝嘉福所殺明史嘉福作加福詞標登
城畫守禦劫而殺之出茂華於獄茂華遂檄屬縣叛降賊
時二十三日壬午也近京三百里寂無言者

甲申闖賊陷明彰德執趙王常諫攷曰本明
史諸王傳

乙酉明以魏藻德方岳貢為文淵閣大學士

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廷試後召對因自陳戊
寅

清兵入時臣為舉人守通州遂賜狀元及第累加少詹事兼東
閣大學士主癸未會試無一建白而為明帝所親信岳貢

湖廣穀城人天啓壬戌進士攷曰北畧云魏藻德順天涿
州籍應天上元人方岳貢崇
祿辛未進士傳信錄云藻德順天通州籍岳
貢壬戌進士按進士題名碑傳信錄不誤為松江知府

有廉能聲以戴罪徵逮至無級可籍乃逮下獄朝士訟其
清擢山東漕運副使癸未九月擢副都御史岳貢上言清
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儲將才
於部伍明帝是之至是進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蓋為南遷地也既不
果行遂止藻德等不遣

徐肅曰谷應泰謂時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者遂
止二臣不遣蓋循當日野史舊說也吳偉業文秉之書謂

徐標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時守

是舉爲南遷地得其實矣官不備書何譏二臣之不足任也

明罷戶部尚書倪元璐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侍郎管尚書事

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時魏忠賢用事媚奄者方請建祠國學元璐以編修典江右試以稿歸乎不可尙已命題問者咋舌忠賢誅逆黨猶據要路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錮東林崇禎元年正月元璐疏曰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苛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煥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言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論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書院爲逆璫矯旨拆毀併宜葺復二年四月又疏燬三朝要典畧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開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而

小腆紀年

卷三

注

柰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於是崔魏諸奸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白要典翻印紛藉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明帝嘉納之黃道周以建言忤時不與經筵官選元璐疏請以已秩讓之山此益爲當事所忌稍遷南國子司業尋上制實入策制虛入策疏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於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浮毋浮慕精明而叢勝實其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過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

小腆紀年

卷三

注

顏拒來告之人所言皆深中時病甲戌除翰林院侍讀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續卽撤今行之無續益宜撤不聽乙亥轉國子監祭酒丙子四月有黃安縣生員鄒華者薦舉朝士列元璐名元璐因上言鄒華下士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豈可得乎明帝是之七月誠意伯劉孔昭劾元璐以妾冒妻封遂罷歸按日本北畧又傳信錄云丁丑遂放壬午歸北畧載劉孔昭之參在丙子七月

大清兵薄淮徐起元璐兵部侍郎兼學士元璐募健丁數百騎

火馳入京明帝聞之甚喜召對條賊情邊事稱旨命具本以問元璐上言制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圖闔賊宜以九江為中樞武昌為前茅淮陽為後勁又宜假督輔以利權一切屯鑄鑿權之務悉聽使宜又為邊防用開一疏明帝嘉納之擢戶部尚書元璐以浙人劉不為戶部辭不許時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元璐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闔賊入秦元璐奏賊既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鑄沿河相稅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未及行而山西陷至是當事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解元璐部務還講筵以太理寺丞吳履中為戶部侍郎管尚書事履中為御史時有聲譽上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言用溫體仁楊嗣昌為二失既管部務無所表見京師陷元璐投縋死履中竟降賊被掠

徐鼎曰連書二事何譏黜陟之不當也元璐侃侃持論深識事機臺省諸公無出其右而乃置之閑散之地易以闕完之才其矣思宗之關於用人也

丁亥明徵天下兵勤王召對羣臣於文華殿

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執便明容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上親行便北界邦華恐朝論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為之漸疏曰國家並建二京原以供時巡備居守皇上即不南遷宜令太子諸王居舊都一繫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

臣以遷自便者臣願隨皇上執管鑰而分遣信臣良將扞牧圍以南發皇太子以撫軍主器之重暫違定省號召東南共圖滅賊即皇上赫聲濯靈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疏未下有旨命諸臣會議戰守事於東閣明睿見眾論狐疑未有所定奮曰易云利用為依遷國尚書盤庚言遷事唐再遷而再復宋一遷而南渡諸君何所疑而諱言遷乎朝士錯愕未應惟少詹事項煜與邦華計頗翕翼日明帝怒坐平臺召閣臣前曰憲臣密奏勸朕南遷陳演汝曰綏寇紀畧第言召閣臣無陳因以明容煜姓名及持說本末奏明帝曰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此土賊至而去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失事

小腆紀年

卷三

四

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蔣德璟曰太子監軍亦萬世計明帝曰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濟孩子家作得甚事明日給事中光時亨參明睿邪說明帝面詰時亨曰一樣邪說只參明睿何也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如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所謀乃若此邪先是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舟師士馬之數天津巡撫馮元颺請以輓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密旨允行明帝非不欲南遷且漸播越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行而陳演輩既不肯擔事又

賊鋒已蔓無萬全策故藻德岳貢河漕之命已行而中止
演之罷相前一日也明帝有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之語
蓋深以為憾也

徐肅曰計六奇之言曰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所以
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容之說亦有未善者上驟行
於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遷於賊之將至
時則長途荆棘有狼狽之憂故為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
古今君道之正而令大臣默輔太子南行以鎮根本之地
繫天下之心號召東南為勤王之舉此當日良策也乃君
愛其名臣惜其死盈廷聚訟無肯執咎哀哉

戊子明陳演免

小腆紀年

卷三

五

演四川井研人在闕一無籌畫惟以賄聞王永吉之請撤
甯遠入衛也演與魏藻德持不可且謂寇無足慮後召對
尋臣明帝私語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擔演默然不答蓋言
南遷事也賊逼演不自安且謀脫禍遂引疾人辭自言無
狀當死明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猶賜路費五十
兩馳驛歸演貨多不能遽行延半月而及禍
徐肅曰不書官何削之也聞之錢狀曰演於周延儒罷後
頗見信任一時臺省拜延儒門下者盡投演門帝微聞其
負寵私語臺臣曰人言演不廉奈何答曰會是此相而不
廉乎嘻觸邪之臣而公論如此明之所以亡也
三月己丑朔明昌平兵變

昌平兵謀焚劫一空命撫臣何謙帶罪安職

明京師戒嚴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洶傳賊且至明帝諭府部寇氛孔
棘戒嚴城守命部院嚴衛司捕各官議察奸宄申嚴保甲
之法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是日宣府告急命鎮
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

明諸生張鐸請太子監國南京

是日召見鐸於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
重臣輔之

徐肅曰特書何明監國為當日之要策也

明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

小腆紀年

卷三

六

藻德為脫身計明帝諭在闕佐理命黃希憲路振飛加意
兵餉

徐肅曰不許矣猶書之何誅藻德之心也

明釋遣成有罪內官朱晉等閑住

徐肅曰大臣在獄者尚多不之釋而釋內官何歟特書之
議思宗之闇也

闕賊陷明甯武關攷曰計六奇曰抄本載三月初一日甯武
關遺聞載三月初九日丁酉居甯武他本載三
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日丁酉居甯武他本載三
月而不誌曰獨本傳載二月二十四日居甯武以楊志榮出
揭陳願未則本傳似為有據莫釐山人曰按太子少師中軍
遺聞相持半月則宜以三月初一日為據都督府左都督鎮守三關總兵周遇吉兵備副使王孕懋死

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礮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日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勝之一軍為忠義不勝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夜率壯士二百緹城入賊營復大敗之賊退二十里持半月而援兵不至乃開門偽降伏健兵殺其四驍將遇吉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與裨將俸等選健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如夫婦臨陣非至急不役胡婦以故殺賊過當賊既屢創懼欲遁或為賊謀曰我眾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輒擊之引兵復進我兵不能支城遂陷遇吉徒步跳盪手格

小腆紀年 卷三

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高竿上射殺之及曰遇吉之死或曰縛之高竿上射死或曰磔於市或曰自刎夫人劉氏亦驍勇多能率婦女登屋而射矢無虛發賊縱火焚之盡死胡婦二十人者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衢賊眾固心憚遇吉不敢驟窺其室而又豔心駿馬試引牽之胡婦即發強弩連斃數百人矢竭亦赴火死孕懋字有懷霸州人以進士歷太原知府遷甯武兵備賊遣說降孕懋斬之與遇吉共守孕懋既自殺妻楊氏亦投井殉之賊憤甚遂屠甯武自成檢前後殺死將士凡七萬人曰甯武雖破死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重兵數十萬盡如甯武吾輩豈有子遺哉不如還陝圖後舉夜既深忽報大同

總兵美瑛降表至自成喜甚厚款之坐甫定而宣府總兵王承允表亦至後史有王承允無王通或承允亦名王通且以百騎來迎自成遂一意長驅既入京師有半而失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嚙指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再有此一鎮我屬安得到此故言遇吉者莫不驚嘆悚服號稱大人

徐肅曰備書官何嘉死節也全晉失守畿內土崩甯武一關岌然孤注而乃以卽墨未下之城効睢陽死守之節雖螳螂當車有類丸泥之勢而老嫗臥道足寒貉子之心迫乎登樓射賊闔室灰塵孃子之軍婦女知義懸將軍之貞雖死猶生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孕懋者附驥尾

小腆紀年 卷三

而彰矣 庚寅明帝召對百官 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各官於中樞殿問禦寇策奏對者三十餘人皆考選科道練兵加餉常談駉馬鞏永固請簡重臣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明帝意不決諸臣亦皆言其誕妄既退乃議分守九門是日大學士蔣德璟允放歸 明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諭文武官輪助 京城武備積弛太倉久罄命各門分守勲臣一卿亞二諭文武輪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一人走大事去矣明帝然之禁民上城

徐肅曰不日命各官及內監而日命內監及各官何議思

宗之信任宦官也

辛卯明大學士范景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等請奉太

子撫軍江南攷曰李邦華之請甲乙史以爲初六日事燕都日記亦然給事中光時亨阻

之不果行

是日李建泰疏請南遷明帝召對平臺景文邦華暨少詹

頌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意

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明

帝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明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

臣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徐肅曰日阻之不果行何罪時亨之誤國也聞之計六奇

不與紀年 卷三 九

日使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贖陷君之罪尙可白志之廉

它而竟躬先從賊雖寸斬亦何以謝君於地下乎然則守

國之說借孤注以要名而非所以忠君也

明命原任兵部尙書張國維督浙直兵餉

國維字玉筍陳陽人天啓壬戌進士知番禺縣崇禎元年

擢刑科給事中劾魏黨攷曰魏黨有劾魏黨爲忠賢所逐云云誤也國維於崇禎元年

始擢給事中陳時政五事進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七年

授僉都御史巡撫心天安慶等十府是冬賊犯桐城官軍

覆沒國維年方壯一夕鬚髮頓白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

平別設巡撫以史可法兼任其事安慶之不隸江南自此

始也又於蘇松間捍海築塘濬渠通漕民德之入爲兵部

尙書十六年

大清兵入畿內檄趙光并拒戰螺山師潰言者交詆之逮下獄

國維知庫藏空虛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者皆得輸

金贖罪謂已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明帝頗惑其說會

蘇民詣闕乞貸卽宥出召對中左門以原官馳赴江浙督

餉拜命後星夜南行得不及於難

徐肅曰聞之李遜之三朝野紀曰國維在諫垣時不附同

鄉溫體仁之黨然亦不爲崖異鎮撫蘇松與民休息民頗

頌之中樞之任值時事多艱科道交章論列有曰深井打

恭便成職業亦畧其大而苛其細也宏光時再任戎政先

幾乞身南都既覆錢塘書守卒能竭力盡節以死畢事噫

不與紀年 卷三 九

是亦可以傳矣汲汲避害或欲留其身以有爲乎文秉烈

皇小識之言或已刻歟

壬辰明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

時災異迭見二月填失光道星如雨下熒惑怒角河鼓圻

搖光圻芒角黑青三月朔營頭晝隕聲如雷東南蚩尤旗

見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入其寢舉家又聞哭泣

聲太倉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

其至矣常州五牧鎮農家陳姓者其壁上日影中見行人

來去不絕長不盈尺頭面鬚髮手足畢具或持兵器或車

騎冠履或甲冑最後一人衣黃袍冕旒乘輦羣力士擁衛

之觀者如堵一月始滅是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

修省而羣臣飲酒高會如太平時

徐鼎曰傳信錄謂羣臣高會如太平時其言或未信乎鼎

聞之京師父老曰正陽門外梨園館自成人彰義門始跟

踰散然則范門聞鐘事倘不謬

明封諸將

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

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劉良佐周遇吉高傑以下予

級有差

明福周潞崇四王南奔

先是詔諭諸藩捐貲守國乃往往寇未至而長史推官倡

議遠遁有韓王益王者亦棄藩他避諭令回國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徐鼎曰特書何為南都議立張本也

閩賊陷明大名府兵備副使朱庭煥死之

庭煥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府累遷兵備副使知時

勢將傾託其幼子於鎮江知府錢良輔賊將劉宗敏傳牌

至庭煥碎其牌勵眾戍守城陷賊縛庭煥大木上射之罵

不絕死合家殉焉

明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攷曰傳信錄燕都日記以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為初

四日事北畧記於初二日又註於初五日

國禎有口才數言兵事先是請於京營外選鍊俸糧增給

歲費二十餘萬乞御書營額明帝親書共武堂賜之京師

外城庫薄自左安門迤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表希備請

挑窩坑限馬足於總監協三臣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禎

請率所領當新橋南之衝明帝以為能癸未八月使代恭

順侯吳維英總督京營戎政賊既遁明帝問曰卿平日言

強兵足餉今日奚若應聲曰臣兵未嘗不強皇上無餉耳

每召對大臣多跪奏國禎立語視幾無人臣禮被命督

練兵守門國禎日坐西直門兵無主帥亦無實籍賊至逃

潰

徐鼎曰予始讀陳濟之再生記謂國禎為賊所逼作詩痛

哭服藥死又無名氏燕都記謂國禎見自成以頭觸地爭

三大事聞從之斬哀送葬畢縊死以為言不謬也長讀魏

禧集力辨其非後讀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舒赫德于敏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中奏採訪明季殉節事有李國禎誤國辱身而谷應泰紀

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云云疑

野史中無紀其實者矣晚得錢敷甲申傳信錄讀之委曲

詳盡載之以為丹書焉

癸巳明李建泰兵潰於河間

建泰病甚兵遂潰戊戌甯武報至京都大震程源謂魏藻

德曰建泰何為尚仕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

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鎮撫萬一不聽

徐鼎曰曰潰於河間何罪建泰之逗留也出師四旬矣猶

在河間乎赤眉之眾已踏破乎長安高克之師猶逍遙乎

河上易曰弟子與口使不當也

明河間知府方文耀死之

文耀龍溪人以郎中擢知河間府城陷不屈賊杖之罵不絕死

徐鼎曰諸書不載河間陷日書於兵潰河間後河蒙河間之事而類書之也北畧紀南宮知縣彭士宏殉節事亦不載城陷日附記於此賊長驅畿南所至款附士宏勵眾城守眾謂邑小不支士宏曰擊賊不勝死亦瞑目眾環泣曰如生靈何士宏知人心已去緋衣坐堂上賊人問何不備糗糧士宏曰我朝廷官而為賊備糧乎賊怒斬之

明設黃綾冊募百官錫助封疆重犯許錫贖

使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勲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諭獎各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捐助餉銀在獄犯官如會稽董象恆侯恂王志舉王永祚陳容諱鄭三陽凡七人充餉贖罪

徐鼎曰予少時讀野史謂京師戒嚴帝不發內帑守城兵人給錢二十令妓家出銀五錢百金之家亦出銀五錢人心益離後自成入京取銀十七庫竊怪思宗之多藏厚亡也繼讀某氏崇禎遺聞曰熹宗在位七年拮据懸罄將累朝所貯銀錢銀盃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一日金花二日輕齎金花銀所以供后如金花及宦官宮妾賞資輕齎銀以為勲戚及京衛武臣俸祿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

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誥命者也東裕庫貯珍

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者而紛紛謂懷宗不發內帑者何哉予始信野史之誣而又怪數百年之積累何匱乏若是也及觀吳偉業殺寇紀畧補遺謂祖宗朝藏鏹累萬萬白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為罪相戒弗聞錢鼎甲申傳信錄云闕搜宮黃金止十七萬銀止十三萬皆因魏璫與客氏偷空闕甚失所望夾官搜銀之令由是酷矣然則偉業謂豎頭須誤之豈不諒哉
甲午明始棄甯遠徵王永吉吳三桂率兵入衛
徐鼎曰始棄何惜行之晚也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明徵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不奉詔大掠而南

澤清白面朱唇甚美將畧無所長惟聲色貨利之是好初以總兵鎮山東率五千人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賊來爭相持三日互有殺傷忽拔營去惶遽奔進士卒爭舟多溺死癸未七月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按日北畧載二十五日甲申總兵劉澤清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者巡撫設法按時事不詔巡撫應有此南畧以為癸未七月事近是故附辨於此設法甲申二月移澤清鎮彰德不奉詔而虛報捷按口劉報捷事北畧載於三月初十日誤也澤清命以兵扼真定已南下矣何暇為此當在移鎮彰德時又不從大掠臨河南下所至焚劫一空通八千人入衛壁齊化門外陞見曰臣藉二祖列宗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頓捐軀報効使元兇速就殲夷明帝慰勞倍至賞銀四

十兩其兵八千八十二人人銀五錢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不悅謂上大帥我又以內官節制我是不敵一奴才也隨奏眾寡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俟朝命是日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徐燾曰日不奉詔何罪澤清之跋扈且為南都四鎮專橫張本也

明論平浙寇許都功擢紹興推官陳子龍為兵科給事中不受

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幼穎異工舉子業治詩古文宗法魏晉以經世自任與郡人立幾社海內宗仰之與江右艾南英齊名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推官

小腆紀年 卷三 五

折節下士東陽諸生許都者豪傑自喜嘗從上海舉人何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高皇帝嘗用之平亂矣盍不成一旅以待用乎都歸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陰以兵法部署思得一當同郡舉人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因與都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棐桐城人託備亂斂士民費坐都萬金都家實中產自請減輸適義烏奸人假中璫名招兵事發於都無涉也孫棐文致之摘所刻社稿姓字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時都有母喪會葬山中者數千人孫棐疑有變遠告監司王雄雄遣使收捕都黨有馮龍友戴法聰者萬人敵拒捕者即葬所用白布

裏頭而反故人號曰白頭兵擁都為主旬日間聚眾數萬下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長吏而已巡按御史左光先與孫棐同里聞變即調兵行勦所至屠掠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王雄欲撫之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昨遣使投誠某以事大未許今惟有進勦耳方拔營而都使再至子龍請自往察之遂單騎往責都汝曰北畧三朝野紀子龍論許都乃遺將若寇紀畧補遺謂子龍單騎往論挾都見雄夜挾都詢山中散遣其眾始以二百人來降紀各不同據按北畧載二月二十二日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前諸部陳子龍等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是若若來諸書往論可據但齋書後都未必即降且其眾未散遺殺都而安得不亂則必如釋史紀畧所云而後可也蓋蔣若來齋書往論都有降意子

小腆紀年 卷三 六

龍始單騎再往耳殺寇紀畧補遺畧同釋史但謂都遣使投誠無齋書往論事又以蔣若來為游擊破都圍發之兵與北畧以蔣若來為生員少異耳今日汝以豪傑自命今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棲窮山且暮耳都泣而訴東陽令且曰惟公活之子龍曰汝罪無生理今惟自縛見王公幸得不誅勦賊自贖耳都慨然曰請從公往其黨大譁以為當決死戰往則受縛耳因欲加刃於子龍都通諭之始寂然遂以三騎從出山子龍陰計向順者惟都其黨皆不可測官兵欲得都以為首功萬一都出為別營將士所奪則撫局壞而餘黨必叛因語都將士無不欲割刃於若若至營但稱都部將都然之夜半至營子龍馳入見雄告以故雄召都諭之曰爾歸語都若以二千人自縛當待以不死

都唯唯子龍乃復挾入山中眾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見
都至則大喜願散去乃以二百人降王雄喜於免過而諸
將吏謂賊可反掌得懷念煽浮言比登山見狹隘險絕始
咋舌不敢言然猶託名搜巢縱火燒民居殺人者數十里
婺郡紳姜應甲者必欲誅都子龍以殺降不祥力爭不得
請誅首惡赦從者又不得竟殺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浙三
月初六日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授兵
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
不誅受降之功積不敘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
月猶騷擾不得甯云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世好兵聚客走險拒命既昧保身又干國紀所謂好勇不
好學歟予以恕詞非所以懲亂也若子龍者君友之間兩
無負矣不受者嘉子龍且以赦都也

乙未明總兵姜瓖叛降於闖賊大同陷改日明史帝紀載三
姜瓖降賊三月己丑朔庚寅朔帝紀代王傳燭巡撫衛景
誤也茲從北畧傳信錄紀於初七日朝野紀烈皇小識載同
瓖等死之放日明史紀瓖紀於初七日
於從逆諸臣下註為戶部郎中徐有聲按北畧載有聲
四掠死似有聲無死於人同事又按王巖異香集巡撫朱公
傳作總兵徐有聲中朱有聲豈死事者自朱有聲徐字
而誤乎然以他書不合又明史載同死者有山陰知縣李傳
他書亦不載明錄以備攷

景瓖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
年以推官徵授御史劾首輔周延儒侍郎曾楚卿儉邪不

見納出按真定府父喪不俟命竟歸服闋起故官疏救給
事中傅朝佑等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恩尚寶大理丞進少
卿十五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聲績甚著自成之
入西安也榆林總兵姜讓先趨降大同總兵姜瓖讓之弟
也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瓖扼河上瓖納款
而還改日本傳信錄明史衛景瓖傳按瓖之叛既云降於
總兵姜瓖降北畧補遺載廣恩書曰侍生某頓首拜國事
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為文臣所抑不啻
狗馬之賤今聞王強盛奸佞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
招命禍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
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下懷戎事旁午
餘不盡贅云云是瓖降於宣府非降於大同乎非也大同
宣府之陷以書招之或廣恩書在前其實瓖不待廣恩之約
而始降也前甯武叛之夜已云姜瓖降表至矣蓋大同宣
府之陷俱由姜瓖故記大同事者載之大同記宣府事載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之宣府紀居庸事並載而景瓖不知也遂瓖歃血守瓖因
之居庸其實均不妄也
宣言曰巡撫秦人將應賊矣代王疑之不見景瓖會景瓖
亦以足疾不時出瓖因得主兵事偽遣兵助諸郡王分門
守賊抵城下瓖即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給景瓖計事景
瓖出始知其變也罵瓖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邪
自成執景瓖之母脅降景瓖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可即殺
我我固應痛詈汝以老母姑忍耳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
忠臣也勿殺景瓖頭觸石血淋漓拘之營中數日自經於
海會寺母夫人之被執也曰我命婦子為大臣豈食賊食
亦罵賊死兵備道朱家仕陝西河州人瓖之迎降復入城
也其部卒見家仕駭馬衝之家仕見事去反走入署出橐

金二千給從史曰我未取大同民一絲此皆自攜來今罄
囊與汝輩為我疊石檢井以畢我志舉家十六人盡投井
中眾為拚土哭而去總兵朱三樂自刎死生員李若葵介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並其宗室遇害知府
董復鄉官韓霖俱降自成入城縛姜瓖而戮之曰朝廷以
要害重鎮寄若若何首降命斬之闖將張天林汝日三朝野紀作張
琳曰殺降非所以勸歸順也遂釋之以天林鎮大同瓖謝
之天林曰國家創業徠爾固應如此何謝為自成趨宣府
瓖復請先導至陽和語其次弟瑄並降賊及自成之敗於
關門而遁也瓖走陽和假瑄部疾趨大同城守者聞吳三
桂兵且至不欲啓天林曰此獨瓖來必酬勸王不殺也命

小腆紀年

卷三

壬九

啓門瓖入即斬天林并其黨何天相等據甯武代州沿邊
諸邑投誠

大清

睿親王多爾袞令攝總兵事瓖請以明東強王奇未特冊
廟藩大同奉明宗社睿親王切責之旋隨英親王河濟格
征陝西有功統攝宣大諸鎮順治六年以叛誅
徐鼎曰瓖之請以明裔嗣藩也為故國計乎欲挾以自重
耳一門賊子兩朝罪人撫其顛末見鷓鴣之終不革心也
明以翰林院庶吉士陳名夏為兵兩科給事中兼翰林院
脩撰汝日陳名夏之命北畧載於初九日
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是日召對中左門因言
淮揚要害宜練兵重鎮稱旨即御前拜是命時檢討方以

智行人劉中藻汝日中藻北畧傳信錄云官行各請出外
募兵俱不報城陷後名夏降於賊順治二年降於

大清

積官至宏文院大學士順治十一年以事誅以智字密之
桐城人中藻字薦叔福安人事見後

丙申大風霾晝晦

是日明帝召戶部侍郎吳履中問庫銀幾何對曰僅存八
萬明帝曰以備城守邊餉不可發履中言若無九邊京師
安守不聽

明副總兵姜瑄道臣于重華叛降於闖賊陽和陷

瑄即讓瓖之弟也汝日明史云瓖兄瑄故昌平總兵也勸
其人今從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迎賊十里外官民
傳信錄

小腆紀年

卷三

壬九

或椎牛載酒以先或預為大膳進食至有掠民子女以獻
者

明監視宣府太監杜勳總兵王承胤叛降於闖賊宣府陷

北畧載初八日宣府陷初九日陽和陷傳信錄互異按傳信
錄近是三朝野紀云賊既陷陽和長驅至宣府陽和在大同
之西無陷在宣府後之理北畧引巡撫朱之馮等死之
朱之馮傳則云十一日賊抵城下

之馮本名之裔字樂三汝日北畧云字樂山號勉齋王
州入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啓乙丑進士汝日日本題名崇禎
二年由主事進員外郎坐事請布政司理問遷行人司副

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捕盜擊豪強有聲
進副使齋表入都寄家屬濟南城破妻馮氏匿姑及子而

自沈於井姑李氏聞之絕粒死之馮廬墓劬服闋起河東

副使殺通賊大猗朱全宇部內以甯之馮自妻死不再娶
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馮氏不負臣臣敢負國
乎臣於國願如臣婦之於家也請改名之馮十六年正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賊由陽和長驅至宣府之
馮登城誓眾而勦與承允已納款矣懼之馮不從乃請之
馮守北城之馮慮京師失北門疏請重兵守居庸賊謀開
之曰撫院以人心離叛請兵屠矣會朝廷命一將屯保安
眾益譁俄賊至勦耕袍鳴騶出城三十里迎賊之馮尙登
陣懸賞無一應者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全一城性
命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百姓胸前黏順民二字焚香
跪接之馮憤甚指紅夷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賊雖殺我無恨矣眾莫應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
乃奪士卒刀自刎攷曰朱之馮之死紀事本末三朝野紀
畧引本傳則云縊死又諸書有云縊死又諸書有云縊死
羅彥死於保定之陷與宣府無涉詳見戴田有保定城守
紀眾棄其屍於濠中後自成兵敗前任巡撫李鑑舉兵誅
偽將求之馮屍死五十餘日矣面如生與而葬之以姚時
中配享時中者宣府廩生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
事者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題壁孔子廟曰殺賊無權偷
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衣巾自縊死攷曰本與同時
死者督糧通判朱敏泰副將甯龍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
將劉九卿在籍知縣申以孝其他婦女死者又十餘人
徐乘曰諸書言姜瓖降於宣府此言總兵王承允何紀實

也瓖叛而後瑄叛瑄叛而後陽和陷賊得長驅至宣府記
事者追敘之情事然也實則宣府自有總兵王承允亦名
王通傳信錄謂其欲縛之馮以降北畧引朱之馮傳謂通
已潛遣騎齎降表迎賊故自成陷甯武關夜有瓖與承允
表至云云也烏可歸獄於瓖而使承允之罪不著哉不日
何闕疑也

明劉澤清戎兵科給事中韓如愈於道
如愈嘗疏論澤清不法事澤清賂以重幣弗納加請讓至
是如愈以催餉過東昌戴家廟澤清遣兵劫殺之曰尙能
論我主將否也如愈身中數創挺挺不撓惟言幼子不應
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徐爾日戕者何甚澤清之罪也公羊傳曰戕者殘賊而殺
之也鎮將殘賊王人變之大者故變文書之前奉使譏如
愈此罪澤清何義各有當也如愈君子也責之姚澤清亂
人也誅之嚴

明淮安巡按御史王變誅賊黨鞏克順以徇
變字雷臣黃陂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河南祥符縣三守危
城以才力稱是時莅任淮安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行
牌淮上變碎其牌擒克順斬以徇變自任守河而託路振
飛守城士民恃以屹然攷曰本
徐乘曰特書何嘉變也偽牌所至壺漿相迎豈民之無良
哉無良有可以撫循之遂徇徇而謂他人父耳迅誅偽官

緩輯百姓變其加人一等哉

戊戌明徵戚瑞助餉進太康伯張國紀侯爵

是日按籍令勲戚大瑞助餉遣太監徐高宣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捐萬金明帝少之奎求助於后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之輸三千焉太監王之心最富獻萬金請內官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雜出雕鏤玩好售於市魏藻德輸銀五百陳演既放未嘗入極言清苦以從未向吏兵部討一缺為辭百官相率以言省直彙出先後所捐二十餘萬惟太康伯張國紀二萬餘不及也進國紀侯爵又議前三門巨室輸糧諸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巨室不樂而止十七日賊薄城有厚載門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罄所積四百金痛哭輸戶部又優人王四者捐四百金

徐鼎曰特書何傷之也諸書紀賊之拷掠諸臣也周奎銀五十二萬珍幣數十萬王之心十五萬玩好稱之陳演以四萬兩送偽權將軍劉宗敏家劉喜甚後為怨僕所告先後搜掘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八千兩珠寶盈斛其總於貨寶也不待問矣而乃城門之火已及池魚積薪之堂自嬉巢燕置君親於不問甘唾罵以如節卒之季倫滅門利歸奴輩夷甫營窟見笑羯胡焚身而齒亦無存殺汝而暨其焉往彼昏不知大夢斯覺可恨亦可嗤矣連類記之

以為剖腹藏珠者之殷鑒也

己亥明再頒罪已詔始盡免加派三餉

賊乘勝直下日召羣臣議絕無良策明帝見舉朝無人每回宮痛哭而入是日頒罪已詔盡捐加派三餉募擒李自成者爵伯銀萬兩諸脅從許帶罪立功各路官兵義勇水陸並進廷臣有勸南遷者明帝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為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訛言及家者出城者擒治省釋監犯復罪廢諸臣冠帶給城軍半歲糧然餉實無出賊復以金誘之士卒解體庶子馬世奇每朝罷嘆曰不可為矣

小腆紀年

卷三

三

徐鼎曰日始盡免何讓行之不早也唐莊宗之阻於罌子谷也勞執仗者曰金銀給爾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嗚乎何行之不早也

明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便宜行事

廷臣惟議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外城兵則內闕增內則外闕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後明說亦降於賊

壬寅明南京孝陵夜哭

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漲天南京孝陵哭祭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關帝廟旗竿劈為兩截橫道上明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賢屍

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因傳諭收葬忠賢遺骸攷日本馮夢龍燕都日記

徐肅曰特書之議思宗之謬也

明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攷曰杜之秩傳信錄作杜勳後杜之秩或勳與之秩一人而二名歟或以其同姓杜

闖賊居庸陷攷曰居庸之陷北峇紀半本末謂十五日癸卯日風晦賊抵居庸烈皇小識亦載於癸卯日色

關隘傳言疎則云十三日陷十四日報聞唐通亦載於癸卯日色

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逃京西郡縣望風瓦解

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屯三大營於齊化門

小腆紀年 卷三

辛五

外勳戚卿貳分直坐門

徐肅曰唐通之降也或曰迎降或曰通迎戰忽營中一虎

冲躍通驚仆被虎擒噉賊衆四合虎卸皮下乃賊將谷大成偽扮者通就執乃降總之為降將軍無疑也不曰何闖

疑也

闖賊陷明昌平州攷曰計六奇曰他本載昌平十二日破李

十六日始報上耳謂十二日殺守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日

昌平野紀明亡後始至京城謂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日

賊焚十二陵分兵掠通州

是日黎明昌平陷諸軍皆降守城罵賊不屈手格殺賊人

人不能執賊衆圍之乃自刎賊遂焚十二陵享殿伐松柏

傳檄京師分兵掠通州糧儲明帝方御殿召考選諸人問

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

未及半忽秘封入明帝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

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

明京營兵潰於新橋南闖賊遂薄京師

先是賊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萬人往乃賊

不由居庸從柳溝抄陵後以入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李

國禎謂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據八陣圍包十五

里以為屯賊至沙河聞砲響則三萬人齊潰甲仗火器盡

以資賊賊自西山達沙河連營無隙地竟夜火光燭天京

小腆紀年 卷三

辛六

兵羸弱數萬人餉久闕又無炊具人給百錢市飯為餐無

不解體而賊自入中原破秦晉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輩

金錢瓊鬪為大賈列肆都門或挾貲充衙門掾吏刺陰事

都中遣撥馬探之賊厚賄結之撥馬無一還者有數百騎

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攷曰北畧傳信錄謂賊於十六

衝天寇深矣至俄攻平則彰義門矣云云是十六日夜向

未犯門也蓋雖未犯門而自沙河連營直進已薄京師矣

謂賊至沙河聞砲響則三萬人潰散則是十六日事營兵

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賊候騎也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三

參校 順州謝定南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蒞謀

乙巳闖賊圍明京師

是日早朝召對諸臣皆惶恐莫對嗚呼淚承睫明帝書御案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示司禮監王之心隨拭去吳履中復申捐貲募兵議魏藻德曰營兵屢守城尙膽怯驚走百姓非素習益畏懼恐致誤事乃止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勳戚大臣無敢詰問漏已刻急足即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內臣使騎探之報曰遊騎也不急意日午有五六十騎弩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如知寇至守卒亟發礮斃二十騎

小腆紀年 卷四

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各門矣礮子如雨火光際天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聚語殿門李國禎匹馬馳入汗沾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入伏地哭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以柰何明帝哭諸臣亦哭因命內官乘城括中外庫金犒軍內官自以爲有勞益負氣謾罵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吾輩用力有文臣職分守者上城視守具亦赤棒格之曰爾何知諸臣坐視而已

闖賊攻明平則門京營將軍賀珍千總徐文樸戰死

珍屯平則門外部下纜千騎殺傷至二百騎猶力戰度不

敵叱卒去我自一人當之有數卒不忍去從珍陷陣死文

樸屯德勝門外率所部迎戰至平則門苦鬪死珍保定人

文樸順天人

改日本錢數
申傳信錄

徐鼎曰特書何嘉死節且以愧諸臣也京營部將千百計平時糜餉臨敵投戈死國事者二人而已噫

丙午闖賊縱明叛監杜勳入城是日明京師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索餉也已刻黃沙障天日無光忽風雨雷雹交作九門道無行人礮聲益急緣城解舍傾圮流矢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空礮揮手示賊賊稍退礮空響而已賊驅城外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礮誤傷數十

小腆紀年 卷四

七

人守者驚潰闖城號哭奔竄明帝嘆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奉先殿完事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東平伯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秦王左右席地坐杜勳侍側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繼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爲質勳曰我杜勳一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繼之上勳言闖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王並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明帝召見平臺魏藻德在焉勳言闖既受封願爲朝廷內遏羣寇尤能以勁兵助制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明帝語藻德曰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默然俯首而已明帝憂惑不能坐倚龍椅後立再四

詢藻德終無一詞明帝命勳且回話計足另有旨又有守
隻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繼城入備述賊犯上語請遜位
明帝叱之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返則二
王不免矣乃縱之還勳與守璫耳語良久語不聞致曰北
勳與上白爲計迷進琴瑟及獲悅云云妄也勳隻身入城
傳賊語招同類是意中事豈敢通帝自殺乎又勳語王相
堯諸憲章曰吾輩富貴自在也此亦妄也是何言豈可在
城上呂言於衆乎殺寇紀若補遺謂與諸璫耳語良久語
不聞是也諸憲章傳信錄以爲十七日放
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
三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見勢不支馳入告至午門遇藻
德曰皇上煩甚已休息不必入也麟徵流涕請得以非時
見藻德手挽之出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爲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中貴所拒兵部尙書張縉彥奏曰臣屢欲覘城上守禦爲
監視抑沮今曹化淳王化成縉賊杜勳上城恐有不測手
詔遣縉彥按之至城沮之如故示以上命始登問杜勳安
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尙有秦晉二王
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二王既降賊如何可上化淳拂
衣去因闕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曰監視
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尙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
卒語未竟城下坎牆聲急王承恩礮斃數人化淳化成飲
酒自若明帝召駙馬都尉鞏永固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
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卽有之何足當城乃召王承恩飭
內員備親征中刻彰義門忽啓蓋曹化淳獻城也賊大衆

馳入官軍爲獸散焉

徐誦曰吳偉業之言曰自崔魏以後內瑤視權寵爲固然
見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
禮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卽渙然離矣且京
營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賦在敵旬
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古
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爲之扞圍以同其生死今
以刀鋸闕穴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忠如王承恩者幸得
以其身從嗚乎三百年來君臣闕絕其密邇萬不及北司
人主孤危已落近倖之手雖以帝之明察前後左右罔非
刑人兵制軍機幸於黃門之壘過不能釐舉緣此抵於危

小腆紀年

卷四

四

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官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計誤
也其所由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哉
丁未明帝崩於萬歲山是日明京師內城陷皇后周氏及大
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夜明帝開外城破徘徊不能寢同王承恩登萬歲山
望烽火燭天回乾清宮硃書諭成國公未純臣提督內外
諸軍事夾輔東宮命內臣持至關閣臣已散回宮見皇后
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宜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
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憾明帝悽愴不復
顧輒意氣自如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危者十
數皆醜左右惴伏仰視不敢動大聲傳趣兩宮及懿安后

自盡曰莫壞皇祖翁體面宮人復命猶以娘娘領旨對叩頭跪起如平時既而曰傳玉兒來謂太子永定二王也太子二王入猶常服明帝曰此何時弗改裝乎命持敝衣至為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社稷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爾父亦已竭盡心力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戒也左右不覺哭失聲班始亂明帝起入中宮見后已自經拔劍撞其懸而轉之知己絕乃入壽甯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明帝曰汝何故生我家揮之以刃殊左臂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年六歲矣巡西宮刃袁貴妃撲

小曆紀年 卷四 五

地未殊復刃所御妃嬪數人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復進酒對飲時漏三鼓乃攜承恩手微服易鞋手持三眼槍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崇文門不得出走正陽門次曰帝微服易鞋奪正陽門事緩寇紀畧補遺以爲入宮飲酒后妃自盡前事北畧諸書以爲后妃自盡後事守者疑內變礮矢相向告之曰大駕殺次詳核今從之乃止還至白家巷望城上懸白燈者三初守城官約以白燈三爲城破之信也知大事已去因過朱純臣第問計關人以外赴宴辭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漏五下矣乃回宮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乃散遣內官自經於萬歲山之壽皇亭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王承恩對縊時宮中大亂內監宮女譁而迸出東華門昧爽天忽雨

雲霧四塞俄微雪賊砍楊樹爲雲梯使孩兒軍從東北猿升而上孩兒軍者賊所選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一云剪毛賊者也守兵見孩兒軍上即棄衣投刀避下城賊入東直門光時亨降頃之各門俱啓或云曹化淳弟曹二內應或曰王相堯開門迎也賊千騎入正陽門抱箭投日持歸閉門者不死衆開門又呼開門者不死於是開門設大順永昌香案書順民二字於門焉史所紀殉難者文臣二十人妻子奴僕殉者大學士吳橋范景文投龍泉寺古井死一妾殉翰林院學士上虞倪文璐酬酒漢壽亭侯像前自縊死一門十三人殉刑部侍郎澤州孟兆祥守正陽門不屈死妻何氏子進士章明婦王氏殉庶子山陰周鳳翔賦

小曆紀年 卷四 六

詩自經死二僕殉論德祀縣劉理順書絕命詞自經死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並婢僕十八人殉庶子無錫馬世奇作書別母自經死妾朱氏李氏殉兵部郎中霍州成德哭奠梓宮歸殺幼子偕母張氏自經死妻張氏一妾一妹殉主事金鉉投御河死母張氏聞之投井死鉉妾王氏弟諸生踪殉檢討休甯汪偉與妻耿氏兩縊分左右縊死御史鄞縣陳良謨賦詩與妾時氏分兩縊死冠帶危坐文丞相祠仰藥死者左都御史吉水李邦華次曰李邦華請書或仰藥死按傳信錄是也自縊投城下折臂復白縊死者兵則中懸安得冠帶危坐乎城下折臂復白縊死者兵部侍郎莆田王家彥次曰王家彥之死略補錄云都城破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其後被入民舍自縊死賊燬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後收歸一云城斬

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 吳甘來吏部員外如臯許直投井死者太僕寺卿承平申... 臣四人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與弟左都督文耀驅其家男... 女十六人投大井中縱火自焚死... 環安樂公主之殯宮自焚死惠安伯張慶臻闔家自焚死

小腆紀年

宣城伯衛時春闔家自縊死以上諸臣南都贈諡祀旌忠... 祠史不備載南都未贈諡者文臣則御史一人趙讓罵賊... 死中書舍人三人宋天顯自縊死... 筆誤罵稱階死... 阮文貴投御河死... 承烈... 亦作署正... 目一人楊元... 信詹應麟... 應選投御河死... 攻口木忠貞... 傳信錄作馬象

奇曰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 遺傳信錄... 緝死... 訓導常朝珖... 夫婦同縊死錦衣衛僉事田宏祚... 緝死宏謨被殺死... 撫魏師貞... 自縊死... 信錄又自縊死者前昌平守禦任之華

小腆紀年

僉事李明善游擊劉文質指揮宋延福菴戰死者參將陳... 嘉謨... 不從乃自縊死... 紀毛姓者舉家三十口投井死又吳弁者夫婦同縊死... 信錄太監則王承恩外贈諡者一人李鳳翔城破自殺者... 也... 宇順自焚死... 住白塔寺後... 言白塔寺田姓人... 渠遠我我偏近之... 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殉... 生員曹文耀死子肅時敏殉

女文婦父妾妻遜妻李氏教妻鄭氏順及乳母孟氏與
肅敬人同繼傳信錄作曹持敬餘與北界多同按後
紀畧補遺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敬合門書也
敬乃敏之誘持敏乃時敏之誘蓋敏亦名時敏也 陳正

國偕母狄氏死弟正儀正中殉神樞營號頭阮文相死弟
文彩子生員謙暨男女九人殉閩門死者生員馬化龍布

衣楊國震秦文舉張時燧 放日本忠 貞執紀 田祥宇 錄北畧云居

坊李姓 放日本 傳神畫士 楊鈺 放日本明史湯文瓊傳北

自縊死者簡之莞周士貴 放日本忠貞執紀明 勵哭嘔血

死者童生王文彬或曰周某 放日本忠貞執紀明 勵哭嘔血

徵聽 放日本明史 湯文瓊傳 勵哭梓官前觸石死者布衣湯文瓊南

都贈文瓊中書舍人祀旌忠祠餘不及焉其贈諡祠祀而

小腆紀年 卷四 九

可疑者則自襄城伯李國禎而下戚璫為多 放日本按按寇

者內臣則增祀六人有王之類 放日本按按寇

書其都中婦女殉難 放日本按按寇

直省士民之間國變而死者 放日本按按寇

事或有不具書者別詳佚史忠烈傳焉

徐肅曰先書帝崩而後城陷何見帝之從容殉國而非戕

於賊也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思宗信任匪人回惑大計

馴至禍敗豈無咎焉然而捐軀殉難亡國之正千古一人

觀其徘徊南宮酌卮便殿灑淚而訣藐孤割愛而刃采福

二百年後生氣凜然以視晉懷愍宋徽欽之身為碎膚淪

喪雖同賢愚天壤矣忠良喋血婦孺同仇固人心之不死
亦王澤之孔長九原之靈復何恫哉前史無書皇后死之
者紀年於后妃皆詳書之何彼晉之羊后隋之蕭后獨非
人歟嘉死節不以婦女殊也

闖賊入明宮宮人魏氏費氏死之

賊之未破城也偽軍師宋獻策占曰十八日大雨十九日

辰時破城至是竟驗自成拔箭去鏃向後軍發三矢約曰

兵入城傷一人者斬以為令忽黑氣湧門而出獻策曰凶

氣也避之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自成遣笠縹衣乘

烏駝馬擦精騎百餘偽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等五騎

從之過象房橋羣象悲鳴淚下如雨太監王德化率內官

小腆紀年 卷四 十

三百人先迎於德勝門自成命照舊掌印曹化淳導自成

從西長安門入自成仰天大笑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

天門顧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宇下

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

而笑入宮問帝所在偽尙璽卿黎志陞進曰此必匪民間

非重賞嚴誅不可得大事不可忽也乃令獻帝者伯爵賞

金萬兩太子二王金千兩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龍

座劉宗敏牛金星檄百官於二十一日朝見願回籍者聽

自便願服官者量力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隱匿之家

連坐禁民間諱自成字遂偕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宮

人魏氏大呼曰賊入我輩必遭污躍人御河死從者積二

百人費氏投晉井賊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詭曰我長公主也賊擁以見自成驗非是賞偽帥羅某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也將軍冠服告眾以尚帝室女不亦榮乎羅喜置酒費氏伺其醉利刃斷其喉大呼曰我一宮人得驚賊一頭目足矣遂自刎死自成大驚收葬之掌書宮人杜氏陳氏賈氏為自成所取而賈氏尤寵號曰寶妃張氏者亦愛焉又熹宗任妃者魏忠賢之養女也冒稱懿安皇后盛雜出迎賊賊既敗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託跡數百里外歲餘所挾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縣令聞於朝我

皇帝惡其行穢賜死 汝曰賀宿懿安事畧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過舊時內侍王永壽會

小腆紀年 卷四

乃問張后昭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蓄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於后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之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盛雜出迎賊給曰我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通任氏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少年慮京師不可留攜之去託述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治生任氏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取匿白之縣令令開於朝遞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任氏非張后也微王奄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殺寵紀畧補遺謂后縊而未絕偽將軍李巖知為后禁其下勿侵犯欲送還太康家后仍從容自縊死據二說則后自縊宮中矣而北畧紀事本末又云后青衣蒙首徒步入成國公第向傳聞之謫也賀宿曰即如青衣蒙首宜賊之入宮也無惑緝迎賊之理則從賊歸為任氏無疑 賊之入宮也見袁貴妃長平公主仆於地 汝曰北畧烈皇小識謂公主救公主避公主曰父皇焉我死何敢偷生新日賊入恐公主遺汚且避之國丈府中乃負之出與傳信錄小異 曰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理公主強起出就嘉定伯第

章皇帝定鼎下所司給袁貴妃居宅贍養終其身公主上書言九死臣妾踴躍高天願髮縑空王稍伸罔極 章皇帝不許求得故駙馬周顯令復尚主土田邸第金錢車馬錫予有加公主涕泣踰年病卒 賜葬廣甯門外之賜莊焉

臣肅曰幼讀明史熹宗懿安皇后張氏傳心賢其人讀甲申紀事諸書謂思宗將走煤山請后自裁后不從為闖所得竟同去竊怪其與史不類也後得丹陽賀宿所紀任氏事乃恍然於訛言之有由也 闖賊偽封明皇子為宋王 明帝七子長太子慈烺次懷隱王慈烜三定王慈炯周后

小腆紀年 卷四

出也四承王慈烺五悼靈王慈煥六悼懷王田貴妃出也 皇七子所出莫能詳 汝曰明史亦以 皇五子以下皆早 崇禎二年太子立十四年定王封十五年承王封初皇子走周奎府不得入匿於內官之外舍內臣獻之自成封之宋王命皇子跪皇子怒曰吾豈為若 屈邪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耳自成命劉宗敏善養之語在廷者曰我將以杞宋之禮待之皇子往來皆乘驟 徐鼎曰不曰明太子曰皇子何 汝曰甲申紀事 明之亡也 惟太子事多疑案北都之太子錢鳳覽等之攝政王者也 南都之太子高夢箕啓之馬士英者也形迹各殊真贗莫

辨揆之見聞之事兩無合焉北畧謂見闖者太子定王無
承王傳信錄謂見闖者定王承王無太子北畧謂封太子
為宋王太子不屈傳信錄則謂未嘗封也然觀左良玉爭
北來太子疏中有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之語是偽封非無
據也渾之曰皇子者闕疑也

戊申明天津兵備道原毓宗改口傳信錄劫巡撫馮元颺總
兵曹友義叛降於闖賊理餉部臣唐廷彥死之改口理餉部
日理餉部臣唐廷彥者何傳信錄謂廷彥四川雲陽舉人北
畧謂之餉部係明史職官志永樂中遷都北京置京倉及
通州諸倉以戶部司員經理之宣德五年命李和為戶部尚
書專督其事遂為定制以後或尙書或侍郎俱不治部事萬
曆二年另撥戶部主事一人陪庫每日借管庫主事收放銀
兩季終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復設二
十五年以右侍郎張養蒙督遠餉四十七年增設督餉侍郎
崇禎間有督遠餉宣大餉增設三四人又云天津巡撫

小腆紀年 卷四

萬曆二十五年以後陷朝鮮設按設侍郎督餉設天津巡撫
同時今廷彥與馮元颺同任天津稱曰餉部其侍郎之督餉
者乎否則陪庫之主事也故曰理餉部臣闕疑
也傳信錄謂為舉人意廷彥以舉人授官歟
先是巡撫馮元颺聞寇逼京師聚將士泣血誓勿二無一
人應者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曰馮津撫倡義曹
帥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
奇勲也廷彥即邀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則防海兵大噪
劫餉庫盡毆廷彥幾死兵備道原毓宗者秦之蒲州人赴
官時遇賊賊禮之留其母為質縱之為內應至津則張皇
賊勢相離間二十日戊申都城報至毓宗率紳士迎降總
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兵邀之劫元颺迎賊元
颺下屈副將金斌與總兵裴光先指揮楊維翰俱稱表降

廷彥不從與一子俱死時賊分騎走通州叛弁魏廣勝出
糧餉賊州遂破童生任之和方讀書聞之趨拜母出門赴
河死涿州奸人朱萬祺糾參將李某及紳士迎賊諸生萬
世道投井死又諸生張彪者亦涿州人糾衆起義兵謀洩
死改口本傳信錄

徐燾曰任之和萬世道張彪三君子者守死善道其湯文
瓊許琰之流乎史傳闕如哀卹不及類書之以闕幽焉
已酉始知明帝崩狀
初明帝之將登萬歲山也揮諸瑞歸守諸門故駕崩不知
所在所乘馬踏地齧草守亭一瑞識之曰此上所乘也跡
而得之明帝以髮覆面服白衿短藍衣元色綠邊白背心

小腆紀年 卷四

白袖神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烏衣前有血詔云朕登
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
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
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改口諸書載帝遺詔不一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
目見祖宗於地下不敢終於正寢止言望書不言血某氏
日星不晦錄云上曠指出血書於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
因文官不台心武臣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
可殺錢邦芑甲申紀變錄云胸前書數行云朕不德以致
失國蓋著袞冕見祖宗於地下又傳聞宮中御案有遺詔
云朕即位十七年五經日切憂懼不意任用匪人致
有今日統大兵者在在外當協民心以固國本慎之慎之烈
皇小識傳信錄載紀略補遺載詔語同甲乙史惟烈
皇小識云胸中書一行傳信錄云書血詔於前襟後卷紀
傳聞紀之故不一耳又據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
在蓋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自成命以兩身昇帝及王承

賊發明倉庫戶部主事范方死之

方字介卿同安人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官戶部主事司

倉鑰自成下令盤倉庫向方取鑰方叱之曰此鑰乃朝廷

物非爾賊所可問者自成怒斬之時爲之語曰生爲眞解

元死爲眞主事

改日本江東
旭台灣本記

明臣陳演朱純臣等投職名於闖賊

賊初入時縉紳慮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至是賊命本

等吉服入朝倉卒覓冠梨園中費三四金演等將表勸進

承天門不啓則露坐以俟有以擁擠被長班棍逐者戶部

侍郎黨崇雅給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

西長安門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降也近

小腆紀年

卷四

七

午太監王德化自中左門出遇兵部尙書張縉彥譽曰明

朝江山都是汝與魏閣老壞了事呼從人批其頰縉垂

涕而已諸臣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宋獻策至數人跪問新

主出朝否宋詈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尚不耐邪日哺自

成出據黼座牛金星宋獻策諸僞官分東西坐執舊縉紳

唱名花點令曰應點遲以軍法從事怒翰林衛允文楊昌

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呼卒拔去餘毛願諸賊曰城破

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

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點至周鍾願君恩下揖云主上飢

渴求賢常破格擢用語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

如何牛曰善爲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見危拔命題自成私

不諳文義自竄西川頗事學問而應對便給矣拔九十二

名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分三等授官榜而示之焉自

成又命太監杜秩亨擇內臣供使令先是有江西劉貢士

者授徒京師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是年三月與秩亨夜

登高阜觀天象連呼曰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曰門生

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

毋有異心乎吾未受職猶可遠遜次日日出平則門不知所

之

明李建泰叛降於闖賊保定陷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宗元

前光祿寺少卿張羅彥後衛指揮劉忠嗣等死之

改日戴田
守紀畧劉忠嗣作
宗嗣今從明史正

小腆紀年

卷四

本

明帝之命李建泰出師也以御史金毓剛監其軍毓剛保

定人也甫出京而宣雲報陷命毓剛留守保定入城散家

貨稿士勉之曰戮力固守以衛京師此睢陽之烈也士爲

感泣前光祿少卿張羅彥者清苑人戊辰進士前軍都督

府僉事張純仁子也純仁六子長進士羅俊羅彥其次也

次羅士羅善羅詰羅輔善諸生輔武進士也

改日據保定
城守紀畧謂

羅彥兄弟五人無羅士今從
明史張羅俊傳及傳信錄 羅彥少從父塞上習戎事初

官行人奉使旋里

清兵三人羅彥助守禦皆有功是年春賊既逼總兵馬岱介而

見羅彥曰賊分兩道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

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先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

事惟公等任之且日岱果殺妻子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乃與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邑人都給事中尹洗前邠州知州韓東明前平涼通判張維綱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鞏高涇貢生郭鳴世王聯芳諸生賀誠王世琦何一中王之挺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適真定副將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分派設守部署稍定會總監方正化知府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與羅彥善因以識宗元於號令無所更復之來也誓必死而後入宗元欲以印授之復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也李建泰軍道潰所齎金帛數萬衛者僅親軍

小腆紀年 卷四 充

五百人退抵城下使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嗣以求入毓嗣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何以不降羅俊顧其下厲聲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挺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劍怒目髮上指眾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日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人有繼至方正化所者始知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北向泣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嗣大出銀牌懸之堦羅彥出財佐賞賊攻西北隅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方正化何復曰宜為闔郡生靈計得一印用降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即

有印復必不為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以城守先在宗元耳念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與閣下印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証不圖報萬一乃為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嗣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羅彥自燕西洋大礮令人鑿崇禎錢一枚於項以示戴主意又令以大礮擊賊者立予三百金凡礮矢中賊與為賊所傷及誤自傷者各賞有差賊少退劉宗亮斬其部領數人復急攻遠城大詬張吏部

小腆紀年 卷四 幸

礮飛蔽天守者猶不懈二十四日已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方正化為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旗黑纓者殺人口督師軍反城遂陷建泰率通判許曰可知縣朱永康迎降先是建泰之護餉入城也方正化訊此銀何用建泰曰此餉銀犒軍者也正化曰真定已陷前去無可犒我為先生發之盡舉所載銀散之軍中而銀多建泰私囊內藏黃金過半借餉役車載以西歸者既為正化所散默然不語而心其銜之白旗者其中軍郭中杰李勇與賊約為號者也賊既乘城羅彥歸至家書壁上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并亭視其妻妾幼子子婦人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蹠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

駭精索埋之羅俊擊賊刀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口耳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欲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我非死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諸生伸皆不屈死宗元自投城下罵賊死手猶握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忠嗣先城未破前一日手投其婦弓弦令自盡身登陴抗賊既被執猶奮刀殺兩人刺目剔鼻而死毓嗣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嗣入三皇廟毓嗣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毓嗣從子也衣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文運昌同妻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張維綱罵賊死高涇死於水孫從範被殺張爾鞏同妻唐氏死郭鳴世手擊賊死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挺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死韓楓同妻王氏死攻日本保定城守紀同時武臣殉難者前密雲副總兵呂應蛟為總監方正化延入共守者短兵鬪殺十餘賊而死守備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世職指揮則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李一廣中軍則楊儒秀鎮撫則管民泊千戶則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把總則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攻日明史何復邵宗元傳陳傳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紀畧並同而各姓微有異如呂應蛟呂九章之呂城守紀

署皆作李呂一照上谷紀事城守紀畧並作李照劉元靖城守紀畧作劉元清楊儒秀上谷紀事作梁儒秀城守紀畧作梁儒孝呂守正上谷紀事作田守政強忠武王爾祉上谷紀事誤作強忠武爾祉今並以明史為正惟紀勳之勳明史作勳勳左衛巡捕于仲淹射賊墜城死攻日本保乃勳之諱字也署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寶王鏞王之瑄殺死諸生自賀誠等五人倡議城守外殉難者有杜日芳王絃馮澤王允嘉吳杖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頤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二十二儒士則王景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劉士璉自縊死布衣得知姓名死狀者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乃皆縊死楊強子刃賊不中自刎死張加善縊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死鄭國甯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胡得銀拒賊俱殺死攻日甲申上谷紀事保定紀畧作王瑛馮澤誤作馬澤楊善譽作楊善舉婦女之殉張加善作張嘉善胡得銀作胡得迎為小異耳節者則張羅俊一門十八人陳氏一門九人高氏姊姒二人錦衣衛千戶賀誥一門十一人進士王延鈞一門五十二人別詳佚史列女傳中不具書焉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或止之曰京師既亡猶固守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死屍皆滿偽官使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怒始與城守之尹洗劉會昌王聯芳王世琦執而殺之攻日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紀畧同惟王延人愛會昌之勇披入城西古廟露刃誥之曰數省盡降爾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何敢拒會昌罵曰我布衣無識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狂
 犯宗社欲嚮李賊肉以報先帝耳鬚髯怒張賊驚其勇百
 計誘之不屈梟其首而懸之西關街市焉及日本北賊又
 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于
 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竟得免劉芳亮居二日率降臣李
 建泰等入京師留偽將張洪守保定洪之收諸下邑也馬
 岱居蠡縣勢不支自刎弗殊洪縛而致之自成以將斃故
 得脫後為僧不知所終致日甲申上谷紀事
 徐肅曰錄死節諸人冠以邵張劉三人者何不可勝紀則
 擇其人以冠之即書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例也何復
 為知府金毓峒為監軍御史呂應蛟為副總兵俱顯秩不

壬子闖賊設偽官授明降臣職

以冠之何始倡城守者邵張劉三人也嘉其節並錄其功
 故冠之也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盡改官制改內閣為天
 祐殿廢詹事府改翰林院為宏文院六部為六政府文選
 司為文諭院六科給事中為諫議十三道御史為直指使
 太僕寺為驗馬寺尚寶司為尚璽寺致日一云尚寶司省太
 常鴻臚屬禮政府通政司為知政使主事為從事中書為
 書寫房巡撫為節度使布政司為統會兵備為防禦使致日
 一云更按察為防知府州縣為尹為牧為令正總兵為正
 總權副總兵為副總制五軍府為五軍部守備為守旅致日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一云武臣守 把總為守旗太監不得過千人改印曰符曰
 券曰契曰章凡四等服領尚方以雲為級一品至九品雲
 如其品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與乘馬凡銓選悉宋企郊主
 之受職者給小票向禮政府領契外選者浪三月後取家
 眷戶政府給行旅費偽官最著如牛金星宋企郊諸為賊
 親任者叛降最先不更列書次井陘道烏程方大猷
 楊建烈知縣張峴降於山西戶部侍郎寶雞黨崇雅御史
 梓潼柳寅東降於通州例授原官偽侍郎直指使知府武
 進董復舉人韓霖降於大同分授偽同知參謀致日韓霖
 授禮政 御史登封傅景星致日傅景星北畧載之從賊入
 府從事 御史陽和 副郎青城于重華降於陽和分授偽兵政
 進士傅景星

府郎中從事給事中解州介松年降於保定授偽從事陷

京師後惟前兵部尚書歸德侯恂出於獄授偽工政府尚
 書致日侯恂北畧云為工致大堂又云二十三日諸臣
 聞召見新放獄五品以下官並授偽職獨三品以上不召
 見故侯恂亦未召見後數日以待郎官恂不受因以不
 拜要之侯東征歸如約而回不果恂亦潛遁似恂未受
 偽職者而明史流賊傳謂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則
 北畧言 禮部侍郎華亭楊汝成助賊黨上表自成授原官
 致日傳信錄云汝成初賂求免刑王旗鼓欲薦授職以衰
 老固辭北畧則云汝成來單先開以老釋歸後開以刑死
 變錄云來一夾以古玉金壹託周鍾送王旗鼓仍授職又
 引本鄉公討檄註云汝成以妾數人送劉宗敏牛金星得
 不殺上表有云汝成下問罪無力願為賊行夷甲民江左澤及
 昆弟伏念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效誠途之馬其門生鍾青縉已降賊呼劉宗敏為恩主預
 求寬貸又力薦於牛金星得列存卿云肅謂討檄言不必
 盡實而華道人某遇變紀畧亦有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語道人在京師聞見當確不得謂討檄之無因也 工部

侍郎湖口葉初春授偽上政府侍郎
兵政府少堂傳信錄云官太僕寺卿授尚書寺卿烈餘三
品以上者悉拘執不授官四品下汚偽職者翰詹四十九

人少詹吳縣項煜以門生黎志陞薦為偽太常寺丞
傳信錄云煜字仲昭號水心南直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
也薦煜大拜煜即昌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
益世功名如魏徵管仲可也及授太常寺丞奉命祀泰

九日破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刻陪都嗣君即位身
與拜舞之列為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放當時欲以汚偽
署發之以三於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爾而至更有何地何
日可以從賊亦充然究之不能死則無可辨也 信陽何瑞
開釋其說亦允然究之不能死則無可辨也 信陽何瑞

徵以牛金星考選首名為偽宏文院掌院學士
徵至院衙門匾額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甲乙史云瑞徵
南汝甯信陽人崇禎庚辰進士教習庶吉士傳信錄云瑞
徵至院衙門匾額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甲乙史云瑞徵

自成一重又以論郊天見喜授偽兵政府侍郎尋改偽禮
政府尚書致政曰北畧云觀光山東登州府人崇禎庚辰
生國難紀云四月十日賊召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
以不茹葷酒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茹葷酒欲其心
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茹葷酒欲其心

子監司業賊即之降授宏文院修撰
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廣輪銀二檢討番禺梁兆陽
萬求為國子監司業賊即之降授宏文院修撰 檢討番禺梁兆陽
倡助餉說投手版於宋企郊諛自成神武不殺比隆唐虞

小興紀年 卷四 三十五

自成大喜授偽兵政府侍郎
兵政府侍郎二十日首倡助餉之崇
五千金託宋企郊先投手木三
無甚失德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
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
刃百姓皆軍食壺漿以迎王師真
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
世魁因庶吉士金壇周鍾復社名
傳於眾庶吉士金壇周鍾復社名

所知授偽簡討時傳其勸進表最為詭病焉
直金陵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偽宏
名呼為周先生勸進表其手書人
嘆賞同節多含涕忍恥幸其手書
客變過時宮中極不願沈沈元大
竟發而多武功遇湯武而無德
臣子萬幸言者傳為鍾筆又有
人曰此語出君手周介生想不
之千金星金星首用之次日即至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鍾曰太祖初起亦不難也或語鍾以

小興紀年 卷四 三十六

王述其事留寓中授偽修撰者靜海高爾儼檢討投偽編
飲食之薦授編修授偽修撰者靜海高爾儼檢討投偽編
修者膚施劉世芳庶吉士授偽簡討者周鍾而外華亭朱
積亦名士也授原官者祥符史可程閣部史可法弟也以
長班報名被執授原官者真定梁清標夷陵黃燦山陰魯
卓韓城李化麟懷甯劉餘謨霑化李呈祥豐城史垂譽安
邑呂崇烈保山龔鼎也攷口龔鼎諸書作龔鼎雲涉下文
按定凡受職刑辱諸臣姓名詳庶吉士項城趙頻以與
者皆依題名碑改正註不其詳
牛金星同年改偽直指使檢討臨川傅鼎銓庶吉士會稽
王自超待詔韓城高來鳳俱改偽從事庶吉士改外職者
遂平魏天賞為淮揚偽鹽運使秩最崇次偽防禦使西鄉
楊棲鶚攷日史外有楊梅鶚明史
又有梅鶚或另是一人晉江楊明琅明琅斥崇

順帝為亡國君者也檢討改順慶偽府尹者南昌張之奇
檢討改偽州牧者沂縣孫一脈庶吉士改偽州牧者達州
李長祥安福劉肇國麻城傅學禹南昌羅憲汶最下改偽
縣令者檢討趙玉森攷日傳信錄云玉森南直無錫人庚
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三月二十八
日投偽職為四川內江縣王森為宋企郊舊友因請日玉
森能知順逆乃以詞臣為下吏何以風示來者企郊日非
不欲為公周旋所託令親一事挽回上意用力已竭耳玉
森求改山東近地企郊許之後營改京職未授所云令親
者秦沂也沂之姑玉森之妻沂
始觸罪賴玉森挽回始得授職庶吉士大名成克鞏崇德
吳爾燠桐城姚文然蒙陰高珩清苑張元錫陽城白允謙
番禺劉廷琮也投職不詳何官者武陵胡統虞晉江李元
琳杞縣何允光待詔保定張國泰也始不屈而終授原官
者庶吉士東莞張家玉也攷日傳信錄云家玉廣東東莞
人上書於閣日前明朝翰林院

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稱賀於大順皇帝陛
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於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
不臣之且君未及一年有親尚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
家玉得君之且君未及一年有親尚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
不臣之且君未及一年有親尚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
士張先生之且君未及一年有親尚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
臨以心誓無後悔又上書曰前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
賓歸順處士張家玉百拜稱賀於大順皇帝陛下忠臣
士於明為多勸義獎忠於順為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
等當亟為明郵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亟為明隆禮之
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亟為明尊養之而非但為明隆
禮尊養之首孝而順人知有父首忠而順人知有君也至
若家玉殷人從周願學孔子但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
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實欲遂君王之德也當此多士多
方尚在不危疑驚懼之時莫若將家玉之德而刻其書以
布之四方得一人心以收拾天下人心勝歸鄉里為父母
誓殺身為姓少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銘鼎錙諒非負氣守
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書
上聞見之家玉見聞長揖不跪則怒精午門外欲列之顏
色不變卒操刀問曰降否家玉曰不降至三日闕後連入

嗚曰當凌遲汝家玉不為動色又言當凌遲汝父母家玉
乃跪遂釋時家玉父母遠在廣東凌遲非可驟及不知家
玉何以遽出於此後四月降授司務而後賦詩死者嘉善
魏學濂也攷日北畧傳信錄云學濂浙江嘉善人忠
於國事於我失其意四月十九日學濂弟也癸未庶吉士
授偽職司務於我失其意四月十九日學濂弟也癸未庶吉士
忠孝千古事於我失其意四月十九日學濂弟也癸未庶吉士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舌且存之亦避毛公因約有血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適成奇功死且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
尸容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所痛母垂白七十仍
我比兄與弟西年為獨豐高堂無復悲生此詩倚墓木有拱
御就父生死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此詩倚墓木有拱
時清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此詩倚墓木有拱
既望義旗起四方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屈城樓金鉉
家闔門自焚死街頭人投縋從天子井中何累累耳聞
見美殺河人街頭人投縋從天子井中何累累耳聞
將誰殺河人街頭人投縋從天子井中何累累耳聞
死之我死固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
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為嫌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

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明情通理義不得仕宦為言文學者爾坊曰結連豪傑意在報韓隱忍存冀冀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歸而不歸人臣處此亦難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黍稷復漢之節蘇按此論甚允惟既不能早死則百喙莫解耳北畧附載嘉興公討檄出自仇口無足信也年老賊棄不用者晉江何九雲也政曰忠俊紀事紀諸書府尹梁清標李化麟趙鼎俱外任王科道二十七人戶科給事中祥符劉昌以與牛金星同鄉授偽太常寺卿最用事工科寶雞高翔漢政曰解學龍傳亦以與賊同鄉入城即投偽都直指使以原官授偽諫議者吏科滄州戴明說政曰忠俊紀禮科嘉定申芝芳刑科祁門光時亨政曰北事作防禦使禮科嘉定申芝芳刑科祁門光時亨政曰北錄云時亨南直門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巡視東直門迎降十九日闖逆召見而加獎賜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

小腆紀年

卷四

三九

南朝進賢朱徽工科永州彭瑄也給事中改授偽直指使者兵科合肥龔鼎孳也政曰北畧云鼎孳南直合肥籍江兵科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取秦淮媚顧媚也政曰北畧云鼎孳南直合肥籍江御史以原官授偽直指使者掌河南道南昌涂必泓政曰必泓事詳見龔四川道晉江蔡鵬霄廣東道南靖陳羽白政曰必泓事詳見龔道西道汾陽張懋翁政曰解學龍傳云司宗室朱朋榮也御史改偽宏文院庶吉士者陝西道韓城衛頑固政曰史頑固當是遵化裴希度也政曰解學龍傳云司員裴希度同守之譚改偽從事者戶科松江楊枝起偽文論院從事故事選司最重宋企郊專政枝起侍立唱名而已同改者巡按甯國江永詔仁和金汝礪政曰解學龍傳刑科隴西郭充也政曰

本北改外職者河南道咸甯韓文銓授偽山西太原節度使為賊守城力屈死之迹最奇政曰北畧謂韓文銓為偽通踴踴還陝委以晉事與偽權將軍陳永福守太原西拒清兵甚力城陷死之則為節度使近實今從之次刑科青州孫承澤安東蘇京改偽防禦使次河南道麻城熊世懿兵科金谿傅振鐸分授偽府尹同知最下則兵科常熟時敏叩吏部門大呼報名得授偽四川宜賓縣令政曰云敏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敏當城破時客問作何計較敏徐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既授偽選出都聞賊敗遁歸故里其家已為里中兒借名焚掠波及族黨敏歸公然張蓋訟之有司自稱本科知刑科上海翁元益初擬授偽諫議夜被賊傷面以貌陋改偽四川縣令焉政曰傳信錄以畧忠俊又有給事中長沙廖國遴山東道上虞徐一掄者

小腆紀年

卷四

三九

不詳授何職也六部屬六十五人禮部郎中江西劉大鞏授偽大理寺卿秩最崇政曰傳信錄作劉大澤誤依題名事亦誤以吏部員外鄭州金煉色授偽諫議戶部主事漳為二人耳政曰明史給授偽直指使政曰北畧引國難州張鳴駿政曰明史給授偽直指使政曰北畧引國難次吏部高陵郭萬象解州侯佐南昌熊文舉戶部德清方延祚宣城孫襄濟甯陳辰誦 徐有聲南和李甲華州姬珉光化陳聯璧禮部梁山涂原新昌吳泰來泰來者殉難吳甘來之同胞弟也晉江吳之奇政曰本傳信錄題名俱晉兵部館陶耿章光南直朱國壽諸暨方允昌刑部滄州劉慶蕃休甯吳文熾政曰本北畧傳信錄李登雲工部江陵金震生政曰烈皇小識餘姚潘同春政曰本傳

誤作潘湖春
依題名碑正皆以郎中主事原官分授偽六政府屬者也
武進孫節雲改曰烈皇小豐城葉樹長沙趙開心湘鄉賀
久邵以原官授偽政府司務者也改曰參北署傳信錄實
改偽國子監助教者工部錢塘繆沅亦曰偽戶政府從事
也改曰參北署傳信錄忠改外職者吏部郎中萊陽左懋
泰懋第之弟也報名被掠輸銀萬兩授偽密雲防禦使或
曰選授偽兵政府侍郎鎮守山海關改曰北署云第二榜
左懋泰鎮守山光祿寺卿膠州張若麒先以督戰失機下
獄至是與侯恂楊枝起同出獄自成召見若麒自稱甯錦
督戰之功又言天下事壞於黨人數十年自成深然之授
偽山海關防禦使又有刑部主事常熟歸起先者亦授偽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防禦使或曰縣令也改曰忠俊紀事作防海甯劉廷諫以
吏部郎中改偽府尹改曰北署忠俊紀事莆田吳旂改曰
云賊不識字其偽勅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詭費施事務說
事驚有戶部吳堯為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為吳虎云
以戶部郎中甯晉高去奢以禮部主事俱改偽州牧以郎
中主事改偽縣令者吏部公安侯偉時曲周王顯戶部晉
江楊雲鶴汝陽傅薦祥禮部長洲湯有慶無錫張琦兵部
南昌鄒明魁夏縣張恒學無錫秦沂刑部懷遠朱受佑沅
江黃昌允工部王之風樂平趙之璽最下授偽教諭
者江津程玉成也授偽官不詳何職者戶部渭南南廷鑄
安肅鄭爾圻萬城王鳳林蒲州李鍾秀三原王高才北州
胡之彬曲沃衛周祈程之璿禮部都昌余忠宸晉江

黃熙允兵部瀘州黃紀兌州修廷獻馮秉清也京堂
以下二十人通政司參議長洲宋學顯授偽驗馬寺卿方
諸偽官之勸進也自成遜謝曰伊周豈不能為湯武其不
為湯武者伊周之所以博也學顯曰看書到此非天授歟
其諛諛類此改曰本傳信錄計六奇曰自成改國子監為
三堂以司業為正堂學錄為左博士為右授司業懷慶薛
所蘊原官改大理寺正錢位坤並為偽司業改曰傳信錄
子監為三堂云云必非無據北署忠俊紀事謂所蘊號
為偽祭酒位坤為偽助教與傳信錄異今從傳信錄所蘊號
召諸生作文字改曰北署云考監生首題茲中國而推四
統也所蘊大喜列第一以待自成幸太學位坤初不用既
黃緣宋企郊赴部時語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京中

小腆紀年

卷四

三

因有不凡人傳尚寶司卿欽縣吳家周授偽太常寺卿改
本傳信錄忠俊紀事而北署則云偽大理卿又傳信錄曰
家周見牛金星言南方弱弱包納餉銀數十萬免其刑
掠金星云如果包得即與上疏太僕寺少卿曹欽程授偽
但于係非小家周遂巡而退
文諭院從事光祿寺少卿李元鼎授原官改曰本武臣傳
僕寺丞偽以大理寺評事改偽政府屬者羅山周蘭國子
監博士改偽政府屬者掖縣李森先改曰北署傳信錄烈
俊紀事作李春先題名碑也助教改偽政府屬者桐城吳道
新改曰北署忠俊紀事行人改偽政府屬者新鄉許作梅
光祿寺署丞改偽政府屬者武進吳剛思吳江沈元龍元
龍頗用事為吳中通客主人焉行人改偽學正者孝義張
元輔也改曰烈皇小謹以元輔為官改偽防禦使者光祿

監事漳浦林而北路忠俊紀事又云改偽防禦使為
 光祿監事漳浦林而北路忠俊紀事又云改偽防禦使為
 劉明英也使北路列之刑辱諸臣中改偽府尹者行人
 華陰王于曜中書舍人掖縣姜金允改偽縣令者行人廣
 信程兆科學正 王泉中書舍人翼城史起明也傳信
 錄作啓明依 授職不詳何官者行人 吳允謙 李
 之奇順天照磨 龔彝 侯以顯也所載從賦諸小
 不詳偽職亦有刑辱未受偽職者吳允謙以下四人諸書
 安所刻國變錄為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龔彝錢位坤疏云長
 受屈之語然疏出孔昭亦難憑信姑識於此 外任者順天
 巡撫商州宋權以首進降表授原官偽順天節度使前豫
 楚總督益都任濬被執不屈尋釋之授偽四川防禦使

小腆紀年 卷四

本傳信錄蕭按宋權任濬二人諸書不 山東布政參議翼
 載蓋以降 大清後俱顯爵或諱之耳
 城王則堯授偽順天府尹先授偽職到任四月十一日考
 試生員題目天與之 又有江西陳之龍以陝西監軍道降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賊投偽陝西節度使鄒平呂弼周以河南驛傳道僉事降
 賊投偽淮安防禦使未詳何時降也或曰之龍降於甯夏
 云 周見顯炎武聖安本紀紀路振飛王變事推官一人無
 錫顧芬改偽同知亦云知縣知縣六人無錫王孫蕙日
 明史以王孫蕙 謝宋企郊獻表大為自戕所賞授偽長蘆
 為禮部主事 謝宋企郊獻表大為自戕所賞授偽長蘆
 鹽運使 善知縣調濬縣知縣三月十六日應召對孫蕙伏
 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哭改授銓曹命未下十九日城
 陷城中哭聲震沸孫蕙語家人曰毋恐吾自有定心先任
 此命取竹竿曳黃布一幅大書大順承昌皇帝萬歲
 將布懸門徧拉同籍往迎馬素修太史不可走語趙玉森

曰百行以孝為先君太公年高圖畫錦足矣不為徐庶忍
 心為趙苞邪玉森領之出語張琦秦沂與語意合二十日
 河陽偽政府宋企郊各執手板陳姓名孫蕙中忽出一
 紙拱手加額曰臣王孫蕙進表諸人出不意慮中忽出一
 宋閱表微笑且曰好文字將就縷服弗如是日晨起復
 過馬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將就縷服弗如是日晨起復
 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太史大怒叱曰此言何為至我係
 意語猶未了乃命從者挽出之即曰孫蕙赴都督劉欽
 川令是日秦張琦趙玉森亦授偽令皆無錫人也未企
 郊語孫蕙曰貴里同事七人公何以至此孫蕙曰昔新天
 子不棄之知老大人甄拔之力宋公何以至此孫蕙曰昔新天
 周庶常草詔堪作新朝雙璧薄以一官相報耳時選者止
 給偽印孫蕙獨加偽勅一節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蕙曰新
 天子在下皆錢行時南人欲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蕙曰新
 固謝之二十九日發都門命督錦袍失去從馬太史僕許
 姓強假以前導過先帝后梓宮前見俯伏而哭者孫蕙
 設鼓吹前導過先帝后梓宮前見俯伏而哭者孫蕙
 肩膊視一營而去不出與一揖也乘傳所過府以下迎送
 唯謹行近德州城中豎大明中興旗號詢知為德州盧御
 史名世灌者糾集義師截殺偽官又聞吳西平兵且入復

小腆紀年 卷四

京師孫蕙乃乘儀仗焚偽勅埋印磨滅行李上監運封孫
 蕙又恐行李累重復棄之假作乞人以歸至中途倒斃孫
 蕙而下斬水周壽明授偽揚州防禦使次之日忠俊紀
 今從題次新昌黃國琦授偽揚州府尹錄曰傳信錄國難
 名碑正次新昌黃國琦授偽揚州府尹錄曰傳信錄國難
 事作縣令又南畧載十二月十二日 次太倉孫以敬改偽
 州牧皇辭去孫徐步歸寓則賊將已拘家如矣問主人何
 在不有言竟斃杖下以敬原官授偽縣令者黃繼祖吳達
 竟投軍為偽刑政府從事 原官授偽縣令者黃繼祖吳達
 皆無錫人也不詳授何偽職者安福彭三益也日忠俊紀
 進士授偽太僕寺丞者一人丹陽賀王盛日忠俊紀
 名碑 授偽防禦使者三人涇陽武棟孟津李際期日忠俊紀
 際期服闋進京二月二十五日為選司 平陽王道成日忠俊紀
 所厄怒甚聞既入通其姻姪遂授職 平陽王道成日忠俊紀
 日道成單騎至州州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偽府尹二

人順天楊傲河南鎮青括偽州牧一人鄭縣徐家麟或曰

偽山東防禦使也依日傳信錄家麟於州牧中云蕭

乘印而逃北畧引國錄偽縣令五人井研胡顯嘉定施

鳳儀上饒徐敬時扶風王秉鑑依日解學龍傳云韓城高

辛允也依日烈皇小議以為惟官又南畧胡時亨奏施鳳

造者未審以何偽職管儀仗不可用亡國之器類自賄十金

午正月有進士徐敬時舉兵廣信被殺是亦傳鼎銓張家

附志也教職一人清苑王爾祿也舉人授偽知政使者二

人王學先依日北畧云庚午舉人王順杞學先里居未詳

順杞順天人以寇急探親宣府降賊隨入京者也偽防禦

使一人山西王皇極偽府尹一人平定高丹桂偽縣令三

人武大正者里居不可詳授山東偽平原令又宛平王仙

芭依日北畧云第三榜特授宛平縣福建鄭逢蘭亦授偽

縣令焉生員授偽縣令者一人順天王明偽府尹王則堯

考選吏政府除官第七名者也爵里不可詳者偽宏文館

學士王華偽鴻臚少卿張魯偽從事王奇才程光貞偽司

務董獻廷又有冉希舜韓士偉俞忠賓張應麟者亦不詳

授何偽職也未陷京師時武臣降賊者不列書降於陷後

者往往為賊殺死惟都司武進董心葵依日據某氏談故

周延儒門下客也賊出之獄心葵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

要自成賞之願亦不詳授何偽官焉其有降賊而未授

官者求之宋企郊企郊曰諸公何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

當另用一番人諸人既絕望始以漸逃歸既未授偽職故

小腆紀年 卷四 辛五

名亦不著自黨崇雅以下南都逆案滿署者悉著釋官家

其有名列逆案而今不可詳者則王承曾向列星李桐王

之牧梅鶚吳嵩允顧大成姜荃林八人也

徐鼎曰諸臣先後降賊慨係之壬子何瑣事類書無足日

也不日叛降曰降臣何明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

死以至此極也夫國亡君死為人臣者仗戈匡復宏濟艱

難計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為其上又不肯為其次

隱忍貪味廉恥道喪名辱身危愧恨莫及如魏學濂者亦

可哀矣吳爾璉張家玉傅鼎銓之晚節自蓋所謂能改過

者乎餘子瑣瑣諫不勝誅連類悉數不已猥乎嗚乎此春

秋三叛人名之義也

聞賊殺明勳衛武臣之投職名者

自二十一日百官投職名凡勳衛武臣聚一隅不許星散

是日斬諸平則門外凡五百餘人

徐鼎曰曰殺投職名者何明諸臣之非以抗賊見殺也

癸丑聞賊拷掠明臣之猶在其官者

百官之投職名也用者既分三等投偽職其不用者每官

用馬兵二人執刀隨之驅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鐵索鎖

五人一串驅逐如羊豕然少遲鞭撻雨下有仆地暈倒者

頃之忽傳僞旨云前朝犯官送權將軍劉處分既至劉方

擁妓憐飲命兵士回營守之明日復至劉所以次論賊內

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三萬餘

小腆紀年 卷四 辛六

惡不上聞賊道其賊被掠最酷而死謂者稱初劫掠
數日囊已竭矣不勝再掠詭言藏金在宅須自發之賊令
二人昇往其宅已為賊將佔久諸博平侯郭振明收日傳
物盡為賊有矣昇還越二日死博平侯郭振明收日傳
令民聞子弟負笈就學使貧者不以脯脩富時賢之武
定侯郭培民永康侯徐錫登鎮遠侯顧肇述西甯侯宋裕
德懷甯侯孫惟藩太康伯張國紀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
王先通收日傳信錄云遵永甯伯王長錫彰武伯楊崇猷
安鄉伯張光燦南和伯方履泰都督周鑑李國柱劉岱冉
孔悅駙馬都衛冉興讓錦衣衛千戶梁清宏李國祿或迫
賊掠死或賊東行時殺死以為殉難者謬也收日計六奇
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况主其事者為吾三四品京堂
郡之宗伯某某乎黃金有盡青史無色矣收日傳信錄
掠死者太常寺卿金壇王都或曰釋而遁也云初八日釋

小腆紀年 卷四

辛亥

夾昇至家即死而北畧列之幸免諸臣忠依紀事列之通
跡之臣未知孰是又北畧以為崇德人誤也據題名碑改
國子監祭酒清苑孫從度以悍妻罵賊觸怒被掠死收日
史云從度病臥金臺會館有羅將軍來居孫遺僕持名刺
致意羅大怒即騎入內驗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僕
索繫其頸並昇孫過已寓孫孫立斃妻十指俱斷乃承史
藻奇害多金得七千兩由是翰林皆坐銷萬金國變錄云
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於家傳信錄云追銀萬計死於高
所銀數不同疑甲乙史可據又諸書皆云祭酒北畧以為
官太
楚勳收日傳信錄云純德督順天學政從題名碑正零陵陳純
德收日傳信錄云純德督順天學政從題名碑正零陵陳純
德死於嚴刑忠依紀事亦云受刑之臣北畧引國難錄二
夾留 皆掠死惟新昌俞志虞嘗奏太子宜監國南京不見
聽城陷既自縊家人救之突邏卒至遂被繫受掠釋至家
憤病死收日傳信錄或曰純德亦殉難焉收日明史北畧謂

編死 部屬以下掠死者工部郎中青浦李逢甲主事湖口
鄉逢吉中書博士 吳之瑞也掠後死者工部侍郎常
熟陳必謙收日北畧云必謙常熟人夾二次傷被幽同幽
土賊傷其掌者展轉嘆息必謙枕一石塊躬寢如常述歸遇
指數日病死知興化府會稽曹惟才也掠死復生者兵部
主事長洲申濟芳也收日北畧云濟芳長洲人為長班所
芳實貧夾損一足與陳必謙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數
人申亦與焉移至館乃復活甲乙史云四月初九東報已
急在繫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予繩自 掠未死者兵
部侍郎泰州張伯鯨遁最早尚書新鄭張縉彥被掠後脫
身走太原挾壯士黃冠遜而南收日北畧州記張一方蔡
原一方元吉投偽將陳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縉符
不發及縉彥計脫奔豐峪山著黃冠走盤駝地皆上然縉
人肝而食賊追捕甚急忽一方元吉俱 吏部侍郎孝感沈
至遂脫於難他書以為戮死者誤也

小腆紀年 卷四

甲

惟炳上元雷躍龍兵部侍郎嘉興金之後論德南昌李明
睿於賊東行時釋出遁先後被掠者通政司參議漢中趙
京仕給事中鄧州李永茂甯都會應進太倉錢增御史苗
田黃熙能武進何肇元郎中大興劉獻績黃岡朱帶煌惠
安張正聲敘州聶一心主事澄海蕭時豐鍾祥李向中常
熟趙士錦丹陽彭敦歷懷甯劉若宜晉江楊元錫華亭王
鍾彥中書博士 朱國詔光祿寺丞仙遊林蘭友太常
博士江津龔懋熙知鉅野縣同安蔡國光也元錫十四歲
登甲科時人榮之既敗節詆之尤甚焉鍾彥或云自縊死
也入銀不掠者嘉定伯周奎以身免收日北畧曰城既破
稿之即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其室奎夫人卜氏姑
媿告自縊卜即先所自出也諸書皆謂法兵士辱奎特

發祥以抗言願回籍被拘者行人福安劉中藻俱夾而後

釋焉致日傳信錄以萬發祥為偽縣爵里不可詳者有張

昌齡李天桂宋之顯吳伯宗范志方張泰徵致日本傳信錄小字註

或夾死或不死又有拘而未夾者有楊若橋汪光緒致日本傳信錄

變錄致日本傳信錄爵里亦不可詳也既而偽軍師以帝星失明奏請

停刑然死者已過半矣有御史某得為宗敏幕客歌唱狎

暱獨免於禍降官之年少者戲弄至不可道焉

徐鼎曰不曰拷掠明臣之投職名者何紀實也諸臣亦有

以不投職名被繫者矣然則何以不別白之曰無足論也

諸臣既不能以死報國又不能遁跡保身依違不決以陷

於囚虜辱亦甚矣吾惡乎別白之禮曰刑不上大夫養廉

小腆紀年

卷四

甲申

恥也有明待士孔厚獨廷杖一事歷代所無上既不以廉恥待其下亦不以廉恥自待勢去柄移毒痛遂遍豈天所以報作法之涼歟不然何酷烈之似也

闖賊縱其黨淫掠

賊之初入城也禁淫掠殺犯罪者四人民間信之嘻嘻自

若既而賊將距巨室籍子女為樂而兵士以搜馬搜銅為

名沿門蜂聚初曰借鍋爨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

女姊妹作伴藏匿者徧搜不得不止愛則擄置馬上或一

賊挾三四人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亦死一人而不堪衆

矚者亦死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有士

子以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謂女曰汝認姦便斬頭遂坐

誣殺士子偽兵政府侍郎王某為同鄉人示禁兵掠劉宗敏大怒訴諸自成罷職繫獄越宿出之有徽州人汪箕者貲數十萬計家室不保乃獻下江南策願為先鋒前進自成喜以問宋獻策策曰此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箕遂掠死

甲寅明降賊諸臣勸進

諸臣表有云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漸德南中所傳為周鍾語者也自成遂許稱符命出銅鑪漆盒各一刻永昌年月日文云得之大內又許飾番僧稱西域天竺國知中國有新天子登極入賀者自成偶升御座內臣進冕旒頭痛如裂又見白衣人長數丈手

小腆紀年

卷四

甲申

劍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見宮中御用服器輒震懾若有物憑之以此不敢遽僭號至四月朔宋獻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位牛金星亦以為言乃釋鴻臚寺官之被拘者復原官習儀以候即位自成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從者數千人

乙卯明吳三桂襲殺闖賊兵遂據山海關乞降於我

大清

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崇禎初以武舉歷官都督指揮後襄坐失機下獄擢三桂總兵十四年前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入總兵於甯遠三桂偕王樸致日本傳信錄一作馬科楊國柱等與

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者花明雪豔獨出冠
時雅時田如擅寵兩宮不為所奪火羽書相望於道宗居為
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
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且分西宮之寵出重賞購圓圖
蔽之以此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
左右供御事不里順遂命遣還故園圓仍入周邸延慶
耳上念國事不甚領遂命遣還故園圓仍入周邸延慶
為上荷董奉詔出錄山海經道者編巨青門以外嘉定伯
出女樂送其父喪家木幾闕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
周周許詔延陵千金為聘陳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
貝倫勝送其父喪家木幾闕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
初索金帛次錄人產喪亦與焉闕挾以招其子許以通侯
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
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
為即作書與襄毅勒軍入關縞素發喪三日天旅西下
賊過半賦憤襄毅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入口俱遭屠
戮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圖歸於城援訪得
京出走各委其輻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書
夜不歸尚未知圓圖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援訪得
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聞之大喜結五綵樓備禮
弗儀親往迎迓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圓圖將正妃位辭
不奉命延陵乃別娶中閭後婦悍妬圓圖能順適其意用

小腆紀年 卷四 聖七

謝銘華獨居別院圓圖之養姥曰陳黃幼從陳姓本出於
邢府中皆稱邢太太久之延陵潛蓄異謀刑窺其微以齒
暮請為女道士戊午滇南平籍其家俱入禁掖邢氏獨不
見於籍云沈記畧同脈脈蕭蕭按諸傳記非有真摺皆伏附
吳偉業圓圖曲而為之詞存之以廣異聞可也又陳其年
婦人集亦云圓圖字晚芬晚武安侯劫置別室中侯武
人也圓圖苦以邊事急留之京師為偽權將軍劉宗敏所
得奴不能隱曰籍入矣三桂抵几於地鬚髮奮張曰大丈夫
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為叱左右斬來使參將馮有威
進曰當收其金幣使彼不及備何必役此偽官三桂遂伴
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即降報書復命益募兵至七千人卷
旆馳還襲殺賊守關兵賊將負重傷逃三桂遂據山海關
與副將夏登仕等歃血盟而登仕本秦人有降賊心三桂
知之酒次以女許字登仕割襟定約委諸將守關而已

小腆紀年附考 卷四

戰事道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奉書乞師於我

大清暑日三桂以蚊負之身而鎮山海思堅守東陲而鞏固京

師也不意流賊犯闕奸黨開門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天

人共憤眾志已離其敗可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謚思未泯

各省宗室如晉文漢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三桂受國厚

恩欲與師問罪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乞念亡國孤臣忠

義之言合兵以滅流寇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而已

哉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先是我

章皇帝命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率兵經畧中原既得三桂書乃

命漢軍齋紅夷砲進發山海關自成聞三桂之據關也切

責劉宗敏而遣唐通統兵禦三桂又遣白廣恩往永平救

小腆紀年 卷四 聖七

援

徐彞曰日襲殺闖賊兵何不于三桂以討賊之名也其始

也國破君亡託於父命則藉首降賊既以床第之私效倚

庭之哭彼其昏淫頑逆之心曷嘗有一君父仇讐之說哉

而論者僅誅其晚節猶盛稱其復仇抑遺於誅意之旨矣

明總漕巡撫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治兵淮安

振飛既遣金聲桓等將兵防河乃會淮安七十二坊集義

兵坊舉生員二人為坊長為副令自為操演戒作報夜則

巡邏以備非常既聞京師陷振飛集紳士出塘報於袖中

曰代我者至將縛我出迎乎抑勉力一守乎振飛泣眾皆

泣乃散漕糧四千石於民與按臣王燮同心固守淮城以

安

徐鼎曰前書振飛防河變誅賊黨矣此並書何嘉二臣之
協和也往者遼東之敗城非卑阨也兵非寡弱也經撫不
和遂潰散而不可復收耳夫大厦非一木所支戮力同心
庶濟艱險彼怙權相軋者亦有愧於二臣哉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四

續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彭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江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驥

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誓師勤王次於浦
口

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籍祥符人也世爲錦衣百戶母
尹氏方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亦慷慨自許
好讀書舉崇禎戊辰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是月朔聞賊犯闕乃與戶部尙
書高宏圖工部尙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
侍郎呂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太常寺卿
何應瑞應天府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朱之臣太常寺寺

小腆紀年增攷卷五

丞姚思孝吏科給事中李沾戶科給事中羅萬象河南道
御史郭維經山東道御史陳良弼廣東道御史周元泰山
西道御史米壽圖陝西道御史王孫蕃四川道御史朱國
昌誓告天地馳檄勤王檄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
之盛而紬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
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著靖康廢而宗澤李綱之氣烈
彼皆慝從上作孽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良嶽之峯而
並厲義風烈烈發霓裳之奏以爭鳴况休命篤於上天明
德光於青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凶氛二祖之廓清號同
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迺至今上特與宏
謨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祖之祖武重光當冲齡而掃

恭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
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
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
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
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瘦劍通宥罪不難以一人之過以就
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
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積責以赤心而
報主下之自失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
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
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墮
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涉

小腆紀年

卷五

二

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殄寇饑旋騰血濺天潢烽
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伯圖無復追其二
駕迺者介馬橫馳夫繼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
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
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
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
官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
以贊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
往名班國士蒙爲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
於武庫糗無壅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而承
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誦此則萬代之

所瞻仰雖九廟亦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於即戎必義
巨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
機何茲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
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變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
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攸殊然使平準法行卽陽
翟之雄豈得舉其奇貨又如手寶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
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
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
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
四城遂無男子嗚乎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輜出
塞本僥倖之圓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
之仁迫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歐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
卿之被拷者痛嘗鄭監門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害者酷肖
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逆歲報陷如西安太原
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若一時之牛酒
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怪遂成胥溺豈不冤哉
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
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
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哉法
等習不足以效謀慎何辭於卽死實切執及之願輒道托

身之呼人理尚存我求必應如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睚陽
之援竟停則鬚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温嶠有
迴指之旗封章上達於北辰奮筆敢駕於南史足為過計
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挽心
瀝血之至渡江抵浦口問北京陷可法痛哭首觸柱血流
至踵議提兵決戰羣僚諸將請先擇君以定南都可法乃
身還南京是時勤王之師南都諸臣外有在籍兵部侍郎
徐人龍主事雷演祚浙江台紹道傅雲龍與台州知州關
繼紹通判楊體元推官張明弼知縣朱騰熊在籍前靖江
知縣臨海陳函輝又臨川僉事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風徐
珩等皆刑牲誓師各有檄文並不著錄惟陳函輝一檄為

小輿紀年 卷五

世所傳文曰嗚乎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
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逼虹日相君素車
馬錢塘怒擊江濤嗚乎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
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
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
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歷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
矣始政誅瑞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為衣九
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
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速至覆轍有
何失序嗚乎即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
者跋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

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皆豈共生嗚乎誰秉國
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
軍置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
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係忠臣此則劫
運真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
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
州九內鳩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慘安逃景亦斃
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
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與夷羿逢蒙難免
少康之並侈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
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乎遷

小輿紀年 卷五

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
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仰國
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鼙齒齒穿斷五更鼓角共
灑中包胥之淚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
協恭在位願如恂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
無君金陵威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
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
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
憤殲厥渠魁馬叶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子而扶
神鼎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穢穢
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

明鑒此血誠謹檄未幾奉南都詔不許草澤勤王詣路兵皆罷

徐鼎曰曰次於浦口何譏之也顧炎武之言曰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即當星馳赴援奮不返顧今先帝大行旬餘日矣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夫是時桐廬光汝之賊窺伺陪京勢難輕動况千里赴援鞭長莫及炎武之論毋乃刻諸顧鼎以為不然者闖賊陷潼關破榆林殘全晉蹂躪武兩月前已駸駸有逼長安之勢矣使諸君子先期誓眾捲甲星馳則懷光至而奉天圍解西平入而九廟重安又何至以柏舉之亡勞申包胥倚庭之哭米賊之拒啓法孝直獻蜀之謀哉君子

小腆紀年 卷五

木

謂秦伯河上之師不足以言勤王也

辛酉明降賊臣鞏煇燬太廟神主

時偽禮政府已改定朝儀官職名號士大夫相接體制刊刻成書暨登極演禮頒詔釋菜郊天祀廟之期煇不俟期即於是日移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餘悉燒燬徐鼎曰書盜例不名煇何以名特誅之也煇為明之大臣非牛宋側陋失志之人比也廉恥之不惜倫常之不知並鬼神在天之靈亦不畏蓋亂臣賊子中無忌憚之尤者矣故書名以誅之

閩賊命其黨考選舉人

是日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舉人次日燕都日記云出

天下歸仁焉花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等題又云順天偽尹考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就試者七八十人取者實授舉人不取者望雲霓也等題

丙寅閩賊鑄九璽不成

自成既定登極期癸亥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乙亥釋諸在繫官遣偽將軍分駐北直等處畿內山東河南赴任偽官多泰晉生員之無賴者奸淫貪殺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臨淄濟南之間行道不通武定州東南市皆賊濱州城外殺人如麻自成號其老營兵為老本給米止數

小腆紀年 卷五

木

斛馬豆日數升老本頗怨之先是鑄永昌錢字不成文是日鑄九璽又不成自成始懼

徐鼎曰自成發難荆襄流毒秦晉蕩神京殘原廟彼其心豈自以為盜賊哉蓋亦以天命自疑矣劫運既終詐力亦屈向之狂噬而莫抵禦者卒亦不能全軀命而遁天誅雖曰凶惡使然抑孰非天為之哉特書之見神器之不可力爭也

己巳閩賊率眾拒吳三桂大殺明勳戚大臣

初三桂之報賊書以願見東宮也賊計以定王往三桂檄自成曰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其父曰見以父陰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報晉掃寇

警方急宵遠巨鎮為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
為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返道路坐失事機不意
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魏巍百雉
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
可恨側聞聖主宴駕臣民慘辱不勝毗裂猶意吾父素負
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
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
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
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為母罪人王陵趙
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嘔啜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
子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

小腆紀年

卷五

八

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柱不顧也又
移檄遠近畧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
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闕犬豕據於朝廷弑我帝后
刑我搢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
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日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
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試看赤縣之歸心仍
是朱家之正統自成聞之大驚謀之劉宗敏李牟諸偽將
就樂已久殊無鬪志自成乃殺陳演魏藻德朱純臣等六
十餘人於東華門外下令親征挾皇子吳襄自隨劉宗敏
李過皆從而命李牟牛金星居守辛未西長安街有私示
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云云莫識所從來降臣何璫微以

壬申望日參牛金星金星諭以謬言四起各自謹懼少出
門由是降官皆生悔心有為僧道乞丐而遁者或偽死蓋
棺竅其下而出城焉

壬申明路振飛王變誅降賊臣呂弼周

弼周者原任河南驛傳道變座師也攜偽參將王富赴偽
防禦使之任游擊駱舉伴迎之中途執以解變叱使跪弼
周罵曰人也不認變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叱左右截其
耳細鞠其事賊及聖上東宮所在弼周不答解至軍門振
飛舉勝勞駱舉簪花旁立縛弼周富於柱集善射者立二
十步外人發一矢射者盡乃副之衆情大悅時偽制將軍
董學禮襲據宿遷振飛命鹽城守佛王某擊殺之又擒偽

小腆紀年

卷五

九

官胡來賀宋自誠李魁春沈于河斬叛將趙洪順等威震
河上

徐肅曰聞之顧炎武曰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

癸酉我

大清師次西拉塔拉

攝政王報三柱書曰向欲更明修好屢行致書今則不復
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
流賊戴天真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為敵今勿因前故
懷疑昔管仲射桓中鉤後稱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
故土晉爵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
永也是日賊前鋒至永平三柱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焉

得於四月初四日即降三桂乎自成乃遣降臣王則堯張
蓋通之降在自成棄京師後也 若麟奉太子如三桂營議和三桂送則堯於我軍攝政王
斬之趣三桂進兵自成乃殺襄懸首於蠶還京又殺襄家
屬三十餘人

徐鼎曰不日殺明京營提督吳襄而日殺吳三桂之父何
罪三桂也

癸未闖賊走還京師縱其黨大掠

初自成之東出也牛金星冠帶具內閣儀仗往來拜謁誇
其鄉人限商人三日開店弛九門出入之禁既微聞自成
敗乃復嚴門禁毀城外民居佛寺運兵器上城為守禦計
是日自成自承平馳千里馬一日夜至京師大隊入城無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復紀律夜肆淫掠婦女哭聲震天投井死者不勝計民間
傳言吳三桂擁太子入城令臣民為先帝發喪降賊官薛
所蘊以宋獻策密令出京熊文舉龔鼎孳涂必泓皆短襖
做袴幅絹蒙妻妾首狼狽出平則門竄榛莽間席地號嘆
聞攝政王與朝紳蕩滌前穢乃復入京受官焉 攷曰詳詳
道人遇變

乙酉明高傑寇揚州

傑字英吾米脂人初為李自成先鋒後以通自成妻邢氏
而懼偕以降於賀人龍孫傳庭之督秦中也令傑與白廣
思為前鋒潼關不守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十三總兵有
眾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呼高兵

至居者喪失魂魄抵揚州焚掠城外揚人厚犒之不聽是
日圍揚州江南北大震

徐鼎曰高傑總兵而伯爵者曰寇揚州何惡之同於賊也
傑以降盜膺爵受封爵不思感恩圖報乃復逞其虺蜴
之性魚肉吾民是所謂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懟者也烏
可以既受朝命而諱之哉

丙戌明游擊高桂義民許來春起兵誅闖賊偽官於泰安州
京師陷知州朱萬欽聞之逃偽防禦使牌示軍至軍妻軍
去民妻八字州人大懼繼又逮紳士趙某掠餉 攷曰紳士
趙某原記
趙人自縊於是原任游擊高桂鄉民許來春糾百餘人奪
門入執偽防禦並其黨數十人斬之偽將郭昇自兗州來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聞防禦誅攻陷州城桂來春死之同死者治中蕭協中生
員 國鉉投井死舉人徐柝城頭罵賊死生員王德曰巷
戰死房伯龍黃應瑞劉孔訓蕭獻吉楊應薦胡會隆趙聖
文先後不屈死布衣馮魁軒闔家自焚死 攷曰本正度
為官據城記
徐鼎曰自桂以下皆舉義不克而死者不口死之曰起兵
何大倡義也狷介之士容有死節而不能倡義者倡義則
仇賊仇賊則必死君子以為有必死之心而後動於義故
舉其大者以書焉夫草茅未仕之臣死國事者昔人以為
過情例之未嫁女之守貞茲何以許之哉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君親
之義國亡君死則臣文武反顏事仇而草茅忠義之士乃

能仗戈匡難奮不顧身事雖無成志則可取矣此綱目之
所以書韓人張良歟

明貢生馬元駮生員謝陞起兵誅闖賊偽官於德州

香河知縣朱帥欽者慶藩宗室也棄官走吳橋偽防禦使

閻傑囚之德州時酷比餉銀截指割筋逃匿者火其家民

不堪命元駮陞一呼而起執傑與偽州牧吳徽文放日徵文亦作

文訊之偽州牧乃不識一字言係紅旗手押解山西生員

赴州牧任生員贈以百金使代任者衆鬻而食之放日本

紀事滄州奉帥欽權稱濟王移告遠近竟青登萊諸州皆堅壁

自守陞即南中謗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

徐鼎曰不日何以事類書且闕疑也

小腆紀年 卷五

西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駟起兵誅闖賊偽官於臨清

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以主事督畫督師李建

泰軍建泰降賊駟遁至臨清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權州

印部署鄉勇斬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復臨清濟甯傳

檄山東畧曰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

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若狂愚悞無

知開門揖寇關城一啓毒楚交加一官而徵數萬金一商

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尊縱卒姦淫不遺算功將

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土

寨來歸者甚衆與德州謝陞遙相應焉

臣竊曰當日之起兵誅偽官者猶有巡撫宋權李鑑御史

曹溶等何以不類書乎是皆以賊爲贊投誠
聖朝攀龍鱗而附鳳翼立功名以自顯者非諸君子知其不可
而爲之者此也宜詳

國史貳臣傳茲不得以類書焉

丙戌闖賊僭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

自成既決計西行是日僭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爲帝后

立妻高氏爲皇后稱大順永昌元年牛金星代行郊天禮

午後運草入宮留殘卒數千人擁大隊而行祖光先谷可

成殿後須臾五鳳樓火起延燒宮殿太廟及九門城樓賊

兵私厲亦火城外草場皆火夜如白日餘賊飛馬殺人百

姓各以牀几塞巷口或持挺突出擊之賊東西馳不得出

小腆紀年 卷五

吉

多難於是士民議城守搜遺賊自成在途聞之將遣兵屠

城會吳三桂兵已有過都城而南者遂止初牛金星嘗入

朝議登極在途怒癩僧命殺之僧笑曰和尚一個頭汝輩

幾萬頭卻如何語畢失僧所在偽軍師宋獻策亦嘗云我

主只可爲馬上王溷過幾年而已既入京師果敗亡不復

振云先數日賊拘銀匠數百鎔所掠金及庫藏器皿爲大

磚而竅其中搜民間驛馬盡藏以四故潰散而貨財不匱

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鼎袁宗第劉芳亮李錦七僞侯者

每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都歸者腰皆

有黃金瓊寶飲卮人酒擲金與之或給珠一握無所吝白

廣恩家珊瑚高累尺皆禁中物也後自成每去長安居民

爭入所居搜金銀中夜失火燒秦王府幾盡獨民之有力者得最多故大富者衆數十年後關中人猶從雨後泥土中拾得珍珠云

明參將曾英敗獻賊於忠州

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戰火其舟百餘賊死千計及英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明馬士英以兵迎福王由崧於江上

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與懷甯阮大鍼同中萬曆丙辰會試又三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啓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中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餽道朝

小腆紀年

卷五

七

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鍼坐逆案失職以避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周延儒之內召也大鍼輦金錢要以援已不可則以士英屬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被逮遂起士英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盧鳳等處軍務永城人劉超反士英誘而縛之以獻於朝又堵禦流寇有功闖賊逼京畿福王潞王周世孫各棄藩南奔諸王皆宮眷隨行獨福王子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飄泊士英陰使人導之借淮撫路振飛舟南行已而北京凶問至南都諸大臣議立君惠王瑞王桂王道遠難致諸王之在淮上者福王屬親而在邸多不類事潞王倫次疎而有賢聲意多屬焉時史可法督師在浦

口前侍郎錢謙益兵備僉事雷演沂入說侍郎呂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親親天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勢將修覺三案視吾輩組上肉大器然之遂與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移牒可法言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可法謂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因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說身還南京士英欲居據戴功既得可法移文即結靖南伯黃得功暨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移書諸大臣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責可法當主其議發兵擁王至儀徵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倉卒議迎立焉

小腆紀年

卷五

七

徐蕭曰以兵迎何罪士英之專制也神京傾覆宗社邱墟立君既不可緩福王未爲失正事機呼吸聚訟盈廷匪以兵迎事靡有定斯亦祭仲行權之旨哉然則何以罪士英也春秋之法誅心而已士英非有利社稷安民人之心會屏王爲奇貨挾悍將以要盟其罪烏可道哉

五月戊子朔兩星夾日

是月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至十月乃復天狗下尾長

白竟天

徐蕭曰特書何紀異也

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檄吳三桂西行追闖賊

明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師西江米巷商人聞之乃合
貲爲三桂家發喪具棺衾殮之三桂請護太子入京師攝
政王不許檄之西行三桂乃送太子於高起潛所或云逸
於民間旋入皇姑寺或曰太子非真也三桂追賊至定州
清水河下斬其僞果毅將軍谷可成祖光先墜馬傷足自
成復大敗三桂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奪回金銀賞將士
故論者亦以此多三桂之能復仇焉

庚寅我

天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

初都中聞太子在吳軍原任御史曹溶率眾城守搜餘賊
錦衣衛都指揮使駱養性與侍郎沈惟炳等立崇禎帝位

小腆紀年

卷五

七

哭臨備法駕迎太子於朝陽門望塵俯伏及登輿非太子
也眾駭愕問前騎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我

天

清攝政王率滿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標驟遍紫禁布位廬諸

臣具勸進表我大學士范文程僞爲不知者論衆曰我國
皇帝去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傳令自初六日癸巳始爲
崇禎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謚爲懷宗端皇帝周后爲
烈皇后改葬於田貴妃之寢園從賊最著如熊文舉楊枝
起朱徽者亦前前穢同哭臨焉時都民搜斬餘寇不已因
下令薙髮者卽非賊於是官民悉薙髮無遺焉
明馬士英史可法奉福王由崧監國南京
先是四月甲申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宏基提督操江誠意

伯劉孔昭尚書高宏圖程註南京守備司禮監韓贊周及
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集議於朝大器時典禮兵兩部頓
筆不肖下給事中李沾厲聲曰禮莫重於尊君兵莫先於
衛王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得以頸血濺公衣矣劉孔
昭亦嘗大器不得出言搖撼大器不敢復言乃以福王告
廟乙酉諸臣具啓迎於儀徵丙戌王舟次觀音門丁亥百
官迎見於龍江關王素衣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馬自
三山門入至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路入王遂避自西門
入至饗殿禮畢謁懿文太子陵乃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
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內守備府爲行宮百官進見
王赧然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又陳戰守大計謂當

小腆紀年

卷五

七

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
答已丑百官謁王於行宮靈璧侯湯國祚許戶部措餉不
時其言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
御史祁彪佳亦以爲言羣臣既退議監國登極張慎言曰
國虛無人可遂卽位史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
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祁彪佳曰監國
名正蓋愈推讓益彰王之賢德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示
海內無因以自利之心而江北諸大將使共預推戴則將
士亦歡欣然後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徐宏基等然之議
遂定是日大臣勸進箋再上王許監國庚寅王行告天禮
祝文入雲霄衆異之升殿百官行四拜禮徐宏基跪進

監國寶百官再行四拜禮乃退發大行皇帝喪大赦天下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俄有傳後日即登極者蓋呂大器以異議懼禍請登極以自媚也郝彪佳曰今日監國明日即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議之乃止徐鼎曰潞王之在杭州也命內官博訪古玩拒監國之請稽首歸命是其懦弱無能豈所謂賢明可定大計者乎論者謂潞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不在馬士英下然則當日之擁立福王者固私而議立潞王者亦未為公也使文武諸臣援倫敘之正屏功罪之私迎少康於逃荒奉琅琊以篡統則馬士英劉孔昭輩既不能以擁戴要君而諸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君子亦何至以定策之二心為羣邪所挾制哉門戶既分蘭艾錯出貪鄙無恥如錢謙益者妄附清流進其簧鼓遂使史彌遠以定策居功商太史以爭立懼罪偕始既禍敗斯熾春秋責備賢者可法豈無罪焉先士英於可法者見可法之制於士英也

明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舉萬曆庚戌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隱政事皆決於北慎言從衆僉名而已時朝廷新建以慎言宿德重望命專理部事壬辰明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宏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宏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時以宏圖物望所歸改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可法同入直方廷推時劉孔昭據臂欲入閣可法曰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又議起廢眾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特舉阮大鍼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議自是始構怨焉

徐鼎曰閩之顧炎武曰國破君亡普天同痛可法等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推恩常例希正揆席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葬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日若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由而起惜乎可法諸臣之見不及此也備書之交讓之也

明命兵部員外郎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寄家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元吉宣諭犒賞元吉者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湖州推官捕盜有聲以計典錫穀為永州檢校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寺評事軍前監紀能調和諸將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枕以母喪歸癸未起南京職方司主事進郎中時以四鎮不和元吉請行扁舟造傑壘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傑曰吾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分掣淮南甚便過江過天子輦轂地非

公等兼爲國家意也諸將應曰諾顧獨耽視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子女瓊寶累萬萬元占上疏曰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兵以民爲叛環攻弗釋粹有寇至必至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江北郡邑接連山東河南賊騎處處可到勢必需兵堵剿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經過駐扎地方使城外居民盡移城內聽兵住空房嚴禁毀傷仍諭居民出城買遷有司將領共相防護禁搶掠則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其在今何獨不然乎揚州士民王傳龍亦公疏云東省附逆淮揚人自爲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

小腆紀年

卷五

辛二

兵先亂殺人則積屍盈野汚淫則辱及幼女新舊城環圍絕糧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也時江南巡撫鄭瑄奏江北劉澤清兵欲渡江三吳百姓呼吸變亂臣遣書高劉二帥不宥止兵請敕操江武臣速援京口鳳陽參將戈士凱亦報劉澤清沿途殺劫逼攻臨清明以張應元爲承天總兵

癸巳明爲崇禎帝發喪

是日我攝政王亦命臣民爲崇禎帝舉哀
甲午明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部尚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

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擢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京師陷諸大臣議所立曰廣與呂大器主立潞王而諸帥奉福王至江上於是文武官並集守備太監韓贊周宅令各署名曰廣曰此大事請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攝焉廷推閣臣遂不與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首日廣乃與鐸並命鐸益津人天啓壬戌進士亦以庶吉士授編修崇禎十一年春經筵進講唯天下至聖章旁及時事有白骨如林語壯烈帝切責其敷衍支吾明年大學士張至發奏東宮出閣時設侍班四人講讀六人校書二人皆以翰詹兼任廷議舉

小腆紀年

卷五

辛三

黃道周至發屏之而以鐸爲侍班尋乞假歸十七年三月擢禮部尚書未至而京師陷至是以入閣召焉
明以周堪廣爲戶部尚書

明起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改呂大器爲吏部左侍郎以練國事爲戶部右侍郎解學龍爲兵部左侍郎賀世壽爲刑部右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右侍郎

是時可法宏圖收召人望自尚書都御史侍郎以下通政司則劉士楨右道政則侯峒曾大理卿則鄭瑄光祿卿則許譽卿太常卿則朱之臣少卿則左懋第國子監祭酒則羅大任召誦籍之科道章正宸揚時化莊鰲獻熊開元袁愷姜琛張煊李長春喬可聘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立李曰

輔李模等復原官調侃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為文選司官其給事中李沾以下諸人亦各升轉雖人不皆賢而或以物望或以資格銓法秩然自劉孔昭憤不入閣李沾覲視卿貳馬士英乘之而入而逆案諸人接踵起國事始大壞矣

徐鼎曰詳紀何喜初政之有可觀也

明衡王 起兵誅闖賊偽官於青州攷曰明史諸王傳有

一憲宗子諸傳二傳均無崇禎年

衡王卒諸生驅殺偽官請徙內地時河北山東各殺偽官

稱起義濟甯有鄉官潘士良者攷曰武臣傳云士良萬曆

癸丑進士累官刑部右侍郎

以回兵楊利等入城殺偽將偽道科自為總兵而奏請

小腆紀年 卷五

五十四

士良為總河未幾回兵朱繼宗又殺楊氏而自為總兵攷曰

南都甲乙紀云楊利奏潘為總河而自為總兵後遂據諸

將篇又云殺副將楊朴一家而自為總兵利豈科之壞字

二人歟俟攷時前兵部侍郎張鳳翔亦起兵誅偽官於東

大清兵迫乃棄東昌南歸

臣肅曰張鳳翔起兵誅賊遙應南都與宋權李鑑之以賊

為贊投誠

大清者異矣何以不書惡其不克終也

乙未明起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原官辭不受

宗周字啓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也萬曆

辛丑進士崇禎帝廷其言而嘆為忠歷官至都察院左都

御史竟以請釋熊姜之獄忤旨斥為民年已六十有四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鳴駿曰哀詔未至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靜鎮作逃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趨之則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既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嘆曰是烏足與有為哉乃與前侍郎朱大典前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尋上疏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小腆紀年 卷五

五十五

至討賊次第一日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周天下之樞也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日重屏藩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不能彈壓迨不具論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兩節鉞不能禦亂賊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也按軍法臨陣脫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賞以肅軍情
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
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
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
則并奪伯爵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
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
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
解體也一日覈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投偽官而逃
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在不赦急
宜分別定罪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者實繁有
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於討賊復仇之法亦畧具是

小腆紀年

卷五

年六

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離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
旌異則有安撫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
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級能無益
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
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逾晉直逼京
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
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
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
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
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事帥兵權於關外首圖
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
然而亟馳一介使齎蠟九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起塞
上名王共激仇恥哭九廟安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亟起
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
其不意合謀共奮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
盡屬體面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而
自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宜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
先帝升遐頒行喪詔雖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
可知時移事換外謬錯出卽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
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
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乃概用新恩卽先帝誅

小腆紀年

卷五

年七

瑞鏡案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
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
念可以對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
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
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後日以上兩疏
明史南疆釋史
多刪節原文惟南畧 詔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
較詳備今參訂焉 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勳舊官欣拜昌
言宣付史館中外爲之悚動時宗周本無意於出謂朝中
黨禍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又恥不能
致之及方出而彈劾踵至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劄日馬士
英高傑劉澤清尤深嫉之焉

徐鼎曰備書官何嘉之也曰辭不受何大其守春秋討賊復仇之義也然則其言可用乎南都立國藩鎮是賴是皆熾暴猛厲之夫縱之則驕激之則叛故史可法之委曲撫綏論者譏其懦而吾獨有以諒其時勢之難也宗周侃侃正論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評詆大臣輕朝廷之威而速黨翹之禍豈非君子之過歟傳曰國君舍垢貴知時也

明馬士英率兵入朝

時楚督袁繼成請入覲詔止之士英拜疏即行率兵由淮赴江船千二百艘先至者焚劫淮安西門外王變駐清江浦令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上岸凡三日始畢士英至江干上疏勸進並以史可法七不可之書奏

小腆紀年

卷五

五

之王可法始不安

徐鼎曰曰率兵入朝何明士英之劫制廷臣也削其官深絕之也

明遣御史祁彪佳宣諭諸鎮

彪佳字宏吉一字虎子山陰人弱冠成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御史以劾卷南畿便道還家聞京師陷慟哭赴南都福王至羣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今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固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稱制監國議乃定首陳紀綱法度為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又疏陳政治大本王嘉納之時高傑猶掠揚州士民奔避無賴者乘間剽劫廷議以彪佳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斬

倡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城否一方遂安

戊戌明吏部尚書張慎言陳中興議

一曰議節制淮安廬鳳荆襄鎖鑰重地宜命鎮撫大臣分戍增保扼守險要東西關隘首尾相援添戰艦於江淮之間郡縣積穀為倉卒轉運之資二曰議屏藩諸王流離南竄宜擇浙東名山郡邑及閩粵間暫居焉其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北地廣今為畿輔若招集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百夫屯為百夫長以千夫屯為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就使守禦亦強富之一策也四曰議招徠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偽官有能誅擒者賞五曰議寬宥諸臣陷賊事非得已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

小腆紀年

卷五

五

之想若自拔來歸宜隨才錄用六曰議褒卹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宜贈卹以慰幽魂次第詳核勿

遺七曰議鈐敘起廢之條不可不備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從清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北

漕萬有餘旗柁工挽夫實繁有徒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安插宜急也王嘉納之

攻曰木南疆釋史本傳按明史作中興十議曰節錄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道曰偽命曰廢卹曰功賞曰建廢曰懲貪

日漕稅不載原疏茲從釋史

明大學士高宏圖陳新政八事

宏圖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大舉討賊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

服口御經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人侍日記言動一時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齋醮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鑄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賦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王賈納焉

明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明貴州民何兆仰作亂

明定京營兵制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司

史可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各銜依北京舊制設京營府衙簡精壯募義勇以實之侍衛錦衣鑾儀諸司所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隸軍役當多事之日悉宜入伍操練毋坐耗錢糧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繁費收人心於新政有裨者也又言操江舊兵單弱請增設九江京口兩鎮文臣二人協理戎政王並從之

明分江北為四鎮以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分統之

史可法疏言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督師駐揚州居中調遣其四鎮則各自畫地澤清轄淮海駐淮安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甯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州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

亳州懷遠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以滁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縣無為州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路各設監軍一員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出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聽各鎮自行徵取所收中原城池即歸統轄實守恢復爵為上公與開國元勳同世襲賊在河北則各鎮協防淮徐在河南則各鎮協守泗鳳賊自河北河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南分道來犯則各鎮嚴兵固守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員察每歲所入約米二百四十萬銀五六百萬各兵支用所存無多所望諸臣核實兵實銷之中為實戰實守之計更立督師節制諸鎮如此則諸鎮各衛其地無不致力而受成於督師機不逸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

徐鼎曰養鷹之說曰飢則為用飽則廢去諸將未立寸功遽屑分土徒以長其傲慢不臣之氣烏可以言恢復哉且使幸而成功亦尾大不掉之勢也然則可法胡為出此謀也曰不得已也諸將各擁強兵分據江北能禁其不竊踞自守乎不能也鋤而去之能保其不為敵用乎不能也既

不能制其死命而又不能撫之以恩此永明王所以失之於孫可望也假以勅命使恩賚出之自上此亦亂世馭將不得已之術也尚無以此警謀者哉按日南按應廷公嘗謂廷吉曰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宏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余也是史公亦深悔之亦見封四鎮非史公本謀也

明遣御史陳丹衷宣諭江北

明起前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協理戎政

國維出都十日而都城陷召以原官協理戎政尋追敘平

山永盜李青山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僉事國維請建

三輔以藩南京以京口為東輔燕湖為西輔京師為中輔

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徐石麒之去位也廷議以國維代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之阮大鍼私取中旨用張捷國維知事不可為遂乞省親歸

明以李沾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時新設文臣協理操江吏部推沾為之沾故善操江劉孔

昭懼分其任乃求陞常少

明以御史郭維經為應天府丞仍兼原職固辭不許

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初

遷南京御史疏詆溫體仁崇禎帝切責之以憂去久之起

故官諸臣之議立潞王也維經持不可福王立進應天府

丞維經積勞于撤都人賴之令仍兼御史巡視中城李沾

因疾維經劾吏部尚書張慎言有私維經旋悟為沾所賣

具疏引罪復以加銜為魏忠賢陋習力辭不許尋上言聖

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

今偽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剽掠之慘漸

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

盈庭訾議致啓旁門鬪捷足營鑽窺之穴隙作富貴之階

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災祲乞

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

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為事疏入報聞

明起在籍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銓曹乏員張慎言以在籍主事王重家在金壇可立致

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贄四十金者慎言口僕起家

小腆紀年 卷五

三

三十年贄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僕老矣須

舊銓郎乃解事又地近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

沾益銜之

徐爾曰侍郎以下黜陟不書李沾郭維經王重之官何以

書傷朋黨之禍謹消長之機也

明起顧錫疇為禮部尚書

錫疇字九疇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天啓中以

檢討削籍崇禎初起原官累擢少詹事禮部侍郎是時以

尚書起諸家

明以總兵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

鴻逵芝龍弟也蜚得功同姓稱兄弟者也舊登萊總兵

明雞澤生員殷淵起兵拒闖賊不克死之

賊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或以勸淵叱之曰好頭顱暫寄頂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已聞北都陷發喪哭臨與諸生黃公祐等起義事敗死之

小腆紀年

卷五

三十四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五

續甯宋左夫光他
泰順林大冲
同里交來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壬寅明福王即皇帝位於南京

戊戌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禮部請祀地祇命侯郊天日一併舉行己亥修奉先殿壬寅王即位武英殿詔曰我國家受天鴻祚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之歷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於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即皇帝位於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

小腆紀年

卷六

潢池盜弄鐘簷震驚燕畿掃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敢辭新艱之瘁誓圖仔戢之功尙賴親賢戮力助勤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為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加在京文武官一級無級可加者進勳階一級給新銜誥命督撫監司守令給見任官銜誥命補諡蔭前朝大臣之有勞績品行者存問在籍閣臣六部堂官遣配及閒住者復原職三品以下情可原者採訪酌用諸藩流寓者撫按善為安置宗室在南京者按時給糧公侯伯常祿往日本折三七關支或中半兼支者俱於折色中給本色一半石折銀七錢以示厚意王公子孫各蔭一子入監讀書七十以上年高有德者給

冠帶細民量給膳米忠義殉難者蔭論建祠舉人副榜廩
貢監生不得過抑以塞賢路山林草澤有奇才異能堪以
匡時禦亂者從公保舉試驗罔效者舉主連坐北直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遼東文武官生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吏部
察明推陞赴用其生員寄應天府學考試其武弁赴部驗
明寄休在京各衛陷賊各官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
殺賊自效者以軍功論免宏光元年糧十分之一北直山
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三年江北湖廣蠲十分之五
江西四川十分之三其折漕稅契及上供柴炭派擾商民
者一切釐革詔到日星速頒行匿隱支飾者訪明究問於
戲宏濟艱難用宜九伐平邦之政覃敷閭澤並沛三驅解

小腆紀年 卷六

十一

網之仁新綽煥頒前徽益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先是諸
臣議赦書蠲免史可法曰今天下半壞軍餉繁費恐未可
盡除故次第免之焉是日降賊少詹事項煜混入朝班眾
逐之

徐肅曰陸宣公曰以言感人其本已淺當日黃巾縱橫赤
縣鼎沸銅駝荆棘泥馬倉皇天步艱難維其棘矣使其君
臥薪嘗膽下向檐之令其臣反身芟舍急征繕之謀則讀
靈武即位之詔殉國益堅開與元罪已之言流涕以奮固
已乃當日二十五條之頒祇尋常登極布告之文憲憲世
泄無可感人而野史言淮撫路振飛宣詔民間有赦免錢
糧語眾情歡騰可知赤子忠愛之心枯亡於苛政鼓而奮

之捷於桴鼓耳向使諸賢未去逆案未翻亦安見天下事
之不可為哉

明以內官韓贊周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提督京營
徐肅曰特書何傷宦官之害與明相終始也詩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啓禎中官之害南都君臣所耳聞而目視
者奚俟遠鑒哉朝政維新革除宜急明憤憤若是也嗚乎
此明之所以亡也

癸卯明以馬士英掌兵部事人閣辦事大學士史可法自請
督師江上許之

士英至京謂可法曰我取軍寬頗擾於民公威名著淮上
公誠能經營於外我居中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以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士英之入勢不兩立乃曰居者守行者禦敢辭難乎遂請
行京師士民諱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
渭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無人

可乎疏中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之語朝野以為名言
本應廷古詩檮扇又卓海帆師相家藏史公與某手札云
學安老弟復書書來其見盛德法備不知彼人之力保法
守揚州非欲自收其權然揚州重任使彼人居之保無他
慮乎法何敢辭正所以無愧於先帝也且身天之所有一
息敢非絕圖此意唯老弟知之所云澤字謹已留意此人
之無能法亦深悉此時聊借其兵力果有收復可緩抑
危法亦餘恨書至此淚落如練矣徐使前仰佳社不專
一具七日三更可法亦接札中彼人指馬士英揚州事
任云云知公非特避士英兼為揚州慮也苦衷益見矣
徐肅曰先書士英入關而後可法督師何明可法之出避
士英也嗚乎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於斯見矣

明分應天蘇松爲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爲韓城知縣

有聲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盡孝擢戶科給事中攷曰史

遷吏科給事中庚辰以大旱請賑畿南天果雨是年春奉命督兵

湖襄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

遂有是命

明加前督師丁啓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啓睿承城人初以楊嗣昌薦由陝西巡撫擢兵部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總督三邊軍務庸怯無能李自成

圍開封啓睿避賊不敢戰崇禎帝切責之不得已會諸將

小腆紀年

卷六

四

於朱仙鎮大敗喪馬贏七千將士數萬敕書印劍俱失獲

職下吏久之釋歸南都立黃緣馬士英充爲事官督河南

勸農勦寇諸務會李自成屢爲

大清兵所敗中原豪傑多殺偽官反正啓睿之弟啓光分守睢

陽與副將盛時隆等密會歸德知府桑開第舉人丁魁南

郭燦余正紳計擒歸德府偽管河同知陳奇商邱偽知縣

賈上俊柘城偽知縣郭經邦鹿邑偽知縣孫澄甯陵偽知

縣許承蔭考城偽知縣范嵩夏邑偽知縣尚國俊並各偽

驛送南都經邦以天若病死餘就誅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先是崇禎帝特旨召對之龍與撫甯侯朱國弼各賜御監

馬百匹命國弼督漕務之龍守禦南京攷曰本程工故有

是命

明總督漕運巡撫鳳淮路振飛罷以田仰代之

高傑之南也馬士英欲倚爲重遣迎之振飛謂大將宜禦

寇門庭不得入內地阻之不令前傑遂取道鳳陽至揚州

士英之道淮入朝也振飛禁舟兵不得上岸又留其火器

禦賊士英滋不悅初撫甯侯朱國弼奉命督漕聞賊勢急

卽推鎮擅取淮安庫寄福建京餉十餘萬以行振飛力爭

故國弼亦銜之及士英當國國弼亦進保國公用事遂共

排振飛起田仰代之仰劉孔昭之私人也士英怒未已更

誣振飛侵餉得旨提問閩郡士民訟冤得免振飛亦旋以

母喪去任焉

明進靖南伯黃得功爲侯

得功字濟山攷曰一作開原衛人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

傳

明進甯南伯左良玉爲侯

良玉字崑山臨清人由軍校積官至總兵屢破賊而驕蹇

不奉法所部多降將亦不盡用良玉法甲申三月以前事

詳紀傳京師陷良玉縞素率諸將旦夕臨諸將前請曰天

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

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拊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

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

小腆紀年

卷六

五

變以自利也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為効有適此一步者
良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絲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
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
乎於是良玉哭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彥曰有不奉
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既大
封四鎮為侯伯推恩進良玉為侯委以上流之任詔書到
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以其間復荆
州德安承天詔以收復陵園為良玉功責所司補給十六
年楚餉缺額四十萬而何騰蛟為楚撫袁繼成為江督騰
蛟共良玉收拾武昌同心固守繼成為李邦華所推許邦
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又在良玉幕中故兩人交最合

小腆紀年

卷六

六

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
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為一色良玉建大
將旗鼓於射堂周麾一呼旃而立者山谷為滿其閱軍法
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里諸鎮
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親
兵良將大半死其後歸者多烏合法令不復相攝良玉亦
老且病無復中原意矣

徐鼎曰亡明之天下者左良玉也論者咎其瑪瑙山之養
寇朱仙鎮之喪師夫瑪瑙山之養寇誠然朱仙鎮之敗豈
良玉所願出哉述其角逐二賊遇獻忠則捷遇自成則敗
豈其材力優於獻忠而絀於自成歟獻忠殘剝淫掠加賦

豺狼故良玉得乘其敝自成之再出河南也詭託仁義之
師號召饑民為所愚者單食盪漿之恐後而良玉之標掠
顧其於賊焉得而不敗哉古名將之治軍也取民家一筭
者斬豈有無制之師而可抗敵哉吾故未遑責其養寇之
不忠而先責其為將之不仁也

明封高傑與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

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李白成麾下傑
護內營良佐護外營傑降後良佐亦歸朝或曰故淮督朱
大典部將也崇禎十年流賊羅汝才合其黨搖天動等眾
二十餘萬分屯柏鄉之練潭石井良佐同總兵牟文綬擊
敗之又屢敗革左袁時中護祖陵有功十五年同黃得功

小腆紀年

卷六

七

大敗張獻忠於潛山嘗乘花馬陷陣故亦號花馬劉云時
與傑澤清並封為伯傑澤清事已見前澤清自云先帝已
封伯而詔不達故三人同日拜澤清後獨進侯攷曰南疆
清傳云是冬
進爵為侯

乙巳明史可法陞辭

可法陞辭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命百官
郊饗給銀二十萬兩可法請以總兵劉肇基李棲鳳于永
綬卜從善金聲桓隨征薦舉人李遠主事何剛軍前監紀
從之一應軍需詔戶部即給可法既出劉孔昭益無顧忌
高張諸臣不能安其位矣
徐鼎曰特書何惜之也

明以大理寺丞邢彪佳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浙

先是北京之變諸生傲討其搢紳授僞職者姦人因之焚劫以爲利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又焚時敏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佳奏民情竄動借名義憤與其振之使懼不如威之使服國法誠申人心自正宜將從逆諸臣先行處分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許之彪佳復榜諸衙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未幾嘉定華生家奴容句合他家奴及羣不逞近萬人突起劫放各縛其主而杖之踞坐索身券彪佳捕斬數人餘盡檢諸獄令曰有原主來保者得賞死於是諸奴搏頰行句原主以免募士爲蒼頭

小腆紀年

卷六

入

軍親教戰

致日本毛奇齡西河全集邢忠敏傳詔復設廠衛緝事官彪佳

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以煨鍊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實權臣鷹狗舉朝知其杜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兇徒投爲廝養誣告遍及善良赤手立致鉅萬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甚欲清姦宄而姦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陛

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

受復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疏入羣奄共撓之大學士姜曰廣力爭乃命五城御史察訪不設緝事官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憚彪佳威望無一卒渡江者傑駐瓜州營以書剋期會於大觀樓意彪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大作彪佳掉小舟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須臾泊岸傑大駭異撤兵衛下拜曰不意公之勇亦如是也彪佳披肝腹勉以共獎王室慷慨流涕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者甘爲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張鑑驩飲而別馬士英輩嫉彪佳甚嗾私人朱統鎮劾之御史

小腆紀年

卷六

九

張孫振希士英旨亦劾彪佳謂初沮登極者立潞王也是

年十一月彪佳移疾去吳民泣而送之遂隱於雲門山

明命參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

馬士英奏聖母流離當急圖迎養但以兵往恐有阻滯參

將王之綱曾在河南招撫李際遇得其歡心宜密諭史可

法遣之遂命之綱迎母妃於郭家寨

已酉我

大清固山額真譚泰等破闖賊於眞定賊走平陽遂走韓城

賊走眞定吳三桂導我固山額真譚泰及遼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勒精騎依山爲陣大呼曰今日決死關不求人助乃爲豪傑耳於是縱兵大戰自辰至酉

互有殺傷忽狂風東來卷沙蔽日賊營旌旗俱折三桂射
自成中肩遂狼狽遁入牛陽牛金星以自成之敗也有他
志而李巖者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其在京師劉宗敏
居田宏遇第李巖居嘉定伯周奎府宗敏曰殺人而巖於
士大夫無所拷掠又嘗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
容自死軍中多稱之朱獻策極與善密說曰十八孩兒之
識得毋為公乎巖雖不敢應然殊自喜牛金星聞之因側
目定州之敗丁啓睿等誘執偽官送南都傳言河南全境
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巖曰誠予臣以精卒二萬
馳至中州郡縣必不敢動即動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勸從
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曰河南天下形

小腆紀年 卷六

勝地且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制
矣自成曰若何以勸我從之金星曰巖蓄叛志已久臣始
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巖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
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
兵日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
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自成曰善明日
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巖帳飲伏壯士并其弟牟執而
戮之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
罵曰彼無寸箭功敢殺兩大將我當手劍斬之文武不和
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謀歸西安時榆次太谷定
襄諸郡聞自成敗殺偽官拒守自成攻屠之徒三晉皆

富戶入關中留降將陳永福與偽府尹韓文銓守太原永
福以射目不殺之故與文銓効死守自成身率大軍過河
駐韓城為策應自成性好殺初以李巖言謬為仁義及巖
死兵又屢敗輒復強很自用住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
斬斬掾吏召里甲而刑剝之韓人莫必其命在道怒偽吏
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鎖其頸至西安釋之使視事如
故三晉士大夫皆迫劫以行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為偽兵
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為偽刑政尚書第元之從於韓城
也自成猝問之曰爾家在河北無恙乎第元倉卒不誠忌
諱謾應曰人皆以其為賊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誅之始
然懼夫自成指於刑政所奏讖輒當之以死牛金星謂之

小腆紀年 卷六

曰君為其職奈何無所平反始然稍敢爭執自成手其奏
怒不測金星密以告始然惶恐夫婦皆自縊諱之為偽
禮政自成命以更定威儀服式不稱意杖之幾斃是年八
月自成新立其祖廟廟將以己生日往祀始然仿古法為山
龍衮衣自成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熾炭於位禮卒不成
怒始然曰若移兩山於肩以壓我將加僂金星力救免偽戶
政侍郎李天篤初論戍尋殺之妻子財物皆賞軍延安
偽府尹賈我祺以賊殺死於市偽直指伍中楷謫為軍偽
牧令以下如鄜州收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並其
教官某等皆以受賂用銅鑄斬民盜一雞者死情備焉莫
敢犯法自成又頗自文飾呼其下相曰平章尚書曰樞密

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講通鑑而聽之輒用
已意臧否少時餓困盜主人抵羊鞭之見血既得志不修
布衣之怨秦人亦以此異之其僭稱王也大風靈破京師
後種種怪異既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靈應象魏俱敗識者
策其敗焉

明鳳淮巡撫路振飛擊降賊將董學禮敗之擒降賊官武棟
送南都

偽制將軍董學禮襲據宿遷適偽防禦使武棟至學禮與
偽潛備方允昌偽督劍白邦政置酒宴之學禮遣兵衛送
偽示至徐州舉人閻爾梅碎牒大罵棟下之獄致日南
紀畧以詳呂弼周擒武棟為一時事談也詳呂弼周是四
月十五日于申事武棟之擒是五月二十五日事南都記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載分明又南畧載爾爾梅在獄賦詩云死國非輕死逆輕
鴻毛取與泰山爭楚襄未必無三戶夏夜由來起一成日
月有時經海蝕乾坤何且不呈明籠新豈是承恩者空自
將身買賊名又南畧云五月二十三日擒董學禮及從者
十三人斬之誤也學禮後降大清授一等時振飛候代
子官至湖廣提督康熙五年死見臧臣傳

命鹽城守備王某復宿遷淮坊義士縛武棟獻諸朝振飛
大享士於淮安府學中敘有功文武八十餘人與按臣王
變安席行酒觀者鼓舞史可法疏曰闖賊入關以後偽官
一到爭思奉迎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偽牌斬一偽使
淮安官民固守牌到則碎之使到則斬之賊騎道河上則
邀擊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自邦政等俱踴躍而不敢前
義兵一二十萬聲勢之壯猶若長城振將卒同仇之氣堅
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優擢示勸庶忠

義之士感奮而偷生苟免者知所愧恥矣
徐竊曰聞之汪有典曰武棟有僕某率匡棟以義方棟受
賊偽職索吉服出迎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此何時不奔喪哭臨而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棟叱之去
僕曰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人情吾不忍見主人
之失身且罹禍也遂絕粒死嗚乎棟固無足責矣願智何
出其僕下哉

庚戌明劉孔昭許吏部尚書張慎言於朝

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內有逆案不得輕議之
語慎言持正不可奪置酒酌諸勳臣謀逐之湯國祚趙之
龍皆諾時慎言條議酌用北來諸臣之法因薦原任督師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大學士吳姓吏部尚書鄭三俊是日早朝舉孔昭挈國祚
之龍呼九卿科道於廷大罵慎言謂排忽武臣結黨行私
薦吳姓鄭三俊有悖成憲真奸臣也叱咤聲徹殿陛慎言
立班不辨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安得指為奸
邪孔昭出袖中小刀逐慎言於班曰殺此老奸慎言於叢
人中展轉相避班行大亂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之
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約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
臣不及武臣鬻爭不已王曰文武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
復具疏劾慎言推補倖濫薦舉更為可異慎言原懷二心
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疏辨因乞休萬象言
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衍何嘗不用武

臣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以參駁歸言官不問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御史王孫蕃亦疏言吏部職司用人推官升官外別無職掌奈何廷辱家宰明日大學士高宏圖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薦姓票擬實出臣手三俊五朝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王柔不能問遣鴻臚慰留宏圖曰廣慎言而已孔昭之怒慎言也

小腆紀年 卷六

古

馬士英實陰嗾之史可法聞之嘆曰黨禍起矣因疏曰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廷起自纍囚張鳳翔袁繼咸馬士英起自戍籍富吳姓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則過之所可原者即諸臣以為不可亦須平心入告何至痛哭喧呼滅絕法紀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邪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國難之作勲臣之殉國者誰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見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放曰南宮南驤釋史載此疏互異蓋皆就原疏剛節今參訂之徐肅曰聞之顧炎武曰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廷辱之無

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父也書曰訐者明慎言之無罪也慎言無罪而孔昭之罪著矣

明以萬元吉為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

初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爭揚州既傑卒駐揚得功心薄之以兵爭之不勝朝議以元吉能輯睦諸將使監江北軍元吉致書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報書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效勇殺賊元吉錄藁傳示傑澤清始稍戢元吉之陸辭也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在海宇懲逆黨用事斲削元氣力行寬大諸臣祖之爭意見之元黃畧湖滸之乘上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

小腆紀年 卷六

古

告密廷杖加派抽鍊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甯國家多故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悔之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效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櫻盛怒誅殺方與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請撤關甯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先帝召對亦會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山後事而觀威迫悞遠者之說

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心恍無全利之害誰敢違眾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就我年來督撫更置專視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善幾乎未嘗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之途太隘也又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減錦衣旗尉罷南北撫以杜告密又言賊今被創入秦垂死東南轉盼秋深出漢商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怨深怨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御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舌戰徒粉

小腆紀年

卷六

六

實備不謀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乎從來戰勝首廟堂在廷無公忠其濟之雅未有能立功於外者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習猛勵後圖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萃眾志以報大仇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元吉身在外而心於朝廷前後論奏甚多如請修建文實錄復尊號褒祀靖難時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諸臣又以前護軍四川丁艱回籍先後日擊訪問最真者陣亡之總兵猛如虎調護秦兵之監軍副使曹心明未蒙褒錄劉遼舊督趙光林受事破軍之後身先被創竟與談國督師駙首西市併乞昭雪朝議多從之

所設勇衛營以太監李國輔監督

徐乘曰特旨何議任宦官也

壬子明高傑兵猶在揚州進士鄭元勳為州人所殺

傑領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不知所計兵備道馬鳴騷帥士民晝夜堅守元勳慮拒守而城未必全親詣傑營遊說傑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具陳定居維揚無他意退兵五里外會城中人殺其遊騎傑怒肆剽掠元勳請迎原任薊督王永吉往解紛傑以揚人先殺起釁為詞且言與撫臣約曲在兵鎮斬之曲在民撫斬之永吉以聞於元勳二十五日壬子撫道登城議事元勳詔於眾曰高帥來救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語曰應廷吉

小腆紀年

卷六

七

是士英用金幣往聘香山鶴宏光帝手且言入城當鎮慰詔有將帥以自許國帶礮其之等語父老一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如傑言先殺啓覺誠當禁懲否則禍且不測眾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不見邪元勳曰亦有楊誠賊者豈盡由高鎮邪楊誠者營將姓名也誠標兵多不法故元勳言及之眾誤以為揚城也大呼曰元勳與高反賣吾城掉其首而齧割之其僕殷報亦以護主死焉鳴騷走泰州傑攻城益急王命史可法往解之傑素憚可法趣其下宵取暴骨而埋之人帳灑然變色可法故示以坦易偏裨而下召見慰勞因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詔而妄冀非屬之地則諸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矣傑

色沮然浸易可法以元勳死無罪請誅首惡納其兵不許則止可法於其軍屏其左右易所親信者杖刀侍側可法談笑不為動徐草奏以瓜州予傑曰鎮臣在瓜臣在揚調停於兵民之間釋其猜嫌同歸於好又疏言高兵之南下也初到不無騷擾及鎮臣斬數十人以徇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騷一味徇鄉聽百姓日守河邊草際取零兵殺之用是釁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為百姓而百姓乘元勳一言之誤殺之撫臣坐次碎其身首撫臣威令之謂何焉兵殺兵以為愛民而不知適以害民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察首惡一重創之庶綱常不至盡壞王諭部院議處而揚州士民詣

小腆紀年

卷六

六

闕保任撫道王乃優詔恕之時劉澤清亦大掠淮上劉良佐至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亦拒不納可法以次按部皆聽命視傑加謹可法遂開府揚州

徐鼎曰前書高傑寇揚州矣此曰高傑兵猶在揚州者何甚惡之詞也弄兵戕民旬月不解藐法怙亂不臣之罪極矣鄭元勳者既不能如墨翟之守宋又不能如仲連之解紛不自度量妄干眾怒遂以開門揖盜之疑蹈從井救人之悔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其元勳之謂歟

明論翊戴功進勳臣內官祿甚

進魏國公徐宏基左柱國樞密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

靈璧侯湯國祚誠意伯劉孔昭東甯伯焦夢熊或安伯郭祚永各加二級祿米五十石太監韓贊周盧九德世蔭錦衣衛指揮僉事劉澤清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以史可法奏澤清先帝時已封伯爵也國子監典籍李模疏曰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為陛下之功臣日者廟廷之爭幾成鬧市傳聞遐邇不免輕視朝廷原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鎮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勳其何以安倘謂勳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勛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夫建武之鄧禹

小腆紀年

卷六

九

猶慙受任無功唐肅宗之郭子儀尚自詣闕請貶願諸大臣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庶陛下延世之賞至於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墮而威福日隆也按曰南疆釋史李模列傳云封四鎮爭幾成鬧市是在孔昭廷許慎言之後當是此時上也又釋史載疏文不全茲從南畧疏入報聞模字子木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初知東莞縣有聲入為御史以巡按真定劾分守中官左遷尋復為河南道御史馬沅亂政嘆曰事不可為矣即請告還家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徐鼎曰特書何諷爵賞之濫也爵賞者國之大柄也

有德實必有功則人競於道德功名之途而苞苴交通之弊絕韓昭侯之愛傲務豈無謂哉有明南渡貴倖在朝悍將在外始以爵賞爲羈縻終以權勢相傾軋紀綱既亡宗社隨之君子讀李模之疏不能無憾於史可法也

癸丑明召對大學士高宏圖馬士英姜曰廣於行宮

王謂宏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深先生何言去也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無有不從勿疑有他宏圖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如推劉宗周黃道周吳牲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者又不合勳臣意將誰用乎若武職則有兵部在不可並責冢臣也宏圖又言近臣貪黷狀王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

小腆紀年

卷六

手

誠可唾也時屢勤召對先後無虛日自高姜去後馬士英當國王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明遣史可法祭告祖陵

可法祭畢上疏曰臣伏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祚之方未艾也惟是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災異迭見天鼓一月數鳴地且三震以致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曰尙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天命之難謀而地靈之不足恃於此可見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高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

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正食人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遽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爲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復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傑因之喪足竊恐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猶未可宴然自保也王嘉答之

徐鼎曰時同命者左良玉祭告顯陵也何以不書無足紀

小腆紀年

卷六

手

乙卯明封吳三桂薊國公

馬士英奏三桂改賊命封薊國公世襲刑部侍郎賀世壽因上疏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如吳三桂奮勇殺賊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功名莫立輕此名器矣疏入報聞而已攷曰肅按南畧載此疏不詳月日據南都甲乙紀附於乙卯日又疏中吳三桂云云當因封三桂而上疏諷諸將也又南畧說作賀世壽從明季遺聞正

明以陳子壯爲禮部尙書

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己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甲申三月前事詳紀傳以禮部尙書召

至蕪湖而南都守乃馳歸

六月丁巳朔朔誤也按應法是月乃丁巳朔日有食之

是月淮城雨黃沙大風蔽日當塗有星隕清源門內劉姓家隕火十餘處照耀如白晝異鳥來作恨聲俗謂之恨虎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不定

明增淮揚兵三萬

允馬士英之請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督漕江上

宏圖請暫輟閣務督漕江上許之

徐璉曰宏圖之請蓋避士英也何以書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腆紀年 卷六

三十一

消長之機也故謹志之

庚申明頒河北山東詔

先是我

攝政王之入北京也諭官民曰曩者我國欲爾大明和好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悔悟耳豈意堅執不從今彼流賊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自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王之我今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斧沈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能削髮投順開城投款即予爵祿抗拒不遵盜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立業之秋如有失言何以服天下乎馬士英以聞自北朝此論是下知中國已有王氣

上奏請北行以安中外軍民之心會濟甯都司李元和殺偽官劉藩尹宗衡張國柱等九人四降賊原任克西道副使王世英解南都開封府推官陳大寨勇李遇知劉洪起殺偽官南附史可法亦乞選使督監國即位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故有是命

壬戌明上崇禎帝后諡號

帝諡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后諡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大學士高宏圖所擬也諭曰考據典則備極徵隆不必再改即頒詔行

徐璉曰既曰不必再改矣後復改之何也甚矣王之回惑

小腆紀年 卷六

三十一

於小人也

明以杜宏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川

陝

時光遠鎮守漢中命未至已降於賊

癸亥明馬士英薦逆案阮大鍼命復冠帶陛見大學士高宏圖姜曰廣遂乞罷

大鍼懷甯人萬曆丙辰進士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啓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御史左光斗論直有祥大鍼以同里故倚以自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鍼次當選光斗摺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廷選以家典近大鍼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

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鉞名即得請大鉞自是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為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已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鉞憤甚私語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汙文言獄起逮璉光斗大中等六人又逮攀龍等七人大鉞對客謂謂自矜尋召為大常少卿既謹事忠賢而又慮禍每入謁輒厚賄閹者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誅大鉞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謂天啓四年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會維垣方並指東林崔魏為邪黨與

小腆紀年

卷六

辛酉

編修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為投合算疏以自助聞者切齒崇禎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徒贖為民流寇偃皖大鉞避居南都招納遊俠談兵說劍觀以邊才召時金壇周鏞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宜興陳貞慧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諸名士且疑大鉞為內應刊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大鉞獨身跳匿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買微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懼始閉門謝客大中之子學濂以陰入南京國子監出其訟父冤血書疏稿與左繆周顧高黃李諸死奄數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罵大

鉞致日本史外諸名士嘗飲酒高會觀大鉞所撰燕子箋劇大鉞使其家優闌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為快大鉞聞則嚼齧槌床大恨致日本史外周禮歸德侯方域者尚書恂之子也負才氣與貞慧應箕善亦以避亂寓秦淮瞻歌姬李香君大鉞欲納交方域介以求解於諸名士方域未忍拒李香君曰陳君有高義吳君尤錚錚公子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方域乃絕之大鉞愈猜愧十六年左兵掠武昌東下大鉞遂屬言方域與左有舊且應之於內方域遁而免致日本史外刑職致日本史外大鉞既見絕於諸名士惟同年生馬士英以劄職遣戍流寓南都與大鉞為莫逆交周延儒之再召也次揚

小腆紀年

卷六

辛酉

州大鉞輦金為壽求滿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鉞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許之士英因得起用大鉞乃更與劉孔昭太監韓贊周李承芳暉北京陷中貴人悉南奔因贊周得遍結驩王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鉞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言於王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極口譽大鉞才士英又亟欲起用以酬之乃特舉大鉞知兵謂當赦其前罪補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鉞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慰之並白其附瑞贊導無實跡瑞敗按門籍無大鉞名可證也士英即自擬旨暫予冠帶陞

見大鍼既入見則上守江策陳三要兩舍十四隙疏其言
妮妮可聽將退士夾奏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大鍼
因奏冤陷狀引大學士高宏圖為證以宏圖素不附東林
必不忌已也宏圖曰大鍼頃陳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駁
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定逆案
以過羣邪大鍼與焉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
鑒豈容擅改即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則大鍼用亦光
明士英憤然曰臣非徇私納賄何不光明之有宏圖曰何
必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出即具疏乞休
姜曰廣力爭不得亦乞休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
術調和近見逆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

小腆紀年 卷六

辛未

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
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
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
不能扶危持顛有負生平必待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良亦
晚矣夫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日大鍼之起竟
出內傳夫糾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
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
出口宜為亂階用閣臣以內傳矣用部臣勲臣以內傳矣
用大將用言官以內傳矣而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
延儒逢君浚民姦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
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

勲臣則力阻南遷盡守禦狂穉之李國楨也所得大將
則統袴支離之王寵倪棧壘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
望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
亦可觀矣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一
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
辭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廷口○清議之人亦有貪
婪敗類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唇而內廷攻之者盡皆如
此也間有以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則又轉而投
之于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祇須一語投機也夫立
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意得類羸勝之販夫天下事
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未及暢語

小腆紀年 卷六

辛未

至今隱恨小人何知求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
之名此豈可為訓哉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天威在上
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
書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還前烈
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以親君子
遠小人為說李綱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勿問小人為
言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於先覺然後國恥可得雪
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扉朝廷未肅風俗未淳兵民之
危疑未解江河之備禦全疎半壁東南有同幕燕就死無
地終夜撫膺而責臣者叢至矣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
聊取充位又來解恥之譏鬱鬱居此臣今誠病恐後日求

病而死亦不可得耳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
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明史
南疆釋史姜曰廣傳南畧諸書載此疏 疏入王温旨慰留
詳畧互異蓋昔者錄時刪改今參訂

士英大愾疏言宏圖曰廣呂大器諸人護持局面於所愛
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於所忌而錮之淵
者即曰先皇帝逆案不可翻也其妄莫甚大鍼亦疏辨曰
疏曰臣於天啓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外門戶諸人終始
始合擅政弄權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禍
後蒙起用臣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即乞養還山竄跡窮
山不入城中及忠賢擅竊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惟恐不
深時也且當天啓年間從無一官之職一字之諛一絲之
建且點將錄內勒入臣名於其中冀殺臣後快臣與崔魏
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
然矣逆案冤及於臣者蓋謂臣在科時孫慎行以紅丸耶
議搖動皇祖母皇考是時旨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
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崔文昇所謂先帝之賊也張差所出

小腆紀年 卷六 辛未

誰不知鄭國秦所為宜先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
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測之張差不明鄭國秦鄭
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血口污天語也臣與同官正色
之法此皆大中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處此安得以無根
斥之且語曰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處此安得以無根
之言挑鬻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三朝要典具在可覆
按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議其力臣不之應從此大中與
中之黨恨臣入骨適臣在彼前思奪臣首垣百計排沮
臣浩然致歸黨怒不釋臣與相國馮銓有文宇交歸過涿
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門容汪文官遂詆臣與銓以叩馬獻
策夫臣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得而叩之
况相國今合家殉難而死生平忠信定於蓋棺矣後大中
以巧救姦人汪文官疏糾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逮以死記
光斗大中死於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臣躬耕山居之
日里中矜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贊導邪至臣七
年合算一疏極論借紅丸之孫慎行為時所嫉此乃忠賢
典刑以後所錄者會中半字為彼通惡解嘲者耶且當
時倡造逆案之後何今公然從賊為臣部侍郎矣主逆
案之韓臣韓縉今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中迎入長安矣
所云報復臣有賊者會中受賊偽命賊子之仇口為臣孤
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偽命賊子之仇口為臣孤
臣孝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臣安

徐鼎曰先書薦逆案阮大鍼而繼之以高姜乞罷何見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之間不容髮也夫大鍼之阿附逆閹畏
東林之攻而引身屢去蓋非無忌憚之心矣溷跡聲伎已
無聊賴而諸君子必欲窮筆舌之鋒錮之逋亡之藪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然則起用大鍼者何以為罪
魁也曰方防亂公揭未出之先彼其求解公論自詡邊才
不過欲遂其富貴功名之願非必有倒行逆施之心也暨

小腆紀年 卷六 辛未

乎怨毒已深強很自用彼之欲伺隙而寢處我者豈復可
為調停之說哉蓋清議亟而縉紳之禍延亦逆案翻而南
都之亡決矣
明戶科給事中羅萬象疏劾阮大鍼
萬象疏言輔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鍼實
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
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
人覬覦之端
徐鼎曰諸臣先後上疏不更別白何以事類書且明公惡
也自羅萬象以下備書官何嘉之也何嘉乎爾諸君子侃
侃持論蓋合乎是非之公矣

明應天府丞兼御史郭維禕劾阮大鍼

維經流言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不書此案則赫赫英靈必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書之而與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顯今古未免少愆並非補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並愛先帝之絲綸既而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一則臣為刑去後來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隘維經駁之以為失言士英大鍼深嫉之

明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疏劾阮大鍼

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中由進士應舉本司郎中周延儒之督師也民興從軍贊畫延儒被譴民興亦下吏除名

小腆紀年 卷本

幸

久之始釋南都立起故官疏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恥忘君幾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聲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氛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卹周鍾請逆皆可使才肯過矣未幾謝病歸

明御史左光先疏劾阮大鍼

光先光斗弟也崇禎時以御史巡按浙江與平許都之亂疏言阮大鍼線索逆黨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云首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矣皇上不改先帝之政

臣忍忘不共之仇邪既而許都能黨復爾大鍼當乃以光先激變逮問光先開行走徽嶺縱騎索不得乃止

明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疏劾阮大鍼

明御史王孫蕃疏劾阮大鍼

明御史陳良弼疏劾阮大鍼

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劾阮大鍼

明錦衣衛指揮懷遠侯常延齡疏劾阮大鍼

延齡字喬石開平王遇春之十二世孫也崇禎中疏陳時政凡十二上崇禎帝嘉納之熊羆獄起抗章請釋二臣早又致書周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朝論趨之至是與廷臣交章劾大鍼不報遂挂冠去南都亡與妻氏

小腆紀年 卷本

幸

徐魏國公女偕隱金陵種菜為生歿後友人醢金葬之雨花臺側攷曰本南疆釋史摭遺助戚世祿諸臣列傳錢秉鐸田間集厲鷄樊榭山房續集開平王孫種菜歌徐鼎曰諸臣劾阮大鍼終之以懷遠侯何喜勳臣之有人也前明開國功臣徐常並著中山福履延奕世而開平後嗣式微論者傷之予讀吳興楊氏書而知開平後裔之大有人也延齡事載明史足辨南疆釋史迎降之誣又有常元亮者亦開平王孫與東甌王十三世孫湯南金為詩友南金於崇禎時官錦衣衛指揮南都立馬阮亂政乞放歸桂王之入緬甸也斷粒卒南金既卒之明年元亮訣妻子告墳墓將航海說鄭成功大舉之激浦之乍浦之舟山竟渡不得遂發憤蹈海死吁其事有足悲矣附志之

明給事中李清疏請追議開國以來諸臣論

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尚書思

誠之孫也以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請宥李善長十世孫世選假救之獄致曰南強釋史功本

十世孫世選時駙馬都尉祖生父罪死其子盛慶即臨安

公主出敗績漢為民主號泣上前上手賜龍封許二百十

六年就此見主復故爵世選於崇禎初具奏呈驗而救山

為祺為祺以胡惟庸為容善長死年且不符獄獄者乃撰

友假救書律論辟司寇鄭三俊批其廣白若善長之功雖

百世宥之可也清善其言力請釋之然世選已長繫十年

矣所早龍封紙墨鈔印嚴重久遠實非外間台卒所能

辨是寺高皇改為斯誤以塞主請而開後世疑案邪

工科出使淮南會北都陷復命南都進本科都給事上

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

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

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後源塞矣否

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繁刑恐全盛

之天下膏血亦殫况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

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勿謂儉小而不為則宗

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當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增設兵馬

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為御用計增索金錢

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

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乞救各部察見微之數通行會計

量入為出皆報聞又請裁官中獸炭炭省費一千八百餘

金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揣句踐曰為人能

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鷗毋荒於瓊宮瑤臺兩金和寶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是也是時廟堂修文法飾太平無復警討賊之志而清

於其間亦請追諡開國名臣靖難死即武熹兩朝忠諫諸

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瑒等惡諛更請追封馮勝

傅友德為王賜之諡皆議行懿文太子時已尊為孝康皇

帝清請與興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為不祧之宗不見聽北

都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為賊所殺勲臣朱國弼

等請如殉難贈蔭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

非死難也同時文臣邱瑜方岳貢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

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明年二月進大理

寺卿又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

遣祭南嶽南都亡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清在省號為清正然所爭皆細事無裨國計議者亦以此

惜之焉

徐鼎曰昔陽城為諫議大夫七年不言朝政及罷陸賈相

裴延齡則伏閣極諫是時逆案翻覆老成屏棄其於安危

存亡之故較之贊延齡之進退蓋十倍焉清胡默無一言

而泄泄然不急之務哉鄭縣全祖望謂清所著三垣筆記

語最和平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

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得如清者則黨禍自消矣此蓋有

為言之而未識清之本末也清之祖禮部尚書思誠始媚

稅監高竊復翰林原官又以純忠體國大業匡時之語疏

頌魏忠賢定人逆案清嘗辨其冤部議逾月始免日本

紀然則逆案者清之所心痛而不忍言者也諒其心固不必苛其言哉

甲子獻賊陷明涪州

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犯涪州陳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守道劉麟長與參將曾英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遁英戰而敗退至五里望江關賊迫及欲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賊遂陷涪州聖安本紀云已陷涪州殺寇紀畧畧則云六月八日

明命諸王播遷命惠王居肇慶德安王居廣陵崇王二子

小腆紀年 卷六

三四

寓台處二府吉王歿於淮安舟中命於安吉孝豐卜葬七月壬辰又命惠桂二王駐廣西魯潞周崇四王駐浙東徐鼎曰特書何為杭州失守張本也

明起成籍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謙益常熟人以萬曆庚戌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

元年主試浙江闈黨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南畝曰載點將錄云天星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露露火惠世揚鼓上皇汪文官大刀楊廷智多星終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奇而謀左光斗金眼虎魏大中早地煞星游士任其七十二人肅按某氏遺愁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當時外間傳鈔增減州改不能無異遺愁集云王紹徽為魏忠賢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紹徽如婦人筆其風雷乃爾忠賢聞其書歎曰王尚書試婦人筆其風雷乃爾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

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聖天向高天罡星王德輝吏部尚書趙南星掌機密御史橫星智多星右論德務昌期天開星入雲龍左都御史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顧大章大章掌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鷄禮部主事黃煥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御史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入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天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槍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所列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益文震孟方震瑞徐憲卿鄭三後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天鑿鋒東林籍貫諸種又御史盧承欽疏懇舉東林亦有副帥前鋒敢死軍人土木庵神諸目見三朝野紀皆以為王紹徽又作點將錄云天巧星浪子錢謙益尋為御史陳以瑞所劾罷歸崇禎元年起故官不數月擢詹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尚書溫體仁

小腆紀年 卷六

三五

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已上屬門人給事中瞿式耜言於主推者擯體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謙益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以俚語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為給事中顧其仁舉發謙益先知卽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權騙下刑部鞠訊時敏保元皆遣戍千秋亦論遣謙益奪俸至是體仁追論謙益賄賂關節不當預選崇禎帝乃御文華殿召對諸臣輔臣錢龍錫頗右謙益崇禎帝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遂褫職下法司議以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校死十年正月常熟人陳履謙

以爭產事浼謙益式相關說不得嗾其黨張漢儒許二臣
貪肆不法體仁擬旨逮問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
白其冤謙益嘗為太監王安作碑文為司禮曹化淳所知
獄急求救於化淳履謙漢儒偵知之乃為款曹和溫之詞
颺言之款曹者謂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與體
仁有隙宜和之體仁密以間請並坐化淳罪化淳懼白請
案治得履謙奸狀並體仁密謀履謙漢儒刑斃獄乃解謙
益既削籍歸益放蕩聲色吳中名妓柳如是者年二十餘
矣言於人曰吾非才如錢學士者不嫁謙益聞之曰天下
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於葑城舟中與柳冠帶合香備花
燭儀賦催粧詩八首雲間縉紳大津滿船載瓦礫歸謙益

小腆紀年 卷六 李六

怡然自得也歸築綠雲樓以處之稱為繼室號河東君柳
頗涉文史常衣儒服飄巾大袖出與四方賓客談論故謙
益又號為柳儒士河東君記方崇禎帝囚問至南都謙
益與柳冠插雉羽戎服佩刀跨馬入國門如梨園所演明
妃出塞狀觀者大駭收日本夏完已而諸臣議立君謙益
推戴潞王常洵與馬士英不合王既立謙益懼得罪更疏
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為禮部尚書謙益復力薦阮大
鍼命柳奉觴上壽收曰高安朱芷汀題袁翼遠懷堂集王
女歌場酒最醇博得金冠珠一頂仙夫座上
人謂謙益清女謂柳佃夫謂大鍼大鍼賦
柳氏出為奉酒大鍼贈珠冠一頂謙益命柳
又王義士名謙子龍弟于子龍死後收葬之
而大鍼憾不釋妖僧大悲之獄後不免焉南都亡謙益降

於

大清越十年死於家其族人御史錢朝鼎先以危事賂謙益求
援謙益死乃詆遺於柳柳盡出其貲猶不已乃投繯死焉
收曰木沈虬河東君記錢濡銘錢氏家變錄蕭按家變錄
不言受朝鼎賂諱之也然所載與山台世四達公周云朝
鼎居官復藉登白簡晚錢夫子挽救得語重罪乃反以
受賂朝鼎逼索云云又載嚴武伯致錢求亦書云仁兄此
揭不過為索逼而起云云脫非謙
臣鼎曰謙益負文章重望羽翼東林主持壇坫百年後文
人猶豔稱之論者徒謂其不死國難而餘事無述焉而不
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積矣獻臺之媚五礫盈舟同
乘之羞招搖過市身死未寒破巢毀卵夫豈無罪而獲斯
報於宗族鄉黨也

小腆紀年 卷六 李六

純廟之諭曰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真萬世斧鉞之公哉
丙寅明吏部尚書張慎言致仕
慎言連疏求去且云臣按河南以劾布政馮明盛倡逃為
其子馮銓所中傷遣戍肅州嗣先帝擢刑部侍郎獄獄不
當閑住十餘年今待罪銓曹二十日又為孔昭所指止有
一去而已偽官至陽城臣子屢旋投崖死國難家變慟無
生理臣當與緇黃為伍矣既得請齋銀幣給應得誥命恩
蔭慎言力辭其表云先帝山陵未小而臣之祖父先受絲
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安叨恩蔭况風塵不定逐
虎驅狼回首長安諸陵松楸麥稷諸臣何以為心而後口
言功乎慎言流寓甯國孤孫別開闢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

足矣國亡後鬱鬱疽發背戎勿藥卒

徐肅曰是時工部尚書程註亦致仕矣茲獨書之何嘉之亦惜之也何嘉乎爾嘉其潔身也何惜乎爾惜其去國也

明禮部請冊立皇后不許

詔以列聖先帝之警未報不許
徐肅曰曰不許何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即位特書以嘉之

明以游擊吳志葵為總兵鎮守吳淞

先是江北諸鎮兵不戢耽耽思渡志葵以游擊隨撫臣鄭瑄鎮京口悉心守禦江上以安故有是命

明劉澤清訛計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小腆紀年

卷六

澤清疏攻大器謂其前巡撫甘肅時殺總兵柴時華為揆私忿官吏部時起王重掌選司為受賄比周鑣雷續祚為心懷異圖又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在逃督撫

之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大鍼素恨續祚故

疏澤清為之攷曰肅按福王紀畧載澤清此疏於十三日

鄭經史呂大器傳云澤清疏劾大器遂乞休去諸書俱云

從福王紀畧為引

徐肅曰特書何罪澤清之罔上無等也聞之顧炎武曰武弁而操大臣之短長闖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明命太監王學基督催閩浙金花銀

肇基即王坤也崇禎時嘗肆惡淮揚戶科羅萬象具疏論之高宏圖以方爭阮大鍼不便執奏請身往督催因過肇基言之肇基悟上疏辭止

明太監谷國珍自增敕書字於御前

國珍鳳陽守陵太監也請敕書內閣撰文進呈國珍於御前自增照總督行事五字尋奏請監司總兵以下行屬禮

徐肅曰事可駭矣然當日巨璫之橫類此可駭者多矣君莫之問臣莫之爭多則莫之駭矣莫之駭則何以書駭其莫之駭也

癸酉明大理丞詹兆恆進欽定逆案馬士英亦於是日進三

朝要典

小腆紀年

卷六

兆恆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授南京御史屢陳時事南都立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為急今北

潛已溯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眾運弁旗甲折乾盜賣宜

申救計臣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

白抱一督之星夜銜尾入南立運登庚無露泊江干以資

盜糧從之未幾擢大理寺丞阮大鍼之冠帶入見也兆恆

疏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

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

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

此輩日夜合謀思然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堅持不後夫

黨人巧為蒙蔽妄謂憐才則亂之才適足以敗國陛下

駐龍江痛心先帝與諸臣抱頭痛哭百姓莫不洒血捶胸
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額先帝而呼天
驅殺偽官各守關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以激發其忠
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
報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
遠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哉陛下試
取吾觀之應亦悔左右之誤國矣攷曰諸書以此疏詳畧
互異今據南畧及詹大
理傳疏入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即呈進而士英亦於是日
進三朝要典大鍼卒起用蝗蝻錄之作也兆恆與焉九月
以大理寺少卿奉命祭告事竣遂引疾歸里

徐肅曰於書之何罪士英之無君也自來小人欺君罔上

不過上下手於賢奸疑似之間其昭然冊書者雖巨奸大
慙亦不敢置喙也逆案定於思宗要典成於逆闢此天下
臣民所共昭者士英即欲背清議亦胡爲抗王章哉傳曰
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大器字儼若四川遂甯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
右侍郎兼禮部事北都陷南中議立君大器主錢謙益雷
縉祚言立潞王常泐議未定而馬士英及諸將擁福王至
王既立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張慎言之起王重也李沾遷
怒於大器上勳臣憤激有因疏云當馬士英手札迎立皇
上黎明集議大器結禮兵二部紆回不前劉孔昭怒形於

色臣等面折大器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又欲停
留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王
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當日効忠定策諸臣
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遂乞罷不許既士英與孔昭
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大器知必不爲時所容乃倡言以攻
士英疏曰近年濫周擅權老成凋謝奸庸僭事中原陸沈
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紀綱顛倒邪
正士英非以貽敗造成借名知兵而爲鳳督者哉重兵入
朝視顏政府南國從來請謁一經峻撥而殿陛暗啞叱咤
者貌至尊爲齋旒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
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士英有何勞績俟而尙書宮保

小腆紀年 卷六

條而金吾世廕其子以銅臭列銜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
陣冒授總戎若越其杰田仰楊文聰等皆先朝罪人盡登
應仕名器僭越莫此爲甚總之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
事之失而端方亮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
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史曰明
釋史本傳南畧聖安本紀
載此疏詳畧互異今參訂疏入王勛以和衷體國會劉澤
清又劾其心懷異圖遂致仕去大器慮有後禍以手書監
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意而上英憾未釋味李沾復劾
之遂削籍避治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
徐肅曰大器蓋機權幹畧有用之才也使盡所展布未必
無救於時乃以定策二心爲羣邪所齟齬狼狽去國爲可

憾也夫士英澤清諸人無足責吾獨惜夫大器者扶趨避之術以事君而不克為純臣也

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募練水師

子龍時以原官召疏言寇破世代漸逼京師臣妄意聯絡海舟可資應援因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等捐貲召募神京淪陷先帝升遐歛血崩心呼號無地伏思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為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幸松江知府陳亨志切同袍氣雄擊楫多方措置以求成旅適史可法萬元吉手書以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軍共為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俟銷算臣等推職方司主

不與紀年

宋末

事何剛忠勇性成清介絕俗專司募練而佐以山陰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孚遠李素稟生張密已買沙船二十五隻募材官水卒一千餘名其製造器甲修船練藥則中書舍人黃庭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等分理一月之內可以就緒夫千人在長江如雙鳧乘雁不足為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為門戶之計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蛙之氣而已

疏曰大事記云子龍六月十八日疏入從之又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從未有身居法宮履

安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者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無恙否先帝先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陸

下當嘗磨以薪宵衣叶食犂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意志以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旅雲集咸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羣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幸京營大閱復弭節江許大集舟師分命武臣至蕪湖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下詔親征六師並發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廣漢忍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投首可計日待矣又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

不與紀年

宋末

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又疏陳備邊三書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用也太僕少卿馬紹倫之奉使也陛見言及陳新甲士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郵羣下愕然相顧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郵且追罪嘗勅新甲者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無敢言者于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乃獲已焉

丙子明馬士英免尋復令視事

黃澍者以御史巡按湖廣監左良玉軍借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面科馬士英奸貪不法派與語俱王大感動願高宏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識之命進御座前澍益數其罪以笏擊士英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號呼

曰陛下視之王搖首不言良久曰卿等且出謝復疏曰
士英有十可斬之罪鳳陵一坏土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
卸重擔居然本兵貽皇上以輕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國
難初定人辦必死之志爲先帝復仇士英居肥擁厚有伺
勞苦明聖之前動云勞苦多年是謂驕蹇奉命討賊而足
未出鞞黃一步奉命討聞而足未出壽春一步就延歲月
以致賊勢猖狂是謂誤封疆獻賊爲兵部尚書周文江引
賊破楚教賊下江南及左鎮恢復斬黃之後周文江之金
朝以入而參將之薦夕以下是謂通賊黃鼎私鑄圖賊銀
印託言奪自賊手士英蒙厚賞黃鼎等俱加副將今麻城
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語是謂欺君皇上中興人

小腆紀年 卷六

歸天與士英施然以爲非我莫能爲其目中無朝廷久矣
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語是謂失
衆亡等生平污貪清諫不齒幸以手足圓滑偶脫名於逆
案一朝得志遂薦同心逆黨阮大鍼大鍼居朝爲逆賊居
家爲匪類三尺之童見其過市必唾罵之士英蔑侮前朝
矯誣先帝迹其所爲恨不起逆黨於地下而與之同謀是
謂造叛滅剋兵糧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
武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皇上破格殊恩士英動云是
我面奏善則歸君其義謂何是謂招搖騙詐寔居寥落長
江浩浩士英不聞嚴御警蹕防江流而馬匹兵械劍營
私居以防不測何其愚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國陵何其

怯以壯甲第何其橫是謂不道上得罪於二祖列宗下得
罪於兆民百姓舉國欲殺大宛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
以要君爲賣國之漸凡此十可斬也士英有此十大罪皇
上卽念其新功待以不死當削去職銜責之速赴原任廣
聯聲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謝億兆人之口而奸狡
日深巧言狂逞此豈一日可容於堯舜之世哉方澍之糾
士英於朝也何志孔佐澍言士英罔上行私事秉筆太監
韓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操議殊傷國體
卽執之王私諭贊周曰馬士英所爲如此宜行退避士英
遂引疾盡移直房器具以出伯以金器分餽舊奄田成瑊
執中二奄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

小腆紀年 卷六

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馬公一
去誰復有念皇上者王默然田成卽傳諭士英入直辦事
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輔臣急爲求寬具見雅量姑饒
他民爲之謠曰要縱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時澍連上
十疏王不得已屢諭其赴楚乃去及日南暑云時澍連上
十疏七月月初二日丁亥
若黃湖星回地方
料理恢復承襲
徐鼎曰既復令視事矣猶曰免何見小人之易進難退而
比周爲可懼也臣能觸邪不畏強禦君能從諫不俟終朝
意者天亦悔禍之延而歸王心邪乃鬼蜮技工狼狽勢倚
優施夜泣張讓叩頭遂使回嶺捷於時國反汗輕如兒戲
良可懼哉不曰黃澍劾馬士英何不與澍以能劾也楊益

不與其能効討之効士英者挾左良玉以自重也不然疏斬檜頭笏擊汎面庶幾烈丈夫哉

丁丑獻賊陷明重慶府瑞王常浩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既入涪州分舟斷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遂潰賊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陣以火罐滾礮擊賊死無算賊裸婦人向城而罵城三面臨江皆石壁西南有磚城數十丈賊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是夜陰雲四合賊藏火藥於城角晨起箭礮齊發磚石皆飛城遂陷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自漢中避賊來

小腆紀年 卷六

關南道陳繹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從之至是同遇害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使歸其死也衆見王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云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文學士而廷臣以知兵薦遂以督學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軍政廢弛朝議命川北道龍文光代之既謝事而夔州告陷或勸之去士奇不可城陷被執罵賊死同時死者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巴縣知縣王錫字古由新建人同罵賊死而錫尤烈錫嘗先後敗賊於墊江銅鑼峽賊判其左臂縛樹上射殺之嚮而烙焉指揮顧景開城陷入瑞王府以已馬乘王鞭之走遇賊呼曰甯殺我毋犯帝子王被執景亦死之賊集

重慶軍士三萬七千人殊其臂而縱之是日雷電晝晦風飄瓦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斫獻忠驚且仆既怒而誦曰我殺人何與天事架大礮向天擊之俄晴霽遂肆修瑞王之就執也雷方震獻忠曰若雷者釋之已而竟不免獻忠駐重慶十二日拔營去過故總兵鄧玘墓下馬長揖曰好漢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

明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賊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背募勇壯與戰於長安坪不勝退據硯中賊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礮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義至死無二心者時比之田橫云明永川縣義民蔣世鉉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小腆紀年 卷六

賊犯永川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據城固守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曰逆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賊又欲投舉人梁士騏官士騏怒罵被殺

明贈死難沐陽知縣劉士焯山東兗事

戊寅明封廂府千戶常應復為襄衛伯

應復本革工王之出亡也應復負之行雪中數十里脫於難故有是命同命者青浦知縣陳熈為中書舍人大學士王鐸弟鏞子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俱隨扈有功者也

已卯明趙之龍請改思宗廟號不許之龍糾高宏圖議廟號之失謂思為下諡之能不識字李沾茲之也宏圖疏辨詔仍舊

明以徐石麒為吏部尚書

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最後以熊養之獄忤旨落職李明睿之倡議南遷也廷臣不能決石麒聞而嘆曰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也苟學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以謀恢復亦不為無策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為文檄同志起義兵北首赴難而烈帝凶問至矣南都立以右都御史起諸家未至改吏部尚書再疏辭舉鄭三俊自代不許乃入朝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人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皆褒納之

徐肅曰同日為工部尚書者有何應瑞何以不書無所表

小腆紀年

卷六

庚午

庚午

見也南名載補遺云南都之變以死聞者有尚書何瑞徵夫瑞徵從賊六等罪中人也無由為尚書蓋應瑞之謬耳附志之

明詔兵將調集聽本處撫臣節制

督撫部將于永殺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領馬防京口而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其地馬兵以賤值搜小兒瓜傷之不下大開抽矢射數人馬兵遂大開射殺夫開浴焚掠死者四百人譁而曰四鎮以殺拾封伯吾何憚不為哉巡撫邢彪佳馳往定之爭聞王以四鎮千餘兵紀律不彰仇殺賊

令赴史可法軍前核治嗣後兵將調集聽本處撫臣節制著為令

臣肅曰特書何戢兵安民之法無善於此也咸豐癸丑仲春粵賊陷金陵連陷鎮江揚州

命大臣琦善向榮分督江南北軍時黑龍江兵之駐浦口者肆淫掠江浦縣令會勉禮不敢問適夷船入江向帥檄與六合縣令溫紹原往定夷會約浦口民遮道號呼以情聞於琦帥帥札江浦六合縣令無論何項兵丁有姦淫婦女搶掠錢財者準地方官捆拏究辦迄今兩載兵民相安夫兵與民素非親知忽焉逼處無相愛之誼而多相畏之疑故語言睚眦之間往往戾然而不可制小則馬兵之

小腆紀年

卷六

庚午

庚午

闕鏡大則高兵之寇場謂非處置之無法以致此也重官之權以攝將社民之疑以安兵使主客無猜而兵民相衛蓋亦因時之制哉

明以巡按御史王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燮奉皇太子定王承王俱遇害故擢是職然路振飛既去位燮又以升行劉澤清自是營窟淮安城中仰不能制淮事不可為矣

癸未我

大清兵克德州明前大學士謝陞御史趙繼鼎盧世淮迎降時我攝政王命固山額真巴哈納石廷柱以兵下山東州郡陞等奉權濟王帥欽迎降

詔帥欽以知州用繼鼎世准授御史陞以大學士原衝管吏部

尚書欽曰本先是德州貢生馬元驥諸生謝陞之殺偽官

起義也南中訛傳謝陞為謝陞加陞上柱國世准工部侍

郎與吳三桂同賜救書及陞之降也其表文即冒德州功

焉欽曰按表文帥謙已降而南畧則云勇王走死又東

明以邱磊為山東總兵官

明贈死事吏部員外郎程良籌光祿寺少卿舉人劉申錫知

州生員楊之金教授

賊將白旺之陷蕪黃也偽令田助公守孝感良籌以白雲

寨義兵逐之助公道至德安請兵與良籌戰良籌督兵過

他寨寨破被擒旺強之降不屈會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安旺以左兵之來乃良籌召之也殺之城上申錫家饒於

賞養死士百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夢間後為旺所殺百

人皆戰死欽曰本殺寇

明命總兵黃斌卿防禦京口

明安廬巡撫張亮請解職討賊自効

亮四川人崇禎某科舉人厯官榆林兵備參議有能聲薦

改安廬兵備以討賊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南都立

亮疏言南北只隔一河賊若從山東來則淮徐據黃河之

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來則無險可守今茫無稽察致孽

斷者飽載而取於賊巢濱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玩若此哉

乞飭嚴加盤詰販賣者治以通賊之罪亮又疏言賊勢可

圖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而馬士英意殊不在賊詔

亮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被執挾與俱北乘間赴

水死

臣竊曰楊逆踞金陵官軍逼之兩年而賊不困者接濟未

斷也小民迫於飢寒趨利如鶩賊又倍其利以誘之縱之

則不知止治之則不勝誅讀張亮疏為慨然矣

小腆紀年

卷六

三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六

鎮南宋左夫光伯
泰領林太冲
同里受業汪廷
參校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

秋七月丙戌朔明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崇禎帝后附祭

明史科給事中章正宸疏陳時事

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溫體仁招之不往改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忤座主首輔周延儒編管均州事詳紀傳甲申三月太常吳麟徵遷掌科薦以日代命甫下而京師陷偕劉宗周號哭荷戈趣浙撫黃鳴駿發喪出師鳴駿謝之乃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七

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擊矣不聞獻賦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日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今惟有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結營寨殺偽官為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四鎮渡河聯絡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路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宜編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

待之宜嚴敕諸大臣速簡爾車徒其舊額某新增水幾何

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爾

將帥某堪監燾某堪分關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

某處理伏某處出奇修爾干戈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

則尺阨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忠無人臣未見張

岳韓劉之傑不應運而出也攷曰南畧載此為七月又疏陳

鉉政一名器宜慎董金鑽營甯免瓜李之誦一職掌宜專

用人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行奏討者家臣

所執幾何一封疆宜肅不斬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

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思累累起廢不自

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之禁攷曰此說見聖既安本紀附錄

而馬士英謀以中旨起阮大鍼先內傳張有譽為戶部尚

書正宸封還詔書以有譽雖賢而傳陞之弊必不可啓旋

安遠侯柳祚昌受士英旨薦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

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

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放臣歸里正宸清嚴方正為清

流所倚賴同官沈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笑時

亦可畏也士英輩忌之甚轉為大理寺丞贊奪其言路也

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

徐鼐曰戴山先生之開講也格菴首從之願生平不甚講

學曰力行不在口說也味格菴之言而當日之聚徒開講

爭門戶事標榜蓋其所不屑為矣正以律身忠孝事上

爭門戶事標榜蓋其所不屑為矣正以律身忠孝事上

為利疚不為威怵古之遺直此其選歟

明建甯知縣蔣芬自請勤王致日甲乙史載此為初二日丁亥事

芬捐貲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劉鐵背等三請勤王其詞

曰幸而迅掃狂氛社稷之福否則斷脰決腹以明國家三

百年養士之報亦無負三十年讀書之心聞者壯之巡按

陸清源以聞時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

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措餉募兵入衛而廷

臣泄泄不以為意

徐鼎曰特書何嘉之也何嘉乎爾當日之勲戚世臣封疆

大吏厝火不戒處堂自嬉芬以小臣而伏闕請饗功雖無

成志則可嘉矣故書之以愧當日諸臣也

不與紀年

戊子明追上福恭王及妃姚氏神宗妃鄭氏尊號

恭王為貞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妃姚氏為孝誠端惠

慈順貞穆皇太后神廟鄭貴妃為孝甯溫穆莊惠慈懿憲

天裕聖太皇太后

明遙尊母妃鄒氏為太后追號故妃黃氏李氏為后

鄒氏本京師人為福恭王次妃王之生母也王走衛輝與

母相失即位後遣迎未至遙尊為恪貞仁壽皇太后王元

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逝追諡黃妃曰孝哲懿莊溫貞仁

靖皇后李妃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明年三月童妃

獄後更上黃妃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

后封妃成黃九鼎為維中伯

明追上懿文太子建文帝景泰帝諡號

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

皇后追上建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

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曰孝慈溫貞哲睿肅烈

襄天禱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

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

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徐鼎曰按廟諡舊典代宗即世宗明有世宗矣而景帝號

曰代宗不重出乎顧炎武曰當南京新立邦典繁多禮部

尚書顧錫疇素不考古一切諡號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

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諡冊一頒天下用為譏笑

不與紀年

閻若璩管私憤之遺臣李清答語與炎武說同附志之告

議禮者焉

庚寅明以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

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奉使於我

大清

高宏圖奏北使事宜一於天壽山特立園陵改葬梓宮一

割山海關外地一歲幣以十萬為率一國書宜如古可汗

之稱一使禮宜遵會典不應屈膝以致辱命時議遣使而

難其人懋第以母喪請終制不許因請使北詔加是職與

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倫偕往

紹倫崇禎時與陳新甲還款事於我

為懋第劾罷者也懋第疏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

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經理通和兩事也如欲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借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術而罷紹愉勿遣皆不許臨行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願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瞻高皇之弓劍則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離黍之傷撫江左之遺民則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沈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望願生馬勿以臣北行為和議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心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

小腆紀年

卷七

而安又言先帝殉難臣少由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勿以在遠而忘近如汲真之流勿以逆耳而棄眾雖其言齋金千兩銀十萬兩幣數萬端吏卒三千人護行時史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無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乃遣使以策命先授三桂喻來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人授四夷館洪範無言懋第曰是以屬國見行也爭之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人懋第斬纜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凶服將之可乎懋第曰國喪也並有母喪國

喪臣所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戊辰我內院大學士剛林至戎服佩刀坐堂上責朝見懋第欲以客禮反覆折辨聲色俱厲索國書不答以所齎金幣及陵工之稿先之時我

朝

初定中原中朝故事猶未深晰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之指而懋第慷慨不撓剛林嘆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為客禮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寺廳率將士喪服三日哭攝政王聞而益重之

朝

臣竊曰烏程溫睿臨曰江南雖立敗亡之餘耳而我席捲囊括之勢為江南計者重兵固守河淮而遣智辨之

士卑詞納款願為我

朝

輪歲幣畫大河為界降臣家屬之在城者厚予賑撫以繫其心毋令進說內戕猶恐未必聽從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平故事而又佐以陰奸悖逆之陳洪範是知不屈膝之為不辱命而不知啓覺之為敗國也臣竊以為其說殊不然是時闔獻尙稽

天誅燕齊多梗

王化使江南得賢令主用賢去奸和輯將士則淮上四鎮不皆棘門霸上之軍江左義兵賢於新野下江之眾君臥寢室之薪臣鼓中流之楫縱無望燕雲之大業亦可支現瑯之偏安計不出此而欲卑詞納款以緩

王師則鼎臣奉使何解臥榻之言錢俶稱臣已入汴梁之邸徒
踏瀛國人奴之辱無救厓門覆舟之亡至謂撫卹降臣以
冀其不進說內戕則吳三桂之冊封洪文襄之壇祭易嘗
動其廉頗用趙之心而為不狃全魯之計哉謬說徒滋無
足論已

明命總兵金聲桓駐防揚州

聲桓字虎臣遼東人初為總兵黃龍神將與

王師戰於旅順龍敗死聲桓家口被俘脫身走人關投左良玉
軍積功至都督同知總兵官是年春路振飛調將防河聲
桓團練兩淮間得眾數萬史可法請之從征已命駐防揚
州

不興紀年 卷七

明定守護鳳陵兵

定戍兵五千人

明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

是時成國勳衛宋元臣自言雜擔夫出京御史汪承詔自
言拒偽政府點用侍郎吳履中巡撫郭景昌亦紛紛自理
行宮前章奏雜投詹事項煜於王之卽位也混入朝班於
是通政司劉士楨請嚴封駁參治之令令北歸諸臣靜聽
朝廷處分不得紛然奏辨會舉朝以逆案攻阮大誠大誠
憤甚見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
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偽國號曰順也士英因上疏曰結
紳之貪橫無恥至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

以致國事敗壞禍及宗社闖賊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
賊者強半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之流如科
臣光時亨力阻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冀鼎孽降賊後每
語人以小妾不肯為辭其他逆臣不可枚舉臺省不糾彈
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
勸進未已復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寄書其子稱賊為新主
盛誇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親友昨臣病
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云此堯舜而多武功適
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
下馬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魏忠賢
門下走狗鍾又為闖賊之臣梟獍萃於一門逆惡種於前

不興紀年 卷七

世臣按律謀危社稷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
以為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銓尙廁衣冠之列堂弟周鏞
儼然寅清之署均當連坐以清逆黨其餘從賊諸臣分別
定罪庶國法伸而人心儆於新政不無小補矣於是三法
司做唐制以六等定罪其大逆凌遲處死者五條凡從賊
攻陷京師及為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為賊
草偽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僞命
而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
京堂科道部屬等官為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
不歸歸而又逃悉收繫其妻子籍沒其家產其斬決不符
時者三條凡四品京堂及翰詹科道受賊僞命居要地比

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其較者六條凡獻王帛獻子女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僅受偽命者凡在巡方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而逃者凡被賊拷掠不能自決仍受偽命者凡受偽命而為賊疎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權關督餉等官雖無封疆之守而乘職潛逃者其流者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即不從賊而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偽命復自疎遠見賊未敗而脫身南還者以上斬絞流共十一則如各犯認罪自投擬減本罪一等如江防形著謀巨

小腆紀年

卷七

選即無官守即未受偽命而浮沈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為賊脅留而未受偽官者其杖者一條凡為賊所拘未受偽官而乘間先歸者王曰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賊死節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為之指斥先帝規并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其較罪以上法司行撫按官逮解來京候訊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訊處具奏共有身雖陷賊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為內應克立大功或為內閣效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不用此例尋刑部尚書解學龍定一等應礮者朱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等十一人也二等應斬決者光時亨輩稍

周鍾方允昌等四人也三等應絞者陳名夏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會原毓宗何孕光項煜等七人也四等應流者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鑑陳羽白申芝芳金汝佩黃繼祖楊廷鑑劉大鞏郭萬象裴希度張懋爵吳達等十五人也五等應徒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穆沅呂兆龍傅振鐸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等十人也六等應杖者潘同春吳泰來張琦王于曜周壽明向列星李桐徐家麟等八人也自絞以下聽贖俟定奪者何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熊文舉葉初春龔鼎尊戴明說孫承澤劉昌涂必泓張鳴駿薛所蘊趙京仕高爾儼衛周祚黃紀張襄等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翁元益郭允魯臬

小腆紀年

卷七

吳爾璠史可程王自超白允謙梁清標楊樓鶴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攻日亦作趙穎又作趙穎劉廷琮侯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許作梅龔懋熙王顯王之牧王皋梅鶴姬琨朱國壽吳嵩允等二十八人也士英擬旨云周鍾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明年正月學龍擬周鍾光時亨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緩其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命旨士英怒之大鉞喉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學龍曲庇行私劾學龍籍然馬阮報復為事

衰誅任意方以智以無罪見逮放曰南畧甲申八月二日以亂是非命逮以智方拱乾以特旨免罪李逢申以掠死受郵放曰南畧十二月二十日受偽命李逢申乃掠死惟向附東林者不得免焉

徐鼎曰爰書所據得之傳聞原馬阮之意不過藉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非為國家明正典刑也何足書且從逆姓名前已敘列之茲錄其案不已贅乎曰此春秋欲蓋彌彰之義也夫賊檜巨奸能拒邦昌之偽命子雲賢者亦汚新莽之大夫一事衡人詎成定論然名節至重君子謹之存彼竹刑昭茲鼎鑄此傳鼎銓張家玉諸人所由泣血搥心而悔之不及者也

小腆紀年 卷七

明加河南義勇劉洪起李際遇總兵官放曰聖安本紀南畧並云七月初九日事崇禎間河南羣盜起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起洪道及諸劉之洪勛洪禮者結寨自保嘗夜遣人入賊營取其馬賊憚之呼為劉扁頭官權授為西平都司奉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捕泌陽盜郭三海之黨張五平侯驚驚誅之與汝甯沈萬登登封李際遇並雄河南羣寨間沈萬登真陽大俠也七年甲戌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眾應之稱順義王之友等尋破滅萬登乃請降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不應童子試而以飲食結交礦徒有陳金斗者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際遇信之乘旱荒以倡亂官軍擒金斗並際遇妻了殺之際遇乘馬走脫與于大忠等各結

土寨際遇踞登封之玉寨大忠踞嵩之屏風寨大忠凶慘而際遇差平善以故鄰寨多歸之崇禎十五年壬午李自成陷汝甯授沈萬登為偽威武大將軍萬登不受而與洪起等謀收復鳳督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自成既連陷河南州郡際遇等請降而洪起兄弟獨不可洪起洪道留守寨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求救於左良玉棘刺破足不知痛十六年二月洪起在西平數與老回回戰誅汝州偽官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有眾十萬以忠勇稱而際遇亦殺偽官自効崇禎帝下詔褒獎自成在襄陽命一隻虎出河南被袁時中大置偽官偽防禦使金有章虐於汝州萬登計縛之併偽汝甯府尹鄧璉等磔於市太監盧九德以聞

小腆紀年 卷七

得旨優敘當是時自成圍李際遇於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潼關圍乃解諸將亦莫能出兵助督師戰而以其間完守入保十七年甲申春沈萬登之中軍王民表殺洪起弟洪禮而攫其金洪起稱兵復仇合其黨郭黃臉金泉趙發吾以圍萬登於汝州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放曰後改名潘夫為兩家議和萬登願不從五月朔城破洪起執萬登並其黨磔之乃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潁北抵大河無不奉約束六月自成偽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復走左良玉軍宗第踞城五日移營入陝西洪起乃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都詔加

際遇洪起總兵官潛夫巡按御史潛夫以諸將中惟洪起最効忠請予掛將軍印不許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以下聽署用即汝甯御史公署為帥府設棨戟旌旗焉

明定京營如舊制

依北都舊制為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杜宏域楊御蕃牟文綬各統一營至五營下啓光賈國甯胡文若各統六營至十營

戊戌明馬士英乞休不允

明劉澤清疏許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

宗周被召在道連疏請告不得命乃抗疏劾馬士英曰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

小腆紀年 卷七

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襄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傲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為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嗣宗以來皆勲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

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豎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官用事而非自前私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遺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募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伴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吏部候考宗室朱統鎬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蓋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宜急備是時浙撫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謝士英聞

小腆紀年 卷七

之而信亦震恐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具疏痛詆言宗周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稱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疏未下復草一疏並署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疏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書約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詭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選死黨宗周先剪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

耳乞逮曰廣牲宗周三奸付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之罪如牲等人都巨等即渡江赴關面詰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奉朝大駭先是澤清錄彙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邪得功亦馳奏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史可法不

小腆紀年 卷七

問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之在丹陽僧舍也澤清輩遺刺客數輩迹之見其正容危坐不忍加害以七月十八日入朝仍居蕭寺給事中陳子龍疏言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人國門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諭大臣和衷恐憲臣慙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悲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疏入不省傳曰明史稟三王藏澤清疏於八月說也按三王傳載七月十三日戊戌宗周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則澤清疏亦七月時事蓋宗周幼士英而後士英乞休士英乞休而後澤清許宗周王宗周入朝也

裏為好也自來廷臣假藩鎮之力以除異已即其事出於正亦未有不覆國者况以無道行之乎內外交通紀綱墮裂士英澤清胡足責吾獨惜宗周之奸直而救也

明追削溫體仁諡尋復之

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追賜文震孟等諸臣諡而削體仁諡以正褒誅大義從之未幾御史張孫振劾錫疇險邪命錫疇致仕去議如舊

徐鼎曰尋復之何傷辱王之播弄於小人也

明予福府內臣蔭襲

蔭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弟姪谷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兵科陳子龍因上請慎名器疏謂陛下

小腆紀年 卷七

問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寂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眾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關國典願陛下慎持之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不聽

庚子明擢開封推官陳濟夫為御史巡按河南按河南七月庚子日

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冬除開封推官輒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時大河以南五郡盡為賊據開封被河灌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會叛將陳永福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

募民夫千人請於巡撫秦所式及總兵小從善許定國共
追勦莫應潛夫乃以十七年甲申正月奉周藩渡河居杞
縣召旁近長吏設宴皇帝位歃血誓守時開封東西諸土
寨攻殺無已潛夫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殺賊
有功躬往說之致曰史外云上寨要道一者最狡滑潛夫
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以告身為偏裨請賊爭降附按諸書無婁道一
名其漏記歟抑婁音同劉道一其別名歟俟收五月五日
方誓師而京師報陷乃縞素慟哭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
偽官偽巡撫梁啓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
德於柳園獲牛馬輜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洪起
檄南陽開封諸偽官潛夫露布傳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監
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

小腆紀年 卷七

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
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今四鎮之兵不下數十
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安堵誠分命藩鎮一軍出頓首一
軍出淮徐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
人心思奮更須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以自守而我
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
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
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眾稍給糗糧容臣自將巨
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為後勁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
盡河為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
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

督撫紛紜並為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
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甯
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
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將中獨洪起志在効忠潛夫
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為巡
撫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
皆不用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山東河
南軍務止提空名不能取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
是年冬十月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
子三傑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為投告身鼓吹旌旗前道出
三傑喜過望謁其杰其杰故為尊嚴厲聲詰責詆以賊三

小腆紀年 卷七

傑大恨萌異心潛夫按行諸寨皆列旗幟鼓吹迎送其杰
問過之諸寨輒閉門不出其杰志謂潛夫實使之譖於馬
士英歲終召潛夫還以凌駟代之潛夫亦遣外艱歸
徐竊曰特書何嘉之也當時多縱橫才徐等遠何剛諸人
好抵掌談兵顧疏闊不可用而潛夫所陳洞合機宜就其
指柱危疆驅策羣寇蓋非殷深源之虛聲陳同甫之豪氣
所可同日語矣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惜哉
乙巳明在籍主事郭致曰亦獻珂敗圍賊於桃園
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兵部職方主事郭獻珂微服
郵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朝臣致曰未詳所在
徐竊曰功微矣特書何春秋之義以討賊為正也

宏圖封還詔書不聽

有譽字難譽江陰人長啓壬戌進士歷推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抵任則福王立矣內官張洗中監收白糧勒費杖斃解戶有舉疏論之收其脅役送獄執中稍斂因言對言一年經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躬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時上英銳意起大鑑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傳旨用爲戶部尚書宏圖謂有譽才望堪用而中旨必不可開與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封還詔書不許兵科陳子龍亦疏言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

小腆紀年 卷七

九

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鑿萬一異日有姦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亦不聽自是中旨紛然矣臣竊曰書中旨何惜會推之法廢而倖進之門開也然則會推之法無弊乎明季朋黨之禍激於會推我

諸臣不得與聞蓋以會推爲股鑿也然則何以惜之一人獨斷草工欽承此

明天子之事非可論於中主也是時王政不綱後邪在側會推不廢則正論猶存中旨頻行則私門日進上下不交小

人道長明之所以亡也

庚戌明劉孔昭薦降賊臣錢位坤

徐鼎曰特書何勳臣而參銓部之權逆臣而汚薦賢之牘

紀綱掃地至斯極矣

辛亥明釋安置鳳陽高牆前唐王聿鍵

聿鍵太祖九世孫小字長壽其先唐定王極太祖第二十三子

三子攷曰南疆釋史唐王紀畧誤作二十封於南陽父器

蓋唐世子母毛氏祖端王碩熿惑於嬖妾欲立其愛子囚

世子於承奉司聿鍵時年十二歲攷曰黃宗羲行朝錄錢

嗣亦從之讀書識大義處患難而意氣不挫年二十有八

尚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碩熿之將傳國於次子分

小腆紀年 卷七

三

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攷曰五字據南畧入弔謂碩熿

曰世子薨逝不明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國法重無忽也碩

熿懼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壬申碩熿薨聿鍵嗣位年

三十一矣選妃會氏諸生會文彥女七年甲戌流寇入河

南南陽當其衝城庫薄聿鍵捐千金修築知府陳俊豪攷

行朝錄所知錄攷弗授工聿鍵以爲言詔逮俊豪下獄已又

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爲參將領之不許八

年冬賊再犯南陽聿鍵疏言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

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策使惟明詔念郡城軍弱以

全軍見還崇禎帝報之曰南陽番軍班直祖制已久朕不

敢變時海內多故崇禎帝思廣羅賢俊召見宗人遴其才

權之官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為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於是下詔援祖制郡王子孫文武堪用者攷驗授職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執不可聿鍵歷引前代故事詆之援據經傳皆有本子壯尋下獄聿鍵好尊宗藩體統總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聿鍵劾奏之又所建請多與廷臣相抵牾崇禎帝亦不之善也九年秋八月京師戒嚴聿鍵率護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與及日行朝錄作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部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聿鍵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得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病幾殆

小腆紀年 卷七

會妃判股以進始愈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聿鍵心異之詢知吏虐狀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於法南都立大赦出高牆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放口本南紀聿鍵亦出禮部請復王爵不許徐鼎曰特書何為闕中監國張本也不曰罪宗何明聿鍵之無罪也明候考宗室朱統鐸疏訐大學士姜曰廣士英大誠必欲逐曰廣噉朱國弼劉孔昭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楨為詞交章詆為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言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會蘇松巡撫郝彪佳上疏力

諱曰廣擬旨俞之不從劉疏爭之士英大誠益怒朱統鐸者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者也希士英旨疏言曰廣定策時懷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宏圖稟擬究治王坐內殿召輔臣入厲聲曰統鐸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宏圖疏召可法還朝為非是踰二日放日南寧載統額前疏為七月二十六統額復疏劾按日日辛亥寧後疏為二十九日甲寅事統額復疏劾按日炎武聖安本紀云大誠怨曰廣甚統額一疏未應意有論德李明春與曰廣同邑相忌統額劾曰宗生不辨救麥者耳安王統口再出此疏又曰統額劾曰宗生不辨救麥者耳統口固建安王也堂堂藩王乃為大誠所驅無良極矣據此是再疏非統額上矣然按劉士楨袁彭年不由通政司云云與建安王不合且諸書亦無另一人之說蓋炎武時避居常熟之郊於朝事亦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多得之傳聞不盡確也鄭三俊吳牲等把持朝政以劉士楨為通政沮遏章奏以

小腆紀年 卷七

王重為文選廣植私人二令楊廷麟出劇盜於獄交聯江河大俠與水陸姦弁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姦媳請並士楨重廷麟及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演祚俱置之理劉士楨抗疏謂曰廣勁骨慤直守正不阿統額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者豈可容於聖世禮科袁彭年曰祖制中尉必具啓親王給批齋奏若候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實直達御前宜加禁戕不聽攻口督袁繼成給事中熊汝霖亦有疏惟是汝霖疏中有以臣帖而送書臣語按臣帖是八月十一日丙寅事宗周去國是九月九日甲午事則汝霖疏是九月九日疏是九月九日無疑繼成方在楚亦當是九月九日疏也徐鼎曰侯考宗室何疎而賤之之詞也疎賤也而參宰輔

冠履倒置美非橫行至斯極矣

壬子明福王詔諭羣臣

時羣臣紛爭曰甚王諭曰朕遭百六之運車昔開阻方資
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口甚先皇帝神
資獨斷彙納眾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於前
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
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
朕言不再

明改正閣臣銜以尚書兼大學士

南都初立庶務草創以大學士兼尚書非制也至是改正
以尚書兼大學士

小興紀年

卷七

三

明大學士高宏圖請召史可法入直不報宏圖乞休亦不許

宏圖釋史高宏圖傳曰士
英矯旨切責因力求去

大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遣使致書於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

史曰史公答書為九月十五日而諸書皆載此事於七月者
蓋是時南北開阻七月遣使至九月而始達也東華錄載此
為六月事

攝政王聞南都立遣南來間將韓拱蔽等齎書貽可法曰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
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會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
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
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政君不得書葬

小興紀年

卷七

三

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
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守國臣民不問加遺一矢平西王
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
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自
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
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
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
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
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幾聊慕虛名頓
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
之於明國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

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

茲乃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
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

斷流邪夫闖賊但為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
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昔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

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
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

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
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

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
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中義討賊興滅繼絕之

初心至南州羣彥劇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豈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仁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表上其書勸王爲自強計卽自具答書曰南中向接奸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小腆紀年

卷七

五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徑德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迭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

正旨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風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香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拊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鏗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論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繕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燁明旃

小腆紀年

卷七

五

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王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微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曰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死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不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風遐被貴國昔在先朝風靡封疆後以小人構釁致啓兵端先帝深痛

疾之旋加誅戮此殿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
 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
 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
 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
 繪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勳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
 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
 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
 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
 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為國死竊以天亡逆闖

小腆紀年

卷七

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
 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
 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鑒同仇之誼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忿則
 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
 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
 往道不日抵燕奉盤盃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
 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
 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
 克盡臣節而已即日將率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兔之窟
 尤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

敢與聞惟殿下實昭鑒之
按曰史公答書原札尚存內開
 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字蓋印
 日督師補臣之印每頁四行寫連抬頭共二十字一行刻
 諭云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湖大學士史可法頓首
 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書尾署云宏光甲申九月十五
 日又南畧云桐城何亮工為史公幕賓此書乃其手筆
 臣竊伏讀

純廟之論曰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
 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
 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詞嚴心實痛之而
 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
 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
 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
 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

小腆紀年

卷七

七

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
 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擊其肘而卒至淪亡也福
 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
 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
 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
 諛諂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
 尊明之義也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
 之書並命附錄於後焉

明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

大清兵南征

元吉奏平西王吳三桂牌至濟甯稱奉

天清攝政王旨云云執政謂款使已行不以爲意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丁巳明福王親祀孔子

明命光祿寺少卿沈廷揚饋吳三桂軍廷揚疏止之不許

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由國子

生爲中書舍人議復海運稱旨命赴淮安專督海運事宜

加光祿寺少卿南都立命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疏言

臣愚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兵三百人水

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關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

以簡練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

報已廷臣有請由海道出師北伐者嘆曰誠使是策得行

小腆紀年 卷七

願爲前軍已而不行命運米十萬餉三桂軍廷揚以道梗

不可行祈止之不許

明偏沅巡撫以楊鶴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

明加開臣銜

史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高宏圖太子少

師文淵閣大學士姜曰廣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馬士

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王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

士各予廕有差

徐鼎曰是舉也或曰加翎戴新恩改日本南或曰以太后

至改日本釋史均之濫也故畧之

明以賀世壽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壬戌明復東廠降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爲浙江按察使照磨

彭年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

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此不見正史惟

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於成化

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再盛於正德

邱聚谷大用相繼用事逆瑾扇虐天下駭然三盛於天啓

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間

夫卽廠衙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廠

衛緝訪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脛而

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奸偽之事又資

小腆紀年 卷七

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賊

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輿援之途愈祕而專傳

送之闕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於胥

吏徒隸可以迫脅其長上不可不革也疏入王責其狂悖

沽名降三級調外改日甲乙紀載八月二十九日甲申禮

不受偽檄事豈彭年被請後又用邪邪陳萬策李開先

彭年早奏聞至二十九日始下部邪俟攷

徐鼎曰曰降某官爲某官何明不當降以嘉之也無行如

彭年猶足嘉乎君子有不善而諱之則或以君子小惡爲

無傷小人有善而沒之則或以小人爲善爲無益君子不

懼於失足而小人無望於蓋愆無惑乎爲善者之少而爲

不善者之多矣隨事見衰敗而無所假借於其間所以明

是非之公而大勸懲之義也

明起前督丁魁楚巡撫承德襄陽等處

魁楚河南永城人以失機遣戍崇禎戊寅納餉援例得歸

總兵劉超之叛也劫魁楚與眾紳為疏訟冤魁楚計款之

超平敘功復職至是會推總制乃起用

徐燾曰何以書為閩亭張本也不備書官何削之也

獻賊陷明資陽縣知縣賀允選不屈死

允選丹陽舉人被執不屈賊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

七口俱死破成都是破資陽在成都前也

徐燾曰不屈死何歷二年而不屈是所謂從容就義者歟

不曰何闕疑也

小腆紀年 卷七

甲子獻賊陷明成都蜀王至澗太平王至涿巡撫龍文光升

巡撫前巡按劉之勃等死之

賊自重慶趨成都州縣望風瓦解蜀王謀遷於滇巡按劉

之勃力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勃爭王乃以六月十三

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適止之勃請王出

賞募士殺賊王以祖制不典兵為辭城中一日數驚火藥

局穴雷震王寢殿大雨雹王懼方出財招募三日無應之

者七月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允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

設守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賊騎兵自資陽

水兵自洪雅新津蒲城下佳允出戰敗還文光見涿涸急

遣郵縣王簡趙嘉焯決灌縣堰水以益之初九日大雷電

雨如注守陣者不能立賊火攻如取重慶法西扎匪錦江

樓崩木石飛空賊蜂擁入不踰時灌縣水至而城已陷矣

王與其弟太平王至涿妃邱氏宮人素馨等投井死文光

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川北參政擢右僉都御史代

陳士奇巡撫四川賊已逼成都文光自順慶馳赴之城陷

投浣花溪死破日明史云之勃寶雞進士賊以同鄉欲用

之之勃罵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之勃厲聲曰

甯多剛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同時文臣殉難者按

察副使張繼孟兵備副使陳其赤僉事張孔教升建昌兵

備僉事劉士斗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成都知縣

吳繼善蜀府長史鄭安民郵縣主簿趙嘉焯教授何某等

小腆紀年 卷七

十一人繼孟扶風進士以御史論事忤旨出為知府進副

使分巡川西被執幽之大慈寺獻忠之僭號也欲用之不

屈被殺妻賈氏從死其赤崇仁進士以吏能擢副使轄成

都投百花潭死孔教會稽舉人不屈死子以衡匿不告其

母孔氏孔知之刀斷喉死破日明史云以衡奉母南嶺孔

書室見副使周慶尹請師典疎痛絕罵以衡曰父死二

年我尚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士

斗番禺進士成都推官之勃薦升建昌兵備賊逼之勃促

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方之勃與賊語士斗呼曰

此賊也公不可屈獻忠命控以上反顧之勃語如前遂闔

門被殺堯相黃岡人與之勃請餉於蜀王不應遂投王府

河以拯起被執遇害於萬里橋雲祚太倉進士賊破夔州

雲祥走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見用與之勃士斗俱幽於大
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雲祥躍起大罵曰我欲食
賊肉豈食賊粟邪遂同遇害蜀友人匿之山中越二十年
始歸善亦太倉進士服闋補成都令上書於蜀王累數百
言攻日繼善書載在蜀其詞曰高皇帝東建漢朝西置
言德道數年以來踏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
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氣日惡
秦關失守曹關姚黃陸梁左右殿門之修修而不恤夫
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成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
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夷庚黑水陽平更多賊徑欲坐守
門庭請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酋撲滅賊逃通
只以蘭兵力有虧款地利不習今日荆襄撤其藩籬秦隴
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顧忌而欲援引前車其將來
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木之險豈
漸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加孤注救援先
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果則不足喻其危屠火不足明其
急而猶事泄池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

小腆紀年 卷七

境內各官詔誦謀議發帑金以贖成卒散朽粟以慰饑民
出明禁以絕斷養蒼頭積通以免流離溝溝募民兵以
守隘結彙日以資接政教內修齊勢外振則可易危為安
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竊為憂下危之王
不能城破一家三十六人同遇害或曰降賊被殺善之
見吳偉業文集及蜀碧而顧炎武聖安本紀注毛奇齡趙
少府墓誌銘謂繼善實未死也書亦有謂繼善降賊者存
之以安民不屈死張繼孟傳蜀碧 嘉焯山陰人決堰還
遇賊射之投水死求父屍不得遇堰夫告以死處為三渡
趙少府墓誌銘畧同 何教授者失其名坐明倫堂上大
婦自縊死蜀碧 日本 武臣之最著者劉佳九川北進士借文
光赴浣花池死同死者總兵張奏功世襲指揮馬震張卜
昌羅大爵劉鎮滿阮士奇參將徐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
陷陣死或巷戰死致日諸書皆云出戰者劉佳九惟明史

之不言佳允豈佳允又名鎮藩歟按給事中吳宇英工部
蜀碧則確是二人並志之以俟攷焉
主事蔡如蕙聞蜀藩殉難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
仕按察司祖詒同罵賊死大理寺正王秉乾驅闔家投井
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投江死東流知縣乾曰貞以
磚斃一賊死皆致仕在籍者也父子同死者二人明經趙
鴻偉及子進士昱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皆以賊召
不應死夫妻同死者二人內江張於廉致仕彭澤知縣也
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
也與妻董氏並自縊死賊大搜藩宗朱氏兄弟某者投水
死妻李氏姊妹而娣姒也聯袂投江死諸生王某之妻熊
氏罵賊死又有聞蜀藩殉難死者則郵縣舉人江騰龍不

小腆紀年 卷七

應賊召死者則諸生劉繼泉費經世劉宏芳皆其姓名可
攷者也致日本 是役也獻忠將盡屠蜀人偽平東將軍孫
可望流涕諫曰王轉戰十年所過屠滅無尺寸之地以守
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土庶幾為王成霸業耳
若又屠其眾某等何用生為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
矣獻忠乃止士民爭門阻於城闔不得出驅之至中園中
圍者先主練兵處也獻忠列其兵為甬道圍民而過之壯
婦少男皆入其營中父子夫婦相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焉
致日明史彙曰賊將戮人忽有
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
徐燕曰嘗聞明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高皇呼為蜀秀才
選名儒侍講曉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

於內府子孫善黃白治化然皆積不用特其都為天險無復遠慮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詩餉弗聽請召募弗聽夫蜀自甲戌乙亥之間賊兵蹂躪者再亂之初生既無曲突徙薪之智死其將至又無臨渴掘井之謀火已燃眉珠猶剖腹此與福楚諸藩頑愚一轍亦可傷矣自監司以下何以不書不可勝書則以大員冠之亦書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之例也

獻賊陷明崇慶知州王勵精死之

勵精蒲城人成都既陷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孔曰成仁數語登樓以利刃縛柱貯火藥樓下條報賊騎渡江縱

小腆紀年

卷七

二十餘年州人

火焚樓觸刃貫胸死所書字風雨不滅後二十餘年州人建祀祀之祀畢壁即頽遠近歎異

獻賊陷明新津漢州

新津拔貢王源長邑人也為賊所執與妻徐氏並不屈死有袁氏者諸生藍燦妻也燦死於賊袁氏聞而自縊漢州江某妻陶氏被執不辱借其子婦張氏罵賊死又有張氏婦者聞賊逼自紉其衣投井死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獻賊陷明彭縣什邡

賊將孫可望畧彭縣諸生祝不傳負母逃賊追及求以身代母不許遂大罵同死劉昌祚亦諸生被執不屈死魯賊惶者夫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被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喫

血復焉賊寸磔死業醫徐履端者赴水死其女子死者劉姓妻黃氏死於雷打廟趙姓妻官氏先縊死其數女而後自縊什邡顧姓妻賈氏焚其室偕子婦某氏縊死穴中

獻賊陷明絲州

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賊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受污何以見姑於泉下同縊死宇亮子裔盛受偽官妻王氏曰汝可作賊官吾不能作賊妻也亦縊死

獻賊陷明絲竹義民楊國柱戰死

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崇禎庚辰獻賊犯絲竹獲可賢

小腆紀年

卷七

二十餘年州人

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許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殺之至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巷戰力竭罵賊死典史卜大經借其僕自縊死邑民黃守學以孝聞賊圍城母柳氏自縊死守學殲畢亦縊死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縛中途投崖死願生妻留氏抱幼女投井死文姓妻刁氏有美色賊逼之罵愈厲支解死楊生妻蕭氏王姓妻袁氏俱拒賊死

獻賊陷明仁壽知縣劉三策舉人賈鍾斗生員劉士愷龍明

新戰死

三策饒州舉人賊至營死守每謂人曰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鍾斗士愷明新先後起兵拒賊城陷與三策

俱死之士女同死者貢生顧鼎鈺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及灼妻閔氏又有辜氏女者及笄未嫁自刎死或曰三策死於十三年是時死者爲顧繩詒

明并初義民雷應奇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應奇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於高坑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徐薊曰曰戰死曰不克死之何嘉其不徒死也在野草莽之臣無必死之義也虎狼孔迫雞犬皆驚強者走險弱者引決非必皆西山之恥周粟東海之奮秦帝也其人與事爲鄉黨所耳熟者學士聞而志之而窮簷蔀屋之駢死無可考者可勝數哉有事可紀則別白書之亦能執干戈以

小腆紀年

卷七

衛社稷則不殤之義也

獻賊陷明汶川汝曰蜀碧作汝川縣按明史四

邑成貢高仲選借其子女投江死

徐薊曰自陷崇慶以下悉不日何無可攷也則以事類書之

戊辰明太后劄氏至自河南

太后至自河南命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輔臣高宏圖姜口廣迎於郊外次日諭戶兵工三部搜括以備賞賜御用監請一應器物並宮殿陳設金玉值數十萬兩於是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疏請節省不聽命修西宮之西園爲皇太后宮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

明起前兵部右侍郎樊一衡總督川陝軍務

一衡字君帶宜賓人萬曆己未進士以知縣入爲吏部郎中崇禎三年遷榆林兵備參議流賊多榆林人又久荒饑民益相挺爲盜一衡撫創殘修戎備討斬申在庭馬丙貴平不沾泥累遷右參政分巡關南總兵曹文詔敗歿羣賊迫西安總督洪承疇令一衡監左光先等軍連破賊又屢挫賊於漢中十二年擢僉都御史代鄭崇儉巡撫甯夏被劾罷歸十六年冬用薦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道阻命不達至是復申前命

明起成籍越其杰亦作傑巡撫河南兼轄潁毫二州軍務

時馬士英借危疆爲名欲起阮大鍼爲河南巡撫廷臣持

小腆紀年

卷七

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舉人崇禎時歷官按察司僉事

以貧遣成閒居金陵士英之妹夫也故有是命

明命吏部察才品堪用者發督撫軍前補地方官

史可法疏曰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江左偏安計也將欲立定根基養成氣力北則爲恢復神京之計西則爲澄

清關陝之圖一舉而遂歸全盛耳聖明在上忠義在人君父之仇恥特深海宇之羣心競奮乘時大舉掃蕩可期所慮者兵戈擾攘之中不復有百姓耳無百姓何利於有疆士故此時擇吏不緩於擇將而救亂莫先於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前此北都未破求收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

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冷兵荒破殘之區
卒舉而授之庸人此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
乏東南缺員安能復填西北之缺則銓選法窮安得不改
為徵辟往時保舉多係幕繒故捷足蠅營真才裹足今西
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而真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
袂相從宜令撫按司道及九卿科道各舉才膽過人堪拯
危亂者一人赴臣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
以優錄不望用示酬勸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
護地方為民推服者即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求
天恩破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也王命

小腆紀年 卷七

吏部察廢員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咨發
督撫軍前以補地方缺官 改日本南都甲乙紀
明中旨以張捷為吏部左侍郎吏科給事中章正宸爭之不
聽

捷丹陽進士以知縣入為御史崇禎時坐事除名贖徙南
都立劉澤清首薦捷馬士英繼之廷議多持不可以魏國
公徐宏基薦遂內傳起故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內批非制
爭之得旨前解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問何以寂無一言
改日本南都甲乙紀又明季遺聞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薦為內批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官
徐熹曰葉廷秀之內批不爭因已張有譽之內批不嘗爭
之手總之有張捷阮大鍼之內批而姑以有譽廷秀嘗之

也陳子龍之言曰爭之則已有前例是士英所以籍眾口
夫

內子明遠禮部員外郎周鏞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縉祚下獄
鏞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鏞舉鄉試
第一崇禎戊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抗疏論不當寵任內官
罷斥言官崇禎帝怒斥為民自是知名鏞伯父尚書應秋
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闖列逆案鏞深恥之通籍後即
交東林矯矯樹名節阮大鍼之廢居金陵也鏞與諸名士
為留都防亂揭帖逐之大鍼懼而匿身牛首山或謂大鍼
曰周鏞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之黨又以詬公者如鏞
於是大鍼怨鏞刺骨鏞從弟鍾與鏞以才相忌各招致門

小腆紀年 卷七

徒立門戶兩家弟子遇於途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鏞門人
徐時霖等益被以惡名南都之議立君也呂大器姜曰廣
主潞王鏞與雷縉祚往來遊說故馬阮欲以此致二人於
死縉祚字介公太湖人也崇禎庚午舉於鄉崇禎帝思破
格用人命舉貢悉就銓用凡二百六十三人時號庚辰特
用縉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兵備僉事劾督師范志
完縱兵淫掠折餉行賄召人朝與志完面質於中左門縉
祚因言周延儒招權及其幕客董廷獻通賄狀延儒由是
被放志完誅而令縉祚回任縉祚初覲得總憲故極意攻
擊及是頗沮喪廷臣遂以是忌之縉祚曰廣之門人也士
英欲逐曰廣乃令朱統鍾誣劾之而指縉祚為曰廣私

黨士英亦劾周鍾從逆牽連及鍾於是鍾與續所及鍾等俱逮治鍾之叔父維持與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奏言家門不幸鍾鍾兄弟成隙鍾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且鍾於陛下登極首倡異謀是鍾罪止一身鍾實罪在社稷也獄急鍾屬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於士英為遷者所獲丹衷坐請御史羅萬爵上疏痛詆鍾且徧詆東林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懋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鍾雷續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稱皇子明日冒稱皇后希踵王郎故智實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謗宮闈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竊發阮大

小腆紀年 卷七

鍾亦曰陛下龍飛之初可為寒心曰廣尚不敢為賈充而演祚公然欲為成濟宜立正西市會左兵犯關檄中有搆陷鍾續祚語士英大鍾益怒謂二人實召左兵趣賜自盡乃各作家書又互書先帝遺臣於腹投縊死遺命勿葬如伍子胥抉目事置棺兩花臺側未浹月而南都破矣徐鼎曰特書何傷之也鍾矯矯樹名節而兄弟相殘賊續祚莫以攻訐獲光寵皆未為閭道者矣何傷乎爾是時馬阮欲以黨禍殺清流校尉四山善類一空馴致老成掛冠晉陽與甲倉皇沈馬荆棘銅駝人之云亡邦國殄矣同時逮者有周鍾項煜光時亨武棟何以不書誅所當誅常刑也改曰澤史云司寇高公仲翰鍾至開新竹院對案比之數十載於市南署云鍾殺於火中潘鼎謂謂案曰黃氏

天下遂太平乎時年四十四又說往云項煜出獄走慈谿慈谿素惡之沈訥河明贈吳三桂父勦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劉澤清請哀封吳勦使三桂銜恩劉孔昭奏三桂父子効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故國而奸黨故欲崇之

徐鼎曰特書何譏諺也

明命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

從高宏圖何應瑞請也

庚辰明選淑女及內官

先是八月下已給事中陳子龍奏言中使四出搜採有女之家黃紙帖額閭井駭然明旨未經有司殊非法紀又收

小腆紀年 卷七

選內員慮市井無賴自宮希進先朝若瑾若賢皆壯而白宮者也御史朱國昌亦言歷選宮嬪必巡司州縣開報今未見官示棍徒擅入人家乃命禁訛傳棍徒詐騙二十五日庚辰忽傳皇太后懿旨遴選中宮尋命選淑女於杭州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廣選隱匿者鄰人連坐民間大擾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媸老少俱參錯合城若狂改曰在田成野史亦云田壯國明賜北都死節諸臣諡立旌忠廟

正祀文臣二十人范景文贈太傅諡文貞倪元璐贈太保諡文止李邦華贈太保諡忠文王家彥贈太子少保諡忠端孟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施邦曜贈左都御史諡忠

介凌義深贈刑部尚書諡忠清吳麟徵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周鳳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劉理順贈詹事諡文正汪偉贈少詹事諡文烈申佳允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吳甘來贈太常寺卿諡忠節陳良謨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陳純德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王章贈大理寺卿諡忠烈許直贈太僕寺卿諡忠節成德贈大理寺卿諡忠毅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兆祥子孟章明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諡節愍賊則張慶臻諡忠武鞏永固諡貞愍劉文炳諡忠壯劉文燿諡忠果內臣則王承恩諡忠愍疆臣則衛景瑗贈兵部尚書諡忠毅朱之馮贈右都御史諡忠壯周遇吉贈太保諡忠武其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諸臣家之殉難婦女建坊旌表生員許琰贈翰林院五經

博士家日許琰字玉仲吳縣諸生聞北都陷祭告先祠毀佛衣竟去與諸生哭臨文廟御史某者鼓吹叫殿吉服人珠突前護其帶叱責之御史慚謝罪去投綬者再以救不死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非惡生也將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太義之適友人至強按之歸家人固守之伺間不得死轉良號絕粒月餘死鄉人私諡曰潛忠先生會弔者數千人至是進士王日俞以襄贈請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從祀南畝 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立廟於雞鳴山賜額旌忠其不當從祀而濫與者烈戚則李國楨朱純臣以下十六人內臣則李鳳翔王之心以下六人皆黜臣內璫之私人也其姓名無足詳焉

明改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總督川廣雲貴軍務賜

尙方劍便宜行事

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癸巳進士歷官大學士甲申三月前事詳紀傳時以張獻忠殘破四川故有是命

癸未明封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

芝龍字飛皇攻日亦作黃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也世為府掾七歲戲拋石中知府蔡善繼冠擒訊之奇其貌而釋之長有膂力蕩逸不喜讀附海舶至日本有倭婦翁氏悅一官遂聘焉即延平王成功母也海澄人顏思齊者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廈之間思齊死眾

禱諸天擲碗得聖突而碗不破者立為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為主改名芝龍天啓六年三月犯金門廈門

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甲子地方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擢為泉州巡海道芝龍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

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芝虎說龍曰此欲散我黨羽耳乃揚吡去崇禎元年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犯金門獲游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

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大猷之子也檄千戶馬勝百戶楊世爵勅之鎮海衛敗死乃大調兵船會勅或議避之與

東芝龍曰咨皋膏梁統袴徒讀父書何足懼哉大破之浯

嶼咨皋遁入廈門給事中顏繼祖糾之咨皋褫職於是芝

龍縱橫沿海當事者莫敢問焉秋七月巡撫熊文燦從泉

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芝龍降重賂當道檄紳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小腆紀年 卷七 庚辰

逃回者天誅不漏名臭身駢回頭猛想其當初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已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疏繁不具錄其巧誣文過如此

徐鼎曰雲間夏氏續幸存錄曰大鉞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為梨園裝束嗟乎杖鉞麾旄之任即倡優排演之場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大鉞疏何以錄也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其言之足聽也其所言乃其所自狀夫我

大清兵擊敗圍賊兵於府谷

是月自成偽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

大兵擊之殲殪過半李過中創竄歸綏德

小腆紀年

卷八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七

鑲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翁
蘇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書善銜六合徐鼎撰

九月丙戌朔明高傑襲黃得功於儀真之士橋史可法乃和解之

初得功故守廬州史可法慮傑跋扈移得功於儀真相率制傑故忌之深登萊總兵黃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道出維揚乞兵為護得功率輕騎三百出高郵以迎三义河守備胡茂植遽以報傑傑疑其圖已乃伏精卒中道邀擊之而別遣千人間道襲儀真得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伏兵猝起得功出不意亟舉鞭上馬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中矢踣騰上他馬逸去傑之遣兵也戒必生致得功

小腆紀年

卷八

有泉健十七騎舞樂直前得功大呼反鬪奪其槊人馬披靡發腰間所餘七矢殪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迫者不敢逼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傑所遣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邱鉞馬岱偵知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至內外夾擊吾事濟矣令士卒飽食且休於城外甚置炬火為疑兵傑兵疑不敢進望見炬火以為營盤也礮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知益大怒自以於同事無纖芥嫌一朝見襲曠日切齒誓與傑決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解之百篇而謂古謂得功兵且至傑大言曰曩千人繼揚猶少吾故驅之假

手黃君吾之士卒詎至於敗也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人
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變無愚智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
故親故獨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
功色稍和然以失亡三百騎為憾可法命監紀應廷吉等
如傑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傑如
命償馬馬贏多斃可法自出三千金代之償又令傑以千
金為得功母貽憾始稍解焉
徐蕘曰乃者何難詞也既不能以德化而又不可以法制
不得已而和解之者其事愈卑而其勢亦愈難矣
明復前勸督趙光忭官
明布衣方翼明疏劾馬士英下之獄

小腆紀年 卷八

翼明浙江奉化人

明以都督僉事張成福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攷曰聖安本紀作張福成南都

從馬士英請也

明高傑請瓜州泰興邵伯鹽稅助軍

時四鎮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盡分地商賈裹

足民不聊生

辛卯明福王御經筵

明命撰起居注

從高宏圖請也尋設起居注六員珥筆記事

明裁各省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明建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不至

初錦衣衛劉僑以罪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
獻賊賊即署為指揮使比左良玉兵復斬黃僑削髮遁湖
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召至京復其職即令以私書計湖
受賄澍疏辨攷曰南畧云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黃澍辨為
部尚書有錦衣衛劉僑託文江進美玉杯古玩數萬
金於獻即僑為錦衣衛大校左良玉復斬黃僑削髮
私送尋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
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洵河幾亂亦紳請臣彈壓僑
銀三千兩助軍臣批云正苦無糧真可愧快費以媚賊者
仰即收歸臣言隱而諷矣既還武昌黃鼎代為解銀一千
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
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即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
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為言試命士英又嗾楚宗室朱盛
瀆訴澍凌逼宗室已隨疏糾之擬旨奪官逮問澍乃匡良

小腆紀年 卷八

王軍中陰令眾譁索餉再逮皆不至士英由是與良玉有

隙

徐鼎曰特書何傷王之不綱而臣之交証也春秋之義有
所挾以抗君命者皆為叛倚強藩為連藪視王命為弁髦
豈俟徽州之役而始決為不臣也哉

明修思宗實錄

甲午明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既連被污讒求罷益力陛辭曰王御殿羣臣陪列曰
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馬士
英勃然曰我為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即叩頭言臣從滿朝
異議中推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

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邪士英曰我無功以汝謀立潞藩故有功耳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當立兩先生毋傷國體既出復於朝門相詬罵曰廣骨鯁廉方有古大臣風扼於奸邪木竟其用天下惜之

乙未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再疏乞休許馳驛歸臨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威晚駢闐矣諛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謂徂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自

小腆紀年

卷末

四

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襄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為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難死於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生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

先勳於溫體仁後連巨監如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還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職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嚴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腐主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鍾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足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王優詔報問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

小腆紀年

卷末

五

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

明戶科給事中吳适疏留姜曰廣劉宗周不聽

适字幼洪號靜齋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以知縣行取南都立官戶科給事中疏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冤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廢乞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請進取而遠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盡一宜重王言一曰核人才人才為治道所從出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躍治初任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狎逐之謀愈切卸擔之術偏工

起廢而蕙蘅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致薦贖日廣啓事日登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嚴甯重嚴於始進毋追恨於僨輟一曰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文武兼用內外互遷請飭中外選華之彥非軻鈐之畧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講求共激同仇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羣金求翻既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絕其覲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倘按垣僅取充位則白簡只貴空懸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批答徒勤而實効罔著又

小腆紀年 卷八

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頻甚又况畿南各省到處旱災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擗蹙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做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親儒臣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諸凡無藝之征一概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彙習必殛根本之計孰大於此尋又疏請定期日講舉行午朝俾閣部大臣以及台垣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即於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核功罪以勸羸臣明是非以黜邪佞及日廣宗周同時去位适又抗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忠心亮節久而彌勁應亟賜留疏人皆不聽明吏科給事中熊汝霖疏陳時事詔奪俸三月

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以治聲擢戶科給事中尋以言事忤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都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圖計復仇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大鉞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才草澤中尙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人民居十餘里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亦何憚而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總總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會與突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乎

小腆紀年 卷八

及大鉞起佐兵部汝霖言既以大鉞爲知兵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饒爲之何須添置既而曰廣宗周相繼去位汝霖乃疏言臣觀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鎮固圍懷境之不講而舌鋒筆鏢之是務俄以匿帖而逐舊臣矣甲乙紀八月十一日丙寅長安街通馳名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帖指誘與姓劉宗周皆李沾所爲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么麼小臣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飛章告密豈敢封端自此始近復中外喧傳將復厥衛夫厥衛樹成牟利福神慘禍所不忍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此尙可爲國乎先帝憂勤十

七年會無失德而殿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先帝為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投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雖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鍊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而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日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

用疏入奪俸三月踰月以奉使淮南陛辭疏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詹尹追賊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詭譎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為可殺市井狡

翁耽耽得官置國郵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盈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邪不

徐鼎曰觀汝霖疏思宗云自戒嚴以來疏凡二十上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蓋冀思宗之悔悟也願以言過激而得罪夫思宗之憂勤猶聽之不聰若是南都君相復何責哉

明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鄭鴻逵屯鎮江黃蜚屯蕪湖采石丁酉明以王之綱為總兵官鎮守河南

之綱宛平人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至是掛盪寇將軍印充總兵官守河南放日時左良玉部將中亦有王之綱者性殘忍好以人為糧而懸之晚楚紳士祝世英樊維城劉宗祥皆為所殺是否兩人附俟考焉

明欽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徐鼎曰敘多年戰功何遠無可稽之詞也備書何愧之也明以王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

明以牟文綬為總兵官鎮守荊州

時荊州未復命文綬自施彘衛收集土兵出夔州以圖之

明以王允成署總兵官鎮守岳州

明命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劉良佐進復黃汝高傑移駐徐州進復開歸

明興平伯高傑率兵赴鎮

史可法銳意復中原出巡淮上閱澤清良佐軍虛夸不足用惟高傑所統四萬人皆山陝勁卒欲使為前鋒念其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乃與傑往復論事多所獎借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傑亦折節稱弟子問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授授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眾從史居士儒術聖人我

法所謂菩薩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問老僧無
爲也傑不覺斂容服傑之妻邢氏饒權智傑嘗語人曰吾
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氏見可法出至誠乃亦勸傑傾心
可法喜曰吾事集矣乃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斌棟賀大
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植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
南而傑以將吏妻子暴露野次爲辭請人居揚州紳民多
震動可法自遷於東偏行署以督府爲之舍邢氏約其兵
聽節制始安堵傑乃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
纛西洋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
舟推官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
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時可法方圖河南郎
中黃日芳僉事陸遜之叩之廷吉廷吉日明年太乙在震
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未可知
也已而師竟無功廷吉字萊臣郵縣人天啓丁卯進士知
碭山縣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督師軍前爲監
紀廷吉精天文用句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
徐禕曰高傑書爵何予之也斲弛不羈之才而能服銜勒
爲人用者良馬也臃腫拳曲不中繩墨之木而能爲匠石
用者良材也傑擾攘起家殘忍好殺而能感史閣部之忠
改行革心誓師進取其視澤清良佐輩之頑瞞比周蓋天
壤矣君子所以嘉改過哉

明追賜開國功臣靖難死節武肅兩朝忠諫諸臣封諡

徐禕曰何以書譏也然則封諡未當乎是皆二百年來所
宜昭雪褻恤者也何以譏梓宮彙葬宗社陸沈臥薪嘗膽
之秋豈潤色太平之事乎

甲辰明以吏部右侍郎黃道周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

道周字幼平漳浦之銅山人也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白

幼坐臥其中故其門下士稱爲石齋先生少家貧讀書羅

浮山山水瀑漲墜澗中溯流而出過異人授以讀書之法

過目不忘爲文典奧原本經術殊日本釋史又史外之家

讀書不屑應童子試郡縣登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

編修擢右中允以論楊嗣昌下獄謫戍辰州嗣昌敗召道

周還復故官道周遂稱病歸詳見紀傳不具錄南都立起

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士英道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

不起欲從史可法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朝陳進取

九策至是陞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見朝政日非乃自請

祭告禹陵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克濟北畧漳河西取應安

然後問洛陽之鐘虞掃成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

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沈鷲之將簡士三萬齎糧

百日出贛榆章橋東踰破車度臨胸懸博與直上監山抵

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胸安邱樂安

陽信之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盡七晝夜至武清涉白

溝出其不意從天而降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灑掃

於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觀九廟還則兵分兩道一

下臨清以收克濟一下邯鄲以收彰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岷也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舍我去邪道周製一衣刺大明黃道周於裾語門人曰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耳明以左良玉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

良玉舊為平賊將軍既封藩乃以印畀其子

徐嘉曰特書何譏也辱主之於強藩猶慈母之於驕子日思結其惓惓焉恐不得一當固其驕悍之性不可馴亦其君父之有以長其惡也夫良王之跋扈固不假其子之助虐而主威日輕胡以立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倘其戒之哉

小腆紀年

卷八

七

明令童生納銀免府州縣試

馬士英請免童生府州縣試上戶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

三兩徑送學院收考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

已而溧陽知縣李思謨竟以不令童生納銀降五級

明禁擅立官戶

命鄉官與監生齊民較田多寡一體常差不得擅立官戶

明命河南巡撫越其杰募兵屯田

給其杰銀十五萬令自募兵屯田

丙午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視師清江浦以圖中原

可法於二十一日丙午駐清江浦奏以李成棟為徐州總

兵官賀大成為濬縣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為大梁屯田僉

小腆紀年

卷八

七

事胡漸忠知睢州冷時中為開封通判李長康為開封推官以經畧中原命標下總兵李世春駐泗州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領忠貫營李栖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洋河馬應魁為中軍副將翟天葵陶匡明為旗鼓汪一誠為參將以分防河副使黃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理糧餉知縣應廷吉為軍前監紀攷日本青嶺層又與諸鎮分汛地聽自擇便利其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緣河南岸築壘焉時高傑刻期進取開歸可法亟請餉於朝而馬士英以鎮將與可法協為不利已陰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豈直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高傑請進

取開歸直擣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士英益靳之不發數詔趣出師可法舉示四鎮皆曰不給我餉而責我戰乎由是坐困既而阮大鍼遷兵部尚書高姜諸賢相繼去位可法乃上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消由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台省則日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日此危地何為困我此推彼卸始付庸人俟用條更有同見戲即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託病則棄官會無為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儆下息之官

罷不急之務俾大小臣工併力恢復則中興之業可成王
優獎之而不能行又言欲用大鍼者以才爭大鍼者以逆
案也大鍼即可用何必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
以一人壞天下事乎不聽

徐鼎曰大書特書何從綱目書丞相亮治兵漢中之例也
然則何貴乎爾亮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萬世人
臣之則哉

明稱福恭王陵為熙陵

即皇考恭皇帝陵也尋議建特廟

明命僉都御史湖北巡撫何騰蛟仍舊職

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南

陽縣地當衝要

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阜山

并討平土寇能聲大著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為懷來

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母憂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

服闋起淮徐兵備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

湖北時湖北盡陷止武昌一府為左良玉屯軍所騰蛟與

良玉交驩一軍帖服福王之立也詔至良玉部下有異議

騰蛟乃以劍白隨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當以

此身付三尺劍耳會江督袁繼威暨良玉所賓正紀官盧

鼎力請開讀如禮乃定時朝議將遷騰蛟他省命下魁

楚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兵部員外郎李向中疏言臣鄉湖

廣窮民散亂軍旅空虛萬一逆賊競武昌則江南豈得安

堵臣謂荆襄宜設重鎮募大兵以據上游與淮鳳諸處相

犄角使賊騎不得馳驟漢廣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為陵

寢重地應早為整頓左鎮駐劄武昌隱有虎據在上之勢

而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于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

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

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夫保江南不在道

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為急矣安臣省者

拒賊猶後而取兵為先則撫臣其不可更矣乃命丁魁楚

另用騰蛟仍撫湖北尋晉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而改魁

楚總督兩廣軍務

致日李向中疏見某氏大事記

徐鼎曰明史三王紀畧及溫氏釋史俱云命丁魁楚另用

何騰蛟兼撫湖北

誤也騰蛟為湖北巡撫久矣未改他命

何云兼撫蓋是時丁魁楚有巡撫承德襄陽之命騰蛟將

遷他省故李向中之疏云云也曰仍舊職者紀實也

庚戌明開佐工事例

武英殿中書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千五百兩內閣中書

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街二千兩監紀職

方萬千不等時為之語日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

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掃盡江南

錢填塞馬家口明年二月授輪納富人翰林待詔更有翰

林滿街走之語然止兩殿中書及改貢者銀入於官其職

方待詔監紀追騰起廢則向權門投納故御史郝某又有

官買私賂量出剩餘助公之疏也

徐勣曰自納粟拜爵之事興而變本加厲者爛羊屠狗胡可問焉傳曰作法於貧弊將若之何仲尼所以惡作俑者夫

明許都餘黨復亂奪浙江巡撫黃鳴俊官政曰一逮前巡按御史左光先

八月義烏東陽許都餘黨復亂鳴俊奏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王諭在朝浙臣直奏兵科陳子龍前說都歸命者也常以殺降負都為恨言東陽再亂因縣官誅求激變乃逮前東陽令姚孫棗政曰南畧多誘外不足據書可據他書孫棗作孫棗按朱彞尊明詩孫棗字心甫天啓壬戌進士知龍游晉江二縣據御史請上林典簿遷

小曆紀年

卷八

七

主事歷郎中尚寶司卿自另是一人或附同為浙東知縣而誤傳光先以庇孫棗同逮奪

鳴俊官光先為光斗弟又嘗劾阮大鍼故大鍼欲以激變

陷之朝士無敢言者蘇松巡撫邢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

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調兵措餉不一月而元

兇授首兩浙復安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

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

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貽患國難方張事何可問豈可

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大鍼並切齒彪佳焉政曰本某氏甲乙編年

徐勣曰子龍彪佳皆忠誠純白君子也其論許都事胡分

茅設蕞之若是子龍說都降而不能全部之命我負伯仁

心所慚恨彪佳據法以言之則都豈有生理哉君子之心

各有當也何必同

明再賞定策功加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逮前侍郎呂大器明進封朱國弼保國公

明停宗室換授

是年冬齊藩宗長知盛等請換授官不許

明論吏兵二部量用北來官

時陷賊諸臣南還史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與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兵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

小曆紀年

卷八

七

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思榮疊被而

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

樞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身被

刑辱皆當姑置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

賊赴臣軍前効力廷議並從之

徐勣曰昔李綱作相首嚴邦昌偽命之誅而論者咎其失

策豈輕名節哉王業艱難政宜含垢以故鄰士通袁孟德

手焚其牘黃權降魏昭烈不罪其孥非微安反側之心亦

以寓招徠之意此其事惟史公能變通之而非哉山石齋

諸賢所肯出者也

甲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麟方清介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與人言
移日不倦而不可干以私中貴田成輩納賂請屬拒不應
時馬阮植黨樹私權傾中外石麒麟以法裁之士英欲得侯
封諷司禮監韓贊周奉言之石麒麟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
將封輔臣伯爵而楊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
列士自榮不愧廷和等邪且俟海內清晏議之未晚又言
恭王殉難先帝尙遣一勳臣一黃門一內侍審哨具殮今
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
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御史黃耳鼎陸朗有物議
石麒麟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石麒麟發朗內通之
罪朗志誡石麒麟亦疏訐石麒麟枉殺陳新甲以敗和局

小腆紀年

士英助之石麒麟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款之誤且言先
帝之誅陳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
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其後死於嘉興之
難

以淮揚巡撫田仰疏爲劉澤清請餉
澤清在淮安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仰無如何乃
爲請餉王曰東南額餉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萬豈能以有限之才供無已之求不許或問澤清敵來則
若何曰吾立福王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則擇江南一
善地去耳澤清粗解文義貌如書生而性殘忍平恬蓄雨
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容以

猿狀猙獰逡巡不敢受澤清笑曰若怖乎命取囚來撲階
下剗其肝腦和酒置甌中付猿捧之前飲嚼立盡顏色自
若

明劉澤清殺副總兵劉孔和

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大學士鴻訓子也性豪邁工詩文
北都陷起兵長白山殺偽縣令聞

王師已破賊遂率眾南下澤清使客說之因以兵屬焉澤清嘗
爲詩示坐客眾交口譽之孔和不語強問之則大言曰國
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不聞北向發一矢詩即工何益國
事况未必工邪澤清怒罷酒坐客皆震懾孔和拂衣徐出
澤清呼壯士二十人追及舟中拉殺之時朝命爲副總兵

小腆紀年

命下而死已三日矣

徐鼎曰此事日月不可詳姑類志之顧炎武聖安本紀謂
澤清弑叔父劉孔和蓋當日傳聞之誤也或曰同里或曰
同姓專殺則有之故曰殺副總兵

冬十月乙卯朔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

明劉宏光通寶錢攷曰南都甲乙紀載於初三日丁巳

丙辰明以鄭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

丁巳明錢謙益疏頌馬士英功雪逆案冤

謙益以定策異議自危遂詔附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引
蔡奕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以謙益人望也屬薦之謙益

乃向士英指疏列四事曰嚴內治定廟算振紀綱惜人才其請定廟算也有云先臣孫承宗言以文統武極是弊端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專征鮮不覆敗其縛有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後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恢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嶺海無虞此專任武將之明效也其請惜人才也一日資幹濟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門戶競愛惜修怨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廣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當摧殘剝落之秋以真心愛惜以公心搜訪庶可共濟時艱臣所知者有英穎特達如蔡奕琛馮元颺及某某者謀國任事急病攘夷之選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及某某

者端委廟堂疏穢鎮浮之選也有公望著聞者詞臣余煌道臣陳洪謐之流也有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日雪冤滯欽定逆案諸臣未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拔阮大鍼而用之矣若

廣廷陞楊維垣虞大復吳孔嘉周昌晉乞下部詳察錄用許其自新亦渙羣破黨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復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諛固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遇風吳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斷送社稷送君父何忍復師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先帝於九原乎逆案之賈繼春阮大鍼者皆慷慨魁壘

男子也疏數千言煩猥不盡錄大旨在頌馬士英功雪逆案諸臣冤而奕琛見中有魁壘男子語則不喜颺言於朝曰我自宜錄用何藉某之薦願謂我聞者笑之口崇奕琛德清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時官詩郎半薛國觀堂取臣肅曰特書何罪謙益之無恥也謙益諺附東林以為名高既以忠得患失之心為倒行逆施之舉勢利薰心廉恥道喪蓋自漢唐以來文人之晚節莫蓋無如謙益之甚者

純廟斥毀其書謂不足齒於人類蓋以為有文無行者戒哉獻賊陷明邛州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恒竟陵人官川南道駐節邛州賊至恒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之驍戰死妻樊氏妾成

氏馮氏之驍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女二人俱從死惟之驍妻朱氏及幼子峩生得脫孔徒江西人賊欲生降之不

屈死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鈺假寐者立斬日未睡即不許舉火規有燈光及耳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獻賊陷明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

蘊羅江夏舉人城陷巷戰被執全家俱死

明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獻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

道貞字墨仙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沈黎與指揮使曹助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助拒戰於小關山大

破其眾斬千餘級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以午明錦衣衛捕得行賄於李沾者詔勿問及日本南都甲乙紀

錦衣馮可宗捕得江陰人行賄於李沾者士英為之請於

王詔勿問時士英比周羣小賄賂公行門下僧利根為次

饒獻之高下沾嘗進玉帶慮士英不之重屬利根稱為至

寶士英遂以進於王王每服以御朝致日本新幸存錄故輔周延

儒了奕封乞恩免職有舉人汪庶者與延儒弟正儀聯姻

士英微時嘗貸於徽商汪曙而不應心銜之以曙與庶同

音乃擬旨於汪曙名下追職免奕封所坐六萬之半而坐

曙職六萬時王禁朝臣宴會而士英大鉞與羣小句父謀

飲為常

徐勣曰特書何罪士英之無忌也

小腆紀年 卷八

己未明以降賊臣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給

事中李維樾疏糾之不報

縉彥前以兵部尚書汚偽職賊敗西行縉彥至太原偕降

賊陳永福之部將大同張一方懷慶蔡元吉脫身走豐峪

山著黃冠走盤駝炙人肝而食八月之五日擒府縣偽官

於新鄉偽都尉黃某追襲一方伏林中射殺之乃俱南還

於日本北縉彥乃更詐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大學士王鐸

薦之士英納其賄授原官總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便

宜行事維樾劾之曰縉彥間召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

青衣候點總督何官願昇賊臣胡刑賞倒亂如此也不報

致日崇禎時江浦知縣李縉樾為新賊逆賊慶慶論功

其維樾之誘賊抑本兩人也附志之

庚申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罷

宏圖四疏乞歸允之宏圖家本素封亂後無存孀一幼子

寓蘇州之僧寺久之入浙居紹興人乞一面不可得

辛酉明命太監孫元德督催錢糧

壬戌明劉澤清薦降賊臣黃國琦施鳳儀御史胡時亨疏糾

之不報

澤清招商船為水營薦黃國琦監軍時亨疏言近來文武

升投皆出勲臣之口至從逆偽官蒙面求進武臣不效命

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國琦則

偽吏部掌硃封者施鳳儀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

小腆紀年 卷八

之器願自賠十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不報致日胡國琦

鳳儀所授偽職與時亨奏不合尋以國琦監王永吉軍鳳儀行鹽揚州

甲子明鳳陽地震丙寅再震己巳鳳陵一日三震

自崇禎壬午癸未鳳陽地震至是又連震其初寶頂中

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雷乃發鳳撫田仰以

聞尋太監谷國珍奏十五日己巳鳳陵一日三震有聲如

吼

明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誠意伯劉尚忠之繼妻也出揭謂孔昭父蓋臣莫氏

婢巧雲所生不當奪嫡並及孔昭殺萊臣事孔昭殺之

徐勣曰前弑萊臣削爵以黜之茲不削爵何義各有當也

來臣之死在正月是時秦晉淪陷畿輔瓦解舉國倉皇之際孔昭得漏網焉法不行而法自在也故誅止孔昭今朝政維新論功錫賞上號追諡粉飾不急之務次第行之而使弒逆元兇抗顏五等爵就朝堂司寇不行汚宮壞室之誅同列不問沐浴告君之請是三綱淪九法斃天下之大變也削爵誅孔昭也不削爵誅當日之不誅孔昭者也故曰義各有當也

壬申漳贛賊犯明汀州之古城把總林深鄭雄戰死

時閩中盜賊蜂起由興泉流入漳州巡撫張有堂捕之賊走汀境而粵賊閩王總者亦出沒贛州和呼應汀郡告急有堂乃遣把總林深鄭雄傳云麟將五百人援之未抵汀

小腆紀年 卷八

壬申

賊已陷古城鎮屠割甚慘或聚嬰兒巨甕中注沸湯糜爛之或驅數十童子閉岑樓中火之或剖孕婦腹射男女中否以為笑樂鎮去郡五十里倉皇中援兵適至深與雄皆健將也誓破賊後傳發推鋒徑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右澗急據山則峭不可登襄創死賊舉火蓬枯風迅飛走皆窮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戰死云麟走免賊死者亦二百餘人始賊輕官兵既知其敢戰也退人贛州境汀郡獲全

癸酉明改丁魁楚總督兩廣軍務

徐鼎曰特書何為廣州唐藩事張本也

明追復景泰帝母妃吳氏為皇太后建文帝長子文奎為皇

天子上諡號

追復景帝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諡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建文帝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熲吳王諡悼允熲衡王諡愍允熲徐王諡哀迨封建文少子文圭為原王諡懷並祔祀孝康陵復江都宜都南平等四郡主曰公主耿睿于禮為駙馬都尉

甲戌明以鄭鴻逵掛鎮海將軍印

明中旨以張捷為吏部尚書蔡奕琛為吏部右侍郎楊維垣為通政使

徐石麒罷馬士英擬用張國維代之而阮大鍼乃密邀內奄取中旨授捷士英愕然而無如何也捷既為諸奸用悉

小腆紀年 卷八

壬申

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誣者盡起用文選郎中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書諾而已一月中題授中書百餘人監紀推官數十人

徐鼎曰侍郎以下例不書茲牽連書之何傷小人之彙進也三人以外不具書何不勝書也

乙亥明以張秉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秉貞前江西按察司副使也

丙子明停冬至郊祀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洪武元年中書省臣進郊祀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

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太廟如其議行

之建園丘於鍾山之陽方丘於鍾山之陰十年秋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於南郊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定每歲合祀於孟春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於大祀殿太祖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始靖元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草思制作之事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大學士張璠等言祖制無敢輕議給事中夏言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攷詩書禮經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議者以太祖

小腆紀年 卷八

之制為嫌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於是作園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至是禮部尚書顧錫疇上言合祀分祀後先互異但議禮於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從高皇合祀之制為便乃停冬至郊祀而命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明令直省贖緩解部充餉
馬士英請令戶部給直省印單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州縣官凡贖緩自杖以上註單內解部充餉其不入單者以

賊論從之

明命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
劉澤清言贛沅沛邳曹單開歸處處皆有

大清兵陳洪範左懋第渡河無期王變邱磊赴任無地今

天清將已在沂鄒應令邱磊渡海先收登萊邳宿修清河廢城

使馬化豹柏承祿防守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

色少隆接待北使之禮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料理山東

河北戰守事宜俟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

明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為刑部尚書

學龍字石帆興化人萬曆己丑進士累擢南京兵部侍郎

以救黃道周得罪逮詔獄杖八十遣戍南都立起故官擢

小腆紀年 卷八

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阮視賄為出入學龍定擬

再上再駁而學龍仍執前議大賊之黨張捷楊維垣聲言

欲劾學龍遂引疾去詳紀傳

戊寅明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明停今年決囚

明予秦楚殉難諸臣祭葬

明定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各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萬

五千四鎮各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

各鎮有差致口本而部臣無餉可給左良玉奏承德將士

餓死鄭芝龍奏黔兵萬里荷戈三月缺餉王切責部臣

癸未太白星晝見

光芒閃爍中有刀劍旗幟似圓團象大小羸縮不常

漳州賊破明雲霄

賊破雲霄據其城官軍討之賊走大埔

明以候考宗室朱紉錡為行人司行人

以疏逐姜曰廣劉宗周也統鑑不悅語人曰須還我總憲其妄如此

徐肅曰行人微者也何以書明小人之蠅集羶附朋謀罔上為可懼也

十一月戊子明西宮成賜名慈禧殿

明桂王常瀛薨

小腆紀年

卷八

辛九

王神宗子也初封衡州獻賊之亂王徙寓廣西之梧州以病薨長子安仁王由棖襲封旋病卒丙戌春閩中立王少

子永明王由柵為桂王即永曆帝也攻日南都甲乙紀謂

在陽秋亦云端王而明史三王紀畧則曰桂恭王常瀛且

云南都陷諸臣欲奉恭王監國閩中立而議遂寢是年

王薨於蒼梧似王之薨在南都亡後也

亂後聞見言人人殊附志以俟改焉

己丑明鳳陽皇陵災

太監谷國珍奏皇陵是日災松柏皆盡

徐肅曰特書何紀異也

明開屯海中玉環諸山

明命前唐王聿鍵居平樂

徐肅曰特書何為閩中監國張本也

明命生員納銀入貢

廩生銀三百兩增生六百兩附生七百兩尋令廩生加納

通判

明總兵邱磊下獄死

磊鄉平人少為諸生有才名走遼東詣軍門上書嘗與左

良玉從軍擄掠坐法論斬磊願以身獨任罪而免良玉於

死磊繫刑部獄崇禎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侯恂再出

督師奏以磊為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能澤清之南下

也過安東磊掠其輜重澤清慮為僭輩笑匿不聞而請命

磊渡海收登萊磊於白沙祭海將以眷屬輜重北發澤清

構之於督師史可法謂其有異謀初六日庚寅磊以百餘

騎至安東副總兵柏承瓚給磊進署突兵擒之下淮安獄

澤清自往唁之置酒把臂嗚咽諭獄吏小心承值會當疏

請無何得旨賜自盡議者多冤之良玉之東下也蓋亦因

磊死云

徐肅曰明史三王紀畧南都甲乙紀諸書皆云邱磊有罪

下獄死茲不云有罪者何莫須有之獄何以服天下也

明寄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

劉澤清幼時習舉子業以毆殺一隸走京師應兵部將材

舉第一故頗自詡能文大治淮邸費千金構水閣招諸生

吟詠歌頌奏請安流寓青衿以便科舉遂有是命

明命遼王

居台州按日按明史世表遼王者何人

甲乙紀載諸王甚多如若爾圖王於鄂武居臨汝王於武進
按那陽王企益臨汝王臨汝皆萬曆初年襲封後五十年蓋
已幾逝而襲封者則無可攷又云居西鄂王於雷西鄂於
正德七年國除此時何從襲封疑南都草創諸宗官襲者多
師臣亦無從核別姑志於此使
後之補世表者有所斟酌焉
甲午我

大清兵克明海州

既破海州豐沛盡降我撫臣方大猷以魚臺生員胡增光
欽光二人分知縣事

乙未夜明端門外火是日我

大清兵攻邳州明署推官沈冷之率眾固守

丙申明督師史可法遣兵復宿遷進援邳州

先是初四日戊子為可法誕辰舟抵雀鎮報我將夏某聞

小腆紀年

卷八

年

人宿遷改曰疑是德亟召眾官俱未至惟應廷吉從可法

問曰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曰王佐才曰陳壽言將畧

非其所長廷吉曰孔明調度壽豈能窺測鞠躬盡瘁數言

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可法改容曰年兄教我矣天變如許

年兄何不言之廷吉曰此政體說乎次日抵白洋河命廷

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我將夏某

拔營道遂復宿遷改曰參明季道謂青輝管按諸書俱云

十一月十七日辛未今按壽麟居云十一月初四日報入宿

遷則見十月事至十一月始報聞也故不我我兵入宿遷

復宿遷日書之越數日夏某復圍邳州軍於城北肇基極

鳳進軍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報至南都士英大笑曰楊

士聰在半驚問何為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也此史道

鄰妙用也歲將暮矣將吏例應敘功錢糧例應銷算為敘
功銷算地也改曰楊士聰當作楊文
琉球世子尚賢入貢於明

告薦位也

明蘇松巡撫邢彪在罷

徐鼎日前傳已詳之茲復特書何惜賢者之去位也

己亥明劉澤清疏請分汛防河

澤清奏

將夏成祖改曰亦作已發濟甯楊方輿在宿遷臣今議分汛

防河三里一保百步一圍築牆挑濠王變田仰王永吉自

安東至徐蕭陽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候左恩第回日另

小腆紀年

卷八

年

圖也從之尋田仰奏

清將已駐沂莒二州哨馬至沐榆遼人趙福星以兵五千守宿

遷乃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劉高二將聯絡張縉彥王變分

布河北王濬移駐淮上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邳

宿

庚子獻賊僭稱帝於成都改曰明史云庚寅殺寇紀畧

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汪

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設六部尚書南充江鼎

鎮禮部尚書彭縣董完徹兵部尚書養子孫可望平東將

軍李定國安西將軍劉文秀撫南將軍艾能奇定北將軍

四人者皆賜姓張討為王以王尚禮為中軍府都督白文

選為前軍府都督王自奇為後軍府都督又有馬元利劉進忠凌三品張能第張化龍者皆為將軍焉易王府正殿為金天殿以府門外屋為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官袍服令丞相以下就罷集朝房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漢川樊某為狀元狀元姓劉狀元姓劉獻忠自為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又自為聖諭刻諸石其畧云天以萬物與人無一物與天地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命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分其兵為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為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忠自居之名御營諸門各設一

小腆紀年

卷八

三

兵部二都督以譏訶出入為保甲法甚嚴民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而入失期者十家駢斬禁其下勿觸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有明朝年號及獻忠字者鑿其字否者立死有訶事小兒數千夜行街巷聽人語犯者自墜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讖也釋之設鑄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諸神像首百鍊不化者盡棄之收日黃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珠賦錢精微聘井光淵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下以赤金云聘井研故大學士陳演女為偽皇后其迎入也曰老營架橋高數十丈踰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結錦柳絡以明珠

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望之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眾曰天賜后也其兄為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獻忠黃面長身虎額人號黃虎性狡諂嗜殺一日不流血滿前輒悒悒不樂其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然是時後然有帝蜀心故木大縱戮既以郡縣義兵誅偽官賊眾屢挫始有勦絕蜀人之心肆屠剝焉徐鼎曰錢塘馮景紀明亡九道人事有狗皮道人者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向人作犬吠聲獻忠入寇道人突至馬前大作犬吠聲賊策馬逐之道人故徐徐行馬不及也射之中其首不人賊駭以為神獻忠僞偽彘集百官道人忽被狗皮來列班行犬吠不止賊命縛之道人益犬吠俄而

小腆紀年

卷八

三

盈廷如數千犬吠城中犬從而和之獻忠大聲呼眾眾不聞蓋為大聲亂也懼而退始不聞犬聲道人亦不知何往又有銅袍道人張閑者聯銅片服之飲於市則烏鳥大恟活死人江本實者明亡棄家人終南山仙去之三人者皆蜀人雖皆詭異不經見之事哉然其志可悲矣

獻賊陷明龍安

賊將張化龍陷龍安諸生梁道濟偕妻楊氏不屈死賊又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畧川北

徐鼎曰自茲以下概係之庚子何時日有可攷則日記之無可攷則類書之

獻賊陷明安岳在籍兵備副使賈可進死之進士王起我起

兵拒戰敗死

可進崇禎庚辰進士官雲南兵備副使城陷屬賊賊剝其皮磔之起我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也倡義得萬餘人戰敗沒於陣

獻賊陷明潼川知州陳君寵死之

君寵字簡之新化人萬曆戊午舉湖廣鄉試第一官羅川知縣擢知潼川州賊幽之五顯祠從容賦絕命詩自經死汝日被拘口占示守者二首其一云世局竟如此吾身安所逃未能謀鼠輩死亦等鴻毛其二云俯仰憐天地君親恩兩達吏民休我惜已視死如歸以上見沅湘耆舊集同時殉難者舉人李永蔡稱病臥床昇至成都張目不言遂遇害廩生李錦中以偽官考試閉戶自經死女子之罵賊死者進士李某妻吳氏舉

小腆紀年 卷八

人黃某妻張氏歐某妻黃氏貢生楊某妻朱氏賊連陷樂至楊某妾荆娘亦不屈死

獻賊陷明中江教諭單之賓死之

獻賊陷明遂甯諸生羅璋戰死遂陷蓬溪射洪

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大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原任內江縣教諭姚思孝不屈死賊獲蓬溪譚某妻陳氏欲污之大罵不從死

獻賊遣其黨據保甯

先是闖賊命其將馬科寇川北獻忠至走陝西闖遣賀珍統前鋒王老虎等復來爭孫可望與賊而敗獻忠自往救之過梓潼之七曲山見文昌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退

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偽官進諛比於李

唐之追王混元謂文昌之後宣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

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御製

詩刻石紀焉嘗欲屠保甯城有僧破山為請命城持犬豕

肉曰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

戒乎遂嘗數齋因以旣而賀珍回陝獻忠命劉進忠入

據之

徐鼎曰不曰陷保甯曰據保甯何是時保甯已非明有闖

失之獻據之等焉爾故變文以書之曰道其黨何嫌與據

成都同也

獻賊陷明南部知縣鄭夢眉死之

獻賊寇明通江知縣李存性拒卻之

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乃偽為官兵將冀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諾之及城門乃大呼曰賊至矣遂被殺存性為文祭之邑人王某妻閔氏遁深林中被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獻賊陷明東鄉梓潼昭化廣元

東鄉貢生冉璠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偕其子宗孔不屈死璠母楊氏妻向氏闔室自焚劍州生員李某妻罵賊曰賊死負生張某女臨賊刀穿胸死梓潼生員蒲某妻趙氏投江死魏某妻趙氏投縲死昭化生員賈某母李氏任其母吳氏並罵賊死廣元生員李龍抗節死

獻賊遣其黨據順慶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明在籍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與其裨將王樹極皆戰死

含乙渠縣人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募軍士得數

千人圍廣安城後克迺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邑人王樹

極從含乙為裨將已潰圍出見含乙被獲反戈殺數人同

不屈死

獻賊陷明西充在籍御史李完死之

完西充人以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城不屈死同時婦

女死者杜氏婦避賊張邨溝罵賊斷臂死考廉陳某女貢

小腆紀年

卷八

三十一

生張某女罵賊死又巴州廩生楊某妻李氏投江死岳池

劉氏婦拒賊死

獻賊陷明南充諸生樊明善陳懷西戰死

初巡撫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聞北都陷喪服詣軍門曰

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為邪

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懷西邑武生也賊誘之官

懷西日嘗作明朝武生不為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

其子某哀痛死又有諸生馬孫鸞者見賊殺懷西大罵割

舌死

獻賊陷明營山諸生王光生戰死

賊犯營山光生戰於北關被執不屈死

獻賊陷明大竹武生王蘋隨其父某戰死

蘋聞賊入川語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其

父拔刀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罵不絕口死

獻賊陷明儀隴義民王爾讀戰死

爾讀邑人王泉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偕

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徐鼎曰王爾讀者人奴耳曰義民何進之也魯人所以不

殤汪錡歎

獻賊陷明眉州遂陷夾江貢生黎應大謀討賊不克死之日

蜀碧云眉州江按四川無鳥江

眉州南界夾江或夾江之訛歟

小腆紀年

卷八

三十一

照達照鸞同日遇害

獻賊陷明嘉定知州朱儀死之

儀字象先涇縣人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賊大至蟻附攻

城儀束蒿灌脂焚而投之城陷而復完者再賊怒攻益急

城中矢竭糧盡儀謂其子命錫曰大義無過君親不可為

不義屈妻胡氏奮然曰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妾獨不

能為夫死節乎以金簪刺喉死儀朝服北向拜命家人舉

火與命錫及胡氏之骸同燼故日本四川通志賊陷賊殺諸

生郭大年其妻楊氏自城上躍入江中死賊收州為府以

偽官任元祐守之

獻賊陷明建為

僑守任元祐促舉人周正之官不從被殺其子成儒與弟
弟犇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又陳天祐者夫妻同遇
害賊昇其二女輿中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往與父母同
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抵營門見父母屍躍身撞石大罵
賊並殺之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抗節見殺
大同妻任氏自縊死廷機妻梅氏投水死

獻賊陷明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

民湯漢陽人被執不屈叢射死
獻賊陷明敘州在籍前湖廣布政司尹仲死之諸生熊兆柱
李師武魚嘉鵬謀討賊不克死之

仲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避亂山中被獲大罵求

小腆紀年 卷八

三

死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益厲賊不堪乃殺之
兆柱倡義討賊師武附之被獲兆柱罵曰天運至此任爾
戮戮賊剝其皮鞭鼓懸之城門嘉鵬率眾殺偽官被縛拷
訊其黨厲聲曰自我為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與
師武同磔死舉人周元孝及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郭
大勳李合宗梁為憲余智俱抗節死又周壩操舟人某賊
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
之婦女死者自刃仲妻邵氏妾夏氏子婦楊氏外總督樊
一蕪妻李氏罵賊裂冠死妾夏氏懸髮於梁支解死前兵
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兩乳死余智之妻楊氏罵賊死
獻賊陷明興文知縣艾吾鼎死之

吾鼎漢陽人也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

獻賊陷明筠連高縣洪縣慶隆

時敘州屬邑皆陷紳民殉難者洪縣舉人向科前江陵知
縣也闔家死慶符人張祖周投縶死婦女則筠連蘇某妻
毋氏墜崖死高縣陳某女三姑投水死隆昌諸生劉茲妻
盧氏抱夫屍哭罵被殺死

獻賊陷明納溪

納溪有二王氏婦一為生員閔某妻被劫投縶死一為生
員易某妻不受汚投崖死

獻賊陷明瀘州

原任澤州知州韓洪鼎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

小腆紀年 卷八

三

及方伯元會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
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為賊支解
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與妻同投江死
明瀘州衛指揮王萬春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萬春見賊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戰數日兵敗被執全
家死之

明義僧晞容起兵破獻賊於豹子洞

晞容七寶寺僧也賊攻豹子洞晞容曰洞中數百萬生靈
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洞
圍解前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為所害
徐鼎曰義僧何變文以起側也紀年之錄忠義也先錄其

功婦女也奴僕也僧也概以義許之將以愧夫士大夫之不如婦女奴僕與僧者

明以李永茂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湖等處

辛丑明史可法疏論恢復事宜改日南畧云十一月十七日

疏曰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

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

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

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遠能自立者也夫變

之初君臣灑泣士庶悲哀痛憤相承猶有朝氣今則兵驕

餉屈文恬武熙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

清必南窺水則廣調號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為

小廉紀年 卷八

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

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晏然以不共戴天之

仇置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加我我使臣蹂我

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一旦寇為

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

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今即庫宮室非飲食膏膾

臥薪破釜沈舟尚虞無救况臣觀廟堂之規畫百事之經

營尚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

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

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蕪蕪之時

臣願皇上之為少康光武不顧左右替御之臣以管元宋

高之說進也憶臣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請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取將以恩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廋斷胸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

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

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諸鎮悉

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

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風感激必有投袂

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前代不同

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會無功之足錄幸免斧鑕已為大幸

臣於陛下登極詔彙刪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仍復

開載貽笑敵人今復恩外加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傳

游加名器之濫於斯為極似宜稍加慎重以待有功庶使

戮力行間者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

行勸輸亦難繼宜將內庫一切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及

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妄用左右之貢獻

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檢制蓋盜賊

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甯卽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鄰國窺伺所及必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之一舉庶乎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實攘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唯陛下留意王優詔答之政曰南畝載旨云覽奏具見忠悃朕於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嘗去念但外解不至百用備時復正早能科實難西宮大婚日從省約內府物料正在議折卿凡有忠諫不妨密切敷陳討賊詔書卽頒行云云而遺問則云疏人不省可法前後疏凡數十上每繕前循蓋面從而實不從也

小腆紀年

卷八

聖

阮爭門戶於出師聚餉未暇及也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環馭誦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爲飲泣而王方耽聲色馬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簷冬不裘年四十無子妻欲爲質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封印文移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除夕也索酒試飲酒未至復呼曰禮賢館諸秀才當共飲願夜已半可齋酒資分餽之吏往乃獨酌庖人報日中糈士肉已盡乃索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軍興以來竟絕飲不解衣就寢者七閱月當夕滿酌微醺隱几臥將旦僚吏畢集軍門外門未啓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臥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勿驚之戒鼓人更擊四鼓可法寤天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何敢亂吾軍法傳令縛鼓人斬之諸將士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

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亟具盥漱啓門北向稽顙將吏上謁民育更前請罪可法曰公固愛我奈何以私愛變常法乃救鼓人然自是不復隱几臥矣後以事益冗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同舟辭曰日芳老矣豈能久侍公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僚士優爲徵兵問餉有司專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謂生氣滿前也是時黃河清泗州麒麟見可法謂應廷吉曰是非休徵歟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廷吉曰西狩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可法默然

明命總兵王之仁掛鎮後將軍印加劉承胤右都督

小腆紀年

卷八

聖

明吏科給事中吳适抄參趙之龍柳祚昌爲人疏時忻城伯趙之龍薦陳爾翼适抄參爾翼頌魏忠賢屬崔呈秀不可用之龍再疏爭之适疏言祖制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勳爵參駁正之司勳臣黨邪求勝不淺背明旨而蔑祖訓乎尋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祚昌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權戎職奪銓部構是時張捷阮大鍼日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賂濁亂黜陟爲務适在垣中抄駁侃侃懷慶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撫方震濬貪狀适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被迹首聞必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

究以杜刁風光祿寺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道適蒙
以縣令躐進掛察典不惟清華望斷亦已仕進階絕無端
幻想欺君實其中書舍人張鍾齡以監軍請給部銜適參
職方向官監軍何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藉口
贊畫輒請高銜躐進尤甚保定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爵適
參國難以來雖王侯重臣悉羅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
名湮俗者固亦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
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勳以授之乎抑如
仍之且兩封乎該勳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
舊破家從軍上為先帝復仇下為諸勳雪恥爾時訪問本
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

小腆紀年

卷八

四

復長安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非諸
臣問家之日也尋遂安伯勳衛陳濬請襲適又參自都邑
變遷山河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該勳一請再請視五
等之封同土塊之乞將與菜傭都督一醉告身可以乘時
拾芥而攘取乎適於疏劾抄參不少假借而部臣竟置不
理旋駁旋用於是職掌掃地矣及日本甲乙編年
徐鼎曰特書何予之也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謂謂如適
者無愧科臣矣

明命魯王以海移居台州

徐鼎曰特書何為浙東監國張本也

明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歷

丁未日短至明淮安地震
徐鼎曰一陽初生而地震陰不藏陽也辱王立國微陽之
象也臣下構釁震之象也故逆而書之

明以張鳳翔為兵部尚書巡撫蘇松盧若騰為右僉都御史
督理江北屯田巡撫盧鳳

明命太監高起潛提督江北軍餉
明諭部臣毋倖濫

諭兵部以職方監紀多倖濫又諭禮部以諸臣陳乞可厭
宗室呼籲難憑宜慎辨之

已酉明命總兵黃斌卿改駐安慶

斌卿偵知左良玉難制請改駐皖池從之

小腆紀年

卷八

五

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邱祖德黃
希憲魯化龍罪命逮何謙等有稽彥永吉勿問改曰南畝引
五日事

宸荃號形菴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
都立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
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躐
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洩
日深儀文與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與惡而幾不知宗
社孔棘國事岌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
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諸鎮皆無標京營京口
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准徐比哉即小民男鬻女有司

敲骨剝髓亦未能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邪且北望山陵
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今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
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
及服御儀文之間乎會稽彥永吉挫衄無功宸荃乃抗疏
劾之曰紹興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
將先帝拔為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溥矣乃擁兵近甸
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率先從賊此
二人者即加以赤族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
自宜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遂巡觀望未聞荷戈先驅死
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
不容赦至都城既陷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
小腆紀年

山東巡撫邱相德魯化龍等尚可容其偃臥家園乎得旨
縉彥永吉勿問何謙等法司提究尋又疏爭郊天改期事
是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掌道張孫振恨之明年以年
例出為蘇松兵備僉事
庚戌明命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寇維掛鎮北將軍印
定國太康人由行伍官山東游擊以平白蓮教功遷副將
崇禎時禦流寇掃地王等於太康有功授山西總兵官李
自成之圍開封也監軍御史王燮趣定國統兵渡河次沁
水一夕潰被逮論死尋赦罪授河南總兵官項城伯常應
倭為其實心恢復請鑄印給之乃有是命定國勇猛絕人
嘗與少年聚飲躍起手攀簷前椽身蹈空左右換手走長

簞數通顏色不變及日本某氏其守河南某城也賊奄至
箭如雨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笑向賊曰若
乏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吾箭一賊挾版至射以鐵箭貫
人於版死焉賊驚遁舟居開話
徐鼎曰備書何為雒州之變張本也
明權酒稅

辛亥明築金山圖山城
邢彪佳為巡撫時裕軍儲八萬以二萬佐史可法軍需其
六萬儲之鎮江庫貴陽楊文驄者字龍友馬士英之戚也
以廢員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監軍京口欲漏其賦

小腆紀年
而無辭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南北請築城以資守禦並築
圖山為犄角勢馬士英為請於王從之
徐鼎曰特書何讓也陳潛夫曰不務進取專事退守舉土
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雖江淮亦未可保也為南都計者
畫河而守中策也守淮下策也至守江則無策矣且即守
江則金山百丈之高築壘安營巨艦置礮據形勢以助也
侯聯舟師謂非天塹之險歟城之則何益也

明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開屯海上蘇京駐廟灣防海從之
尋澤清又請令時敏開屯大隗山
明興平伯高傑疏薦舊臣黃道周等
傑薦黃道周黃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上春章正宸為衆

正吳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熊開元姜塚無愧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疏入報聞

徐鼎曰逆案曰薦矣降賊臣曰薦矣茲亦曰薦何春秋之例美惡不嫌同辭也夫傑與澤消等夷耳一則黨惡一則薦賢一念公私賢庸天壤紀年於能改過者予之亦勸懲之旨哉

明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河流竭太湖可涉人

或曰自四月不雨至九月蘇常尤甚河竭湖淺可涉皆百年來所未有也時邊警日逼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縱酒賞戲工役不已宴賚不貲佃練湖放洋船鹽場蘆洲之課搜括殆盡內則張執中田成外則阮大絨楊維垣比周固

小腆紀年

卷八

四八

寵政以賄成二十九日癸丑王不豫幾殆輔臣入候起居與羣閣竊竊私語外庭莫敢詰或榜門笑罵羣小亦莫之怪也次曰諸書所紀甚多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元魁出對入阮豈是仙蹤榜兵部門曰聞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入中原又詩曰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絛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為官又有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語時馬阮朋奸聚語率至夜分始散都人又有天昏地慘鬼語之語

大清兵下河南

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前鋒渡河沿河寨保望風歸附許定國李際遇已潛遣人約降而南中猶不知也

明命刑王

居九江府改曰明史刑王慈翼於天啓二年

變後匡際無可稽姑附其名以俟

明加兵部侍郎練國事尚書仍莅侍郎事

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崇禎元年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六年冬總督陳奇瑜誤信賊降檄諸軍勿擊賊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奇瑜委罪國事以自解國事疏辨而事已不可救乃逮下獄九年丙子正月遣戍廣西久之敘前功赦還復冠帶南都立召為戶部左侍郎改兵部是月加尚書仍莅侍郎事

明逮助餉福建右參議夏尚駒

馬士英稟旨謂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助害地方著革職提問或曰怒其無私進也

小腆紀年

卷八

四九

徐鼎曰聞之顧炎武曰以助餉被逮非其罪矣然使尚駒廉以律已惠以利民士英將以何罪罪之乎是尚駒亦與有罪焉耳

丁巳明進劉澤清劉孔昭侯爵孔昭辭許之

時騎馬齊贊元領孔昭翼戴功賞不酬勞馬士英請進劉侯爵孔昭辭許之未幾柳祥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明禁巡按御史訪拏

從劉澤清請也

大清兵圍明邳州凡三日

辛酉明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

糧餉召楊鶴回部

尋左良王請留撫臣騰蛟得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京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俟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明令巢湖民船行保甲

徐肅曰特書何嘉之也弭盜緝奸之法無逾於保甲者矣癸亥明定勇衛營

額萬五千人改日本南都甲乙紀又按明史兵志無此營既而文授精京營即與劉良位議原兵不願留者合原領兵言赴劉交付其鋒兵將不忍相離隨駐江浦四千餘人後奏神機遊邏二營名雖一萬六千實不及一半餘額此四千人於二營可壯京營守禦王下其章於所司而不裁諸議云何惟甲乙紀云定勇衛營額萬五千人又云論太監高起潛開臣已在河上爾駐浦口無事便於提調有市相機救援云云當是後駐江浦之兵賜名勇衛營而高起潛駐浦口督之也神史紀事無法律無以證明之也

小腆紀年

卷八

辛

明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

丙寅明改孝宗后張氏諡

改諡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蓋后本諡孝康與興宗后常氏孝康字相犯而改也

我

大清兵入河南府明總兵李際遇降

際遇至京師竟以不早降伏法

己巳我

大清縱明使臣陳洪範還

十月辛巳遣使臣歸出永定門十一月己丑止滄洲時洪範已潛輸款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以地來降

而留左懋第等勿遣乃自滄州復追懋第馬紹愉還揚洪

範得歸入見言北兵旦夕南下閣議王於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王曰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北使亦欲得當并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節為不辱命我當自強

清之款否原不足恃爾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以申大仇

洪範又言黃得功劉良佐陰與北通二人疏辨王曰此反

間不足信又請加恩使北諸臣兵科戴英劾之曰洪範北

使無功今正使身陷異域而下吏羣然晉爵恐天下聞之

竊笑也乃止改日野史云洪範黃得功後病亟連稱左老爺哀呼而死

明行稅契法

明逆案楊維垣疏論三朝黨局命宣付三朝要典於史館

小腆紀年

卷八

辛

維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癲強坐為刺客者王之

宗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鴛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

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

顧謗誣君父此要典重頒不可緩也又請雪三案被罪諸

臣王命禮部訪求三朝要典送史館吏部察明被罪諸臣

分別復職於是已死之劉廷元等二十人予諡祭葬未

死之王紹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尋逆案編修吳孔嘉言

要典宜刻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刪去附和命下所司刪定

徐鼎曰特書何傷之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明之季也三案實始終之其始

也諸君子意氣過激既不足以服羣小之心而又操之已

蹙致其君亦不能不以朋黨相疑迨乎勢去柄移報復為事而肆焉翻案者遂蕩然無復自是并蓋惡之心清議既亡國亦隨之元豐紹述後先相望悲夫

明下狂僧大悲於鎮撫司

僧大悲者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聞人擒之以報戎政張國維國維曰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一經究國體不無少損於是都人籍籍謂國維且杖殺烈皇乃以屬三法司則又自稱為齊王再詰則言是潞王之弟受封郡公或曰是齊庶宗詐冒或曰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其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質對曰世知有二人而阮大鍼即欲借之興大獄也按日本傳存錄又按野史載此事小異

小腆紀年

卷八

五

請甲申十二月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和尚自稱親王御史以開奉旨命申軍都督蔡忠去學和尚坐草廳曰汝何人敢問我左右曰都督蔡忠汝來向故學我否忠曰奉聖旨請汝進去和尚即行委戎政趙之龍錦衣馬可宗會蔡忠勸問和尚供是定王為國變出家今潞王賢明應為天子欲宏光讓位又弄出錢中二大臣言語支吾奏聞命刑部拷訊係齊庶宗詐冒定下云云按潞王賢明等語即阮大鍼所為也野史記不明白耳

明命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彥專防河南

馬士英疏言

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南渡乎且強弱何常之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况國家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痛飲黃龍願諸臣剴厲也尋大學士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許

癸酉明復降賊臣左春坊韓四維原官工科給事中戴英劾之命改別衙門

四維自言棄家南奔命復原官既為戴英所劾又託言前使岷府不污賊塵得旨遣封在四月中旬未及受事何得欺飾姑著調用

甲戌明命史可法會兵援邳州

時 清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渡高傑劉澤清告急可法疏言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始終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

小腆紀年

卷八

五

孰有甚於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是之謂不知類矣先帝之待諸鎮何如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如隆遇諸臣之不能救難何如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乎闕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亦大可見矣時可法遣幕客四出召集苦餉不敷乃以戶部主事施啟儀行鹽揚州周某為理餉總兵與販米豆而上下為奸利不在官乃議與屯田應廷吉曰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恒產焉所得開墾而屯之且屯田打粒既入於官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

者此面欺耳時陸遜之屯田大梁無成功而可法欲試行之乃強廷吉為郅宿屯田僉事故曰和議不成一疏他書以爲乙酉正月十二日事按是時高傑初死於許中語意不合甲乙編年載於甲申十二月情事允當今從之徐興曰廷吉之言屯田無利當矣可法之姑試行之何也請餉既不得理餉又無從請屯田之法行則可以守河可以進取僥倖於廷吉言之不中而以盡吾不可爲而爲之心也抑可哀矣

明追封于謙為臨安伯遣官致祭攷日本南都甲乙紀又二王紀畧釋史俱以爲乙酉四月戊寅事是時揚州失守崇禎殉國悲無暇及此當以甲乙紀爲正丁丑明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例戊寅我

小腆紀年

卷八

辛酉

大清兵自孟津縣渡河明張縉彥等走沈邱命高傑進屯歸德以備之

大清兵分道南下令沂州濟甯兵從廟灣南渡薄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東渡通歸徐史可法飛章告急曰言我與北軍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來且又不保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佐兵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畛域臣猶恐東南半壁未能高枕也

明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傑於十月十四日戊辰由揚州登舟將趨開歸且暇宛洛荆襄為根本疏言今日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言中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

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邪伏乞迴盤打算定議速行中興大業庶幾可觀又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旨與同列較短長哉比傑抵徐州而我

大清豫親王多鐸已分兵從孟縣渡河傑致書劉澤清曰清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甯近日河南撫鎮告警一父數至開封北岸

清兵問渡甚急恐一越渡則天堑失恃長江南北盡為戰場時事如此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於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先是我副將唐起龍之父虞時與傑有舊致書招之有大者王小白者侯世世茅

小腆紀年

卷八

辛酉

士之語傑不爲動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防禦致言我肅親王豪格曰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山川俱爲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非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謹齋金帛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於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投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下負義之愆傑猥以非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腔積憤無由面質若

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以成貴國卹鄰之名且
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
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成統天意有在三
百年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所貴國
之垂鑒也攷曰本南畧又載王報書畧曰將軍果能棄暗
投明過河面會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
兵勦闖或差官北來令人引
奏我皇上我不自主云云

明敘鄖陽固守功加升巡撫前按察使高斗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

斗樞字象先鄖人崇禎戊辰進士守鄖陽事詳紀傳

臣竊曰特書曰鄖陽固守功何壽之也鄖為由楚入陝之
門戶賊所必爭全楚瓦解帝開望斷大厦之崩非一木所

小廉紀年

卷八

七

能支矣斗樞乃效真卿河北之節成孝寬玉壁之功保障
一郡支持十年以視堯君素之在蒲州張孝純之守太原
事較難而功亦大矣徐啓元之加兵部侍郎功同賞同畧
之何曰功同而所以有其功者異矣彼方効命

聖朝書勲竹冊豈肯與行遜孤臣同傳哉

辛巳明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諫不聽

宸荃疏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
天之必不可緩不聽

徐禕曰甚矣亡國之君之侮慢天道也前月丙子命以來
年正月矣何三旬而又改乎此其侮慢不敬之心施之於
六籍不可况天乎吁是所謂自絕於天也

壬午明以應天府丞瞿式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擢戶科給事
中坐謫諫益黨削籍事詳紀傳南都立起應天府丞再擢
僉都御史代方震禱巡撫廣西

徐禕曰特書之為粵中建國張本也粵中之瞿留守猶南
都之史閣部也與廢關乎氣效熱烈炳乎人間古云社稷
之臣蓋無愧矣故於其出處謹志之

癸未明布衣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光顯於
市

徐禕曰布衣而危言殺身君子所弗取也然前史於陳東
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嘉予之豈過論哉晦盲否塞之秋天

小廉紀年

卷八

七

地翻覆日月剝蝕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勃然不容已之心
學士大夫託明哲之說浮沈取容而布衣無職之人激於
性天殺身不悔斯亦足以存是非之公而禱奸邪之魄矣

明加高傑太子太傅攷曰聖安本紀列之十一月二十九日
後事
發徐州
諸書皆云十二月二十九日按此乃傑

豐沛大盜程繼孔者一名肖予蕭縣健步也有仇家誣其
與賊通官往擒之繼孔遂據所居之梧桐山為亂與其黨
王道善張方造等焚掠歸永邳宿之間指揮蔡應瑞守備
賈之驟哨官李毓秀討之敗死賊益披猖崇禎癸未淮徐
右參議何騰蛟淮督路振飛合兵討之繼孔窮促縛道善
以降騰蛟摧楚撫念繼孔終為患檄之入楚隨征拒不從

時馬士英為鳳督大發兵攻之執繼孔繼送京師會國變
脫歸徐州以恢復為名再料眾斬木編筏引北兵渡河高
傑之北征也繼孔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傑與敵血訂盟
酒酣斬之以洵論功加太子太傅

明以貴登瑞為四川總兵官
登瑞鎮守川東參將也

甲寅明肅王御與甯宮

時警報齊至王於除夕御與甯宮憮然不怡諸臣進見謂
兵敗地蹙上煩聖慮王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
太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
此等想邪政曰聖安本紀甲乙史載此為二十四日庚寅
事釋史勘本南畧引某書指云除夕事勘本不

小腆紀年 卷八

云解周泣對按幸存錄有韓贊周四上電乞休慮九德慶
上傷突是韓虐非張執中田成比也附志之以白後人焉
故事宮中有大變則夜半鳴鐘一夕鐘鳴外廷大駭須臾
內監啓門出則索鬼面頭子欲沈戲也醫者鄭三山以合
媚藥得幸雀腦蟾酥市中一夕踴貴乞兒手一蟲一介貼
黃書上用人莫敢犯政曰華亭舉金陵紀事詩云苑城
春閉綠楊絲江介重占醉不知清曉
丙瑞催尚樂官蝦蟆進
小黃旗知非野史妄語馬阮搜舊院雜妓進御死則付鴛
兒墓之興甯宮之落成也楹帖一聯人獲獎賞或進內殿
觀之則萬事不如杯也 丁酉年幾見月當頭亦注東閣大
學士王鐸奉敕書也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八
福州謝定南宗善參校
同里受業汪建利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驥

乙酉我
大清順治二年春正月明宏光元年是歲南都亡唐王立於福
州稱隆武元年魯王監國紹興以明年
魯元年

乙酉朔日有食之明福王在南京免百官朝賀政曰聖安本
紀釋史俱云
免百官朝賀而南都甲乙紀則云御受朝賀又聖安本
紀不言日食但云大雪免朝賀蓋是日因雪不見日食也
自臘迄春陰凝不霽是日大風拔木雪數尺史可法以糧
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酒

庚寅明以新殿推恩加閣臣銜史可法辭不受
加史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馬士英少師

小腆紀年 卷九

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王鐸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各賜蟒衣一襲膳一子尚寶丞可法辭許之是
日中書舍人林翹疏稱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
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之在
成所也翹卜其大用士英神其術而薦之令以一品武銜
蟒服趨事

壬辰立春日流星入紫微垣

癸巳明南京大雷電兩雹

尋張縉彥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榮澤縣郭忽見大
城墻門畢具踰二時方隱天官家云廣莫之氣成都在河
南茫無人烟故也

明命黃得功劉良佐進屯穎毫高傑進據鹿牢得功良佐受命不行

明總兵劉洪起敗闖賊於襄城

時副將劉鉉郭從寬總兵王之綱許定國擒斬偽官洪起先後斬獲三千級敘功獨多加二級

甲午明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丁酉明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以叛降於我

大清

初定國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傑為賊傑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傑之北征也定國懼見討既遣子爾安渡河投誠於我諫親王多鐸而又貽書史可法求自全計可法語其

卷九

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既聞程繼孔被誅益懼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傑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願爾眾安在定國故毀其軍以羸見明日傑召定國而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定國頓首曰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傑曰若果疏名我為賊安得無罪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為何語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傑索記室者姓名定國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傑見其誦服憐而信之有千戶某投牒云定國謀汝傑故以示不貳馬前誓六十送定國誅

之遂刑牲約為兄弟定國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此弟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也定國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闕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左右駭健二百人傑語定國北行定國曰山妻偶恙傑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弟不忍者吾為弟除之定國驚曰此結髮婦非他比當即隨行十三日丁酉定國燒燈張宴具樂已侍傑飲而令其少弟許四者飲諸將於別所婦女賓客相雜坐酒酣坐者覺有異起而耳語傑曰許四志意失常將毋謀我乎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其人退意亦安之於是三百人皆醉傑所居者睢人甲第也垣牆高而四

小庚紀年 卷九

周有重廊複室將佐就別所擁妓臥傑榻畔惟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屋瓦歷然有聲傑驚視則壯士數十輩踰垣入傑索所備身鎧杖則已烏有倉卒奪他人刀步鬪傷脅被執定國蹀血南面坐曰三日來受汝挫辱已盡今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為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三百人者聞礮聲欲起則為奴所戮無脫者惟一人伏牀下免明日日中城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南門入則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者皆已逃諸將遷怒於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史可法至徐州初聞弗信審知之則大哭知中原之不可復圖也定國之遺子也言傑以五千人圍睢城請我師馳救尋疏報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兵

靖殘寇焉

戊戌明禁宗室入京朝見

徐鼎曰特書何議也君子謂親親之誼為已薄矣停換授可也禁朝見不可也

明佃丹陽練湖

太監高起潛請佃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從之

壬寅我

大清兵取西安崗賊走襄陽

王師入陝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於靈寶正月戊子敗賊將劉

芳亮李自成親率兵來戰又敗之乙未

王師逼潼關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而敗乃偽降

小腆紀年 卷九

丁酉入潼關斬世耀自成欲返據延安而降將唐通以自

成遇其家之酷也從黃甫川過河谷英李過俱潰逃惟李

錦以榆林一軍從自成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燒倉廩

出東門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方自成之命見

秀焚積聚也欲並焚宮室市里會自成已去見秀曰秦人

饑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

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

初自成入秦諸偽將訪宗族修墳墓田見秀獨不然親故

有至者遺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劉宗敏等宗族誅墳墓發

見秀獨不知為何邑人以是獲免云

明命在京諸臣自陳

御史劉光斗請鑒別大臣詔袁顏庸鈍者自行引退

癸卯明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丙午明起逆案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庚戌明禁章服違制

趙之龍言章服違制王尼之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並騎馬坐蟒斗牛非奉賜麒麟白澤非助爵不許借用

徐鼎曰特書何嘉之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辛亥明以衛允文總督高傑標下鎮將兵馬

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司

小腆紀年 卷九

業中允諭德京師陷被賊拷掠乘間南奔高傑以同鄉故

薦之留監已軍聞朝中有嚴治從逆之命允文懼欲娛士

英以自解乃疏言國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臣督師各

也且可法浪得名耳陛下若念擁戴功則爵之侯伯優以

廩餼毋令久當津要為也可法因上疏乞罷且曰臣討賊

未効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願遭若父之變膺簡

命之重臣何自安王切責允文而論可法盡職然士英心

竊喜之政曰釋史謂允文受偽命議也允文以前髮被掠者未受偽命也又謂諸將史可法在房山時允文亦誤也據史公求退讓上於乙酉正月二十四日允文

劫賊亦當在正月也允文方物可法前士英如允文為總督分史公之既而睢州變聞傑兵倉卒未及互相離長可法適至徐州環擊賊舟生以待且召諸將獻血

盟立傑子元爵為世子甥總兵李本深為提督為請卹於朝一軍帖然土英聞可法之得傑軍心弗善也乃擢允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營將士兵馬經畧開歸將士憤懣不平於允文莅任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慰諭之若忘其會劾已者傑軍士益以此歸可法即允文亦心折焉明舉人劉道貞起兵復邛州不克死之

道貞既敗賊於雅州小關山賊還據邛道貞命其子吟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支解之舉家百口俱死吟度亦以戰歿吟度云云吟度月事

明餘州諸生葉大賓誅獻賊黨於邛州

小腆紀年 卷九

木

賊脅大賓牧邛州大賓佯受之而密與紳民謀舉事結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宜調兵往賊信之分千餘人往又曰大邑隸邛將軍責也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千餘人大賓乃矯令殺賊帥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及日蜀月事

二月乙卯明命清釐濫冒勳衛

時東川侯勳衛胡家奴不法兵部言東川久已革襲賊曉向無勳衛皆草創時濫冒命清釐之又命核北都錦衣衛官之南奔者

明以王瓚為湖廣巡撫

左良玉薦太僕寺卿王瓚可任巡撫乃以瓚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辭任不許
明太監高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
王曰納銀免死則富豪豈更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贖耳下部酌議

已未明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江防
大鍼之奉命巡江也陸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減騶從嚴關防絕餽遺破情面此凜官箴立聲名之事為俗人所難而稍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御極典之聽乘而破柱莫伸於大敵充於陵之甥操而陸沈罔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負委去踰關執法其間不能以寸耳臣白

小腆紀年 卷九

七

髮漸生丹心未死一飯之德少不負人况乎君父再造之恩踵頂難酬之遇倘犬馬不伸其報即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秋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與二三同志共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既抵任則一切軍事不問專以結黨斂賂濁亂黜陟為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鍼密遣人劫之江中嘗從能撫按糾薦令納金於官則糾者免薦者用否則反是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其謬誕贖貨如此

明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為刑部尚書

倬字汝學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初以知縣入為御史倬字汝學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初以知縣入為御史

京太僕卿十六年二月提命都御史提督操江具秋操江
改任武臣劉孔昭召俸別用未赴而北都陷福王立改工
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及
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
萬五千七百有奇俸上言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
儉爲天下先昔衛之亡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
務農故能立國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嗷嗷待哺司農無
以應之致餓望掠食卽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尙未必信
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美觀乎皆不納旣解學龍被劾削
職乃以俸爲刑部尙書

明命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諫不聽

小腆紀年 卷九

有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開之可以助國者國輔具疏
請往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卽封禁山北通徽池南連
八閩東抵衢巖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
窮淵虎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禁且地接祖陵龍脈爲
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
採木地方棍徒互相煽惑壞奪小民兼多內外官屬供億
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
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爲窟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戢
定奉旨照舊封禁往嗣益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
相歧內阻險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壁路崎嶇封禁既久
向者採木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疊翠毒蛇猛獸生百繁

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遠深幽與迴絕
恆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於供
億吏胥假公行私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
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亡之憂不便四興朝舉動天下仰
望以下安危今以無益害有益之事搖動人心傾危四省
垂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
營巢穴居奇召禍約束無方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
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
伐致傷地脈釀土木之難洩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
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
如适言報罷國輔司禮韓贊周養子也贊周頗有憂時之

小腆紀年 卷九

心國輔提督勇衛營在宮中多所匡救馬士英惡其不便
於己也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請往其實意不在開採
也及國輔奉命往浙士英因授其子馬錫以勇衛營策進
之疏論也士英深銜之攷日本南都甲乙紀
徐鼎曰自來言利者多進開採之說而卒之得不償失禍
害旋見如明萬曆之礦稅其尤甚者也而或有開水利濬
淤塞爲言者其事宜亟行之願格於衆議而阻難者何哉
庸人好奇異而狙目前寶金銀而忘本計也同時巡按周
元泰戶科給事中錢增疏請濬到家河下部議而中止錢
增之言曰蘇松常鎮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
海爲尾閘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

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盡長之利也元時劉河最深運艘市舶之所集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旱魃平疇龜坼人牛立槁雖復植棹如林從何乞靈海若然此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東南數百萬財財盡而逝波其如國計何哉吾故因适之疏而附及之俾後之籌國者有所擇焉致日錢增疏見南畧

明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颺為民所逐猶改調淮揚

遇颺崇禎癸未進士附馬士英授職方主事誕說蠶湧召

小腆紀年

卷九

十

對稱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萬或曰餉將安出曰搜括可辦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掠市錢杭人踞署門逐之撫臣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颺邊材調淮揚

徐鼎曰不曰浙江民逐巡按御史某而曰為民所逐何罪不在民也猶改調者何猶者可以已之詞也樹黨殃民至斯極矣

明加鹽課

遣戶科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普掣鹽於瓜儀加鹽課引五分史可法疏言揚州城內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今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利歸豪猾不足之責朝廷實自受之

甲子明加思宗皇太子諡

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或曰聞有太子北來之信而預定諡以絕之也

明增派浙閩餉二十萬

明史可法請以高傑部將李本深致日本深作本身為提督不許命太監盧九德馳諭黃得功還鎮

時傑妻子尚在揚州可法請以本深提督軍馬與諸裨將分屯梁宋間劉良佐上書追論傑罪又與澤清得功合奏高傑無寸功驕橫淫殺可法乃欲其子承襲本深為提督是問肺腸請分其眾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烏有輕屬人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王從之令邢

小腆紀年

卷九

十一

氏同元爵照舊統轄本深仍領前鋒俟有功優敘以提督體統尊故不許也尋邢氏上書固請以本深提督衛允文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而得功引兵趨揚州懷快言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可法在徐州聞之馳還揚州遣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營問故得功曰吾為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小邑高傑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死割以高郵寶應江都三縣養其妻子足矣餘非高有也可法曰吾非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右之也徒以彼士馬多者後何得功揮其眾少卻王命太監盧九德高起潛言諭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使高營兵

將棄汛東顧敵人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於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輕舉以誤國家又論可法解論得功毋與孤兒寡婦爭構得功不得已引還尋左良玉疏言忠府將同歷卯袁繼成亦疏言興平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

徐鼎曰問之吳駿業曰靖南雖以王命解去然其中不無快快馬既因之靖南遂為其所用嗟乎自古費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為腹心之難也

明哉九江額餉總督袁繼成疏爭之不聽遂請罷不許

小腆紀年

卷九

三

繼成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御史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九江諸軍務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成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成慮其左右無正人必生異議承致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拜聞繼成言開讀如禮既晉四鎮伯爵繼成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繼成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眾志蓋君德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鴛願奉六龍為瀆淵之行王有難色閣臣姜曰廣口所言非

遽為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詣楊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臣當馳還汛地王是之繼成赴關責史可法不當封傑等疏陳致治守邦大計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為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為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盤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不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經喪亂千里蒞萊宜遣重臣撫治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為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

小腆紀年

卷九

三

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也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難般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桂黃道周楊廷麟華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之禍熾灼如管輅使先皇早用其言豈有今日馬士英以為勸已深恨之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監良玉軍挾其勢劾士英罪可斬士英遣緹騎逮之澍乃陰諷將士譁繼成為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成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凡所陳奏及題用監

司郡縣官悉停寢而阮大鍼在兵部於繼成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敕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壁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劫掠蕪黃間繼成陰以恩撫之使無為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莅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令良玉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壁等軍其勢愈張繼成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繼成乃因賀元旦上疏曰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為嘗膳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宜之未央問夜為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為戒省土木之工節浮淫之費儆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讐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不已要典已經焚毀何必

小腆紀年 卷九

復理其說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洪策奏即不開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屏疑人之因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要典排善類益不喜裁其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成爭之不得因力求罷又不許徐鼎曰書繼成請罷何傷良臣之失職也以良玉之驕悍而繼成能馴擾之非特忠義感動激發亦其才足以馭之也使當日界以重權收集潰散則朱存能禦彭寵溫嶠可制王敦何至以石頭之師興晉陽之甲哉所由太息痛恨

於馬阮也

明禮部尚書顧錫疇罷

御史張孫振逆案人也劾錫疇險邪以其請削溫體仁諡而諡文震孟也命致仕去

明命於蘇州織造大婚冠服

徐鼎曰常事耳何以書譏侈也箕子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舉一端而其他可知矣

丁卯明蔭方孝孺裔孫五經博士

明殉難山西巡撫蔡懋德子方燧疏請卹典不許

時卹典濫行前劾還總督吳阿衡以飲酒不能軍遇害諡忠毅順天巡撫陳祖苞以不堵隘口下獄死復原官濟南

小腆紀年 卷九

巡按宋學朱以城破無下落贈大理寺少卿他不可悉數而方燧為父請卹謂其縱賊渡河一死莫贖竟不許論者謂懋德家貧所致也

明贈伏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予逆案徐大化徐景濂劉建元等卹典

徐鼎曰係之不許蔡懋德卹典後何同時事也彼不卹而此之卹顛倒錯亂之政古未有若是之甚者也吳阿衡陳

祖苞之卹何不書曰猶有辭也且不勝書也

明命太監高起潛安撫高傑將士駐揚州李本深等同得功向揚州乘汎奔還王命起潛駐揚州安撫傑妻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可法無子欲以其

子元爵_誤吟之可法不欲或獻策曰渠高氏有高監在公
孟主盟令父其父而子其子次日那夫人設宴將吏畢集
起潛忻然諾之元爵拜邢氏亦拜並拜可法可法不受環
柱走明日起潛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黃門衣蟒者數輩扶
可法坐不得起令元爵拜邢夫人亦拜父呼之可法不得
已為盡歡夜坐屏人召應廷吉入仰視曰紫微垣星失曜
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吾昔為上相今瑤草矣日
士英字瑤草 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者久之
已巳明諭宗潘勳戚武臣不得非法罔利

時武臣借口助餉往往破人產延陵朱一馮者已革巡撫
也家殷富為眾怨所歸史可法嘗造廬請助餉萬金以塞

小腆紀年

卷九

宋口一馮不答及高傑鎮揚廣詠者查至傑疏於朝王以
一馮身為大臣多藏厚亡大喪縉紳之體命察其田產一
馮浮海遁人聞其子庠生號長源者隆冬追比至墮其二
指焉放日參南都甲王諭部臣曰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
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勳戚須敬禮士
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非法罔利諄給事中吳希哲奏假
宗冒戚偽勳奸弁橫行不道虐民戾商命嚴緝之
癸酉明欽天監奏日月色甚赤
王曰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
甲戌明進察奕琛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放日南都甲
明進封弟田榮為穎王紀以為壬申事

乙亥明禮部請朝日命侯南郊禮成行之

徐鼎曰特書何譏慢也

丙子明改思宗廟號曰毅宗放日南都甲
紀以為甲戌事

先是趙之龍奏思非美諡請改不許至高宏圖顧錫時已
去位禮部余煜上言曰按諡法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
曰思先帝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為堯舜者也遭家不造亂
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率致謀國於先帝何
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悔前過則似譏於觀揚無當也
且唐宋以來未有諡思者周之思王漢之後主閻弱何足
述乎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國何烈之
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

小腆紀年

卷九

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有難也他日書之史冊
將按諡法乎不按諡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諡
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
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
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考訂古今不得已
而擬其似當諡曰毅宗正皇帝從之放日南都甲
誤也時尚書為蔡奕
琛煜蓋禮部之官也
明封慈煥為崇王放日李自成之陷汝甯也執崇王由橫合
論封者不知何人列傳世表無可考而宏
光之南奔也舊史皆云福川潞崇四王
丁丑明諭止演點撥兵
貴督李若星以兵勤王諭止之如已到常德即留隸何騰

蚊

明御史袁洪勳黃耳鼎疏劾袁繼成甯南侯左良玉疏辨論解之

先是繼成言要典不必重翻左良玉亦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與大獄王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繼成聞言當日諸臣妄興誣構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悉從寬宥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繼成爲之請左光先呂大器先後被逮皆不至宏勳因劾繼成庇護三案公然忤逆繼成疏辨王曰袁繼成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賊信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必借題尋釁

小曆紀年

卷九

會繼成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成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成疏中有繼成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之語蓋欲構繼成於良玉也而良玉常以不拜監國詔自疑聞耳鼎疏中語益懼因上疏明與繼成無隙耳鼎受人指使且言要典宜再焚王諭解之由是羣小益銜繼成將召入害之推爲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繼成耳不允又推爲戶部右侍郎王慮無以牽制良玉亦不許

徐鼎曰李清南渡錄謂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典黨人之獄累請不允向疑清言之爲其主諱也及觀其論解良玉

委任繼成詞氣婉而處置當而且拒納銀贖罪之請禁武臣罔利之非蓋非武憲之昏騃比也使得賢者輔之安知偏安之不可爲邪莊烈帝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吾於南都亦云

已卯明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禮部右侍郎管紹甯於寓所失部印馬士英徇其請改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徐鼎曰書曰去南京字何明當日君臣之無意中原也然則何以不云紹甯失印也失印常罪也無足書

癸未明僧大悲伏誅

先是阮大鍼作正續蝗蝻錄蝻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

小曆紀年

卷九

九

爲蝻諸和從者爲蝻爲蝻比大悲獄起適密與張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十八羅漢者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吳姓張慎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周解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成易應昌徐汧金光辰郭維經侯喇會也五十三參可數者許譽卿詹兆恆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重熊維典陳子龍熊汝霖游有倫成勇黃澍也七十二菩薩則王志道劉同升趙士春姜埰金聲沈正宗張采熊問元張有繫馬嘉梅沈震荃喬可聘郭貞一劉宗周吳佳胤黃端伯邢彪佳張國維何訓錢樹王孫蕃也餘不可詳皆前主立潞王議及東林復社之有名者冀以一網盡之搗街衢錄而潛削僧袖

中將窮治之以與大獄馬士英謂不可驟發此難力持之
僅以大悲所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聞謙益紹芳疏辨
乃坐僧妖言律斬之

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崇禎帝太子北來

或曰吳三桂擁太子至永平檄中外臣民將奉入京即位
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起潛奔西
山太子偕之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有傳言沈定
王於河者起潛知朝中旨欲加弑害其姪鴻臚夢箕不可
挾之至蘇州流轉至杭州太子不堪羈旅於元夕觀燈浩
歎爲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奏王遣內監
李繼周持御札召之繼周尋得之於金華至杭州撫臣張

小腆紀年

卷九

秉貞朝見之

是月闖賊復犯明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卻之

光恩均州降秦小秦王也初與張獻忠羅汝才爲賊獻忠
汝才降而復叛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慮爲
所併光恩斂衆據險居久之乃降按察使高斗樞招之同
守鄖陽崇禎十四年六月獻忠自陝而東光恩及弟光興
分扼之戰頻捷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逼鄖陽光
恩擇隘口築砦城逼砦而營積木與砦平光恩火焚之賊
不得近礮裂砦光恩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繼壯士斫
其營賊驚遁十七年正月偽將路應標以三萬人來大舟
載礮過流而上光恩設砦於漢江深處而以輕舟往來

截殺因縱火賊棄礮奪路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
擠入水江水爲赤又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刃退是月
賊衆二十萬水陸并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江渚自率輕騎
營城外伏步卒榛莽間賊至苦路險不能馳突而步卒出
沒如神薄暮縛荻樹杪火光參差上下親帥死士知兵衝
賊壘伏兵四起喊聲震天賊衆大潰乃循江回搗賊水營
與別將之營江渚者前後夾擊賊棄舟從北岸遁盡獲其
精騎飛艦蓋前後四至皆大創賊自是不敢窺鄖矣後降
於

王師而復爲明用乃見誅其弟光泰光興等崛強楚蜀間凡十
餘載

小腆紀年

卷九

徐鼎曰前書高斗樞鄖陽固守功茲歸之王光恩何義互
見也斗樞能用光恩是光恩之破賊皆斗樞致之故歸功
斗樞然無光恩則斗樞無由成功故仍歸功光恩義之互
見者也

國史載光恩投誠後爲道臣李之綱所評逮問弟光泰遂叛而
願炎武聖安本紀附錄謂光恩死於國難以忠節終何咎
異若是善光恩兄弟雖勢迫投誠始終爲明用也光泰光
興等出沒楚蜀迄於滇亡考其顛末蓋與金聲桓李成棟
姜瓖之徒異矣
三月甲申朔明北來太子至南京
太子駐興善寺以勇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旨移

太子於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或曰太子在興善寺王命北京張王二內豎覘之二豎見太子抱足大慟天寒解衣以進王聞之大怒掠二豎俱死李繼周亦賜醢之部人聞太子至人人色喜言王未有子且以為子一日書讀或徧白官投職名最後太監盧九德至太子呵之曰盧九德汝何不叩首九德不覺叩頭顛顛辭出戒營兵曰好守視真太子自應護衛假者亦防逸去尋傳旨不許文武官私謁中夜移太子於大內云改曰馮可宗亦作可京徐爾白書曰北來太子何疑以傳疑也有曰真太子者矣有曰偽太子者矣謂為真者信乎則藩鎮之疏民庶之口皆未身侍青宮面對獄詞據傳聞以言之也謂為偽者信

小腆紀年 卷九

乎則馬阮方以翊戴福王為功諸臣又皆朋附馬阮之人推戴潞藩之獄方避其齟齬之不暇而孰以直言沽殺身之禍乎况拱乾既降賊之人正宗輩列貳臣之傳從新背故是其本懷雖為講官胡尼徵信然則詳列裨官家言何也史家之法毋以己意棄取第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是皆當日故老耳聞目見之談撫而列之使後之能斷斯獄者有所左證焉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猶行古之道乎

乙酉明命羣臣審視北來太子真偽

王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拱乾趨入太子呼曰力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

答多不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答羣臣環詰之遂自供為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或曰王之召劉正宗李景濂也論之曰太子若真將何容朕正宗曰太子恐未能來臣當以說窮之羣臣先後至太子東向踞坐一官以北京宮殿圖問之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所居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不答正宗多其詞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為偽即偽耳我原不想與皇伯奪皇帝諸臣無如何正宗遂奏眉目全不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戴英奏其偽無

小腆紀年 卷九

疑先是楊維垣颺言於眾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故士英襲其言以入奏也

明以逆案楊維垣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都人為之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亡

丙戌明下北來太子於中城兵馬司獄

或曰是日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已大醉醒見副兵馬某在側問何人以官對問此何地曰公所問紛紛者何曰行路人問何故皆藍縷某未及答曰我知之矣某以錢一貫置几上頃之校尉四人叩頭太子指錢曰買香燭來至則然火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帝皇帝叩首號泣請獄為之凄然

戊子明以太監喬上總理兩淮鹽課

徐肅曰備書何譏任宦官也

已丑戎

大清兵取明鄆城又取明西平

日分道南征由河南進者英親王也由山東進者豫親王也

克西平鎮將劉洪起撤兵還楚致日本南都甲乙誤又按

可洛奈克西平劉洪起伏誅此言取西平者疑是洪起

國賊逼明承天府左良王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禦之

辛卯戎

大清兵取明上蔡

明命前大學士王應熊兼制雲貴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

小腆紀年 卷九

撫逮四川巡撫馬體乾致日亦作馬乾

應熊疏言蜀境西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

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無子遺議者謂

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甯

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為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畏

可知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甯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

之力以搗其空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

名總督四省而兵止於黔餉止於滇不幾輕視巨寇乎乃

命楚鄖貴廣悉聽節制應熊又劾體乾縱兵淫掠下督撫

逮訊命未達而南都亡矣

壬辰明命百官會審北來太子於午門外

或曰有內官以密疏勸上日東宮足跡異常形每跡則雙

王命盧九德商之馬士英士英疏言疑處甚多既為東宮

脫虎口不明之官而走紹興一也東宮疑重此人機變自

出二也公主見在周奎家而云已死三也左懋第寓書言

北都亦有偽太子事是太子不死於賊則死於

清矣請官方拱乾在獄可密諭辨之假冒則與臣民共棄之其

真也則留養深宮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刑部嚴

訊穆虎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夢箕復上書自明因並逮治

是日會審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召拱乾語之日全在

先生一言耳百官集午門喝太子跪踣路如前王鐸指拱

乾曰此何人日方先生張孫振日汝是王之明太子日何

小腆紀年 卷九

必改易姓名李繼周持皇伯諭帖召我非我自來者爾等

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衆官莫之敢決王鐸前

日我一人當之叱送還獄

徐鼎曰甚矣明之亡也太子之獄為最駭姑附書北都偽

太子暨太平三皇子事以廣勝國之遺聞焉北都太子者

甲申十月有男子自詣周奎家求見公主抱持大哭為街

道御史所奏下內院集明臣及太監辨視惟太監楊玉常

進節指揮李時印等數人以爲真或謂是永王有降賊之

晉王求桂者因從闖賊留京師獨言其偽於是言真者皆

下獄刑部主事錢鳳覽詳訊以真皇子報命求桂詎鳳覽

鳳覽呵之乃復廷訊內閣謝陞馮銓等執為偽皇子日某

事先生憶之否陞然風覽面叱陞不臣疏言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內員不認則外員箱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嘗謝陞禽獸無道攝政王曰太子真偽無傷但晉王明之宗室謝陞明之大臣鳳覽之呵晉王百姓之誓謝陞皆亂民也同下獄死乙酉四月初六日鳳陽民張三忽誓眾救皇子生員楊某孫某應之俱擒殺皇子遂死太平三皇子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至南京馬提督府皇子自書供云雲菴崇禎帝三子名慈煥周后所生闖賊挾之至山海關闖敗挾之至潼關至荆襄賊散隨左營黃貴者冒姓黃左兵為黃得功所敗屬黃輩得功亡輩攜走太湖

小腆紀年 卷九

託江西樂安王樂安往閩以託瑞昌王至於潛鄉官余文淵家與湖廣人陳砥流相親密文淵與知縣有隙事遂露五年五月削髮為僧號雲菴與砥流浪迹江北各巷販茶虎邱識常州吳中贈中詩扇一具銀五錢而別中因作假劄賈利不遂首之撫院捕獲砥流於蕪湖遂併獲主江甯云東邨老人之言曰在北京者一以為承王一以為太子若北為太子則南京者偽矣然士英疏其可疑者不到官而走紹興即如其言彼自走紹興於朝廷何與而必追之來不可解者一也初到僧寺禁請謁多兵護防中宵付獄不可解者二也既確然偽矣不加釋綬肩輿付獄竹篋前導三也又曰三皇子者定王也然既依良王則左兵東下

必喜得王何故隱名追黃蜚入海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攷曰以上見傳信錄南畧

明有婦人童氏自言福王妃下錦衣衛獄初王之為郡王也娶黃氏早卒為世子娶李氏遭洛陽變亡嗣封之歲封童氏為妃生一子不育已而王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人也巡按陳潛夫奏妃故在庶吉士吳爾壘亦附疏白之王弗召妃乃詣巡撫越其傑自陳其傑會同劉良佐具儀衛送至京王怒詞為妖婦付錦衣衛監候妃在獄自書人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晰馬士英曰人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王又弗願而命嚴刑拷之妃徒跣號罵不三日死王遷怒於潛夫爾壘

小腆紀年 卷九

並逮治攷日本釋史勘本又甲乙史載童妃下錦衣衛獄童氏云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攜置懷中曰我作無人李氏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居四日聞寇警借王至許州遇太妃悲喜交集州官給館居八月養一子彌月死及京部昭又南走遇土賊失散歸上為帝喜因哭罵王為負心短命人在獄書相從日月相離情事乞可宗上達可宗因所陳本末甚悉入奏王見書而赤地不視可宗遂不敢再言呼毛字子以王語告童氏氏大哭且呪且誓會有好人詹自植自應元先後入宮門機寫奉旨杖死半子遂不敢飲食之氏久之鐵死又遺問云遇王於尉氏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誤也河南於十四年陷王之遇妃尉氏是失陷後事至此方五年何得生子六歲乎前人謂童氏是失陷不足信良然又某氏童妃續記愈支離不足觀矣徐鼎曰書曰有婦人自稱何疑詞也童氏之事可疑乎無可疑也天下至頑劣之婦未聞有冒為人妻者况以天子之尊宮禁之嚴乎無已則或其瘋顛也而潛夫其杰爾壘良佐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瘋顛婦人奏聞之儀衛送之

伏道謂之乎且即偽也亦必入宮而見而後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后宮集從行闈人審驗而知之豈有未見而逆知其偽乍聞而遽怒其人者吾固於太子之偽未敢質言之而於童氏之事則無疑也無疑則曷為有疑詞也曰蓋其憤也夫人情於夫婦之間往往有曖昧不可告人之事吾為知之斥為妖婦也非有深怒積怨於氏故聞之而遽怒怒之而遽殺乎故仍疑之蓋其憤也而或有信童氏之不偽而轉疑福王之偽者疑之者之說曰糟糠故配患難相依有何大過而必置諸死地始於太妃之至括取金錢以邀其驩始恐妃之入而識破機關故急滅其口也又一說曰此馬瑤草詭謀迎立本非明室宗支也夫母子

小腆紀年 卷九

夫妻之情一也冒人之子以為帝與冒人之夫以為帝其事亦同也何不畏其母之識破而金錢結之獨畏其妻如是乎且士英之迎立非有不韋李固之謀也不過欲以擁戴若功耳是時宗室流離者不可勝計何人不可擁戴而必取不知誰何之人為之乎况堂堂留都御史閣部高膠州諸賢之定策名賢林立勲戚滿朝而使卜者王郎踐祚纂統有是理乎是皆疾之已甚之詞而為獨夫者所宜戒也

明以耿廷錄巡撫四川
廷錄臨安河西人天啓甲子舉人崇禎中以知州疏陳時政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京師陷走南都以張獻忠亂

蜀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尋命以僉都御史代馬乾為巡撫未赴而定洲亂作蜀地亦盡失遂止不行

閩賊寇明潛江

癸巳明遙祭諸陵

乙未明阮大鍼薦馬士英之子錫為總兵官仍莅京營放口國輔往視雲霧山所管勇衛營士英以錫代之故云仍莅也

徐鼎曰特書何明二人之朋比無所忌憚也

明黃得功疏論北來太子事

三法司以獄上王命法司嚴訊兩月以來往來蹤跡及主使之入於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謂馬士英王鐸共謀戕

小腆紀年 卷九

害太子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不知何人逢迎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不明不白付之刑獄將人臣之義謂何恐諸臣詔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誰敢出頭取禍乎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即果詐偽天下必以為真矣有旨王之明親供假冒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戊戌明復會審北來太子於朝

左都御史李沾令校尉戒太子必直言某及審時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擡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內庭士英傳催放擡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屬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

日追者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令扶出將出朝舊
東宮伴讀邱致中抱持大慟王聞之命擒付鎮撫司夜有
題詩於皇城者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
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
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御史陳
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崩有旨王
之明勿驟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
法

明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明以方國安為總兵官掛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

明命崇王慈煥居福州

小腆紀年 卷九

明上懿安皇后諡

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明更福恭王諡為孝皇帝

明命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劉良佐合力堵禦

壬寅明以思宗忌辰設壇遙祭以獻愍太子定哀王永悼王
附祭

附祭

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獨阮大鍼哭而呼曰致先帝

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

名夏徐汧俱北去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見有

人在九一誦小字也是日史可法望祭河上因上疏自幼

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生臣罪以謝天下

癸卯明命三法司覆審北來太子煖黃得功疏
明劉良佐疏論北來太子童氏事

良佐疏言上為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王曰朕於大妻
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
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
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脈至於舉朝文武誰
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背昧心至此朕夫妻之情又豈羣
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
童瀆亂宗祏官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
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詭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
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

小腆紀年 卷九

明左良玉疏論北來太子事

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
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體前
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並
無別情必欲展轉株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蕘
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
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不失王封但王
之明假冒正在根究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謬傳法
司將審明情節宣諭該藩時良玉疏見邸抄工部侍郎何
楷言鎮臣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令提塘官立
行追毀

明何騰蛟疏論北來太子事

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宜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何騰蛟不必滋擾

明袁繼成疏論北來太子事

繼成疏言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宮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

小腆紀年 卷九

三

不刑自認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繼成又疏言東宮真偽亦非臣所能臆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假則請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釋中外之疑疏未達而良玉兵已東下矣

明史可法疏請面陳北來太子事詔止之

可法疏請召見而言東宮處分以息羣囂有旨待奏凱後可法歎曰奏凱談何易也

徐鼎曰諸臣先後上疏概係之癸卯何以類書也

明以殿工成加閣部各臣銜

史可法太師馬士英太保王鐸高宏圖姜曰廣各太子太傅管紹甯朱之臣高倬等各加銜內臣韓贊周盧九德等

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徐鼎曰特書何譏濫也

乙巳我

大清兵南下明王之綱走宿州遂取歸德巡按御史凌嗣死之駟之在臨清也間道遣人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餘生糾集義旅計擒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

小腆紀年

卷九

三

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既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臣南人也即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幾幸於南但恐臣一移足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於此以為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仁擇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以固人心又言膠州對岸為廟灣宜設水師一旅與青齊義勇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下省駟孤軍難

自立亦時與我

朝以兵科給事中印劄招之駟懸之陳橋驛獨身至南都人對

授監察御史代陳潛夫巡按河南駟疏言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為州縣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於河劍痕風裂不敢自逸詔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人實無一軍相策應迨許定國李際遇既降導我兵南渡至德總兵王之綱引兵南走獨駟與土兵數百守城中遊擊趙擢入城說降駟斬以徇次日率兵出西城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親王多鐸下令須生致

小腆紀年 卷九

凌御史否且屠駟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參將吳國興齎勅旨並遺疏入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歿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母年七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年四歲尚未識面受命疆場義不返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單騎見豫王從子潤生從焉豫親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駟曰以大明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數不得一戰何云抗長揖不拜豫親王手金爵賜之酒駟曰天性不飲也越日無降意乃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階前斬之願駟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遠以大帽貂裘華鬚不受強留之中夜謂潤生曰吾忍死守此土以為江

南屏蔽今已矣乃遣書豫親王曰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之伍相國也與潤生同縊死豫親王殯之察院署吏民皆哭失聲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臣聃曰聞之温睿臨曰當江南初建之日自謂畫淮而守孰知門庭撤而堂與必不固也使於大軍未集之日一軍北出與駟犄角則中原或可稍持而大軍之傳檄而下亦未必如是之神且速也豫王心重駟不忍殺之有以哉

明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左侍郎朱大典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安徽等處軍務

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華人舉萬曆丙辰進士除章邱

小腆紀年 卷九

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出為福建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莅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盧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在任三年累著戰功是時盧象昇洪承疇皆以忤楊嗣昌受齟齬而大典獨無恙論者頗以此啓疑尋以囊橐不戒為給事中方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之亂作知縣徐調元在籍給事中姜應甲與大典有隙構以罪詔逮治籍其家充餉會國變止劉宗周勸其募兵勤王乃率兵三千至南京給事中熊汝霖奏充為事官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令為巡撫

練士卒具糗糧立功自効馬士英覬其賄擬旨切責不得已乃乞援於馬阮始召爲兵部左侍郎御史鄭瑜劾其前爲總督時侵贓得旨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許尋晉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鎮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總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然大典用是不能自絕於馬阮矣

徐鼎曰大典以濟世之才而簞簋不飭爲小人所挾制降志辱身所云慾焉得剛也向非蒙難而正其志烏能以自蓋哉

明錢謙益請卽家開局修史不許

明許罪廢諸臣輸銀復官

小腆紀年

卷九

戊申明左良玉舉兵反

初黃澍之被逮也陰諷將士譁欲索餉南京澍復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假天子聲號相縶繫恐東下則散走不可復制未之許也無何而北來太子事起中外皆譁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動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方沈吟未決中一將拂衣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馳檄曰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言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

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湯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警俗伴臣民重足寒心不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止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辱蔽天妖藝障日賣官必先嫖娼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蓮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誓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識除詔命贈賻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重也而乃冰山發

小腆紀年

卷九

焰離水與波羣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猶猴如阮大鍼張孫振袁宏敷數十巨惡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亦曠異己者德並蘇荀才伴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期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乎江漢長流滿湘盡竹藜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菑而曰藟若木火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疾狗逸敢滅倫收聞賦之鬪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習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修焉無光又况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

內懷忠之人誰不願食其肉敵國鸞鳳之士咸思操盾其
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疾心痛首願為鼎邊雞
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
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迨乎韓勣王除苗氏之
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與師當鄭畋討賊
之軍意裴度蔽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
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
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或妄殺一人以
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為人臣
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
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

小腆紀年 卷九

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聽奸臣之指
揮或樹養兵之仇敵木落一腔熱血鬱為輪囷離奇勢必
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
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衷願言共事嗚乎朝無正直
誰斥李林甫之奸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志我祖宗三
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
心正宜暴白於魂魄速張殪虎之威勿作連猿之藪然董
卓之腹膏溢三旬藉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
甘心致此微見明季遺聞又甲乙史與甲乙編年載微
毒以種奸賊之類無知貪狼背義其類人焉古貨私妙
遂敢戕戮太子效胡漢之名動意不使不難居誠皇宗
師錢帝之即訊大千又不審其幾於深官學小羅織比
既而已深中奸臣因成毒藥而更速李清威拷何如推陸

舒拳職王澤賜招有甚朱友恭塞誘豈先帝不足復
既沈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白有一番人既削其臣並
其志嗟乎安金藏之不作為侯之已亡附會成草誰敢
曰吾忍之子依違欲了成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常流
是而忍也子與之遇雖毒尚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自
通侯爵無食蕊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借義士共討天仇
嚴虎豹之函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明
機專指北來太子事不及其他且披異人為奇貨數句指
斥宏光故袁繼成斥良王云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
亦不可負乃約改檄為疏是此撤後廢不用也故甲乙史
云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當是此撤未至南都也附志之
復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
行間無日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洵傳陛下
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
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別賜悔過
以存先帝一脈不意奸謀日甚臣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

小腆紀年 卷九

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
眾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聳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
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
事與先帝為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
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
絕天下報仇復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
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
虛刻部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諸如越其杰以
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 以貪污絞犯不數日
而黃綠僕少袁宏勳與張道濟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
徑復原官如楊文聰劉泌王燧以及趙壽辦等皆行同犬

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營竹
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
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
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之階兩
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
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
擇其尤者以充下陳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
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
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
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
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

小腆紀年

卷九

車

周鑑雷續祚等煨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
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
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
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
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幸
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放日
言定王南來士英遣至今傳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不
人沈之河者見野史明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抹殺的確識認之方拱乾
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
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
嗣君爲四海謳歌獄訟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

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
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
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
朝傳首四方用據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下禁大聲疾
呼激切以聞見甲乙史是日焚武昌東下自漢口達蘄州
火光接天者二百餘里劫巡撫何騰蛟與俱置之別舟以
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四人懼誅亦赴
水騰蛟漂十餘里至竹箴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
壯穆廟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竟漁舟忽不見遠
近謂騰蛟得神佑益歸心焉

徐鼐曰自公羊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之說

小腆紀年

卷九

車

而後世稱兵向闕者託之嘗讀尹起莘綱目發明曰後世
有假晉陽之事以爲協制之舉者皆春秋之所誅而綱目
之所謂反者也此義行則賊亂之徒無以藉口爲舉兵之
端而反叛之禍庶乎其可熄矣

明以錢繼登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罷巡鹽御史放日南
紀作錢維登誤也繼登字龍都甲乙
門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壬子我

大清兵取明潁州復取明太和

劉洪起奏北兵勢如破竹恐爲南京之憂王永吉奏徐鉉
孤危何以保江北乞飭史可法衛允文共保徐州馬士英
不應

明加李本深左都督提督高傑標下軍馬

初傑所將皆秦人於四嶺中最強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本深等棄汎奔還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我兵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破蒙城逼淮徐江南震恐乃詔從史可法議以本深為左都督領與平諸將可法疏云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國事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擾外侮未禦內憂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洶洶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李本深患難未起臣不得已先將領臣胡茂貞北發矣

明遣使冊封琉球國王

小腆紀年 卷九

明攝巡撫四川事馬乾復重慶

乾昆明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四川廣安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會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成都陷龍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檄副將曾英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是時乾已為督師王應熊所劾而道阻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焉

徐鼎曰已革職矣猶曰攝巡撫四川事何明乾之無罪也

明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茂州

明王應熊禁一衛遣兵復敘州

應熊奉命督師辦蜀寇而諸郡惟遵義未破應熊人居之

竊素誓師傳檄討賊總督樊一衛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三萬人於是年三月攻敘州斬賊數千級走偽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賊驚潰遁去

明武進杜楊展誅獻賊偽官於犍為遂復嘉定

展與曹勳同守成都被縛斷索躍入江泗水至嘉定而賊已改嘉定為府乃潛入犍為殺偽令以起事襲嘉定州人開門納之又曹勳起黎州與展聲勢相應和焉

小腆紀年 卷九

明副將曾英參政劉麟長大破獻賊兵於多功城

劉廷舉之棄重慶走也求救於獻忠獻忠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也命文秀水陸並進英麟長白遵義使部將李占春逆之於多功城與于大海併力夾擊文秀大敗其別將攻嘉定者亦大挫勳賊怒坑其大營兵三千人於大儀縣占春涇陽人大海項城人皆英腹心將以勇聞英之成功二人之力也

明雅州知州王國臣叛降於獻賊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

進士宗室朱奉御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皆死之

國臣西安人初通國將馬嶺繼又歸於獻忠與下川南道

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

姓者與高世仇互仇殺楊之喬者又欲因亂弑兄之明以
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明等合謀
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敗被殺延爵收兵再戰歿
於陣

明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其弟亭起兵討獻賊

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為招
誘鑄金印齎之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擲印於地
誓不屈偽游擊苗某起黎雅任京密調番眾與亭攻之擒
偽弁七十餘人斬之演武廳祭旂討賊

明馬京馬亭以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守備楊起泰兵
大破獻賊兵於雅州斬其偽帥遂復黎雅二州

小腆紀年 卷九

四四

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莊頭人姜黃柰
李蔡包張七姓子弟土千戶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眾
至京即以七姓界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
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
合得兵萬餘與賊大戰於雅州龍觀川殺數千人陣擒偽
帥方總兵斬之餘賊遁還遂復黎雅京少年好酒色踰年
竟卒

明四川民共起誅獻賊偽官

時四方兵大起揭竿糾集取賊所置守收令判或刺於庭
或投之水火一時殆盡

獻賊大殺其偽官

賊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足踏之索大帽著之乃快馬
剗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部冀完敬以道
不治用前法封剔實以橐衣冠以徇於市偽祭酒某以生
辰受諸生禮值十錢誅法亦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孫
可望之有事於漢東而還也偽官連名狀送之於郊可望
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棒殺二百人或有以戮朝
士太甚為言者獻忠笑曰文官怕沒人作邪偽官嘗朝會
拜伏呼葵數十下殿焚所艱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
得而測也右相嚴錫命家在綿州獻忠過之見其宅第壯
麗斬之

獻賊大殺四川紳士

小腆紀年 卷九

五

初謂蜀人易制漸以出兵數敗士眾反覆穢袂曠目有咀
嚼蜀人之心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自成表怒謂
閩境俱反詭云選舉鄉紳不至者擗戮之既集則令由東
門入西門出盡斬之詭稱試士於貢院設長繩離地四尺
身過繩者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
藥墨墨如邱塚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又詭稱試
武士而無馬命取已馬之蹄劣者使騎發巨礮合營呼噪
以應之馬驚人墮蹂為囚羈賊撫掌大笑致曰自夜重慶
是三月事餘事先後無可放
姑以類附之勇碧亦同此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九

鎮南末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夏四月癸丑朔明詔史可法督諸軍渡江入援

先是揚州既設督撫幕僚謂可法曰公督師也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公盍移駐泗州以成居重馭輕之勢乃令應廷吉監參將劉恒祚等會黃口芳渡洪澤湖趣泗州可法謂禮賢館諸生河防勤苦今趨泗重勞乃第其甲乙授通判推知各官特等則贈以路費因留廷吉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不被兵與諸人同獨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凶客

小腆紀年 卷十

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袖中出詔示之曰左兵東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如君言奈何執手唏噓可法至草鞋夾具疏入告時左兵已敗得旨北兵南向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登燕子磯南面哭拜而返

明御史畢十臣疏言孟夏時享太廟陪祀官多不至者

徐鼎曰特書何經曰填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丙辰左良玉兵陷明九江尋死其子夢庚自稱留後經歷彭永春都司董四明指揮僉事徐可行死之

劉良辰聞賊南渡令部將郝効忠鄧林奇等守九江自統副將汪頌畫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左兵至復

還士民泣言我兵不及十之三激之禍且不測且斂兵入守繼成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良玉抵北岸書來願一握手為別繼成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良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諭集諸將盟繼成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從何來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為疏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駐軍候旨繼成歸集諸將城樓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驀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永忠夜半斬門出繼成冠帶欲自盡黃澍入泣拜曰甯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成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成也繼成

小腆紀年 卷十

乃止而是時良玉疾已劇見岸上火起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良玉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歎曰吾負臨侯臨侯者繼成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不能報効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度憤懣至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相當敵拔佩刀橫鞘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嗣元帥號令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嗣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謂過天星者感良玉再造力有忠實心良玉歿後七日軍東下登相率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紀畧而前鋒

中軍大亂所至焚掠登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爲流賊其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西上自以輕刺迫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絕江而去永春武陵人爲九江衛經歷曰我官雖卑義不可不死大書於壁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具衣冠率子女六人赴火死四明於城樓自刎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投水死可行聞之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卽投於井妻鄒氏子婦陳氏繼之可行於屏間大書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投筆北向拜自縊於望京門之城樓又有德化民孫大華者憤左兵肆掠殺一兵衆大譟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一市譁

小腆紀年

卷十

駭大華曰我何惜一死以安衆挺身就法事遂解論者比之顏佩韋五人云

徐鼎曰不曰明左良玉陷九江而曰左良玉陷明九江何絕之於明也夫吾詳觀良玉本末駭恣則有之非有蘇峻侯景背逆之心也雖近匪人包荒悍將身陷大罪涕泣無從亦已晚矣若惠登相者所云備中佼佼歟

左夢庚陷明湖口主簿成啓死之

啓字伯佑應天人以貢生官湖口縣主簿公服坐於庭亂兵掩至叱之曰國家養汝以靖亂乃反爲亂邪兵索金復叱之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見殺
已左夢庚陷明建德戊午陷明彭澤

已未左夢庚陷明東流南京戒嚴

以公侯分守長安諸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左兵逼士英等羅拜得功榻前得功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勞公等重禮乎

明命阮大鍼率兵會朱大典巡防上江

徐鼎曰特書何爲金華失守張本也

庚申明降賊臣光時亨周鍾武愷伏誅

紀以爲辛酉事

論三法司附逆一案光時亨周鍾武愷三人卽處決其餘擬斬者成雲南金齒擬絞者成廣西邊衛徒流以下行爲民

徐鼎曰周鍾雷續祚亦於是日死何以不書曰無罪也

小腆紀年

卷十

四

辛酉我

大清兵自歸德分道南下明總兵李成棟遁遂入徐州

我兵分趨亳州碭山成棟率所部遁初南中有胡斬忠者無賴子也以條陳軍事留史可法幕下許定國之變徐浦爲畏途胡挺身請往可法大喜委署徐州事及成棟南走胡與劉姓者渡河降請速渡黃河我豫王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浪洶湧大駭謂爲間謀欲殺之二人請監營中徐州果有備就戮未晚從之則浪靜風恬萬騎聯息而渡
壬戌明黃斌卿敗左夢庚於銅陵

黃得功兵至江上住依港馬士英言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催大鍼等進發是日斌卿等敗左兵

於劉陵之灰河明日復沈其船三十艘詔賜諸將銀幣時
勤王兵四集軍勢稍振然淮南由是單弱我兵乘之遂克
解

明封常澄為襄王

崇禎十四年獻賊破襄陽襄王遇害至是以常澄襲封寄

居汀州攷曰明史世表云寄居九江府

乙丑左夢庚陷明安慶是日我

大清兵取明泗州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

初可法連章告急謂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未敢與君
父為難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遺書馬士英乞選將添兵
士英不應我兵既克潁州諸將望風降劉澤清劉良佐以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入衛為辭避而南下可法至天長檄召諸將救盱眙單騎
先進忽報盱眙已降援將侯方巖攷曰亦全軍敗沒兼行
抵泗州守將李遇春已舉城叛可法一日夜日雨奔回揚
州尚未食而城中聞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
絕寇對夜五鼓高兵斬關奔泰州牲畜舟楫為之一空戊
辰監餉郎中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領所部駐萊
蕪應廷吉帥移泗諸軍屯瓦窰鋪以為犄角已巳主事
何剛以忠貫營兵來會方午食而北哨突至射殺廷吉家
丁衆大駭川將遇之斬七級會南風大作諸將復退屯邵
伯湖
丁卯明福王選淑女於元暉殿

錢謙益奏選到淑女命於十五日親選於元暉殿京選七
十人中阮姓女一人浙選五十人中王姓女一人又周書
辦自獻女二人五月辛卯清晨傳旨放還母家蓋是夕將
出狩也

徐鼎曰天塹兵渡歌厝未終晉陽城摧獵園再殺亡國之
主千古一轍特書以傷之也

明命潞王常潞移駐湖州周王恭楊魯王以海移駐江西廣
東

常潞之初至杭州也海甯百姓訴鄉官陳之遴於撫按常
潞偶與眾官語及之遴懼既起翰林原官偕被逐之巡
按御史彭遇履入對言定策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會非

小腆紀年

卷十

六

所宜居常潞亦避嫌自請僻靜一郡乃移之湖州並命周
魯二王移駐江西廣東

己巳明以劉洪起為提督汝甯開封等處援剿總兵官
時河南盡失而洪起獨支於光黃之間

徐鼎曰特書何嘉之也

明改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撫揚
州

以繼登撫揚召田仰回部繼登辭乃命王永吉並撫揚州
左夢庚犯明池州詔暴良王罪狀

時馬士英請重禦良王而大理寺卿姚思孝工科英命暫
請備淮揚王論士英曰左良玉雖不應與兵然看他本上

原不會反今宜守淮揚士英指諸臣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我君臣甯死於

清不可死良玉手瞑目大呼有議守淮者斬王亦無如何自是

北守愈疏矣

明鄭鴻達奏破高營潰兵於江中

高營兵乘汎奔瓜州掠民舟渡江王命楊文驄鄭鴻達凡逃兵南渡用礮打回不許過江一步鴻達矢石俱發殲萬人潰兵進退無所遂降於我

大清

辛未我

大清兵圍揚州明史可法督衆拒守

小腆紀年

卷十

七

時我兵自亳州陸路至揚州城內兵能戰者少可法乃閉門堅守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

癸酉明下兵科給事中吳适於獄

适疏參牟文綬縱兵譁掠致建德東流摧陷方國安於銅陵南陵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此塗炭蔡奕琛票旨切責謂适巧為左良玉出脫下之獄御史張孫振言适為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會南都亡适乃逝去先是御史左光先按浙會鞠蔡奕琛案适為司理奕琛銜之故以東陽事速光先而並及於适云放日釋史助本云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曰長江之險北軍豈能飛渡當是一時事明劉澤清大掠淮安尋降於我

大清

初高傑死澤清與得功良佐謀分其衆朝議不許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以鐘鼓美人充之聞左兵起托名勤王大掠而東我豫親王圍揚州命都統準塔分兵趨淮安澤清率總兵馬化豹等迎降順治五年以謀叛誅明以霍達巡撫蘇浙

達陝西武功人閩賊之陷陽和也達以監軍逃至是以御史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浙未之任而南都亡後仕

大清為工部尚書

丁丑我

小腆紀年

卷十

八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太傅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北兵初以大礮未至屯班竹園劉華基請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謂銳氣不可輕試宜養全鋒以待其斃北兵以紅夷礮攻城鉛彈大者如礮礮不能修以大袋沈泥填之我豫王命降將李過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數其罪過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可法趣矢射之復令鄉民持書至守者引之見可法持守者人與書俱沒於水豫王愈欲生致之歷諸軍始沒後既知其不可攻始急而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已百異志以危詞劫可法可法正色拒之曰此我死所也公等何為

欲富貴者各自便也二人夜拔營借川將胡尚友韓尚良
 北去城中勢益孤可法乃為書辭其母及妻與伯叔兄弟
 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無子汝為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負
 國汝毋負我我死當葬我於高皇帝側其或不能梅花嶺
 可也即擐甲登埤忽報黃蜚兵到開門迎人則反戈殺入
 始知為我兵所紿巨礮摧西北隅崩聲如雷城遂陷可法
 自刎不殊莊子固許謹共抱持之亂兵至擁之下城而謹
 與子固已中飛矢死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眾執赴新
 城樓上豫王勸之降可法厲聲曰吾意早決城亡與亡乃
 就刑豫王命釋史德威以保忠臣之後德威覓屍不可辨
 招魂葬之梅花嶺下致日釋史勸本曰史公殉節後或曰
 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驃去或曰繼

小腆紀年 卷十

九

城走自沈諸江或曰城破執至大營留三日不屈殺之後
 得楊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後知公之授命即於
 城破之日也楊遇蕃見閣部遺文王源序安珠護見萬
 季野集史德威見黎士宏書揚州殉難事詳見勸本同
 死者文臣十二人督撫衛允文赴水死在籍兵部右侍郎
 張伯鯨與當事分城守奪北兵佩刀自刎妻韓氏子婦郝
 氏俱從死致日明史案謂伯鯨自經死釋史謂被殺創死
 妻楊氏從死今從杜于皇茶邸集張傳即傳
 參軍庶吉士吳爾壘爾壘故降城南歸謁可法請從軍賄
 罪斷一指界友人祝淵寄其家曰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
 也分守新城投井死主事何剛初以訓練水師隸可法喜
 相得晚馬士英惡之出知遵義府未赴而北兵至佐城守
 投井死知府任民育濟甯人緋衣端坐堂上見殺闔家投
 井死同知曲從直遼東人王縉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

人志畏年少任氣與高營將士不協求解職可法以新喻
 羅伏龍代之甫三日而北兵至可法命新舊令同守一城
 城破兩家全遇害兩淮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監餉知縣吳
 道正餘姚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訓導李自明嘉興人幕
 客十九人可攷者六人歲貢長洲盧渭死於鈔關河崑山
 歸昭死於西門書記顧起龍蕪之厚陸曉唐經世餘十三
 人名佚武臣最著者都督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方可法
 檄諸將入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
 請戰不從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北兵甚眾城破率所部四
 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一軍皆歿副將乙邦才青州人自
 刎死馬應魁貴池人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

小腆紀年 卷十

十

巷戰死莊子固遼東人以壯士七百人與屯徐州聞揚州
 被圍馳三日而至與參將許謹擁可法出城格鬪中矢俱
 死又有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王思誠致日青樓眉
 作汪一誠參將
 陶國祚致日青樓眉作陶
 匡明蓋其字也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
 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會十三人俱巷戰死
 揚州士民死者屍凡八十餘萬其以死節列名史冊者諸
 生高孝纘書衣襟曰首陽志惟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
 自經學宮死王士琇設莊烈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自縊
 死王縉王縉王縉昆季三人沈水死武生戴之蕃義勇張
 有德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榆市民馮應昌舟子劉某俱死
 又有可法家人史書者從可法死焉致日以上參明史縉
 史按劉寶楠大令揚

州神節錄所載極詳而歸
後失其書俟他日更改焉

臣竊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黃
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傑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
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夫得功與傑之優劣
愚夫婦皆知之豈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誠萬人敵而
兵微將寡難抗大敵高傑擁十三總兵之衆所部皆西北
人傑暴抗不能爲人下抑之則亂不可止馭之以爵賞威
之以忠悃優而柔之使遷善悔過而爲我用此則止強暴
爲忠義之微權也然則同席聯賈寇之歡舞屠釋甘凌之
忿以得功之豪傑可法胡不能釋二憾哉夫賈寇甘凌於
仇怨外非別有可貪之利而攘臂相爭也故可釋憾杯酒

小腆紀年 卷十

間得功與傑皆有利揚州之心高固耽耽虎視黃亦未忘
於懷此其勢如唐藩鎮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談笑解矣
向使甯南無晉陽之師睢州無伏甲之享諸鎮協和人人
如渡河之高傑成敗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謀胡滅以武
鄉侯之算無遺策而孟達死馬謖敗魏延楊儀爭且亂彼
耳食者何知哉予悲可法之孤忠亮節故辨論者之惑而
撫書史入夫人事以見忠烈一門之盛焉史入夫人者姓
李氏可法妻妹弟可則妻也可則早卒可法殉難後李氏
與可法母妻居金陵而四方起兵者往往冒可法名以號
召有檣城某稱史閣部掠廬灣入淮浦官拘可法眷屬繫
之一武弁自言破揚時手刃史公此假竊名宇者乃得釋

居久之有浙人厲詔伯者嘗入可法幕貌相類復冒可
法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無爲州擒訊之召可法母妻
暨李氏識認始吐實而李氏有國色以公堂爲衆所矚有
聶三者將媚少宰某強委禽焉拒之不聽須臾一婢捧黑
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血淋漓一
髮髻一耳一鼻也聶大駭躍馬去
戊寅明禰王召對羣臣

王問羣臣遷都計錢謙益力言不可士英召點兵千二百
八人城駐雞鳴山以六百人赴楊文驄軍時揚州失守舉
朝惶惶而大學士王鐸猶請講期

王師謀渡老鵲河龍潭驛探卒報我軍編木筏乘風而下江中

小腆紀年 卷十

主

礮壞京口城四堞無何文驄令箭至則云城下礮火從後
發自震壞頽垣半堞連發三礮江筏粉碎矣士英答驛卒
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夜有書長安門者曰福人沈
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謫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五月壬午朔明以李彬巡撫河南

明移惠王常潤居嘉興

癸未明黃得功敗左夢庚於板子磯夢庚偕御史黃澍降於
我

大清劫九江總督袁繼咸北去

夢庚兵至池州聞

王師已破泗州逼儀徵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而與黃澍遣人

輸款繼咸遣人詣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等毋為不忠事林奇等避湖中遣逆繼咸而繼咸為郝效忠所給赴其軍行及湖口劫之北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為設宴不飲亦不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絕粒八日至良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左右又解之八月至京師

丙戌明福王不視朝

是日端午百官入賀王以演劇未暇視朝也

明封黃得功為靖國公

遣太監王肇基往勞得功軍進阮大鍼朱大典太子太保諸將各升廕有差

小腆紀年 卷十

明分蘇淞常鎮為二巡撫以楊文驄巡撫常鎮兼轄揚州沿海等處

戊子明集百官議事是日晝晦大風雨

士英與韓贊周盧九德議令各門下開辰開午閉是日集清議堂議事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錢增趙之龍各竊竊語百官不得與惟聞李喬唐世濟曰便降志辱身亦說不得了有叩諸大僚者曰信雖急不妨益密議藉之龍納款於我

大清也其日風雨晝晦人心洶洶

徐鼎口先議事於晝晦何即申正月朔先書朝班亂而

後書風霾之例也諸臣之白晝鬼域其陰邪之氣足以召之矣

己丑夜大霧我

大清兵渡江庚寅明援師悉潰僉事楊文驄奔蘇州總兵鄭鴻達鄭彩以舟師遁入海我兵遂取鎮江

王師取瓜州門欄卓椅結大筏燃燈燭施號礮亂流而下南岸以為北騎渡江也礮石擊之日奏捷轆門鼓角震天京口民牛酒犒勞歡舞騰發而

王師從坎壘橋狹流輕舟飛渡黎明升高阜設亭幃擊鼓吹螺大隊開闢放舟蔽江而南諸軍始覺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達與彩等以舟師入海走福

小腆紀年 卷十

建

辛卯明福王出奔太平

是日都中各城閉門內官韓贊周曰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者不若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王不聽集梨園子弟雜坐酣飲滿一鼓與內官數十人跨馬出通濟門攷曰編年云贊周從之文武百官無知者宮娥女優雜沓西華門外昧爽城中大亂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

大清爾民不必驚惶徙避之語攷曰日本某氏江南聞見錄諸書

英棧之出奔不與王同出城或謂士英乃說稱其母為太后亂離倉卒傳聞異詞莫辨真偽存疑可也

王辰明馬士英次太后出奔

士英以黔兵四百人為衛聲稱護太后錢謙益肩輿過之
士英小帽窄衫拱手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節矣躍馬
出門隨行婦女皆急裝士英居西華門外其子馬錫居北
門橋百姓焚掠一空有瑪瑙圍屏諸寶雜嵌碎而分之次
及阮大鍼家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明南京士民出北來太子於獄

是日午刻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毆
之鬚髮俱盡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又擁至西宮取優人
謝善冠登武英殿羣呼萬歲百官亦間有至者殊標黃紙
張之皇城云先皇帝不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
不祐慘離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泣予小子分宜殉國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圖
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
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城獄每
念先帝無一日不痛絕也今福王聞兵遠遁先為民望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億萬蒼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
請勳舊文武助予振烈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
獄擁入皇宮日見宮殿披靡踰踰不勝悲涕身負重冤豈
稱尊南面之日乎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念此痛懷勿惜會
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
綸之教也越二日太子命釋王鐸為大學士出方拱乾高
夢箕於獄並為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文

武會議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將何辭以善
後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之龍請奉太子即位之龍叱
而斬之人宮掖之出洪武門我豫王禮之甚厚衣以錦紫
袍謂眾曰真假不能辨俟北歸明之攷日本江
南聞見錄

癸巳明福王奔蕪湖遂如黃得功營以揚州府同知李繼成
巡撫安慶命阮大鍼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督師

先是劉孔昭斬關遁入太平王至閉門不納乃奔蕪湖而
總兵黃斌卿已遁王匿得功麾下總兵翁之琪舟中往就
得功營得功方收兵蕪湖見王驀然入大駭失色泣曰陛
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進
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也無已願効死時

小腆紀年

卷十

共

大典大典方國安謁王於旅次王命以閣銜督師倉卒無
寶以一幅紙書官銜姓名而已

乙未我

大清兵駐郊壇門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允爵大學士王
鐸禮部尚書錢謙益迎降

王師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之龍謙益奉輿圖
冊籍冒雨淋漓寒裳跪道旁豫王命謙益入清宮禁謙益
引我

大清官二員騎五百自洪武門入謙益忽向闕四拜下淚眾怪
之謙益曰我痛惜太祖三百年王業一旦廢墜也北兵有
嘆息者

丙申我

天 清豫親王多鐸入南京明勳戚文武降刑部尚書高倬等死

是日大開洪武門趙之龍徐允爵率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郁項城伯常應俊大興伯鄒存義甯晉伯劉允極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洛中伯黃九鼎成安伯郭永祚駙馬齊贊元文臣白玉鐸錢謙益外大學士蔡奕琛侍郎朱之臣梁雲構都御史李喬皆跪降其翰詹科道部寺官不可勝紀有事可紀者見

小腆紀年 卷十

國史或臣傳豫王嘉之龍保城功賜金鍙銀鞍馬貂裘八寶帽設牛酒席命之龍位朱國弼上越日之龍集梨園數百人長筵廣樂迎豫王南面坐椎牛醞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忽報廣昌伯劉良佐以兵至南門外豫王命三百人往頃之良佐解甲歸命且請擒福王自効諸勳臣武將先後薙髮時豫王示城中有難武不難文難兵不難民之語而李喬以總憲獨薙頭易服豫王嘗其無恥其後薙髮令下而故臣遺老之逆命抗拒勞

王師者十有餘歲

定勝朝殉節錄所載至數十百人大都疏逃微賤之臣且有未受一命之榮而之死靡他者而南都之公侯世胄台閣

大臣反覩然人面而不之恥亦可慨矣然其矜然不淫於

污泥之中者固大有人其得罪清議而託於一死以自蓋

者論者亦恕而予之別白書之以告論世焉大員則刑部

尚書高倬自經死工部尚書何應瑞放曰補遺作何瑞白

縊不死復自刎為其子所持終事不可考吏部尚書張捷

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自縊死或曰捷聞百姓毆王鐸懼

禍及自裁也左副都御史楊維垣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縊

死或曰維垣蹙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窆其下

夜遁至秣陵闕為怨家所殺也五品以下及士民可紀者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縣

補國子監助教歷升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庫成

小腆紀年 卷十

治奮拳毆之之龍走免聞豫王命百官謁見寅往午歸成

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無一忠義以報朝廷邪題壁

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禮部

主事黃端伯字元公崇禎戊辰進士好釋氏學以推官治

行報最入京與益王相許侯勘端伯避居廬山南都立妾

曰廣薦起之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百官迎降端伯不赴強

之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繫之去抗不

屈繫獄四月臨刑絕命詩曰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

卒左刃之手顛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然端伯厲聲曰吾

心不死頭不可斷盡刺吾心如之而絕一僕拱立不去亦

見殺戶部主事吳嘉允字繩如華亭人天啓甲子舉人以

主事管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馳還止城外報恩寺上書
求存明社稷不報冠服自縊於方孝孺祠一僕亦自殺中
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癸未
進士遺書戒其子善事祖母衣冠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
博士陳于階嘗學歷法於大學士徐光啓曰吾不死他日
何以見徐公哉自縊於天主堂國子監生吳可箕題詩衣
襟自縊於雞鳴山之關壯繆祠武舉黃金聖題壁自縊死
布衣陳士達投水死致曰南畝載同死者有光祿卿葛徵
春中書舍人陳燠此於事無可徵附志之以欣致焉以上皆同時殉節而四方之聞
南都事先後殉節者國子監丞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
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調國子監丞未赴南都起為祠

小腆紀年 卷十

祭司員外亦不就聞變絕粒死致曰見孝陵參將杜學伸
東陽人入里中天甯寺死諸生則六合馬純仁字范二聞
難髮令下題橋柱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遷事千古
完人沈河死無錫嚴紹賢字與揚題壁書守義全歸字與
妾張氏對經死邳州監生王台輔自視其廩曰此吾所樹
當盡此粟盡北嚮號拜自縊死如皋布衣許德溥刺字於
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被逮
論死又有姓氏不可傳者則虎邱儒士閩南都破儒冠襪
衫躍虎邱劍池死常州石生暨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
死文斌孺有賣柴人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河死五牧有
畜鴉鳥薛叟以難髮自縊死元妙觀前有賣葱人夫婦對

經死邳州石樓寺僧見王台輔集親朋哭祭就縊手持一
麻鞭指之曰此常事惡用是矜張為未幾自縊死而在南
都死最奇者則投秦淮河之馮小瑞題詩百川橋之乞兒
也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
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致曰以上本南畝
及勝朝殉節錄
臣竊曰予敘南都失守事始以趙之龍徐允魯王鐸錢謙
益之跪降而終以小瑞乞兒之殉節不禁廢書歎也孟子
曰人性皆善又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之龍輩獨無是
心而小瑞乞兒賦於天者獨厚哉之龍允魯陷溺富貴聲
色之中而鐸與謙益又以聲華炫俗脂韋取容且書牓亡
之久而天良遂漸滅於無何有之鄉其初心豈若是哉彼

小腆紀年 卷十

小瑞乞兒者其羞惡固以小瑞乞兒全也自陳龍正以下
皆死南都難者也例得附書其非一時事者則各於其事
著之文震亨顧所受之類是也
明劉孔昭掠舟入海
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入常熟詭言起義僉都御史
霍達招之不應滿載白糧入海
癸卯明叛將劉良佐率兵追福王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
功死之總兵田雄馬得功劫福王以叛降於我
大清
王將幸杭州命朱大典方國安以部兵先發都督杜宏斌
扈從得功斷後未行而追兵至得功時傷臂幾墮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總兵迎敵忽劉良佐大呼岸上招之降得功怒裂背罵曰汝其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得功不可為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豈為不義屈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死其妻某氏沈軍資於江自刎死良佐麾軍劫其營將士倉卒謀渡而浮橋鐵鎖忽斷中軍翁之琪投江死左協總兵田雄人王舟負王與右協總兵馬得功出降雄之負王也王嚙其背成人面瘡至康熙二年以瘡死馬得功兩目赤臨陣輒大聲呼眾號為馬叫喚亦以是年為鄭經所殺丙午明叛將劉良佐挾福王由崧至南京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夾路唾罵投瓦礫見豫王叩頭豫王宴之靈璧侯府坐由崧於北來太子下問之曰汝先帝自有子擅自稱尊逃難遠來輟轉磨滅之何為由崧不答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便走自主之邪抑人教之邪由崧汗浹背俯首無言終席拘於江甯縣致曰本江南聞見錄降臣趙之龍錢謙益為我

大清傳檄四方諭令降順

檄曰自遼金元以來由沙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靡不棄好而構惡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衛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寔日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

大清者乎有肅清京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獄中之哀痛如

大清者乎有護持我累朝陵寢修復我十廟宗祧優卹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推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恩深誼崇義盡仁至如

大清者乎權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翰而不奉詞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擒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以仁以禮雍容揖讓如

大清者也助信佑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効靈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軍萬馬寂無人聲白叟黃童聚於朝市三代之師於斯見之靖南覆轍誰為一旅之師救主挾歸彌崇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三恪之禮凡我藩鎮督鎮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大丈夫以之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乙酉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等謹白相傳以為錢謙益筆也

臣竊曰子雲著書百萬言有刺秦之論嗣宗一醉六十日進勸晉之箋為之左袒者曰萬諷曰避禍後之讀謙益文者將何說以解之邪休文見怒於梁陶毅不顯於宋有以哉

明馬士英殺知廣德州趙景和遂挾太后奔杭州

士英渡江由蕪湖逕廣德將入浙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

君而奉母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迂道至
安吉知州黃翼聖肅迎道左浙撫張秉貞檄問真偽翼聖
曰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偽乃備法駕以總兵府爲行宮
太后服赭一紫衣宮女侍滌王及官吏士民入見傳命召
用在籍諸臣江北巡按彭遇慶適奔至命以僉都御史募
兵兩浙尋劉宗周熊汝霖入朝痛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
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
跟踉至則黃得功兵敗已死福王已就禽禮部尙書黃道
周奉祀禹陵在杭抗疏曰大臣倖從早夜圖維震陛承歡
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遙於鳳輦開關戰道
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白五月十一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日至今越二旬矣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
衛迎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黃得功軍中士英誠
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不知而託言之
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太后覽表欲獻忽報

王師至江陰進兵嘉湖士英復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原任九
江僉事王思任疏曰戰鬪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
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
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
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淫媿上喜音則貢優鮑
上好玩則奉古董巧卸疆場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思其
成功招集無賴官鬻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

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
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
駕不當扈邪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
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
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
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
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
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講
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
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
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
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
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冀望中興如
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
冷絕再不然如伯詒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
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行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
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束身以候縱騎私法
處之則引領以待鉅虜士英愧憤不能答也劉宗周言於
分宜帝詔台道于穎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穎
曰宗周言於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
道士可謂後字相乃止或曰士英所挾之太后偽也

王師入皇城時太后微服雜宮女逸出宏光帝之拘於江甯縣也與太后暨妃金氏共居一室北上至淮太后乘間墮水死

大清兵追闖賊大破之闖賊走死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眾東下城虛無人自成與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偕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張鼎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眾尚數十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月日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偽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又逆為

小興紀年

卷十

年五

王師所感自成益疑懼一夕拔營起謀踞湖南命其四十八部

先發而自以二十騎殿趨通山之九官山鄉兵遇之亂刃

交加死放口自成之死傳者異詞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

陽二十里外入山閣神聖見羅公山險峻而高天遂分

結三大營於其下為久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

宗堯往豫楚界劫糧辛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一夕方寢驚起受運得疾死李過以帝廟葬之紀事本末

六開出抄標為田大所逐附沖中其首獻何騰蛟殺

紀界云自成謀取宜飲則除其風力以四月二十四日

改由金牛保定走延甯滿所過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

發自成命嚴兵行無敢逆者過城有九官山一名羅公

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拜廟開井自成止以二

十騎殿之止山下而軍騎登山廟見帝像伏請若有

物擊之遂不起都人疑為劫盜荷鎗碎其首既斃而下

見金印且有非帝衣履大駭遂去二十騎其久不出頭而

小興紀年

卷十

年五

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使鄉兵知其為闖賊反不壯未必

遂能剪滅回委無一毫欺飾云按騰蛟親得之闖賊

部將口述泉口同討自可憑信今據定為通山之九官山

至明史謂自成死於秋之九月則又大誤東華錄載是年

得為九月事怡隆堂集錄紅筆所記自成死於四月事

又後寇紀畧載金齊桓刺死王體中事畧云賊將自旺守

德安兵甚強且有紀律自成之敗惟旺一軍完且整取各

寨俱服而德安城堅守之不官去自成強之始行有王

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亂管中乘便利殺旺

其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旺西七月二十九日

事也而體中之殺自旺事又在都察院前是自成之

死在四五五月間也無疑今故附書於五月末

明監軍副使楊文驄殺降臣黃家鼎於蘇州

黃家鼎者趙之龍之私人也以鴻臚寺序班躋升少卿我

豫親王人南都命家鼎為安撫使擗敬至蘇州巡撫褚達

小興紀年

卷十

年五

逆按周元泰以下皆逃適文驄率黔兵五百自鎮江南奔

過蘇太監李輔國亦至出不意執家齏數其罪誅之其同
黨周荃聞風逃荃錢謙益之門客也

六月我

大清兵取蘇州明副使楊文驄走處州在籍前詹事府少詹事
徐汧中書舍人文震亨諸生顧所受等死之

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
討累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使道旋里
周延儒之再相也招之不應久之始行抵鎮江聞京師陷
一慟幾絕汧雅好交遊奮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
都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移
書當事言今日賢奸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

小腆紀年

卷十

三十一

化在諸君以君民為心以職掌為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
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
否則小人執此為衡流品明澄敘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
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曰卒使海內鼎沸社
稷邱墟良由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為君民不念
職掌乃至膜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
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
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懼無華之士
並建賢哲明試以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
既就職即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實恭勵廉恥
核名實納忠謹破情面復倦倦以化愚警去偏黨為言安

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汧朝

服以謁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成楊廷樞

顧杲等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為討金陵傲所

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為何語乞置於理事上英不飲

與大獄寢其奏南都亡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

迫矣出居邨舍聞蘇州不守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徽

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

於閏六月十一日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

死一老僕殉之震亨字啓美震孟弟也以善琴供奉官中

書舍人聞難髮令下投河死所受長洲諸生賦詩放身是

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牆地免使忠魂棄湖渠自縊學宮遇救乃赴水

小腆紀年

卷十

三十一

死又有殷獻臣者亦諸生見家人有難髮者號慟死歐曰
事見聖安本紀附錄他書不載

我

大清兵至杭州明潞王常漉巡撫張秉貞降前大學士高宏圖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江蘇巡撫郝彪佳等死之

時潞王在杭州諸臣有請王監國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

終不受蓋已與張秉貞陳洪範決計迎款矣我員勒博洛

等至杭州王開門率眾降士英與國安等走錢塘距城十

里立營

王師追擊之斬首五百級高宏圖之在紹興也日惟一餐所死
高無湖收劉宗周熊汝霖等發糧木營兵奉潞王拒守吳

曰天之喪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何益吾籌之熟矣迺
託其子於門客海昌談遷逃會稽之竹園寺絕粒死宗周
倡義既知不可為慟哭曰此吾正命之時也門人張應煜
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宗周瞿然出城有勸以文謝故
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身在田間留以俟後王也
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世豈有逃生之御史
大夫哉扁舟辭墓躍入西洋港水淺不死舟人扶出勺水
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以閏六月八日死貝
勒以書幣聘彪佳不受因給其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
御當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家人信之不為意閏六月

小腆紀年 卷十

四日出雲門山至寓園與其友祝山人飲至夜分攜燭書
几上曰某月日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投梅花閣
前淺水中端坐死先後同死者陸培字鯉庭仁和人崇禎
庚辰進士不謁選南都投行人聞潞王降慟哭攜家避橫
山之桐嶺過訣其友人陳廷會陳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
且天下事未可知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嘆曰需乃事之
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矣子不見北都某某乎妻陳氏
晝夜防之一日給妻他往鍵戶自經或破壁救之甦培大
恨曰奈何苦我夜上書辭母揖其二僕授之繩曰若輩宜
成我志坐方牀就縊死王道焜字少平亦仁和人天啓元
年舉於鄉以學正應官南雄邵武二府同知莊烈帝破格

求材徵天下廉能吏臨軒親試撫按以道焜名上而吏部
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職方主事道焜抗疏言臣臣援
故例而新考選非陛下搜羅賢豪之意溫旨候考都城陷
微服南歸杭州不守謂其子均曰北都之不死者將有為
也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例格我卑我官也奈何
使天下謂屬吏中無人哉乃投纜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
人與兄咸正同登崇禎癸未進士授錢塘知縣馬上英之
擁兵至也力請駐師城外以故省垣無擾既而秉貞將挾
潞王迎降先使咸建騎師既復命棄官去追騎及於吳江
執以還不屈被殺唐自綵字西望達州貢生崇禎末授臨
安知縣過後民無錫貢生為臨安訓導臨安醉朴易治自

小腆紀年 卷十

三

綵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
大兵至邑人震恐自綵嘆曰戰無兵守無食無徒苦父老為也
冊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為我老矣豈復北而事二姓哉與
從子階豫攜家人入梅邱俊民亦同匿士民齋冊印赴省
大帥問曰若知縣安在曰賢父母也憐我民之破于戈不
能守土入山隱矣帥曰果賢邪我還汝知縣不遣他吏也
民乃入山迎自綵堅不出乃置新令新令欲自媚諛言自
綵受魯王敕陰集兵為變總督張在仁遣兵捕之是時值
八月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為學博猶廟祝也可令
缺祀乎刑牲具醴入城甫初獻而執白綵之兵至見冠帶
執笏堂上者問何人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被殺

自縊至不屈麾其從子階豫走不聽竟同死其妾大呼曰
主死妾願從延頸受刃死以上皆官紳之殉難者也同時
以諸生殉難者海甯祝淵會稽王毓著皆宗周弟子也淵
字開美方葬母山中聞變趣歸設祭投纆死毓著字元趾
爲人跌宕不羈宗周之絕粒未死也毓著上書曰願先生
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友人以陶淵明故事勸之毓著
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早死爲愈召故交張
欽酒酣投柳橋下死布衣殉難者則山陰潘集周卜年集
字子翔聞毓著死爲文祭之袖二石沈東渡橋下死卜年
字定夫濱海而居聞難髮令仰天呼曰余尚可以生乎至
磯上躍海中死次日海濤湧屍止磯上冠履不失顏色如

小腆紀年

卷十

十一

生

臣竊曰不日克明南都克明杭州而日入南都取蘇州至
杭州何凡師用大衆焉曰克彼守而我克之也降則自棄
之矣復何得云明南都明蘇州杭州乎春秋書梁亡之義
也

明巡撫田仰監軍道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大監李國
輔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致口嘉定屠城紀畧載
陽王勒戮以萬曆三十七年封凡此爲六月事按世表義
諸書載某王不詳名者仍之闕疑也

大清兵克明西平總兵劉洪起死之

洪起軍於新息光固之間力不支走平頭塚我將孔希貴

圍之洪起中流矢死其下遂散我大臣何洛奏洪起誅汝
甯等處悉平

臣竊曰洪起起家擾攘之中受命危難之際而能効死危
疆其視澤清良佐之賣國叛主賢愚蓋天壤矣雖吠堯君
素智昧倒戈而拒晉彥章義不解甲擬之魏勝李寶夫何
愧焉

辛酉降將金聲桓以我

大清兵下江西明巡撫曠昭乘城走遂取南昌南康九江

我英親王追闖賊至九江左夢庚所部三十六營迎降英
親王乃以降將北旋聲桓不欲行請收江西自効英親王
命闖賊降將王體忠與合營屯九江規進取聲桓遣牌招

小腆紀年

卷十

十一

撫巡撫曠昭逃甯人故巽懦不任事命士民出迎扁舟遁
去走臨江退屯萬安十九日辛酉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
望風下而撫標舊將白之裔鄧武泰猶駐袁吉扼峽江湖
東建昌撫州義兵起聲桓乃身駐南昌而命部將劉一鵬
備峽江體忠備撫建

臣竊曰書降將金聲桓以我兵下江西何明聲桓之背主
求榮而後此反覆之罪不可託故國以逃誅也

明吳縣生員陸世鑰沈自炳沈自馴起兵太湖

世鑰字兆魚以財雄於洞庭東湖有十將官者集眾千餘
中湖中世鑰慮其爲亂亦聚千餘人名爲犄角實防遏也
海髮令下鄉民駭愕吏胥又魚肉之民洵洵思亂十將官

因邀世鑰起兵殺吏胥同郡沈自微亦任俠士造漁船千艘匿於湖白微死其弟自炳自嗣收其船以集兵與世鑰相應放日本釋史助木或云自嗣諸生時義兵多肆劫掠惟世鑰毀家充餉部下妄掠一錢者罪必死故一軍獨戢自炳字君晦自嗣字君牧

明職方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長白蕩

易字日生吳江人有膂力登崇禎癸未進士不調選南都立見史可法於揚州奇其才超授職方主事奉檄徵餉未還而揚州失六月

王師徇吳江縣承朱國佐以城降諸生吳鑑字子儀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知府詢其黨抗聲曰孔子孟子

小腆紀年 卷十

三

張睢陽顏平原是也何問為遂殺於胥門學士街易聞而哀之率眾擒國佐授鑑父汝延令殺以祭鑑與舉人孫兆奎諸生華京吳旦趙汝珪等起兵得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松江盜首沈潘劫掠不常易計擒之降其眾獲艘七十

王師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狎於水者雜農民中為

大兵操舟棹至中流繫沈之溺死無算是時部郎王則昇吳景章等起兵西山克長興然兵不及易強多棄之來歸閩中授易兵部右侍郎總督江南諸軍尋進兵部尚書封忠義伯浙東魯監國亦封為長興伯京字北興其字爾赤汝珪字子玉皆諸生之有志行者也放日南釋史云吳旦字爾赤他無可放而願炎武

聖安本紀附錄云有朱且者朱白民先生鷺之孫也鷺有建文書法疑一書嘗走京師上之且問變日我謂作書忠建文我舉義忠於先帝死猶生也拜別母在太湖借西山徐雲龍等集眾薄胥門比兵衝突而出雲龍斷甲走其弟君達徐景燾皆戰死且亦遇害然則吳且豈朱且之誤歟附志之以補缺焉

明總兵李某生員任源遠吳福之徐安遠起兵太湖時與吳易同起兵而別分一路者有總兵官李某其名字里居不可詳任源遠者深沈有人畧見所在起兵求可與成事者皆不當意喟然曰天下事遂無可為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及福之起兵約源遠同就李總兵合為一軍福之閩中禮部尚書鍾繼子安遠字世珍武進人

明長興縣民金有鑑奉通城王盛激起兵復湖州進攻長興不克吏員王士麟死之放日世表通城王盛漢子容兩襲封豈容兩死而盛激襲之歟

小腆紀年 卷十

三

有鑑字改王有膂力率里人許昇沈磊沈士宏金黜色等奉通城王盛激為號自署總兵一戰拔湖州進攻長興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攻再敗士麟戰死

明吳淞提督吳志葵生員陸世鑰等謀復蘇州不克福山副總兵魯之瑛死之

世鑰與吳易等合兵薄蘇州總兵吳志葵以舟師來會前鋒魯之瑛領三百人斬胥門人縱火焚公署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我侍郎李延齡巡撫上國寶以騎兵千餘屯城之東南隅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望日敵雖眾烏合剽擊擊前則後不支擊左則右不應人眾而器是無紀律穿城而進有輕我心當權斂兵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

怠突選騎蹂躪之破其前鋒餘必潰散不足慮也乃遣其騎於府學宮中良久見外兵有乘仗運財物者因選兵百餘張旗幟環城而轉揚言江甯援兵至而之璵入城行四五里不見敵亦內自疑騎突出馳之矢發如雨遂大潰之璵與勇士韋志斌皆死三百人殲焉城外兵爭赴船沸聲如雷志葵不能止易軍亦退世鑰遁歸後為僧本引施世傑
西成雜記

我

大清兵取常熟明貢生項志甯等死之

先是常熟人推原任知州嚴斌為主議城守未幾而總兵何沂者奉宗室某王至斌乃逃既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王師至沂亦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支各散去其姓名不可詳避兵城外而殉難者貢生項志甯方食餅間變餅墮地扼吭死徐市徐懌歎曰我家世科第可無義士邪題壁云不敢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自縊死徐守貞攻日聖安本者奉母避於鄉兵至母與妹俱投井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乃躍坐馬殺於井傍友人馮知十見之而怒奮臂格鬪亂兵至叢箭死四人者皆諸生也又有諸生蕭某妻以不受污支解死
臣鼎曰紀年於士民之殉故國者仗戈起義則特書之徒死者則附錄焉顧所受項志甯等何以書闕獻所過屠滅人人自知必死懼而自裁果否激於義也吾無以知之若

我

王師之取南都勳戚大臣泥首歸命印纍纍綬若若降則可以不死矣可以不死而死者激於義而死者也故書之

明宗室盛瀝中書舍人盧象觀起兵襲江甯不克

象觀字幼哲故宣大總督象昇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谿知縣未仕改中書舍人象昇智勇知兵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獲用

王師南下象觀與宗室盛瀝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

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有朱君兆者奇士也獻計曰南京雄深未易拔况北兵四面萃我敗道也盍謀內應者乎城中之豪素與君

小腆紀年

卷十

六

兆習願為公先入定期告我從中以火為應已遣僧詣君兆約期僧乃叩

天清營告變舉火誑之象觀兵薄太平門騎兵突出衝擊象觀

駭收銳氣盡喪盛瀝匿水竇中復與象觀至宜興收士卒

攻溧陽又敗象觀遂亡入太湖攻日聖安本外賊通謀作亂十八日為濞安王瑞昌王三路入犯與此事頗合但象觀於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已死於太湖則東華錄所載當另一事

閏六月辛巳朔明江陰典史聞應元陳明遇起兵拒守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為江陰典史海盜顧三麻子以百艘乘潮至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弦倒以功加都司銜遷廣東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江

陰之砂山六月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眾曰然則城守乎迺以是月朔設太祖高皇帝像率眾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人推新典史陳明遇為主因知縣方亨殺守備陳端之以徵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與

師戰不利徽商程壁出家資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至壁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勢益危明遇謂眾曰吾不如聞公智勇可屬大事馳騎迎之應元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諸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眾諾之應元則料尺籍治樓櫓戶出一男子登埤餘丁傳餐發前

小腆紀年 卷十

三十一

兵備道曾元龍所治火藥器貯城樓次日澤史云火藥三即說大礮千張一邑存貯安得如許之多疑是當日虛聲傳令如此而記事者因之勸輸巨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酒醪鹽醢皆是也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命四門分壁而守如南門堡內人即守南門一人守一堞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十人一小旗一銃百人一大旗一紅夷礮夜則五堞一燈兵負船及棺木牛皮攻城城上礮石碎之一人駕雲梯上城上槍刺之其人口納槍躍而上城上童子提而斬之時大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官非降即走間有軍守攻之輒拔運亦旬日耳及至江陰境輒多殺傷相與大駭於是薄城下者兵日十萬列營數百圍十重依山起壘礮城中矢集如雨

城中發礮石中之夜遣壯士縋城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踐踏死傷萬計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按日亦作黃明江善作粉餅以毒藥中人則死守備陳端之子某在獄請以造軍器贖死製木鏡投城下近者輒糜爛應元出新意造鐵搥繫以長繩能於城上刺人十步外

兵發大礮城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索護之實空棺以土障潰處北城壞運石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又嘗以矢盡束橐為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叫藥若將縋城砍營者

大兵驚矢發如雨獲無算

大兵力攻既久降將劉良佐與應元有舊遙語曰宏光已走江

小腆紀年 卷十

三十二

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一典史耳猶不忘故國君爵為列侯握重兵不能捍衛疆圉乃為敵前驅何面目見我邪良佐慙而退

明江陰貢生黃毓祺生員徐趨起兵行塘

毓祺字介茲與弟毓初好學有盛名其門人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聞江陰城守乃共起兵行塘為應侯

明無錫生員顧杲謀起兵不克死

杲字子方無錫人光祿卿憲成從子阮大鍼之失職居金陵也諸生為防亂揭帖逐之杲名列首大鍼銜之刺骨募徐丞者勃之馬士英擬旨逮問會南都亡而事解

部派常州邑人王如玉顧君起持冊以降杲方起兵以應盧

象觀江上之師遇之砂山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砂山人方圍練架盜倉卒不加辨羣起執果果無以自明遂遇害既而審知爲果砂山人大悔立祠以祀焉

明常州生員張龍文起兵謀復府城敗死
丁亥明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以六月初二日監國伊始而三王紀畧釋史俱云閏月丁亥蓋六月初二日建議至閏月初七日丁亥始即監國位故認曰監國閏月也
宏光時王徙居廣西之平樂府行抵杭州而南都已覆王勅潞王監國不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鄭彩自京口戶部郎中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達彩與王語及國難沾泣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整鄭升衛之入關至水口驛

小腆紀年 卷十 三九

肯堂只啓迎謁王復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艾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肯堂乃與尚書黃道周謀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而以鴻逵所迎勉就約癸未羣臣三上箋勸進王出御用銀百五十兩給有司葺行宮令勿擾民丁亥監國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論曰孤聞漢室再隆大統猶繫人心唐宗三失長安不改舊物豈其風俗醉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抱事詩書長痛嫉氛迷視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羣孽功在百姓而勅敵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隕也二十年來狂寇薦驚孤未嘗兼味

而食重席而處北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垂涕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授彤弓豈板蕩哉今幸南安芝龍定齒鴻遶二大將軍志切恢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吞陸瑒珣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躬承舊業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聞闕逢諸豪傑應即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紹其子孫猶未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傳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閏六月初二日監國伊始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接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小腆紀年 卷十 四〇

己丑明餘姚在籍前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拒守
嘉績字碩厓大學士如游孫也崇禎丁丑進士官職方主事以弗予太監高起潛世廕事下獄獄中從黃道周學易坐長繫刑部尚書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起九江僉事未赴而金陵亡時縣令役民修道嘉績爲衣徒步私巡里中諸役者皆泣下曰盍逃乎曰逃者死曰役死逃亦死獨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將安計嘉績曰江東事未可知壯士斂手就死死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合衆盡江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旦夕死况未必然邪衆曰唯命於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與汝霖同起

兵汝霖之在杭州也與劉宗周議發羅木營兵守獨松關
潞王不納乃東歸宗周絕粒以兵事屬汝霖垂死而汝霖
事未決張目曰雨般汝霖字豈愆約哉既死之明日而汝
霖兵起乃哭於旌前以行

庚寅明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
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羅源知縣章簡起兵拒守

猶龍字雲升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知縣徵授御史崇
禎元年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遷兵部右
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甲申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
歸

大清安撫官至松江有指揮常某徧括郡人物眾苦之殺指揮

小腆紀年

卷十

四十一

推猶龍起兵子龍設太祖高皇帝像誓眾稱監軍備待問
簡募壯士數千城守與吳志葵黃蜚相犄角待問字存我
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簡字坤能天啓甲子舉人前
羅源知縣

明會稽生員鄭遵謙起兵復紹興

遵謙字履恭山西僉事之尹子也放誕喜結客凡扛鼎擊
劍之徒日盈其庭妻嘗殺人推官陳子龍論坐之東陽許
部救以免後都作亂遵謙將從事叔父某局戶不聽往杭
州降乃集其徒號義興軍寨旗過清風里殺山陰知縣彭
萬里萬里與知府張慄取庫中兵仗給士卒襲殺招撫使
於江上表迎魯王監國諸義旅一時並起詔為義興將軍

與熊錢諸軍分守小豐

明分巡甯紹台道于穎起兵復富陽

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紹興府杭州降檄馳
入雲門山觀變會鄭遵謙起兵斬署知府張慄迎穎入城
先是穎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絡繹率眾至邗官前太僕
蕭山來方燁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
挾短童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具勅使以榜至又
執之鳴鼓誓師於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即夕以五
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
王師劉西岸杳未知穎麾眾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為導蓋驅
西岸之船而東

小腆紀年

卷十

四十二

大兵覺則無所得船穎遂率眾登岸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
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王師扎木簞擬渡穎遣死士陳勝等繫沈之風起湖湧簞盡漂
各營鈎致之時以為神助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
易請分二道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迴震澤上流
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降將郎斗金據富陽
遣副將劉穆等夜襲取之

王師突至穆之子肇勦戰死後巨肇勦死事詳王宗茂阮維新

等并力以禦穎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
駐七條沙實始此也監國至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晉右
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為一軍守漁浦悉力枝拄祝諸

軍為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謀言

王師自海道至命移軍守三江口三疏辭不許江上師潰穎追扈不及由海道還京口以黃冠終

臣鼎曰聞之全祖望云富陽之役世謂張公國維之功非也書江之守實自穎始是為浙東監國始事之臣也故特書之

壬辰明鄞縣在籍前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甯波遣迎魯王以海於台州

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幼穎異書過目不忘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

小腆紀年

卷十

聖

杭州不守甯波官吏迎降肅樂痛哭以死誓會鄞有諸生董志甯陸宇燿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者號六狂生集諸生倡義於學宮徧謁諸鄉老莫之應聞肅樂至挽之入城以十有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開陳大義降吏故同知朱之葵新命晉級治府事借通判孔問語亦馳至諸紳議未定多降階迎肅樂拂衣起還碎其刺觀者數千人號聲動地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擁之入巡按署俄而海防道二營兵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請受約束肅樂遂封府庫收管鑰以學級視師之葵等請罪仁哀百姓請宥之鄞故太僕謝三賓家富構國方西行納款歸密使謝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曰翁翁說出自庸妄六狂生

而一穉紳和之將軍請以所部來斬此七人則事定矣某當奉千金為壽穉紳者肅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客倪懋憲勤之仁來歸之仁兩答之期十五日至至則大會諸鄉老突出三賓書數其罪三賓叩頭乞命願出萬金助餉之仁遂從肅樂締盟共城守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王監國

明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

乙未明崑山前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勛游擊孫志尹知縣事楊永言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陳大任諸生吳其沈陶城歸莊顧炎武等各起兵拒守城陷佐才志尹室瑜集璜城大任其沈死之放日南瑞釋史以為六月丙寅事茲從顧語正

小腆紀年

卷十

聖

南都之亡也知縣楊永言逃於泗橋參將陳宏勛家縣丞閻茂才遣使納款是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城中大譁室瑜集璜大任城等殺茂才奉前狼山總兵王佐才為主宏勛永言亦率壯士數百人入城裹糧移檄為久守計已而宏勛率舟師迎戰而敗志尹歿於陣城遂陷佐才縱民出走冠帶坐帥府被殺室瑜與子朝鑛妻諸氏朝鑛妻王氏同不屈死集璜投河死城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率鄉兵赴援不及自經死大任倡義迎佐才以其宅為帥府與妻張氏子思翰同死其沈與莊炎武皆佐永言起事者也永言莊炎武行遜去惟其沈死之同時殉難者自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謙外以守禦死者蘇觀道莊萬程陸世鉅陸雲將

歸之甲周福培陸彥冲以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斌以救
母死者徐洛又有徐激王在中央行貞皆不屈死焉集璜
字以發以學行稱弟子數百人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
癸未進士事敗祝髮為僧卒於滇中莊字元恭博涉羣書
與炎武以學行相推許所謂歸奇願怪者也亦亡命為僧
裝稱普明頭陀炎武事見後餘不可詳致口永言為僧事
第錄其死已西之
難追諡忠節者誤
徐鼎曰紀年於不可勝書者則擇一人以冠之茲獨縷述
何諸舉兵者皆數人共一事故可冠之是役也室瑜集璜
大任城四人者奉王佐才為帥者也宏助志尹永言其沈
莊炎武六人者奉故郎撫王永祚者也事同而異不可渾

小腆紀年 卷十

聖

而一也故詳之永祚何以不書削之也諸書第云眾奉永
祚不云永祚作何狀則其人可知矣官尊於總兵知縣而
事遜於舉貢生員可愧哉

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 致日本願炎
武日知錄

已亥明嘉定在籍前左通政候峒會進士黃淳耀等起兵拒
守

關曾字豫瞻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文選主
事轉郎中歷江西提學參議浙江參政吏部尚書鄭三俊
舉蓋可賢能五人嗣會與馬權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
南都起左參政不就淳耀字益生登崇禎癸未進士寄其
弟嗣曾言曰吾廷試時鼎甲上殿噴噴稱羨天地間自有

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不肖為數千百年之
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 一人可怪也見天下已亂遂賦詩
南歸與峒會避亂郊居六月降將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
淞多淫掠嘉定民憤甚揭竿起有誤傳總兵吳志葵以兵
來者眾氣益壯燬東關外成棟裨將梁得勝舟斬八十四
級成棟大懼終夜不敢寐選驍騎四十告急於婁東之

王師鄉兵截殺之幾盡成棟以羅店鎮諸王唐景耀唐培朱霞
俱遇害淳耀與眾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迎峒會人
城與舉人張錫眉教諭致口或用圖諸生馬元調夏雲
蛟唐全昌等分門固守邑人縛袴執刀相從人情頗奮日
致
參嘉定屠
城紀畧

小腆紀年 卷十

聖

明太倉生員王湛起兵謀復州城不克死之

湛字道廣故相國錫爵之裔也雍髮令下湛慨然語其兄
淳曰弟誓與髮為存亡也集里人陳說大義從者數百人
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州城官吏登地
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為礮擊之眾皆伏地不能傷曰此
知兵者遂傳令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聲寂
然眾謂其怯也板扉遮矢石薄城呼噪時暑甚單衣揮汗
自辰至未飢且疲解衣少憩守者驟開門以十二騎突馳
之遂大潰淳受傷赴水死湛砍一騎未及亦被砍死仲昭
虎臣俱戰死

明休甯在籍御史金聲者生江天一起兵拒守

聲字正希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謝病歸是冬起修撰未赴南都立權左僉都御史堅不起與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以應變聞

王師破池州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曰徽州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獨績溪一面當孔道宜築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為砥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

明徽州推官溫璜起兵拒守

璜字寶忠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少孤及曰璜也溫推官傳則云登崇禎癸未進士年五十有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而京師陷慟哭誓死募民兵繕城堞為守

小腆紀年 卷十

聖下

計南都亡官屬皆遁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諸印石士民慰諭之眾感泣從而保守者數萬家會金聲舉兵績溪璜轉餉給其軍與為犄角州人有黃麻百武狀元也運鐵鞭重數十斤率鄉兵十九戰皆捷嘗被圍舉鞭忽折易鞭跨馬馬忽跪度怒鞭殺馬步圍殺一將潰圍走後削髮為僧及曰本南畧

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舉人錢龍文及曰亦作交龍生員麻三衡沈壽堯等起兵謀復甯國不克壽堯死之

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起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招撫土寇多解散十五年冬以兵部尚書張國維薦為都御史巡撫保定

後代王承吉巡撫山東京師陷闕賊以檄招降祖德斬其使謀發兵拒守而中軍梅應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將自刎上民衛之出境道遇魯王同之過淮南都御史沈宸荃

効其輕棄封疆逮訊久之獲釋而成都亦陷無家可歸流寓甯國聞金聲舉兵績溪乃與甯國舉人錢龍文麻三衡

沈壽堯等各舉兵應之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

王一衡金經萬日吉等十餘部共攻郡城不克壽堯陣歿

祖德退歸山中諸軍以麻三衡為最強三衡字孟瑋宣城

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好武事以詩酒自豪與旁近

諸生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七

家軍三衡駐兵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大刀陷陣人多畏

之

小腆紀年 卷十

聖下

明前職方司郎中尹民興生員趙初浣吳漢超起兵守涇縣漢超字許公強直有膽北都之變與其友湯廷鈺謀募師赴難南都立乃止既而南都又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甯國境無應者時尹民興流寓涇縣漢超走告之約初浣起兵城守初浣字雪度三人中惟初浣為本邑人明貴池副貢生吳應箕起兵復建德東流

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崇禎

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南都之以防亂

揭帖遂阮大鍼也應箕實倡之周然下獄應箕入視大城

急捕之連夜亡命去諸義兵盡起有奉宗室朱盛漫為號

者應箕起兵應之應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攻池
州不克同事者亡去而箕乃獨募士以計復建德東流
明前青陽知縣龐昌允謀起兵不克死

昌允字載玉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亡棄官
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洩被執行至五溪橋
旅店夜局戶臥明口呼之則已死

明嘉興在籍翰林屠象美吏部郎中錢棟起兵拒戰於三塔
灣敗績死之

王師下浙江傳檄而定郡縣皆置官吏矣閏六月嘉興民間雍
髮令下揭竿起者數千人殺秀水知縣胡之臣嬰城拒守
推象美主其事迎都督僉事陳梧為帥棟毀家充餉然皆

小腆紀年 卷十 聖九

文士不知兵甲仗器械且不備

大兵在杭間報遺數百騎襲之城上聞笳角聲已膽落梧率眾

禦諸三塔灣大敗象美出走為亂民所殺棟集眾踞

人只於震澤兵返戰眾潰被殺象美平湖人崇禎辛未進士棟

字仲馭嘉善人崇禎丁丑進士

我

人請兵取嘉興明生員鄭宗葵起兵拒守敗死在籍前吏部尙

書徐石麒死之

三塔灣之敗宗葵祖背呼市上集者復千人城守十又六

日南陽里民通款於我營引兵擊破之宗葵與弟宗時俱

戰死石麒時出城召募扁舟宿水次城將破呼於城下曰

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絕之上老僕徐成欲先登少
僕徐錦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邪俱絕
入城陷石麒朝服自經死成與錦從死城外二僕祖敏李
升聞之亦死先是石麒致仕歸築堂榜曰可經人莫解及
石麒之死是堂也始知其素志云同時死者前蕭遼守備
項嘉謨與二子一妾投天星河死諸生張翊整衣由南向
坐罵不絕死錢應金以不薙髮死

臣肅日間之雪川温氏曰劉宗周在紹興曰此降城非我
死所出至城外野寺死石麒則謂大臣不當野死當與城
俱意相反而其義則一也士人作降城嘆我公回樂府以
美之肅謂二人之義固一而其意亦初不相反也城未降

小腆紀年 卷十 聖九

則猶我城也故死與城俱城既降則非我城也故不如野
死從容就義是之謂歟

明長興參將方元章瓶窰副將姚志倬張起芬起兵復餘杭
戰敗元章死之

元章志倬皆義舉兵以張起芬為將破餘杭走於潛戰敗

志倬逸去元章死之明年丙戌冬志倬合餘眾攻江山又

不利遂遁入括蒼山中既而出懷玉山其兄志元訛稱志

倬已降因得脫而志元被戮乃走依於兆恒同破永豐其

後遷徙無常事詳後浙東封仁武伯起芬被執至杭不屈

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刑訊時有詩云頭能過鐵

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按起芬是閏六月事其起芬死日則不可攷其畧如

此

庚子明使臣左懋第猶在京師諭降不屈死之

懋第之再入都也改館太醫院久之啓攝政王不報滄州

將士劉英曹遜金鑣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

志也因以蠟丸奏之未至而南都陷聞變慟哭從弟懋泰

以投降授官者來勸降叱之出曰汝非我弟也閏六月十

五日以江南平再下薙髮令副將艾大選首自充懋第怒

殺之因下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

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俱從入守者來訊懋第曰我頭可

斷髮不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

何與越日攝政王兄之內朝數以僞立福王句引土賊不

小腆紀年

卷十

辛

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攝政

王顧問在庭漢臣云何陳名夏曰爲福王來不可救懋第

曰汝先朝會元何在此金之俊口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

曰汝何不知羞恥攝政王揮出斬之臨刑顧用極等五人

曰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再拜曰臣等

事大明之心盡矣題絕命詞放口詞云漢漢黃沙少播過

清難盡勝作端坐受刑五人同見殺是日風沙四起捲市

棚於雲際屋瓦皆飛觀者泣下陳川極崑山人王一斌宿

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人

徐鼐曰書曰猶在京師何見懋第之從容就義也曰使臣

何懋第於是乎不辱命矣注有與史外載懋第母徐夫人

甯海儒家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數日不食行至白溝河

夫人仰天歎曰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其不死

且曰吾婦人受國恩不能草間求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

我爲念言訖而死明史不載當輯入烈女傳焉

丁未明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改日南畧臺外紀則云十

史諸大臣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侍郎李長倚有

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以無富天下之心疏芝龍亦因爭

以爲不可惟鴻遠曰不正位無以厭衆心以杜後起遂定

議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位南郊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

天興府布政司爲行殿大赦稱號隆武追尊皇考爲皇帝

小腆紀年

卷十

辛

妣爲皇后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詔曰朕以天步多

艱遭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

已漸集向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漸有次第朕方親

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

貴於立君寵綬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命靡不勝

朕自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息嚮

遵讓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勉勉以慰衆志

而副羣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位嗣

南卽以是年爲建武元年昭烈開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

漢中卽以是年爲章武元年艱危之中豈利大實亦惟是

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卽以是年爲隆武

元年其承天翔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分茅胙土其
翔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進級考秀耆宿軍民人等
俱依前論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遣官祭告以示
朕繼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按臺灣外紀云監國論
即位詔俱黃道周準而請書
亦云王王少遭患難慨然以復仇雪恥為務布衣蔬食不
御酒食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
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鄭芝
龍進美女十二人留之而絕不御中宮懿旨選女廚十人
王聞之以為擾民不許

明進鄭芝龍鴻達為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
奉天翔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明以黃道周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吏部右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
無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
遷戶部員外郎南都進郎中催餉蘇州兩部破走杭州謁
王與語大悅聯舟入福建與芝龍鴻達兄弟擁立推為翰
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設儲賢館分十二科
招四方士改庶吉士為庶羣士以觀生領之觀生矢清操
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起拜東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

明以張自堂為兵部尚書

肯堂字載甯號颯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潯縣有聲
崇禎七年擢御史累擢右劄都御史巡撫福建時鄭芝龍
初受撫為總兵官私招盜五十餘人請留標下肯堂日勸
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不可具疏入告得嚴旨
悉論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選兵三千令部將周蕃率
之入衛助防江璽書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萬出沒剽掠
肯堂勦撫並用踰年悉平至是以翔戴功進兵部尚書尋
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明以何楷為戶部尚書

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舉天啓乙丑進士值魏奄亂政
不調選歸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累遷工科給事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中以劾楊嗣昌忤旨貶二秩為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
郎中母憂歸南都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兼工部右侍
郎求退不許南都破走杭州從王入閩進戶部尚書

明以周應期為刑部尚書

明以鄭燿為工部尚書

明以福建巡按御史吳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以黃錦為禮部右侍郎並賜號奉天翔運中興宣猷守正文
臣

明以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兼蘭臺館學士

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陝
西副使天啓中以閣禍除名崇禎初復官不赴至是起諸

家

明召葛輔何吾驕蔣德璵黃景昉姜曰廣吳姓高宏圖趙宗
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黃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
洪謐等入閣

王自製縉紳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
甚折凡東林老宿或起舊或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格用
之閣臣多至三十餘人嶺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授御史
吳門楊廷樞不出薦舉特授御史至兵部職方一司督撫
藩鎮題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紀者不可勝紀王亦解異
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
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者王笑曰予覽其詩文意為進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土耳其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為督師何騰蛟所
薦召對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
議焉攸日本錢秉鈞所知錄

明賜鄭芝龍之子森姓朱名成功

森即芝龍娶倭婦翁氏所生子也生之夕倭島火光燭天
芝龍心異之芝龍以平劉香功官都督森在倭已七歲矣
屢請於倭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帛往圖畫芝龍為大帥乘
鉞海表軍容煊赫狀倭頗憚謀於眾遣森還而留翁氏成
功儀容俊偉側儻有大志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涕大為季
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達甚器之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
駒也讀書不治章句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

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

之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
五補諸生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
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
益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攸日本賜姓始末時鴻達引
其子肇基見於王王賜之姓芝龍聞之亦引森入見王奇
其貌與語大悅之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當盡忠吾家
無相忘也賜國姓名成功命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
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為國姓日本國王聞芝
龍貴寵亦送翁氏至安平

小腆紀年

卷十

五

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王感振飛舊恩募能致振飛者賞千金給五品秩吳江諸
生孫文忠齋手勅以左都御史召在道拜太子太保尚書
兼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
官其子太平為兵部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
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曰上謂廷臣不改因循必致敗亡
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
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恠輕發號
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
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愛也明年仙霞關破王走汀州
振飛追息不及汀州破走安平依朱成功丁亥有誤傳王

在粵者偕主事萬年英泛海求之抵虎門始知為王弟聿錡已敗死乃回厦門後赴永憲帝召卒於途或曰自縊於邵武山寺攷日本朱彝尊明詩綜又東明問見錄載振飛朝承歷帝於肇慶當是誤以抵虎門為朝承歷也

戊申明魯王監國於紹興攷曰參稽諸書及起義兵先後王十七日戊寅監國者是時諸王初降全省五解熊錢諸公義旗未建誰為此謀乎半壁荒朝傳聞滋謬作史者不可不慎也

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魯肅王壽鏞之第五子也兄以派以長子襲封崇禎六年七月封王為鎮國將軍十五年

大清兵破兗州以派自縊王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

大兵入王邸皆忽流淚怪而察之知為王刃之三皆不中駭曰

小腆紀年

卷十

辛

汝大有福我不駭汝因得脫十七年春二月甲戌嗣魯王位北都陷諸藩皆南下宏光命移駐台州既而杭州降餘姚會稽鄞縣之兵錯起奉表請王監國同時以兵以餉來歸者總兵王之仁白定海黃斌卿遣將自滄州張名振自石浦沈宸荃馮元颺應之慈谿犂勢震與會張國維與宋之溥陳函輝柯夏卿等亦具表迎王即日移駐紹興以分守署為行在途中加錢肅樂太僕寺少卿授張煌言為行人

明監國魯王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溥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溥入閩辦事尋召舊輔方逢年入直之溥罷

明監國魯王起章正宸為戶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占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余煌為兵部尚書張文郁為工部尚書

明監國魯王以陳函輝為詹事府少詹事

函輝字木叔臨安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好交遊事

詩酒御史左光先劾罷之北都陷函輝慟哭刑牲馳檄勸

王攷曰檄南都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敗奔還謁魯

王於台州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恥建邦

於是乎在盍急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尚

不能保更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

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知勇句踐之所以霸也王

小腆紀年

卷十

辛

若有事臣願竭股肱之力會張國維起兵來迎乃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謂函輝掛察典不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時諸軍不習行陣華衣呵殿相誇耀又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嘆曰大事去矣無種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久乎

明監國魯王擢陳潛夫為太僕寺少卿

潛夫以私謁童妃逮下法司南京潰脫歸謁魯王於紹興

命復故官加大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

熊諸家軍營江上尋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

徐鼎曰自侍郎以下例不書少詹僕少何以書大二人之

明監國魯王命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遊議守
 小覺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分守滙海封國安鎮東侯之仁
 武甯伯加嘉績汝霖肅樂都御史督師銜
 國安浙人或云舊輔方逢年子也攷曰釋史諸書俱云方
傳不云國 爲左良玉標官夢庚之降我氏父子而明史方逢年
 大清也國安衆南奔夙與朱大典有隙圍攻金華匝月至閏六
 月二十五日始解攷曰本朝其
美粵游見聞

小腆紀年 卷十

<p>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p> <p>同里父業汪達利</p>	<p>餽甯宋左夫光伯</p>	<p>素順林太冲 鴨</p>	<p>福州謝定甫宗善</p>	<p>參校</p>
---------------------------------	----------------	----------------	----------------	-----------